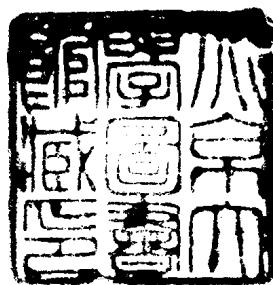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五三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五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五三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王氏家藏集四十一卷喪禮備纂二卷浚川公移集三卷駁稿集二卷奏議集十卷（二）

〔明〕王廷相撰

王氏家藏集喪禮備纂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清順治十二年修補本公移集駁稿集奏議集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至隆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氏家藏集六十八卷》提要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五目錄

五言律體一百首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五

浚川　王　廷　相　著
門人鄖紳湯紹恩余棐校正

五言律體

五十赴官

官將白首名字落人間直道晚成宦勞生多苦顏茲遊方浩蕩何日遂高閒素業黃河曲雲松久閉關

懷君采

高才啟吏部二十早知名我獨欽楊子人猶忌禰生斯文真絕代天馬信橫行世事能飄瓦還應見老成

寄衣曲

隴草三迴綠征人仍未歸忽聞江上鴈却寄塞垣衣北地猶傳燧龍城已被圍戒嚴消息斷誰與向金微

夏口發舟二首

客途不可盡復泛楚江船鳧漵秋烟積龍堂暮雨懸蕭然雲水裏陡覺夢魂偏蘅芷迷芳岸因傷澤畔賢

二
長江風色靜晝鷁順流開夾岸秋花吐排空候
鴈來大觀兼夢澤逸興擬蓬萊欲和三閭賦慚
非宋玉才

贈許伯誠提學
西京少華子逐宦鄴城新胡海嗟同旅文章幸
切鄰仰瞻冲斗氣眞媿望洋人時枉陽春調冒
然情更親

懷劉養和
上書辭祿秩信步入丘林菽養親承母家傳不
積金日來朝野士爭讚孝廉心便欲從君去黍
經雲壑深

早發陽邏
旭日荒荒白邏山面面開江迎黃子國雲鳥楚
王臺旅鴈銜陽下游龍北海迴川原迷帝子令
古一悲哀

寄庸之
及第遊東觀成名却不遲文章芸閣色天地大
賢私六籍皇王術諸生口耳爲好存經世業留
取後人師

端午日諸僚宴集二首
佳節逢重五移尊上廣堂羈懷開造次達眺入
蒼茫暑雨鳩林爽南薰燕幙涼喧江龍舸競無
郱楚人狂
二
玉樹良朋集懽歌晚未收應時傳角黍隨俗薦
蒲甌層閣超塵響清江醒醉聯昔賢鸚鵡會悽
斷藕花洲

泊舟漢口二首
捉奇滄江舸隨波東復西一鷗天地泛七聖古
今迷晦息思龍蟆山遊羨鹿麑浮生眞蕭洒吾
已厭羈棲
二
行吟過漢浦適興即滄洲日落浮查水煙生結
蜃樓江湖從白髮天地此扁舟未遂丹丘隱終
成汗漫遊

黃鶴樓
鴻蒙江上閣佳麗九州稀湍底吞吳山欄邊白
日飛仙人曾跨鶴吾道此振衣掃迹余門久遐
高憶紫微

黃鸝

佳木時禽變流鶯懷好音遷喬仍舊羽求友及
春心官閣閒閒晝埀楊裊裊陰清歌常耕陪客
至罷鳴琴

雲夢澤

二儀成瀾澄千里遶南荊雲雨沾方夏湖山合
混溟爲我須禮樂攬轡愧澄清風動三苗國無
爲賴　聖明

漢江呈蔣子

楚甸東南路遙通沔鄂關秋風五兩順與子並
舟還江漲低平野雲昏沒遠山滄浪歌不極隨
意弄潺湲

詠露

宜宵陰氣逹沾物作珠丸草細低穿線荷傾亂
走盤玉華凝沆瀣靈液釀甘寒願滴銅仙掌時
供帝飧

詠葵

白白園葵色香肥異紫莖葉舒能足衛日側自
心傾珎味王諸菜滑中暢五情名蕆人寡識錯
認蜀花英

山行

[illegible]牧群岑峭苔深古徑迷歸心先馬首行色惱
雞棲山盡地形闊草連天影低鄉園近河汭望
斷小梁西

討芒部叛夷檄示烏蒙諸部長有作

沛澤沾幽夏
人[illegible]允聖明如何小醜輩敢爾遂橫行金闕典
刑在雲臺將相盈丁寧諸部長莫作背忠誠

雨

處處山含霧淙淙雨若花標縱[illegible]纈颷吹落
微光峽虎飢應困江蚓濕不妨漢營沾灑處兵
甲益輝光

層臺即事

十日南中路幽襟散此時每聞蜀帝魄重有楚
人辭冬盡枇杷早江禽翡翠滋雖云客蠻土不
作厭荒卑

水峽

慣經蜀道險水峽更艱哉一線通天日千湍起
地雷陰森愁霧毒昏黑怕龍來已過飛雲磴查
牙尚自廻

宿江門

崎嶇脫木峽莽蒼宿江門蜀雨非難事山雲更易昏飛金足夜虎違夢惱秋猿邊裔方多警驅馳敢厭煩

赤水

赤水西南徼逍遥控楚封江流淨羅綺山色繡芙蓉異鳥聽無數蠻花看不供我來真勝覽歸去說仙蹤

發齊安風雨有作

繞壺風檣順俄驚雨脚斜過山猶作陣鳴蟄巴

如麻江動滄蛟室天沾上斗槎不須貪利涉隨意宿汀葭

贈崔都尉迎　獻皇神主赴京二首

授旨承明殿迎神漢水陽雲霄飛度輦郡國聚焚香邑聖風煙肅迴仙日月光到京深慰帝時享及秋涼

二

都尉繁詞彩風流動士林朱門無俗調白晝有鳴琴　大禮來星使南邦識鳳音　平生抱仰止傾蓋即情深

郢城最高處眺荊楚

石城聊引望三楚渺茫間峽自中流闊江從西極還荊襄天設險郢甸水爲關用武非今日風雲亦自閑

贈蔣少伯景明二首

何物堪相贈青青松柏枝能堅幽谷操不以歲寒移大道天何隱中行世勿疑秋來幸無恙且醉千中巵

二

蔣子希賢者瀟然道氣真篤甘裴鳳詔不作泣

途人朗月懸天鏡陽和與物春秋來幸無恙切莫浪思蓴

城西李氏園宴集二首

林迴盤浮靄江清映白沙雨荒鋤水竹煙暖少城花旅食宜風土春遊眷物華此中堪逸老何必問丹砂

二

且醉郫筒酒休歌梁父吟野遊風日麗亭眺草煙深逐渚搴芳杜臨流撫素琴未酬稷契念已抱鷺鷗心

過灩澦灘

齒齒橫江石飄飄下瀨舟乖堂真冒險風水迥生愁砥柱非危石瞿塘自穩流銑歌催解纜吾意淡乘桴

得遠夫書有作

近覽藍州信君遊月已淹不知三載裏白却幾莖鬚岱嶽仙凡隔攀花丈隱兼蒼生望援手莫擬老符潜

與君釆甫之夜集

入暮筵初展星稀近酒壺素心追古道高論足吾徒一落江湖迥頻驚歲月徂忽來成把臂喜動不能無

辛巳赴濟南途中感詠三首

旆拂金沙苑尊移白芷洲親朋一相送海岱復今遊藉有皇書寵慚非道術優干戈滿眼在徒抱萬方愁

二

憶昔遊東省曾驅逐寇師龍堆搜海入虎穴扶戈隨多難身何惜成功計屢危時清今校士特地被恩私

三

炯炯提龍劍悠悠轉使車岱宗探日觀蓬島覔仙查世計州臧鑿人情海變沙素風能不厭異代有光華

趵突泉

濟水東來伏泉開湧玉林恍疑焦金沸翻訝石堂沉作澤隨雲遠成波助海深春回潛躍遂鬱有羨魚心

夏日林居十首

林卧真吾慨芳非况夏園種桃臨甃碧架蔬綴門緊野雀歐虫下山蜂抱葉翻相關幽事足誰復夢乘軒

二

衡宇侵雲白喬林蔽野青真堪澤豹變不礙學鴻冥一壑吾將老三間爾獨醒行藏漫回首天地總浮萍

三

榴檻丹英吐匏籬紫蔓懸竹煙輕裊裊蘿雨淨涓涓有客能肯語無官恒晝眠俯懷常斷酒不廢子雲玄

四

杪夏炎氛鬱青園卉葉森單衫裁半臂清水坐箇陰疎雨斜含日輕雷近隔林好風當夕起吾意已秋深

五

過雨行園獨飛梁梟逕深浴鳥沾細草鳴鶴起高林且學青門圃無煩白石吟逍遥節竹杖太住爾同心

六

近郭丘園麗成林果樹繁飄花何鳥最鶯語故翩翩犬熟能迎客僮愚錯應門鄰翁月黑去獨坐近黃昏

七

欲識幽棲所東原更向東門逕梟垂柳井上鬱孤桐坐狎牽牛子行逢採藥翁山樵公共藉手那媿古人風

八

白幘青藜杖佳時出獨行幽林摩響寂流水道心清瑶草幾時碧仙芝連夜生無緣合朋賞落日過含情

九

向夕雲霞映蒼茫川渚幽未辭鶗鴂月已近芭虫秋徵士黃花徑騷人白芷洲奈林歸卧穩吾道爾同仇

十

柴門青對野吟眺澹忘歸樹晚明霞綴沙晴翠羽飛山林吾志在天地此生微擾擾人間世風塵今息機

憂旱和价夫二首

疏素連旷夕齋居憂旱深狂飈吹白晝鬱暑爍青林雲起徒成絮龍眠嬾作霖生涯在田畝那有不關心

二

委委傷禾黍涓涓嗟井泉二儀陰失職五德火專權擊甑胡為者沉符恐未然筆雷盈四澤無計叩皇天

雨

常時憂旱甚今夕詑鳴雷急雨翻空下長雲接海來龍腥觸牖入電火燭林迴明發行南畝一農歡莫哀

有營

平野人烟斂村墟綠樹遮有營開小徑[illegible]
丹砂抱甕久晨暮飯牛從日斜耘盤鷹鷄黍供
客未爲奢

畬斯

荒坮畬斯入嚶嚶傍我軒清吟媚幽獨纖質慰
丘樊遭雨翅遂濕因風響愈煩碎雜深藉爾未
始不爲恩

野園

蓼息葬鱗會[illegible]便灌丹植把竿河渚曲卜築[illegible]

園西脆熟從苜蓿寒香待雪梨兒童欠拘束[illegible]
折小枝低

憂方思道

中宵星漢朗片月墮西林桃簟露華積軒庭涼
意深行藏安一壑江海憂同心南國無來使[illegible]
飛倘嗣音

人日作二首

此日欣晴霽吾衿覺有神何辭饒白髮且喜作
閒人林卧雲霞暖巖耕草木春未須高謝傳江
登道同真

二

麗日熏花樹潛陽動竹根已占人事穩更驗[illegible]
坻繁驅馬非南國題詩今故園迴臨春浩蕩忽
有興飛翻

和元傑遊戴俊卿莊韻五首

宛轉花林合幽居歲事新鳴禽初學管垂柳已
迷津身有登臺健春能載酒頻交遊況文伯意
味更相親

二

一壑任人境三年懷帝闕斗寒龍劍氣案積

素書塵名已黃門著文堪玉海勝高吟時中聖
何處不宜春

三

直欲追高尚何須念遠遊滄洲吾道在大塊此
生浮真隱豈希世斯文先素流花時春爛熳杖
屨足淹留

四

東野桃花塢遲開一妙臨藉茵青草軟垂幔白
雲深試問樊遲會何如訪戴心老夫貪睡穩徒
有興飛侵

五

約惜看花伴留歡上野堂高談停玉麈妙管促
飛觴卉木含春[illegible]佛曙光謝公爾牆[illegible]逵游
樂更時康

石子河夜泊

旅泊深秋夜清[illegible]石子川鯨波搌月瀁盡舫一
燈懸入地聊今夕江山自昔年客愁如欲破見
女兒尊前

折楊柳

冉冉灞陵路纖纖楊柳春飛花金雀酒[illegible]日玉
開人龍劍酬恩日琱戈滅虜辰長條[illegible]駿莫
作老邊塵

石井别業有作

花暗棠梨浦禽鳴桑樹林濃霞淹曙色微雨作
春陰田父班荊坐漁翁濯足吟偶來人境外銷
却宦遊心

雲

出山何意緒舒卷自飄然作雨沾方夏從龍附
九天青迷魏闕路白滿太行巔瑞入蓬萊閣散
英五色懸

風

不獨箕星好還因月暈成飄颻從大塊鼓舞遂
群生激海千潮湧吹空萬籟聲化鯤乘厚積一
舉到南瀛

海市

四月潛陽逵雲煙拍島生無風能裊裊匝水故
盈盈恍惚靈仙駕飄颻逃盡城人心多想像虛
擬蜃為精

岱嶽

五嶽俱神峻岩嶤太岱偏半巖回輿馬絕頂俯
雲烟一覽小天下三更見日躔蓬萊疑咫尺直
恐礙飛仙

王母

蕙質辭南國龍舟上北辰慶雲鳩鵲動萱草未
央新闕下迎王母人間迓玉宸 至尊勞奉養
還與物皆春

蓬萊閣

閣突煙霄上城吞渤澥汼古今空島嶼天地此
登臨大聖乘桴興高人蹈海心蓬萊如可涉吾
欲馭風尋

六月雨

海雨連朝下吾齋況若湍風廻猶作陣雷起更飛瀾漱滴宵難寐陰森夏亦寒誰能招螮蝀一蝕暮雲乾

悼仲默仲修二首

吾友何平叔同時李紫微貞心王避潔大道日爭輝鳳去桐空在琴亡調已稀遺文星斗爛後進足歸依

二

吾友張平子斯文間代雄清談白日上高節古人中心以憂時苦名從諫獵崇無由老夔契再覩有虞風

西海子

海子天河水分流入帝家紫垣通王氣御苑澤瑤華波動潛鮫室煙迷犯斗槎飛龍恒出沒日日接雲霞

三月三日揚州作

佳節對江館客路亦幽哉悵望煙波裏繁花逐處開燕兒捎細草桃葉暗層臺滝泊芳春盡征帆未擬回

[illegible]旅

[illegible]遠涉窮途絕好音江山供客久歲月作[illegible]抱淮陽病空成梁父吟楚庭重辨玉誰復向來心

湖行逢隱者

平湖奔鉄岸片舫良長沮桃葉半浮水秋鍼巴刺倉野園成獨嘯道服何安居仲尉蓬蒿滿翛然興不疎

百札

我來淮海地更憶古人同百札題滄水千秋見國風虞卿非道屈杜子豈詩窮時向栖間日渺然懷二公

下邳

敝館荒城曲孤舟野水邊月明新霽夜風冷欲霜天長路勤氏隱勞歌敢自賢雖然塵濁日時有白雲篇

登贛榆城

海氣秋偏鬱西風拍島寒古今同逝水天地此憑欄雲起連蓬闕霞歸伴彩鸞煙波迷萬里何處是長安

酬仲默

久客思吾友愁心海國遥飛鴻懷舊札落月想

標彩鳳遊丹水仙人住碧霄春來無限意夢

紫宸朝

清河夜泊

新謫東溟客遥從北極還放心天地外寄跡水
雲間一舸全家泛層濤去路艱中宵有雷雨莫
近白龍灣

早發新開二首

沱水遥通島揚帆趁穩流星稀淮浦夜月濕海

門秋世難幾人在心灰百計休時聞南去鴈遥
動故鄉愁

二

一枝滄海岸雲霧滿青衫按月候潮信乘風颶
客帆雖云罷朝列不礙學栖巖剩有逍遥地蘇
公莫刺讒

次浦口

渺渺風波裏悠悠今獨行到淮餘幾舍隔浦見
新城水落蒹葭港秋寒鴈鶩坪邅迴嬰世網休
道不緣名

泊金城

風水維舟於金城代皷餘凄凉行澤國迢遞憶

青逆旅坐星飯烟湖聞夜漁雞鳴向前路沙
月引空虛

簡熊遠清時照以御史謫邳州判官

直道不偶世悵然心未摧風波一失所青漢竟
無媒茂爵故人貴浩歌游子哀誰能流落日爲
念賈生才

述夢

世路日已昧栖遑歲更深舊懷空稷契素夢但

丘林種木已成翳流鶯復好音寤言終可託及
此亦傷心

孤鴈

應是困矰繳秋來只獨飛不嫌棲海溆猶得刷
毛衣雪暗恒迷所天寒亦苦飢瀟湘故群在念
爾一行歸

早秋寄郭价夫

宦來相見少況復遠離情有夢雖相信無書翻
自驚青山如昨日啼鳥已新聲但恐催遲暮招
攜負此生

海上秋望

地角儕吾到飄淪足歲年人疑日龍處猶有獲麟篇洋海虛成望逢萊未可傳風塵仍滚滚臨眺獨淒然

宿淮上寄何仲默

旅泊清淮夜扁舟怯獨行風鐘半淪滅水月共微明放逐甘吾道棲遑念友生高歌視雄劍不覺壯心驚

海上懷价夫

海上偏風雨孤城顯淡中微官長佐縣雙鬢已飛蓬未遂丹丘術空懷河上公春洲花月滿那復一尊同

和張仲修侍御用韻

海國秋先覺獨行沙上寒寸心安絕徼一舸繫重瀾鬢變悲年暮時危歌路難依棲懷舊交日夢仙壇

屏裔

縣城如黑子秋怯海門濤蜃出雲霞集潮平島嶼高乘槎傷孔聖屏裔愧吾曹相席逢洲近年來興儘豪

日出沙限白潮回島岸懸柳春輕裊裊竹雨淨娟娟地僻多幽事官閒足晏眠真成叔夜懶吏與世雲玄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六目錄

五言律體一百一十首

萬國
泛江
杜鵑
毘陵驛聞漁歌
丹陽
聽許翁琴
淮上別孟生
寄遠夫

青羊宮
翠蓋
寄价夫
客思
長至日作
遠遊
雨暮
寄吳宿威二首
江上作
五丁峽

飛仙閣
漢中贈呂克中
入斜谷
寄何仲默
懷楊用修
寄郭价夫
寄雷震之
虎跳驛題壁
望峽
秋日江行六首

山行二首
有客往梁宋因寄家書
贈霍丘吳令
雨夜
八月十六夜月下再酌
至日飲張時行宅
晚泛雙溪
南陵
宿定惠寺
伏日飲孫貞甫園亭用韻

百古

五言排律體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六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鄢陵劉紹逷余承業校正

五言律體

萬國

萬國車書一今皇好拓邊淮南傳逆檄天上下樓船未免鯨鯢戮何傷日月懸推輪誰大將努力向麥煙

泛江

不違城南路言懷濯錦川迅湍齊泛舸白日詫登仙迥岸微風入層林返照懸棹廻幽思慨鼓吹落寘煙

杜鵑

巴嶺褰帷度鵑鳴春已分似緣催客去莫作勸耕聞帶苦宵迷月飛高幕隔雲異方愁聽爾歸思日紛紛

毘陵驛聞漁歌有作

秋風季子國獨舸謝公遊望野多晴景沿江自穩流世人學役免吾道付沙鷗忽聽滄浪詠遙心到十洲

丹陽

南國自多趣况臨江島潯迎舟一鴈起隔浦片雲沉逸調在山水達人無古今不緣臨海作誰識謝公心

聽許翁琴

許子碧霞客鳴琴清我心千峯流水思絶島秋鴻吟聞響鄰人過罷彈江月沉無絃意獨至陶令爾知音

淮上別孟生

未盡南遊路仍多北望心楚山侵暮碧淮水及秋深忽遇宜鴻友聊爲滄海吟幾時重握手臨別更沾襟

寄遠夫

素書常不達江海思漫漫共說虞翻屈誰憐范叔寒地偏憂化枳天遠恐驚鸞世事塞翁馬休歌行路難

青羊宮

仙翁去不返觀閣自江秋異草金壇赤靈泉玉井幽青城通白帝錦水傲蓬洲滚滚風塵客空憐物外遊

翠蓋

翠蓋臨恒嶽彤戈簇羽林傳聞供一飯不啻費千金胡虜門庭冀蓬萊汗漫心垂衣未央闕海宇受恩深

寄价夫

念汝詞林彦時清興不踈講筵回大道直館校殘書[illegible]候神仙上鸞儀夢寐餘岷江東入海何處覓雙魚

客思

飄泊梁臺客心摧蜀道難幾時同下峽終日獨憑欄夢裏慈闈近霜前棣萼寒中原少來使何處問平安

長至日作

晴日如人意殊方興轉多陽生沂道泰雲霽上時和節物休辭酒官曹且聽歌垂飭非躍馬那敢恨蹉跎

遠遊

桃岍明深火鷗沙落細雲雨晴春富麗江漲路丈分軒冕終何事丘園有故群遠遊仍素食意緒日紛紛

雨暮

風雲低灌浦細雨洒郫林野逈旗幢暗城高鼓吹沉轉添春色重漸覺暮寒深地僻懸江閣時聞龍夜吟

寄吳宿威二首

絶徼懷君處清秋引望孤峽雲通上海江水入勾吳惠政黃丞相貞心楚大夫風標見何日逸思遶天衢

二

我愛黃洲子翛然太古姿官從五馬貴心與白雲期中聖風流遠懷仙日月遲不知丹藥就髮變幾莖絲

江上作

官事催行役無由暫取閒沿江三月路全蜀萬重山道拙文章外顔摧旅[illegible]間不知王子賁何日出秦關

五丁峽

古峽中天闢鴻荒那詎[illegible]來[illegible]自彭濮紀周篇自是并吞易非關[illegible]然金牛本茫昧異代浪相傳

飛仙閣

裊裊飛仙閣空言逼斗辰江流平入楚棧道遠通秦伯王并吞舊風雲戰伐頻終成失天險切莫弃君臣

漢中贈呂克忠

東山爲傲吏漢上借時髦才大人猶忌時清望自高書械常不達萍水忽相遭自是明王輔無勞解佩刀

入斜谷

宛宛褒斜谷微茫鳥道穿龍江盤地出雲棧夐空懸遠控三巴國遙通九藏天茲遊窮絶險不說舊行邊

寄何仲默

一別連枝友無由展燕私朱絃空自拂白髮任成滋草綠巴江暖鴻來秦塞遲綢繆後期在不耐此中時

懷楊用修

錦水華陽國青春引興賒城中泥宦府江上足雲霞好鳥時飜樹寒梅已作花未由瞻杖屨心跡漫成詩

寄郭价夫

迢遞巴南路艱忙旅思催愁深巫峽水夢遶楚王臺向月閒吹笛攀花獨舉盃此時懷叔夜卻欲泛杳迴

寄雷震之

花明錦水曲客夢廣春山枉託銜書鳳佳人杳莫攀長雲天外落流影入鄉關日夕高樓處思君鬢欲斑

虎跳驛題壁

古驛層層上崇臺俯檜林山迴三峽秀雲過五

溪陰石夜虎仍跳江春龍自吟憑高聊送目翻作旅愁深

望峽

揚舲巴峽外幽絕未能言溯來秋江芷時聞芳樹猿驚波白帝險暮雨楚峰昏謝客能來此應憐勝石門

秋日江行六首

秋來風景好況是雨晴時天日餘高爽江山動碧滋仙臺吹笛遠蘅沚放舟遲極目滄洲興窅然誰與期

二

方舟泛南沚日夕弄潺湲寒靄迷高壑秋容濟遠山幽懷成獨嘯逸響落人間傲吏何時罷逍遙與世間

三

松風灑江路冷然泛九秋巴童雲葉樂仙客木蘭舟落日催銳吹中流夾櫂謳今勝若溪好何必越山遊

四

客路歲年盡鷓鴣愁不開幾時北雁到終日聽

猿哀遠徼丹心苦秋風白髮催千年終戀闕江海獨遲迴

五

江夜敲砧急巴中早授衣客愁連峽迴鄉夢過秦微水落魚龍靜天寒鴻雁飛如何委心久不作楚人歸

六

巴渝秋色遠江樹霧餘晴列嶂森蓬闕丹林亂赤城飄淪今日事激烈古人情却愛停舟處江清好濯纓

山行二首

雲淨群山出行興暫一停飛泉明素練蒼壁倚
雕屏佛界丹青古仙人洞壑靈沿迴隨[illegible]彷
彿昔曾經

二

寒日分青嶂林光澹欲迷平田時見鶴晴塢忽
聞鷄竹密宜捎徑花香暗度溪微茫行客路幽
興滿標題

有客往梁宋因附家書

薄祿贍婚嫁囊空數貸人黔婁堅守道原憲久
甘貧有信頻貽弟無金多慰親明朝驛使發空
寄蜀中春

贈霍丘吳令

歲深黃綬敝官苦白髭侵包守豈持硯楊公自
郤金蹉跎浮海興慷慨釣鼇心衙散門墻寂泠
然聞素琴

雨夜

楚雨連山黑蕭蕭秋色微草蟲寒響絕江雁[illegible]
行稀積潦思乘桄陰霾計授衣淒迷漢川[illegible]
夢不成歸

八月十六夜月下再酌

開閣延賓友重歡酒盞深楚山今夜月梁苑故
鄉心鵲度高城入螢流別院沉清光萬里徹昨
暮尚輕陰

至日飲張時行宅

南日躔初盡北圭景漸回微陽浮野馬生意動
宮梅節序天涯得賓僚海内才揮觴吟白雪佳
會擬蓬萊

晚泛雙溪

返照懸層嶂蘭舟夾岸開濃花齊露晃曲水泛
行盃抱影雙鳧下迎人孤鶴迴官閑饒樂事何
必問蓬萊

南陵

漠漠南陵野清秋樓觀開過江心日逸去國首
仍回木落川原迥洲寒鴈鶩哀弔湘吾有此翻
愧賈生才

宿定惠寺

月上東池朗雲移西嶠昏真僧不出戶遊客漫
停軒境寂心方淨宵長夢卻繁明朝復塵鞅回
首戀空門

夏日過孫貞甫閑亭用韻

華平孫太史夏宴敞林堂池上鶯吭滑琴中木
調長行𮎐力瀲灧落日太匆忙醉息陰陰木無
煩風洒裳

百舌

百舌卑微鳥拚飛何恣情占春先入苑鬬巧故
欺鶯有媚能千囀如矜只獨鳴孤臣曾棄斥聞
爾即心驚

春日遊覽近郭山水四首

華春已隨處逸興指遊仙忽到蒼岩下閒聽萬

聲泉折麻思遠道濯耳仰高賢勝事雙溪曲重
來聽采蓮

二

宰邑無多術推心近物情絃歌難造次耕稼足
生成吾道豈希世素懷羞務名城南好山水常
擬踏春行

三

逐客勿多歎今成佳麗遊山藏男子國江擁謝
公樓飄灑紫霞賞風流白紵謳不須問幽緬烟
水即滄洲

四

近山奇絕處蕭灑此攀躋已歷翠微盡真堪隱
遁棲潺泉喧上界竹樹暗中溪日暝下山去蒼
茫路欲迷

山亭

野色聊登望江春艷草亭孤花依岸發喬木出
雲青潤德從賢聖琴心合杳冥雖然彭澤宰幽
意滿郊坰

杏邊獨酌

丹杏舊成行晴天錦繡張飛花猶片片綴子已

蒼蒼春意撩吾甚官曹有底忙移床復把酒何
啻到羲皇

白鷴

白鷴白似雪南國見來新雲卧常依石溪飛不
染塵依栖深谷裏彷彿避秦人抱此蕭閒性真
堪鳳鳥臣

散衙

散衙無一事喬木坐涼陰不慣空腸飲時能擁
鼻吟高懷憎俗韻白晝展鳴琴陶令忘身世依
然仍在今

晚泊平望

微茫日欲暮彌檣倚江洲不見蒼梧帝空悲楚澤囚鄉關淪旅況風水足離憂獨艤東吳路乾坤一海鷗

別劉[illegible]良貴

與子寅不淺襟期忽此違江湖一相送鷗鷺各分飛世難幾時淨宦情今已微那堪值搖落風露入秋衣

送何浩

斯文曾下榻出路忽重逢予已軒華厭君猶劍氣雄黃金誰贖骰白首日飄蓬不作清時吏何由振古風

慶雲道中

長庚低夜彩殘點殺秋更月黑鴉翻樹霜寒馬度城還家連夜夢望闕隔年情天上無知己能辭苦道行

宦跡

宦跡何淹滯吾生亦有期空歌白石調誰采北山芝忽見春[illegible]滿坐今歸興滋茫茫懷二仲江海掛帆遲

秋日巴中旅行七首

萬里吞叢國崎嶇寄一官秋風蕭劍閣蠻雨漲三湍下土無由識[illegible]且自彈聖明非久斥行旅敢辭難

二

迢遞三巴路文旌曳素秋終傷千里駿徒羨五湖舟嵐月淹黃綬乾坤浪白頭何時成獨往一任白雲留

三

巴東秋氣早行客已悽悽江險深三峽雲寒暗五溪中原無雁至異國有猿啼況近烏蠻塞連年尚鼓鼙

四

一辭丹闕三年仍旅遊滄江秋淰淰蠻土日悠悠道拙飛龍引心安尺蠖求浮生將片舸飄泊杜蘅洲

五

何處蒼梧帝空將蓬島期江湖值搖落日月已逶遲愁屈占龜筴狂興歌鳳衰頽然瑤草暮偏動逐臣悲

六

川長迷所適秋色徧西東渝湘掛帆雨巴江吹笛風誰能遊客曰不減素心雄欲弔長沙傅浮雲世事同

七

飄飄神女館奕奕楚王宮巫峽巫峯裏行雲行雨空清猿號素月喬木颭天風不作高唐賦終宵歌劍雄

早春作

江山恣遊覽傲吏亦清真委世非今事殘芝愧昔人官迷萬里道名誤百年身自作華陽客頻驚歲候新

郊興二首

野老罷徇禄秋來生事微田園五柳在天地一蓬歸流浪壯心歇文離前計非沙鷗近人意先我已忘機

二

郊郭衡茅近逍遙步屧閒何煩將生徑直擬謝公山抱澤從龍卧凌霄與鶴還避喧常猶此獨晤掩柴關

寄蔡方伯巨源

棄世世彌重逃名名却全山中今宰相塵外即神仙垂釣滄浪水行吟薜荔篇蒼生渴霖雨龍卧可常年

春日寄張元傑三首

久作塵途客逢春思故園河干三月雨楊柳數家村布穀催耕急鷓鴣求友喧東臯避時吏誰與共傾尊

二

勛業烟塵薄蓬萊夢寐如乾坤傳舍裏日月弃光餘白髮誰饒得青尊詎可虛東岡滿花柳肯負踏春車

三

藹藹靡蕪郭非非杏李林遠沙通極浦落樹暗遥岑春野禽先覺水鄉雲易陰東岡無限好一月幾登臨

送萬中丞士鳴二首

憐君幽志遂五十即懸車深入烟霞邃清便水竹居靈尊精草處沮溺話耕餘要在愼眠食閒中休著書

二

解部臺中綬何慚世上雄人皆憐躍馬君已附冥鴻星斗終朝北江河日向東豈無淸夜夢還與紫霄通

人日陰寒有作

七日爲人日流傳古歲散徵祥曾莫據節俗自相承春有陰陰雨寒仍冽冽冰四民應樂壽九穀更豐登

病起三首

一病連旬朔栖栖未向康空懷三島近漫想百年長卧裏調眞息醫來講藥方浮烟難控搏身世總茫茫

二

曝日南榮下春和病體宜每承交舊問長廢在公移好斷杯中物還飡石上芝康強休自恃澹泊乃吾師

三

崇有誰非有談虛總是虛古今同過客天地一蘧廬何須空說佛虞卿枉著書病來看世事濠上豈知魚

漢京曲二首

歷代豪華盡　今　上城闕尊光搖龍虎嶽瑞出鳳皇原水有樓船校營多羽騎屯帝闕雄九域王氣湧江門

二

天塹勾吳國環山抱水迸金陵常護闕滄海舊通潮日月開黃道神仙住碧霄萬方常拱極快覩太平朝

春興

晴春臨省署閒簷面孤岑習靜看周易乘閒理舜琴卧來芳草夢行處紫霞吟不藏幽人谷蒼蒼竹樹林

癸巳元日放生

生鱗誰饋節行作過河枯不忍千絲膾猶傷涸轍呼投池聊泳躍得水且沾濡雷雨終騰去成龍看吐珠

部中紫薇木樨相繼作花有題

紫薇百日艶金粟九秋繁色詫仙娥對香疑月姊奔巡簷從索笑乘月與招魂問着堤臺事含情並不言

省心二首

寬心常覺古春思　無紛紛夢隔東南嶂愁邊淮海雲滿君空有記鶴語不堪聞何日滄浪釣蘭蕭颯聲群

二

高尚遠朝市閒閑愧古人聊為繫簪紱忽已老風塵江國非吾土予有蓀王孫未言返花柳逐年新

送秦司空二首

同住尚書巷常陪　淥酒筵忽承　天上詔去作

帝旁仙春入燕郊路花開晝省妍此時應憶我還有過江篇

二

帝心懷上德朝望屬名流邦士今新寵神京是舊遊經營方未艾財力已堪憂致主先恭儉前賢重遠猷

龍江宴客二首

石城烟靄裏沙水共微茫送遠情何極逢春興更長鶯歌邀布席花樹待揮觴勞苑龍江會無論坐寢香

二

弄水鳧羣下迎風鴈序歸黄金汀柳變白雪浦梅肥江闊浮清淺山晴拱翠微好春如媚客時送一花飛

癸巳年作

六十今年得浮生髩已華風塵常作客夢寐即還家有疏𤇆嫌直無詩誰刺邪天機與人事滾滾足蟲沙

月食

金波盈率土暗蝕偶因誰只恐冰輪隙仍愁玉

兎摧仰天那可護奏鼓但成悲轉目氛祲滅清光迴不虧

省中作

晝省春閒日舫幽退食遲看花依獨樹聽鳥步芳池院暖飛蠓集階晴蔓草滋好懷隨處得容易有新詩

除夕

四序循然盡浮生向此催陰陽隨律變年歲逐天回溜響融簷雪香騰綻閣梅不須勞守歲春已暗中來

別侯汝立員外

客路薦觴酌雙旗爲子留遲迴歸闕念浩蕩出關愁飛雨懸山閣殘霞掩戍樓澧橋春水闊不得並膺舟

秋夜宿朱山人林亭

木葉已下地凄然秋意深對君明月夜瀉我素琴心河渚迷歸棹關山起暮砧客愁淹不散枉自宿青林

發淮上

長淮牽片舸行旅及秋天大府難辭命遷臣敢[illegible]

閉賢潮回沙抵岸日落水生烟打鼓催前發安流足晝眠

宿能仁寺

昔聞安禪者今宿妙香臺無復添龍藏誰能伏虎兆山雲隨意去鷙鳥逐年回偶憩空王地令人世慮灰

觀音岩晚歸

山勢連鍾阜龍宮接　帝陵大江侵暮岩屆照漢入秋澄閣眺齊飛鴿巖攀藉古藤上方遊未徧前路已催燈

五言排律體

上辛祈穀三十韻

聖作光函夏人文與日新議郊壇露峙作畢地分禋更啓　明堂祀要惟古制仰脩大宗祖祈穀念斯民誓戒中先甲吉蠲屬上辛　郊廬宵穆穆輦路曉氤氳雲裊龍旂曳沙平象駕馴前旌金華電仗馬王飛麟萬隊連圍肅千官啓蹕親天門嚴虎豹閣道切星辰聆響冲靈合君熊薦真籟臻修誠先玉帛貴質雜[illegible]虛崇漢遂來舊惑秦何如豐歲祝沛[illegible]

達聖超常格遺謨必絕倫道高三代上德並兩儀醇調燮歸玄造生成荷大鈞恭逢新禮樂創見古君臣未得陪蛙級空然仰　聖真有懷稽獻納無補愧臣鄰慮遠收鴻績幾先炳至神修文終曠日確政始安人黻黼雖云美修和詎有因賈生仍太息魏相欲條陳北虜彎弧衆西戎犯塞頻儲胥恒匱乏戰守日因循貨金錢溢蒼生布縷貧諸王繁授祿四海楫徵銀國勢殷憂在　皇心向治純論施先務策早眷萬方

謁獻帝陵十二韻

郢曲盤龍地松林舞鳳阡衣冠雖掩玉鸞鶴久
登仙　睿聖人欽止瞻依世淶然陵臣虔灑掃
帝使走縣翩丹霄風雲爾瑤宮日月懸鈞天疑
咫尺蓬島隔三千白晝坤靈護青霄王氣纏
前星升紫極　帝脉發重泉漢重恭皇謚周從
季歷傳群臣多議論　大禮尚遵遷氣聚真蔥
鬱雲仍合聖賢小臣私想像長見中興年

送彭中丞總制川陝二十六韻

皇運安三極人文煥兩京忽逢萑寇起坐失大海
隅澄　聖主推輪急儒臣建纛崇經營南國地

節制朔方兵龍虎韜難測風霆迅欲爭令嚴旗
鼓振勇奮海山傾即報銷妖厲回看戮巨鯨區
中歌宴海天上待持衡大拜金書下殊恩玉趾
迎燕貧知道大戡亂信師貞堯日烝黎睹商霖
四海盈未殲川北虎猶斫南漢營丁籍空關陝
務輸困蜀荊王師虛轉戰寇壘尚妨耕帝重文
儒望仍分節鉞行遁門占日月飛將走韓彭劍
劃金天氣旂纏太白精全功梟猰貐獨力掃攙
搶雲嶺綏和徧坤輿簸蕩平房公圖閣貌葛相

度瀘名幸接秦城宴所承基業府英兵談范腹僚
餌陋賈誼輕我豈雄籌運公直氣憤生西南失大
嶮塞極又百長城古界險符效　今王大武成
不辭小史筆百札紀西征

寄懷仲默二十韻

綸閣三古後苦極五鳳通微文才士入論道相
臣同巨筆倖先漢新詞邁國風汪書明賈傅持
論鄙揚雄後輩尊何遜達人仰謝公神仙在平
地鵷鳳翥高桐儒雅光朝列文思啓　聖聰功
成三代上名落九衆中吾道堪龍變斯文補化

功嗟予方倚玉轉首忽飄蓬遠放金沙海長迷
紫貝宮鯨濤秋震蕩霧島白溟濛詫見龍吟壑
愁聞鵰度空古人歌石爛山鬼哭途窮斛渴西
江水鶯卑枳樹叢蒼皇借討吏漂泊狎漁翁未
必心成燼猶能氣吐虹雅懷思振俗孤憤耻和
戎狂簡諸生習涵蓄哲匠功天人多道術倘爾
擊願蒙

席上和志道韻

滄旅忻相見清春會不稀我聊停玉騎君已弄
金徽風漏宮墻近雲天象緯微明庭一燭乘鸞

[illegible]鳥飛藻翰休相困龍尊或庶幾滄流思[illegible]
憂奇哉擬捩衣且歷金華省聊通青瑣闥文章
空仮倆君相轉樞機侍從恩猶渥嚴廊志不違
昔人雖溫飽吾道厭輕肥周禮還堪求言誠貫
所翁欽君堯舜上期與古同歸

郢上答方思道

雲夢千重澤荆門萬疊關思君共舟楫乘月弄
潺湲初擬投稽會今成詫臧還錦魚空問訊風
馭杳追攀楚塞通三峽湘江逸百蠻丹霞同華
頂靈草似商顏湖聽軒皇樂峯迎神女鬟散心
冥水汭招隱辟蘿間興逸幽深遠才高官事閒
定携蓬島客遊盡郢西山

過虎耳谷

南瞻虎耳嶺崒嵂聳雙峰流水堯田畝青山禹
貢封圖經缺古跡勝覽念朋從花木迎春早幽
深引興濃谷晴烟裊裊磵暖水溶溶地轉多靈
境人疑有卧龍恍如搜翠界時復羽仙逢落景
懸厓白飛霞度水重沙床生紫洞鶴翼下高松
鬱有終焉思慚非塵外蹤

苦雨二十韻

中夏連旬雨淋淫三匝俱層陰韜日月遠漲失
江湖駭浪蛟螭出盤渦鸛鷺娛驕雷霹巨嶽積
靄暗清都湟潦迷雲夢滔波接具區鰲贅深欲
沒天漢溜應枯九市皆浮舸三農泣向隅蒭倉
成蕩析梁邑嗟萊汙直恐坤輿側堪傷帝德孤
旅懷悲泛梗聖跡憶乘桴已厭商羊舞誰能屏
翳誅愁霖今日切憂旱去年殊屢犯春秋筆難
調造化爐祈靈神不驗沉璧計終迂徒奉寬租
詔仍嚴乞運符司徒惟務國內府不防胡吳下
災猶劇淮陽病旨蘇虛文空想像大賚竟嗟吁
陰沴由蓄慝乾剛在正樞腐儒執古議思上應
天圖

奉贈黎乾德上京二十韻

彭蠡三江滙匡廬五岳齊仙標迴赤岸靈氣接
丹梯柱史來儀鳳維才薦帝珪家聲修白簡儒
術被黔黎節變滄溟震鶴遊日月低乘驄踰劍
外問俗向天西法正豺狼伏恩流雨露淒松州
休組甲戎郡喜耕犁按堵連硐寨全生及寡妻
澄清心日遂臺閣望堪躋浩氣凌三峽甘棠偏
五溪路長誇紫塞天遠失醯鷄斥逐甘時邁蹉

跎效旅悽苦懷悲思蜀道[illegible][illegible]變金閶天伐[illegible][illegible]
非鑾遊路尚迷五湖飛霧艦剪驕逝霜蹄羲御
勿淹景都人總望覽金門長孺返江閣于牟棲
惟論儲上書從諫犧題英風振朝列瞻望隔
雲泥

送鄒司徒

逵道黃山子功成卽引年思尊張翰興詠桂小
山篇歸老眞仙分先幾合聖賢補天術未試探
日志空傳變澤深龍卧荊門早鳳旋異時延國
老詔下白雲天

雲臺觀

玉臺何所擬方丈海天東恍惚金銀闕迢遥日
月宮丹梯廻窈窕飛構閃玲瓏積翠含元氣通
靈符化工青童拾水碧羽士駕星虹偶向塵途
曲來觀福地雄大還雖浪議冲道亦高風濠上
追莊叟匡廬憶葛洪變隨蒼鶴返簫引紫霞通
娟娟吹笙過飄飄乘樂同何時謝軒冕託意入
無窮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七目錄

七言律體一百首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歸[illegible]余[illegible]校正

七言律體

頌聖有序

今
皇帝陛下勵精圖治獨斷萬機大臣秉法小臣
持廉惠養元元納之壽域古有風俗不是
度越臣仰戴 聖明有同覆幬不揆鄙
撰茲歌詠

我 皇丕肇中興運 達孝鴻仁被九區七十
二君誰大道百千萬祀仰貞符靈文漫奏龜龍
瑞玉檢虛傳封禪圖不是微臣饒獻頌真成風
化過唐虞

庚寅年冬至 郊齋有作

今王禮樂侔玄造至日禋郊叶典墳已荷巍巍
齊舜德更欣郁郁邁周文九成壇墠侵珠斗五
夜簪旒拂瑞雲身在舊京遙仰望無由親從
聖明君

自述用庸之韻

莫厭談天驚棟下漫希圖閣動西京魚龍駭浪
有何貴鵬鶚浮雲空爾名錦里先生收芋足於
陵仲子灌園成故山春好不歸去杜却松梜今日
生

冬夜憶仲默

大復山頭冬月昏大復山人空故園春秋泉石
豈無主飛鶴此夜如有魂白鹿聽歌仍夜夜黃
鵬坐樹自軒軒斯文精契廻天上玉闕瑤宮正
掩門

冬夜

長安霜霰歲欲暮獨客閉門愁夜陰行天星月
不肯出抱水魚龍難自禁幽棲空憶紫芝曲遠
遊徒結青雲心道人瞿瞿草玄罷蕭燈石床揮
素琴

帝京篇

帝京南面俯中原王氣千秋湧薊門渤澥東波
連補慎太行西峙引昆侖 九皇天運坤維奠
萬國星羅北極尊堯舜昇平見今日按圖形勝
不須論

秋懷

燕燕辭巢菊著花鄉心觸思浩無涯人間瀏瀏
幾時靜天上星河迷夜斗羽翁綸巾新道服青
林白石舊田家誰堪潦倒塵埃裏日日秋風長
髮華

奉同周子許子詠　賜楊梅之作

江南仙果　帝宮珍宣　賜常先近御臣蔵盌
冰盤趁時節藥味丹顆關芳新休供貢燕誇山
杰擬薦秋嘗雜淵類共沐恩波知浩蕩素飧何
以答　范仁

早朝瞻望宮闕一首

中天象緯已斑斕法鼓逶迤肅從官旭日晴霞
散餘彩玉樓金閣近高寒未央雲裊三珠樹太
液風和九畹蘭何幸樗材將白髮　帝家日日
接鵷鸞

秋夜

門掩長安落不稠卧聞燕雁倍傷秋驚禽明月
何當定淥水遥山入自愁澤畔文章空戀楚隆
中心事恥依劉天涯歲晚形容變却惜浮生憶
故丘

秋日寄懷元傑二首

[illegible]苑行歌誰阮籍河壖垂釣即滄浪荒延游務
由人户閉對松筠給壁堂明月隔朱常縱酒上
林彈龍漫焚香相思真負秋花約回首應慙鷗
鷺行

其二

非關嬾漫愛山棲偶落金門下玉梯清嘯空林
無客到高眠長夏有鶯啼遊仙昔碍閒登嶽抱
甕何妨拙灌畦大道變來成小隱誰言群物可
能齊

懷田勤甫

嬾子不踏夷梁道悵望三山雲霧秋幾處樓臺
荒宋苑千年城闕傍河洲諸公詞藻矜先達甲
第繁華傲列侯獨有楊雄甘自守閉門猶作草
玄愁

寄劉養和

年來不見真長面風雨相思聊一吟養道滄洲
元自重許身稷契爾何深玉琴漫擬秋鴻調錦
字空傳沙塞心顧我清時無寸補布將白髮戴
朝簪

有懷德涵

康子要為天下士斯文今滯武功原大將衛叔
成仙友人恨長庚落帝閽霖雨無妹龍偃蹇梧
桐有待鳳飛翻相思欲附東陵信好及秋風鴈
去繁 要平聲

戲贈盛希道

王蕤先生文昌客案上道書終日開真期火棗
燕王母直擬玄鶴昇蓬萊三十六天紫陽洞八
千萬劫昆明灰誰能親覩兩儀變元氣鴻濛更
此廻

寄懷許伯誠提學

朔雲寒鴈南飛盡却憶武昌江上秋孤帆送客
金沙瀨落日題詩鸚鵡洲夢渚幾年淹孝伯燕
臺何日返彌年不逢翰館陪鵷列徒使文章傲
徹侯

鏡光閣眺集

金沙海邊慈恩寺高閣朱欄互吐吞此日登臨
非下界殊方盃酒憶中原休誇北上三千牘莫
問西來五百尊明月滿天秋似水道人吹笛坐
層軒

送何梓夫還山三首

君歸雲壑藏身遠人在中朝屬望深制禮未酬
公旦志悲麟徒抱仲尼心老來朋舊幾回見此
去神仙無處尋染充蓬池相憶否憶時還我卧
龍吟

二

不貪榮祿戀華簪愛向滄洲養道深北闕終然
司馬詔東山聊爾謝安心金書絳節遙相授石
耳靈芝可重尋海內蒼生望援手寂寥休擬洞
天吟

三

文苑當年曾並入秖今懷抱向君深乞靈仙藥
誰玄髮干祿官途愜赤心金闕衮職繆自許竹
林清步衛同尋冥鴻豢鶴迥殊路俯仰吾生一
慨吟

以張路山水圖贈周司寇因題四韻

大梁張生稱畫絕風韻何殊顧長康為予一揮
紈素筆幽然坐對仙人鄉耶溪輞川真勝蹟玄
圃瀛洲非杳茫高堂白日倘披翫不隔相思山
水長

郜齋閒居簡周伯明寅長

省垣梧竹抱幽虛吏散蕭然似隱居風冷池亭
循岸幘日斜窗几有攤書身依 明主忻難遇
官佐戎機愧自疎有美東曹獨步腐儒何幸
接簪裾

南望湖泊風

遊客北來心渺渺晴湖南望晝陰陰浮雲落天
岱山暗滄波流海蓬壺深沙烟晚寒鷗鷺集風
水夜湧蛟鼉吟孤舟避入菰蒲裏一尊遂底聊
酌斟

別劉次甫上舍

向來遠別迷千水忽漫相逢聊一尊夾岸桃花
好顏色迎舟燕子亦頻煩有論直抵漢文學能
詩不數唐開元鳳戴九苞應瑞世長風見爾迥
飛翻

淮漲

淮浦水深八尺強新城舊城如巨洋行舟欲泊
苦迷所居市半空惟堵墻浮橋鎖斷津吏悶遠
湖口決漁人狂顧我情非羨魚者臨淵終日詠
滄浪

贈葛三季遂

昔賢曾是屈移山志今代誰憐扣角歌海上神仙
元有數天南星斗亦無多千金散盡身難貴五
岳遊來髩已皤芝瀨故山瑶草碧莫從塵世歎
蹉跎

邵伯驛贈朱侍御

湖上吹鐃御史來野筵聊向夕陽開霜威皆斂
春何益尊酒留連夜始回大雅知無封禪疏從
容端合廟堂才拾遺補袞須君事早晚文星直
上台

初至南都泊石城門有作

石頭城邊來繫舸碧草垂楊春已深遠客東南
曾夢寐舊京佳麗此登臨好風觀閣流羌笛細
雨蒹葭響暮禽竊祿無妨勝遊事謝家兄弟[illegible]
知音

寄許司寇廷美

兩京南北三千里客思悠悠江海長天上星辰
瞻紫極代中人物念同鄉平刑已佐三王政[illegible]
學曾覩數仞墻久我依歸仍未得更堪心事[illegible]
微茫

有懷勤甫

彼美梁園舊才子風流文藻占時名何期賈誼
官難就空羨楊雄賦早成禁裏侏儒恒飽食社
中樗櫟毋長生移山志在誰稱厄鼓枻滄浪萬
古情

寄李司馬貢長

多才多藝股肱臣紫閣黃扉待演綸已見三邊
斷烽火早時六合共陽春人間文武身仍健天
下安危寵正親不數楊雄善詞賦漢家功業重
和民

至南都寄陳亞卿寅長

龍書祇領天涯去回首鵷鸞念舊行北極星辰
留夢寐南方山水隔微茫功名劉向傳經遠文
字陳琳奏對長渭釣商霖濟時具知君人望在
巖廊

寄遠夫

藜杖芒鞋新社主沙鴻海鶴舊知音平生並入
蓬萊闕老去先攀翠竹林何處芳洲無杜若從
來落日有歸禽春閒東臯多清興把酒那須梁
父吟

追司徒悼亡次韻

萼綠華來謫世間謫仙那得久人羣空將錦瑟
傳孤調無復鸞羅判五紋月裏龍撻雕玉珮花
時猶妬鬱金裙東堂見說遺情在十二峰頭有
暮雲

送周亞卿進　萬壽節表

北闕　聖人登壽域南都卿士謁蓬萊賓僚擁
岸仙舟發鐃吹橫江錦浪開祝　帝豈無金鑑
錄補天曾試玉衡才鳳凰池上　恩波闊應待
鴛鴻照影來

苦熱

南京六月梅雨積蘊濕蒸炎悶殺人衣冠出門
苦流汗簿書堆案兼勞神何時中夜寒露滴安
得北海冰登隣輸與鴟夷五湖客風江颯颯吹
綸巾

答邊子對雨見懷韻

鍾山靈雲度海色晨雨瀰天晴未休南牓垂柳
有餘翠北沼新荷無數浮懷人死在水中沚眺
遠已派江上樓忽枉佳章慰岑寂無煩揮筆強
銷憂

答李孟中水雨中臥病見懷韻

使君眞屬卓犖才帝側仙官彼命來曾向帝金
閨隨竹輿漫誇高詞句與雷文章誰稱江山麗傍
抱多從此開鶴禄舊京公事簡不妨臨眺共
啣盃

雨張答黃亞卿

江雲挾暑鬱重重黒徧鍾山頂上峯急雨行天
瀉滄海驚雷劈石起眠龍九衢横潦無人過三
島浮杳有路通苦憶東西曹宗伯老題詩終日劇
憂農

輓鄭伯興大理次韻

逐客飄蓬鬢已秋移官聊爾慰朋遊豈期靈岳
收元氣遂使斯文喪九丘額帝無階終古恨悲
麟有淚幾時休玄洲方丈知何處海色茫茫十
二樓

贈五嶽山人黃省曾

南州孺子高人逋東郭先生太上貧滄海弄珠
明月近昆侖捫斗紫霄隣遊心汗漫爾何有與
道翱翔吾豈倫五岳他年飛杖伊誰攜手蹋
清塵

書興

繞看楊柳迎門翠忽見芙蕖出沼新悄悄黄鸝
斜度水翩翩斑鵲遠窺人江山盡入文章麗尊
酒多于朋舊親他日投簪泉壑去未應能忘
帝京春

憶獻吉

空同山人瀛島仙騎鶴下天還上天已將日月
付芻狗漫道精靈留草玄元亮自能齊傲吏左
思不覺邁前賢世間形影今相失寡調誰傳白
雪篇

九日遊觀音巖和劉太宰韻二首

九日携朋江上來百年懷抱幾登臺諸賢不負
黄花節老子何辭濁酒杯龍笛洞簫豪客韻錦
篇瑤賦謫仙才故園松菊今何似愁見歸帆直
北開

二

白鴈欲下江水深江中風浪秋千尋重陽偶作
茱萸會落日還共漁樵吟登高不減古人調探
幽真愜玄谷音紫蕨黄精堪助老鱠魚沽酒憶
山臨

偕[illegible]司外守備官行視都城有作

聖祖龍興與楚甸神京上宅鳳凰原丹霄霽靄
常相護前代遺謀未足言繚繞江山天險在參
差宮闕　帝家尊微臣幸縮留司鑰媿乏澄清
答至　恩

金陵懷古

石城鍾阜擁仙洲虎踞龍蟠控上游昔在梁陳
彌富麗今惟草樹枕山丘草青南浦有遺恨潮
打西陵空暮愁倦客中原頻送目斷鴻滄水迥
悠悠

送陶尚文還彭澤有序

彭澤陶尚文業儒善方脉今年來遊南京
士大夫以疾召者無不奇効未足異也至
論養生之道乃深契余其曰通其虛柔其
實以和吾廬繫其離守其樞使真人常居
是謂指南之車非深於道者不足以語此
別去爲此言贈之且約三十年後再會於
匡廬洞天不知尚文能爲東道主否

彭澤山人隱杏園高風大道出農軒三茅賓友
豈希世五柳先生真有孫不秘青囊傳異術直
從靈岳問仙源雲中黃鶴翛然去何日匡廬還

晤言

送陳大參魯南赴任山東次韻

太史曾趨金馬門每從供奉被深　恩文章久
已留東觀勳業今來浦厚坤好去神龍當漢躍
休嗟秋鬢尚風塵茲遊最與方壺近早晚丹丘
得晤言

廖鳴吾許序余集久不見惠詩以促之

廖子詞衡世不疑吏於誰氏漫求知移山徒取
愚公誚望海真慚道者師東觀文章鳴大雅西
周禮樂抱元龜雄篇不託隨陽翼風雨江南幾
夢思

送王遂夫還信陽

翩翩才藻吾宗秀渺渺歸心汝海長陳榻豈淹
徐孺子吳儂爭識蔡中郎秦淮水冷蛟龍去賢
隱山春草木光何日鳳凰池上會碧霄空闊看
翱翔

懷劉司空元瑞

南坦先生白鹿車山人勾引入幽墟逍遙歲月
仙堪並高潔行藏王不如養性年來多素食採
真隨處有丹書卧龍日遠音徽隔望斷溧陽懷

鯉魚

秋興

憶歸空羨鳥山吟貪戀明時白髮侵自嘆浮生成浪跡[illegible]論吾道寡知音秋來旅雁驚人事天畔孤雲傷客心日暮臨高聊引[illegible]江南江北水烟深

讀益有涯舊稿和其見懷之作

趨臺曾附鵷鸞翼去國同嗟草莽臣一落青雲迷魏闕幾驅羸馬傍江濱天涯[illegible]覺惟明月海上書回空好春佳會近來常對酒長途能忘舊

沾巾

和贈張少宰角川

秋鴻霜鶴送悲吟況辱高篇感慨侵大阮醉來輕世事少陵老去有歸音文章贈我江山色寥寂懷君雲水心莫歎易虞琴知道在白頭青眼見交深

江上春眺

白霧連山江漲闊青蘋蔽浦早春回夜來陰雨寒仍峭朝上杏花勒不開遠客音書頻望雁殊方節序強登臺三年留滯[illegible]澤五柳門應半

草萊

宦跡

江閣積雲松桂陰客眠不眠揮清琴翩翩白鷺下幽渚漠漠杏花開遠林可憐宦跡[illegible]冰冷無那歲華成陸沉世事龍蛇且養晦一身何啻千南金

九日武昌泛舟

九月九日江舸忙江水晶晶浮日光鸚鵡洲寒草沙暗鳳凰山秋雲閣涼黃花豈孤幽士約青尊那滅昔人狂日暮滄波迷萬里滿帆風雨怯

瀟湘

春日寄劉養和

江濱海角棲遑久同是中臺放逐臣我已風塵甘濩落君應雷電起沉淪拾遺無補羞千祿抱拙難逢可厭貧縱入新春饒白髮不妨傲吏對松筠

漢中

天開漢水金沙苑地湧秦關翠錦屏拜將壇高空護石卧龍人遠尚鐫銘岸栘向臘瑩瑩白江柳迎春裊裊青世路邅迴強奔走風塵蓬鬢欲

先聞

仙跡

三島潮回赤岸開木蘭舟穩最宜秋聊隨黃鶴
雲中去何啻丹丘方外遊張子槎迴應犯斗任
公餐釣豈驚鷗他年海上留仙跡詎道無成空
白頭

春日淮城登望

新城水環碧玉靑楊柳烟深金沙堤暇時尊俎
携朋侶春風樓閣同攀躋楚天杳杳暮帆急淮
川茫茫西路迷百年行役未歸定惆悵鄉關尚

鼓鼙

一舸

淮陰南下惟烟水石埭晴湖蕩漾春楊柳青青
歸興遠鳧鷗片片客愁新三年天上無明敎應
處江邊有逐臣胥漢風雲多變態獨留一
相親

淮南泛三湖出望廣陵

江淮萬里分南紀巨浸北波散五湖上接明河
洗星斗東連仙島入蓬壺吳歌越女鳴夷國錦
纜雲槎博望圖日暮鳴鐃催出浦龍堤烟柳[illegible]

揚都

寄邊庭實提學 一

鵷行舊並金鑾省文苑曾依玉樹林伐木古人
歌相鳥攀桂今日阻幽心難隨羽翼梁臺遠獨
擢烟霏海潋深三島路迷邈各夢雙魚空憶白
頭吟

初至縣

天姿殊異龍顚稍滄海洲邊遠寄家水客珊瑚
秋蕩月鮫人水穀夜生花五湖今遂鴟夷舸三
島終逢博望槎鴻馭驂鸞真入手金符黃綬未

須誇

海隅二首

山含雲霧蕩秋陰暇日山城偶獨臨豺虎豈堪
南國淚風塵猶繫故園心違沙鷗鷺寒相並窮
島蛟龍晩自吟留滯海隅頻歲換釣鰲終慣水
烟深

二

一舸飄飄繫海隅羈心偏覺宦情疎春潮風雨
迷天籟夜壑魚龍見日車吾道滄洲今勝事
賢窮髮且安居　皇闕漸遠蓬山近時枉仙

王檢書

蜀漢寇平贈監中丞凱還

天南喜下班師詔漢水寒山絕寇氛八陣已開
丞相壘三旌終倚破羌軍從來才調先謀國今
日朝廷更右文胡虜臨邊須藉手汾陽應見累
高勳

得仲默書

一放窮荒字夢孫十年親友歎多違簪竿尚掛
扶桑樹鶴馭常留明月磯北極星辰終夜拱東
溟旌節幾人歸遙天長路能相慰不斷飛鴻下
紫微

送監丞鄭赴南都

提師早見臣勞著弼教新承　帝命崇葛亮旌
旗留漢上謝安軒檄照江東指揮暫假清朝紀
肅穆回看邁國風莫向　龍顏驚歲晚三台直
在五雲中

建業旅思

清江碧石旅愁銷白下春生七十橋燕客楊園
花學舞采芳沙苑雨如潮西山拄笏忘言久東
海乘槎奇興遙惆悵無緣遂幽志蓬萊歸去覓

仙樵

感懷

補天誰信媧皇術勸石休論瀚海功日月悠悠
今老大風塵鬱鬱尚西東虛舟漫步人間世懷
王終期河上公微抱可堪追異代夜來幽夢詫
非熊

送海尚書還山

元亮高風遠到君罷官心事只如雲扶桑今遂
乘槎興沙磧誰收汗馬勳適性久甘南國酒還
家應謝北山文維摩老去玄通大肯遣儀刑使
世間

贈別王遂伯

驕馬嘶風劍氣寒浩歌聊復岸危冠故山歸到
逢春色明夜相思看月闌漢上卧龍還獨嘯淮
南叢桂舊追歡讀書林下多清勝自掃桐花坐
石壇

兵定後奉　旨撫餘黨

九重南顧　詔和戎仰答　皇恩造化同自是
資生歸厚德不緣征戰定全功欣逢　上聖撫
為化快睹先天太始風會見裔夷同逝水直從

西極盡朝東

省中即事

[illegible]篁翠栢官舍陰丈人獨晤榻清琴爽風拂拂
收驕暑鳴鳩嚶嚶懷好音援手蒼生裏經術如
逢短髮漸華簪會須乞借鏡湖去浪跡沙鴻無

將發閬中

京霞盤空雪滿山歲云暮矣客思還錦屏翠壁
虛乘興綠樹清江輒破顏何處豪華十日醉無
邊佳麗幾人閑浮雲流水常相傍羨爾漁舟縹

緲間

遊青羊宮和張內翰彭憲長二首

仙臺適出三花樹紺殿晴連五色輝壇上方袍
脩秘檢風前靈籟散天機逸才揮翰君能事野
興逢春况不稀閬苑瀛洲空想像清江麗日濟
忘歸

其二

緱山死轉吹笙客久厭王喬度世心閑日來攀
蓬島會與君同[illegible]首青冥深鈞天廣樂誰相授五
嶽神芝自可尋人[illegible]僧冠仍戀主素懷虛擬對

泉林

瀘上遇雪懷故園友人

簡書計日催行旅臘月軺車便可乘岐路羊腸
今不減風塵蓬鬢只堪憎洛陽梅花已盡放河
壖雪霰應頻仍却憶朋親日高宴玉盃綺席興
難勝

分水嶺阻雨

迅雷行雨過層巒咫尺雲昏辨路難懸水忽驚
銀漢決砯崖還詫海波漫三巴舊自愁天漏五
月今如冐雪寒浮靄虛成紅虹帶赤霄空望火

珠盤

招歐翁飲酒

吞聲萬里獨遊身碧水青山滿意春閑日旅懷
聊自放殊方節俗任相親少城燕子已無數錦
里桃花半未勻珍重仙曹老賓友街盃莫厭過
西隣

寄劉遠夫

曾陪丹陛持霜簡共謫窮荒歎晚途江外相思
前夜夢河壖歸到幾封書行藏自分青山好勛
業番驚白髮疎君在濠梁多樂事人情觀盡最

知魚

聞价夫被　旨放歸作此貽之

逸才仙調動生輝期補龍華上舜衣諷諫馬卿新賦切抗言劉向素心違九翁結社今能事二疏遺榮早見幾紅圃青林吾志在春來鬱有夢魂飛

寄懷遠夫

江樓獨上思漫漫北望關河霧雨寒漫興杜陵吟却苦放懷阮籍飲能乾倉庚山鵲向人好辟荔朱櫻寄遠難春日幾回東郭路巾車黍杖小山冠

寄戴俊卿秀才

戴生自負高人節茅屋朱門並厭親禮樂古風非小相文章新調更誰倫三秋黃菊何妨晚萬事浮雲可厭貧江上題書偏憶汝幾時河渚共尋春

早春書懷

飄飄遠作江南客碧水青山春不禁谷鳥乍飛還乍落野雲將散忽將陰桃花欲放色自好柳眼半舒烟未深病起酒杯難重把呼童須閉一

長吟

寄張太微二首

我愛關中張孟獨新詩傳出重南金杜陵草曲古人在華嶽終南氣候深萬事遭逦今白髮平生懷抱幾知音行將税駕風塵外共爾求仙躡閬岑

悠悠江海獨逢春却對春風憶故人牖覽幾時同五嶽傷遊何日更三黍移山志業空烟霧絕代文章付隱淪欲託飛雲寄神物只愁龍劍化通津

徐東園招飲限韻皐將上諸君子

東園池館神仙府閒日招邀便擬來況有朋簪連鳳彩能辭懷抱為君開盤行白玉江魚饌尊泛金波楚菊醅入暮憧歌競相和老夫那得厭深杯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八目録

七言律體一百二十一首

褒谷
朝回
有懷獻吉
寄何粹夫
古意寄德涵
曲江懷古
答閔正甫
送楊介卿兵備三關
江樓爲錢可容憲副作
贈方思道員外

登州海望
遊客
至蜀
赤水道中
遇麻衣術者有作
送鄭立之院長
客興
丁亥年作
南中
畢節雨夜二首

與袁淳夫院長話舊
鎮雄平班師一首
奏捷
十一月十三日發白厓
秋日寄故園親友
量移高淳令詠懷
野寺訓友人
郊居落成有作
郊望
郡齋新城二首

壽州贈陳判官
聞方思道至京喜而賦四韻
靈雲篇
與王鳴瑞余懋昭遊中巖山限韻
對菊
寄王錦夫
海上夜懷
梁山
牡丹
江村

訪胡太常適川歸成四韻貽之
壬辰元日
奉次李少宰喜雪韻
新正和小泉宿長
玄明宮
省中梅花亭招林小泉飲酒
送李少宰夢弼
二月
東麓亭宴集
寄談生

和林小泉留別韻
送毛中丞致政
壽松江陶母有序
送馬都督永
送楊都督宏
欲候東園會客先簡徐公子
送周尚書
寄郭价夫學士
寄王庸之殿讀
送盛太守之嚴州

庭下栽松梧竹擲偶成四韻
送林曾夫出守瓊州
和遠夫秋懷韻
遊靈谷寺
靈谷寺和黃久菴韻
集飲東麓亭
東麓亭和同遊諸公四首
九日觀音巖和張甬川韻
九日和周貞菴韻
江上寄俞國昌郁希正二同年二首

壽劉紫巖次韻
秋懷
寄張子家正郎
答曹黃門李考功寄書
寄趙舉人習
寄蔡成之少司馬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八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鄒紀湯紹恩余承業校正

七言律體

蘇州別葛李遂

鸞彩飄䬃吾國彥秋風邂逅闔閭城阿誰勾漏丹砂就忽浸滄江白髮生吳女采菱潮月上蓬仙吹笛水龍驚蘭亭畫舫聊今夕獨鶴遊雲萬里情

發上新河

長夏江門水亂流客途風雨滯江洲吳儂盪槳且歸去越女浣沙仍暫留入浦片雲何意緒弄波雙鷺自沉浮東南靈運佳山水獨舸飄然羨此遊

客歎

長歎梅生投百粵何如鄒子困夷梁迷途重以風波惡蓬鬢兼之歲月長海內豪賢驚後輩人間節俗厭他鄉青衫繡紱飛壁滿鳳德能辭笑楚狂

江夜

碧樹蒼山赤石郊清秋獨夜[illegible]煙消天寒城闕交森爽江穩龍宮逈寂寥却倚星辰瞻北極忽緣朋舊夢中朝孤臣徒切青冥歎欲泛靈槎水國遥

中嶽遊仙詞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環緱氏城丹巖靈關錦苔生虎文金檢[illegible][illegible]帝女麻姑馭鶴輕江島氣吞還種玉洞天[illegible]黒好吹笙會攀閬苑三花樹擬駕雲霄五色軿

寄贈張希賢

張子辭官拋繡紱山居却愛芰荷裳釣竿未掛扶桑樹藥餌先傳海上方切火三千歸頃刻洞天七十待翺翔嗟予奔走成霜鬢早晚靈砂好寄將

寒食日江閣諸僚宴集

一百五日偏風雨客館蕭蕭泥殺人杏花榆莢半浮水紫燕斑鳩虛媚春江上樓臺忽漫興天涯賓友自相親清尊錦瑟非難事爛醉狂歌任爾眞

贈彭公子昫省親

彭家公子東瀧秀比似蓬萊玉樹枝時省遠衙
神女峽旅遊因吊屈平祠孝廉門閥伊誰並栖
遁風流與世師久我平生慕南阮相從[illegible]
林期

行經巴渡邀宋與美飲酒

山城吹角曉開關客子遲凌風霧寒歲暮悠悠
憐獨往天涯杳杳更相看音書阻絶梁臺迥行
李蕭條蜀道難歧路逢君強尊酒百年懷抱且
須寬

過白渠訪王堯卿聞遊江南不遇

飛龍闕下黃門士辭却蒼生向草萊浮世幾年
憂路迫青山終日對花開三洲黃鵠難相並八
月仙槎浪自回雲谷漫漫閑風雨綠莎侵上子
雲臺

五月

五月涪江信水生要迷風雨下夔城舟經巴子
峽東夜心折清猿啼裏聲逐客漫牽幽岸並孤
臣空濯舊時纓沉湘何處三閭國欲擬招魂吊
屈平

登蓬州一覽樓有作

潦國樓臺繚綠春物華天氣迥宜人浦柳映雲
清難並岸柳和烟翠自匀亂定田園還足稼歲
成風土更相親長江不見乘槎使極目中原獨
愴神

登瞿塘城望杜工部故蹟

杜子東歸滯三峽秋風茅屋瀼西東卧龍躍馬
幾迴夢赤甲白鹽相對雄驥足如存看歷塊鳳
翎崛起恥因風長歌激烈悲生事吾道[illegible]異
代同

秋日閑居

宦思兢兢悶可憎秋閑方爾興相仍紫蘭黄菊
堪為友翠蓋金鹽屢被徵何許歸心滄海遠舊
來幽夢暮雲層高牙大纛胡為者疏傳先幾愧
服膺

江夜有懷遠夫

雲迷鄉國悵高尚秋滿江沱歎遠遊杳杳孤舟
去安驂[illegible]園明月照還留幾回獻納蓬萊闕一
瞰淹淪滄水洲獨有鴟夷同意向何時醉裏看
吳鈎

昭烈廟

漢家王氣衰微久帝胄經營更不疑[illegible]歸蔡竊西南天險揔支離臥龍那擬三分國流馬空憐兩出師千載君臣遺廟貌風雲想像見當時

浪跡

拾遺無補濫朝紳濩落能辭放逐頻日向高雲驚已翼恥從窮髮問迷津天南不見蒼梧帝海上誰逢落帽人浪跡乾坤真戲劇杖藜空憶故山春

函谷草堂贈許廷綸

函谷逸人草堂靜高峯入戶背城陴杖藜踈豁青天逈開卷從容白日遲自有圖書三十乘寧論道德五千辭西周禮樂風流在儒術分明屬我師

巴中

漢南雪片陽和淺巴上猿啼洞壑幽九邑催耕春自急孤鴻過浦友先求煙開古峽中天翠雲霽清江帶日流攬轡從容聊寄興虛疑心跡似滄洲

寄廷梧舍弟

千迴山盡見平沙梁苑蓬池望已賒遠信飛殘鴻鴈影相思開遍棣棠花鄉心迢遞春何限宦路奔忙日易斜別久惠連應念我錦江何日下仙槎

別呂仲木

病居不就金華館種藥常從白石仙遁野每勞天子詔注書何惜世人傳千迴苦道存吾拙三歎高風讓汝賢回首臥龍今又遠巴雲涇水夢相連

寄薛君采

投荒去汝天南北岐路微茫歲序侵涯上梅花常早發海壖雪片最能深蓬萊宮闕迷高步翰苑鵷鸞念好音聞與崔何日來往可無相憶白頭吟 崔子鍾何仲默

洛中

中天氣鬱周南國西望龍蟠古甸層洛水微茫隋大業嵩山隱見漢諸陵荒原杜宇春啼血廢陌銅駝夜有靈誰弔遺蹤雲霧裏暮笳哀咽不堪聽

穩棐壽歐封君詩成四韻再壽

江上行吟寒杜若高人老去有儀刑千週甲子
無何限九還丹砂氣已靈往裏常攀綠玉杖人
間誰識少微星會須結佳三山去坐見松根長
茯苓

富村驛和曾世亨見懷之作

山閣梅花歲事殘擔帷還歷萬峯寒詩篇到處
勞相念尊酒春來只自寬劒嶺雲深常蔽日潼
江雪霽早生瀾孤臣類有飄蓬歎直道何辭行
路難

望康子滸西草堂

太白山人草作廬卧龍栖鳳此幽居久從玄晏
先生社懶上長安　天子書到處靈巖吹玉笛
有時芳滸駐巾車匆匆客路遥瞻望碧水青霞
最起予

寄楊正夫

籍籍中朝少司馬逢時自擬致元功比來靖難
齊邊遊常日題詩似國風從得過臨丹闕上台
垣近在斗杓東舊遊徒切瞻依念杳靄重霄未
可同

約遊華嶽節從道長希賢夫

芙掌峥嵘紛紫翠蓮花十丈似蓬萊遊龍飛
滄溟水翔鳳翻迴日月臺帝側神仙分舊老江
南詞賦子山才百靈捜盡風雷息懷抱逢春亦
好開

許鎮開封華玉兼呈邊廷實何仲默二首

兵戈滿地仍災青太守賢勞倍往年四十三城
懸皎日百千萬姓沐薰絃文詞不數謝康樂長
厚還過黃潁川　天子憂民今側席鳳凰飛下
紫泥篇

二

邊何王顧梁園夜去歲與三子會于大梁醉裏
悲歌世莫知天地飄零吾獨遠風塵澒洞各相
思洪波切望雙魚錦遠道虛攀五色芝宫閣梅
花關殘臘悽悽歲暮一題詩

四十述志

野人彩彩着朝衣出入承明奉紫微竊祿尋常
無寸補行年四十覺前非夢迷芳芷洲邊路身
侍蒼龍闕下扉携手妻孥老耕稼鹿門久矣莫
知幾

寄王壽夫昆弟

獨客逢春春寂寞空今梅柳媚高天殷憂
虞卿箸多難愁吟梁父篇敞日氛祲昏
心戎馬滿三川却憐鄠杜多幽事欲擎
夢筵

擬閒

梨白柳青春不遲梁臺汲野阻幽期太從仙關
牽黃紱空向天涯憂紫芝問訊兩河仍虎豹傷
心南國滿旌旗可憐素髮悲生事準擬青是
天師

張仲齊李遜卿約夜集以事不赴

東方月上啼烏罷官閣雲開雙檜陰巳辦尊
留客醉更揮綠綺坐宵深李膺夙負澄清志張
仲誰如孝友心款段出門愁路黑踈燈獨坐一
長吟

入關

百二山川遥攬轡擬開氷雪見陽和清宵
邊烽滅十雨三風農澤多西嶽關防原自限中
原豺虎漫相過神州戮力誰遺恨江表
凱歌

聞鶯

河北山東傳盜機千城百邑衹黃巾青驄黃遊
潢池路白日愁飛虎兕塵宣府遊兵曾破虜遼
陽神將已摧輪蒯戈鐵馬遲勝汝懸望清平報
紫宸

訊康德涵狀元

美人雲臥鄠山中宗相閉吾道鳳翔
千仞上高名雷動四溟間眞省禹穴藏新論何
啻麻衣悟大還早晚鸞凰期會面直從塵世詫
仙寰

雨中渡渭

山行二月雨不絕龍窟生雲更起雷華掌終南
爭洗刷渭忽奔廻花寒早發紫裂苦廻
濕群飛鴈聲哀平野無端沓冒嶮斜風落日偶
帆開

旅興

旅遊日日滞歸槎歲杪鴻飛苦憶家采采雨荒
令菊離離秋冷邵平瓜幽眠夢起烏皮几遠
道愁吟白鼻騧回首乾坤眞浪跡風塵荏苒一
長嗟

褒谷

雞頭關入褒斜口萬壑千峯鳥道開壁底長江盤地出雲中懸棧貼天迴金牛曾墮秦人術流馬空憐蜀相才漢上山川真設險巴西寇盜莫東來

朝回

雲龍梟梟丹華陛鳴珮朝回日每遲蘭海浴鳧聆木暖玉垣煙柳美春滋中原未破黃巾畢北斗虛懸大將旗賈誼上書能悟主乾坤想像不同時

有懷獻古

帝陌朝回常並騎梁園羈旅重相思春來好句能傳我河上清尊可對誰龍臥豈妨潛德久鳳靈那計覽輝遲王侯華袞須史事學士文章莫浪悲

寄何粹夫

蓬影邅迴灞曲秋文星縹緲鳳池頭比年書信勞相慰此日風塵惜獨遊學士宮開吟綠水道人心遠夢滄洲何時五嶽同攜手石耳龍芝遂所求

古意寄[illegible]

[illegible]女驚春背閣吟落花飄絮悄沉沉青鸞書斷蓬州會紫鳳簫聲嶰谷音月裏十迴言不盡笛中一曲意尤深可憐窈窕容華日不見金輿從獵心

曲江懷古

開元天子昇平日千萬離宮江上開公主王孫隨帝座霓旌翠蓋繞蓬萊雲移渭水飛龍席春溢南山勸壽盃一代繁華稱勝事漁陽兵馬未曾來

答閔正甫

長安西街委巷裏玉樹常攀君子鄰古道橫琴時對酒大家明月幾留賓拾遺努力金門奏奉引從容華蓋春戎馬中原猶轉戰秦山隴水剩沾巾

送楊介卿兵備三關

大漠黃河環九曲漢家天險備三關鄴侯經國艱難日葛亮平戎指顧間霜靜雁門節鉞重風清沙磧鼓鼙閑折衝尊俎文儒事不羨嫖姚畫閣顏

[illegible]

樓閣臨江天晶晶美人卜築迥開顏琛梅[illegible]
從戎僻浴鷺眠鳧相對閒春近蓬萊疑咫尺夜
涼銀漢接潺湲裴公綠野真堪並謝傅蒼生未
許還

贈方思道員外

故交零落傷心日末路相逢末乏賢達者升堂
吾豈敢斯文超代爾應先青蓮道士狂遺世白
石山人夢向天東海東頭烟霧闊不妨同作釣
鰲仙

登州海望

少海南廻千嶂開青丘東去十洲環未妨日馭
低天柱直恐鰲峯礙帝關孤查無客更犯斗十三
島有仙常駐顏久矣滄溟結遥夢兹遊真共水
雲閒

遊客

海國秋風彫紫芝天涯遊客不勝悲玄州方丈
幾人去水碧金膏漫爾期塵世無媒生白髮青
山終日長華芝百年強半須史事藜杖巾輿恐
要知

至蜀

[illegible]條虹旌白鼻騧遥承　天詔撫川巴[illegible]
士成三捷北極　朝廷正一家共仰　帝圖明
日月好宣　光德徧荒遐因聲為報蠻夷長寰
宇清平未有涯

赤水道中

十里旌旗覆地陰西州督護驟駸駸哀猿啼徹
南中路異草蠻花創見心益部尚傳葛相舊江
東曾倚謝安深神州戮力豪英事感激聊為出
塞吟

遇麻衣術者有作

行藏切莫問麻衣問著麻衣道却違日月自來
還自去江山疑是復疑非宣尼何嘗同堯帝列
禦終然羨采薇不信章華臺上望春來惟有鷓
鴣飛

送鄭立之院長

羽扇綸巾赤虎旗指揮戎馬靖南夷全功未獻
神京捷雄略已侔王者師　詔旨催還動星斗
劍光留在走蛟螭龍驤老帥益州相麟閣勲名
共一時

客興

淩野先生學究玄世看觀透卑超然虛傳上界
多官府未信人間有洞仙老去文章只論語閒
中花木且平泉何時謝却功名會飜取無人識
少連

丁亥年作

帝將一豎比鵾鵬不擬人間有斑貂敢謂文章
華帝衮聊隨蝸廨翥丹霄西州羽纛新開府滄
海青衫舊聽潮五十四年勤苦客虛名飜得鬢
蕭蕭

南中

豹變龍圖亦漫誇苦將弧矢到天涯萋萋怨入
王孫草艷艷愁含玉女花朔鴈不傳書過峽嶺
猿偏攪夢還家南中兩月風霾路總爲遊人染
鬢華

畢節雨夜二首

鹿門遺客今誰及道社詩人世豈雙比似長途
驅羸馬何如片舸釣清江風號山狖愁淪劇雨
戰垣蕉夜未降多少羈愁無附在一時遂勸入
秋窗

二

風雨蠻城氣候偏素懷秋盡轉悽然八州忽遇
凌雲遊三項金荒種玉田天上龍鸞羞豢養人
間蓬島隔三千蹤燈自照蕭蕭夜讀盡南華内
外篇

與袁淳夫院長話舊

不見袁宏二十秋鳳飛龍躍滿神州每傷江海
空前夢誰擬風塵共此遊玉勑遠承綏四裔虎
牙分建走諸侯賢豪志業青雲上請卧元龍百
尺樓

鎮雄平班師一首

狂猓妖氛動　帝畿九重分遣決兵機門前旌
旆排金虎帳下偏裨走鐵衣雲騎遶山俘虜下
樓船橫浦凱歌歸行人欲識汾陽老劒氣冲星
徹紫微

奏捷

蠢爾狂夷浄掃除捷音遥獻玉京書金城圖上
中能信銅柱標來外本疎九姓長官恒入貢五
溪苗落揔安居舞干竊有虞皇祝諭蜀休煩漢
使車

十一月十三日發白崖

飛清沙塞欺我未璽方歲暮還思歸蒼山寘宜
落日盡古渡淝淝行人稀可憐生事尚羈旅何
日宦情眞息機滄洲鷗鷺同蕭散魏闕勳華絶
是非

秋日書故園親友

淩野秋成作社頻天涯遊客逈傷神西郊亭館
誰專席東塢烟霞他自親遠道素書難借鴈浮
生尊酒要呼隣陳留耆舊推名歓阮老還堪第
一人

量移高淳今詠懷

斥逐那能便陸沉量移還傍五湖陰玉梅翠篠
園官閑麗日澄江清客心自判陶公偏嗜酒不
妨安子靜鳴琴時危莫羨丹華詔歲暮聊爲白
石吟

野中訓友人

逈野烟華晩細微垂楊春拂釣魚磯梁王臺沼
伊誰見河上田園今我歸文鵠黃鸝飛悄悄浮
雲斜日弄輝輝時危幸及漁樵社青瑣先朝已
拂衣

郊居落成有作

河上丈人卜築新擬從幽僻逈藏身沙
開三逕雲裏飛軒納四鄰炎日清涼疑
林飄洒即仙眞無論盆沼生成細
有神

郊望

淩郊秋晩餞雲霧淝淝乾坤獨上臺山壓蒼顏
偏北斷河連天漢復東來逢花白雪能干首蒼
客膺尊更百廻莫向遂池重問訊魚龍寂寞易
生哀

郡齋新成　二首

官閑欲學草玄徒築就新堂蔭白楡朝日雲霞
飛畫棟清秋星月映雕鏞風塵虛抱龍華劒㳂
倒眞貪濁酒壺碧水心情軒澈跡須知謫吏是
潛夫

二

堂齋新構即吾廬戶木陰森類索居出戶眉山
開鳥近開尊留客對春虛思鄉王粲能爲賦去
國虞卿且著書判郡幸沾微祿在蓟依盛欲免
歌魚

壽州贈陳判官

昔年侍從聯青瑣今日相逢醉楚臺直道終
還失路清時於予獨憐才淮南鸞鶴尋常見天
上風雲早晚迴莫向江湖歎摇落小山叢桂即
蓬萊

聞方思道至京喜而賦四韻

毛嶋仙人曳綵舟荆門郢渚記同遊今回相見
蓬萊闕復事豈忘鸚鵡洲老大救世已衰鳳豪
客行天仍紫騮接席料應承聖語揮觴準擬對
清秋

靈臺篇

聖主乞靈郊社徧同雲朔雪應昭回初飛梅萼
迎仙仗漸洒瑶霙積鳳臺歲稔先呈六出瑞人
和宜獻萬年盃忻逢堯德孚天日却愧梁園
作賦才

與王鳴瑞余懋昭遊中巖山限韻

靈峯插天擬咫尺我來攀躋成開襟啼烏飛鷺
自夕集蒼枏古檜生秋森塵心欲淨上方磬客
愁不散清江砧奔走宦途真醉夢偷閒一日千
黄金

對菊

今年閏冬節令晚九月菊花仍未繁細草荒藤
有何好候蟲山鵲漫相喧登臺不盡陶潛興携
客徒傾文舉尊暮靄斷鴻秋色遠道人吟罷獨
閒軒

寄王鍊師

海沱摇落木[illegible][illegible]悵望天人紫綺裘白日星辰
迷七部層霄雷雨洒玄丘三千錦帔真娥會十
二鸞笙帝子游誰念葛洪丹竈冷萬峯雲裏獨
悲秋

海上夜懷

月出潮平滄海陰秋風赤岸生蕭森避時自作
龍蛇蟄高臥不嫌雲霧深蓬萊賓友終難事商
嶺蕨薇仍素心及此清平好歸去短褐長鑱兒
抱琴

梁山

梁山黑水華陽國雲棧金牛只一門九折坂回
誰氏馭三聲猿斷北來魂可堪作客音書絶賴
有逢花酒盞繁忽劇川南豺虎亂夜來歸夢遶
中原

牡丹

江苑春回爛熳花牡丹晴艷鬪明霞大咨國色
果殊謝魏紫姚黃眞大家嬌羽日邊來瑞鳳步
虛雲外簇仙娃醉翁會有凌風興携汝蓬洲赤
水涯

江村

日暖江村漾白沙長干風景勝年華野桃齊發
迎春早社燕初回度水斜澤國帆檣依市井蘋
洲茅屋擬仙家煙波忽漫中原望渺渺歸心未
有涯

訪胡太常適盱歸成四韻貽之

隔街日午來相訪散漫君猶盱竹房地僻眞能
宜晏子心閒何曾到羲皇誰堪日日惱公事怪
底卿卿學太常借問遊仙蹤笙鶴幾回清夢過
扶桑

壬辰元日

今年元日陽回早門邊柳條青不稀淑氣拂蓮
熏酒盞晴光浮日上朝衣自憐白髮隨春[illegible]無
那滄洲前計非老得官閒[illegible]擬將歌頌祭
恩輝

奉次李少卿[illegible]

江南十日雪濛濛委地飄空四遠同塵世忽驚
還太素瑤華誰遣出雕櫳無論雨次爲霖大且
喜人和與政通試問越裳來白雉何如雲漢頌
時豐

新正和林小泉寅長

春來無日不芳辰尊酒留連動涉旬海內弟兄
非偶共天涯節俗且相親即看燕子來尋壘已
覺梅花似故人老去心情在林壑那禁突兀變
垂綸

玄明宮

奄氏亡來請作碑滔天權去即成衰烏棲有樹
還朝暮馬飲無封弔阿誰閣上風雲收護敕門
前星斗罷懸旗黃冠小道迎人拜問着當年總
不知

省中梅花亭招林小泉飲酒

雲日含晴春靄靄省中風物迥生輝照簷梅萼
已盡放坐樹山禽還獨飛賓僚素抱自相契尊
酒清談常不違平世閒心今並得滄洲吾道未
全非

送李少宰夢弼

文章翰苑馳名久少宰勛業衆所尊鳴鳥協虞
賡有象大風歌漢只空言鑾書昔草明光殿鵷
從曾趨金馬門　聖代即今重遴舊到時天上
被殊恩

二月

二月江南春正妍況逢融日散江烟一雙燕子
來何暮無數桃花開欲燃世上浮名拋未得天
涯遊旅恨相牽青尊錦瑟尋常醉誰道先生玄
更玄

東麓亭宴集

城外春風滿放顛城裏尋春還可憐對山設席
翠不遠臨水調箏清且妍柳絲裊煙長到地桃
萼綴霞紅照天人生幾何頭已白莫惜芳尊大
費錢

寄談生

遠憶談生雲海居風流文藻盍懷予瑤篇負附
仙人調熊夢難逢渭水叟老去安便恒攝性病
來將息罷觀書蓉竿千丈無窮事閑在扶桑恨
有餘

和林小泉留別韻

向來淹跡舊京春低　詔令還拜　玉宸俱見
畀雲生魏闕豈無霖雨慰蒸人上卿門閥流風
遠大雅謨猷入獻頻多少豪英需世用幾逢
明主愛才辰

送毛中丞致政

拂衣歸去渺靄蓬海上千峯獨掩門老日未防
還結社閑心誰復夢乘軒豁泥要作從稱拙白
壁明珠自不言華髮同年幾知已臨岐無那重
傾尊

壽松江陶母有序

東谷陶君孝廉風節母氏賢善壽考維祺
朴鐘應候厥發降精慶席弘開賓從爰集
廷相於陶君雅有素交義宜申賀金光遙
藥媲之仙苑之供地久天長聊效南山之
祝詞涉俚蕪意則篤至矣乎

江勢盤旋抱海斜翠城丹苑屬仙家蟠桃解結
千年實瑤樹常開五色花南岳夫人來駐鶴渚
宮織女候乘槎懸知洲上長生宴不斷吹笙獻
玉華

送馬都督求

薊門分閫花當靖時論同歸大將兵垂翼南雲今養晦建牙何日更專征嫖姚轉戰彼奴水都護營田疏勒城此去邊隅方遂虜丈夫莫惜請長纓

送楊都督宏

猿臂將軍未拜侯千金不惜買吳鉤廟堂屢獻防胡策淮海長傳漕運籌閒散身惟袍笏在太平時正鼓鼙休西州都護勳名久乞入關門髮已秋

欲假東園會客先簡徐公子

百合花開桂葉新東園風景最宜人山當晴牖涓涓翠水抱層樓影影春世事倘來何足問酒盃無恙且須親魏家公子神仙韻日日來遊應不嗔

送周尚書

昔賢匡世稱神授君抱高才獨不矜惠政春回陰谷暖貞心秋寫玉壺冰平生謀國輕謫相閒日題詩似杜陵弼教留都人望重會承 明主錫恩仍

寄郭价夫學士

玉堂清切紫宸朝獻納從容髩雪銷 君相明良新賓曆神仙行隊舊丹霄時平重有金錢會海晏何煩銅柱標苞鳳文章今瑞世莫從芸閣羨漁樵

寄王佩之殿讀

梁園才子代中稀獨闢勛華奉紫微勸講曉趨白虎闥候朝宵侍綵鸞幃修辭不直傳青史論道猶能補化機江外相思渺烟水秋來空羨塞鴻飛

送盛太守之嚴州

爲郡尊重二千石五馬龍飛亦勝遊才士今從吳下去高勳應向越中收行春花滿青山郭問俗風生白芷洲早晚政成家上賞維藩何謝古諸侯

庭下栽松桐竹柳偶成四韻

司馬宅邊春欲透青青竹樹一時栽即看美陰籠書卷更把濃陰照酒盃直節幸依君子友後凋端荷歲寒才分明城市山林色懷抱從今得好開

送林質夫出守瓊州

五馬遥遥向越中使君新綰虎符雄千將上射
星依動綵耳東來注渥空好播堯仁同皎日早
令蠻海沐甘風漢庭不久徵循吏黃霸先收出
牧功

和遵夫秋懷韻

野雲蒼蒼護吾高逸老閉門吟楚騷秋來濁壺
與誰醉河上釣竿還獨操馮唐持節功名晚葛
亮平蠻心計勞爭似著書彌歲月斯文千古得
人豪

遊靈谷寺

青山翠壑朋遊遠官府神仙此一時幽勝久懷
靈谷寺菩提今仰誌公師門前古樹雲常宿石
底香泉龍自知入座頓令心地淨不須仍與海
鷗期

靈谷寺和黃久菴韻

縈紆松逕千迴轉乘輿看山不覺遥繞上香臺
臨碧巘早聞風磬落丹霄龍芝石耳輕菲鳴
枯冷泉即舜韶待得遠公同說偈祇林禪閣更
蕭蕭

集飲東麓亭

東麓古亭朝日開水氣山色映昭回　帝家宮
闕千年麗仙苑風雲百道來何處更尋飛鳳島
幾人曾上會真臺承恩高宴臨幽勝爛醉能辭
濁酒盃

東麓亭和同遊諸公四首

千山萬山雲嵯峨雲裏看山紫翠多此處樓臺
足乘輿舊時風雨無空過三洲靈符曾難託五
嶽神芝夢不磨擾擾浮生幾閒放懷天地一
長歌

右和劉紫巖大參

紺殿瑤林寶氣重七真來往紫[illegible][illegible]曾不說

人間事風馭常迷海上蹤勝地只留滄水鶴靈
飈時送碧山鐘倉忙一覽催歸去大道何年問
赤松

右和嚴介溪大宗伯

冠袍日日惱塵事玄境來遊豈厭深翠篠高松
陰肅肅迴廊交閣晝沉沉江中白霧龍先蟄石
上蒼苔鶴獨尋風物郡殊竹林宴洞簫雲笛助
行吟

右和黃久菴少宗伯

玉臺曠覽佳山水石壁陰森繪紫京七寶宮中
靈鶴下五芝壇上瑞雲黃同瞻北闕美人遠欲
泛東瀛仙路長白日韶年劇流轉可令塵思攪

飛觴

右和黃鍔溪少司馬

九日觀音巖和張甬川韻

客裏登高逢勝地倚雲層閣更臨湍大江覿面抱城關白日入座輝林巒逸鶴群飛劇心性連鴈翻回進羽翰玉壺傾倒夕陽盡醉揷茱萸興未闌

九日和周貞菴韻

今年陰雨妬秋晴九日黃花開未成夾逕巳孤揮筇約出門聊作看山行雲霞冉冉迷鍾阜草樹斑斑點石城清賞但令山簡醉不勞摩外學無生

江上寄俞國昌郁希正二同年二首

芳洲晴嶼曉濛濛水國風烟處處同鷗鷺早來協暖律辛夷齊發競春工漫思瑤草逢仙易空對青尊說劒雄無問江湖與臺閣故人華髮揔成翁

又

客思憐春春不違放晴江日轉暉暉苑深楊柳鶯能早渚暖蒹蒲鴈未稀抱甕丈人甘守拙焚魚學士最知幾誰堪白首軒華戀誤却綸竿沙水機

壽劉紫巖次韻

昔任講筵前席今來白下對江春賈生議論常憂國韓子文章迥絕塵漫向蓬丘思馭鶴好從黃閣待持鈞彌綸調燮公能事早晚爲霖濟兆人

秋懷

千山秋盡氣蕭森搖落偏驚久客心可耐臨風弄長笛誰堪卧月聽清砧江湖水闊鴈仍在霜雪天寒龍不吟空賦歸歟歸未得故園松菊笑知音

寄張子家正郎

兩京迢遞阻烟波春月郷禁夢想多吾道得朋常自惜君才經世更誰過漫愁滄海無舟楫倘遂青山足嘯歌河渚蓬池舊漁釣掛冠早晚入雲蘿

答曹黃門李考功寄書

鴻書題錦過勾吳却憶故人雙玉壺曹植文章眞八斗李膺風節重三都今來並逐行天驥當日曾憐照乘珠老我塵埃厭奔走五湖乞去就

鹽

寄趙舉人習

前年相見深相慰別去飄蓬復渺然懸榻可恭
風雨夜過江常憶孝廉船漢家博士先三傳揚
氏[illegible]太玄[illegible]雲霄排羽翮祥鸞逸鶴看
[illegible]鶴

寄蔡成之少司馬

灘上逸人惜暗投坐臨沙水即滄洲龍圖黃閣
爾能事漁父山樵今好仇雲裏鴈書常不至江
千蘭舸久相留誰堪春到花期隔揮酒行棋

昔遊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九目録

五言絶句體八十六首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九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郝紳湯紹恩余齊校正

五言絶句體

上陵雜歌四首

層嶂迴廻合遊雲晴吐吞小臣凝望久不見泰陵原　右望泰陵

柿晚紅含火梨秋脆帶霜龍川陵樹裏猶有舊臣嘗　右泰陵果園

北望園陵地紛紛紫翠開不知雲霧裏龍去幾時回　右回龍觀

愛山入山住心比白雲淨三日應官忙山僧失眞性　右端光寺

絶句四首

拜相一言多封侯百戰少時命不我由智慧豈足道　二

侯嬴大梁豪白首仍抱關平生酬知劍曾未借人看　三

怒鵶自生怪聞鵲浪生

喜由來忌諱人不是通

方士

四

六籍述人事仲尼先爲邪後生競文藻擬議遠

可降

柳枝詞

休種江頭柳長條空自妍春來郎別妾不繫木

蘭船

初見白髮

日日風塵色勞勞簿領身不知清鏡裏已作二

毛人

曉望

海色茫無際蓬壺鬱不分縣城臨島溆座裏日

生雲

望清口

岸圻地疑斷水窮天若圍飛風帆出浦快意楚

人歸

漢上歌十二首

楚山十日雨高漲落江湖捲霧遊龍上粘天白

鷗呼

二

野人執罟柄獨立江上渠不是非熊叟臨淵志

得魚

三

白日隱鯨浪奔湍入海區鮫人織翠縠素女弄

明珠

四

漢水經秦塞飛流落九天騰波如虎眼愁殺上

江船

五

白苧織來好采蓮羞殺儂今時漢川女猶有召

南風

六

悽斷羊公石多年卧草萊今人不墮淚古字日

生苔

七

宜城出美醞載入習家池山公去已久醉殺襄

陽兒

八

黄鵠啄江草只與羣鳥同青天一湯翼萬里振

西風

九

一漲連旬瀉漁人尖舊居雖添湖面水走却移
中魚

十

翠翠漢江鳥毛羽鬪青鸞迎船即飛去不肯
人看

十一

白雪郢中曲秋風宋玉才我歌慚楚調空上楚
王臺

十二

鶴樓雲外聳大別對江開風雨無行客仙人駕
鶴廻

山雪二首

石逕凌絕巘遥空氣凄冽山下雨纖綿山頭盡
成雪

二

雪花不作水皚皚彌幽澤荒篠振瑶林孤棕翔
隱鶴

綿竹道中二首

水藤習黄樺岸篠森緑葼不見梅花樹香風暗
撲衣

二

晴春日蒙茸遠客自怊悵白雲乍散彩青山還
遮望

牡丹

迎風緑雲翻含春錦苞吐何處雙綵鸞飛來鬪
毛羽

石菖蒲

石上菖蒲草寸寸十二節仙人隔瀛水何由煉

金屑

葡萄

獨立山上桐高風日摧委不及纏綿枝年年結
成子

薔薇

小小薔薇樹秋來[illegible]盞[illegible]可當
流霞

宮怨二首

夜輦昭陽月春筵上苑花不成供奉日枉自[illegible]
琵琶

二

盤帶雙綰彩盡日不成結向夕捲珠簾倚闌拜秋月

雨秋

山城一夜雨客意已深秋況對臨湖寺寺松翠欲流

館中杏

在公誰更惜柯葉半成衰會結團圓子無緣到熟時

単飛鶴

遥空萬里志高舉復回翔恐有単飛侶相將共一行

小山

小山如旋螺青可見十里早來山下人亦望雲雷起

湖中林

中湖靄林囿遥聞鶏犬喧客舟迷處所疑是桃花源

詠山中雲二首

靄靄山出雲垂垂濕不起安得風飈會去作人

間雨

二

野屋在山坳叢篠作籬壁雲來就人烟薜蘿盡沾濕

江南曲十二首

家住横江口江潮日到門自撑蓮葉艇如鳥遠飛翻

二

采蘅金陵江往來石城道不問江南人安識江南草

三

南湖風日好窈窕湖上遊蓮舟未能采猶及可憐秋

四

江上楊柳花裊裊不肯住隨燕入簾櫳因風復飛去

五

蘋葉翻翠藂芙蓉颭香水怪底雙鴛鴦日日住塘裏

六

儂是江南兒慣作江南樂黃金裝笠簇白玉爲
捍撥

七

採菱不盈筐力微棹歸遲朝耕南風來暮碩風
北吹

八

何處是儂家白浦長千里茅宇不施簾年年燕
成子

九

處處芳花檻家家碧水臺霜中黃橘柚雨裏燕
楊梅

十

碧絢遠遊履層梁白疊巾番疑江外客猶是六
朝人

十一

鳥萃笙歌夕花嬌羅綺洲雲旓帝子下龍舸水
仙遊

十二

百舌黃鸝鶴朱樹碧欄東欲說盡江南春不盡江
南美

[illegible]歲年遠離鄉柯葉衰春風而未棄猶長存
生枝

芳樹

芳樹不自惜與藤相縈繫歲[illegible]枝繫見藤不
見樹

閩中雜詠六首

碧柳長捎溆芳蕪綠遠灣山花齊繡日不肯放
春閒

二

片舫遲雙槳嘔啞雜哩囉須聽吳櫂曲羞殺閩
中歌

三

天闊浮煙迥沙平落照低春江同在眼只覺異
巴西

四

且泊晴沙溆閑行散客心人空舟檣靜山[illegible]
江陰

五

二月江山麗三巴書寄信野棠聊寫目[illegible]

雲歸

六

春風幾時來幽岩已青峭野逕無人行孤花自相照

詠月

天淡淡春江流輝動仙閣不愁避犀蛟恐有驚秋鵲

杜宇

杜宇本常鳥人云古帝魂不知多少恨夜夜叫西窗

秋興四首

零雨天雨落秋來愁自深清霜數行鴈明月萬家砧

二

荷花青林下荷風醒晝眠蒼蠅避塵尾觸響案頭紋

三

片月上東方照我水西閣相對可憐影蕩漾不能掇

四

霜落汀沙白天寒苑木踈朔方纔鴈去何日得家書

溪夜

千峯水如注經春深更綠漁舟怕風浪夜夜曲溪宿

春意

獨抱千古意行歌春江湄佳人在遠道浩蕩難爲期

采菱曲

蘭舟來盡槳素腕玉雙回盪入南湖去菱波一

道開

春草謠

塘上草離離照妾春羅衣待君君不來滿庭螢火飛

長安道二首

蹀躞騮馬蹄的皪胡鷹毛奚奴纏繡臂知是五陵豪

二

胡姬貌如花春酒綠如水金鞭貴公子馳入新豐市

東門懷古二首

鬬鷄纓紫羅彈箏住流水不見盛時人重過繁華市

二

華園明積雪上客艷新詞何處梁王苑秋風蔓草迷

秦川雜興五首

古陵在高下啼鳥在高上陵中人不聞行客自惆悵

二

江水遶山下滄渚臨古道落日見幽人纍垂佩春草

三

客行不東書太半是俠氣寶劍值千金上有飛熊字

四

四山障平野一水遶青林茅屋殘陽裏脩然生隱心

五

墾園圍桑上葉娟娟桑下娘養蠶如救火不道使君忙

遊子吟

誰將遊子淚灑向蜀江源願江東北流直到儂家門

江雨

觸舸江門夜衝風湧岸波約量秋雨點不及旅愁多

靈谷寺雜詠四首

泉涸杯難流且自手傳卮爲問八功水郴不過天池

右流盃渠

琵琶懸四絃流音錯揮指如何琵琶階聲在虛無裏

右琵琶階

寶塔凌飛雲塔礎壁直立惕惕不敢上安得昇天翼

右誌公塔

老禪巢木巔只是外枘定吳生筆雖神無處畫佛性

右吳偉畫壁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目録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

浚州王廷相著

門人鄢紳湯紹恩余承業校正

七言絶句體

皇上平南凱還歌十首

九江流血海霞紅十二坤維震蕩中赤子望天遥頓首太平還與萬方同

二

詔下團營大點兵我皇親作冠軍行九河壓地樓船去八月横天劒戟明

三

蠡蠡爾檄書千鳳闕赫然神武出龍驤入間忽蕩妖氛净天上重開日月光

四

眼見南京不敢攀寧王戰艦復西還豫章翻作鯨鯢窟安慶眞如鐵鎖關

五

犯順天亡勢莫支倒湖風雨助王師巨靈呵電馮夷怒擊碎妖人豫蠡旗

六

劒芒休倚白雲天願從君王德控弦誰道儒臣非衛霍湯平江漢且熙然

七

鄱陽雲霧擁從龍　天子功高五岳峯早獻俘囚開九廟便休戈戟慰三農

八

威武新軍　帝自開掃清江漢劇奔雷樓船奏凱王猷大不數横汾歌吹廻

九

從來兵甲隠危機不比平原寨打圍誰忍　至尊勞汗馬願回三殿坐垂衣

十

漢家王子推封東今日儒生曲突談尾大乘時能作畧休將兵衛假淮南

寄何粹夫

河渚迢迢鴈去遲君今何處遂幽期梅花吹遍瑶笙冷露靄天壇月落時

和彭憲長景俊東家三首

東家丈人白象簡送與西家還可淋海國玻璃雲霧濕繡袍相映好朝天

二

牢落誰言賦分高補天猶自愧時髦金魚象笏

三公貴敢謂王祥得佩刀

三

天仗肖嚴鳳掖披省郎端簡入龍墀亦逢面說

親題字記得　先皇侍從時

宮詞五首

太液風榿岸柳勻波香烟暖不生塵劇情最是

鴛鴦鳥池上年年獨占春

二

羅縠飄香滿翠闈乍暄時節亂穿衣指環贏得

金合匝繞向西宮鬬草歸

三

二月昭陽春已和牡丹亭館幾經過長門亦有

閒花樹玉輦不來庭草多

四

花撲珠簾玉殿春翠娥分隊唱歌新如今侍籠

多嬌貴領得霓裳不著身

五

芙蓉雙衩曳秋裙十二峯頭片片雲不道昭陽

新承入寵下簾猶幸月中聞

和賞牡丹五首

洛山牡丹設欄紅青春開出錦芙蓉稽車寶馬

休嫌貴雨打風欺惱殺儂

二

楊家姊妹石榴裙步入披香朶朶雲名花折得

私相比艷藥嬌娥兩不分

三

美酒休嗔斗十千國色天香殊可憐俗士但知

留一醉道人還有會真篇

四

舞罷仙娥紫帳垂三三兩兩下瑤池情多休化

行雲去誤却襄王更誤誰

五

紫府仙人第一日宴瑤華十丈錦歲歲蕭條豈似

梅花樹偏怕風前玉篴吹

烏棲曲四首

博山香爐七寶烟雲母屏風九曲環秋生枕簟

凉如洗惱殺啼烏不得眠

二

東家女兒賽花樹生來不識門前路嫁作西陵蕩子妻夜夜夢魂江山去

三

垂柳風清絲宛宛碧梧霜冷子離離向誰轆轤汲金井驚起雙烏月裏飛

四

門前池水碧波澄照見牽牛織女星東方月出看不見獨夜空閨與惱生

行邊六首

榆林上郡跨雄圖況是君王拜郅都夜發金符催出塞朝聞厮帳獻擒胡

二

長城要遮九千里大漠橫行十萬師昨日龍城報烽火單于塞下送降旗

三

長風吹雪暗胡天凍合胡兒飲馬泉漢帝如今新好武左賢管部莫臨邊

四

定邊城北沙似海防胡空調築城師三更虜騎啣枚入詰旦遥穿華馬池

五

絳幘緋袍雲滿衣紫騮嘶鞚疾如飛三年榆塞無烽火學會唐王大打圍

六

賀蘭山繞黃河峯帝鎖中原豈易開殺氣倒纏靈武塞陰風生坼夏王臺

潼關

天設潼關金陡城中條華嶽拱西京何時帝劈蒼龍峽放與黃河一線行

永寧舟行

山路崎嶇西復東輕舠聊藉布帆風行人莫話擔心事沙磧滄波處處同

夜聞子規

子規小鳥自呼名啼罷江樓巳四更枕上夢回猶是客誰能不起故園情

過驪山

玉女霓裳鬭彩虹君王仙去鳳樓空秖今惟有垂楊樹留得寒蟬咽故宮

白洑驛雨

白洑驛前水流东澤口灘頭雲拂磯鷺鷥慣飛

過江去不知陰雨濕毛衣

蕪城歌二首

煬帝看花太放顛錦帆龍舸萬千千情多化作相思鳥夜夜蕪城聞杜鵑

二

莫向隋宮問六朝瑤姬玉蓋已烟消秖今惟有湖邊柳猶對春風學舞腰

布穀

無邊春草滿溪生溪上布穀相對鳴愁殺雲來不作雨忙忙何用苦催耕

海上雜歌八首

崑崙木落大荒東滙作天池四海通漂浮九地虛空裏掟蕩三辰宛轉中

二

白浪奔濤秋滾滾魚龍百萬蹵天開亭亭日午潮方至誰道陽精激水廻

三

洋中洲島依然在人代沉銷竟不還石甬虛傳秦帝路勾城誤指越王山

四

東海東頭雲霧開島分高闕是蓬萊盧君度世傳靈藥王母朝天獻玉梅

五

潮打天門月黑時長風破浪海神隨祈攀羽馭捎三島擬曳鰲帆出九夷

六

海晏成周王氣開秖今誰是聖臣才蠙珠遠自天南獻白雉遥從日下來

七

扶桑島上蜃霞生幻出龍圖畵畵城玉女浣波睎麗錦水仙行日鬪珠緌

八

攀雲探霧萬重重踏遍蓬萊七十峯曾向玉宸爲傲吏行天那怕引雙龍

出城

海邊桃樹花巳滿城東煬柳葉復齊青春三月一開眼郁不羨汝幽人谿

白狗

清霜木許摧堅節明月眞堪照素心耐可陶公寂寞後野欄寒日草花深

紅菊

無言紅菊淨鮮鮮開遍霜臺裊裊烟不與東家
可憐婦逢時塗抹鬬春妍

寄王虞之

日暮紅透海東雲金闕蓬壺望莫分不上青天
排羽翼飛龍誰識玉宸君

送盧師邵侍御還京五首

紫府仙人御史郎家冠白筆帶秋霜已將巴蜀
澄清遍却踏飛雲入建章

二

劍門巫峽遠天開　帝命遥分濟代才不獨雷
霆動山嶽蠻方風俗一時廻

三

叙南烽火雜松州兵馬三川尚未休君向長安
侍金殿爲儒空抱杜陵愁

四

玉殿氤氳午夜香與君曾此侍龍床不堪楚水
巴山外舊夢秋廻萬里長

五

黄陵祠下弔江靈舟艣風飛下洞庭安得鳳凰

憐杜宇一齊啼上蒼冥

詠棕

漢南氷雪驕晴日翠蓋團團春不妨剥盡皮膚
成獨苦芳心猶自爲誰長

詠鐵棡樹

獨憐松檜晚陰森鳳闕前頭雪滿林棡樹青青
深谷裏更無人識歲寒心

放舟二首

射箭灘頭水噴機亂汀高峽暗雲霏順風側度
迷蒼翠半日中江逐鳥飛

二

木蘭雙槳沙棠舸有客乘春下閬州江漲龍灘
三百里迅風斜日幾廻愁

閬中歌

我來閬中何所見翠湍錦石萬重重畫雲艇子
蓮花瓣禿尾尖頭笑殺儂

山鳩

山塢人家隨向背横斜一徑對柴門鳴鳩乳鵲
春雛早吝竹蒼松日易昏

巴人竹枝歌十首

正德戊寅正月余自廣元遡流下閬開州子櫂歌殊鄙褻不可聽乃作巴人竹枝令之歌嗟乎君臣朋友夫婦其道一致而夫婦之情尤足以感人故古之作者每藉是以託諷而孤臣怨友之心於此乎白因之感激以全其義分者多矣是故溫柔敦厚者詩人之體也發乎情止乎義理者詩人之志也雜出比興形寫情志詩人之辭也故以意逆志皆可勸焉豈獨伐木云哉

江草江花滿眼新不知郎處幾多春愁來欲上東峯望上到東峯愁殺人

二

郎在荆門妾在家年年江上望歸査茶蘼種得高如妾縱有春風枉却花

三

郎上瞿唐儂自愁生憎風水打船頭江靈若解渠儂意郎若來時水不流

四

野鴨唼唼一雙飛飛到儂池不肯歸莫共鴛鴦同毛羽鴛鴦情性世間稀

五

赤霞簾幙曉風氳欲換春衣怕自熏隨意鞦韆寒食下挑花如殺石榴裙

六

楊花作雪草連天郎下荆吳又一年江上浣沙郎不見問郎錯問下江船

七

儂家門口百花開不怪山禽日日來春晝近來消息好天涯倘有玉書回

八

神女襄王彼一時楚宮巫峽夢中期儂今欲化行雲去恐到君邊君不知

九

越人江口海潮生盡說風波不可行郎若還家須報我迎郎先到豫章城

十

蒲子花開蓮葉齊聞郎船已過巴西郎看明月是儂意到處隨郎郎不迷

春園漫興六首

野老安閑自白頭年年覓樹種河洲春深[illegible]
瑶華苑畔枉仙人絳節遊

二

舍北行榆錢已翠門外垂楊莫不遲春工普散
陽和意紫奈朱櫻各一時

三

萬花不減平泉景五畝真成獨樂園暫假春風
爲益友共邀明月倒金尊

四

城裏囂塵真造次逢迎筋力委難當走向東林

覓幽獨種花翻遣一春忙

五

每到花時便獨來小園只在古城隈幽居門巷
春如錦半是紅桃映白梅

六

不緣種樹誰行野灌時栽培亦劇心競將生意
倖真宰要與春風作賞音

春興

紅槿放花朝日上白楊戰葉晚風初村園來往
但成趣閉却先生滿架書

贈劉司空遜山七首

未老歸閑興儘長好懷多在舊池塘蓮花開處
微風起應想氤氳玉殿香

二

聞道溧陽已定居舊遊山水益懷予江南氣暖
禽先覺鴻鴈臨來好寄書

三

苞鳳文章海鶴高風流元不愧人豪 皇恩早
放漁樵去山水爭迎白布袍

四

青山靄靄暮春遊遶綠樹陰陰午夢長早得身閒
由賦分莫從雲壑賤岩廊

五

東曹司馬近司空鵷鷺成行奏對同湖海雖忘
舊遊事夢回應到玉橋東

六

桔槔亭下水粼粼紫莧青葵爛熳春此去且閒
援世手不妨仍作灌園人

七

鵁鶄鸂鶒滿春洲桃蕚梨花映碧流試問蓬萊

闕下客何似滄浪江畔遊

泊烏程縣

千峯萬峯廣德路晝行夜行湖州艘七十五橋
今過盡晝船明日入松江

宿梁山望北若僧寺

山寒烟靄不成飛暮雨僧堂掩翠微身世浮雲
何日定卧聞鍾磬欲歸依

遊仙二首

南極老人太虛客赤松仙子上清家海陽舊種
扶桑樹春到齊開五色花

二

九疑眞人韓偉遠手執靈飛六甲書青霞指引
蓬丘路白日翻回龍虎車

擣衣曲

火西流玉露深砧工連日擣秋砧凉州較此
猶早客霞清霜夜夜心

宣州歌六首

陵山上石城開紫氣常騰龍虎廻　神祖南
小朝萬國此中曾是望仙臺

二

曾看天目東湖水何似西峯映九華靈氣暗通
雲夢雨高標常掛赤城霞

三

歙水遥從天上來壯遊何惜遠帆開鳳凰洲上
乘槎去牛斗宮前擬棹回

四

祠可羅刈九疊猺行入二月訖驚湍黃河不說
中流柱蜀道空聞灩澦灘

五

河瀝溪頭伐鼓行五湖渡口棹歌聲怪來畫舸
如飛去二百八灘春水生

六

強半峯巒帶碧流行人猶說古宣州雙懸日月
青蓮賦獨占江山謝朓樓

贈許廷綸學士二首

號山學士綰金魚　天子虛懷訪道初海內瘡
痍須　廟略且休閑漫說圖書

二

喜君新作講幃臣不枉滄洲養道身商祖殷宗
取　今帝傅巖莘野屬何人

青羊山歌八首

太行之嶺高嶙峋青羊關頭惟一門要害翻爲豺虎穴年年盤據長兒孫

二

身衣口食須多藉火種刀耕詎爾徙縱有綏和龔太守能令賣劍欲何須

三

州官縣吏按征旗撫諭雖頻聽者誰赤子尚憑水火患　朝廷能惜羽林師

四

君聖臣忠世必安太平元不諱除殘周王有道仍戡亂虞帝垂衣亦舞干

五

提師魏武號通神百戰中間幾喪身若將容易論兵事麟閣無窮入畫人

六

勝負兵家難遽定縱令小剏不須疑但教付託歸專閫終見崤陵再勝師

七

[illegible]途休論三窟逞狂圖請觀　神聖中興畧芒竪潢兇已伏誅

八

山北山南雨不聞提刀荷篠各爲群將軍九伐兼仁義逆掃須教玉石分

江南曲

蓮舟女兒花髻垂停橈不動任風吹低頭手把雙荷葉漾入横塘魚未知

池蓮雙花三花同莖而開十數餘朶紀勝有作

菡萏駢花世所稀競將何物比光輝樂遊苑裏霓裳女把臂臨池照舞衣　右雙花

太華峯頭千葉蓮開花十丈不虚傳何如一幹承三萼簇簇凌波鬭水仙　右三花

徐州夜候岳君延茂才

月華如水水如天夜泊彭城兩岸烟一樣中流歌欸乃不知誰是孝廉船

淮浦歌四首

淮北淮南波路新風光元不礙遊人無邊桃李楊枝岸一樣鳴鳩語煦春

二

潮春漲動茫茫淮海東傾盡水鄉回首十
舊遊客滿帆風雨下維揚

三

雺霧漫天山月黑蛟鼉喧夜海潮生從來不慣
江湖路風雨風波哭盡驚

四

三湖湖水接天流片舸南飛無盡頭落日烟波
迷四望不知何處是揚州

金陵歌十首

吳楚亡來議定都過江一旅即平胡東南誰道
終偏霸請看
高皇創業圖

二

北驅戎虜定南蠻三十年餘講治安穩握瑤圖
成豫大須知王業本艱難

三

山到金陵龍虎分大江環抱日生雲千年宮闕
存遺事猶有都人說建文

四

鍾山上擁雲霞麗靈谷東移松樹蕃王氣瀰天
隨日轉寶符燭地有龍蟠

五

檄楚徵吳集義師夏公託故蹇公遁台州自有
王元采馬華韜尸更不疑

六

舊內宮傳賜魏公美人飛出兩芙蓉若非醉卧
耀瑜地幾誤開天第一功

七

聚寶樓成插碧霄阿婆亦有賽公橋黃金難買
長安住白首猶臨瀆海潮

八

靖難兵來寶玉焚主危臣死更何云就中不授
臨危命取似珪徵論後勳

九

玉樹庭荒散綺羅華林園廢足悲歌氣長惟有
秦淮水猶入西江生白波

十

一自燕山開　帝闕守邊不復調長征由來密
邇防胡便可是
文皇獻舊京

北虜小王子與其部下亦孛來讎殺亨
來部內咬兒蓋一枝潛避河套今年
冬小王子過河沿牧家口搶殺一空
內達子奄著赤者同其弟伯顏滿忽
來歸降于京其非窮迫無所歸控將
不至於斯因吊以是詩並附守臣

孤鶻南來本自迷窮猿何處不堪棲邯鄲公子稱仁義猶有都人哭魏齊

遊青城山

石壇香霧藹氤氳壇下流泉隔世氛賣藥仙翁

期不在客來遲禮萬峯雲

徐氏東園雜歌十首 并序

魏國六公子先生賢智謙晦人也佳園別館臨瞰都城亭池漪三島之幽花卉極四時之變旅懷浩然藉此登遊選勝探奇莫之與儷矣僕也自惟南鴛得從諸賢秋月春花燕遊屢座中賓客不聞梓里之謳海內文宗未託碎牘之記高風逸事殊闕贊述對景即筵竊為嘅嘆乃撰東園雜歌十篇為群公倡嗟乎勝會難常古有臨觴之愉奚由沉浮上無幾流化瞬速轉盼之間鴻泥泚絕豈不悲哉則夫振鷺翩翩何辭醉舞清吟妙曲可使來者之無述乎

水環石嶼小蓬丘白日青霞爛不收東風未暖春池沼怪底金魚匝地游

二

東園花樹錦婆娑花發流鶯樹樹歌一種池亭供客賞春來偏費酒錢多

三

看花曾不被花惱中酒何嘗與酒違昨日花開

太爛熳幾使山公倒載歸

四

繡毬臨水簇仙娃紅藥當筵散彩霞不論含香與含色大家只賞牡丹花

五

牡丹花裏綠雲袍錦瑟瑶笙遞調高千古東山抱逸興秖今誰似謝公豪

六

金陵城裏花茸茸飲酒看花興頗濃我醉狂思汎滄海蓬仙乞爾玉精[illegible]

七

百尺起樓臨碧波吹簫拂舞唱雲和三百六旬
不惜醉雨雨風風能幾何

八

紅十四鳳皇鳴彈盡南聲與北聲一曲伊州
剛入破梁園詞客不勝情

九

翩翩魏國六公子携客看花吹玉笙不將豪貴
驕塵俗直欲飡霞淡紫清

十

綺閣朱闌近水濵不分晴雨自生春時時燕舞
迎人慣恰恰鶯歌勸酒頻

送顧武祥少參之廣東七首

使君秋發東吳舸海上人瞻北斗星自有文章
光日月更看風力破滄溟

二

寶撰金書下玉皇使君南去海霞光浮查接引
千鰲駕不道仙人騎五羊

三

訓習兵機積餉多威強不恃恃人和蘇州舊有

韓巡撫勳業曾齊馬伏波

四

三十聲名動兩都平生儒術抱唐虞年來多少
安危畧好作東南民隱圖

五

天雞啼處海潮生千丈扶桑擁化城君過海陽
勞問訊王喬何日約吹笙

六

謝傅屐連金翡翠伊川巾側玉芙蓉太平官務
多閒暇遊徧羅浮四百峯

七

海上仙峯雲倒開仙人常住五雲隈飛鸞倘過
相思處芝草琅玕好寄來

紀事

八十歸來乞莖身緇袍無恙髮如銀長鑱拄杖
無人識痛殺當時餂肉臣

戲贈粹夫二首

逸人漸慣著山衣直裰緇袍坐柳磯最好綸竿
不耐事斜風踈雨無空歸

二

補陰伏火按黄庭五十年深養性靈自是先生
常斷酒却令人讚屈原醒

次黄久菴感懐韻三首

石上盤盤古松樹霜欺雪打未須衰終然不類
浮萍草容易風波逐去來

二

偶然一與風飈會便爾横飛矜長雄即假鵰鶚
能造次終於鴳鷽恠從容

三

莫道殷勤奉帝家閑時曾不種瑶華秋風忽入
長楊苑摇落徒深晚暮嗟

毘陵黄生行

七尺誰家白面郎揮金買醉少年場飛揚突兀
長安道走馬衝人太劇狂

題黄太常畫

樹碧花紅一剗新山將花樹湧嶙峋南枝借與
鴡鶬暖不道鸎飛上苑春

次周司寇邀飲二首

爲謝尚書偏好客每從佳日即開筵多情未勸
黄流斝寡和先傳白雪篇

二

莫怪詩人頻置酒留都官況自來閒春時倘作
遊山約好在花朝穀雨間

寄俞國昌二首

小篆書成紅錦斑百勞東去海雲閑故人家在
梁溪曲一水縈洄碧遶山

二

僕僕應官太世情却令白髪惱餘生何時就爾
滄洲客把臂蓬丘頂上行

雪中雜歌十首

同雲盃霧暗　皇川瑞雪靄華散九天已積瓊
瑶成樂國更登禾麥作堯年

二

甫田膏脉潤成酥大野螟蝗凍已枯學士休誇
郢人賦　今皇只好富民圖

三

南天北極玉漫漫一色氷壺萬里看只恐　至
尊勤御政垂衣三殿不勝寒

四

流霞輝輝引素霞九重城闕玉爲家恍疑身在

瑤池上春到齊開萬樹花

五

飄衢委地斷行塵積素疑寒不放春可耐豪華
連日賞不知顏巷有貧人

六

江雲和雪帶潮飛一夜青丘玉作圍梧竹琅玕
應折盡群仙愁殺鳳來飢

七

漉漉漾漾復皚皚白壓山川爾許時見晛幾何
終化去不妨春在萬年枝

八

梨花杏花春照天臘月雪花更可憐流輝學作
瓊娥舞時送慇懃到酒邊

九

侯家少年爭打圍雪裏呼鷹鷹不飛江頭買醉
胡姬酒意氣粗豪走馬歸

十

千山萬山杳無影上天下天同一雲野人自不
辯朝暮却怪乾坤未始分

正月二十五日林小泉宅觀燈即席二首

堂上華燈實作綵堂前花樹火生枝分明清賞
如元夜無那人心有後時

二

黃螺紫菜沙魚鬣每到君家薦滿筵座客紛紛
誇海錯不知君是海中仙

送顧亞卿

金陵北望水烟低淮海蒼茫客路迷我夢凌兢
似秋月隨君直到薊門西

宮詞

菖蒲葉長池水清池裏錦魚撥剌行誰知一中
君王好不得長江再放生

雜言體

三五七言

吳山高楚水遲明月下幽閣長風涼暮潮東飛
伯勞不復返海上素書空見招

三四五六七言江行作

江上秋順歸流木蘭檝沙棠舟左蠡覽勝石門
幽求佳客並翔赤松丹丘吹笛白雲湖棹歌芙
蓉洲杳然雲谷迷疑是武陵遊山縈水盤窈窕
鸞裝鶴馭夷猶宛宛伊人莫覿風雨悽悽暮愁

一舸飄然傲五侯掛帆隨處可淹留[illegible]溪弄月
不知遠何許山陰王子猷

六言體

雜興四首

山居采薇啜水畏食推牛擊鐘試問金墉舞鶴
何知沙海賓鴻

二

義馭驅南驅北滄溟潮落潮生風雨何年種絕
蛟龍逐夜心驚

三

翊漢草廬抱膝興周屠肆鼓刀博浪沙中王佐
蘭金臺上人豪

四

揄蕭盤盤幽谷洗耳泠泠碧湍三茅洞主棄世
五柳先生掛冠

野興爲謝以中作三首

谷中瀑水流水洞口青雲白雲遶徑飛泉[illegible]
陽[illegible]叢桂氤氳

二

雨餘暗澗觀漲雲散開門面山啼鳥落花處處

先生那得春閒

江南春思五首

山色籠煙晚翠江氣盤雲晝陰春前淡淹幽眺
天際微茫遠心

二

野陰欲散不散浮靄非濃似濃虹蜺抱日截雨
霹靂翻江起龍

三

過却清明穀雨開遍梨花杏花眼着今春強半
王孫依舊天涯

四

落花闇闇隨水芳草萋萋掩門誰道江南春色
能禁風雨黃昏

五

泛泛蘭舟擷荇娟娟頃筐採茶乍雨乍晴天氣
半山半水人家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一目錄

雜文　序十首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一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序一十首

贈彭方伯景俊之任雲南序

四川按察使水厓彭先生拜雲南右轄僚寀諸君子徵浚川子之言以贈先生浚川子曰予將徵于道焉夫天之運含弘光大靡示以意象而萬物蒙蒙然由之嵬嵬然成之邈不可致詰也惟有道者能體之是故屈伸闔闢遊于二氣之變控揣其幾委順於奧窔焉由之不可以一隅

擬者善已也不可以有象求者與政也是謂以人合天以天合道乎嘗持此徵於世之君子也久矣然未有酬焉者自吾之得侍於先生也見其順性而任樸溥利而盡物兼義而和類灼奸而不察衡法而不刻潔已而不皦任樸不汨於眞也盡物不自便於已也和類不比於私也不察則光於智也不刻則平於政也不皦則晦於德也靜合玄默動合委和斯乎世之大儒所以貴也非契於天之道能然乎夫銳者取鈍躁者取滯矜侈者取窮雖抗志獨立求以上人而物

終無與焉遠於道故也是故以精義咀之片美既竭已査然而無餘味天機不亦淺哉自夫先生之道觀之雖混然不炫其華景而其政不厭其用不弊蓋有入於神靈會於天德巧詞不能以埏埴者矣可究其際哉或曰先生之道固然矣何一守郡符而五考始遷筮仕三十餘年尚淹於外方之伯不能尊取公輔與天子坐而論道意者不足以大濟與浚川子曰不然君子見內之可重不見外之可利故守道而不惑於物昔者盧有兄弟之醫伯氏於病也察於毫毛之

際未形而能除之叔氏於病也必砭血脈投毒劑割肌膚而後除之已而伯氏之名不出里閭而叔也能醫之聲動于諸侯之間何也伯氏之醫行於無所稱之塗而叔氏務中於人之耳目者也雖然伯氏之術神矣務外而勤名彼豈不達者哉失所以自重固有道者之所以不屑也先生其殆類是其以名位見病者不亦遠乎哉

三江別意卷序

高安台峯熊子清戍蜀中及代期還過漢嘉城漢嘉士有東岩徐子寄菴張子設餞於凌雲山賦詩各數十章以別凌雲盤踞城左錦水沫水青衣水環映城下如帶合而東注凌雲壁峯兀立下瞰三江遂題其卷曰三江別意台峯子廼徵浚川子以序夫三君子名御史也其殆三江乎嘗觀天下之水自川沽漾皆赴於海道之會歸也自嶓冢而東盈科後進沛然莫遏道之大順也百川尊於四瀆而江尤為瀆之廣遠道之大紀也三君子有道士也其殆三江乎當夫秋水盛長谿壑俱下漲為澤蓄為淵淼茫無涯流沫千里非學之淵源與神氣所鍾蛟龍鼈蚌黿

鼉鯨鯢之屬罔不生化非德之含蓄與浮航上下通利商賈與致雲雨灌潤田疇以登稼穡非利物之仁與下瞿塘激灩澦衝撞澎湃百折不迴非氣節之貞與由是觀之三君子之道其三江之同流乎則夫同心而言又烏有加於此或者乃疑之曰名實者聖賢之所不拂其情者也今三君子有道與時違偕山澤之癯以獨善者是與高尚為徒者也有避時守道遇坎而止會可而動者是與達幾為徒者也有盡心盡力不避艱險成敗利鈍付之命者是以樂天為徒者也

今一要之同無乃未然乎浚川子曰不然不同
者跡也同者心也比干之諫箕子之奴微子之
去予推之楚中從狄之沉伊尹之放周公之相
其所就雖殊要之忠於所事則一而已是故跡
之殊者道之散也心之一者道之統也世之人
惟見其異故擾擾以役於智慮之末而不知返
使知其跡之異者乃有所以為同者焉則天下
亦無事矣故曰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其是
之謂乎乃為青衣水之歌以贊徐子曰江之水
沉九瀧兮遊者知斯遐不可停兮君子有止為

世之貞兮復為沫水之歌以贊張子曰江之水
波漫漫兮維防有蠡鍛此狂瀾兮君子有則為
世之閑兮復為錦水之歌以贊熊子曰江之水
淬蕩蕩兮虬螭煦兮涵汝萬象兮君子有穀為
世之望兮歌已台峯子曰至矣其達余之心乎
請書以為序

贈東溪馬先生詩序

東溪馬先生撫蜀以邊夷事被逮　詔獄將往
赴有以詩頌先生者先生乃問於浚川子曰是
行也慄慄予若升層稜臨淵谷矣嘐嘐予若鼓
磬之未調也彼言以頌之豈不以殆辱為榮哭
愆為得愚繆為賢智者邪子盍辭以解之浚川
子曰鳩鷃之睹不盡於蒿蓬而鸞鳳覽於千仞
之下君子於天下之事有見不見之差焉以差
然不齊之見而欲定天下之事則趨向殊而好
惡乖是非得失之間夫奚能辨之今為先生累
者非蜀之故邪嘗聞蜀之邊鄙困於諸夷也久
矣君子非遊於蜀者不知蜀之故非處於安綿
威灌者不知松茂之故非受困於關堡之上番
者不知諸番之故雖然猶未也無履霜堅冰之

見者不知番夷之惡漸不可長無經世久遠之
慮者不知一勞永逸之為益況兵凶戰危民命
所關餽饟供需非民不給不得已而用之寧保
其無怨咨乎夫以君子不齊之見加以小民不
得已之怨咨則其是非得失之正夫孰能辯之
哉嗟乎才不足以有為者固無望於世也有為
矣安於苟且規避之私而不為夫人也亦不足
言者也乃若具有為之才不計一切利害毅然
以為之固斯世之幸也而格於時以無成焉豈
不大可惜邪乃為之歌曰難逢者才易失者機

時□命邪夫奚之能遊外也□□以名之際乎
壽之孰矣也之建大業策茂績者豈不皆聖智
之人聖智之於世亦豈皆自勤錘鍊書竹帛哉推
是道也顧可以意而為之邪是故汎汎然删於
世而不任未嘗以一毫易吾之真也雖然猶外
物爾古今人以為我者豈非四肢百骸精神魂
魄邪以吾觀之倏孩提倏壯倏衰倏老倏我倏
造化欲一日為我留而不能夫以在我者尚不
可持以自有況倘來之瑣瑣者又安足計邪功
名之際乎壽之孰矣浚川子仰而吁俯而若有

得乃再為之歌曰以道為徒隨寓而安曰惟大
觀乃合于天是謂游精于玄先生曰嘻斯其庶
幾乎仲尼善應世者也歷七十餘聘而未嘗有
固必之心其困戹於當時者亦屢矣方且以為
命而不見之怨悔是皆任於天而不有我者矣
今又何以他求哉其頌我者其見我之外際者
也

同年序齒錄序

華陽荀生自箴偕同年友七十人請于浚川子
曰吾濟錄於上司有同年之雅矣欲序齒以明
義願因先生教之浚川子曰嘻同者合乎異者
也年者際乎時者也序者所以從義也齒者所
以示倫也是故同以聚類年以嘉會義以明道
倫以正眾君子之於友道無不敎矣詩曰神之
聽之終和且平此之謂也嘗覯君子於同舉矣
近則敦其契遠則悵其睽進則飭其譽退則明
其絀困抑則引之患難則拯之其畔義戾道者
鮮夫異其邑里而偶際於會非有締交久要之
信也而終始乃不相忘焉非人心之禮義出於
自然之天乎哉風教之所由來遠矣雖然偲偲

孜孜相勸於道義之正斯上達之士不徒辦於
情好之私也是故明於道者志脩廉於德者行
潔達於藝者才富練於事者政立其有慕者其
可以相師者也其有悔者其可以相戒者也其
撓濁者其頑鈍可相礪者也其恣睢者其邪僻
可相正者也其謙和者其相益於行者也其高
明者其相精於道者也仲尼曰三人行必有我
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人且
爾況七十之士乎哉故曰偲偲孜孜相勸於道
義之正斯上達之士不徒辦於情好之私也雖

然猶未極焉道之府非六經乎學之至非聖人乎言道而不本於六經九流足以亂其眞言學而不底於聖人邪說足以蔽其明其僻也者支离其鄙也者膚認其幽也者恍惚其繫也者附會其傍依也者假藉畢其一曲而發其一隅疏其枝流而迷其洪源此九流亂經之說也勦陰陽者談天信五行者論命執術數者譏人惑巫祝者徵鬼任私智而棄人事之實崇怪誕而傷造化之大此邪說蔽聖之云也是故古之儒者其言約其論實異端不相亂今之儒者其言貪其論惑異端相出入故曰儒者之有異端也謂異於聖人也已由是觀之能詎九流邪僻之說而敦仲尼之教是大同於道而為上達之極也詩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我之獨兮憂心京京此之謂也諸生其圖之

校戰國策序

戰國策者先秦紀事之旨也歷代儒者校注尚矣漢有劉向氏高誘氏宋有[illegible]氏姚宏氏鮑彪氏元有吳師道氏後出者詳晰加明備矣要其指歸堯舜三王之餘戮而仁義聖智之蔽塞也何以言之攝權變以鉤利蓄狙詐以文外侮近小以為得便苟偷以為安其心隱忍其事欺謾其術鄙陋妄嘖咋於正執遠矣而時君闇劣懾於禍患一切傾心聽之由是兵戈徧於九域生民塗其肝腦古昔聖人付靜天下之澤斬然無存嗟乎世變至此極矣當是之時秦獨強秦人出關六國之人皆動非兵戈之搆則要質之講非應秦之敵則與國之合由是觀之雖有孟子仁義不忍之心井田常產之政大孰暇而聽之又安能施之邪故曰堯舜三王之餘戮而仁義聖智之蔽塞也雖然自春秋以還二百餘年之跡使無是書則湮鬱無聞仰稽世變之學亦在所不可廢矣柏山李子按治之暇出繕本以校注闕予嗟乎覽墳籍者得其義斯得其實矣故今之校以大義疏暢為主辭義人皆可達及姓氏里域歲月之不可必知者悉略之必釋其義而後辭可達者悉注之繆誤無所取證與夫不能解者悉闕以俟之其曰注曰鮑注及三四字無注者皆鮑注也其曰補注曰正注者皆吳注也間有諸注未明備者竊以己意疏之比類

援例求暢達焉荀子原本集文共補字倒字訂
字皆從鮑吳二家定本削去舊字便於誦習也
為卷凡十西周十九章東周二十六章秦六十
八章齊五十九章楚五十七章韓五十九章趙
六十三章魏九十章燕三十二章宋六章衛九
章中山九章校成之日大叅俞國昌氏請梓之
梓以傳

叙齒錄後序 山東壬午鄉試

會同年叙齒者懋敦交誼者也君子之學貴聞
道與行義聞道則動合夫禮則行義則德由乎

天性其相取相勸以自[illegible]者莫大於此夫世之
人採六籍尊仲尼其於道義之說孰不習而知
之竟不能實踐諸塗[illegible]卑而習汙也不求諸
道義而惟情欲之徇謂[illegible]不恥害於道義而
惟利之是計謂之鄙假[illegible]義之名而實利己之
圖謂之奸離畔道義[illegible]而無忌謂之惡是皆
學者之大禁取友者之所[illegible]也使夫人有志焉
必以聞道行義自律提撕不懈則上達可循矣
雖未遽入聖域而俗鄙奸惡之人吾知免矣傳
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是仁者道義之大

本也諸上欲[illegible]諸之實其宜省於此

贈鍾石江方伯先生序

世之為道者養敦朴則苦於悔而無章務廣遠
則苦於肆而不周皆高潔則苦於迫而寡情舉
其一隅而失其會通淺矣其何道之能集惟夫
不執有不任情緣順以循物因時以制化而道
執乃無不立蓋渙然適其機者矣貫溪鍾石江
先生蓋適於道機而無不達者也吾嘗觀於先
生之行矣暢己而動萃物而議不踽踽以訾不
撿覯之者未始不樂之是大古曠逸之真也不

舍己以逐物不毀道以求成以諸外之可誘者
皆置之不肖之律是舜禹不與之心也不鄙省
節不靳侈麗物華不足以遷是淵憲之養也嗟
乎幾矣斯內之人凡也亦嘗徵於先生之政矣
禮以順乎上而不慆也正以御乎下而不驕也灑
乎其懲罪而不脫也慨乎其楢善而不厭也輝
乎其賢而羞之凡也邈乎其邪而屏之荒也是
故如翼以飛之如距以馳之如火以燥之如水
以潤之先生之於物無不各得其所宜也夫物
各得其宜謂之仁所以得其宜者則謂之智[illegible]

且留斯大君子行道之軌[illegible][illegible]數[illegible]書[illegible]勢而趨因足以有為矣然感作其德物莫與化其如道術之正何哉邇者先生以山東按察使陞廣東左轄三司諸君子重先生之行也徵予言為先生贈嗟乎方伯之所急者莫急於宣德以惠民也今天下之民財力困矣非仁則孰與憂之非智則孰與處之先生既仁且智海方之毗于是其有瘳乎故曰適於道機而無不達者也

鄉射禮圖注序

鄉射禮者古大夫士之射禮也蓋射於鄉以詢衆庶而察其志與容將論賢而不遺也夫人容止揖讓而賢不肖以判行同能偶之際而好惡趣舍羣以之分故曰射以觀德由茲選士其義廣矣是故聖王務之其為禮也委曲周盡動合法象觀其賓主之情禮樂之節器制之數區位之宜登降之容獻酬之飾蓋洽于人情達於倫義者矣君子一游于是則和順從容之心油然以興鄙陋陵躐之氣如蛻斯釋仁愛可以推之庭塾忠敬可以推之君長恂篤可以推之州閭慈惠可以推之民庶有非勉爾也不言而會通者矣仲尼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豈不信然哉舊有關中本獨取三射而略獻酬學士之慕古者恒以全禮病之然時異勢殊亦難盡然矣余乃取儀禮本篇類次其事為四十五節省而不行者四節舉射者二十三節通舉者四十一節復取諸家疏解及舊圖注附之仍會以今儀以便習事嗟乎古今異宜禮雖盡一禮者情也禮不同而情同古亦幾矣感物撰德夫焉不足哉故曰存乎其人焉耳庾亮武昌亂定

也舉古賓射時士歎其有洙泗之風劉昆陳留野儒也桑弧蒿矢以習射而縣令率屬就觀況世會和平彷彿隆古之運有以禮樂自任者則風動物化夫豈不遠哉

送王維賢督學陝西序

洛陽王君維賢以南京文選郎擢陝西提學僉事見浚川子而有憂色浚川子曰何為憂者曰提學者造士者也成周以德行道藝造士故上之用世也治隆俗美而收作人之功今也以文校士而欲得德行道藝之人是求暖於冰求[illegible]

於羝其不可得也明矣司教化者惡乎不憂浚川子曰不然士取必於文詞者勢之不容已也且夫漢唐察舉孝廉非成周興賢之遺法乎及其弊也有夤緣權貴以應詔舉者矣有椎朴無文不能答孝經者矣汲汲淵淵如興治何君子篤於議國者惡乎不明經對策以覈才惡乎不糊名棘試以求公謂茲得已乎是故教在得人不在制法法者特循之具而已矣且天之生斯民也命世之才拔俗之賢不俟文王之豪傑世安可謂無之要之今不古若者俗學蔽之少習

而長成陷穽於不知爾使為之父師者揭道義以啓其衷明聖賢以發其蔀振其夢之寐而覺焉指其塗之迷而醒焉則亦未有不返其性眞而奮勵於道德矣野人之言曰蟄之振也決於雷其此之謂與雖然言者入乎耳者也要諸踐履之實入於人之心也深嘗聞天台有陳公士賢焉儉素刑於妻孥廉介格於僚友誠敬信於士庶跡其當時督學之政闊略寬裕曾不及今之人什三而生徒仰其儉素之德罔不[illegible]然自省厥家覩其廉介之行罔不[illegible]然自省厥躬服其誠信之學罔不惕惕然自省厥心至今後生小子聞風而景慕者如一日焉噫乎此得人之說也使世之為師者皆陳公焉雖不里選不察廉不舉孝而士之趨德迪道亦無乎不然矣何文詞之校之為害故曰教在得人不在制法法者持循之具而已矣維賢德性貞定氣度洪遠古所謂有道之士也往在翰林以博學妙契稱關中之士變而上達於是乎有徵矣往哉其勿憂之惑

送王大夫提刑江西序

大梁王元玉以南京監察御史擢江西提刑僉事同鄉諸君子請以言贈浚川子曰提刑法官也將以法告可乎自夫鴻荒朴散民之陷於機變也久矣而況今之人乎象刑之制立民之欺其上也甚矣安無事於訟乎惟聖人抱靈明以燭乎羣情秉誠一以通乎萬變故法行而民服順天也彼徒威以桁楊桎梏之苦採以鉆箝鉤鉅之術橫之以將迎踈之於訊鞫其於民之情實也不亦遠乎諸君子曰唯唯聖人之用明也大矣敢問所由浚川子曰凡民之為訟者莫不

欲欺上莫不欲直已故為機械為譎詐為窮頗之悲為攫夔鬼蜮之冥迷求一中聽者之惑則計售矣苟由是道行之惡有不枉於理者乎故吾且為赤子且為虛舟且為游於天壤之際赤子不識不知也虛舟中心無物也游於天壤之際廣漠而無人為之擾也不識則明至彼且惡乎遁情無物則虛至彼且惡乎亂真無擾於人為一惟順厥天耳彼且惡乎售其私而欺正民以聖人之明若日月之炤無隱也故不敢以詭偽至其前矣以聖人之如天不可得而出也故

輸其實而不作變矣卒之善善惡惡是是非非曲曲直直各自悔服咸得其正無枉則夫民之訟也何有於興又何事於聽乎吁聖人以天正人之道如此諸君子曰唯唯敢請益浚川子曰聽訟有要終之善焉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蓋言恕也法以懲辜細大有區得其情則辜懲而可止矣彼人也深惡暴責而快其入是於哀矜有損而何有於恕乎故曰刻核太至則民有不肖之心應之言過於懲者也是故聖人歛心淡然厥容寂然忽而來倏而往如風霆震

撼突變萬狀一霽而止滅跡不留矣通乎天下之情而人不知其狠惻沛乎潤世之澤而人不見其慈愛民於聖人也恍之不假又安有不肖之心犯之哉元王慈和愷悌有涵育之仁文理精察有懸解之智智則明明則無冤民仁則恕恕則無刻政以是推之天下可也而況江西之民乎諸君子曰唯唯此可以告元王矣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一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二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序一十六首

刻齊民要術序

齊民要術者後魏賈思勰所著也其書播植五穀畜孳六擾區灌蓏蔬栽樹果實條貫時宜靡不該載大抵訓農裕國之術君子所以仁育天下者以代遠文湮後莫爲之述故農政寡稽爾侍御鈞陽馬公直卿按治湖湘獲古善本閱之喟然曰此王政之實也乃命刻梓範民書成方伯蔣君景明以序問予曰益國者富民其要術也富民者農事其先務也教農者有司之實政也稽術者爲政之大綱也斯侍御公之志乎盍述之浚川子曰嗟乎君子惠民之政五而立政之本則存乎農制禮樂者敷教嚴法令者明刑比什伍者治兵覈勤力者課工勸耕桑者督農使農事不脩則稼穡滅裂稼穡滅裂則芻粟減輸芻粟減輸則廩庾虛耗由之子弟寡賴而教不率矣詭僞日滋而刑罰濫矣餽餉弗給而兵戎不振矣貿易不通而農末失資矣故曰惠民之

政五而立政之本則存乎農是故教農者有司
之實政也嗟乎人有言之作者其聖述者其賢
列耒耜畫井彊教稼穡開蠶織使民脫茹毛飲
血綴羽被卉之陋者非聖人神明作利萬世者
乎時樹蓺謹牧粥戒怠惰抑侈費不有後賢政
術之修則聖人利世之澤淡矣而不可恃也故
作之者猶締搆其室者也述之者猶修治敝漏
以衍其室者也要之作述之功雖殊重農本而
悲民窮聖賢仁以施政之心則一爾矣然則侍
御公之賢將不在斯乎或曰仲尼不學農圃非

歟浚川子曰非是之謂也學所以求仁義者也
政則驅民而行之使沾被吾之仁義者也傳亦
有之五畝樹桑百畝授田使老稚之無飢寒非
必先王之自力也施於有政使之自養耳必農
圃而後為政則許行並耕而食堯舜禹稷當在
下風矣可乎哉

楚澤贈言序

李子將赴闕僚友贈之以詩徵引於浚川子浚
川子曰旨哉渢渢乎感於類者深乎夫可以觀
德矣企賢也者歌其善悅才也者詠其政撫勞

也者頌其業契心也者述其真此非自外至者
也冥然而化於我者故曰可以觀德矣夫龍興
而雲集月彩而蜃胎氣之冥格也行於無所要
取之途而物自相與感之時義大矣哉雖然有
物感有真感何謂物感贊德以廣譽分貲以通
義拔滯以登仕排難以舒憤是也何謂真感去
雕存朴其心忳忳萬變沓來守吾之恍利害險
僻不入於靈府而羲軒堯舜游於至誠之域而
不厭者是也夫自今交際觀之所謂贊德分貲
拔滯排難一有加於人孰不感我哉斯人也苟

出於機械變譎之巧而無敦厚御物之誠則其
感也徒以物矣由之譽未久而情勸嘗未盡而
義促仕未升而德衰難未解而功滅是何也入
於其人之心者淺也楚有景氏制氏同巷而業
屨景氏之為屨也務澤其菅蒲而飾以絲華
然有可觀美者景氏之戶市者接趾矣制氏之
為屨也務堅緻而朴用久而弗敝景氏之屨不
及也已而制氏之戶市者接趾矣此真感之說
也夫以需物之情實尚足以奔走乎人如此而
況於吾心之誠以加於同類乎李子闈真而外

恭古謂悃愊無華者斯其儔也則夫僚友之感其情者非以物矣故述真感之道贈之嗟乎可以觀德矣

送杞令劉濬伯序

南宫劉濬伯之治杞也甫再朞而政成臺使者疏其治績以 聞蓋旌其賢也其邑大夫士述狀徵言于浚川子曰吾杞河省巨邑也其賦重其務煩其民勞以困譬之久瘍者頼其榮衛之故實幸不至蹶爾雖然將十倍休之十倍恤之猶不能反其初昔之令于斯者方且嚴督責之

令刻征賦之期咨無藝之科周賓客之需結權勢之好其政赫赫其民焦焦其用紜紜其民嗷嗷蓋要名悦上之為務其勢必至於此也在上者雖幸而嘉與之而吾民寔罔甘心焉今劉公之莅吾民也務宣德化致樂利祛奸蠹拯困殆寧緩公家之需而不忍奪民之有寧稽在已之政而不忍傷民之心蓋其志静其行約其守正故爾其志静故其為政簡其行約故其用物儉其守正故其擾於上寡較之皎皎務飾者雖不足求之惠愛之實則有餘渾涵敦大之下而民已陰被其福澤矣其受上之知遇也不亦宜哉詩曰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其公之謂乎子曷惠之言以贈浚川子曰嘻嗟乎是道也庶乎古之牧民之治也夫令出政以養人凡以為民也非自為也天子置令與之要求禮教亦以為民也非為令也故務飾悦上而得名者竊其令之似者也有為民之實而得名者真令也民惡乎不得其所又惡乎不感使天下之令咸若是焉則政仁而民輯風俗淳而禍亂不作矣明王委紬無為之治將不復見於斯乎哉雖然其轉移之

機未始不由於上之振起耳舜仁者也其臣皆化於仁舜觀治於鳴條之野其生羣羣其風熙熙雖荒耆之歲而民免於凍餓操瓢槖為溝中之瘠舜問其然民曰條封人哉條封人哉不知其所以爾者舜實握其機抗使令之為吉臺使者必得如濬伯有為民之實而始薦之 天子必欲得是人而始用之則天下之為令者不無有風動之化矣故曰庶乎古之牧民之治也

送幕史陳君還麻城序

撫養以恩生[illegible]

於田里其敷政有如此者淡泊以自守一私無
所營而志潔而操貞使人仰之若天日之皎其
行檢有如此者斯人也百姓必戴之有司必嘉
之其以賢而進進而陟諸崇階必然矣刻峭以
為公聚歛以為能民隱弗恤而蒼鷹乳虎之是
志其敷政有如此者媚上以求容攘下以自潤
踪跡秘於鬼蜮汙濁肆於貪饕其行檢有如此
者斯人也百姓必怨之有司必惡之其以不肖
而舍舍而困於草野必然矣有不能明察而覈
實者賢者反退焉不肖者反進焉是顛越之政

也下不為有司病上不為大政累者幾希矣儀
封典史陳君天秩今年以述職能歸令長曰奪
我良史吾政烏乎以贊百姓曰舍我慕君吾生
烏乎以惠瞿瞿蹙蹙若不忍其有此而無所為
之控訴者而君方且處之豫然無鄙心無怨言
無戚容返漁于江返耕于澤若大獲其固有之
樂而忘得失於物我焉者君不其賢乎哉且夫
黜陟幽明大政也天下之廣且遠庶職之賢與
否固非一耳目之可以周而察也勢必寄於有
司矣使寄非其人則[illegible]掩其醜巧逢迎

者市其譽執法者以為過刻守道者以為不通
甚至未覿其人誤以少壯為邁老未審其政誤
以平易為孱弱如君之賢而見罷者不可勝紀
矣嗟乎一邑之史其得失所繫尚尠也騎劫將
而樂生亡則齊城七十為之盡復林甫相而曲
江退則開元之治以之不終是治亂之機不在
禨祥妖孽而賢否進退乃其大關鍵矣余於君
之罷歸也安得不三歎於黜陟之政也哉

贈閻君廷瑞生子序

綏德閻君廷瑞端謹有行士也將誕其子之夕

夢五翁冠襃襴然神氣悠雅呼君於中庭語之
曰汝將協造物者之喜予等祝汝以鑪錘之所
靳嗇者子其悅之乎寔大賚汝已有羽衣者進
曰氣幾乎化凝乎震動乎離明乎將端子之貌
乎秀子之形乎有紫衣者進曰惟學之聰天啓
其衷游於六籍匪徒飭其躬雲漢之光江河之
衝世之弘紀孰與子同錦衣黼裳者祝之曰惟
明惟剛道乃昌志不可奪氣不可降孰爾弘矢
用有事於四方紫髯修顙者祝曰鶚之飛神不
可逾風之積斯赤水之來圖貌乎其無極遼乎

其無虞[illegible]濱[illegible]之萬物之上庸以樂夫玄[illegible]
已而華顛皓髮者按節而歌曰彼鶴之翩翩兮
颺之漫漫蓬邀以為家遨遊於九天千載一來
歸協道乎飛仙翼日不拆不逼果生男子之祥
君喜且異乃走稽頓首並述靈告問於淩川先
生先生曰異哉斯人之受祥於天也善之果不
為徒履也福祉之果不為昧翁也異哉斯人之
受祥於天也夫物之其可以和土地之饒可以
稼人必且美質而後衆善可集焉羽衣之告與
之以質矣古今惟文學為經世之大雲漢江河

之聲欲弘其文矣天下之功業道德必有志者
能之委靡不振無成者倫也明剛之祝定其氣
志矣君子必達而後道乃行鵬之圖南扶搖萬
里物莫能禦也蓋無所不達矣壽者諸福之會
歸鶴千歲一化來遊帝鄉壽莫極於此也鶴之
翩翩終之以壽矣湯餅之客白君聞之曰闘君
之夢可謂異矣先生之論可謂辯矣斯可以持
而賀也遂書以遺客

樂休園八景詩序

樂休者以休為樂者也[illegible]

居因以名其園也八景者園之所有也客滌
君子樂仇子之樂因以取而詠之也嗟乎知
者誠可樂矣仕者適人者也非以自適也苟
矣官守不勞其形理亂不攖其心肫肫而居
于而趨吁吁而言是君子之暢生也何自適
之夫人也以聲利為眞筌華寵為要軌搆心
力迷於歸止休且不自知矣安知夫樂亦有
休矣而不能樂者矣恃茲故勢援上陵下是
謂休驕沉酣聲色犯度越禮是之謂休蕩失
鬱鬱怨懟天人是之謂休困困則病驕則禍

則亡斯人也生且不自保矣安能自樂乎哉
曰哲人而愚亦維斯戾仇子率禮行義敦倫
崇風節蓋上友古人而不自委者故立家範
義方以正族人而族人化立義學行鄉約以
黨人而黨人化逆仇子之心蓋不愧不怍殆
聖賢為徒者矣其視園之一草木一禽魚何
非自樂之天哉昔者司馬溫公罷政居洛以
樂名其園吾嘗徽其樂矣平生清約取於物
易足著書明道不汨於俗尚誠恕以御物而
無不感悅是天壤之間無有逆吾情者非眞

乎哉沈子之樂其[illegible]可以[illegible]而[illegible]矣沈子之
明年後弟餞[illegible]矣也乃刊木而
傳之

華陽槀序

浚川子游于蜀者三年得所著詩文雜說幾三百餘首萃為帙而槀之門人問曰羣品效材萬象呈美何若是多子將以言示於世耶飭旨搆辭歸綜於道何若是嚴子將以賢示於世耶浚川子不答門人退而思之三日而再見曰感於天機萬物皆入吾之會雖言之而非溢言耶存乎道符言也舉不畔其則恐淆亂于外而卓守其貞耶夫子殆不得已而言非乎浚川子不答門人退而思之三日而再見曰得之矣雲之生於山氣機也升於太空其象為峯巒為水波為白衣為綵錦為人物為花卉其變也雲何嘗以意而為之龍之乘乎雲也自適其性爾感而為雨澤彼下土不幾於神乎使曰龍之致之雖問之龍龍亦不知夫子之為文以是求之可乎浚川子輾然而笑曰有是哉蜀古華陽國因以命其槀志寓也

近海集序

贛榆去海止數里一往返不崇朝而達可謂近矣予以正德甲戌春謫丞于此丙子夏轉寧國二年間望洋大觀者屢矣豈非吾生一偉游乎夫海有潮汐島潊洲渚之勝有霞彩日華蜃氣之變有珊瑚水碧驪珠蚌胎之寶有蛟龍鯨鰲鵷鶵鴻鵠之育蓋不可盡稱也莫不入吾吟詠而效其功其蓬來方丈扶桑靈槎瑤草羽人之靈雖非真有亦足以寄興於超曠凡以使我於天葉斥之瑣尾而樂於塵垢之外者非茲乎哉故題其集曰近海標予之樂於海者如此也嗟乎內有所樂然後可以託於物而樂之彼人也方且憂愁而戚促將視海為窮荒魅魑之所而不堪矣夫焉得取而樂之是故鐘鼓管籥之音一也樂者聞之則暢其和憂者聞之則益其悲由是而觀則予之樂於海者謂以海之故哉

廬陵歐陽氏釣源族譜序

釣源續譜者廬陵歐陽[illegible]合族之編也歐陽氏世牒詳於文忠公序述[illegible]帝少康封子於會稽使守禹祀蓋出夏后氏之裔可也傳至句踐為越王[illegible]湖州烏程歐餘

山之陽是為歐陽亭侯子孫因以為氏蓋得姓之始也至唐有曰琮者為吉州刺史子孫因以為家蓋居廬陵之始也琮八世曰萬為安福令生和和生雅雅生效楚效三子季曰託實六一翁所自出是為小市派楚三子仲曰弘實巽翁所自出是為釣源派夫世邈族衍守宗聚族尚疑昧而罔稽況流散天下乎譜久而失續弗迷於宗委者鮮矣巽翁先生與其宗人鈴取本派子姓五代未及譜者續而修之探初生以稽祖圖派別以正宗總羣系以合異載文獻以證實

其大要取其有據而闕其無聞詳於親近而畧於踈遠繫不紊統簡不遺始也浚川子覽而歎之曰嗟乎文不關乎教行不振乎俗徒修也君子恥之譜牒明而族紀矣族紀則昭穆序而宗法振矣宗立則祠祀修而祖始尊矣知尊祖者必恤其族故義田義倉義學義塚之事興而族仁矣族仁則收貧賤拯患難助死喪謹慶吊交際之儀而族保矣族保則教乎而黨化矣故曰先王之教之行也天下化為一家蓋一域不謬於俗四國之人望風而動東道而邀矣由是觀

之合族之善錫類不足以為遠必有以徵於國者存也豈獨保此歐陽氏之子孫也哉故曰龍之乘陰自適也非以澤物也而物被其潤君子之文行振于族而教化行學道之徵大矣蓋洋洋乎正於彝紀也豈徒修於家也哉

送鄒山人序

鄒山人隱者也沉耀臧響不與世閒宜矣而翱翔人間或者病之鄒山人曰嗟乎世無鼓刀之叟則朝歌之肆皆屠沽矣後世其謂予何天有五氣中人腠理其體必隨氣而病來遊人間者皆中其氣而病者也豈獨予乎哉上者以得時行道中次以功名中次以干祿中孰謂非遊人間哉夫隱者至寂者也寂而無聞勢必汩沒後世其誰知之嚴君平郭林宗非予之徒耶故予遊於縉紳先生之間其病亦以此浚川子曰鄒山人今老矣乃棄其妻子之養以遊夫妻子之養老乃棄之謂奔走塵埃以求於人將復何樂抑任其性真放絕世計不棲棲於丘壑而高尚自足者耶鄒山人殆隱之達者乎彼以終南為捷徑者其情之相去何啻霄壤今年余來遊南

都南都諸老先生皆曰鄒山人鄒山人酷好余詩每讀一篇自踴躍歎賞臨別自錄一卷去亦達隱之一端也

劉梅國詩集序

梅國劉先生今之作者也余嘗見其文而慕之矣門人副郎夏君仁甫以一編問余曰此梅翁之詩也願因先生序之浚川子曰古人之作莫不有體風雅頌逖矣變而為離騷為十九首為鄴中七子為阮嗣宗為三謝質盡而文極矣又變而為陳子昂為沈宋為李杜為盛唐諸名家

大曆以後弗論也據其辭調風旨人殊家異各競所長以相凌跨若不可括而齊之矣君子之言曰詩貴辯體效風雅類風雅效離騷十九首類離騷十九首效諸子類諸子無爽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嗟乎斯亦難哉神情才慧賦分各別綜括羣靈聖亦難事吾聞其語未見其人求諸三百之旨遐域乃真耳其教溫柔敦厚其志發乎情止乎義禮其究形四方之風而已能由是而修之詩之正始得矣今觀梅國之詩厥才麗博岳藏海蓄厥氣逸蕩霆奔風掉厥辭精潤含相王質又皆本乎性情之眞發乎倫義之正無虛飾無險索無淫取可以移風易俗可以助流政教所謂溫柔敦厚發乎情止乎義禮以形諸四方之風者不其在是乎君子曰梅國之詩有風雅之遺教焉故於體不論

石龍集序

浚川子曰余讀石龍集知黄子學有三尚而為文之妙不與存焉何謂三尚明道稽政志在天下是也明道而不切於政則空寂而無實用稽政而不本於道則陋劣而非經術不足以通天

下之情亦不足以協萬物之宜其為志也得其偏隅而迷其綜括欲周天下之變難矣故君子不之尚黄子之學則異於是自其見於集者言之有義命之順適有天人之契合有良知之求有功利之祛有無欲之澄靜有養心之澹泊有慎獨克己之造有精一執中之純如羿之照的扁之照疾謂於道有不明乎哉其論治也提紀綱達經權弘禮樂酌刑賞覈治忽計安危嚴君子小人之辯契卹民弭亂之術無不中其幾宜而準其劑量謂於政有不稽乎哉夫道明則仁

義由德性成學術正風教端矣政稽則皇極維
治化流民物遂社稷奠矣學具乎此得時而行
必舉海宇而覆冒之非志存於天下萬物者能
之乎由是觀之殆於聖賢之所立幾矣良以先
生忠信誠確之心若天性之自然宗社生民之
念將至死而後已故其見諸文者非道德之發
越必政事之會通矣夫今之人刻意模古脩辭
非不美也文華而義[illegible]發而[illegible]道德政[illegible]
寡所涉載將於世[illegible]謂不有歉於斯文也[illegible]
嗟乎有意於為文者志卑於文雖裁與衍[illegible]

其氣常塞組繪雕刻之跡君子病之矣無意於
為文者志專於道雖平易疏淡而其理常暢雲
之變化湍之噴激曾無定象可以執索其文之
至矣乎黃子之文當以無意求之可也故曰學
有三尚而為文之妙不與存焉

廣文選序

嗟乎文之體要難言也援古熠今可知流委矣
易始卦爻彖象書載典謨訓誥詩陳國風雅頌厥
事實厥義顯厥辭平厥體質邈乎古哉蔑以尚
矣自[illegible]辭興而昔人之質散自夫

競虛夸靡之風熾而斯文之致乖言辯而罔[illegible]
訓繁而寡實於是君子惟古是嗜矣梁昭明太
子統舊有文選之編自今觀之頗為近古然法
言大訓懿章雅歌漏逸殊多詞人藻客久為慨
惜然未有能繼其舊貫者今少司寇梅國劉公
乃悼稽羣籍撿括遺文萃所不及選者命曰廣
文選總八十餘卷宣明往範垂示來學俾後生
小子盡覩古人之擬不亦盛心乎哉楊州守侯
君季常仰惟茲編有裨詞囿乃壽梓行之而以
序問余浚川子曰文者載道之器治跡之會歸

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即道治即
文矣是故古人之文莫不弘於學術之所趨莫
不實於治功之有成但好尚異其門途則品局
遂分高下秉知言之選者不可以不辯矣乃惟
大人碩儒探元挈要先之脩性體道以敦其本
又能察於君臣之政觀夫天下之勢達乎民物
之情則文之質具矣從而立言其道真其業實
無誕美無虛飾參諸六經之旨靡所差別不亦
天下之至文乎由是而觀君子脩辭雖雄深博
推力總摯言而無當於脩己經國之實者自負

曰文去文豈易矣此又梅國廣選之深慮也

送涇野呂先生尚寶考績序

士惟篤行可以振化矣士惟實學可以經世矣曲德細操兢兢有執非不可以自美也以之動物則微研究載籍師守章句非不學於古訓也以之敷治則淺何也行非敦化而學靡達術皆遠於道故耳余取友於天下得有道者二人焉河內何粹夫高陵呂仲木是已彼二子者篤契往哲幾於聖軌求諸今之世蓋絕無而僅有者也觀其忠君孝親從兄信友儀刑于妻子卓卓

乎世之表儀又能率履貞淳游心澹泊非其道義雖世所華重若塵垢我若戕賊我若辱蔑我者甘貧守節老而彌固所謂萬物不奸其志天下不易其樂者是矣不亦古人之篤行乎其學之造詣通極天人言論風旨希夷瑩澈時而羣疑方搆機宜未審乃能據經體聖檢括參合獨斷內疑與道無爽所謂出入經術動中幾會是矣不亦古人之實學乎嗟乎天欲興治必以彌綸之業付諸大賢當今之世舍二子其誰哉乃顧粹夫高卧石林與世淪棄仲木浮沉散秩時

權未由方今　聖明當宁求賢如渴而二子者乃落落不偶若此豈其賢之智不知仲尼在人者有未盡合與抑上天之意構而逆之使將大受輔堯舜於晚節與天之意不可知而人事每會其塞此有識者之所以扼腕也嗟乎賢之知不知責在人者也治之成不成責在天者也二子則遯世無悶矣天下將柰何仲木為南京尚寶卿三年將奏最於天官氏諸門下生正郎楊君叔　徵浚川子之言[illegible]其師浚川子乃舉仲木繫天下之望者告之若夫尚寶之績則固散漫而不俟於言矣

鈐山堂集序

浚川子曰君子脩辭要在訓述道德經理人紀垂示政典尚也必品格古則而後文之美備故曰理勝則傳又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子讀大宗伯介谿嚴先生之集見其詩思沖邃閑遠在孟襄陽伯仲之間[illegible]稍益之奇未嘗不歎服其體裕古雅而至澤於道德之會也雖然此自其文體擬論之爾子嘗謂君子之文根諸德生乎術[illegible]

矣苟於是二者有歉雖其才智足以立言不蕩於淫靡則萃於蕪穢不刻於恌巧則痼於淺率不迂於事情則迷於時宜不惟無以考德論學以之敷政蒞物亦無所於達矣是故君子病之今觀鈴山之集辭旨冲淡者則知先生之純素雅則者則知先生之正直簡嚴者則知先生之堅肅温潤而韞蓄者則知先生敦大而渾厚朗練而有劑量者則知先生炳於幾先而時措咲乎茲於道於治其庶幾矣夫安得而不傳使遺之後來必卓為世模尚代夫玉言必有光綸綍此予之竊覩於先生者也世之君子當有契於予言

送少司徒黃公提督太倉序

筠溪黃子有提督太倉之　命浚川子請曰太倉之儲奚以乎黃子曰京師置諸兵衞勢不得以自養也故每歲漕東南四百萬石以餉茲其養兵之費乎浚川子曰民猶兵也兵猶民也三代秦漢未聞有養兵者矣獨不可効古而返之黃子曰勢可乎哉夫自周隋格鬬宇內置兵長征民失耕作艱於饋餉乃兵農各籍税民以給居者無失業之害征者有鼓腹之歌國富兵强所向無敵也乃貪以為利矣兵焉得不養浚川子曰昔者農出車賦人人皆兵平寧執耒有警負戈江漢六月之師未聞有不足者矣又獨不可放而農調而兵乎黃子曰勢又可乎哉居重可以御輕有餘可以制不足國家京師置七十二衞乃集兵三十餘萬括各省腹裏之兵不能過此數括西北六邊之兵亦不能過此數平居可以鎮壓可以雄視絕尾大不掉之患方以此為久安長治之術矣又焉得而放之浚川子曰今

之民生齒繁矣財貨微矣田有限而用日廣矣久而無度兵農俱敝之道也又獨不可長慮遠猷酌國用之緩急為民賦之伸縮乎黃子曰此有道焉儲積在裕民裕民在祛乎耗民財者而已矣今之耗財者二征需頻煩也風俗侈靡也需頻煩則剝盡乎膏脂風侈則類填乎溝壑欲民之不窮不可得也　聖人燭幾達要急於先務必罷無益之費必釐無藝之征必嚴越度之禁又能衣綈以示敦朴卑宮以崇儉德天下化其簡素而財不可勝用矣税民以養兵又何不給

之有浚川子曰嗟乎黄子可謂知本者乎𠪚者聚之實也風者下之偃也寡取所以藏富也裕下所以備上也足食足兵厥道莫要於此古之君子在巖廊之上則憂其民黄子是行也必有所處矣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二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三目錄

雜文　序十首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

雜文　序十首

李空同集序　　浚川王廷相著

弘治中　敬皇帝右文上儒彬彬興治于時君臣恭和海內熙洽四夷即敘兆眦允殖輶軒無靡及之歎省寺鮮鞅掌之悲由是學士大夫職思靡艱惟文是娛不榮躍馬之勳各競操觚之業可謂太平有象千載一時矣時則有若空同李子獻吉以恢閎統辯之才成沉博偉麗之文厥思超玄厥調寡和游精於秦漢割正於六朝

執符於雅謨參變於諸子以柔澹為上乘以沉著為三昧以雄渾為神樞以緼藉為堂奧會詮往古之典用成一家之言巨者自融小者呈列長者汪流闊者海受洋洋巖巖燁燁燿燿無所不極後有知言之選數賞不暇尚安能為之昂抑哉遂能掩蔽前賢命令當世秦漢以來寡見其儔矣唐杜子美詞人之雄也元稹稱其薄風雅吞曹劉掩顏謝兼昔人之所獨專今其集具在雖云大家要自成已格爾乃若風雅曹劉顏謝之調有無識固知元氏于溢言矣其視空同

[illegible]始無所不極當何以云或有言之古人順[illegible]意既非刻[illegible]同則矜持古辭踈朗達意空同則[illegible]浚川子曰非然哉厥睹誤矣大觀迹灼雖[illegible]史判不相能以各發舒其華也揆道述[illegible]堯舜三王靡所摠攝以各際會其變也況茲以文命乎率由嗜好成於性資安能古今擬議同一區畛即云空同子調亦無不可矣空同子往與余論文云學其似不至矣所謂法上而僅中也過則至且超矣子不聞喬白嵓登華山乎至華坪道士曰諸登者此止矣喬瞪目而起

窮探嶮涉不但已已遂能摩蓮峯捫仙掌下視方夏為眶中物昌黎子挽索吸吸即悲號恐矣彼安得知華嗟乎空同子之為文豈易易言乎哉鳳陽守曹君仲禮空同甥也以余於舅氏為知友刻其集而請序浚川子曰空同為人氣高節挺孤立峻視不能少縮下時依貴人又如鳳矯龍變人罔不知其為祥亦罔不駭其異故再罹顛蹶卒不能起而大受匪無容之無深知之匪曰忌之實惟懼之云爾雖然於空同何得奚損哉

何氏集序

古今論曰文以代變非也要之存乎人焉耳矣唐虞三代禮樂敷教詩書弘訓義旨温雅文質彬彬體之則德植達之則政修是斯文之會極也漢魏而下殊矣厥辭繁厥道寡厥致辯厥旨近日趨於變然爾若所謂代變也及考夫董賈揚馬李杜韓柳諸賢各運機衡以追往訓當世文軌靡得而拘今綜八子視之殆自致羽翮凌駕文囿者矣非存乎其人何哉吾友大復何子仲默丱歲能文下筆頃刻數千言不休十有六

齡即舉于鄉至京師學士大夫慕其神藻無不降重造謁以求識面及登第與北地李獻吉爲文社交稽述往古式昭遠模擯棄積俗聳聞賢觭一時修辭之士翕然宗之稱曰李何云今詳其文侵謨匹雅欲騷儷選遐追周漢俛視六朝温醇典雅色澤丰容妙緒鴻裁靡不備舉摽而彰之將並日月朗於太虛豈非局邁獨立出世離類不爲時拘者耶古稱雄視百代斯文信矣淩川子[illegible]論[illegible]後乃間世精氣所鍾造化靈秘[illegible]勃[illegible]所不與耶故[illegible]而即文即知事即體即老成即有古人風非神解之故乃頫能之耶夫人墳籍孰不探道旨孰不詮文辭孰不修風調孰不循德履孰不習終格於不類者天升之解未神爾望之亦以爲然[illegible]德中余督學四川大復督學關中　日走書曰孔孟邈矣學漸支離途岐矣後生汶汶以塞爾道得論說數十與君約境上之會期越月之講然竟不果來今集亦不見有此論豈終未成耶抑遺之耶悲哉悲哉其未之究竟者若此天實爲之矣漁石唐子曰以何子之才而得壽考

廓而大之綸而不息殆濔乎河漢而無涯也嗟嗟豈不信然哉大復全集刻行久矣猶未託有序列其甥王君朝良泣謂余曰公吾舅氏之知已也茲言非公其誰嗟乎造化奪大復去矣斯文出於元精雁與元氣並存雖造化亦不得而奪之古謂華質長潛而靈蹟不滅者其以是夫其以是夫

贈張宗秩抹荒加職序

雍丘黃實甫走价問于淩川子曰西岡張子義士也頃被　恩命加以指揮使之銜能以三[illegible]

官之服異典也願夫子惠之言浚川子曰何哉
爾所謂義者曾甫曰西岡廣田多積吾黨之邑
室也往歲荒饉官庚蝗而民饑嗷嗷莫哺矣西
岡乃捐粟千餘石以救貧又減值糶其餘粟及
熟而賴以活者數千人矣邇歲又荒饉官庚蝗
而民饑嗷嗷莫哺矣西岡復捐粟千餘石又復
減值糶其餘粟及熟而賴以活者又數千人矣
邑長吏義其行上計于省大夫省大夫義其行
上計于撫按臣撫按臣奏計于
天子天子嘉其義乃　賜之官寵之服嗟乎西

岡張子義士也願夫子教之言浚川子曰廣哉
美乎肆厥惠而闇於德義不足以槩之也不忍
民饑以死則為仁代上以賑其民則為忠施餘
物而成美德則為智夫財貨所以奉身也足乎
生之用無困於身之養止矣厚積而不知散則
貴與自養而不矜乎人則怨集是故貪夫殉財
昧輕重之等而為之仁智者顧如是乎人亦有
言留侯捐千金結客也陶朱散千金睦黨也彼
二賢者視財利之去來何啻塵垢之與浮烟乎
浚川子曰悲窮憫厄所以厚風也同生相濟所

以為俗也醜貪黷而樂推與智以祛鄙也視諸
昔人之賢夫何差殊此可以觀西岡矣亦有詠
者曰律律者阿彼桐實多君子不務豐其家受
福則那南山有杻北山有栩君子不獨享其有
詠艾爾後浚川子曰彼阿之桐天祐其善也南
山之杻仁者之昌也此可以壽西岡矣黃實甫
曰西岡美風儀善議論博學強記詞翰炳發能
詩達禮正德間援例入太學然天性閒澹超邁
竟不願仕云

送胡貞甫出守福州序

山陽胡大夫貞甫擢福州守都事劉君際顯謂
浚川子曰福州其治哉浚川子曰何謂也曰大
夫好學浚川子曰治哉先王典則有遺教焉非
學無以究其實天道人事有遺經焉非學無以
通其緼是故諳古往之實則邦家之治弘達天
人之緼則民物之生遂學之時義大矣哉大夫
好學福惡乎不治雖然學非其所施者世亦有
之矣探　賾籍以為辭發假籍聖謨用飾論說
此以文詞為學者即施之政則芒昧莫適矣篤
守古經解割義旨辯析紛與引則求學此以訓

詁爲學者則推之合則扞格靡達矣惟夫脩仁
義與禮樂體道德風四方措之則内聖外王可
人可久極之則裁成輔物神贊兩儀斯聖賢經
世之學堯舜三王致治之究也不亦大且遠乎
古道渙散至教靡宣先哲之學湮於俗尚久矣
君子志在天下者其學猶有可觀不然則學與政
岐有漠然不相倚者矣梓人見豫章而歎圬者
過之不顧業非其所志故也君子之志誠在於
天下則國家之治忽民物之榮瘁靡不痛然切
於身心其爲學術自不外於經世安有所謂學

非其所施者哉是故平徭賦勤牧養使百姓親
附守令之政修矣宣德惠成富庶鎮定強猾奸
宄不作方伯連帥之政修矣進賢喆振兵戎裕
財用興禮教清刑禁考工作六卿之政修矣端
化機懋啓沃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輔相之政修
矣野人之言曰有佛力撐佛從學術之謂也淺
所學而欲周天下之變故不亦難乎哉胡大夫
孳孳好學克立官守固通物達倫矣不知其學
亦志存於天下否今　天子明聖早暮側席欲
得碩學之賢以圖惟道化際顯當備述大夫之

學古余將揚諸　上焉

近言序

載道之典至文也文不該於道繁則贅麗則俳
矣故君子鄙之嘗觀唐虞三代之典即事命辭
而文生焉是道爲主而文爲客也魏晉以降即
辭撰事而文飾焉以文爲主而道爲客也是故
異端讖緯之事作而先王淳正之道離矣誣怪
謬幽之論興而古聖直貫之旨塞矣俗儒曲士
之書出而時君經治之術闇矣間有大心貞觀
之士探源返古以追洪蒙然俗蔀已深濤瀾滾

滾莫知所趨矣嗟乎道之蔽極矣哉吳郡顧華
玉氏達識往謨游心治體慨道紀之久湮哀王
政之弗續乃作近言十二篇以昭時範蓋體道
經世之典不徒會於文者也觀尊道則知聖人
之教法可以平民而佛老流妄之害可破觀富
生則知風俗侈僭因之窮民而天下之財力所
當養觀本法則知先王治典爲不得已而莊老
無爲之談亂世矣觀治原則知誠臣建太平之
業而飭智術私者之足以病國矣觀近民則知
大易之簡易爲政要觀時應則知君子之幾欲

為世防觀夫學者定志則謙內治鄉正與隣諸篇無非示人執德守道以為立教崇化之本嗟乎義關政紀志存世師厥旨雖約厥用寔溥何其言之貞而近聖如是耶由之可以振民育物可以建猷植範可以協道宣化可以平衡宰世蓋堯舜之卓擬六籍之玄詣也古謂文章與政通斯文不其然乎夫文之弊者蠹於倡而圮於習者也非所倡而倡之則古訓離非所習而習之則大道隱隱則迷迷則失承失承則支岐詭僻與聖言遠非有大賢達哲闡示道真以為世

準夫奚能返而繼之然則斯文之作不亦後學之指南乎哉

送少宗伯黃先生考績序

久菴黃子將以南京少宗伯考功於天官部石湖何子九峯胡子徽文言贈之浚川子曰嗟乎君子志在天下而澤加于民故莫不有功可述然必協于道而後可使夫人也逆性命之情以就夫隨世之業則為私循為智竊為迷謬之圖為毀貞之惑為希世依阿之失已此夷齊曾閔所以大息悲感而不使累於心者也又惡乎稱於聖人之門故曰道有成質言功失其道則功非其功矣然必遭夫時而後成時不可得則賢傑臣於常調才智窘於寡和人人遵晦龍潛豹伏而鄙夫孱竪以緣蟠沙亦制倖于矣氣縮而罔神精渙而闇色動之微抑進之致嫉名之曰陸沉豈不悲哉昔者仲尼子輿其人則聖賢也其道則化工也孰不知其一幅轉而可以康世時也上無明王邪君痼於庸謬至不遇夫知已而老人到于今惜之故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言非其時難與論功也雖然功成不可居也

古之明王治幾造化漠然若不與於已功冒海宇退然若無能而歸諸天由是含章龍蘊絅莫得而稱故曰帝力何有於我蓋天下闇然利之而不知矣其為道術也不亦神乎哉石湖何子曰不然黃子貳禮南都也禋祀之蠲牲登豆之果蔬無不裁定區畫濟正氏便公廨營局醫藥之務無不修繕處分咸有實惠攝刑部也燭微致要予部受成罪懈罪私訟獄乃清攝都臺也端範淑度庶僚承式察奸伸抑憲蹟貞軌攝掾江也防禦有略經理周詳弭盜四事深中機宜以

明達之士哉而□□之業出乎仰其經濟而快睹矣黃子惡得辭而不居汝川子曰不然黃子有道之士也功名之際視之若浮烟流埃不足控揣久矣方其未遇於時也結茅會友於紫霄之山講習唐虞周孔之道晏然若將終身焉及其既遇於時也袪光韜志遜而遠之其視矯矯亢亢不勝其滿溢者得失不啻霄壤矣嗟嗟黃子有道之士也其於功名之際曾何謝謝然居之哉雖然善其功者乃所以善其職者也黃子固不以之自居矣司天官之考者顧不以之居黃子耶

送喬侍御考績序

東鹿喬君伯藏任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三年矣例當報績天官氏其僚馮君子仁呂君可賢以贈言問余汝川子曰御史得行其志之官也古者聖王之世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已乃後世則有諫官之設今之時則寄言責於科道上而天子之舉措次而百官之淑慝下而生民之利病休戚乃無不可得而言者非是官則有出位之罰矣斯其志有不得行者乎雖然君子之進言亦難矣與論君親之過失指摘權勢之非違犯則震之霆逆必怒之鱗非有謇謇匪躬之節未有不括囊以取容者矣豈獨進言受言亦難激切之論抵觸聰明狂瞽之言不顧時忌非有好問好察之聖未有不以怒譴相加者矣惟夫古之藎臣志存忠鯁靡虎窟所有當忠言斧鉞不避古之聖王門設旌鐸闕置匭函聞諸善言必甘聽納言或未善亦不致罪故曰明王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罰以直諫古之君臣乃兩得之矣使有進

言之臣而無受言之君君子徒抱忠貞之志而已豈不難哉頃者伯藏感於時政乃有辯邪正抑祥瑞之疏皆明犯大忌而不顧又率其僚友論列當道大臣識者無不爲君危之　主上皆恕其狂愚而不之罪是伯藏有敢言之節而主上有能受盡言之明矣古之君臣何以過此雖然自義之士不變厥始乃若禍患外迫利計內萌擬貪疾惡減於慮身保祿患失忍於狥世此又君子之所不與也方今天下之故其最所急切當先務者有幾其浮費重靡以耗蠹國計

當節約者有幾其偏重極敝必病國殃人也
痺當預治者有幾若能一一取而言之則足以
贊助德化當益黎庶斯於 聖慈能受盡言為
不負矣伯藏其圖之余視北畿學時與伯藏有
一日之雅故不頌其能而惟廣其志云

送少司空林公序

小泉林先生為南京兵部右侍郎今年春適工
部右侍郎缺員 皇上乃改公貳之將祗 詔
北 浚川子乃竊行者居者之義摛言以贈公
夫惟君子之於天下不難於濟事而難於合道

不難於敢為而難於中幾畔厥道雖顯於功仁
者不為也失厥幾雖勇於義聖者不取也故合
道而齊事中幾而敢為乃謂之道術乃謂之嘉
猷大業君子克有諸已實惟艱哉公之與予同
事也予小子寡所習于官弗類于政公出謀發
慮恒贊予所弗及體厥事要舉切義旨不忘所
必盡惟正是宅不志所必成亦惟正是宅乃弗
當于義公則曰茲匪予所克襄差乎謂於道有
弗合乎哉行有酌宜事有中節果敢弗貴也乃
惟時措允嘉公則燭於遲速之會達夫重輕之

勢隨機應變與時偕行乃非所予可為公則曰
匪予謀所契差乎謂於幾有弗中乎哉是故中
通朗練允惟實學攝政理物有光庶績其道乎
小子式覬哉廣矣視彼其作利惑而弗適于道
清談白坐而無益于行者不啻懸日月而論要
窾矣是故於公之行而重有感焉古昔君臣以
節儉率天下其德朴素其政簡易其化清淨故
當時之人蕩蕩然得以樂其生今之時其政繁
其風侈取諸其民也過度填膏脂於溝壑也弗
所恤厥情苦矣厥財力竭矣枵枵然喪其樂生

之具矣為政者乃不思而反之是謂剥本其如
為國何哉書云嘉猷嘉謀入告于后乃今公所
有事也合道中幾公又素有定力是行也必有
以蘇天下者望公公將何以慰斯人哉

送劉際顯擢 宗人府經歷序

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劉君際顯擢 宗人府
經歷同鄉諸君子以贈言問予正郎陳君曰美
哉斯擢也恨遲且久焉耳光祿王君曰美哉斯
行也恨閒且散焉耳浚川子曰不然進者進之
益也閒者養之資也君子蓄德建業其道于是

乎在仕者孰不欲達然有道焉不可以畔義而取也有命焉不可以僥倖而得也是故君子安之不競不躁不出位而思不汙行以圖既而有得人罔不惜其淹鬱喜其父而享矣此可謂損之而益不足而有餘也柳宗元高才博學鴻漸而往卿相可以坐致乃附儷匪人以倖速化未幾事變流放遠州卒不得為君子所與不亦悲哉故曰進者進之益且大天下之變故亦夥矣不於暇豫修之猝然而當事鮮無不及之歎諺曰臨渴掘井其為渴之慮也亦疎矣是故君子

間不廢修靜不溺志競競焉務求天下之變故而持其幾一遘于時則沛然莫之能禦矣馬賓王曠邁之才也平生所歷率卑官漫秩每得之輒棄去不省獨靜觀時變以養大受一旦太宗召而用之言天下事若素宦於朝者君子謂其有王佐才可與傅岩釣渭比跡謂不素養其具能爾耶故曰間者養之資際顯始為宜君尹時適回賊流劫三省官軍敵輒敗衂君乃括邑之壯勇要擊之親冒矢石推鋒陷陣其子重慶亦身被重傷不避賊因以平上司交章表薦其功

王有剛大之氣此非剛毅之鋒英敏之才足為邊方之倚之語矣乎不亦雄偉大丈夫乎乃今僕是開散更能養之閎深堅定韜而措之天下奮功楙顯弘開大濟將不自此始乎

送王時化擢雲南副憲序

服衆莫大乎德性利用莫大乎才識成功莫大乎學術君子有志於天下三者不可廢一也故廓然大公心與天地同體則德性弘矣物各付物幾與四時同運則才識至矣無私無為治與王道同功則學術正矣在昔先王盛時師友之

所講習君臣之所憑藉道未有先於此者諸他非不致力也庸行小道不槩於天人之極修治之本聖人則舉其大畧而已矣此古人之學所以出而有用非後世汨俗彌文之士可得而並稱也南京駕部郎王君時化擢雲南按察司副使司務馮君徽及諸司郎吏乞余言以識別淺川子曰時化好修而多聞何俟余言為哉自余之承乏司馬也駕部之積政尤戾時化乃能擧墜祛弊補偏解苛謀中典要動適時宜其所以贊襄余者實大由是奮而為奇偉之業乃余亦

莫之究竟矣尚何俟余言為哉雖然君子之於天下豈必定其有為之執漫無持論任風而帆舟將何所抵止乎余之所謂德性才識學術不可不先擎其大也以德性為本果亦由仁義行恢恢有容乎以才識遠術果亦朗練旁通酬酢萬變乎以學術植功果亦脩義是循淳正不詭而中聖則乎古之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其六經所存聖賢之跡莫有能外是者大舜得此以紹堯致治伊尹得此相湯以王天下傅說得此相武丁以嘉靖殷邦周公得此相成王制禮作樂

以致太平仲尼得此為魯司寇三月大治乃今之人昧昧焉以恃其德性之暗合留留焉以倖其智數之偶中雖一時亦足少濟要之漫滮支離欲終身巍然有所建立斷乎莫之能矣時化其圖之河上公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此余之言所不能已也時化其圖之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三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四目錄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四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記十首 賛二首 銘十二首

贑榆縣建廳事記

正德九年正月廷相以罪謫丞贑榆時尹以事被逮因署事明年八月乃有廳事之建先是縣治燬於流盜公宇公廨靡有孑遺官吏各路幕覦事久矣廳事之建乃不獲已之政也儲林畜食旣備乃興五旬而舉之落成丞乃告其民曰嗚乎營繕之役勞民費財非所以安輯也然豈得已哉夫縣有廳所以休上治下宣德流化之道也是故圮而弗治露棲草處邑大夫無容也堂委於塵叢棘而呼嚢而趨上下雜揉民之無瞻也風雨寒燠之來弗蔽屢輟於公庶事之隳也事隳則民慢民慢則政疲謂邑尚有人乎尚有法乎廳事之建乃不獲已之政也勞靡財力豈其所欲哉父老再拜稽首曰茲吐何之力亦何所靡哉事集四境不聞吐且將爲之大夫之良計也丞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凡務非所急不如且已否則爭於安順之政雖財力不與於民而

猶將議之矣況出於民乎哉此民情好惡之大端也令也謂務非所急與父老稽首以請不敏是役也凡棟梁榱栱之屬千四百有奇瓴甓鴟吻之屬四萬有奇釘線之屬六千有奇咸令置之材礎礪之屬四十有五乃舊之遺焉徒役五百有奇人各役二日工匠之屬五十有奇鍛者役五日礪者役五日畫工役旬有五日圬者二旬梓人五旬

陳留縣新置學田記

學有田非古也雖然有司之善政也古者閭黨

鄉遂皆設學聚田畝之子弟而教之故有教無之須術業之精校勸之科而無廩庾之養何以故斯皆食於井田者也無俟於養者也後世井地隳廢民寡常產士始有無業而學者矣無業則生不給生不給則功不專功不專則學不成由是給廩置田之政所以興也無沮溺之轉之苦而收知類强立之功謂非君子之善政得乎平原張君祿以才進士出宰陳留視篆之初行視學宮釋菜先聖殺業生徒見其絃誦課文纔業恒覔日減[illegible]然曰此[illegible]

司之責也余將圖之乃取公帑贏羨市城南田二百畝歲收其租以為師徒講學之費充足乎廩餼之餘俾贊乎禮樂之業公於斯文可謂盛心矣乎教諭張君佑洎其僚友請言以紀諸石浚川子曰嗟乎加志於庠校者格世之郛廓也弘美於風教者隆化之軌轍也且夫獄有片言之折道無遺物之拾野息萑葦之剽澤茂鴻鴈之歌政之及於民者非不彧令朙而德澤究也君子曰沱流標枝非本始之術也較之[illegible][illegible]蟬綏之感鵲巢騶虞之化振風教而養敎俗者不

啻徑庭矣公之宰是邦也其政簡易故人式和其性廉直故治威克其事精審故奸不乘隙其用節儉故民不告病由是而之焉可以宣德流澤矣方且汲汲焉修學崇文置田養儒惟恐先王禮樂之教不振而一蹈乎俗吏之陋塗嗟乎非鴻士之遠猷大賢之玄造何以與此公於斯文可謂盛心矣乎使黌序之上寡執經操翰之跡庭階之下為茂草荒烟之鞠則師儒為素餐而學徒為虛靡矣寧不有負於公也哉公之為是田也立二則俾學司守之一曰耕會錄紀其

臣之頃畝區字使可以遂稽紀代耕者及學积
之分準之齊民之利使可以常代紀歲租所入
之數使可以辯其所出一曰學會錄必師徒講
業會食而後取必學政公用之費而後取賓客
之宴勿需此私漫之會勿假此師雖尊勿專此
嗟乎公之政可謂詳且悉矣不然則田為養[illegible]
之具矣而可乎哉

滸西記

武功康子不偶於時優游家居乃築室[illegible]武水之西以避喧晦跡因自號曰滸西子滸西有蒼林修篁時花流泉絲絲薜獻其幽猨麋候其間亦有樵客漁父時過滸西子滸西子與之道情款敘古今事變往來交作賓主不辭樵客漁父也時復挾二三子上終南太白臨眺廣宇行吟渭滸訪幽求濯滄浪悼往喟今日夕自嘉雖鹿門谷口離群獨往之勝不是過焉人謂滸西子將自樂而忘世矣滸西子方且修潔抱貞探聖神之化昭豪俊之業以自悅慕未嘗憒思於君臣之際亦未嘗任情發桀甘為逋客會達官高人輒取古今治亂興衰之跡聖君賢相之業相與

討講言及海內多難每恨哎吾尚父之徒不生于時既而慨劇悲歌傍若無人焉滂川子見而識之謂滸西子未嘗忘世今夫滸西子不嘗忘世世豈忘滸西子哉孔子當春秋之國席不暇煖車不停轍以行道救時為念是故居魯而齊人懼入楚而陳蔡圍衛之夫人稱其聖鄭之婦人識其異以是觀之天下孰不知孔子哉知之故不忘之至於君臣會遇繫于命而已矣固非天下之情也晨門荷蕢視天下若將浼已當時之人已舉其姓名而忘之安得而知之又安得而思之不忘之耶康子志在天下人謂天下不知康子吾未之信然乃歌曰梧岡喈喈兮鳳其遊矣時命乖蹩兮又何求矣彼芝薇之可食兮同其流矣帝昭嗣矣將貢其幽矣吁嗟碩人兮重厥修矣滸西子取而自歌之已而喟然歎曰予放情於魚鳥久矣有是哉非吾所知也請為滸西記

簡州遷學記

簡古郡也　高皇帝平蜀之後乃降為縣隸成都府城在絳水河西古牛鞞千戶所之墟儒學

祠在縣治後儀門廟貌學宮湫隘形制久矣弘治
十四年孫尹綸於河東四狀元坊側讀書臺下
掘得古泮池形狀堂趾深廣宛然古學基也遂
倡衆徙之學于是蓋再遷矣正德八年癸酉以
撫按臣議復陞為州乃城州於河東學亦從之
蓋三遷焉維時新寧君王良擢知州事凡城垣
公館公廨學宮橋梁道路之謀而未為與夫為
而未成者一切任而行之比及辛巳廟學告成
裸薦有所聖神妥矣講習有地士業精矣堂宇
弘而師道尊矣廩庾具而賢養裕矣名宦鄉賢

祠而遺德勸矣作新之功煥然其可述哉學正
田嘉禾乃率諸生請言以紀其事浚川子告之
曰嘻乎諸生知國之所以養士者何邪要之欲
其秕德成材裨佐治理爾為諸生者悠悠自待
無切劘長養之效終與庸衆齒寧不負國家乎
諸生知守令之急於建學者何耶欲明倫興化
以為齊民表率爾為諸生者悠悠自待無切劘
長養之效終與庸衆齒寧不負守令乎諸生其
圖之夫志邁而拔俗則古儒之行與風移而合
道則舊染之習變陳良楚產也北學周公仲尼之

遺於中國□拔乎俗□也夫欲遺蜀之子弟學
於京師歸以教國人而蜀郡興於文學蓋移乎
風者也使一士拔俗而立將同德相應而風氣
變矣風變雖辟陋之域謂之鄒魯亦可也夫濟
務者是之謂經術合天者是之謂王道守道者
是之謂士節三者具則於聖賢之學入於藩而
遊於塗必於吾言有徵矣諸生其圖之

吏部考功司題名記

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天官冢宰曰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

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考功之典肇自　聖王遠矣我　國家稽古建
官吏部置四屬考功居一其職司之員郎中額
一員外郎額一主事額二其職守之務有紀錄
有考覈有貢舉有考察而保留旌異養疾致仕
之類皆兼領焉要之簿領期會比之古者考課
之任尤為備云然自行在建設以來上下幾百
六十年居是職者無慮百數十人姓氏漫無紀
載多至湮沒不傳嘉靖八年春正郎胡君森始
病其缺略謀於副郎鄧君尚義主政張君庭余

君胤緒於是稽之譜牒斷自永樂甲午以逮今
日自諸葛平而下郎中得四十八人焉自鄭復
升而下員外郎得四十八人焉自余純而下主
事得八十四人焉乃採取其姓氏班爵而叙次
之將礱石題名圖維永久乃以記閧余嗟乎仲
尼有云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然則名也者固
不可已之道也今兹石之刻紀其姓名者也非
所以得名者也是故君子慨其名之實焉行足
以成性謂之德勞足以定國謂之功道足以垂
訓謂之言契乎天人之微謂之[illegible]通古今之變

而時措之謂之才由是而道德備則為名儒功
業建則為名臣千載之下仰其德業而敬慕之
憂疑如見矣苟實焉無之覩其名者秦人視越
人之圖籍耳夫誰其知之又奚慕之亦隨代汨
没爾嗟乎可不懼哉夫名足乎已而後成者也
非可以强而取助長而獲也强而助長則違道
干譽之行作索隱行怪以為徼捷之圖者有之
雖掩闇於一時終黜誚於後世嗟乎可不戒哉
雖然兹石之刻豈獨為昔人圖後之君子覩其
賢而慕之慕而式之不能已也覩其不肖而省

之省而戒之亦不能已也冀然而效德惕然而
伐衍凛乎其在兹石也夫凛乎其在兹石也夫

嘉樂堂記

人有得於性分以為樂者有假於外物以為樂
者樂由於性分則無所遇而非樂此君子之真
樂也樂假於物矣時而不得於吾心則吾與物
皆逆境也悲憂從之矣夫安得樂中山武寧王
有裔孫曰東園子者可謂樂其天性之真而君
子尚之矣王在國初時厥勛業獨大　朝廷數
錫寵賚之恩視他公及侯莫之與京至今富貴

福澤沾被其後人者視他公及侯亦莫之與京
可謂盛矣而東園子者視之漠然無富貴氣覩
其內而事其先公與其太夫人也飲食必躬進
諸几席進已而跪拜不命之起不敢起食已必
躬徹其盤盂不命之退不敢退日復如是歲復
如是將終身不倦焉外而交諸賢士大夫也無
論貴等恭敬謙退禮意周洽一致也在人若不
堪其勤款而東園子乃怡然安之不憚煩焉使
遠至而驟覿者不知其為貴公子矣又能輕利
好義以周其鄉黨而寬其下人有感物之德[illegible]

無悔心之行斯皆人之所難而東園子乃樂而
為之無難者是以骨肉親之賓友賢之族黨敬
而信之雍容於家庭歡燕於賓席優游乎天壤
逍遙乎歲月凡其身之所遇無非可樂之境求
一逆吾情者即不可得豈非真樂乎哉今之通
侯貴戚之家亦有事乎樂者矣宮室耀雲日鍾
鼓轟雷霆姬姜集妖艷酒醑成林池歌舞使娟
蘭華芬敷如仙庭桂闕者豈少也哉燕樂不足
戲劇更作擊毬從鞠摴蒲六博好弄之具日雜
陳乎其前而不知自重者又豈少也哉彼自以
為樂且靡及矣然而驕貴性成傲惰習稔內不
知親親而骨肉薄外而不知賢賢而名譽損上
不知忠以報國而法守違下不知仁以恤衆而
兆民怨罪積眚興天人交怒而憂至無日矣雖
有可樂之具安得久而樂之其視東園子之樂
不愧于天不怍于人不畏于鬼神優優衎衎求
歲而保有之不啻霄淵懸隔矣顧不可嘉乎哉
東園子有堂曰嘉樂請記于浚川子乃舉其樂
於天性之真者以志其堂且以示其子孫知貴
家豪侈之非樂庶幾興於乃祖云

玉華先生像贊 有序

大中丞渴陽盛公雖宦遊人間而曠心逸
度準擬鴻蒙高風達節超邁倫品其言曰
聖人不生大道堙塞營營與居汙我神造
吾將歷五岳九寰謁至人遊矣蓋舉世莫
之知也浚川子乃獨契之為作畫像贊贊
曰
古有博大真人行不亂獸群居可探鳥巢以後
世樗風惡俗視斯人之儔絕跡滅響不可復得
矣今於玉華先生殆庶幾見之先生神情靜定
幾朗內照和與化適曠與天遊不忮不求與物
無競其視世之亂心逆性以取夫勛華軒黻之
樂者若蠛蠓蛣蟟之振於前也斯人也豈非胚
渾太虛苞併萬類與道為徒不啻遊方之外者
乎不然希古抱貞進止出處一順其天爝然而
不汙於世塵者耶

李母宜人像贊 有序

宜人姓楊氏山東平度州人高州節推李
公彗之配翰林編脩學詩之母也內則勤
勞關雎窈窕含淳懿以獨融稟沖和而秀

出服膺圖史動合典墳有翟褕[illegible]熙惭[illegible]
素衷以恭順婦道克弘率儀慈官凡儀組
備斯乃光昭婺女之精瑞發坤靈之秘者
也方將鳳翹霞帔錫爾光榮綿算遐齡享
茲純嘏顧乃旻天弗祐淑媛化萎川杳回
波風無寧木編修君遠羈宦所伊阻奉終
痛惜音徽濡狄長泯乃想像乎神命工纂
畫雖一毛未似龔保必無而百歲敬瞻庶
幾有奇泫川子仰惟光度爰作贊述揮翰
標賢以詔來祀其辭曰

猗歟宜人有卓其粹守貞抱一終溫且惠王雎
關關祥鸞翽翽比潔瑤瑛儷芳蘅蕙祗德肅雍
歸茲景族閨壼內宜戚黨外睦秩秩女儀恂恂
英淑展矣碩媛厥家之福式訓令子蓋卑皇皇
文彩星虹德器珪璋允世之哲為邦之光慈敎
所錫厥宗之祥猗歟宜人率德婉婉含徽履素
式煇彤管積善獲慶厥嗣昌衍嗣之昌衍遺也
之憲

銘

室中雜物銘并序

予端居謫暇檢所不逮惕欲昭前哲後
淵冰乃託所御物銘以自警蓋摘其剛
於此而寄其義於彼則左右前後皆吾
師也古謂約而言之可以為子孫常者
其庶幾乎

屏銘

蔽其身毋蔽於其心蔽其身安無害也蔽於其
心闇莫大也

枕銘

爾溺志於逸自惰爾身乎爾思力所不及自戕
爾神乎

席銘

朴乎毋淫於華靡宴乎毋惰其肢體昭乎毋愧
於屋漏

釜銘

耕以自給體瘁志逸其樂熙熙仕而從祿玉粲
錦衣履厥危機汝將肉食耶藿食耶

硯銘

規爾角俾不易傷非欲爾毀方池爾腹俾爾有
容非徒為爾飭躬

鑑銘

勿曰爾明不見其後勿曰爾仁不掩其醜

櫛銘

緩則適適則理急則滯滯則傷

琴銘

嗟嗟習俗難感而古道易湮也舜文曰邈其響果遂終絶乎鳳鳥不至其道將不任玆乎守之敬之適世無悶

劒銘

丈夫皇皇志在四方維德則威維順則吉

墨銘

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不仁而可爲乎知白守黑以附斯文畔道而可與乎

瓶銘

口弗守咎乃興器弗固德乃崩

觚銘

鎮有鼻鼻則器矣槊有尾尾則俚矣故君子恥之求備其德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惡得有其二以廢其一哉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四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五目録

雜文　述三首　對一首　論四首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五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述三首　對一首　論四首

決遁叟述

東海有決遁之叟引竿曳綸釣於曲隈之島終日所得纔數鱗爾浚川子見而問之曰叟志欲得魚乎曰然欲給生乎曰然浚川子曰叟何拙於漁若是海之利於漁者厚矣揚罛而獵遊麥花而鯖至其群如雲其呴沫如雨其聚如丘阜漁者俟其來漂巨舶拉長罟合圍而取之無不

滿其舷載而歸勞於一日之力而終歲厭魚鮮之味叟何不此之圖而區區執竿以俟其嚙餌欲給生於或有或無之溟涬不亦勞而寡得乎叟何拙於漁若是決遁叟乃仰天三嘆瞪目而語曰嗟乎哉世之不知類也久矣乃若夫至人未嘗以險而慄其神況危其生乎且有突利者必有突害子獨不見於海乎風潮捲山蛟龍鰍鯢凌波出沒犯之者魄奪遭之者虀糜以是求利吾知其害焉爾矣且夫失緣於得禍始於厚生其極也於是乎有併然而俱喪者是故知道

者恒易足而不徇物以傷已殉利欲以過養若甲兵之戕殘水火之焚溺也安肯以千金之軀而徼倖於陽侯之波以奉魚龍之牙吻哉以漁者之所得視予之釣若倍蓰而無算冒險迫阨而遺生之害則吾其免矣夫豈獨漁哉君子之仕亦有然者李斯上蔡之布衣也學帝王之術遊於諸侯以六國不足事乃去而之秦遂能使秦併天下而稱帝身為丞相封侯諸子尚七女悉嫁秦諸公子賓客私人數千其富貴權艷可謂極矣不猶泛海而大漁者乎卒之輸忠不

信見疑於主縛之咸陽市中如牂羊跛鱉思牽黃犬獵於上蔡東門卒不可得豈不哀哉薛公隱於賣漿毛公渾於博徒蘇公匿於灌園彼三子者豈不達於帝王之術而顧以守其雌何哉以外物之不可徇而徼倖於利害之塗者非善其生之道也吾觀於子貌屹屹而山立目烱烱而望洋得非韜揄之王丞乎向為臺吏也珥筆拾遺執簡觸邪上而天子之起居中而百僚之汙隆下而烝民之休否皆得以執而議之入則卿相檢飭出則方嶽震疊不亦輝赫尊重乎哉

然行危跂激不能俯仰遜時已而奄入擠倡幽
因拘攣去死無幾宰賴
天子聖明照見微盎不加誅戮薄示放斥猶得
竊禄海方不失爲奔走之吏寸不予之幸而反
悲吾之拙是以鴟鳶之腐鼠爲大有得而鸞鳳
翔於千仞之上者秋毫末之見也不亦異乎哉
遂挼綸而去不復顧浚川子曰嗟乎吾聞海上
多異人憤世嫉邪隱於漁釣之間其殆斯人與
不然何其言之近有道也乃述以自省

王别駕畫像述

南林先生爲松江别駕飄然有解組之思乃圖
歸田之像置屏几間一日出示浚川子曰茲鄙
人之度也子試觀之以探子之心浚川子乃企
履以與犁圖而披倚楣掖之外方向景而視之
已而喟然發歎輾然而笑曰先生所謂自誣矣
乎聞之操舟者不美與持斧樵者不羨畧何也
取所非業不當其天樂也今先生明法立制宣
德流化以日正乎齊民垂魚擢纓左簿右書以
裨益於王事顏盂於風塵馥敝於趍興譬之救
焚者焦頭爛額奔走呼號之不暇矣今乃爲是
葛巾野服坐潚泉據槁梧翩然如出於九壥之
區將矣所取乎先生所謂自誣矣乎先生曰子
來安坐吾將語子以心予獨不見世之人乎其
未得仕也如飢欲食如暑欲風既得仕也以官
爲家以禄爲業罷駟折轅煩心倦慮老死畏途
而不知歸此委瑣齷齪不足觀也吾實鄙之或
者不務尚賢陳力奉襄王事乃求便濟欲以殖
已私卒之敗名檢抵亶憲失厥故物而報於一
歸是何異於操矛爲盜被束縛也吾實耻之甚
者恃乇私據尊位縱欲敗度不知節止舞姬歌

兒食前方丈淫侈過泰爲天所忌終焉精神耗
竭倏爲鬼物此所謂仕妖也雖欲歸不可得矣
吾實悲之故予雖厠名仕籍惴惴焉惟恐蹈於
斯人之塗身雖江徼而其心已日馳於潁陽嵩
麓之間與淵魚谷鳥遊翔矣吁茲予之志也子
盍圖之疑浚川子曰先生誤矣所貴乎聖賢者
豈徒然也哉蓋將亮天地之工和陰陽之運安
定乎海宇潤澤乎民物流聲華於無窮也何拘
拘而趨乎何硜硜而擬乎何變而固執乎何守
而不化乎何適何莫乎何此何彼乎道果何[illegible]

吾則鞠躬盡瘁如諸葛孔明可也時不我與吾
則不阿而退如隨武子亦可也何意必於去就
而為之竊為先生不取也先生曰子且止矣子
不聞乎矩之智不可以為圓規之智不可以為
方鶴不可袪之以短鳧不可益之以長蓋分有
所限而勢有所局爾子何於予疑之浚川子乃
憮然而歎曰於戲噫嘻在古有之知白者守其
黑被褐而懷瑜者道之曠途也先生之志審矣
故曰聖人遊於變化之途善夭善老善始善終
此之謂也

獅貓述

獅西域獸也毛披拂毹毹貓亦有然者故曰獅
貓余往在京時曾畜其一而生四子咸軀白尾
黑姣然可愛且性質徑順聲氣清窈臥齁軒如
團雪騰危攬若奔星真閨閣之奇觀也女郎尤
其憐之置之几榻為閨賞焉時屋宇新構無鼠
初不覺其害事也及來南都鼠多且黠緣壁上
下穴屋巔書籍承塵跳擲作撲撲聲以杖觸之
不畏然夜伺人寢寂乃群下地環室而走相觸
踏驚躍若轉蹴若遊戲嘈嘈呶呶彭彭剝剝不

嚙時而散去登几皮緣筐匱齧書帙穿囊袱礎
撞枰巢拂響絃索咄齕格格左喧右聒毆之仍
來寂而復作令人中夜不得寐雖有智力無所
從而施之乃呼童子問貓所在童子曰室無貓
故然翼日乃集貓閉之室鼠始聞貓鳴伏于穴
不即出久之一二稍稍動作騷屑刺促如試貓
然乃貓則偃然而卧若弗聞者數日鼠知貓果
不為己害也乃益狎習不避棄穴出矣余篝燈
候之見鼠之遇貓也撇勒搪突恣行無忌貓之
見鼠也逡巡前却若有遜避之狀嗟嗟恠哉異
乎貓以捕鼠為職也乃今與鼠習失職矣色相
之美夫焉足取然猶不忍棄之乃市他貓為捕
鼠計至則群聚而嗃嗃而鬬且齧他貓不堪其
苦咸遁去余始知其無能而害事也乃盡數乞
諸人復市他貓畜之且捕且食盡數月鼠患方
已諺云貓有三品辟疾食厥聲怒赫鼠聞之戰
栗眼光夜炯炯直射鼠見之伏不能動即威鼠
竭穴去不待捕故曰辟遇鼠縮身迅奮如攫鷹
百中無脫遺者故曰疾盜盒啓藏饞口飽腹終
夜合目呼呼念誦如闍僧敗禪與鼠相忘故曰

食此品之最下者其獅猫之謂乎浚川子曰吾觀於獅猫而知國有獅臣焉容悅諂媚色取之可愛也貪賄嗜勢竊食之饞也沓沓怠緩摧[illegible]無能也嫉賢妬才群噬非類也有一於此足以蠹國入主知愛而不知惡知惡而不知屛則賢路關格奸究攝據朝無君子而國事日非矣此林甫盧杞之所以亂唐也其視猫之爲害巨海一漚者耶

介立對

崧高之陽有山焉下無陂陀之漸行旁寡峰巒之倚託盤后土而突峙扱丹霄而上聳名之曰介立義以孤介特立不藉他山之勢以助其巉巖也汝陽林子取以自號乃謂浚川子曰予之取乎介立乎其知之乎闇之潔其道者不匹穢以自涤明其節者不援邪以茍合故能拔俗邁倫而震蹕一世此惟古大丈夫能之矣服毅直蹈廉恥辯義利明是非定趣舍志屹屹以金石行皎皎而氷雪可以賤其身不可得以屈其道可以喪其元不可得以奪其守故予取義茲山將以踐於斯人之執也已彼詭隨囁嚅降志附

汚卑韋靡廉紊風教而敗貞俗者吾嫉之若貝豕負塗矣安足以論以洋穢吾之玄府耶浚川子曰不然道猶海會納百川矣聖如日溥炤萬彙矣孰一德者途狹觀一隅者行碍茲謂大道之觀已乎伊尹[illegible]之任伯夷治進亂退謂之清柳下惠[illegible]不去謂之和龍逢死諫謂之貞箕子被髮徉狂謂之仁屈原懷沙謂之忠諸君子者非不足以揚休昭烈裨賛教化而益人國乎要之所就纔一曲焉耳矣其視聖人溥博淵泉道以時出無可不可而皆當其德岐然有間矣乎獨不聞之崑崙乎天柱峻極超脫鴻蒙虧蔽日月上摩斗樞此即吾道高明之符矣又獨不見之太行乎連亘終南跨逺遼海袤延萬里衿帶夷夏此即吾道廣大之度矣學能仰止深其造詣則融虛高朗巍巍靡及廣遠弘深蕩蕩不測斯於聖人通變之術會極之歸幾矣而何立之不可即號之曰崑崙太行亦允矣語曰柔佩弦剛佩韋言當損有餘以進乎中庸之會也今吾子之學履道懷貞夷嶮並節其於介德固已入室窺奥矣而猶念茲第已擬之古人中

彳之尚下亦異乎哉吾學之未至不欲一遊
成名古之人亦有見於是者矣吾欲振子登於
崑崙之巔以大觀乎六合之際遊於太行之盡
以究極乎海岳之會通吾子將從之乎介立子
曰嘻久矣予之志於斯也請從子遊以竊附於
聖達之會

荀彧論

史稱荀文若有殺身成仁之美王子曰此過論
也文若懷二心以事主徼幸於奸雄之側而不
知避蓋隨世以就功名而昧於聖人仁智之軌

者也董承被害伏后與父完書曰司空殺董承
帝方爲報怨完以書示彧彧惡之隱而不言欲
陰賛完也事久不濟恐操疑巳乃躬至鄴發之
勸操以女配帝而廢后以飾巳隱書之跡吁亦
拙矣是后之殺完之死雖操也其機皆彧也夫
殺身成仁仁人義士之大節也廢黜母后是可
忍爲者乎則彧平生爲漢之謀悪乎在高帝於
丁公乃其君之敵也造次危迫可以爲君滅敵
矣繇也乃生之非懷二心者與帝之終誅之也
豈不以失委身之道不可以爲訓乎彧漢臣也

而陰爲操謀逆誅其心附權比黨無君不可以
長也明王不與失論與刑惜也而謂之[illegible]得乎
哉操之兇械挾帝令衆著無漢之心久矣彧獨
不之知邪剪除異巳孔融楊脩之徒無罪而戮
彧獨不之見邪君子色斯舉矣可矣而欲詭兩
可之心以徼幸乎智計之可恃故得謀操即助
謀操得廢后即助廢后隱私本實陽示大義操
之術遜人遠矣寧獨不窺之李斯上蔡之鄙儒
也接足入秦佐始皇以兼并六國功成名遂身
退[illegible]戀滯不果胡亥趙高昏闇險譎之朝

謂可以終志乎由是觀之彧之死於董昭之議
晩矣而非不幸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文
若其失之夫君臣之義間不容髮嚴也非可以
此可以彼者也進退之機不俟終日決也非可
以待可以幸者也是故路馬不齒恐犯其義也
危邦不入[illegible]也義仁智之道廣矣彧也
皆犯之故曰隨世以就功名而昧於聖人仁智
之執[illegible]

張良論

陳平[illegible]臣言不克被論[illegible]謂張良見[illegible]

於竪子王子曰此不然也周靖張奐實黨中官爾非彼欺也靖乃匪人不足言於奐則可惜大將軍徵起天下名士以匡救漢室海內雄俊仰其風古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力奐多讀書號稱賢良朝廷事勢顯顯在人非暗室屋漏不可窺測者謂之不知可乎大將軍固不知也王甫曹節竊美威權濁亂朝政子弟在列專行貪暴天下洶洶奐可謂不知乎大將軍事敗郭林宗哭於野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夫以田野之士尚知陳竇之忠而爲之同列者顧獨昧之

此可以欺人乎由是觀之內外清濁判也久矣王甫之徒一旦以反逆搆滸平仲舉之禍即信然從之可乎故曰非彼欺也奐有所懲創而然也初辟於梁冀冀敗以故吏免官禁錮數歲諸交舊莫敢薦及後數立邊功當封以不事中官不獲夫始終不隳其節惟有道者能之志於富貴利達者一遭其顛沛轗軻不變其行而附時汙者鮮矣奐久絀抑於外非遁世無悶之節是以一懲於外戚一懲於中官而正義遂消沮矣謂之見欺得乎哉使果被欺不知邪國之大變

非凶葬可以從事爲奐者當其矯詔之時即幸五營軍士而誓之曰大將軍反奐與若等未得狀勿輕動以速不義惟奐是從得其狀未晚也復報武曰曹常侍傳詔以大將軍作亂當誅奐令陳兵朱雀門爲主上除亂大將軍有謀伏辜否當自白勿鬬北軍以速夷滅復請於甫曰大將軍反狀軍士與奐未知願得見太后主上請狀如此勢既在我則內爲所挾而不敢遽動外有所恃而得以自明大將軍之事不中日而定矣或曰奐不如詔即罹害奈何嗟乎此豈君子

之志哉計利害而忘節義有道者鄙之矣奐於此猶謂非可死之時乎不渝其義不比於邪激烈之氣足以振士卒光明之心有以並日月奐於此猶謂非可死之地乎楚白公將作亂欲得易甲乃以兵劫之曰與我則共富貴不吾與則殺子甲曰子嘗謂我義矣今子行不義而以兵威我我不忍爲也子行子之威吾明吾之義乃就死佛肸以中牟叛劫田卑以鼎鑊卑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死乃褰衣就烹君子曰甲也卑

也不以生害義不以不義害智可謂烈丈夫矣使奐之志不成而為甫等所害直節正氣可以無愧於古人自表於後世矣惜乎以鬱鬱無聊之故而奪其剛正不撓之節卒使大將軍之事無以藉手而漢道以之陵夷是誰之咎哉欺與不欺又烏足論

同心協恭論

古園盧子台峰熊子以臺吏出按四蜀職守雖殊攝而以善相濟求益于事無彼已也故安利蜀人之功視前此為最多熊子曰盧子于我有開誠相助之益焉乃撰同寅協恭記頌之盧子曰熊子于我有忘形切磨之善焉亦撰異事同心記報之嗚呼是道也治天下之大幾與廷相遊目於光景之外滌心於和暢之內蓋灑然善也用著跋論以贊其美其辭曰

天之健一晝千里不能為蟲之蠖動海之廣浮載九土不能為泉之冷滴用有分而勢不可周也今夫絕人而立於獨者猶藉於所以為生况有為於天下所當思以[illegible]哉是故功者藉於力者也道者通於情者也若挾持天下之事而自信自辯自勝以求成彼且惡乎有為哉是故信者適以自迷也辯者適以自拙也勝者適以自委也成者適以自毀也彼且惡乎有功哉雖然斯人也不得以天誘矣吳楚之人操舟濟川帆檣檝柁笮纚之屬罔不繕緻無缺且焉涉無不利矣不幸而不濟者什之一爾彼於舟也未審審然理之檝敝柁刺帆曳檣朽紼纚引笮焦焦然不中也彼於涉也不亦岌岌乎幸而濟者亦什之一爾彼人也可以言天命乎哉故曰不

可以誘矣張魏公一代偉人也困夫女子信其忠義焉四出任國而卒無所建圖何也自任而忌衆謀耳偃武修文興起禮樂天下蕩蕩然和平也周公方且遜畢召躬吐握恐自絕於賢人焉公也豈寡於才德而為之懼善謀不集孤立自任不足以有為也而况不及周公而不為者乎彼其不足建圖以有功者人也豈天乎故曰一心之研慮不如衆思之集也單謀之自信不如忠益之廣也由是觀之二君子於魏公也吾知免矣夫

張魏公論

嗟乎君子有為於天下得時以持權人望以取信才識以達用而已才德具而無權曰不遇有才而無德望曰不信有望而寡才識曰不濟三者不足以有為均爾矣然不遇者天也於人若無咎矣張魏公四出而當國不可謂不遇矣而訖無所建圖何哉蓋當紹興播遷士大夫無持論也嚚嚚矣李伯紀趙忠簡之足以繫天下者又不能久安於位於斯時也志任天下而氣足以勝之忠誠體國而論不為邪議所奪者獨公

可以厭衆心而其屢退而屢用者非幸也宜也此魏公之所長也嗟乎當事者譬之操舟焉眠湍撇漩夾溜避石舟人之所長也顧使農畯主槁販賈主柁以長年為亂已而棄之砥柱瞿塘之險吾知其難矣王統制富平之策岳武穆酈瓊之議善也乃不用而忌之曲端才畧可備任使也乃疑而害之嗟乎群策所以濟已也自任自忌而不與為圖謂駕馭遠畧得乎不幾於欲飛翀也而自鍛而羽乎此魏公之所短也大抵君子御政謀不必其皆出於已已之謀亦不必其皆足以集事漢高帝誅秦促項大較淮陰良平之謀也而君子之論則曰漢屈群策謂之漢則皆為帝之功矣以帝能信而用之也由是觀之高帝之有天下豈獨豁達大度之望足以得人乎哉亦其才識高遠有以濟之爾魏公不達于此由之權也虛其天時望也虛其人心惜哉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五

雜文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六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撫蜀議七首

呈盛都憲公撫蜀七事

竊以衣有首領舉其領則衆體順罟有大綱提其綱則衆目張故論天下之事當自其大且要者先之雖無目前之益而有悠久之効其始而視之若近於迂緩要其終之所得恐非迫切苟細者可同語矣伏蒙臺下不自高明下詢芻蕘迺敢披瀝愚衷計畫浹旬取其治蜀之大者七事上陳伏以蠻夷猾夏帝王有制御之術番之侵我西鄙不可不治也故議靖番中國有道守在四夷僰人之擾我南鄙不可不圖也故議制夷教士三萬横行天下兵欲威敵不可不練也故議訓兵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而餽餉尤在所先也故議儲餉國之利器不可以倒持茶乃諸番必欲得者實中國之利器也故議嚴茶濟天下之事者當察時勢之宜則[illegible]而無偏舉之弊故議審錢制而行之在乎法[illegible]明之存乎人職[illegible]不可不[illegible]故[illegible]術修之

齋節治蜀之尤務雖近迂[illegible]惟賜留
神采擇不勝甚幸

請番

夫蜀之西鄙諸番雜居其部落田廬實與蜀民
襟帶聯屬非如北虜有大漠之隔長城之阻也
故治諸番之道似易而實難何以言之今之松
州諸番即古之白馬氐茂州諸番即古之冄駹
其性勇戇貪貨死利其俗毛織畜牧頗知文書
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所居止皆依山據險累
石為室高者十餘丈謂之碉房其天氣多寒土

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惟以青稞為食是以見
內地沃壤之田則思剛鹵之地不可及食五穀
之美則思青稞之味非所甘以故疆畛之地日
見侵奪民畏其勇悍輕死棄其業而去者不知
其幾矣古謂蠶食諸夏者此也近年以來備禦
關堡官軍被害尤甚方其來也或據險要遮或
臨高擂石以索財貨謂之買路及其至也則日
就關堡需求酒食逼取人畜謂之和番又有債
負年例人命瘡疤失等項目銀兩取之不得則
拘留軍士與之傭工因而不能歸者衆矣古謂

驅赤子以填溪壑者此爾故欲聲其罪非有
衆入冦攻陷城堡之惡欲興師以討而山川險
隘用兵甚危亦非一戰而可決者故曰似易而
實難者此也嘗觀趙充國之討西羌也謂屯田
湟中務以威信招降罕开斑虒之議叛羌也請
置護羌校尉理其邊事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
遣驛使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由充
國言之是不欲以兵勝而以計困也由斑虒言
之是不欲以威疆治而以德信懷也夫戎狄者
荒服也言其荒忽無定不可以常理治者也是

故聖人之治之也待之有備不自弛矣禦之有
常不求勝矣雖稽首入貢而亭障愈警雖冦鈔
不恭而甲兵罔黷期在庶民獲安疆場不侵而
已今之治松茂諸番者亦豈出於二子之議之
外哉考之洪武六年以來平蜀之後即定西番
北路置松藩等處軍民指揮使司南路設疊溪
守禦軍民千戶所附近番族皆設衙門隸之安
撫司五長官司二十二各降印信立酋長為土
官以世掌之每寨復設牌頭寨首一人使督納
又斬所青稞差役所以羈縻制馭實中國之藩

辭也爲之守[illegible]有[illegible]也[illegible]酋長之雖至今無
廣可也柰何任匪其人彼夫比道改諸番不靖
至今爲梗邇者雖稱貢致討小有斬獲而我士
馬物故亦過半[illegible]所存不能直其所傷所得不
能補其所亡可以爲太息乎爲今之計莫若先
自爲備使我[illegible]兵足士馬精強威足以懾誠
足以感然後[illegible]其小過與之更始招致各司酋
長明以信[illegible]爲約束量復青稞之稅以存事
大之體仍於一月之內令其酋長詣見守臣一
次即以茶[illegible]爲給賞彼利其物我利其安焉

縻之術無過於此復於封疆交接之所置立限
界使彼此不得侵奪違者以約束治罪夫好安
惡擾人之情也彼雖戎狄亦人耳其安利於已
者彼之情亦悅之又安有不從者哉不然使其
頑黠不服則我既有備以兵則強以守則固亦
無患於彼矣大抵天下之事廢於推避壞於姑
息不以國事自任者推避者也以小害不足爲
慮旨姑息者也今之松茂之患其所以致之者
比二端已及今不爲經久之圖則侵擾日促於
邊疆而匪寇或起於肘腋不止關堡不守南路

不通而已矣易曰[illegible]其[illegible]之謂歟

制夷

蜀之南鄙皆蠻夷也越嶲即邛都黎州即筰都
播州即夜郎酉陽即牂牁漢唐以來皆置郡縣
我朝以夷治夷皆設土官兼以軍衛實華民之
藩幹也但烏芒之北戎瀘之南中有小夷雜居
曰僰人曰羿子曰山都掌曰水都掌未經設有
土官衙門管轄故往往爲邊邑之患邇者葛魁
夷人普法惡作亂撫臣調兵勦平以量田之故
夷衆不服流民謝文義乘機扇惑夷族復焚劫

筠高等縣至今未滅吁此不足深憂者也何也
連年無功者以將領不得其人故耳賊衆過江
流劫已自失策而官軍閉城自守莫敢迎敵此
何等舉措邪夫兵必有戰斯有勝否今通不與
賊交鋒則賊之往來自如安得不縱橫桀驁哉
爲今之計當先選智勇敢戰之將賊來則迎邀
賊退則追逐設伏掩襲絕其歸路則庶乎可以
挫其鋒而奪其魄矣由是以勦則計日可克以
撫則有威可挾又何患於無功乎況謝文義等
流民也阿漾阿黑之屬夷人也終非族類雖僞

間心我兵相持之久擾其生業必思治安中自
生變其勢必然耳又况阿漾等蕞爾小夷決無
久亂之理若能示誠以撫之則無不聽矣穽虎
之揺尾迫於求生也縶鷹之附人苦於飢困也
阿黒阿漾既歸則剿賊之勢必孤不過遊釜之
魚爾又何足爲乎故曰不足深憂者此也但經
久之圖則在以夷治夷爲切要焉嘗觀周文安
之疏曰都掌之夷從古至今不時出没大軍至
則束手聽撫大軍回隨復刧掠地方無三年寧
息其故何哉臣以爲山川險惡勢不能盡撫不

足憑當有以處之耳　聖朝四海八荒皆設土
官以長夷人惟都掌夷人未設止屬戎縣流官
實難鈐束乞　勅兵部計議行四川巡撫總兵
三司等官親臨其地使各呰主自擇素有名望
衆所畏服者一人立爲長官統屬各呰仍隷本
府而該部鑄降印信開設衙門服依隣境九姓
長官司事例奉修職貢則統屬既定自然順服
不動兵革而邊境自清矣其蹤之大畧如此夫
文安公長寧人也所見必真矣若能舉而行之
則足以爲中國之悍蔽而川蜀南鄙之民庶幾

無虞矣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之謂也

訓兵

周官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故因井田以定兵賦
以司馬而掌軍旅所以禁暴安民威敵靖亂不
可已之道也必素諳教練乃可爲用故身習進
退之節心存親附之義目明旌旗之象耳熟金
鼓之聲手得擊刺之宜足符鵝鸛之勢坐作擧
措左旋右抽無不中法是以攻無堅城戰無勁
敵矣程不識虜不敢犯部曲整也齊桓之師秦
之鋭士不可當節制明也故曰以不教民戰是

謂棄之此之謂也或曰巴蜀之兵脆弱不足以
言制勝之師教亦未必克成是蓋以壤地言之
也不知舟艪之師可以削平閩中楊越之卒可
以得志淝水是不在乎壤地之南北也孔明所
治之蜀非今之蜀乎惟其教嚴令行故南平蠻
夷北伐中原無一日挫衄故曰兵無強弱惟其
練習而已矣今蜀之邊鄙西接吐番南連諸夷
邇者疆場不靖興師肆伐經年累歲未聞克捷
議者皆曰羌夷桀驁地形險阻兵不易取也以
愚言之兵必精強而後可以決勝不獨將帥之

得人也毆市人以抗虜雖孫武不能成功今日之卒畀能枝藝訓練弓馬閑習選閱精數不及故爲亂乎不然是在我者猶未盡其道也功之不成何以他咎爲今之計莫如訓練士卒以立決勝之本爲急也盖兵貴精而不貴多岳武穆背嵬軍無不一以當十選之精故也是兵閫闊之文軍可以赴水火教之嚴故也今當於腹裏及各邊衛所定爲選練之法先將各該正軍及該操餘丁逐一清查揀選務要正身應當其年力精強體貌壯實有精神膽氣者盡行選出備造年

貌手冊查驗老弱不堪者不許造入選定各管操官不時操練務在志體一耳目定武藝精而後已嘗聞之晁錯曰陵阜崎嶇積石相接步兵之地也候視相及川谷分限弓弩之地也草木蒙蘢枝葉茂接矛鋋之地也[illegible]崇陰隘阻阨相視刀楯之地也今蜀中地形大約類此則大弓弩以射矛鋋以刺刀楯以舞盖所急務矣宜求是藝精者選立以爲教師校其勝否定其賞罰學勤而業成者則升爲隊長以寵之不成則決罰以辱之如此則各相勸效未有不精者矣由

以藝既精以氣則壯以守則固以戰則克而蠻夷之侵軼又焉足芥蔕也哉

儲餉

夫穀食者民之司命也儲蓄者政之大計也故有蓄則民用備民用備則國政舉必然而不可易者也祭祀賓客供養祿給庶事之常也非賴府庫之充尚不能集况興師動衆日費不貲事變之急者也而儲積無先事之備殆猶涉川而乏舟楫鮮無不濟矣是故高帝誅秦促項餽餉不絶之力也武帝鞭撻四夷文景富庶之烈也

今欲制羌夷之命不在乎他而在兵事之強欲致兵力之強不藉乎他而藉於倉廩之實嗚乎蜀中儲粮之法廢弛久矣民以逋欠爲常官以姑息爲德收頭利於侵欺奸弊出於虛假是以各邊漫無經久之儲邇者有事松茂督民運水陸交集不能數萬夫以習俗久玩之民一旦嚴以驅之奸者怨志以訕上豪者託言以惑衆事尚未成而已陰受其毒矣此其故何哉不能預備於平素故爾爲今之計莫若漸次儲積俾足以支數年之用設有兵事調遣之舉必無倉

卒不給之憂其大要在於督逋稅稽收納而已
矣何以言之蜀民逋稅習風久矣其猶甚者莫
如瀘州富順銅梁計其一年正額不下十餘萬
石所入公家者止三二分爾使能一一完納十
年之間可得百數十萬軍旅之供即此可資況
加之諸郡縣乎愚以為當先治其豪猾大姓可
也何也下戶細民無所恃賴畏官守法恒先輸
納惟此豪猾或倚其勢力或恃其族大或巧於
浸潤或肆於挾制往往得計而逋稅之風成矣
今當舉此大家嚴以法令諭以禍福責以義分

以為諸民倡將見豺狼既伏而狐狸自懾矣夫
錢粮之有欺弊以稽考之法疎也今當稽納於
州縣稽收於各倉使區處有要而後庶幾爾其
法徵粮之先各州縣先將各戶該倉粮石給與
印信由帖使各戶照數赴倉上納各州縣仍具
各戶粮數手冊送各兵備道查照其各倉監收
官每廒各置會簿一扇不得渾收以致難於查
盤如遇花戶運粮至倉官攢出與硃串監收官
用關防私記於上即領赴兵備官處掛號仍將
州縣原給由帖用關防照過半在由帖半在手

冊令納戶執回赴各州縣銷照其各倉每一廒
收滿兵備官查盤足數封記如此則收納有稽
而虛出之弊庶可革矣但能行之數年倉廩必
至充實倘有兵事之舉必無餽餉之憂詩曰迺
積迺倉迺裹餱粮于橐于囊思緝用光言儲積
備而後可用兵也

嚴茶

蜀中有至細之物而寓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
輕視之者茶是也五穀饔飧非不美也食牛羊
乳酪者則不以為急布帛帷帳非不麗也御穹

廬氈裘者則不以為重茶之為物西戎吐番古
今皆仰給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
熱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賴於此是則山林草木
之葉而關繫國家政理之大經國君子固不可
不以為重而議處之也蜀茶自唐王播始榷稅
以利國宋初則買茶於秦鳳熙河等路博馬又
置茶場於成都買茶貿易取息以為熙河博馬
之費建炎以後罷成都茶場設買馬二務一在
成都買川馬一在興元買秦馬元榷成都茶於
京兆鞏昌治局發賣惟取其利我　朝洪武中

川陝并置茶馬司收巴茶易馬焉復其利至
化中議者以馬之用急於三邊而川馬遠不可
是茶之利分於川蜀而洮河所利則微故川中
茶馬停止而獨行於河州是以川茶惟嚴禁約
而諸番無以仰給矣近年以來法弛人玩雖有
禁茶之名而無禁茶之實商旅滿於關隘而茶
篦遍於江河擢要之人每私主之以圖利邇者
巡按盧公稍一盤詰即得十數餘萬則其平日
可知也夫茶可以利　朝廷也今利歸私門矣
可制諸番之命也今仰望於商人矣以中國御

番之大權而倒持以授之於商賈不惟自失其
制國之具而反害之矣為今之計莫要於嚴私
販之禁絕商賈之販使茶利之權在官則諸番
可以坐制何也茶者番人之所必欲得者也私
茶不行番人仰於官矣以茶易馬雖不可遽復
而使之輸青稞以服役獨不可乎或者曰青稞
之輸彼之舊貫也茶則我之實利也彼來貢之
我以是賞之不幾於相易乎彼之利於我者微
而我之失其利者大不幾於失倫乎吁是皆以
小利言之不知彼[illegible]於戎羌[illegible]戎[illegible]虞也

我因以行其羈縻之道彼亦以為微分之常久
之邊防可以寧謐而我兵亦無調度之費戰伐
之苦以此較彼所得孰大小哉夫番仰茶於官
權在國也邊鄙[illegible]之無虞利在民也一禁茶之
間使權歸於國而利及其民較之縱禁通商使
利歸私室而害及於邊者所得又孰多寡哉故
曰至細之物而有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輕視
之者此也

審幾

竊聞欲成天下之事者在得天下之宜所謂宜

者事幾之謂也是故矢之中鵠非思術也察於
高下之等矣舟之撇漩非神謀也燭於遲速之
分矣故物理人情當其事有輕重之勢際其會
有緩急之時勢有輕重權而稱之則不爽時有
緩急酌而馭之則不迷事勢太輕吾有反重之
道時理且緩吾無取急之行如此則隨機應變
與時偕凡當事之始固不離乎道之中要事之
終亦不失乎道之宜然成功與否付之天命而
不可必而由中之悔吾知免矣乃若勢重而可
則自處勢輕而[illegible]

急而緩則失會凡此皆不達於幾者也剛明果斷之才或失之躁急溫厚慈良之性或失之姑息是故世有君子之才之德之美而訖無功業之立者皆昧於幾者也故能審其幾宜者成天下之務者也國醫之於病者非人人决其臟腑開其關絡而砭治之也要不過燭其幾而已故風則散之寒則溫之暑則涼之濕則燥之在上則吐之在中則汗之在下則瀉之病無不愈矣以事務之煩理亂之大苟不取其要而握之得其標枝而昧其根本詳於漫渙而疎於急切鮮

不仆矣曹操之於昭烈方其據蜀之初一日而數驚斯時也能以一旅之師批亢而擣其虛動無不得者及其法立民附上下相安乃以兵臨之卒不能取乃下教以為雞肋吁亦晚矣安祿山舉三道勁兵入長安肅宗起兵朔方李泌勸以當詔李郭先圖范陽使賊無所歸肅宗不聽致慶緒思明相繼復起卒成藩鎮之患斯皆失其幾會者也是故經國之大當先審其幾中其幾則事無不濟矣今川蜀之政廢弛積弊久矣甲兵則頓而不精倉廩則耗而不實邊防則撥

而不靖官吏則玩而不警小民則困而無告豪猾則縱而自恣一旦屬精振杳掾麥隨蹤避遁刷開條梗奸僻使上下煥然齊一以歸於善非察於勢之輕重時之緩急則夫因革損益之間未有不相於當而駭於變者矣所謂批隙導窾游刃於空虛而磔然以解如庖丁者恐亦未能至也詩曰時純熙矣是用大介言會其幾矣

得人

昔載堯舜之典法蓋當時致治之跡也後世君臣欲有為於天下者孰不取而鑒之而唐虞之

盛卒不能復見於世何哉非其人故也輪扁謂齊桓公曰古之人其不可傳者往矣是也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由是言之天下無難事也得其人則易如反掌矣天下無易事也非其人則艱於登天矣伐齊之兵一也以樂毅則下七十餘城以騎劫則盡亡之削山東諸侯一也以晁錯則致亂而難以主父偃則謀行而易以此觀之法不可以定守變不可以先圖惟其人而已矣今之為政者得人任職之外術其可他求哉是故溫恭弘毅誠信謙讓而

好善不倦者德也明決而斷好謀而成倉卒而
能應紛糾而能理者才也知性命之理達天人
之妙動中機會行符時宜者學識也具是三美
者惟聖人大賢能之下此則有間然矣故隨才
任使擇所長而不求備斯善爲政者焉廉潔公
平心有計慮者使之理財深沉有謀畧果毅有
膽氣足以馭衆者使之治兵有斷決之明存平
恕之心者使之理獄精深明決識徹達變者使之
運謀勤敏不懈毅然敢爲者使之幹事如此則
職司皆得其人而事無不理之患矣推此道也

以之理天下亦可也況一方乎不然材任相違
必至壅滯不達治具雖存亦無益於事矣是故
坳堂之水可以浮芥以之受盈尺之木則膠鵰
鵬之翼可以蔽天援之施于鳩鷃則累故量才
受職乃爲得人然猶有督馭之道焉取其大體
畧其小過無爲掣肘無求速效使得從容展布
竭盡心力則事功積累必有可觀不然受之雖
當其任而馭之不得其方亦無望於功之成矣
詩曰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此之謂也

上巡撫陳公治盜議

嘗觀民之爲盜有侵漁迫於外飢寒切於身勢
不得已而爲之者亦有無賴惡少不事生業習
於下流得已而爲之者是人也豈其天性有異
於人惡生好死而樂爲之哉良以上無美政而
因以失其良心下無法守而漸以成夫偷俗故
爾是故古之明王每孳孳於安撫懷來之實以養
其樂生之心不懈於提撕警覺之令以攝其放
曠之氣故風俗淳厚而盜警不作使爲治者不
務乎安輯保育之勤而惟事乎攻擊捕滅之術
激而羣聚不逞弄兵潢池雖有武宣威以成平

勳之功而良民荼毒亦慘矣豈爲政之上策也
哉邇者竊礦之黨俱已授首未起之黨皆爲寒
心此正平定安輯之時不宜深求過計以激其
反側而興其擾攘也何以言之戡定亂略之後
而猶督捕之急可以致吏承風恍上以立名可
以致捕者因之爲奸可以致民不得其死者多
可以致故黨疑懼而不自安夫郡縣之吏皆觀
望於上司之意向而爲之也　賊之起而功
賞之頒加一策之得而顏色之遽及由之因以
市譽因以進秩相效而起奔赴恐後仗劍率衆

四捜於山澤萑葦之間無虚日矣蹉乎盜賊横行之日爲之殊可以勵功勸衆而安平之後寔生煩擾爾故曰可以致吏承風恱上以立名夫捕盜之令雖出於官府而執兵驅捕則藉於民快此等小人惟利是計使在上者不此爲急則刑罰清明良惡區別彼固不得縁之爲奸一或偏重而惟賊之是得則死生眞僞由彼是任指攀無辜捜撿財産肆行而無忌矣故曰可以使捕者因之爲奸夫禁盜所以安民也盜得其眞民斯乃安風聞而捕者無爲盜之實妄攀而捕

者無可據之贓挾讎而捕者多所誣之罪非以安之實以禍之矣況鷹鸇狼虎之吏惟欲多所捕獲大張聲勢以要奇功上司隔遠一時不得躬訊秖憑巧文不知欺蔽眞正之賊一而良善之民十扞挌如海玉石俱焚貧弱之家無所控訴豈不哀哉故曰可以致民不得其死者多矣治盜之要殲其渠首解宥黨與不宜人心易安亦且地方省事此古今不易之道也今大寇既平宜稍示休靜以安餘黨矣此弗圖更加嚴治則郡縣捕巡之吏豈能一一斟酌事機根運變

結窮極蝦蟆激而成變勢亦或有海翁之於鷗鳥非必畢羅彈射之加也一有欲取之意已駭翔而不下矣況鷙於鷗者而尤親觸其必死之機有不駭而變者乎故曰可以致故黨疑懼而不自安噫乎今山東之所患者其勢兇志繆未有大於礦徒者也聚之則千百成群不敢逼捕散之則一夕解逍莫可蹤跡以愚計言之當以不治之法治之則不期靖而自靖矣何以言之此徒之所欲者礦而已使洞無可入之隙彼何所利而爲之故首當責實於塞洞凡塞洞之法

不一有以泥塗於棘茨之上者有以巨石加灰泥者有以堅築土壤者此雖費工可以經久不得易開今之塞洞者一切苟簡爲之惟填巨石於洞口雜以小石補砌而已故礦徒之來一時可開彼知利可易得故風行電掣三兩日夜其事就矣此及官府知而捕之彼已得利而散故曰首當責實於塞洞夫今礦徒多四方來者必得近礦之家以爲住歇之處斯蹤跡隱蔽糾聚可成不然則易於敗露彼烏敢肆然爲之故次當深察於近礦之民使之十家爲保保有長十

保爲總總有保正使一保之中各相覺察但係
面生可疑之人必要追求所來之自使之不得
潛避爲奸有司仍委公平廉能之吏不時巡察
以提撕警覺保甲之衆如此則礦徒既不得與
近礦之民相緣爲奸而礦洞又不得一時可以
易開則竊礦之心漸以自阻而捕治之吏可以
不用矣故曰次當保察於近礦之民漢渤海多
盜郡吏不能平宣帝拜龔遂治之遂曰民之爲
盜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爾臣請有以安之至
郡罷捕盜吏與民休息諸持鉏耰者勿問於是

賣劒買牛賣刀買犢而爲良民所謂以不治之
法治之則不期靖而自靖者此也今之議者曰
民間有弓矢之便長鎗之利故民易以爲盜欲
嚴法令以禁之非官司不得造作愚竊以爲計
之過者矣弓矢矛鋋之利民賴以衛家御必變也
百姓不得具於平時一旦値有寇盜之警不過
束手就執而已是盜賊玩禁而得以恣行良民
窘束而反以受禍令之不善無過於此況民之
爲盜由其有不得樂生之心不在於蓄有兵器
之利使其生樂矣雖百千有利彼亦知愛其死

而不爲使不得其生之樂則凡可以苟延生命
無所不爲矣鉏耰之夫斬木揭竿亦可以亡秦
又何必待於長鎗利戟而後爲之哉漢公孫弘
言於武帝曰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爲
禁民挾弓弩便帝下其議吾丘壽王對云且弘
所以爲禁者爲盜賊以之攻奪也攻奪之賊知
死而猶爲之者大奸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
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
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帝以難弘弘詘服是弓
弩長鎗之禁便於刼賊而不便於良民古今之

所同然者如此嚴令禁之似所不可大抵事勢
之變態千機緩急輕重毫末之差而機隨以低
昂事幾之成敗其關係於政也大矣固不可不
熟思審處以求適當其機也若夫詳其術以止
盜而捕不宜急宜其惠以恤民而兵不必禁此
正今日事機之會也伏惟採擇所宜行之則地
方幸甚謹議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六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書簡三十六首

寄孟望之

往歲執事偕諸公餞予弘法寺執事復留宿夕私戀深繫至今不時記省耳書判向暇得短語詩各一闋附執事達之律句唐體也天寶大曆以還等而上之晚唐不復言蘇黃有高才遠意格調風韻則失之元人鋪叙藻麗耳古雅含蓄惡能相續今禮樂百年作者輩出善厥斯藝[illegible]以馳諸唐人轅衢近見二三子亦可謂難矣予何敢云執事談詩極有妙趣筆力沉鬱高古視茲鄙謬者固知無所悅取將不復教之乎顯望愚觀今不逮古約有三論宇宙間事情景物萬古無殊詩人以來言之畧盡後世借曰變易尚格終歸蹙欵耳世謂律詩起於唐而獨盛於唐不以是夫此不逮者一也或者才非超絕不能御風鞭霆浮遊八極以脫去塵陋終爾等流二也有高才矣復不能刻力古往任情漫道畔於尺矩以其洒翰美麗應情倉卒可也求諸古人格調西施東隣之子顰笑意度决不至相彷彿矣此不逮者三也執事以斯言如何予去舉子業讀書之餘亦致力詩賦今十年于茲古人情事亦可以想像得之但不知緣此而上果如何耳予昔年中第之夜夢一宿儒送書九帙告曰子得此當成名于世啓而視之楊炯集也覺甚不懌以炯文人又不竟其用世之志故每惡之入官以來拂抑轗軻與炯何殊茵及半生而宦情灰冷日甚大道未聞廣業弗著日復一日情戀于詞語之涯或者終炯之流耳此又所謂可與知者道也

答張元傑

比屢得手書教愛良至感謝感謝來諭謂僕讞决如流滞獄一空此告者過也荊楚之俗玩詐有一事提取證佐數次而不得其情者矣顧能令讞者果决乎易决者大較小事爾承諭並[illegible]惕然與總兵議坐位此亦傳言爾僕至湖省與總兵未嘗遇公會亦未嘗交一言安得與之議蓋僕未任之先二司與彼不相見也入[illegible]
[illegible]

禮云適子不後一子不後大宗不得奪小宗然乎不然是變禮矣以禮之變者處　天子而以禮之常者處　天子之父而曰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可乎不可乎利　天子之尊突然使其親絶祀使今議禮諸君子與吾執事自處其父者將且為之乎僕意不但諸君子與吾執事不肯為有仁愛之心者決不肯為矣此於治體所傷不細不但係一時文字得失而已也蓋既以變禮處　天子亦當以變禮處天子之父此為適[illegible]漢宋二代事情與今迥然不同豈可

執一而論此在當國者一轉移之間可以立萬世之大防執事今在議禮之次漫以此義奉助不罪幸幸

與郭价夫

某啓自過江後即不得奉聞起居時惓惓耳向示大作如入終南之壑萬木森鬱材品具足不可選也嘗謂人之為文如山之生木喬者卑者蓬者纖者大者偃者臃者跛者疎者脩者並者孤者叢者牙者無不具僃斯旨味無窮矣獨愛一物焉則眇爾以薄故論語易繫老子檀弓簡

而義盡典謨雅頌古而不迫孟子莊子左丘明可謂弘肆自成斯文之上也自有知以來屢欲有所述作絆于官守時乘一暇思慮徒致首尾顛錯況爾歷事未穩遽難述真以示久遠以故不能一言今將入類景也已究所為以答此生邪徒愧顏造化爾仰公之清高誦公之文詞固不能不感詩論當再上

寄劉遠夫

不意老嬸夫人奄弃榮養緬惟孝心純至哀號何以堪居伏惟遠在異所保重以襄大事為孝

也棺具斂含之事令即處之無不盡善盡禮執事勿慮可也奔喪儀及衰制一編奉上衰中便於作事也今世之衰皆無衽而衣之兩傍下垂二條為衽其謬誤殊為可笑乎乃推本儀禮本文及四明黃氏之説為此圖制惟裁用之不幸於習俗幸幸

與薛君采二首

得去冬書及諸詩作岑寂中甚開慰阮公詠懷間亦有迫切者君采反優將寛暇有漢人意可謂妙擬矣諸樂府亦絕似但覺朙瑩耳大抵漢

人之作閎博沉鬱無迫勒窘匣之象讀之當有見也夫文章貴得肯綮知之復能運用之爲妙也嚴滄浪論詩非不妙蓋唐人以來所罕見者至其所自作才一二分而止耳可不謂難歟若釆今日所得當在六朝人上亦足以傳久遠可以止也已大較君子之學視諸詩文即子雲所言雕虫耳僕嘗靜觀當時之士才調純厚者求之文章之域或未足以取名久遠即走而上之學爲有道之士如周程張朱焉才之超絶者泥於文章之足以舂名迷稔而不能出如韓昌黎

文章自傳世安用史筆舂是也噫亦可哀也矣以僕觀君釆將無所往而不可若更上逕聖賢經濟之術則程朱之軌示之掌耳夫自南宋以來儒者議論遷就時俗採據異道已與孔子之道多相背馳近年來復有一二士人拳拳以道理鼓動天下誠妙舉矣然竊聞其議論乃有大謬不然者而後生孺子喧以向往恐數年之後遂成風俗將爲斯道害君子不可不出而與之别白也君釆獨不念之道[illegible]

[illegible]

二

周覓上來備知近日起居甚慰諸生多從講學此備者第一事但近世學者之弊有二一則徒爲泛然講說一則務爲虛靜以守其心皆不於實踐處用功人事上體驗往往遇事之來徒講說者多失時措之宜蓋事變無窮講論不能盡故也徒守心者茫無作用之妙蓋虛寂寡實事機不能熟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此萬世學道者之

筌蹄也然謂之自得非契會於身心者不能謂之深造豈徒泛爲講說虛守其心而不於事會以求之哉謂之左右逢原非實體諸己惡能有如是妙應故曰講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謂眞知矣徒講而不行則遇事終有眩惑如人知越在南必親至越而後知越之故江山風土道路城域可以指掌而說與不至越而想像以言越者大不侔矣故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其此之謂乎晚宋以來徒爲講說近日學者崇好虛靜皆於

道有害此不可發後學矣如何如何時事不及
言惟覔之
答段時卿
別久殊切念想人來承華劄足荷勤懇恭諗侍
奉之下納福無量甚慰欣聞與東皋公日惟談
碁揮筆此地上神僊之樂恨不得奉陪周旋耳
會中會無念及邪今年到南都事簡心閑屢與
諸公登遊山水烟霞之福足以酬其平生之懷
但非故鄉故人情興終有不盡暢者臨風把酒
北望時爲悵然復思請歸有日脫駕伊邇東林

白社行當着此翁矣乃復爲之慨然君能不招
之邪第恐待仕者將及起廢者復出乘時宣力
不能悠悠待人耳如何如何
答孔求肅
春間舟次臨清承不遠枉顧足荷眷念南來未
由裁謝負歉負歉念間復辱教音感愧文集蒙
諭此有雀鼠之訟此亦吾人常事凡在己者可
以自保而橫逆自外至者雖聖賢不免仲尼圍
於匡人周公被其流言況其餘乎亦在順以安
之求無媿吾心而已耳執事自才直氣行無虧

汙非遇大昏瞀之人必不至致之枉抑但震撼
危懼或亦不免矣夫君子之待匪人當恕事平
諸凡不必讎計不惟可以養心裕德亦且可以
使人感服念之念之
答黃省曾秀才
捧讀佳章體裁類六朝及中唐格耳諸樂府皆
臻要妙近時作者殊不多見但辭調一律予嘗
用恨之如秋胡行前三解俱託興僊遊讀之使
人意思厭煩倘非第四解稍加別致如無[illegible]
無破終欠變極諸章亦惟此爲極佳亦惟[illegible]

有失步出夏門行佳又次之失又次之餘雖無
失詞殊不及此偕評如何如何內經注辯序甚
佳大類漢人文字康樂詩序稱許頗過若然則
蘇李十九首漢樂府阮嗣宗皆當何如耶余嘗
謂詩至三謝當爲詩變之極可佳亦可恨也[illegible]
留意五言古者始知之明日果發行否尚未[illegible]
館報謁望再留一日如何如何吳中稾一帙[illegible]
多貴鄉之辭奉去請評取與君聯譜耳
答戴俊卿
省來疏具悉至情進學之方無他[illegible]江[illegible]

數年不窺閫范文正讀書長白山中得家書焚之不觀此其志何如邪二公皆名儒當時志學之苦如此更何有他說東岡近來起居想安勝爲我一問候如何如何

答王總制

廷相頡首啓晉溪先生執事自起廢以來西方兵事氣勢日振土魯番侵擾無狀屢屢矣建牙之日即爲遣放羈人許其入貢以消兵端此非先事燭幾者不能也邇者復得北虜七十餘功達賊之級比之諸夷非可以易而得者今若是其多非號令嚴明將士用命何以至此總督之功大矣西北之有長城如此較諸峻築亭障以蔽虜者不亦遠乎三邊之憑依朝野之屬望非執事其孰與歸進復舊貫不久矣珎珎重重

與徐都憲朝儀

得教示諗政履納福爲慰闓敝邑濶布折色改入他處然否黃河原非敝邑故物弘治初年始自南來時蒙撫按閔其昏墊蕩析奏　准改撥輕粮用甦民困今三十餘年矣河流猶夫昔也兩厓相去闊者三里有餘狹者不下一二里東西塌歲無虛日甚至一村一落百數十頃盡入河者舊日大家今爲貧民舊稱多丁今盡流亡近年兩次開挑減水新河平白挖毀民田何啻數百餘頃只此三河實蘭儀考三縣之痛疾視他縣田疇完全人民安業苦樂相懸倍蓰無筭然則輕粮之賜亦所宜然矣若使與他縣一例徵派則三河所沒之田誰爲補之耶望秤停以平其政待河去他所而後議之則受災者得沾其宥䘏之仁災去者復其原額之征豈不兩得其平乎古人夾河百里之地棄而不征正此議耳伏惟加察幸幸

寄曹惟德

僕抵贑揄即承之理事凡百如亂麻叢棘草草緝治今數月方集定復尊官委遣旁午郵路風塵慘人容顏烏烏較之古人結社掃軌悠悠泉石荒哉遐矣比來直覺世事淡淡無味平生馳騖凌轢之態寂爾灰冷執事將不謂然邪此可與知者道也鴻飛歲暮海滋天涯相望渺渺寔生悵惘耳

答王舜夫

比者辱以佳稿見示格調清遠古昔作者當不多讓敬服敬服僕嘗謂吾人天資粹美得於造化亦大難半使不志道以充其質終自小爾雖謂之棄天可也古人曰邈俗學固陋平居博學強記藻為文章之資求之制行應務依舊本生性氣所爲讀書致用安望昔人之藩籬邪僕蚤歲問學無所師承亦隨衆致力詞藻倀倀貿貿於無益之塗極十餘稔及壯年以來知自悔悟回視少年已自浪過者多不可一二追復矣至今恨然大抵體道之學緩急有用於世詩文之學君子固不可不務要之輔世建績寡矣而不適用也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言君子之學不可昧其本末先後之序也因高賢聊爾道之悚怍悚怍

與張羅峯閣老

頓首羅峯相公久不獲奉教論甚渴想切惟相公受知　主上雖古昔夢賚之賢魚水之歡殆不是過飛　詔再起　聖心拳拳所毗賴益篤矣敬賀伏自大賢弼丞以來援稽古典矯正時弊闡穆祛除精華宣朗出自巖廊之上達諸溥

天之下蓋純然一變而改觀矣此固　主上聖智聰明揔攬乾綱所成而相　公即心啓沃秉猷入告之功亦不爲少也以愚言之方今天下之勢如治病然刼毒之劑既投沉痼之疴已脫脉息内融精神外灼已十得八九矣所欠者安靜調適以保養其元氣爲急務耳然安靜功夫僕不敢盡言惟相　公急其先務　主上擇其簡約則天下受福奄在目前鄙人日夜祝　天望之矣風便敬布昧陋不罪幸幸

與李遜菴司馬

頓首遜菴先生承以拘幽稿見誨感謝讀嘗問先生集序則知白沙之學以自得爲宗其曰端居靜坐不爲私妄間隔此心此乃養其寂然不動之體也其曰德立道尊體認自然從容和易不事矯飾此乃得其感而隨通之用也人謂白沙之學得於天分自性者多觀此益信若夫禪深遠而欲立致自然急克治而欲妄效和易正今日學白沙者之大病恐白沙涵養培植之深用力之苦不若是之易致也請待放軒客對則知君子惟義是比雖化難履險無入而不自得

讀蚿客蟯蜋說則知道在中庸而飾詐矯名者
之可恥讀諸詩作皆慷慨豪爽人間委瑣之事
將一毛不入其靈府而雨夜代言八十餘韻感
時憤世憂在天下深矣哉讀與吳東湖書欲其
虛心誠意推善忘我以消浮議仰見朋友忠告
之益所論巽以行權爲聖人憂患後世之深尤
爲灼見夫權非常道也故人多駭而疑之至難
處者使非巽順之道以入於人心夫誰其從之
故權非巽不能行也非精義入神者不足以語
此平日見公處事從容順適不假餘力竊已料
其得乾之剛離之明巽之順矣今復聞此論說
益信其養之素定而非淺迫拘執望風捕影者
之可窺測矣得教之多何可云喻原本俟錄畢
奉返先此致謝萬萬

覆盛都憲

某頓首啓沈教授還自闕中辱教翰感激無量
先生以剛正之德行公忠之政心事光明炳如
星日豈獨縉紳知之而海內有聞者皆知之況
某曾側席奉教於患難之際而有一不諒大君子
之心者哉先生諄諄諭以素履亦[illegible]過許如是
伏念先生下車以來勤勞庶務罔存于逸搜剔
奸蠹百廢俱舉誠一時之嘉際矣使體國愛民
之君子視之蓋有不勝其贊美者而又何以有
言乎哉大抵蜀中一切政事偷惰廢弛上下習
與性成久矣故一覩厲精振奮之美必駭於耳
目掣其肘股寧能安之故怠緩者苦其催督奸
欺者恐其發摘貪墨者懼其敗露侵漁者惡其
沮遏放縱者怨其檢束率皆不才官吏及奸豪
之民爾實心敷政之君子山野質朴之良民則
以爲便矣又安有他議乎先生當自信之重之
夫物來順應者御事之要從容不迫者行事之
美期急效者未有不壅滯而不達也譬之江河
秋水暴漲萬壑俱下則四溢而旁流豈不爲害
且先生素性剛直不能委曲以悅人故相與者
恒不洽其心如此雖然正直不回之德誠心體
國之政亦不能爲所損矣惟先生信之重之所
欲言者萬萬非筆楮可盡聊此布意某頓首

與汜師舜

邇者獲奉教論甚荷啓益其云以力行之精熟
爲知之真亦所相契孔門博文約禮一時並進

但知行有先後之序爾非謂博文於數年之久義理始明而後約禮以行之也大抵孔門凡言為學便有事在內非如近世儒者惟以講論為學而力行居十之一故其所知皆陳跡定版而篡因時自得之妙雖天賦之神靈不齊亦偏滯於講說而不於人事之內以求知之過也細讀論孟當見此義今將平日雜論為學數十條請教倘有畔於義理之當者望更教之幸甚

答劉惟馨

頃者教及欲預為令郎出身之圖此實人父愛子之情甚善但曾省多士皆所仰望不獨令郎為然他處不然而貴州行之復以令郎之故彼豈能安意無所議及哉恐紛更未宜望體悉大抵君子居官有一定常守之法在已有所據依在人無所責議君衡決藩限任情肆行無所顧忌雖一時所為未必不出於公而人亦得以指而議之矣况出於私乎哉僕曾蜀學事凡百振作養育之規皆羅無所可取獨於補廩補增入學之法守之不移為所自信爾執事與僕昔年同給事內庭當時亦悠悠相處未嘗務參講習之席數月僕即以病歸執事於僕不過記識姓名而已其心事趣向恐亦未能相知又安得久而相信哉夫居今之時為父兄教子弟者一切道德不論也功利之途則誘而啓之能發其子弟者必不如是焉何也少而開其利心長而習熟日與性成矣居官治身之際安能其不貪利慕祿奔競趨附以失已哉士行失已其業必隳善養其子弟者然乎以僕觀令郎清才聰穎融聘不羈加以純熟之功科舉之文不足為慮所重且急者當以道德中正養其心術使知義命為上矣又何必營於廩食之末哉惟執事信之僕讀金華錄見執事襃崇何王金許四儒之蹤知執事心慕聖賢為有道之士不屑屑於世俗之見者故敢布中心如此惟加察幸幸

答楊達甫提學

使來得翰記感謝所諭涉世之難乃古今常事君子正已求歸諸道苟於道無畔則升沉顯晦皆命而已從容變適何往而不可樂不然憂懷低眉亦復何益余歷仕以來兩被教位卑職散仰承尊顯不隨時順勢無鄙心無雜容任厥

凡□□天人謂神鬼能人能小者亦未嘗以□人□進退而入處雜奈一世爲諸生之師雖職謝論思日遂清華以□司論之亦可謂尊顯非昔之瑣尾矣望加姿順以俟天定可也竊惟失馬有胡騏之獲折肱成良醫之術未來闇黑固難逆睹禍福倚伏則炳而可測也珍重珍重

答許廷綸

春初令親至蜀辱教諭兼以圖書太極等論啓發良多感感其辯太極無極甚善實足以破千古之迷但一例據易以準造化恐亦有未然者恨不得與執事細講耳愚嘗縣議河圖洛書經緯之論與夫五行先天之學皆出於異端穿鑿傅會之私儒者不宜據以解經實亂仲尼之道故時有私論筆之於書今摘數十章與造化圖書太極相發明者奉上間有與執事之意不合者望教之幸甚大抵近世學者無精思體驗之自得一切務以詭隨爲事其視先儒之言皆萬世不刊之定論不惟遵守之篤且隨聲附和攻擊而且以爲見道致使編籍繁衍浸淫於異端之學而不自知反而□之於六經仲尼之道日相背馳豈不大可哀耶爲此自知道以始日有所得論述不恐眞今積數萬言未嘗出以示人懼夫習染稔熟之心見之駭聽而以爲狂矣執事謂言一出口必將群嗤而共斥之是也于今乃知孟子之辯誠有不得已焉者尚何言哉惟執事教之

答何粹夫

通者蒙示陰陽律呂管見多先儒所未發之旨教我多矣但所諭人死魂升爲陽而能神則不敢奉教陰陽終竟不能相離凡以爲神者皆陰陽之妙用也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人死魂升乃陰陽之精離其糟粕也不可謂獨陽而無陰大抵陰陽論至極精處氣雖無形而氤氳蒸鬱之象即陰其動盪飛揚之妙即陽如火之附物然無物則火不見示是也故人死魂升而能神者此也執事乃離絕陰陽爲兩物但恐陽無所附著不能自爲形體耳望再思之樂律與愚見同者亦多中間如五音以宮商角徵羽爲序文曰五音皆從詩章之音節此其大不合者五音節序皆人聲氣自然之節度故宮而徵徵而商商

商羽羽而角非一毫人力可以強為者宮商角徵羽論清濁多寡之次序可也謂樂曲音節之次序恐非其本然之妙焉五音在人聲氣有定而詩章之字則無定故宮字本宮音也使在第四字則亦可以為羽音而用之商字本商音也使在第二字則亦可以為徵音而用之何也為人之聲氣節度所奪也此二端者樂律之大要大本世之儒者不講久矣漢之制氏徒能記其鏗鏘鼓舞之音而不能言其義又何足怪哉陳氏之去二變不用四清者皆不達於此道而臆

說故也兩山李氏以宮為清而黃鍾之管四寸有奇此不足深怪蓋闕人無喉中之音誤以脣舌不正之音而妄為之說也僕往年亦曾有樂論數篇以無佐史不得錄奉請教俟後圖也辰下漸暑惟若時自攝不宣備

二

杏東來蒙示慰疏賻儀感激感激頃復得山東所惠書及高作六篇感謝所云言日遊從雖所見異同時相詰難然殊為有益今則不敢與人論辯雖若有[illegible]

之所同也會晤不知當在何時蓋[illegible]見之矣邇者杏東以元造化論九章見示甚善甚善但有一兩處有疑者敢緣質之可乎如陽有知陰無知觀風則知天之說僕實所未喻凡有知者性也性則陰陽妙合者也執事既曰陽無形矣又不離於陰矣何從而能知風者今亦不知從何而來其大要不過二說一曰天之動轉為之如橐籥之吹噓搖蕩之往來然一曰太陽之氣為陰氣之所欝閉激而蕩者也陰不欝閉亦不作風今曰觀風則知天是以天為風之類矣天

果只此風氣然則三垣十二舍經星河漢終古不移恐非風氣能載之矣大抵執事論陰陽覺得太離絕僕嘗謂天地未判之前只有一氣而已一氣中即有陰陽如能動蕩處便是陽其慈蒼毿毿之可象處便是陰二者離之不可得以造化之始物尚不可離如此則其餘為造化之所生者如天地如萬物之屬不得離可知矣如天能運轉陽也其附綴星辰河漢處陰也日光炎灼處陽也其中閃爍之精則陰也月之體陰也其受日光處則陽也火陽也本無形必附於

木石而後形無木石則無火矣是陽何嘗離陰乎水之始雲氣也得火之化而爲液無火則氣而不水矣是陰何嘗離陽乎非不可離不得離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言離之非道也至於諸儒所論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火爲陽水爲陰等類蓋就其所得之分多者而名之耳卽執事所謂火雖行於地而其盛在天水雖行於天而其盛在地蓋各從其類之云也陰陽何嘗離而爲物乎至於大極圖經世書二條足以破其穿鑿附會之謬惜不得與執事細論也

正蒙太虛不得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得不散而爲太虛此自完好爲其續以離明得施不得施之說則自爲滯礙亦不可以此而弃其至論也如何如何才說起便作長語如此又不得盡其意安得不思一會晤耶僕近日有一書如正蒙法言之類孟望之以愼言名之忽忽不得繕書一帙請教嗣後便寄上也

答何仲默

大復惠教來有不奉復者遲則有之矣蒙許愧[illegible]新詩高古渾成得教深深[illegible]試士抵廣元

尋舊約不果東望漢沔川塗迴紆益念大復因作韻語託便致上不知今徹聽否許廷綸曾示河圖太極等論僕讀之有疑乃以平日謬見覆之非有所謂刻行成書也告者誤矣後世河圖洛書緯說也五行生尅附會之論也參之造化之源人理之實茫昧繆幽不可據信後儒不致精辯遂以著論附經此皆迷暗本原半塗擬議爾今之學者據其說而衍之不獨廷綸爲然故僕時有私論以告遊從者偶因廷綸之論及之實非成書也大抵文字之說盛而理道之論淺

脩辭之儒興而論德之士寡間有超軼之流亦不過循近世儒者之軌守中人未化之論就偏附誣駁亂三才之實旣非精義自得之學亦無發明羽翼之功由是仲尼中正之塗荒榛多矣大復亦以爲然否秦蜀渺渺無任悵悃

答劉伯儒

廷相啓所諭長沙事蒙 朝廷曠蕩之恩獲免罪罰此固得勘者公是與非之心亦吾執事及諸寅兄挾持之力致之也始勘之時吾兄與諸公俱在座僕卽言不爲席 公所喜但職業所在

法度所在不惟不可迴避亦不可遂其枉抑耳時每與吾兄道之縱令得罪亦不辭也亦不必尤也何也始而即拚有此耳李鑑能致京官爲託書二十餘封豈不能致席尚書一奏辯乎此亦僕之必知其有此也雖然猶未也恃　朝廷眷顧之隆倘一秉當路之權皷小人而惑上聽則疏遠之人困矣此亦勢之所必至者諺有之曰不出途泥誰汙但能遯志丘樊彼亦末之何矣執事獨不然之使還謹疏謝不具

答朱憲副

廷相居湖臯一載伏承協恭之美爲益良多日惟念之耳來諭謂何以辱僕之知嗟嗟僕惡乎不知其秉心以誠御事以公爲謀以斷待物以恕此執事之四美也交際者孰不感歎而況於僕乎哉雖然僕不但知之爾矣抑且師之也於淸軍程公則師其體量之智屯田劉公則師其敢爲之義提學許公師其蘊藉撫民楊公師其擔任毛公師其開爽林公師其朴順此所謂協恭之益也僕何幸何幸自離折以來遂德違範爽鉄日甚益歎念耳吏回敬疏覆兼候起處不

答倪特茂

廷相啓來諭欲以樂休園詩令僕訂正此實不能如命矣先毋尚在殯僕煢煢衰絰安能有心及此且自任所歸後終日杜門草坐雖弔喪問疾亦皆告罷其情況可知吾兄當體悉體悉况集中諸作情則眞率詞則質雅雖永樂正統間縉紳先生之作亦不過此可以刻而傳矣夫詩有體格才有限分縱使一篇之中裁割數句終未免有龍蛇之雜必須盡改而後如意此豈可能哉吾兄必欲求美以圖久傳使百世之後知吾時濟之賢亦惟求代中作者焉爾如北地李獻吉信陽何仲默亳州薛君采大梁李川甫其爲詩非今世間色相驅逐古人而先之皆傳世無疑者仲默已矣餘子尚康彊無恙能以殊禮而請之各得一長篇巨章則時濟之賢與斯文不朽矣又何俟改茲集爲哉雖然猶有說焉觀倪氏雄山集所載如喬白巖王虎谷何粹夫崔子鍾呂仲木呂道夫馬伯循王舜夫韓汝節諸公皆當世迪德蹈道之士如龍遊鳳翥不食人

貞臭未即不可一二爾者今皆能致斯人之文
以爲家乘之美夫人也得其一二足以傳矣而
若是其多則仇氏百世之傳無疑也而又何俟
攷茲集爲哉吾兄其信之言涉喋喋竦息竦息

答劉養和

頓首啓仕者遊南都安豫閒散誠如我公之論
獨叅贊之官任重責大與內外守備同事最難
爲處過則激不及則廢事行而又能懾服其心
殊不易得僕之庸虛不肖每懷顛越安有所濟
之哉故人眷深顧獨不教我乎切望切望陝西

三邊戎虜所會近歲可謂多事矣即今用人費
者多若留公總理勢所必至若能預儲百萬之
粮不在歲用之數則公他日當事決不費心安
夏防胡不勞而舉矣如何如何謀謨於廟堂者
之經理之才宣力於庶績者寡論道之望公也
兼之他日聖明擇輔舍公而誰若餒然求退視
民如胡越而無納諸溝中之痛不惟愧於伊摯
亦社稷臣之所不取也念之念之

答曹仲禮

頓首仲禮先生京城一別風塵飄轉岐路云渺

殊積愴歎如何如何空同遺文炳照寰宇學士
寶之何啻拱璧命世之作也君能裒而行之豈
直嘉惠後學令舅英寃亦足慰於九原矣承以
集序見徵嗟乎空同已矣僕何忍辭此文當爲
構思以詔來祀但慚非作者耳潤筆之物緘返
來使此亦曲士之至願也不須疑是幸

與張子家

序文稱論過實謂之譽我則可述我則不可括
囊識之用繫遐想閒居憂盡禮足表鄉閭此雖
處變亦君子修於家者望勿以物撓之有獨遊

於六合之氣則志貞矣春秋說數篇發前賢未
發之處甚多假許田鄭伯乘隙也滕子來朝自
降也子同生書世子爭策禮也三說皆善周正
改月不改時固出程朱之說但仲尼作書不應
擅易時王之制此當於經中細考如春無冰之
類可見鄭忽出奔所謂退懦無斷近之亦非有
大可稱者詩序刺忽之說於昭公無所考見晦
翁疑之似也但以鄭聲淫即爲鄭詩之淫其說
未通蓋謂之淫者樂聲淫泆失雅也使詩正矣
播之聲而淫即淫樂矣孰知其詩之正詩邪矣

播之聲而雅則雅樂矣孰知其詩之邪狡童決爲淫奔之人矣麥秀之歌曰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亦淫奔邪如木瓜三章衛人歌齊桓也贈報之情末好之約以爲淫奔獨不可乎故後世之疑晦翁即晦翁之疑小序爾是故疑以傳疑非有灼據古人不敢輕易立論爲此故也大抵近世以來穿鑿附會莫甚於春秋之學宋南渡後閩越之儒尤甚故今支流不可覸耳必欲得仲尼之義不若平其心氣以意逆之如程子不過十數大義之論以求之庶幾稍不遠於眞也

不然終昧於聚訟耳何如何如李生回附此達意嗟嗟乎行矣努力向道勉旃勉旃

與王孔昭

王子充洪範非洛書之辯足以解千古之昧後學之指南也但河圖以數言猶不脫孔劉諸人之見爲未盡爾蓋河圖洛書聖人繫易之辭也與洪範何以相涉況自一至九亦衍數之常事也何待於洛書而後能之繆於附會甚矣其曰聖人則之者以余論之蓋圖書之形象有類卦畫故羲皇倣其象而畫爲八卦以示民占筮耳

即倉頡因鳥蹟馬趾以作字之義也安有如漢儒之論乎繆於附會甚矣其天一地二章亦不過衆陰陽奇耦之數以明大衍之法象同於天地自然之數非出於人爲焉爾豈有所謂本於河圖之數之義至於天一生水之說乃緯書之繆論而引之以解經可乎況此章大義總論揲蓍而五行金木之論當置之何所乎所謂繆於附會者類如此子充雖以洛書非洪範而不知河圖不必以數言雖能掊擊漢之諸儒而不能正紫陽夫子之惑於舊論故曰爲不脫劉孔諸

人之見爲未盡爾梅溪乾象策問此其易見者天文家有天地二盤之論自地盤言之角亢屬辰分氐房心屬卯分尾箕屬寅分故曰東方之宿以次而旋北西南可知其曰蒼龍以其象類龍也如角即龍角亢即龍項氐房心即龍腹尾即龍尾是也朱鳥白虎玄武皆以其象爾自其天盤言之列宿皆南面而望以定中星正四時鳥正南爲春火正南爲夏虛正南爲秋昴正南爲冬於地盤方向無與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天文之學知其象位躔次足矣休咎緯術非

聖人意也勿惑泥之文字枯而不暢詩與思冲淡惜宋人格調爾試以三百篇爲骨格取材於離騷漢魏晉宋四代當自有得也行邊匆匆不能盡所欲言

答楊舉人愷

來詩高古但過稱不敢當耳淹中抑鬱困詘猶能念及足見情雅史稱黃霸受經郝伯常著書信有之矣大抵吾人此身之外皆是長物古達觀之士不治生不華身不勞已以奉妻子故一飲食衣服之餘視之若浮烟耳然非通窮達齊

生死而爲一途者决不能此今四海之内謂之名公大人不貪富貴而慕權勢者吾寡寡未之覩安望後生之士見古高士之風也哉足下朗達踈豁必契於此但今日之事未免亦坐此病根耳故漫一言之大丈夫疏食飲水其樂無涯寧肯於汚濁瑣屑之中與之爭較以自苦哉足下方來邈矣而不可量也嗟嗟勉之哉浚川白

與胡伯中

比聞端竹白箐紺誠聽撫籌畫之功可想解君相西顧之憂紓萬人餽餉之苦大矣載[illegible]載[illegible]

僕竊有過計焉嘗以叛番之撫雖難爲約束而處之使安其境土不能爲吾人害則不易也古人謂功成之後尤當勞意者此耳漢班彪常議叛羌請置護羌校尉理其邊事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遣使通道動靜俾徼外番夷爲吏耳目僕謂今日處番之策亦當效此而後可國家初年於附近松疊番族設安撫長官諸司隸之使納青稞服差役實羈縻制馭之術與班彪議同而處之尤善者也後人自失誠信乃扞格而不相維焉此其大可惜者獨不可復其舊貫乎執

事推心羌夷與之更始必有綱維長久之畫若徒受其歸款使居故地而無所別處焉則關堡前日被害之機尚在是亦苟且度時之計爾尚何撫之云云惟執事亮之教之懸仰風誼未由叅侍耿耿不宣備

答吳宿威大守

自松江判袂積有歲年回想舊履杳然陳跡僕鬚髮斑皤已成老翁兄可知矣夫形骸我所自有尚不能保其元始而爲造化任情老少如此則夫人事升沉窮達又焉足計又焉足計此外

惟有保嗇神精以盡年齡為要務耳往年兄嘗
詢黃白之術僕曰寡慾賞心以順壽算此自實
理煉鉛養砂以變金石道殊不然當時兄意以
僕未達今日所造果誠何如風足有便勿吝相
示可也倘嶼中有蠔當為兄輸此一籌葛酒皆
領內伏門[illegible]不盡具

與徐都閫溥

得二月書知建昌風土安好無恙甚慰所寄遁
甲奇[illegible]之離不能曉其曲折所以之故大抵時
日孤[illegible]旺相之論即孟子所謂天時者矣蓋舉

事已有定謀假此以安衆志之術耳古之用兵
如神者多籍此實非由之而能致勝使趙括選
日提兵仍不免坑卒之厄孫武漫爾陳師亦能
成攸馘之功故曰周以甲子日而興紂以甲子
日而亡蓋在人事而不在時日也苟惑泥於此
而廢自修非所望於智者也何如何如將寒與
多愛

與趙侍御世瀛

予既歸病體漸平得遂散適幸甚來諭以天意
有惓誠然哉古人行事豈必一一造極位處疑

丞宣彌闇然弗聞于世者不知其幾皇甫謐何
人哉而大書于史後學仰之遜清宣爵視為已
式豈不盛矣乎道長直節守道執之不搖予嘗
謂中以當世賢傑擬之苟守之如一當為世重
于世其傳作詩起于六朝楊子之錄誠是李叔
通氣假辭似循未見吳小正陽明居夷集中有
春王正月之論甚正甚的非後儒駁僻之說望
觀之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八目錄

雜文　書九首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八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書九首

與范以載論樂書

承示校定兩山李氏律呂元聲感謝感謝且以聲音之道下詢鄙陋吁僕何足以知之雖然亦駭然有疑矣夫古人制爲五音非徙然無所本者宮本喉商本舌牙角本[illegible]徵本舌齒羽本脣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illegible]說必自宮而徵而商而羽而角角者氣平之[illegible]音之終者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強而能爲者今曰黃鍾宮爲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喉乎出于脣乎意者閩人無喉中之音故遂以脣舌不正之音而杜撰以定之也不然當何所依據而變之惟其以宮爲清則黃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黃鍾三寸九分之說嗚呼其大繆甚矣夫上古鍾律之調簡矣而不求備也故周禮三宮十二律可足考擊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

鐘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加四清以補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數少也夫音聲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調非子律不可今曰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恐徵羽之調終不可成平公欲聽清角雖師曠亦難乎其爲擊矣子律謂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五之調亦庶乎其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極短其聲焦殺亦不成

調雖有其名而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衍之況後學哉或曰十二律還相爲宮然乎曰此亦非六十調之說也凡調以一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者也故曰旋相爲宮言各律皆可作首也如黃鍾爲主律則必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音以次而和若以他律雜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凌犯而音調不協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五五之而猶缺其一焉雖然樂之調亦足矣故自

周至漢至唐至宋以雅樂俗樂流傳于世者考之大抵宮調獨多而商角之多稍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而已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而清者常不足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雖美而實用則無後學不察而傳衍之繆矣細讀兩山之論牽合傳會十居八九旣不達五音之清濁又不及作樂之節度雖言元聲其實無當其律呂職樂樂器聲容之考証皆長樂陳氏樂書之緖餘也傳之代中恐累執事高見不如刪加詳辯求海內知樂君子如胡瑗阮逸

范鎭許衡之徒訂而正之出以示人可也如僕者鄙陋人也何足以知之謹以素聞於君子者奉覆不罪幸甚

與郭价夫學士論詩書

廷相稽首杏東學士先生門下比者蒙佳稿見教捧讀旬朔若有得於言意之外者見其變化自然如秋雲颺空倏成物象渾然天造不煩雕刻見其體質都雅如貴豪公子翠苑春遊冠蓋軒揮金相玉潤其氣韻清絕如石室道人餐霞茹芝滋味冲澹精神獨爽嗟乎詩之旨義備矣

哉發我情志示伐龜式不苟多矣僕不肖猥於
是藝亦嘗究心蓄材會調飾章命意未合往古
之度用鶩大雅之塗時省一斑眡云寘弃致因
執[illegible]陳之析爲裁敎夫詩貴意象透瑩不喜事
實黏[illegible]水中之月鏡中之影可以目睹難
以實求是也三百篇比興雜出意在辭表離騷
引喻借論[illegible]本情東國困於賦役不曰天之
不恤也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
可以挹酒漿則天之不恤自見齊俗婚禮廢壞
不曰婿不[illegible]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

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則婿不親迎可測不曰
已德之脩也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
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則己德
之美不言而章不曰己之守道也曰固時俗之
工巧兮偭規矩以改措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
容以爲度則己之守道緣情以灼昕皆包蘊本
根標顯色相鴻才之妙擬哲匠之冥造也若夫
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蝕之詞
微之陽城之什漫敷繁敘塡事委實言多趁帖
情出附輳此則詩人之變體騷壇之旁軌也[illegible]

學曲士志之尚文性寡神識心驁目駭遂區畛
不能辯矣嗟乎言徵實則寡餘味也情直致而
難動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
之邈哉深矣此詩之大致也然措手施斤以法
而入者有四務眞積力久以養而充者有三會
謂之務者庸其力者也謂之會者待其自至者
也何謂四務運意定格結篇鍊句也意者詩之
神氣貴圓融而忌闇滯格者詩之志向貴高古
而忌蕪亂篇者詩之體質貴貫通而忌支離句
者詩之肢骸貴委曲而忌直率是故超詣變化

隨模肖形與造化同工者精於意者也搆情古
始侵風匹雅不涉凡近者精於格者也比類攝
故辭斷意屬如貫珠累累者精於篇者也機理
混含辭鬯意多不犯輕佻者精於句者也夫是
四務者藝匠之節度也一有不精則不足以軒
翥翰塗馳跡古苑終隨代汨沒爾何謂三會博
學以養才廣著以養氣經事以養道也才不贍
則寡陋而無文氣不充則思短而不屬事不歷
則理舛而犯義三者所以彌綸四務之本也要
之名家大成罔不具此然非一趨可至也力之

父而後得者也故曰會知不期而遇也此才之大凡也譬醫之治例三焦五臟風寒暑濕燥有定品方有定擬工醫者能循持而守之雖無大益保無大繆矣雖然工師之巧不離規矩畫手邁倫必先擬摹風騷樂府各具體裁蘇李曹劉辭分界域欲擅文囿之撰須參極古之遺調其步武約其尺度以爲我則所不能已也久焉純熟自爾悟入神情昭於肺腑靈境徹於視聽開闔起伏出入變化古師妙擬悉歸我闥由是搦翰以抽思則遠古即今高天下地凡具形象

之屬生動之物靡不綜攝爲我材品敷辭以命意則凡九代之英三百之章及夫仙聖之靈山川之精靡不會協爲我神助此非取自外者也習而化於我者也故能擺脫形模凌虛構結春育天成不犯舊跡矣乃若諸家所謂雄渾沖澹典雅沉著綺麗含蓄飄逸清俊高古曠逸等類則由夫資性學力好尚致然所謂萬流宗海異調同工者也究其六轡在手城門之軌則一而已嗟乎擇善而廣道者賢智之術業也一道以成化者聖神之功用也執事之作固已洞其幾微優入閫奧矣而僕鄙陋之見猶拳拳焉陳之或者道化之妙不無有助於萬一爾惟執事教之

答左衛夫爲陳于徵問庶孫承重書

廷相白衛夫足下昨承示貴同年陳君書疑其兒爲庶祖母承重託衛夫轉咨于余且過譽爲斯文大雅禮家宗師余何敢當余何敢當雖然竊嘗習之矣敢因衛夫達之可乎夫禮重嫡而卑庶爲其傳先祖之正體主宗廟之灌鬯也故曰承重父沒爲祖母服斬三年考之儀禮喪服

經傳原無正文惟大戴喪服小記有祖父卒爲祖母後者三年之文此適孫承重祖母之所本也蓋父在則孫不得爲祖斬故曰有嫡子無嫡孫以其有子主喪則孫不得承重而斬也惟父沒而孫始得斬而主喪也且禮父在厭其母故齊期父卒始得爲母伸其私而齊衰三年矣是以承重者祖父在亦厭其祖母沒而後齊衰三年矣故小記云然夫承重者於嫡祖母尚俟其祖父沒而後盡其私如此況庶孫既不爲祖後則已無受重可傳安得爲祖父服斬祖父尚不

爲斬安得加斬於庶祖母乎此禮之常無足異
者喪服傳曰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
而除之此庶子之母厭於嫡母而不得服也故
孟子有王子請數月之喪之文夫庶子爲母服
數月之喪尚不可得況庶孫爲庶祖母承重乎
此不可行也昭昭矣宋庾蔚之曰父爲庶子不
承重於祖其孫得爲庶祖母周若父承重則庶
孫之長即繼祖父之正體不得服庶祖母此古
昔之禮重嫡卑庶其可考者如此若夫今時之
制則尤顯明孝慈錄云庶子爲所生母斬衰三

年孫爲祖父母及父所生庶母一同皆齊衰不
杖期其曰嫡孫承重者謂嫡祖母也庶祖母孫
雖承重亦不斬矣何也主於正體故爾庶子服
斬三年者爲生育之恩與父均也故今之制特
爲加隆非承重之例也庶孫既非承父之重自
當齊衰不杖期守其本服乃禮也父沒而比之
承重之服是亞禮而犯義矣可乎哉晉殷仲堪
曰祖父在而祖母沒則父服厭周祖父後亡則
父服三年其孫之服則一定而不變是知孫之
於祖母自有其服不以父服爲升降也由此言之

[illegible]父沒不得加服於庶祖母必然矣況當
今大明會典所載如　大明令　孝慈錄
大明律　大明集禮及諸禮儀書並無庶孫爲
[illegible]服之文夫又何以越制遂情而强爲
[illegible]庶[illegible]母係承重不得在服斬之列其孫不
承重亦不得爲之加服古今禮文所同然者如
此蓋以同宗嫡所以重本也重本所以尊祖也尊
祖所以敬宗也先王之制禮嚴矣大矣所私情
豈得以干其義乎父沒而比之承重之服是亞
禮而犯義矣可乎哉陳君又云家兄與先父同

母弟既爲喪主此則禮文之顯顯者庶長子既
不爲宗與諸父昆弟等爾其昭穆尊卑之序不
得越乎其列而先之也喪大記曰若妾喪自祔
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是兄雖沒而同母昆
弟當爲喪主也夫禮稱情而立文者也子之服
斬衰三年孫之服齊衰不杖期庶孫雖長詎可
以輕服越斬衰而主之乎嫡子拜賓庶子主喪
禮也嗟乎喪禮道廢世之不講也久矣免[illegible]之
制靡存五衰之服不備況能詳稽以及此乎[illegible]
仁孝[illegible]之[illegible]能[illegible]俗[illegible]然以[illegible]禮

之正者而執之哉余於陳君不能不爲之三歎而敬服也所有論說究稽未悉庸備採擇爾惟衛夫達之幸甚幸甚

答何粹夫論五行書

廷相頓首栢齋先生執事昨承諭以五行之說舊與僕同今所見與僕異竊料執事之意似以爲今是而昨非矣以僕觀之執事可謂中於世俗之惑反迷眞而舍其故智將爲不善變者也何以故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撓作此以紀歲月日時非有所謂甲乙屬木子亥屬水之說然

亦偶爾定之即以當年爲甲子歲仲冬爲甲子月冬至爲甲子日半夜爲甲子時耳不知經歷幾千百歲後人乃以五行分配之此半途立論無所本始不待智者而後知矣執事乃信然從之豈非不勝於世俗之曉曉者而遂爲此無稽之論以附會於仲尼之道乎迷眞而舍其故智非邪且夫五行之氣無則已矣有之則一日之內無不全體俱在安有今日爲木明日爲火又明日爲土爲金爲水乎何春止爲木夏止爲火秋止爲金冬止爲水乎何土惟王於四季而餘月土氣即絶然乎執事試再思之此理然邪否邪此論是邪非邪大觀直識之儒不惑世俗鄙謬之論者皆足以辯之矣不意明達物理如執事推明孔子之道如執事而反自失其眞如此使僕無復望於斯世之儒豈不爲可歎哉執事曰但世之言五行亦有奇中者故不耐何信之遂爲說曰如人本無姓名也苟定其姓與名焉他人呼之必從而應之氣本無金木水火土之名也今人一定其名則其氣隨而應之謂氣有神應然矣嗟乎執事之迷何至此極也僕意執

事欲附會於世俗之論而不得強爲此以自解也不自知其陷於怪謬誣妄之歸矣夫人也氣成形體而具神識者也故呼其名而能應之不知五行之氣亦有形體如人之知識否邪依附草木人言嘯梁如鬼物之作崇否邪不知甲乙之日木之神氣主之而水土金木之氣遂能退避相遜邪抑有所管轄分定而不敢越其職邪不知人定其名彼何以自知其爲金爲木爲水爲火爲土而即順應邪此恐決不能然矣執事所謂世之言五行有奇中者此何足異哉蓋多

而能中耳僕嘗謂不用五行能以奇中試以
舉進士者十人僕據其文學體貌而懸斷
指某曰後日官至某官中間[illegible]平順坎險
[illegible]而道指某曰何如何如指某曰何如何如
他日驗之必有三四中者亦有一二奇中者
何也此皆仕人之所必有者若以爲白日飛昇
則無能驗之矣不中者人不傳之矣中者必傳
之以爲神然則假五行而奇中者何以異此大
抵神道設教古聖人卜筮之微意也然於大道
無所闕蝕至於五行星命範圍皇極等術足以
壞亂仲尼純正之道不可一日容之以惑世可
也執事必欲求通其說而附會之何其迷之至
此極也望再虛心思之勿爲索隱之過幸甚幸
甚

與彭憲長論學書

頓首水厓先生昨奉執事高論雖近善詭實寓
正義今者細繹之教僕多矣然非知僕之心也
乃披瀝聞見再爲陳說惟加照幸昔劉知幾
讀兩漢書惟前書不當有古今人物表惟後書
不爲更始立紀當時聞者以爲輕議前哲及見
張衡范曄集亦以二史爲非始知流俗之士難
與言道執事高明廣遠闇合道葬僕恒以意師
之故有所得輒爲論辯雖齟齬枘鑿不相爲計
若冒然神靈之交故爾不然亦終日默坐談瑣
末而已尚安至是哉嗟乎六經删述仲尼所以
啓萬世也其爲道也範圍乎造化經綸乎名理
中正以爲常變通而不執智者不能辯博者不
能少也若以近世儒者躋而並之僕恐言也寡
所會道也寡所一有不勝其倫擬者矣何也體
道之妙由於識具識之至謂之聖是故聖人所
以爲道之宗也下此者神靈未澄識鑒或滓雖
力學深久取舍決擇之間或亦未免支離局促
條之聖軌而不盡合矣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
凝焉謂非其人故也慨自戰國先秦上無聖帝
明王袪邪衛道立民之常故九流異端之學紛
然並作以惑愚蒙漢興諸儒鄙俗復寡神鑒雖
有董子之純推明孔氏以罷黜百家爲任惜非
命世之才之識亦不能拔本塞源使仲尼之道
獨昭日星之天也況自泥於五行災異之術已
畔出於聖人之蹊逕矣又安以號召正論於斯

人乎哉雖然附會牽合之論猶未熾也丁逮唐宋其失惑氣運者因之以盜國信讖緯者因之以行刑泥風水者棄親以謀利尚術數星命者憑虛妄想而棄人事之實嗟乎天下何其貿貿也爲之儒者方且靡然從之恬不爲怪不直身自行之又附會其說以訓經著論俾後之學者少而習之長而行之老而安之不知無是理而爲邪豈不大可哀邪故曰聖經以諸儒而明亦以諸儒而晦謂附會牽合之私也推其本識鑒詮擇未眞害之爾故僕拳拳時加辯白實有以

見夫援邪附儒亂道之正故焉蓋六經仲尼之道嘉穀也異端邪說莨莠也嘉穀待種而難植莨莠不種而易茂譬聖道中庸而異端怪誕幽玄易以惑人也使不揭其亂道之實以排斥之百世之後迷其本源邪正同途仲尼之道將與巫史異端同祖宗並賞罰也豈不大可懼乎故於儒者之論合於聖者即聖人也則信而守之戾於聖者即異學也則辯而正之斯善學道者也若夫人者舍其古人之善咮咮焉炫其私智摘其疵而議之斯輕躁迫切之徒非忠厚之道

也若曰出於先儒之言皆可以篤信而守之此又委瑣淺陋無以發揮聖人之蘊者爾夫何足與議於道哉齊客有善爲雞鳴者函關之雞聞之皆鳴不知其非眞也學者於道不運在我心思之神以爲決擇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爲函關之雞者幾希矣嗟乎古今人一也後之視今即今之視昔爾顏子居春秋之世蕭然一布韋也其視重華協帝之舜得時行道何啻霄壤顏子則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當時之人亦未必以舜許之而後世

之論乃曰顏子優於湯武夫湯武之上即堯舜回優則顏即舜之儔矣而何有於古今乎哉若曰天下之理先儒言之皆善而盡但習以守之可也是不知道無終窮忽忽孟浪之徒爾謂之誣道若曰後世之人必不能及於古之儒者是不知造化生人古今一軌中人以下以已而論量天下者也謂之誣人是皆流俗積習貴耳賤目任書籍而不任心靈者也亦何望於聖人大方之域也哉望終教之幸甚幸甚

答劉遠夫論喪禮書

廷相叩首承示父在母亡父自主其喪之論切
詳先儒多以喪服小記爲據今考之小記云婦
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鄭氏
注曰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
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主焉及考士虞禮祝辭云
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潔牲剛鬣
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祫事卒哭祝辭
云哀子某來日隮祔爾于皇祖某甫尚饗祔祭
祝辭云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
惰其身不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適爾

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由此三辭觀
之皆其子主祭事矣今詳小記之義蓋謂諸子
之婦亡者無子則虞卒哭之祭其夫主之有子
則其子主之至於祔廟則其舅主焉爾謂之舅
與婦對言也非爲父在母喪之云也家禮本之
書儀或者緣此而誤遂以虞卒哭並祔通爲父
主之也僕初纂時亦止據家禮注子書入未至
詳考遂前後不倫爾承教多謝多謝然僕竊有
說焉夫在妻亡有有子者有無子者有子者固
爲祭主矣而無子者其夫自主亦禮也而古今

諸禮書皆無明證若以儀禮及家禮祭儀論之
皆子祀父母之文也以夫行之於妻似爲過重
今宜斟酌纂之何如且如父在母亡其子仍依
諸禮主虞祔卒哭祥禫之祭但其父畧先拜奠
以倡他所而後長子率諸子孫內外之人舉行
其夫在妻亡而無子者亦當別定節儀比之子
祭父母少爲簡省另爲祝文去其夙興夜處哀
慕不寧及叩地號天五情糜潰之辭如此庶得
禮意周盡而於先王禮之未備者有所裨補家
禮立喪主之下注子再爲更定喪服小記之說

不必盡以爲準亦無不可者何也儀禮乃聖經
而禮記多出於漢儒之雜故也草草請教何如
何如倘有欠通仍望副誨不具

答內守備賴公等書

頓首大守備賴公呂公李公三執事邇者承華
劄見誨累千百言意以僕不從會議獨持己見
欲僕同心協處留務即古人寅恭相勵之善感
激感激但來諭即事備責舉過相規未免以一
隅之心斷八面之事不無少戾於大通而枉人
以自直者敢因諭陳鮮用台鄙心伏惟加聽幸

十來論謂　武宗皇帝行幸南都當時危迫
艱難內外守備參贊諸公調攝得宜故江南生
靈皆賴以安諸公芳聲美譽于今稱頌僕切以
爲此言過矣蓋時有所必同勢有所必至耳當
是之時　天子拱穆權臣執命片語乖而雷
霆擊一呵怒而氷霜寒凡在內外諸公皆當其
事者比隣失火爛額焦頭江海風波同舟共濟
參贊謀之諸公信之又安有異議蓋時勢不得
不然耳然亦舍正議計利害罔上附邪之術非
正人君子常不失已變不渝道之貞吉也何以

言之當時有司一聞　乘輿南巡備預供應
官民錢糧何啻巨萬假公聚斂半充奸將之饋
送事平羨餘盡入守備之囊橐銀兩數千龍床
三張玉帶十餘腰寶石首飾七十餘付而錦綺
綵段各各稱是至今都人傳說以爲口實此汙
濫貪饕國法在所必誅者當時參贊如閉目瞬
覩塞耳無聞何哉今以爲協和共事僕以爲同
流合汙今以爲調攝得宜僕以爲束手無策今
以爲芳聲美譽于今稱頌僕以爲和同濟貪有
道者之所鄙賢人正士唾而不取又安可謂之

齒牙之間也哉又謂僕興利除害之心畧無少
減以僕爲疾行無善步促柱少和音此誠有之
此誠有之雖然僕亦畧有說焉嘗觀今世之士
夫以乖猾爲上謀以和同爲善處畏首懼尾恐
致禍患之及避事推奸惟欲祿位之保致將
朝廷之事悠悠坐視卒成廢閣遂使貪婪之徒
日長月滋積習莫救嗟乎食君之祿擔君之爵
圖報在何而偷嫚若此不先國慮而專爲身謀
斯人也以忠藎律之天淵懸絶矣故僕平生切
齒痛心以爲鑒戒遇事之當爲弊之當袪即毅

然勇往志決必行雖大舜之鷄鳴而起周公之
坐以待旦不予過焉是以有急迫而無和緩有
疾遽而寡從容善步和音固知其不能具矣以
此相責僕復何辭其司苑局責令上直軍人納
錢此實剝害正軍背戾法憲在清明之朝所當
改正而不可因循者何以言之本局額有上元
江寧果戶六十六家池戶二十四家品物缺少
責令各戶買補宜也又有留守五衛原額栽種
姜菜池果等軍六十一家栽種澆灌責之此軍
宜也今乃不令下園每名月納錢二百縱令買

所謂不違犯法令乎此等人役既已賣放下園
種辦獨累直軍謂苦者能甘心乎及查先年
舊制上直軍人止該一百二員名遂日撥取下
園差用朝入暮出不妨直宿今却占用直軍二
百四員名常川在苑分為兩班復將一半納錢
賣放謂不違背　舊制乎若曰納錢用備買
辦撥之事理尤為不通該局池戶果戶進貢品
物皆其出辦且園林田池有幫助之稅銀蘇州
徽寧池太等府有種姜竹木之解納已多羨餘
何假備辦況上直軍士止該借用其力責之出

錢是何名色且國初之時此園池也此人力也
此供應也不聞納錢買辦而後備何獨今日一
切納錢則夫園池之所生人力之所成將歸之
何所此不待智者而後辯矣謂非貪入假名巧
取乎今謂內守備科道已經二次住令納錢幫
貼不知出何事例奉何　欽依抑循私任情
自主張之僕謂行之於私下可也聞之於
朝廷可乎究竟此事干係軍政兵部職掌法宜
逕行既被告發安得不理理有贓賄安得不參
此非刻意於其人也譬鏡之在臺來者乃照鑑

之有懸川之乃鳴虛以待之非索照而迎擊也
即今各監局積弊根蔕何啻千百人不赴愬僕
何庸心為之愬之而姑置於作弊者悅矣其如
朝廷之付託何哉其如軍民之屬望何哉所謂
篡下罔上猫鼠同眠矣豈忠臣之所以事君乎
伏惟亮之亮之來諭又謂昔年內守備與參贊
司馬凡有干事務未嘗不一一會議而行亦未
嘗聞既會議而掣肘不全信者又謂自司馬臨
政以來凡百興舉內守備並無所預雖嘗差人
請說未蒙一字肯信所與所革盡在一己之見

愚捧讀之不覺竦然自失如墮雲霧嗟嗟不意
諸執事讓僕之深至此極也僕年齒長矣經歷
多矣悍然不顧偏執一己之見以撓衆議之公
四十以來與人交際久已無此況處
朝廷軍國重事又豈有自遂自是拒衆議於不
信者乎或者於事體有傷於軍民有害當此
聖明在位之日聰察百職之嚴孰敢因循苟且
以負任使故雖會議亦不敢奉命耳易曰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心之同
者議不期同而自同矣使天人也一欲袪弊一

欲掩弊一欲革奸一欲保幼一欲除惡一欲護惡心旣不同議必亂亂則一堂之上有胡越之分覿面之間有九疑之隔矣安望其擬議之間乎諸執事於夜氣淸明之時試一思之嘗涉於掩弊保奸護惡與否果無是三者以汨亂其心則無事於區區之議自然神交氣合不言而相信矣又必有旣會議而掣肘者乎雖然僕鄙人也言辭直率固存忌諱不能遜順以應諸執事之情此誠有之若曰偏執已見以求自勝不顧國家之急而爲軍民之憂此則可以對之天日

質之鬼神證之君子斷斷乎其無之伏惟重加體悉則僕不勝幸甚惟諸公圖之

軍中與李遊擊書

浚川書附遊擊將軍李君足下竊聞行師之道將貴智勇主在丈人何以言之智則謀成勇能濟勝故曰多筭勝少筭不勝投石超距先登者奪人之氣是也師必有主帥故偏裨歸一若十羊九牧聚言盈庭各持其說不能相下此取敗之勢也故曰師貞丈人吉是也以今日沙保之亂觀之譬之火穴之鼠見穽即亡游釜之魚一

火而爛斃乃曠日持久不能與之一決豈智勇之不及古人乎抑主帥不設人各異議乎不然何遲疑不決如是耶吾往年游蜀見何卿之將師矣無不敢敵之賊無不勝賊之戰何也凡以承平作亂者非脅迫之民則烏合之衆斯人也豈曾經歷戰鬬熟習兵戈官軍患不與之戰耳苟一勇往直前則奔突竄伏之不暇矣尚敢與我敵哉何君大率達此機關耳故往往取勝近者夜擊橫梁嘴尤爲出奇此諸君所盡知者獨不可效之乎吾常觀古之所謂用兵如神者矣

大率以知彼知己達其幾勇往直前決其氣其臨陣大法要畧不過二三隨在可用也一奪其氣二夾攻三設伏四出奇何謂奪其氣募敢死以爲先登爭其高阜而據之是也夾攻者分兩翼三軍使之左右狼顧腹背受敵是也設伏者當其必走之路預設伏兵以要擊是也出奇者火攻水攻夜斫營穴城緣梯之類是也凡此皆諸君所素講者今當此困窮之寇而營壘頓駐十里之外不敢直前一決者非其智弗若也或者勇敢之氣不逮耳不然何月之久尚不能與

事班師有如是哉今爲諸君壽之頃募勇敢先登之士使皆堅甲利兵火器先之弓矢挨牌次之長矛短兵又次之募選已定再選精壯軍士各千餘多恐冗亂不濟事乃布各哨如李遊擊冊宣撫當北路兩張都司當東路丁勇當西路程光按伏別路亦可也分布既定尅期同進寅夜令軍士食飯未明起哨約黎明抵賊穴募士即先登精兵續後鼓譟而進則賊必以將軍爲從天而下矣或曰山高無路柰何曰鄧艾縋索魚貫而登謂有路哉古人破敵其大畧不過如

此此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也若夫出奇致勝此無定法在人臨機應變而已此不可以言喻者惟諸君圖之勿使何君獨步於四蜀可也冊宣撫聞多讀書能詩自入軍中以來不聞其何以設施豈亦書生不閑軍務耶何默默如是貴州諸將亦當和諧共事彼有成功即我之功我有成功亦彼之功但爲
朝廷了此南顧之憂雖盡出於彼亦可也況自古將不相諧未有成功之理惟諸君圖之

答薛君采論性書

承駁究鄙論足仞友益多謝多謝然有不得不嗣言者望再救正幸幸甚矣性理之難言也惟大聖上智會人理達天道乃可宗而信之餘者知思形神詮擇未精影響前人傳會成論自漢以來此等儒者甚多故余惟協於仲尼之論者乃取以爲道否則必以論正之雖不舉其誰何而義則切至矣今君采之談性也一惟主於伊川豈以先生之論包羅造化會通宇宙凡見於言者盡合道妙皆當守而信之不須疑乎則余當不復更言矣不然脫去載籍從吾心靈以仰

觀俯察恐亦各有所得俟後聖於千載之下不但已也夫論道當嚴仁不讓師伊川吾黨之先師也豈不能如他人依附餘論以取同道之譽但反求吾心寔有一二不可強同者故別加論列以求吾道之是其協聖合天精義入神之旨則固遵而信之矣古人有言曰寧爲忠臣不作諛僕其此之謂乎請以來論繹之伊川曰陰陽者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未嘗即以理爲氣嗟乎此大節之不合者也余嘗以爲元氣之上無物有元氣即有元神有元神即能運行而爲陰

陽有陰陽則天地萬物之性理備矣非元氣之
外又有物以主宰之也今日所以陰陽者道也
夫道也者空虛無着之名也何以能動靜而爲
陰陽又曰氣化終古不忒必有主宰其間者不
知所謂主宰者是何物事有形色耶有機軸耶
抑緯書所云十二神人弄丸耶不然幾於談虛
駕空無着之論矣老子曰道生天地亦同此論
皆過矣皆過矣又曰生之謂性程子取之蓋指
氣禀而言耳其推本天命之性則卒歸於孟子
性善之說嗟乎人有二性此宋儒之大惑也夫

性生之理也明道先生亦有定性之旨矣蓋謂
心性靜定而後能應事爾若只以理爲性則謂
之定理矣可乎哉余以爲人物之性無非氣質
所爲者離氣言性則性無處所與虛同歸離性
言氣則氣非生動與死同途是性與氣相資而
有不得相離者也但主於氣質則性必有惡而
孟子性善之說不通矣故又强出本然之性之
論超乎形氣之外而不雜以傅會於性善之旨
使孟子之論反爲下乘可乎哉不思性善者
其有過於衆人而其性亦惟在於氣質之中但

其氣之所禀清明淳粹與衆人異故其性之所
成純善而無惡耳又何有所超出也哉聖人之
性既不離乎氣質衆人可知矣氣有清濁粹駁
則性安得無善惡之雜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
移是性也者乃氣之生理一本之道也信如諸
儒之論則氣自爲氣性自爲性形性二本不相
待而立矣韓子所謂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
者是也君采試再思之然乎否乎程子以性爲
理余思之累年不相契入故嘗以大易窮理盡
性以證其性理不可以爲一孝經毁不滅性以

見古人論性類出于氣固不敢以己私意有別
於先儒矣嘗試擬議言性不得離氣言善惡不
得離道故曰性與道合則爲善性與道乖則爲
惡性出乎氣而主乎氣道出於性而約乎性此
余自以爲的然之理也或曰人既爲惡矣反之
而羞愧之心生焉是人性本善而無惡也噫乎
此聖人脩道立教之功所致也凡人之性成於
習聖人教以率之法以治之天下古今之風以
善爲歸以惡爲禁久矣以從善而爲賢也任其
情而爲惡者則必爲小人之流靜言思之安得

無悔愧乎此惟中人可上可下者有上下愚昏昏不惟行之而不愧悔且文飾矣此孔子所謂不移也君采請更思之然乎否乎仲尼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伊尹曰玆乃不義習與性成是善惡皆性爲之矣古聖曾通之見自是至理亦何必過於立異務與孟子同也哉又曰天命之性則有善而無惡以生爲性則人性之惡果天命之惡乎天命有惡何以命有德而討有罪君子遏惡揚善亦非所以順天休命也嗟乎斯言近迂矣性果出於氣質其得濁駁而生者自稟

夫爲惡之具非天與之而何哉故曰天命之謂性然緣教而脩亦可變其氣質而爲善苟習於惡方與善日遠矣今曰天命之性有善而無惡不知命在何所若不離乎氣質之中安得言有善而無惡君采以天之生人生物果天意爲之乎抑和氣自生自長如蟯蚘之生於人乎謂之天命者本諸氣所從出言之也非人能之也故曰天也命德討罪聖人命之討之也以天言者示其理之當命當討出於至公非一己之私也乃天亦何嘗諄諄命之乎古聖人以天立教其

家法相傳如此當然以爲眞非君采聰靈之素矣喜怒哀樂未發不足爲中余今亦疑之君采之論誠是但余所謂聖愚一貫者以其性未發皆不可得而知其中也今曰衆人亂於情而害其性私意萬端乍起乍滅未有能造未發之域者是愚人未發必不能中矣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余以爲在聖人則然在愚人則不能然向之所疑正以是耳故曰無景象可知其爲中以其聖愚一貫也今曰此心未發之時本自中正望再示本自中正之象以解余之惑夫

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惟聖人履道達順允執厥中涵養精一是以此心未發之時一中自如及其應事無不中節矣其餘賢不肖智愚非大過則不及雖積學累業尚不能一有所得於中安得先此未發而能中乎若曰人心未發皆有天然之中何至應事便至迷㫼偏倚此則體用支離內外心跡判然不照非理之所有也若以此章上二節君子能盡存養省察之功則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謂之中似亦理得乎不然通聖愚而論之則其理一本混然空乎理無窮盡者也

心有通塞者也墳記之載非吾心靈之會悟也先入之言梏吾神識之自得也由是言之道之擬議安得同歸而一轍乎惟自信以俟後聖可矣昔者仲尼論性固已備至而無遺矣乃孟子則合之而言善宋儒參伍人性而不合乃復標本然之論於氣質之上遂使孔子之言視孟子及爲踈漏豈不畔於聖人之中正乎君采試思而度之人性果一道耶二道耶此宇宙間之大義非小小文義得失而已也凡大楊子雲韓昌黎胡五峯諸賢嘗未讀孟氏之書乎而復拳拳著論以詔世者誠以性善之說不足以盡天人之實蘊矣使守仲尼之舊則後學又何事此之紛紛乎望虛心觀理無使葛藤掛乎舊見斯正大直會之域可入而傳會支離畔聖之說自不擾乎心靈矣倘猶不相契望更來覆幸幸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八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九

雜文　書八首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九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書八首

與杭方伯論移料價書

頓首大方伯[illegible]先生執事古者大夫士有故而居鄉雖不與聞國政而民事之委敝亦得以達於君何也事關利害則政有得失故上欲下達而下欲其聞蓋曰大夫士國之達者故也今也偶有所見敢不一聞之惟加聽幸幸敝邑距他縣之境東西不過五十里南北不過六十里屬邑之最小者也且四境之內杞縣祥符陳留之民十居其四吾民受產者纔六分而已爾農賈之所經營田畝之所出產亦寡然有限其財力可知也比歲河流行由地中稍息之溢時而秋水蕩汨雨潦崩塌壞民田廬不可勝計築堤捲埽苟圖捍禦民力勞費不減往昔管馬之官雖蒙裁革而買補種牧解俵大馬靡財不貲例不蠲停加以連年蝗旱人不充食今夏二麥收不及種嗷嗷待哺勢將流移其困殆可知也夫蕞爾之邑財力已困[illegible]給又

從而益之民胡以堪邇者伏蒙省劄以陳留料價移入敝邑其辭曰儀封舊額辨也昔被河患暫移陳留今以故物還之爾誠如是也夫復何辭及官吏檢其卷籍詰其故老一無所謂舊額代輸之由彼造事者何所據而歸之邪夫物各得其分謂之仁事適其宜謂之義陳留舊額彼定分也彼不自輸而推以與人他邑之民何辜哉謂之得其分適其宜也得乎或者曰稽實於高下者綜核之政也酌宜於事勢者通變之術也陳留之民敝故變以救之爾吁此大不然者彼曰被災境不相遠彼此俱受有何懸絕彼曰衝要患不如吾之河彼曰疲憊累不及吾之馬況陳留之民占居敝邑戶近五百吾邑之民未有居彼者有之亦流離寡少者爾非彼之高樓居廣田畝萃族屬千百其指與吾民敵也夫吾邑之地既被彼民利之吾民之財復代彼民輸之則敝邑土地民力雖謂之乾沒亦可也謂通變合宜而綜核得其實乎夫占之王者有大災患有大變故則更其民而役輸之政也近觀於豐沛曹單之域矣河水橫溢淼茫無際民變而

當地變而江湖分川徙孰與輸官有土孰與
役不轉於他所之民代之耕集也此通變之宜
也辟之隣居者守望相助疾病相視有患難而
拯之亦其分爾夫何怨今陳留之民有是大災
變邪無也何突然求救於上而轉禍於敝邑之
民邪夫民一也自一邑者視之若有彼此而一
省者視之皆赤子爾自各省者視之若有秦越
之分而天下者視之皆吾之同胞爾伏惟執事
弘德直道不為曲飾其視二邑之民皆其所綏
懷者也望核其實而處之俾各得其分焉幸甚

幸甚

與開封趙二守書

廷相頓首二守趙公閣下余嘗讀周禮見先王
之取於民者雖茶荈果蓏蜃蚌蠃蚳之細靡不
上供天府計於民者若無所遺矣及見山林川
澤丘陵海斥之利則皆與民共之而不私是分
田制產任土作貢之外猶有曠蕩不征之區以
弛其利於民矣先王之待民者何其仁哉竊以
敝邑之田不登稅籍殆什之四五永樂以來皆
奉　明旨永不起科此非先王曠蕩不征之區
以弛其利於民者乎小民仰荷無疆之澤殆與
太平寧國歸義之鄉鳳陽瀕淮根本之地同一
生成矣獨非幸乎哉何以言之敝邑在國初之
時其民田與周府三護衛屯田相雜而居及後
護衛調去田雖空閑民不敢耕黃河當時亦泛
濫衝決適臨敝邑戶部量田亦不及收入圖籍
及後河日南徙與護衛遺田皆蘆葦菅茅一望
無際虎狼為窟盜劫為巢時而上司憂之乃白
于　朝廷以故永樂年間有許民儘力開耕永
不起科之旨至今載在官府藏之民家可稽而

知也彼時儀封之民無多其力不能多墾故陳
留祥符杞縣之民來占耕之至今三縣之民居
儀封者約三之一不下也但民生貧富無常不
得不轉相易賣其契書[illegible][illegible]無糧白地以是故
耳轉賣轉耕已百有餘年矣未聞有告為納糧
地者近年以來民生日繁情偽日滋始有以詐
欺其上而赴訴者矣但賢人君子來自他方便
驟聞而駭之謂有田有租古今通議豈有無糧
之田不稅之民乎遂信為彼縣之田而判之然
博相告辯終歸明實竟不能行焉何也事勢之

[illegible]又政體之不可擾也何謂事勢之不可變
民間糧冊其田地皆有坐落處所此縣之田必
不爲彼縣輸稅斯版籍有定非可便宜從事也
許民開耕之旨雖戶部及見行事例每引以爲
言今之有司顧不得不遵之也必欲有田有租
使其納稅須得撫按參　聞該部議處而後可
此等舉措[illegible]民情又賢人君子惟以臧
富於民爲急不[illegible]令民起科終以此而已
故曰事勢之不可變何謂政體之不可擾君子
之爲政也務襲常而重變革非有大利之興大

害之除以作民福必不肯以已安靜之政而反
襲紛擾擾譬彀之塗也如此田地民不輸稅久
矣一變而代之稅則平日之賣田者衆引領跂
足而相效誰不赴訴哉蓋小民之心惟利是趨
既開其端斯蝟興蜂起不可止矣賣田者既皆
援其欺則買田者必欲直其情更相辯詰煩瀆
上司始而或被其欺終而復歸之正反覆相尋
而聽者日益厭苦矣故曰政體之不可擾或又
曰買田者必富賣田者必貧困不振者也奪
富而益貧何所不可嗟乎是大不然矣古者

[illegible]上之治天下也必先均萬民焉所謂均者非
分[illegible]使民各得其分願之謂也非曰奪彼以益
此也言[illegible]當有定分貢賦有定制上以立法行
政使各得其分願斯善矣憎而損之愛而益之
不可也若不論其定分而惟以貧富計之是以
私意爲愛憎舍法制而爲予奪矣豈先王無怨
無惡廓然大公之政哉恭惟執事自下車以來
推仁涵物秉公應務奸詭變譎伏匿情實一至
于庭片言而決僕私頌其德久矣而猶拳拳於
是者亦以賢人君子來自他方恐於小邑之故
有所不及悉也故不覺其辭之繁而且直焉惟

高明亮之幸甚幸甚

答李獻忠論救荒事宜書

某頓首堯湯水旱民無菜色由備預有素荒無
事於救也成周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民其次
矣以[illegible]世[illegible]上之政視之亦邈乎不可及者故
曰救荒無善政蓋民之食至於荒歉勢危迫矣
安得從容和平之音行之伏承執事以救荒事
宜下詢敬疏其古今所可通行者數條用備採
擇惟救之當夫荒歉之時百姓之食自活不暇

矣而官司不省事者謂災不行申逆既災之後猶照舊貫追徵税粮是已病羸之人而服勞苦安得不斃故流殍載塗閭井蕭然禍民深矣停免賦税宜為先計一也荒年不足者多係貧下之戶豪族大家必是蓄富若勸諭之法不行使官司米斛不多雖有銀錢無所糴買亦將無以受實惠矣故立勸賞約束如冠帶義民之類令之輸穀助荒以續官司不及二也穀少則價貴商賈細民貪利必輦賤處之穀以售於荒歉之鄉若官司惡其貴而減其值則商賈聞風不來

穀無由至為害大矣當出榜禁諭寧許有增不許有減則諸處商穀必為輻輳價不待減而自平矣三也民既流聚他所若無處置之法則止棲無依必至困極為盜豐荒之民俱斃矣富鄭公在青州河朔之民流來日衆公乃使之散入林落坊村釋寺及公私室屋各隨所宜居之得公私粟二十餘萬斛計以簿書約以日期出納之詳一如官府比麥熟遣歸得活者數百萬口此處置流民於豐稔之州四也細民豐收之年公私尚多逋欠況此饑饉焉能還償可遂處出榜禁革但係公私一切逋債俱為停止無得催逼以致流亡五也賑濟之法貴在貧者蒙惠使主者不得其人則吏胥作弊戶籍無實富者有盈釜之資而貧者有赤手之嗟矣故當選委才能之官以主其事使在籍皆貧下之人而在官吏胥之徒不得以肆其奸則濟荒雖無善政而亦稍為得法六也荒歲已矣及今田禾有望亦可安集但百姓既已缺食焉得種子可於口食之外再有牛犋穀種之給使本鄉有所顧戀不至盡為溝壑之瘠七也大抵救荒之策先王三

年九年農有餘積上也平糴常平義倉社倉預備之政次也移民就食煮哺糜粥下也今所請教雖非預備之善亦隨事措處之法救荒之論不可不講者但即今三月將屆田野之外菜芽木葉皆可採食若銀米散賑得宜再有牛犋種子之給未流者必不輕離鄉土而已流亡者亦聞風而歸矣其餘後時緩不及事者不必講可也今川北之荒流民入東達之境者聞已甚多深山大谷倚恃險阻苟所在有司無撫安之術激而為變亦勢所必至者故救荒之急不在川

化而在川東也執事憂恤民隱必有高見以爲何如

與胡靜菴論土魯番書

廷相頓首靜菴先生土魯番無印信番文未見悔罪之實議者誠是也雖然此非所難者彼得通貢則印信文書轉首可得矣余謂回夷狡詐反覆縱有眞正番文反異而作歹亦其所有者此亦何足憑據爲哉其謂興復哈密此非所易言者請以今之時勢難易緩急爲執事陳之夫哈密乃中國西鄙藩幹誠不可棄而不省者今

據哈密國勢人力果能與土魯番相拒乎不然雖得金印雖還城池終爲彼之敺役耳夫欲大舉興復必得甘肅兵力足以制彼之命如齊桓之救邢復衛可也今中國之力能然乎縱有兵馬芻儲足以一舉而恢復之嘉峪關至哈密遠城尚有半月之程我兵既歸彼兵即至哈密殘困孱弱之族能與之抗乎此不待智者而後能料也諺語云扶得竹竿難扶井索豈非此之謂乎哈密之興復恐不得如　祖宗時矣此外惟有許其通貢挾彼還印求哈密一酋長立之以存其國不至隳滅一策耳然亦羈縻絡籠少存中國制夷之體求其眞能爲我翰蔽固不可得矣其曰求諸戎之雄傑立之以爲哈密之主余嘗考之矣　祖宗之時關外設立七衛以捍蔽西戎今百餘年來漸以凋滅無復生聚阿端一衛不知所往矣曲先則南入烏思藏矣赤斤安定罕東或數百爲族數十爲落皆內附肅州境土如野鳥懼物爲害依人居之衰敗凋殘厭厭游游止存氣息夫安望其振厲惟罕東左衛少壯可戰者僅有一二千人即今亦來內附而瓜

沙空虛矣其近西羈縻諸夷大略無復可望如此不知土番臨近如天方撒馬兒罕諸國何由可以間諜而使之破滅土番耶此非僕淺近者所能計也其牙木蘭來降據其當日番文之詞不過與其弟滿剌天哥等六人入關耳其云男婦老小約有五六千人皆帖木哥土巴之族屬今牙木蘭六人甘肅守臣已處之深入內地彼土番雖欲求與通語而不可得況能有別謀乎縱有之六人之力何爲哉據彼之來降也誠爲速壇滿速兒之逼非有他故覩土巴帖木哥與

之同來其情狀可以類見番文云速壇[illegible]滿[illegible]
王子把牙木蘭坐的羊阿沙城別饋了頭目牛
了把牙木蘭的家當都抄了觀此則牙木蘭無
復西望之意可知肘腋之變我亦非所憂矣但
土巴帖木哥不可令彼久棄沙州當令守臣早
行計處促使之歸可也不然則瓜沙久虛土番
遣人竊據耕牧其地一則可以為入寇之資一
則可以為開拓之計甘肅愈益多事而不可支
矣或帖木哥等族類內地處久積習成俗終變
安於所託遂絕念於本州瓜沙終於不守是自

撤藩籬借寇勢而資盜圖矣又烏乎可哉區區
之見如此望教之幸幸

與胡靜菴論芒部改流革土書

頓首靜菴先生芒部改流革土當時四川二司
從事者皆不欲為之獨程洸詭言流官可設當
事者被其欺蒙而信之至今川貴兵禍未已僕
平賊之後具奏乞本部再議務求有益地方久
遠之計意以復土官舊貫為第一義也本部以
朝廷政令已定仍復設流今撫按合詞且奏皆
以復土為善此實得事體之宜也僕聞之諺語

云遏流不如塞源今以兵加芒部是遏其流[illegible]
也苟不自其作亂所由然者治之則兵愈加而
愈不靖如不塞其源泉而欲求末流之止息矣
豈可得也哉僕以為流官不可設者有三謂為
執事陳之隴壽隴政兄弟爭官爭印非叛逆之
大惡也芒部既平當求隴氏之後而立之以為
部族之主義也而當事者乃置流官以主之此
何異於兄弟告爭家產不倖俱斃於獄而官司
遂以入官乎堂堂　天朝含禮義之尚而爭小
夷微眇之利其於　朝廷正大恢閎之體不幾

於有損乎其不可者一也芒部烏蒙烏撒東川
等府即古之西南諸夷我　太祖平定川蜀之
後不盡以為郡縣即官其酋長以主族類是蓋
聖人知內之為重而不輕於事外羈縻駕馭經
久遠略無過於此今之議者必曰既置流官不
幾於與　聖祖之見有乖乎使土官不為我所
統屬而設流即為我之臣子如唐之維州宋之
靈州我棄之彼即有之設流改土有益于國宜
也今芒部百餘年來為我輸租稅矣為我應站
驛矣為我來　朝貢矣不流固為我之服屬流

亦為我之服屬當事者何苦於擾擾設流以啓
兵端而困我之地方疲我之人民耶聖人廓然
大公物來順應之見恐不如此其不可者二也
夫設流官必建城池有城池必須軍守有軍守
必須粮食此事勢必然而不可易者也以芒部
言之自納溪南入七百餘里方至其境中間永
寧赤水畢節等衛皆隸貴州必須空運重慶叙
瀘腹裏之粮而後克濟以七百里之程轉輸粮
斛以充軍餉不惟勞擾百姓而軍士亦恒有飢
色矣既非拓土開疆之功實為勞民費財之舉

弃着緊之倉儲而區區從事於無益于國之夷
智者深慮遠計應不如此所謂務虛名而受實
患者此也其不可者三也執事曰芒部先年亦
曾具奏欲設立長官司以統攝夷民矣今改土
設流以代理其府事亦非主事者妄生事端矣
何不可之有嗟乎此不明考其顛末而漫論者
也僕嘗稽之矣弘治十六年時芒部知府隴慰
奏稱成化三年大覇九姓落角利等處征剿苗
蠻有功蒙統兵陳尚書吳總兵將落角利地方
四圍五百餘里并各漏殄殘苗俱裂附芒部管

轄至今三十七年近因各寨苗蠻兒男漸長数
多生事為患出没擄掠又倮㑩人等争種田土
動輒聚衆互相讐殺積年不絶芒部相去落角
利動經五六日程遥徃復月餘自落角利裂附
以來復生五十二寨夷蠻兇頑甚係久反之地
本府窵遠鈐制不及誠恐一時生變急難撫馭
欲比照大覇事體添設長官司衙門授以正副
長官分管前項地方仍屬芒部府管轄蒙本部
題　准行四川巡撫衙門勘得設立長官司不
便停止訖由此觀之蓋以白水三江五十二寨

等苗蠻相去芒部窵遠實難管轄隴慰乞要設
立長官司以鈐束之仍隷本府是將邊境之民
立約束而統之以充拓廣大本府之疆土耳豈
彼芒部之所不願者乎今改流官則削奪其祖
宗之官職分四長官司則割裂其祖宗之土地
較之烏蒙烏撒東川三府長守其官永保其地
迥然不侔矣彼雖夷倮其天性之愛惡與吾人
何殊視烏蒙等府如彼而我乃如此寧無怨忿
由此言之當事者必欲改流革土是豈芒部之
所願者乎前日欲設長官者欲利其府也今且

之設流官者實循其俗也二者情實相悖卒[illegible]一事所謂不删考其顚末而漫論者如此也或曰隴壽死其子隴勝非眞何濟白壽宗枝疎遠皆不可據而立之歟流不得已也嗟乎此以中國之法待夷狄也可乎哉夫南夷之俗其夫未娶而沒土人迎其妻而共立之曰鬼妻亦可以統束其人民裁主其法令而國人無非議者今隴勝雖幼土人皆以爲隴壽之遺而願事之其與未娶之鬼妻所爭多矣而何不可立之有況漢唐以來中國之待遠夷每每推其酋長爲衆所順服者立之亦未嘗必求其族屬之正而後授之也蓋以夷治夷羈縻之道當如是耳又何必論其枝派親疎如吾中國之法也哉今川貴有事於芒部兵已三至矣定而復亂順而復逆者何哉其大義不過欲復其土官耳若不及時早定其論使彼洞達　朝廷之實意而猶含糊行彼復勘則譎詐之夷聞而復疑其禍之在川貴者猶未已也況今年荒盜劇民命自料不暇安得籍兵運餉以從事於遠夷乎此事勢之必然者望早判其從違幸甚幸甚

與郭价夫論寒暑第二書

廷相頓首价夫先生執事僕始聞之古人曰陰陽升降一歲寒暑之候信而守之不復疑矣頃年以來仰觀俯察考見日躔之次遠極而寒近極而暑又知所謂升降者非無待而然若有所驅迫不得已之勢故爲説曰四時寒暑其機由日之進退氣不得而專焉蓋寒暑者氣之用日進退以成寒暑者氣之機非曰專以日故而離絶於陰陽也執事曰寒暑之運乃二氣自爲之日不得與僕實惑之謂二氣能自爲之何不脫然自爲運行胡乃遠日而冬近日而夏中於日而春秋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略不相背乎此儒者之學在所必講所必致思而不可徒然習矣而不察者也嘗考之曆家矣其曰日躔某次立春某次立秋某次大寒某次大暑如持左券不爽毫釐豈非日有進退而氣之在兩間者爲所驅而變耶何也日眞火也陽之精也太虛之中冲然皆氣上爲日火所爍則蒸然而暖地氣亦由此而達故日近北極而暑生焉及夫立秋之後日漸南退暑亦漸消太虛清冽之氣日漸

以其故日至牽牛而寒[illegible]焉用家所謂[illegible]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冬者此之謂[illegible]執事曰日者衆陽之宗陽氣會於日故炎陽氣日[illegible]地氣日進陰寒之氣上通于天故不能炎信如此則普天之下同此一氣熱則同熱寒則同寒可矣何天地之中向南偏熱向北偏寒又何至南有不識霜雪之人北有不消氷雪之地此其故何耶不過日之行有遠近氣有及不及之殊耳故曰四時寒暑其機由之進退氣不得而專焉者此也執事又曰日次極中而春秋矣何春

生而秋殺此理之易見在所不必疑者何也日躔極中春秋以分使日恒居此則氣恒清和惟其有漸南漸北之殊故為寒暑而成生殺耳且夫天地生意原無一時休息謂春生秋殺舉其大畧亦非至論謂春專生何二月靡草死三月蘣麥黃春不亦殺物耶謂秋專殺何八月種菘九月種麥秋不亦生物耶謂冬乃閉塞何井中有氣地上有野馬絪緼而雪霰降不謂陰陽之和而然與此足以驗二氣流行生物不休但日遠生寒故致物有生殺耳此皆前人未之辯者

執事又曰陽用事則日進而北陰用事則日退而南由是言之則日之進退不惟不能主乎寒暑亦且不能自主而惟統於陰陽耳日果如此則大寒大暑之機非日之所得與無疑矣而又何辯果然耶否耶君子必有能辯之者僕為是說抑豈厭常喜新立異好變以求勝夫古之儒耶但造化真實之跡見其有必然者耳故不得不與執事辯之雖然執事纔一人也進而論之十人皆如執事焉猶未也又進而論之百人千人萬人焉百人千人萬人皆如執事焉則一世

可知已猶未也又進而俟後世之君子使後之君子皆如執事焉則僕之狂惑信矣安知百人千人萬人後世之君子不有與僕同者乎又安知執事仰觀俯察數年之後不即與僕同乎此固於執事不能已於拳拳也望再加思繹嗣誨懇懇延相再拜

答薛蕙秀才書

書來知秋試落第此不足悵快吾子清才妙思加以深養自足驚震天下苟爾利頓胡為動心近時大江以北才調超絕馳騖[illegible]人者得李獻

吾何仲默二子即今庵寒鹹制逡逆淪落百不
知志甚久日益進而名日益高峻嘗見學士大
夫論及後生人物必以吾子才質足以追匹二
子稱之然亦求二子之美居之可也餘烏足置
慮哉古之君子見其大不屑其細故得失毀譽
窮通之來漠不動心淺中狹識者則不能然也
並勉旃僕在亳日亦久知子則甚晚平生不能
善致交遊復不能引譽揭美使賢俊悅慕納交
相從自非積久默契心事之深決不得突然相
爲知好以故得晚知子喜子行事制心每符于

僕但疾惡大甚處世之道頗異先哲爾雖然求
夫此心實爲剛德人之剛者如日月雷電光明
震發柔者如烟雲霾霧晦冥闇塞故性資明達
者罔不惟剛之是好而柔弱隱伏脂韋突梯不
快人意者必棄之矣然亦有類剛而非者斥摘
過惡橫起忿怒挾勢侈威構隙長爭不恤是非
惟務矜大此乃浮躁淺露漫無涵養者之事若
夫任情直行罔所顧忌陵傲王侯決滅禮法此
則倖倖矯矯使氣上人之夫所爲斯二者皆足
以凶身而累德非所謂剛也君子之剛執德守

道不失其正而已矣故強不以矛不茹利不趨
害不避據禮守法無喜無怒顛之不驚崇之不
榮和而不同順而不流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丈夫矣非體道深邃剛
柔並用者不能有此吁勉之哉示來剛箴文理
切至非聖賢之徒論不及此弱懦者箴以自服
宜也以吾子剛毅不回之資特立獨往之見居
之似失相制相濟之義或者見世之詭隨囁嚅
之夫厭厭無氣將爲此以自愧與噫嘻因噎廢
食懲羹吹虀不亦過乎哉孔子夾谷之會立談

之際却逷萊人之兵當時毅然不奪之氣蓋已
無齊之君臣矣及其遇陽虎也匪言譏刺罔存
容禮爾汝之間踞謾持甚夫子則于于而進詢
詢而應唯唯而退若不敢當虎者是何剛柔不
同如此耶當剛而剛當柔而柔爾爲君攝相事
或不虞則足以辱國故直言勁氣折齊之君臣
而不敢後虎乃權惡處之不善則自取暴橫之
辱大而不足以明義小而於身爲無益孔子聖
智豈漫然爲之哉是故人之剛者不必其不柔
時而柔者亦不害其爲剛吾於孔子知之學孔

于者亦自其行事體驗而力行之足矣吾子豈勉之哉新詩進益甚多所有論說具在別楮不多白

與韓汝節書

向得執事律呂直解讀之皎然啓發來學甚不役作者也甚善甚善中有一二未能融達敢因請教何如且律之爲管何以作聲如箪篥乎如洞簫乎其一律一聲乎將數聲乎律非笛作孔或者止一聲爾一聲爲主以餘聲爲役要不過十二調爾說者謂六十調何也或曰各有于律率以相因成之然細推聲理亦不能足數執事應有灼見也候氣之說尤所未喻天地之氣升則上升降則下降若如鄒衍之說氣皆上升無復下降然乎若曰陽氣升自仲呂而止陰氣即乘之不知陽氣既至半塗當歸何所使日漸上升不幾於動陰得之厌乎此事理之决不通者吾實未喻焉夫樂經亡而雅音絕聲律之學不傳也久矣秦漢之儒述其梗概義舛而寡合言繁而蔑實聽則美矣行則無聞是故由今鍾律考擊無證未免有疑爾惟執事教之大

抵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淸者常不足故宮商偏於四聲徵羽寡於入韻何也爲聲之地有淺深故也以是而求調思過半矣發於宮達於徵返於商極於羽而收於角故角者氣平之聲聲之終事也以是而合律亦思過半矣夫聲氣者自然之神理非人力之强合苟不違於是而言律呂者不過畫古人之葫蘆爾安能窺夔曠之妙奥也哉執事精察律數必有默會神理之衍望有以教之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九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策問三十五首

問有宋晦庵朱子象山陸子皆以道學倡鳴于時其始也有相異之嫌其終也有道合之雅今二先生遺文炳炳可指其所以先異後同之實言之乎說者曰朱子之論教人爲學之常陸子之論高才獨得之妙陸之學其弊也鹵莽滅裂而不能盡致知之功朱之學其弊也頹惰委靡而無以致力行之效蓋言學二子者其流有偏

重不舉之失矣果然乎抑所入之途雖異而所造之域則同乎夫學者所以學聖人者也合二子之道而一之將近聖人之軌與請言其用力之序

二

問選舉之法曰德行曰經術曰詞章蓋古今並用以求士者自今觀之詞章之學譁世散朴而不適于用不必論矣其大者範俗興化莫先於德行而末流乃有矯言偽行以邀寵祿者故有[illegible]於仕途捷徑之流比至一歲所舉半權幸之姻族然則德行可恃乎其次論道經邦莫切於經術而流弊乃至誦帖括以僥倖故童幼能守一藝亦足中科其陋者至紀說堯典二字至二萬餘言然則經術可恃乎今之進士之科即古之經術也乃以程文求士故士於平居亦惟務中式之文以應主司之求而經術之學漫不之講噫此與詞章何異而又何望於德行邪故有識者之所以切歎也今欲俾士之遊於學者皆崇德行而諳經術其法何居幸相與告之

三

問齊地在古號稱沃野千里民殷物阜之區故昔人有云秦得百二齊得十二謂之東西秦者是也可謂盛矣今之青濟登萊四郡即曩時之齊也何使軺所歷逃亡之屋滿前蒿萊之田盈望雖有安土之毗逋稅抗令習成驕悍之俗有司緩急不能爲用抑土地有今昔之變而民無以爲生致此耶或者有司失撫綏之政而致之耶不然何古今懸絕如此今欲俾流亡復而荒田闢國稅舉而驕俗移以復盛齊之舊當何施而可

四

問漢儒脩經術宋儒明道學孔孟以往此其最正者也然亦有達於治理之實效與夫君子之學所以爲政而國家之養士亦欲其輔佐以經世也徒習之而不能推之謂之學道也何居今二代史籍炳炳諸儒學道用世之跡皆可稽而知也通經而能達於治脩道而能適於用者誰耶夫今學校之士皆脩經術而明道德者其平居何以致力臨政何以施措必有一定之學以稿附於古人不徒曰舉業文詞而已也願以所

得者陳之毋諉曰學尚不逮

五

問格物大學之首事非通於性命之故達於天人之化者不可以易而窺測也諸生積學待叩久矣試以物理疑而未釋者議之可乎天之運何以機之地之浮何以載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側經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納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懸炭何以測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諸何以得水龜何以知來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爲雹虹霓何以飲澗何鼠化爲鴽而鴽復爲鼠何蜣蜋化蟬而蟬不復爲蜣蜋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無風而自搖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溫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晝昏獨忿忘憂其感應也何故引鍼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鶻思於六合之外者不可冒矣而不察也請據其理之實論之

六

問古之王者以小宗入繼大統其大要有二有出於母后大臣一時之議而入者此謂之繼統

漢宣帝是也有出於先帝之意預養於宮中如子者此謂之繼體漢哀帝宋英宗理宗是也然雖入承大宗而天性之親不能忘故於本生父母莫不致夫追崇之典宣則尊父曰考哀則尊之以帝理則尊父曰王英則尊之以皇果孰近於禮乎繼統與繼體者亦有所分別否乎夫禮適子不後一子不後爲其絕祀也假不得已而承大宗將即使其親絕祀乎亦別有所處乎夫禮以義起以情制三代天子之禮無傳也久矣漢宋之事亦可議爲準乎請以天地之大義大

[illegible]陳之初曰以俟君子

七

問財賦之制有國所不容已者漢文帝未嘗理財也而京師之錢累巨萬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後世入粟補官入貨除罪算及緡錢舟車鹽鐵如弘羊孔僅之徒非不能興利也卒不補海內之虛耗唐太宗未嘗言利也而貞觀之初天下般富斗米三錢後世兩稅間架和糴括苗鑄錢借商如楊炎趙贊之流非不聚斂也太倉所積卒無十日之供此其故何耶豈後世多事而財用故不足耶而文帝太宗之天下猶夫後世之天下也是果在此耶願與二三子論之

八

問君子欲立言以傳世文之不可已者也載觀唐虞三代之文見諸六經者典則馴雅邈乎不可及矣所謂文章之宗祖者也何今之士欲以文自見者不曰唐虞三代而曰先秦不曰六經而曰左氏國語其意何居夫文所以明道也於道有所發明止矣故曰文以載道辭達而已焉近世若周程張朱之言論可謂體道之文矣而後世之論者必曰韓柳歐蘇而於是四子無稱焉此其意又何居耶豈倡而和之者趨向之殊塗耶抑四子本以明道而非有意於為文故不以文稱耶而六經語孟為天地人之至文者此又何耶諸生博學於文久矣請以所自得者陳之

九

問儲蓄恤民之大政也堯湯水旱民無菜色備之素故也遇荒而議濟賑是猶決西江而濡轍鮒鮮不及矣古之人如耿壽昌之常平長孫平之義倉持豐濟凶用盈補縮天道作沴民實賴之矣我　國家稽古建法天下郡縣皆置預備倉以救凶歉處措於官賑給與民雖公私窘迫不得假貸可謂善法之最者也夫何近年以來名存實亡一遇水旱蝗蟲之災百姓便至流離轉徙不能自存豈所司不得其人而行之未盡於善耶抑法久而弊耶或亦儲蓄之政所濟者淺而猶有所以裕民之術耶茲欲使民無凍餒之苦而歲之凶歉不足以為慮當何以致之

問學校之設所以養育人材以為濟理天下
具者成周之時閭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
大司徒頒三物而教之閭師書其敬敏任恤族
師書其孝悌睦婣有學黨正書其德行道藝而
戒之州長考其德行道義而勸之鄉大夫考其
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是以當時之士平居則敦
義興行効用則治成俗美而比屋可封矣自夫
科舉以來在上者以文取士而士之為學者一
切務為文詞之工以應上之求雖日教以六經
孔孟道義之實然不工於文則無進身之階而
士之習固自若也苟能言矣雖卑汚苟賤者亦
與其選苟能文矣雖浮薄輕佻者不在所棄夫
以斯人而登用之安望其化民而成俗哉此司
教者日夜之所以競競也今欲不變當時科舉
之法而又得成周德行道義之士當何所施為
而可

十一

問戡禍定亂資於兵養民裕國資於財雖聖帝
明王未之或廢者何今之儒者一涉於韜畧者
則曰談兵少及於理財者則曰言利視之不啻
道德之荼毒仁義之奴虜拒絕之嚴不少假借
何邪豈乎洪範先食與兵孔子為政足兵足食
是則聖賢之談亦莫切兵與財爾而儒者擯之
不亦自異乎以為非儒之所務邪而破斧缺斫
作禮樂者主之九府圜法陳丹書制之以為非
為政之急邪市人執兵而天子出幸廩無斗儲
而睢陽失守謂非急務不可也而儒者不屑言
之其故安在豈國之政治尤有要於此者而學
非所先圖也邪諸生其懋陳之

十二

問昔人云孟子沒而仲尼之道不傳是固然矣
要之秦漢以下諸儒雖所造醇疵不齊而斯道
託以不墜亦不可誣學者欲趨於孔孟之途不
可不傳求於此以為學道之助也姑舉一二之
有疑者試相與論之可乎尊王賤霸增光孔氏
矣而何以指為申韓之流潛心求道所得於聖
人者多矣而何以謂其自不識道明道義而黜
功利學之醇者也何以曰終未能窺大道之全
倣古作經聖之脩者也何以曰累於好高自大
欲速之心玩心高明[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陰陽之化者而

曰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其卒衍居忠孝誠實矣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者而曰只是天資元不知學其說何指所著知言或以爲勝正蒙矣又病其有過高之論然乎跡其平生見道之實果皆於中庸邪天性高明獨以孟子爲師道術正矣又疑其有類禪之學然乎據其終身所得之妙果離於聖人邪夫是數腎者舉皆間代之豪傑矣其不繆於仲尼者誰邪自孟氏之後孰可以繼邪夫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不可也幸悉其說以對

十三

問移易風俗助流政教莫先於樂而作樂之道非達於聲律之故者亦未易以言之也古之人有觀四代之樂而能知其德可謂達於聲歌矣而何有不知樂之譏以十有二笛調正律呂自謂宮商克諧矣而何有不合雅之議斯人也果皆不達於音與聽安公子曲知巡遊之不返聞寶慶曲知父子之不協與夫奏濮上之曲而知其國之必先削者果皆可以知音例之與于聲補母聲之不及也何以爲非周禮三宮之義而欲削之變聲輔正聲之末俗也何以云非月令左氏所載而不欲立之其爲律也何若是省邪有正律之外更增六八而爲六十律者有以五正二變合成七聲而爲八十四調者與夫日當一管而爲三百六十律者其爲律也又何如是煩邪夫鄭聲起而咸韶絕樂經亡而鍾律失古樂之淪壞久矣茲欲參定鍾律以復先王和雅之音當以何者爲準辯聲以命律辯律以和聲古人之遺籍尚有可稽而神解之士間亦有述其義於後世者矣究其禮樂之情者必有獨契

之妙也幸相與言之勿曰以俟君子

十四

問易之豐曰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蓋豐慮天下者雖當豐亨豫大無可虞之時而尤長慮却顧有可畏之憂故患常預彌而豐豫可保矣今天下承平百數十年禮樂風教漸被海宇生育浩繁文物弘麗雖前代盛時亦不是過可謂豐矣苟不求所以保持之道寧免自遺後憂乎自今觀之北虜犯邊無忘而武備弛矣剽劫偏於畿甸而寇賊昌矣田野蕪以不治民流而[illegible]

大家右後以踰分俗靡而財窮矣其豈之所可憂者或者其在茲乎夫變故之來不在於事勢窮迫之日而每醞釀於安常無事之時抑或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而有大可憂者乎諸士行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其平日靜觀天下之勢必有深慮遠計之論以自待者幸直言之吾將為計國者獻焉

十五

問自孔子春秋以還異端橫起訛刑名者竟二世以亡秦倡虛無者卒五胡以亂晉茲皆邪僻離畔大道不待誅罰而知其非者也其間著書持論本之仁義禮樂遡由洙泗者未有過於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流故儒者之論於荀則曰其書羽翼六經增光孔子非徒諸子之言焉於楊則曰折衷聖人以求道之極致故其著書所得為多於王則曰世人以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所不能道於韓則曰排斥二家撥亂反正功齊孟子而力倍之由是論之則四子者皆有功於孔子之道而在所取矣今讀其書而究之則有不然者人性之[illegible]由天賦之本然也則曰惡聖人制禮本人情之自然也則曰爲子思孟子夫賢也比於十二子而非之不有叛於聖道乎以三起數作玄準易非大地之自然也較書天祿劇秦美新非大丈夫之事也不有背於聖人乎中說問答竊效論語六經續篆僭擬删述不幾與孔子之門並立亦僭乎佛骨之表似也廣大深迥太顛之說安可信推尊孔子可也尚同兼愛孔墨之道安可同不幾於宗廟之美未得其門乎夫四子之可疑者如此而諸儒之論如彼將何所適從乎學者誦習古人之書以為適道之準使不明稽詳辯以求至當而守之亦非善學道者也諸生以為何如

十六

問古之人有言天下之事宰相得以行之諫官得以言之今之郡縣學校之士皆將有宰相諫官之職者況遇明聖之辟樂於納忠受善自公卿列士工庶咸得舉其職藝而言之乎使不素積豫講咸有畫一之規則他日卒然廁顧問之列會擬議之席安保其不茫然乎故上有明辟而臣不學無術[illegible]治道之隆職此[illegible]

誠足以格天天人之際捷於影響矣何堯之沴積久而變湯之災困極乃復堯湯之誠不足以格天與或者曰陰陽有數有變其來也未必由之人其消也未必歸之天人君能遇災脩德雖變恒不爲災要之人事足以勝之耳若以其說爲然何賤臣鑿而飛霜孝婦冤而不雨脩政而祥桑枯罪已而熒惑退天又何赫赫若是邪此天人之際所難測者如此古之人論災異者多矣莫有詳於董仲舒劉向京房之徒而說者鄙其誣然則春秋遇有災異雖小必書者又何與

漢文帝時一月而日再食一日而地三震宋仁宗時太白晝見地裂泉涌皆大異矣說者曰無損於二帝之治然則三川竭而云周衰少華崩而謂秦亡者又何與夫天人之際固幽微而難測矣人君遇災要諸有一定之事儒者立論要諸有至當之實不可漫然而已也諸生其詳陳之吾願有聞焉

十九

問古之聖人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人之道益明蓋以人性貫徹上下通極內外淵涵於無垠周匝於六合苟一物之未知是於性猶有所未盡也故天地之道雖攸遠高深學者不可不求其實矣試取一二之有疑者與爾諸士論之天說者以爲輕清之氣上浮也果爲清氣之浮則星月之屬何以附麗七曜之遲速若自運行似也而天漢三垣二十八宿終古位次一定而不移使非有所附綴安能如是乎日之食彼月掩之無惑也月之食謂九日然則掩之者果何物乎曆家則謂闇虛所射其闇虛之實何所似乎風自九月以往則清冽而猛三月以

往則薫和而柔其風之體如是與旋爲羊角其理又何與雪花六出謂應陰數雪自知而應之與其有主者雕鏤以應之與抑別有說而論者未之盡與霜何以風陰不結霾又何以雨土俱下與地在天中說者曰大水浮之又曰大氣擧之夫水與氣至弱也土石烏得而不沉百川歸於海日無窮極也胡爲不溢或曰海至歸墟如沃焦釜化而爲氣理誠然乎抑四海會通地浮其上故雖入而不溢邪潮汐說者類曰與月相應自今觀之自朔至望漸減一潮自望至朔減

一汐與月之進退不應未朔而潮長既望而
大與月之明晦不應冬春潮則縮夏秋潮乃盛
與月愈不相符然則從其類者顧如是乎或曰
地之喘息若近之不知所謂喘息者其機又何
所似乎泉自山而出由地而湧其亦為氣機所
使邪其源何所自邪弱水沉芥其理何居濟行
地中誰其知之邪凡此皆吾人性分所必具非
茫昧於六合之外之談也請陳其實以驗爾達
天之學

二十

問山川靈異挺生賢才振古如茲矣蜀之岷峨
劍閣江瀘巴渝其盤鬱蕩汩間氣所鍾之英代
不乏人可謂地靈人傑矣今觀其道德功業文
章政事載在史册者皆足以為後學之師表試
舉一二與汝諸士論之有著九經要義以正臆
說之惑世者謂合於程子微上微下之語其所
以合者何在有著書以準易者說者謂其本於
焦延壽之卦氣其所以本者何取文章氣節天
下重之矣而或者猶病其學之縱橫然則縱橫
果戾於道與忠義之心雖婦人女子知之而天

下倚重矣或者猶惜其自用而終於無功然則
功之成否果係於與人共事與蜀士以黨相比
[illegible]不知其非也而有獨不立黨者其心果何所
[illegible]乎熙寧舊臣稍稍引用欲行調停之說也而
獨以為不便其意果何似見乎夫是皆蜀之儒
人也其學其業其德要諸會歸當以孰為最乎
抑有所願學者乎諸生生於其鄉讀其書不知
其人可乎願聞其實

二十一

問君德之要莫大於躬行之實為治之幾莫先
於名實之當史稱漢文帝恭儉清淨以德化民
宣宗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可謂備君人之德而
得為治之道者矣自今考之慎夫人妾御也而
坐與后同席周勃大臣也以誣告而入獄得無
戾於恭與鄧通弄臣也賞賜[illegible]至於巨萬張武
貪人也受賄而與之金錢得無有戾於儉與僞
增戶口王成以之受賞神雀屢集黃霸由之入
相賞當其實者如是乎蓋寬饒直言也以誹謗
而論刑韓延壽循吏也以微過而棄市罰當其
實者如是乎夫妾御弄臣皆人主之切近者近

者如是焉謂有以化天下乎然則帝之恭儉無亦務名者類與不然過而能改終無害於恭儉而史臣許之與賞罰者治道之大目大目不核此不足以損於帝與不然抑別有其道而史臣許之也與斯皆贊述之所未喻者諸生覽史之餘灼有定論久矣願詳陳之

二十二

問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是禮樂者本諸天地萬物自然之禮而為人道之順適者也所謂三

千三百九奏九歌之類聖人非勉強而為之者矣然其盛莫過於唐虞三代之時自今視之禮有儀文器數樂有聲容節奏可得聞其實與其聖王禮樂之功化所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以成治於當時者亦可得聞其畧與後世之為治者未嘗不以禮樂教化天下也而漢則雜於霸唐則雜於夷終不能望三代以上純王之治者此其故又何與其所以為禮樂者非與抑別有其故與夫禮樂之制作有所以為之本者非玉帛交錯鍾鼓鏗鏘而已故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是也然則伯夷后夔之所創始與夫周公之所制作其本也何在亦可指而言之與後世如叔孫生欲興禮樂者魯兩生則却之且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吾不忍為公所為孔明未嘗作禮樂也王通則許之且曰孔明不死禮樂其有興乎然則其所不能興與其所可以興者此其故何在其可與者果亦有同於古人之制作與呼六經之教莫先於禮樂孔門顏子以之為邦公西子以之願學是皆後學之所當講而不可緩者也請盡言之毋畧

二十三

問生於其鄉而不知其故君子恥之故鄉土之事亦不可不講也試以蜀中可異可疑者數事論之大塊之噫氣吹而為風風吹則千里大同也何黎之地多風天將晴雨山川出雲雨澤隨在皆被也何雅之地多雨霧雲消於炎歊之時理也何雪嶺有不消之雪滷鹺生於池海之積水理也何灌郡有井中之鹽此皆異而可疑者也說者曰黎有洞穴故多風雅山川深鬱故多雨雲嶺以上極高寒雖井以下與海接若然是說可

疑矣風者陽之動出於天之激發行乎虛者也地之形實實則礙風何從以出山川深欝多雨似也蜀之岷峨青城巫峽其谿谷欝蒸之深寘豈止過於雅數倍而不聞多雨之名又何與嚴寒偏於北暑熱偏於南此天地之大分也故長江不氷而草木凌冬今炎方之雪歷夏而存則天地之氣不分於南北與井之下通海似也以地勢論之自蜀達海其高下何啻千仞今井以數仞而得滷則海之水安得上達如是之懸絕邪此皆有至理存者諸生平日闇之久矣講之師友當有歸一之論請詳陳之毋畧

二十四

問財賦出於土地有畫一之數國用因乎人事無一定之規故經國者所當裁量計僃而不可緩者也以今日蜀中言之數年以來寇盜竊發邊夷作梗兵燹交於彊埸士馬疲於戰鬬至厪廟堂之慮勅大臣調邊兵而後成殲剿之功然調發既繁經費不貲譬之治癰毒者劃其肌肉投以峻劑比癰之痊而元氣所存者尠矣蜀民之困窮孰有如今日者乎繼而大木之取所需財力何啻百萬蓋困而愈困矣雖當自蜀鎮營役之議屢興而應者無幾木之上供者纔百分之一耳後計之圖尚未可知邇者　朝廷復遣重臣迎佛西夷其調發之費動數十萬撫臣茫然如失守臣束手無措而庫藏空虛民力困竭將如之何哉然財賦非天雨而鬼輸也必取之於民今民窮不可取矣不可取而强取之必致有意外之患善經國者必有見於是矣然事出於　主上勢不可止也民當此困窮之極則不可取也然欲其事濟而民不擾焉二者不可得兼矣將何以處之乎請爲我陳其所必可行者我將達諸執事者焉

二十五

問士窮之所學將爲達之所施未有明於天下國家之故而不本於學者故耕野之叟異日堯舜君民之業已具於畎畝之中築巖之夫後日舟楫霖雨之望豫定於胥靡之際不徒是也卧龍捫亂世困屈寂寞之士耳一遇知己而用之王覇之事業如運之掌嗚呼古人學術事功一何窮達相須如是邪今之士非不學也其志

非不以古人自期待也然身出而凡諸世用多
至迂執粗淺而無弘濟變撥之爲非前軒而後
輊則小辨而大隳況望王霸之略保衡爰立之
大獨也哉豈後世之爲教者非古聖王之所以
爲教而士非其所學邪然而六經孔孟之書皆
先王爲治之跡矣而士之不及古人者亦獨何
哉豈賢聖之人非間代不出雖有之世適無事
不能以自見邪不然何伊傅葛猛之徒寥寥未
之覩也夫堯舜君民與夫格天感天之事業是
所思慕而願見者將何以得若人乎請言其所

致

二十六

問識時達務者謂之俊傑必有大賢亞聖之學
術可以居此矣然所遭之時有美惡而事之施
於時者亦有是非之異向君子烏得而不辨使
時善矣事宜矣殫夫心術之精華而措諸天下
之平治何者非正大光明之業使非其時蹈犯
忠誠之心而成探日虞淵之功明孔孟之學以
臻用夏變夷之化猶不免君子之論況非所遭
際而行迷貞者乎然則俊傑之人必能擇而處

苟不論其時之可否事之是非而槩以濟
爲心則隨世以就功名者又何者非識時達
務之君子然則仕止久速不違其時豈賢明炳
之學顧亦如是哉此不可不辯也諸生生於燕
趙之域必有尚古豪傑之才其平日之自處亦
審矣其爲我盡言之

二十七

問吐蕃悉怛謀以維州降唐李德裕請受之
且陳出師之利牛僧孺以爲中國禦戎守信爲
上遂執悉怛謀等而歸其城趙保吉陷宋靈州楊

億以爲比虜方黠須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
計困之左右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
之則緣邊諸州亦不可保由是議廢不一及後
二州遂爲戎虜之區自今觀之禦戎以信量時
舉事二公未爲無所見也使戎可以信結而後
圖可必何退守之不可爲苟未必如我之所期
則先王之境土顧可輕棄而不然迂踈之論可
以謀國乎況中國之所以限隔戎狄者以地勢
之險爲利耳厥後維州歸而吐蕃之害日滋靈
州失守而元昊之勢益熾遂使山前九州夏人

卒爲之臣妾良可悲矣然又未知二代當時事
宜果爲如何而君子之論至於今未定諸生學
古而欲措之天下者必有所獨見矣請爲我陳
其是焉

二十八

問立國規摹不可使不洪遠觀之三代仁義刑
法並用故國祚靈長而子孫皆綿數百之祀中
土亦無夷狄之擾良有以也試以晉宋二代論
之晉以虚無放蕩爲尚使先王禮樂刑法崩弛
大盡在上者無綱維固結之術在下者成淫辟

頽靡之風是以五胡乘隙因之以濁亂天下固
其然矣若夫宋之立國也仁義爲之楨幹而禮
樂爲之維持求之三代規模似若相近然而終
其國夷狄之禍未能一日殄除屢遷不已而卒
爲元人之鹿此其故又何耶夫爲國之計不同
而失國之弊則一此其所可議而疑者請推其
由以對

二十九

問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君臣惟慳之
圖不可不愼且重也晉襄淺擇將之言而陽處
父戕其元伏完輕闔操之謀而躬自罹其害乃
其右臣爲謀不密自失沉黙以取戕賊無足恤
者獨昔之周顗也活人之生而見殺施人以恩
而賫怨千載之恨至今未平以爲内既申救于
帝外嘗言于導伯仁失此邪庸詎知顗之意以
恩歸在君臣下不可以假之入則諫於君出則
不使人知乎以爲既不言于導不必曰殺賊奴
取金印以怒人而伯仁失此邪庸詎知顗之意
以上當造辟而言詭辭而出乎以導跡言之君
臣之謀可謂密而不應致害以天道言之救人

百口恩德至深不宜有害而卒至於見害者顧
誰之所致邪帝邪顗邪司空導邪敦邪必有以
任其責者讀史之餘悲憤鬱積久矣取而與諸
士評之

三十

問蠻夷猾夏寇賊奸宄雖盛世所不能無然而
聖王御之有道終不能爲禍於天下皆可以稽
而知也以今日蜀中言之 國家之取諸斯
民者徑輕税溥寛於他省其待徼外之夷者卬
竟衣冠蹲之文物亦可謂仁及遠服矣夫何近

干以來雕題鑿齒之醜擾我亭障侵掠并兵之
戕我我亦于雖畢興師旅終歸殄滅而斯民之
財力亦至困極矣其所以致此者果何所由與
或者曰蜀地山川險隘華夷雜處故民易為亂
諸夷嗜利輕死生商既繁亦好為亂由是觀之
皆本於習俗土地致之矣其然乎否乎抑上之
人處之者有未盡其道乎夫不患民之不安也
而患夷狄之未寧不患民之未樂也而患寇賊
之未息斯二者蜀人切己之患也諸生目擊心
惟亦有剝床之慮否乎茲欲使諸夷懷德畏威
而誠以向化斯民安居樂業而恥於作梗當何
施而可務以其決可行者陳之我將獻之執事
者焉

三十一

問治世之道歷洪荒以來至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始為大備然猶未能統一也至於孔子刪述
六經為萬世法而後治道大成所謂師表百王
垂憲萬世是也故後世崇報皆以王禮祀夫子
蓋萬世不易之典也然當時從遊之徒及後儒
發明衛翼有功於斯道者咸得從夫子廟廷而
俎豆之義也據其間有一二可疑者與諸士之
論之子輿子淵子思子也儼然坐於三父之上
禮與生也尊之而沒也陵之其神能安與馬融
漢儒者也黨弒逆之梁冀草奏誣李固杜喬之
死不有愧於正人君子之列乎吳澄宋舉子也
宋亡而為元學士不少有愧於故君之義乎夫
聖人之教所以明彝倫勸風化也禮所以別尊
卑決是非正得失也而諸賢之位二子之行如
是焉不無有戾於所以為禮者與廷議之不及
禮臣之不講而安於故習以為常焉此識道者

不能不疑而未安也或曰祀聖賢以功也取其
明道之功故畧其餘耳若然是臣子之功可以
加於君父卓操之談經可以廁於聖人之列矣
而可乎諸士對越駿奔之餘必有卓見以為諸
賢處者幸著于篇我將達之議禮者

三十二

問文綏太平武緝亂畧致治保邦于茲為要矣
稽之古昔鴻才實學恒兼體而並用之是故陳
伊訓者主升陑之師敷丹書者董牧野之陣功
致彌綸名並聖傑邈乎不可及矣後世聖王之

教不興俗尚之學頗異嗜詞章者不閑於戎務習軍旅者不識乎一丁遂使文武岐為二途盛世全才不復再見然而儒者之將亦間有之觀其輕裘緩帶預定平吳之策閫外賜對別授擊泰之謀出渭南而魏人不敢戰經略延慶而夏人不敢欺亦皆振揚國華儒哉上達之士也要其終論之雖有成與否之不同而文武兼資以擅一代之英則一而已求其所造果亦學術之異於儔人耶抑豪傑之士才美之得於天者多而不賴於人耶不然何曠世之不多見如此

夫六經之論述非文之經則武之緯而孔子夾谷之會並談之際足以折齊侯之强遏萊人之兵由是觀之文事武備兼而有之斯儒者之實學也世之學者復有耻談兵事不齒孫吳者抑又何耶諸生欲有志於天下不可自委於一偏之儒也請大言之毋略

三十三

問儒者之道其要歸之明體適用而其極至於彌綸參贊之化而後已焉說者曰聖人之道不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千載無眞儒是則苟非其人治不虛成也自夫濂洛關閩之儒興而斯世有道學之講其於孔孟傳心之要經世之術蓋指迷塗於後學也其於秦漢以還諸儒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不啻碔玞美玉判不同科矣今之學者有志於道未有不以是自期待者卒未覩夫推所學以善治如三代焉倘哉豈所學以為道者非與觀夫學校之所教科目之所收非六經孔孟之格言則周程諸君子之緒論矣為道未始不一也或者阻於時勢之未會與孔子為司寇朞月而魯國大治程子為晉城

令朞年而民愛之如父母豈必有大會於時而後見耶夫道學明而後可以言儒眞儒出而後可以言治使徒掇拾附和於古人之糟粕迂執粗淺而無弘濟變通之妙則儒非眞儒治非善治又安望其彌綸化育之功有同於聖賢也哉方今　聖人在上教化大同其間挹洙泗之淵源而遡濂洛關閩之餘波者固不可一槩論也請述其學之得於心而驗於事者陳之若夫行而不著習而不察非所望於諸士也

二十四

者究夫古人之跡評辯其得失之歸固學
致知之一端寔所以為行道之醫也姑以一二
與諸士論之建安儒者常以復肉刑為當矣秉
撓俗害教之見者則詆以為非元祐新政方以
罷免役為急矣持錢荒害農之論者則勸以當
緩濮王之稱皇伯禮也王為濮皇夫人為后中
書之謀何以相戾文帝之號大宗宜也親盡當
祧廟盡當毀丞相之議何以自非襲蜀而有其
國或以討賊之義許之何又譏其雜用詐力以
失忠臣義士之望代齊而不盡下其城或以善

藏其用美之何又責其不合妄効王者之師以
取䘏矯制發兵專上也或以成功畺埸為可封
或論以春秋譏遂事之法不可封賦詩譏訕犯
義也或以怨望罪著宜置之法或以文字曖昧
之過不可罪靈州之陷輔臣請授之宰臣則以
虜勢方黠欲棄其城而保環慶維州之降邊師
請受之守相則以守信為上執降者而歸其城
弔中常侍或以為善類賴以全活者以矣而何
又有枉尺直尋之譏拒加九錫或謂其有殺身
成仁之美近矣而何又有不忠不智之誚凡若

此者皆古人裁物制行建謀之跡也君子欲
志於道不可不取而正之以自善矣請悉言之

三十五

問今之開封即春秋衛之南境漢陳留之區也
其人性以尚義而勇敢物產以土沃而蕃息所
謂中州得天地之和是已嘗觀狄人滅衛齊桓
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丘季年牧圉之盛
車至三百乘而騋牝三千又何若是多耶漢高
帝略地至陳留酈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
屬之攻長社次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攻下

宛穰定十七縣所至如破竹無敵人何若是勇
耶夫今古此地今古此人性今古此物產宜也
夫何頃者莞蒲之盜起於睢陳有司收集民兵
皆疲懦不足為用甚至不能執戈彀弦見敵而
潰卒蒙　朝廷命將出師而後捕滅其孳牧
之馬驁騰之駒皆駑羸不足以供國馬之數每
歲解俵率皆鬻之他所而後其良中太僕之所
需是何古今不同如此耶抑承平日久民不知
兵馬政漸弛而然與然民間壯丁郡縣籍為官
兵者亦有約束操練之政矣戶養之馬郡縣亦

設司牧之官而御史太僕亦遂歲稽覈矣而人之勇敢馬之蕃息不如古者何耶豈法制之盡善不如古耶抑官不得人徒務文具苟且因循而致之耶此吾鄉之故諸君所耳聞目擊者也以何者為振起之術其悉著于篇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一目錄

雜文　誌銘九首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一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誌銘九首

明故工部都水司郎中進階中憲大夫高公墓誌銘

公諱魁字文元姓高氏其先洪洞人也元季避亂新鄭遂家焉曾大父成大父亮皆隱德不仕父旺以公官贈工部主事母蘇氏贈安人公天性仁孝且慷慨有氣節平生奉親無惰容雖菽水之養父母亦安之歡如也與兄弟同居財貨盡以屬之不私一錢與人同事遇險難則以身任之有利即推遜於人貸者或不能償公則曰人且貧不自殖矣何以償爲遂折其券不取其孝友廉義著於鄉閭類此成化二十二年鄉舉中式累舉進士不第某年授金鄉縣知縣下車之日即與父老約曰今不困若財爲若掊擊强暴刑以苛政擾若若能順令則治也父老皆再拜曰諾乃刻廉勵節期自身始冬不必爐暑不必蓋飯不必肉一布裘六年邑士大夫信而服之且化之賓客之道其邑者知公之爲民也亦

不過望公館穀豪族巨家至相張曰勿困其良弱以傷令心齊民非輸稅供役搆訟終歲不入城邑四境之內蓋訢訢然樂也嗟乎古所謂使民安於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者公非斯人乎哉時飛蝗食稼四邑禾粟委地百姓汹汹獨公之邑無蝗父老曰政之感也欲聞之當道公曰雖古之循吏亦謂偶然爾予何德以致之卒不白在金鄉六年民戴公之德澤爲立生祠迄于今猶俎豆之正德二年擢工部都水司主事督抽荆州商稅時逆瑾專政黷賄狨公不如意者輒禍及身家同輩求以自完者乃縮公課以其贏羨賂瑾致瑾悅人有以此諭公者公愕然曰是何爲哉公私之際忠邪之判也君子貴守道貴不失己禍福之來付之命而已矣是何爲哉竟不縮稅私瑾瑾乃益壯之不加害嗟乎亦可謂雄偉不常者矣正德五年陞本司郎中管理薊州鐵冶時政愈刻公乃喟然曰執國紀律弘濟時艱古聖賢會其際者也今也豈其時哉龍蛇之蟄以之存身神也吾將行之矣乃連疏乞歸今上登極以恩詔進階中憲大夫凡家居十餘

年不冠帶不出庭戶非禮燕不入官府官府事
關其不欲聞子姓有私語有所論刺者輒斥責
之族黨姻舊生無以育死無以殮者皆給之
賴以爲命者百餘家時人以疏傅皇甫謐之流
匹之嘉靖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以正終年七十
有六没之日邑人無少長戚疏皆嗟嘆曰鄉先
生逝矣配李氏封安人子男三人尚義尚信俱
先卒尚賢登正德十二年進士歷官山東按察
司提學僉事孫男七曰擢曰揚曰捷廩膳生曰
掇曰拱曰操曰才孫女一聘劉州士人董萬言

曾孫男三人俱幼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葬於
其原先塋之次僉事君於予爲僚友泣血緘狀
來請銘嗟乎昔予獲侍於僉事君也仰其溫然
圭璧之德毅然剛方之氣則固已異之矣詎謂
不有自哉乃爲銘銘曰
道也拯時遜于丘樊不食其實以遺後昆其精
其精化爲日星明而天行有是哉

明處士李先生墓誌銘

誌曰衡門肥遯激貪之志顯幽入若節矯俗之
清故高尚其事易辭因之表賢其人知王

篇以之贊德由茲而觀守拙人群寘心物外四
聖哲以之爲徒古今爲之承式也吾師李先生
少篤於學博覽群籍爲舉子業累弗售于有司
乃歎曰茲豈先舜之玄纁乎何汲汲若斯遂退
而教授生徒歉有終焉之志先生天性朴順恒
自檢自守機擭貪鄙之心寂焉如滅故不治生
業不談商賈事不與人競或有誚先生貧不適
於用者先生聞之曰夫夫也知我而未盡者也
吾以仕者爲勞形而喪其眞故耕且誦焉求暢
吾生而已矣吾烏乎辭其貧仲尼去父母之邦

墨子不得黔其突所如不合世今世計之所趨
若納鑿之枘吾眞故吾任吾性而已矣吾烏乎
適於用環堵而居織屨而食原思於陵仲子之
徒彼何人哉吾與之同其歸嗟乎利用莫大乎
富有而先生以澹泊暢志崇高莫大乎爵秩而
先生以括囊爲榮含光渾世其殆古之逸民乎
先生諱珍字待聘先世大名人後遷儀封家焉
高祖業仕元爲鎮撫曾祖信祖敬父方皆不仕
先生生於正統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卒於嘉靖
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配高氏先三十

年卒繼配閻氏先□年卒男子二長東雍邑庠生次東熙中弘治戊午科河南解元累舉進士不第齎志而卒先先生六月嗟乎使先生不得食其誨人之報天乎悲哉女子一適士人王天爵孫男五碩顯煩邦翊邦弼孫女三一適傅從仕一適王在一適岳禹甸皆士人東雍貧不能營葬四歲柩尚在殯一夕火延殯宮邑尹東平李公美出行火卒卒役救柩出喟然曰先生君子儒也死無以託體九泉此予之責此予之責乃即日具棺治諸葬務以嘉靖五年六月九日

瘞於祖塋丘伯岡之原與尚氏合窆毳廷相爲董子時曾游先生門下先生生無爵死無謚恐來者之無述也乃歔欷而爲之銘其辭曰

彼軒彼冕金玉陵積草衣木食家徒四壁謂先生多耶富貴潭潭憂虞之門不競於物其樂翺翔謂先生少耶長松膠膠下有伏芝於千萬歲化爲仙蛹謂先生亡耶

故贈文林郎東光縣知縣張公妻太孺人李氏墓誌銘

太孺人姓李氏歸張氏以子漢卿治邑有異政勑封太孺人世爲儀封望族祖敏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父崙高邁不仕太孺人生而端懿誠順出於天性雖機擊中涵而深自晦默恒終日無語祖母太夫人甚憐之太夫人時或脫賜簪珥諸姊輒趨拜受太孺人獨澹然拱立一無所取問之曰讓諸姊也太夫人益奇之及笄歸東光公瑛時東光公爲弟子員太孺人操井臼躬紡織養舅姑營田廬黽勉勤勞既備既至東光公得肆力於學實維相之也天順壬午東光公鄉舉中式歷官東光縣知縣公居官以廉潔

律身以嚴慎治事時有循良之稱太孺人方且衣浣濯之衣食蔬糲之食嚴扃鑰戒童僕館辭蕭然無食祿相夫以妻妾之奉苟且以自汙此仕者之恒態東光公以廉潔自律非太孺人□素之德恐亦不能自遂如此今時仕者之祿無官至極品非貪饕不得富吾鄉士俗以富而致巨貲者人皆鄙之不得齒諸君子之列東光公致仕之歸也車馬無所載橐囊無所有田廬寡所增依然舊時布衣鄉人慕其清白至今稱歎由是觀之太孺人內助之功亦於此多矣哉正

德宗 先帝欲巡幸方岳漢卿時爲給事中欲
抗疏合群臣伏閣諫止恐犯 上怒貽太孺人
憂預白之太孺人曰后德惟臣汝諫攸宜毋以
我爲也今歲 朝廷議大禮漢卿任都給事中
復率群臣伏閣奏事亦先白之太孺人曰此關
繫大政汝能勉圖雖得罪何恨漢卿遂坐是除
名嗟乎范孟博以黨人被逮其母慨然與之永
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吾復何恨蘇子瞻謂其
母曰軾爲范滂夫人許之乎母曰汝能爲滂吾
顧不能爲滂母邪以太孺人觀之實一母之儔

卓卓乎烈丈夫矣孰謂古今人不相及邪嘉靖
三年八月二十日卒於滄州旅次享年八十有
一漢卿扶其柩歸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合葬
於黃岡村東光公之舊封子男一人即漢卿登
辛未科進士歷官戶科都給事中沉毅而斷慷
逸而雅浩氣直節有擔負天下之志雖擯斥□
偶其於君臣道義未始有爽也亦無愧於滂□
矣女子四人長適胡拱辰次適王誥皆士人□
適戴繼次適孔弘道孫男一汝翼孫女一適臨
陽李沐嗟乎太孺人以柔嘉之性孝事舅姑和娣

姒睦姻戚恤奴僕自結褵以至於屬纊閨閫無
違道族黨無閒言可謂美矣且能戒驕侈崇節
儉以珍玩爲厭以布素爲常弗恃貴盛有餘而
暴享天福宜女士之行也東光公耿介端方拔
俗而立高風灑然上友千古太孺人之賢宜足
克配云是不可不銘也銘曰彼星光光化爲石
谷蘭既隕芳乃息母儀婦道皎如日於千百祀
來者式

故瀋陽中護衛右所百戶李公墓誌銘

公諱廣字同仁其始浙江處州龍泉人也祖真

洪武二十五年選應錦衣衛校尉爲帶刀旗手
隨 駕執肅者十餘年永樂六年 瀋簡王出
封潞州選充瀋陽中護衛右千戶所總旗從
王役父增以公贈百戶母喬氏贈安人公生而
秀爽既壯代父役侍 瀋莊王王愛其才置之
左右公好義直亮多所諷諫王日益重之久之
以勞績得授試百戶弘治十八年復以 恩例
進實授先是潞守彭城馬公嫩於府中事頗爲
裁抑 王乃怒守欲構辱守公乃見 王曰
於法無當也使守執府中人干仵以困我良士

則王許之乎王曰不可非其籍民也使守驅府中人于賦以困其貲貨則王許之乎王曰不可公曰守者天子之職守也彼敬　天子之職守故愛其民事愛其民事故不得不抑府中即王之愛府中也守宜無罪焉爾　王乃悟即不怒守嘉守　王有儉德諸府中人果富而驕奢者即惡之乃以事累其財至竭罄乃已公起家至萬金而儉素之德始終一致且周貧赴急以行惠義　王尤信重之故能終身保其富貴夫潛地窟者不覩夫天明守冬株者不識夫夏榮

君子以爲非通炤之術公性闓通善察體要窺事機質朴而有玉潤華彩而出絅襲宜其得天得君受福無恙如此以正德辛巳九月十三日卒于正寢距生於正統壬戌九月四日享年蓋八十云配李氏封安人無出繼配王氏皆先公卒子琮孫友松皆國子生孫女二長適姚大韶次適某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原琮泣血走狀請銘竊石廷相受公雅愛久矣義宜銘銘曰嗚乎樸敦以壽謂天邪命邪忠敬以復主謂達非正邪福澤旁魄將以爲幸邪銘文玄室非考終令邪

山陰縣教諭張公墓誌銘

公諱綸字君言其先山東恩州人上世祖有曰順者徙河南之儀封十世而生天祥於公爲曾祖業儒高尚不就辟舉祖成道勝國時爲元帥府幕官考振永樂甲午舉人任興平唐山二邑訓導公形貌脩癯氣韻高古治三禮尤精先天之學平生非義一毫不取於人亦不以非義與人雖無儋石之儲居之晏然聞人之求富貴利達者搖手閉目曰我道不如是也天順六年貢

於　庭授如皋教諭教士以身先之重道敦義賤鄙流俗講學娓娓不倦生徒翕然感化咸幸怍得師嘗攝邑胥更初易之及觀其政事明達操守峻潔遂大服無何以母喪去任卒喪補教山陰其地濵塞漠子弟輕於力學好挽弓騁馬士寡於發科公乃嚴教條變文體務期於有成科有人自公振之年六十即解仕爲歸田之樂所交往朋親不苟時會娛探玄析理之外絶不及世俗事齒德官皆備爲一邑大老平時出嬉入怡動順靜適與道游翔樂天之常嗚乎可謂

寡見其儔矣弘治癸亥十二月十一者無疾而終享年九十有三配李氏先卒生三子弘宇宜女一俱先卒繼配王氏生男子一人即原明弘治乙卯舉人女子四人孫子四雛鳳立可曾孫五俱幼公旁通黃老攝生之術嘗語廷相曰魏伯陽參同契注論者數家咸不能探微我乃大有得又曰我能意到氣從暢疏幽關以養元祛疾子慧將以授子即端坐調息良久三田谷谷有聲已曰快哉此入道之門有小益語道之大則參同契中事也廷相時在少年漫不省記今

無及矣爲文古雅簡質所著有省菴集藏于家世稱元紫芝得書易之簡易黃老之清靜公蓋異世而同符也既卒原明筮宅得縣西留陳鋪之東原啓李氏柩來祔正德元年三月十六日也廷相與原明同鄉舉又受公知愛宜爲銘銘曰

壽於神精抱和益齡古節不渝君子之貞道不希時譽罔馳弗誘于物樂無期佳壤新卜昭德辭後忘公思陵谷夷

明故封孺人高氏墓誌銘

四川按察司僉事田君汭聞其母孺人之訃於沔血匍匐來請銘廷相素契君復此同宷之雅義不可辭乃爲銘按狀孺人姓高氏僉憲君爲給事中時以　恩例贈王父諱某府君如其官孺人及劉孺人皆受此封號孺人世爲蘭州人父諱某業儒以明經教授鄉里故自幼服習姆訓長稱淑媛及笄歸封君奉侍舅姑無違凡蘋蘩膳縫紝澣濯之事必躬服其勞舅姑安之處姻戚惇然以厚處娣姒雍然以和處閨門肅然以莊故內外咸稱其賢封君家承素業且農

且商服牛車行賈燉煌諸徼所徒御甚衆其行具罔不充備農畝耕耰頗繁其饍須饋餉亦罔不克給封君由是豐裕勤儉之助弘多焉成化十三年會助邊給鹺之例封君乃裹囊而南大賈於淮海復娶劉孺人以居弘治十一年九月封君卒于淮距去蘭之日相聞而不相接者始終蓋二十餘年孺人秉貞操理門戶遠邇一貫不少怨尤見於辭色可謂女中烈丈夫矣正德十二年僉憲君來仕蜀乃迎孺人養之歲餘孺人謂曰吾老且疾將棄人世狐死首丘願吾汝

當送我歸歸數月果卒年七十有二正德十二
年正月二十三日也孺人無育男四皆劉孺人
出長萬早卒次即荊登進士第改翰林院庶吉
士授兵科給事中陞今官次芹次藻孫男[illegible]
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于熊家山羅封君之墓
嗚呼孺人其賢哉方封君之未裕也乃苦極心
力多方營致蓋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孺仲之賢
室不是過焉及封君久離而不返也則峻志操
蹈禮義怡然以終其身則子卿之妻有愧矣嗚
呼孺人其賢哉乃撮其實銘之銘曰

德不渝心匪石女著龜嗣由昌被昭寵慶所將
琨辭紀貫泉宣詔無已

明故例授南京飛熊衛指揮僉事李公墓誌銘

公名昊字文遠上元縣人也正德中入粟助邊
授南京飛熊衛指揮僉事蓋章服之榮非任事
之職也公嘗捐金修繕居西石橋用濟行者故
又自號西橋主人云生於天順八年四月十七
日卒於嘉靖十年正月十二日將以是年十二
月六日瘞於湖熟圍上山祖塋之次石溪毀子
介公從子太學生夔涕泣來乞銘浚川子[illegible]
之賢如宋之前聞何殷子曰西橋公廣業厚德
有餘述矣請為先生狀之公裔于田直邏越阡
稼穡衍如陳陳而庾非田畜所出弗衣弗食有
宣曲任氏之風焉賈于廛浮海華山貨饒物集
徵貴徵賤任時出入致金萬鎰有陶朱氏之能
焉以厥宗弗文也乃置塾延師訓式子姓俾明
經執禮達儒範焉乃今夔已上舍太學卓有譽
望餘子弟亦彬彬文矣厥世業可述如此公富
有者何所不遂乃敦素崇儉以率其家食無重

品衣無重綵居無泰麗之宇以終其身恒曰福
不可過享我將縮之以遺子孫處閭黨無問親
疎強弱一切以禮義相接無驕矜陵轢之態人
有過乃即匿之不忍言忠厚謙退之風藹如也
又積而能散里族有飢困弗振者公無不資而
濟之恩德洽於骨肉信義重於鄉里以故內而
愉愉外而怡怡皆得其歡心無怨世之言曰富
者怨之藪以西橋公觀之豈其然哉厥名德可
述如此浚川子曰嗟嗟西橋公賢者流也非乎
世有中人十家之產者一遇豐歲乃點飾冠屨

鮮裘馬麗屋宇華筵食循嗛嗛焉恐弗耀於鄉
人矣千金之子動無不獲乃即擅雄豪援官府
𠍵傲邑里而奴僕族黨矣其視公之富有而能
儉能素能謙能勝驕怨何啻倍蓰嗟嗟西橋公
賢者流也非乎按李氏河南歸德州人宋靖康
中有隨高宗南遷僑寓金陵者以中原板蕩弗
克歸遂占籍上元家於城東三岡至今人稱三
岡李氏云五世祖立莊生住郎住郎於公為高祖住
郎生伯亮伯亮生傑始徙居湖孰復置新河別
業以通貿易李氏至此殆浸浸然盛矣傑生琮

及珍乃能併力幹蠱業且益拓貲日益奇羨稱
富有矣琮生昺丙及公珍無子立公為嗣公能酌
時審幾有低昂伸縮之術佐兄昺樹立家政勃
勃益加於昔人乃復好仁樂義讀書知禮遂為
金陵名族矣母葛氏配應氏繼配陸氏側室高
氏吳氏朱氏王氏子男七人蔭高出華著涯陸
出薰敷吳出荀朱出女子二人一應出適林附
一王出幼在室兄昺生四子即夔及蕃華蒙先
是公未有嗣以華後兄卒公撫夔等不啻己出
及公多子人謂有陰報云公讀書輒通其大略

作小楷字亦遒麗可觀好賢樂善南都諸縉紳
先生每敬重之如太宰野亭劉公太宗伯月湖
楊公太司馬逸菴闞公大司空松溪崔公少宗
伯雙溪汪公侍讀介溪嚴公皆與公周旋嗟嗟
可以觀公矣[illegible]子曰書云君陳施于有政言
家國同治幾也西橋公治農而稼豐治賈而金
多訓家而教成族黨親疏皆得其歡心無怨
此何等才力[illegible]耶使公乃能際風雲之會推
已効者而達之施其於和民建績運之掌耳乃
顧老於烟霞寂寞之濱而徒擅夫山澤農賈之

良豈可不惜豈可不惜銘曰　嗟弗爵有爵之
樂嗟弗勛有勛者存德義踐於身是曰君子之
仁虬騰鳳翱奕奕皇皇兆厥嗣永昌

逸菴先生墓誌銘

嘉靖十年十月七日雍丘逸菴黃先生卒壽八
十有二其子舒華泣血走使來請銘舒華舊從
予遊凡先生平生每數數為予道予竊為歎仰
久矣及病且亟語舒華曰汝師知我得誌我墓
無恨矣悲哉悲哉乃予銘詎可辭耶按狀先生
諱瑤字廷卯其先蓋山後人有日繼先者為元

杭州路通判生復亮宣使稱黄大舍云先生之
高祖也元季兵亂寓杞之西陳村遂爲杞人復
生恭恭生文文生先生先生少爲諸生博涉墳
記刻志於學發爲文章思深理辯一時諸生皆
下之會增廣缺員時天台陳公士賢督學乃命
學官試諸生以先生報可公覽其卷曰真佳士
也汝公汝公七試於鄉不舉正德二年貢入國
學四年除湖廣江夏學訓導無何丁母鄭氏憂
去七年補任陝西華陰華陰久乏舉先是有蕭
先主者誨生徒勤甚一夕夢有告者曰汝何自

苦舉子須江夏相來爾久之果不舉復有黄先
生者來任衆曰黄屬江夏郡應矣久之仍不舉
先生至衆欣然曰果江夏來矣先生曰嘻誤矣
哉夢乃寐景也不教不學兀兀坐待能舉耶乃
嚴教條植標準程術業啓志向闗才思正文體
訓習時務涵養性氣懋淬其德方一年所氣象
勃勃化矣一日徧試諸生撫其卷曰可矣可矣
當不負江夏相是歲果一士發解嗣後恒不乏
科云十三年陞白水學教諭白水界山谷中諸
生野處不知居業於學乃先往督之咸來學茲

誦之聲稍稍相聞久之喟然曰仕者爲人者也
爲人者勞徂年如流雖有暇日乃何時我逸乎
遂投狀辭仕去自是並翼林藪藏舟山壑乃無
復于人間事矣因自號曰逸菴言徜徉塵表既
老而獲安也配王氏持家雍肅有範正德元年
卒繼配耿氏男子二長舒萼先先生一年卒次
即舒華邑學生志性抗偉才思清婉予久以卓
遠奇之矣然尚遲蹇顯親亢宗其在茲乎女子
三俱適仕族孫子六堂都屋金彭奴引嗣曾孫
男一女一以嘉靖十一年十月某日合王氏塋

于先塋之次先生嘗曰寧無所于得無寧俾我
道汙寧弗利于身無寧俾我心怍故平生不卑
諂不枝求不虚飾人望見之即知其爲淳粹君
子且自處甚廉約自歴官以來未嘗廣田畝大
居室飾裘馬芧狹布素務羨脱粟晏如也及卒
之日至不能喪同邑西岡張宗秩曰先生古之
遺賢也没而喪具不備吾黨之耻乃爲辦其棺
斂斯亦清德之徵乎浚川子曰予觀今之士孰
非讀書通教者哉及其行事則畔然異矣仕者
自一命以上少不欲以有得豐其家少不欲以

有宦取君之祿乃先生則棄榮復道弗逐賢軼
偎偎足以風世澹約終身不惑於異物而遷有
蔬食水飲之節古謂弘道求志非斯人乎乃系
之銘銘曰
弗趨於時迪此聖猷人皆營營我獨無求人皆
虞虞我獨無憂是曰先生之脩沬沬九原龍蛇
之蟠不畏于淵不愧于天虹霓護其蘂日月赫
其前是曰先生之墳

方石先生墓誌銘

正德五年二月二日方石先生卒于家年七十

有六有司以　聞乃　贈禮部尚書諭祭　賜
謚文肅　命官治葬事于其里暘墨大夢山之
原窆之已二紀矣門人南京禮部右侍郎黃君
宗賢具狀示廷相曰先師託體九原歲云逖矣
嗣孫弱不克事猶未勒有壙中之石縮實悲之
君遊先生門下應切義念茲文非君而何嗟乎
先生尚未有銘耶奚以掩幽示後乃泫然揮涕
銘之按狀先生姓謝氏諱鐸字鳴治別號方石
生而資性澄朗機神警悟童時即能為韻語年
十四叔父逸老先生授以四子書毛詩輒通大

義將冠遊邑校與同邑黃文穀孔昭友契服
膺儒素自相砥礪以古人自期乃並有時名天
順三年浙江發解第二人八年登進士第選為
翰林院庶吉士授編脩預脩　英廟實錄賜銀
幣陞俸成化九年被　旨校通鑑綱目先生乃
具疏論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
其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　上親賢講學見諸
行事不可為二君之徒好　帝嘉納之見北虜
日滋乃條上備邊事宜其畧曰河曲近失聲援
虜人潛伏遂為窟穴夫大河為關陝之限隔受

降東勝乃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不可守況又
失河而退守其何能及黃甫川西至榆林抵寧
夏二千餘里中間列置城堡二十有三步軍二
萬三千有奇卒分力弱勢難捍禦是以徙歲寇
掠如入無人之境　朝廷久為搜套之策遲疑
未決及今無事正宜蓄兵養銳漸圖收復漢唐
故疆與　國初東勝之地據其形勢守其不攻
此計之上也又言今之邊將皆倪唐債師士卒
戰沒而名數不聞士卒克廩而賞歸權勢魁戚
之私辦納之苦怨塞胸臆忠義且乖離矣尚安

能驅而使之乎言甚剴切皆鑿鑿可行陞侍講
入預　經筵反覆推說皆人所難言者接丁内
外艱飲水蔬食倚廬祥禫一如古禮終制親友
勸起復先生曰初心㡳祿爲親爾今復何爲乃
楗門讀書以養道求志時侍逸老登眺方巖鷹
蕩之上怡神自足彈冠之念泊如也　孝皇初
新庶政徵賢銓德庭臣交章論薦會修　憲廟
實錄遂　詔起之長沙李文正公貽書勸駕極
言君子道隆乘運拯世之義先生乃勉力入朝
供事兵部於汪直王越開邊事書之最直陞南

京國子監祭酒以道義廉節爲教士皆刮滌舊
習又疏國學事宜六上之曰擇師儒慎科貢正
祀典舊載籍復會饌均撥歷其正祀典畧曰孔
廟從祀之賢萬代仰止龜山楊時程門高弟實
衍延平之派新經之闢足以衛道乃今不預從
祀臨川郡公吳澄爲宋舉子而顯仕於元夫出
處聖賢大節忘君事讎跡其所行不及洛邑頑
民顧在從祀之列臣實惑之風教所關不可不
正先生以師道難盡狀請致仕不許適喪仲子
先祀因託乃力求解任歸家居將十年士望日

重薦者益力銓部乃擬國子監祭酒　上特命
陞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就其家起之先
生再疏辭疾李文正公時在政府復貽書諭
上意乃行又以求退得遷非義所安懇辭以舊
官供職不許乃始受　命在國學教胄務先成
養器識濯礪風節一時士類翕然大變會輯通
鑑纂要以先生爲潤色官乃論黜晉隋胡元之
統識者韙之先是國學自會膳不行膳夫輸役
遂爲祭酒常費先生乃盡籍貯于公不私銖髮
奏均給其屬與諸生之貧者餘爲脩治圮廢之

需至今循行之以疾乞致仕疏凡五上每優
旨勉留不能奪乃許養疾仍　命馳驛歸時六
館諸生以狀乞留先生者無慮千人正德三年
吏部薦先生儒術弘深當大用會權奄用事矯
令致仕在家數年卒先世遺有常稔田若干畝
先生議供祠墓祿食稍羸即別買田代之分給
弟姪又置日信租供家塾建方山書院賙宗戚
婚喪患難之不贍者其處宗黨仁義忠厚之行
多可尚如此所著有桃溪集續真西山讀書記
伊洛遺音伊洛淵源續錄四子釋言元史本末

華輔沿革　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録赤城志文
集詩集論諫録總山集百餘卷先生系出晉康
樂公宋經畧使鞅始遷黃巖元永高祖孝子温
及再遷桃溪今隷太平曾祖原睦祖性端　贈
禮部右侍郎妣趙氏　贈淑人考衍　封編脩
累　贈禮部右侍郎妣高氏封孺人累　贈淑
人配陳氏繼配孔氏宣聖五十七代孫皆　贈
淑人子男三興仁興義皆夭興寅側室焦氏出
女二長聘黃從倶夭次適金忻孫男一必作興
義遺腹子以蔭補國子生曾孫男二某某從叔

父省寶慶府知府即逸老先生及弟王成山人
績皆以學行重於時云先生性孤介廉直重氣
節愼取予有防畛遇事侃侃能斷義不可奪且
安止知命不競不華布素疏食終身弗厭故平
生不吝義退不苟倖進其進也反覆辭免至不
得已而後就其退也量任揆已奮迅而决去雖
退處巖野而其心未嘗不在天下每聞朝政更
革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會亦未嘗不拊膺太
息而致慮於世道之升降也嗟乎粤自成化以
來內閣司禮交相倚藉閹治朝政士必夤緣依

附而後通顯苟不由此雖韜德迪義高邁流遯
之儒不陸沉於下僚則濵棄於草野夫以三原
王公天下倚望以不附順猶設謀害之使不得
久於其位他可以振壓無忌者不啻敺逐矣朝
寡廉節習稔汙風三事九列有愧於具瞻者亦
多矣哉乃先生卓爾名輔卒不能弘濟大烈以
究竟其素志則其時可知矣然而義易幽貞之
吉大雅進止之度百世之下聞其風者亦足以
激貪立懦而又何歎乎哉銘曰
穆穆文肅炳靈自天敬義直方厥德允全學邃

墳籍道探淵源駁正圖緯惟聖之尊持正于家
倫義靡忒持正于國忠貞匪石　講筵渠渠啓
沃論思史筆屹屹直書不移司成兩都棫樸協
軌育髦斯士植國之紀未濟大川聊爾小試尼
父天知予輿不遇特不苟合道不虛行用則鳳
騫退則鴻冥弗流弗執中正是造文武弛張展
也有道匪公儒素孰啓其節匪公端誠孰遺其
哲道敝風靡邈哉黃虞先生往矣孰隆其汚天
台之陽有丘崔嵬哲人之藏百世之懷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一

雜文　碑二首　墓碑銘二首　祭文七首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二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碑二首　墓碑銘二首　祭文七首

明故練江張先生墓碑

汝南有練江主人者姓張氏諱倫字天敘生而穎慧天成姿貌玉立少時郡縣舉應尚書之選抵京師候事乃歎曰大丈夫現現磊磊自致功名爾何以是為遂杖策歸折節力學博覽群籍補邑庠士子員性高明直亮有治理之幹大司寇稾城張公甚器重之嘗曰此士望也父疾且革乃呼練江曰吾不起誰佐汝學者指諸孫曰吾家世有明德天必振之不在若則在此曹盍耕賈為門戶計練江諾曰並命群賢振藻華途固攀附之會也養志立獎守道自怡亦龍德以之存神遂慨然謝去既而慕谷口之考槃羨蘇門之長嘯放情林壑含章幽側時復曳屣攜杖遊于練江之上乃歌曰練之水汩汩兮撓不可濁兮日徜徉兮委沉冥而自足兮絕世而立於獨兮其人如玉兮余衹服兮再歌曰歲冉冉兮春露秋霜佳人兮聊淹留身名適兮志意悄暢

吾生亦復焉求因自號曰練江主人云練江有深識朗鑒能清濁人物隱微如照久而底裏呈露要之君子小人舉不能違其評且好義樂善問黨吉凶貧苦及落魄不振者咸爲之周給綽有智略善爲人謀事以排難解紛爲任不問識與不識有以急難赴者輒能紓人於倉卒以故四方之人樂趨之練江燕宴懽接不厭也時人爲之語曰汝南高士張練江賓客式燕恒滿堂嘗以人之爲學耳之所入者淺體之所安者深諷誦遺言不如親承音旨以習其事之爲要故

教諸子必以隆師取友慎言動脩德行爲本且不使之近匪人見邪行以壞心術之真是以諸子得之賢範爲多及元孝發第示諭曰堯舜御極夔契思奮非有玄聖之道術淳古之德業不足以比隆往跡大昇時會汝其勉哉蓋聞應龍澤世函夏神之鳳鳥儀庭黎人快覩此其德輝何如耶鴟鴞鸜鵒非不翕翕霍霍人間常調夫誰異之汝其擇哉練江天性至孝平生事父母無惰容居喪不食塩酪哀毀過禮歲時展墓望林隧輒泫然流涕卒於湖墓所又流涕野老聞

之曰往而父則然今而子復然不謂有天道乎嘉靖七年七月十二日以疾卒距生於成化十四年得春秋五十有一曾祖榮任郡檢校祖通父泰俱隱德不仕母蔡氏妻遂平陳氏先三十一年卒繼室游氏生男子五長即元孝登嘉靖二年進士任戶部貴州清吏司員外郎次元忠元慶元復元凱女子二俱幼孫男三曰幪曰幄曰悰孫女二曰蘭曰蕙以嘉靖八年二月十八日葬於石羊橋先塋之次練江才略長於應變每遇事會膠葛以片言而決無不曲中機宜嘗

自言曰使我得時從政必有可觀嗟乎詩美空谷之賢易貞幽人之隱非以其求志全神矯情去就與蓋道貴希夷故以紛綸爲攖性先貞素故以晦默爲榮尚子平雷次宗之徒豈不足於蒞政乎以練江之所長者觀之顧豈曳綸激流所能盡其平生哉使其端委朝堂必能裨補治化綰符郡縣豈乏弘濟烝人惜乎如其志不如其才抱良猷而永歸截清塵而獨往也元孝既襄事恐先德久而或遺復請表諸墓隧之石嗟乎練江之賢可以垂後世矣

南京戶部總巡倉場郎中廳碑

南京戶部總巡倉場郎中舊無公署假會同館之廊數間居之未便也正德己卯總督糧儲都御史將公以郎中徐君應之請乃於館外左旁得民居一區建之欲廳事草創略具館舍而已庭堂卑隘官納叢雜至莫能容且歲逖物蠹榮落疎脫至不蔽風雨嘉靖己丑郎中魏君公濟李君輔請於今總督糧儲都御史孟公公曰事弗便於官舊貫不可循也財不與於民有費不為過也乃劉諸倉廒價餘銀以為工役之需

復易民居以廣其後址撤其陋敝而一新之廳事締於舊者若干武則臨蒞之地敞矣寢居倍於舊者若干楹則宴息之所具矣庋閣之攸有藏則牘牒完矣食止之棲有舍則吏胥悅矣軒堂階闥維麗維新承趨呼諾以嚴以肅始巨然一官府也工訖郎中陳君相胡君有恒來請文以紀之美浚川子曰工役之興有時義存焉務而豐不急是崇病民與公是易於興作不可也晏墨之書敝陋是宅政隳於國是憚於作興不可也公之謀此也因其舊而新是圖藉其贏而

[illegible]是補不謂時以舉事乎新功既構前美益彰是庇是寧居者衎衎不謂仁以貽遠乎升降等計吏治靜嘉百貨會同王事乃集不謂智以成務乎當 天子明聖有作無[illegible][illegible]日而公補敝起廢用光庶務如此誠不可無述雖然猶未盡公也聞之紀績者據其實積德者探其本央盡之麗謂可以槩蕭相之能朔方之城謂可以極南仲之武識者決知其不然矣自公之督儲也德亮而貞人以之用惰才辯而實治由之以飭政平而詳事以之用康推此道也敦溥光大雖

措天下於無私無競之域亦可也彼枝美燭善又安以盡公之深遠乎諸君曰唯唯是役也主給財用則有巡倉監察御史李君松鄭君文憲董率工作則有脩倉主事劉君讓與大君雲鶴皆與有勞並勒之石以勸

明旌表節婦贈安人陳母都氏墓碑銘

悲城之義義篤於夫而俗變乎邦關雎之化德正於家而化行江漢斯皆有輝彤管遺度可師垂信瑲編遐聲不朽者也稽古案今罕述寡和今於陳母都氏厥幾見之母氏没而距已十五

年矣子南京禮部儀制郎良謨持其遺行請[illegible]隧首之石淩川子曰嗟賢乎古之遺媛也善始善終淑慎其身殊優餘芳詎可無述以準儀當世乎按都氏安吉州陳君之妻也以子貴陳君贈郎中都氏贈安人云安人先世鎮江人元至正中有來仕吉者因家焉父旻號東畦母樊氏安人生而穎慧端懿動合大順東畦公甚所鍾愛嘗口授孝經論語列女傳要語訓之輒能通大義踐諸內履年十三樊疾劇乃刲股肉和藥餌啖之及卒日夜痛哭繼之以血絕而復蘇者

再惡衣蔬食終三年乃已東畦公墮馬傷足創潰且蛆乃爲舐出蛆吞之嗟孝哉此緹縈曹娥之志閨門組紃之常不足匹矣年十六歸贈君贈君遘貞疾愈一年所竟卒家甚貧伯叔欲奪其志輒涕泣以死自誓曰夫有兒兒成是夫死不死可以無負陳氏矣奪即爲陳氏死嗟貞哉此古社稷臣之志也守死圖存事濟而名烈其女中之士行乎良謨甫數歲即遣入鄉塾稍長即補邑膠弟子員宗人沮且嗤之安人曰將相寧有種乎乃即欲富貴亦讀書者之餘事視彼

射利壟斷者直土苴耳豎不爲變乃益遣就城中辦苧蚕績以供師友之資良謨遂成才儒嗟乎識先幾觀大成如持左券厥亦孟母之識矣庭下故有井或曰弗利居者且不便客盤辟塞之宜安人曰井地道也何預人事客不便孰與伺室婦女河汲不便乎門爲隣樹所蔽術者曰伐之則貴氣弗關斯利舉子安人曰吾聞窮達在天力學在人顧尤之隣木耶乃不請伐良謨竟亦登第嗟乎此卓識懸解大賢通方之見也乃學士大夫談風水信星數昧昧焉以徼利

何哉良謨謁選比上州守以官舟送偪如也良謨以奉母行日弗嗛於心至姑蘇遇周御史舟歸而告安人曰御史舟甚寬適至舟徒遇柯行人舟歸而告安人曰行人舟甚寬適安人怫然作色曰咄我不能從汝行矣第歸我第歸我乃汝多慾安能廉其官我節婦也忍見汝作狗彘之行耶見御史船羨見行人船羨竟是心也見人美衣服麗宮室華輿馬等無不羨矣羨必貪而取給又安能廉良謨慚赧免冠頓首乞杖良久乃得解因教之曰事有義命人貴知足假如

不第進士循歳貢例得小官且自買航船行矣
能望有是邪一日泊船忽家僮與土人毆良謨
乃責家人諭解土人使去一同泊長官遽怒乃
責土人曰爾何人斯敢棄家人上我官船刦我
敢毆我船人辱我召土人之役於官者令上誣
狀威土人伏撻之乃遣去諸泊者咸嘖嘖不能
之乃其人亦揚揚有矜色目良謨曰視予之解
紛何如今之官貴智愚耳人心天理姑其勿論
可也安人聞之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人心天
理徇焉可真若人則至死不可真者家人毆土

人顧謂土人刦誣之又從而撻之乃令云云是
顛越之行大亂之道矣以是行也天下何望於
治嗟嗟靈華內啓徽行外灼師心獨見暗符道
真此非敬姜之賢能之乎浚川子每與儀制君
接談見其弘通朗練有古賢士之韞於成性有
涵養於見道有超詣於持論有詮擇於應務有
通變於行義有執守將邦家淳臣文學巨儒彬
彬度越矣語曰枝茂者厥本深孰謂非自安人
之啓哉贈君諱滿字守謙行實具在別傳茲不
述卒年二十有七時安人年甫十九又三十一

年而旌節又六年而卒從贈君於塋首山之陽
合塟焉良謨娶朱氏繼娶嚴氏子二長春次康
保銘曰
婺曜宣耀陰精胄勃爰降中閨乃貞乃淑嗟惟
安人澄粹淳懿動合禮軌金相玉質弱笄之齡
明天倏隕以死矢心允蹈貞信遺雛單單一髮
千鈞艱哉靡依呵護于神成茲俊儒秉直居正
龍跳鸞翔慈訓之慶既瑞而國復元而宗弘濟
之猷式倬其風嗟惟安人古媛是慕圖史不渝
懿溢緗素朝省表賢閭閈旌節屹屹匪石皎皎

冰雪霞帔翠翹金袍珠絡錫不及辰光在泉壑
宰木蔭丘貞辭勒石有軒過茲萬禩是式
明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許公墓碑銘
公諱聚字德成別號謙齋河南靈寶縣人其先
出自堯四岳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以
爲伯男因以國爲姓歷世至隋有曰法光者爲
定州刺史生唐初功臣譙國公紹紹後五世至
[illegible]部尚書昭昭生經爲同州刺史因家同州許
氏爲同州人後八世曰簡有紹聖□進士止
議大夫端明殿學士贈通奉大夫謚文敏後五

世曰威者精通天文地理之術知金將亂不襲
父千戶職仕元太宗為灤州節度使累戰有功
佩虎符加金吾衛上將軍河北等路漢軍兵馬
都元帥因西征過靈寶愛其風土秀麗凱還之
日遂卜居梁村許又為靈寶人威生本本生玉
皆百戶玉生五號西山居士於公為高祖曾築
懷古菴於雞鳴臺之陰與里中有道者日遊其
間弔古賦詩為樂泊然無求世罕知焉五生九
九生仕信仕信生實公之考也皆隱跡不仕公
少卽通穎卽文學拔出流儕年十八為邑庠弟

○表家藏集卷三十　十

子員綜探墳籍服習人倫遠大是期光啓儒素
有司賢之屢薦鄉試不中正統元年貢入太學
尋試教職除陝西安定縣學教諭安定近邊所
諸生素不知學甚至服製不類儒者公乃擇諸
生一二家厚者令出布帛公親與製服之以為
衆式乃諸生始知服儒服矣學宮久隳然比弗治
生徒無所棲止公乃白之上司緝理由之堂齋
號舍始克完整乃集諸生與之講習研經史辯
義利體究世務達之成材隨所請益咸得融貫
但斐然成章必俟積久荒裔風氣文非一切督

為所能遽變及諸生學且已成而先生滿任去
矣景泰七年考績竟坐在任無舉人格左遷直
隸豐潤縣學訓導公誨人不倦始終一節要之
長養成全之勤與安定無異其不役作人之功
命矣夫公少失怙奉養母氏克盡孝愛自為弟
子員[illegible]隨養
九年及再任豐潤以衰老不能迎致遂隔奉侍
公到官常鬱鬱不樂曰擇卑祿仕本以養[illegible]
今不獲左右不知其旨何以仕為天順七年有
例外官就任致仕公曰此予得志之秋也遂[illegible]

○表家藏集卷三十　十一

然投牒而去識者孝之公性剛直於人有弗義
者疾之無顧避靈寶學宮地為邑豪所侵諸莫
敢誰何公乃率諸生力白于官復之安定一市
井無賴挾有司每鄉飲輒為正賓公曰此朝
廷盛典也安可以斯人汙之乃數其無狀卽席
斥退君子義之公尤篤於友于二弟失怙時俱
幼弱撫之皆至成立且誓不分異三世猶同爨
而處嗟乎公之學識淳至節行慨剛侃侃斷斷
不汩渾於時流如此亦可謂[illegible]矣成化
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卒享年六十有五以其月

二十七日葬梁村之東坡配何氏懿順端惠克
以禮相公奉上撫下無絲毫間以成化七年二
月十日卒五月二十三日祔葬公兆公累贈至
刑部尚書何累贈至夫人子男三通壽官迪義
官進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孫子十一誼訓術諫大寧縣知縣訢國子生詔
舉人誥吏部右侍郎讃戶部尚書記詩舉人詞
南京都察院經歷誌國子生論兵部武選司主
事曾孫三十六价偉元城縣主簿僎訓術倬儒
舉人僑國子生佶縣學生佑佺國子生佇脩儼

俱學生備作俱散官傭保引禮舍人偕佩位僖
佲倴俱縣學生侃償佃任玄孫十四樸楷𣞓茂
林楠茂桂縣學生茂梧來孫三古人之言曰有
開必先不于其身于其後人於惟太宰襄毅公
剛方直亮有偉其猷立懦廉頑裨贊皇化仲淹
文武德被西方山甫出納功在王室求諸近世
君乎蓋亦寡見其儔少宰公博極群經允覿道秘
其於六指九流咸劃正於古之聖符而隸道執
中亦庶幾乎變化之朕司徒公德宇夷潤識鑒
清遠含蓄有本動中事幾簡易宜人下言而信

經憲武選貢士諸君亦皆鴻材茂彥聿遹宗緒
淵色門閥克光有位者矣莘乎盛矣哉晉之王
謝魏之崔盧學海賢科將安是過乎夫日月懸
輝天樞之運也江河流澤地輿之載也公之生
雖不逢時而子孫才賢彬彬通顯咸出自一本
孰謂非公之美乎公沒六十七年矣猶未表諸
隧首之石經憲君乃以辭請昔予受知於襄毅
公又與少宰司徒二公同舉于鄉義不可不作
敬序而銘之其辭曰
猗與許氏流風綿綿𢃄翟豐融世有象賢系歷

楚州譙國開天同州西宅端明鳳騫柤桓元戎
眷茲靈寶徙覊是卜許人再造函谷東盤崤陵
西峭偉哉安定克符賢兆小試教司雅惟崇正
變厥荒戾以作儒行聞詩聞禮知義知命式恢
聖謨髦士之慶夫易瓛用匪祿之媒良驥千里
御不盡才五郲高尚二疏早歸雲烟富貴讓王
之懷穆穆襄毅克飭倘常少宰惟揚弼輔之良
翼翼司徒惠此庶邦後嗣永昌厥祖之光式忠
式孝許人愊愊吉士如林許人益國積厚慶遠
施及無極子姓賢賢惟祖之德人亦有言匪先

何基世濟厥美胡嗟後胤竊加黄壤褒章雝雝
託銘隧石玄德永輝

祭文

祭亡友王正之文

維年月日具官友人王廷相以香帛脯酒之奠敬祭于亡友茂材王君正之之柩曰嗟嗟正之膺敏之才冲粹之質學鄕雲間世之奇垂髫而遊並庠而講道以同志業以同術子麗我澤我倚子玉友誼偲偲我穀我服維河之南有鳳斯翔與弟庸之時人稱為中州二鳳旻天弗弔

奪此貞良莫獲于輔俾也永傷嗟嗟正之子温而恭子修而豐子德也朴子學也融長吉弗壽子安不逢彼羨其初永克其終嗟嗟正之人道靡常生也如寄彼彭彼殤彼吒彼啻後千百禩均一澌逝得正而化餘安足計嗟嗟正之有脯載豆有酒載尊有穀斯蘭有哀斯文英爽維靈庶幾于聞尚饗

祭劉母勑封孺人邑氏文

維嘉靖五年歲次丙戌十月丙子朔越某日眷末王廷相謹以牲醴庶羞敢昭告于劉老孺母勑封孺人邑氏之靈嗟惟孺人淑慧天啓克相夫君烈矣女士閨壼肅穆賓祭無愆令儀令德黨里之範克生賢嗣允齊古哲忠介温文貞固而節鯁言觸邪不避艱險雖忤權軻浩氣益展為儒之紀司邦之直揆厥由然慈訓之力祿養方殷末疾云遘順化而徃既祺且壽涂車芻靈奉窆有期潔觴陳辭神其監之尚饗

告佛文

嘉靖四年七月一日儒者王廷相敬以蔬果素饌告于西方釋迦世尊之靈佛戒不殺廣布慈

悲用是我父我母慧覺梵旨置佛法相瞻依敬事幾五十年邇者我父我母俱以淨化香火竟歇塵垢日至褻佛明靈殊戾嗣德敬卜是日以今普濟寺沙門清潔迎佛徃棲淨界朝夕禮法會莊嚴永隔囂俗佛其安之謹告

祭易菴郭先生文

維嘉靖六年歲次丁亥七月丙子朔越二十三日戊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眷生王廷相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誥封中憲大夫程番府知府進階嘉議少尹易菴郭先生之靈嗟乎我

公斯文之淳行[illegible]以邁[illegible]太和之真進
退惟[illegible]以其能仁於刑曹也執法秉
直不阿干權人曰殺苑公行益堅人曰徇時公
曰不然讒邪陵之排衆而擠其化辨褰其道則
是人謂公迂公曰有命我行涂止不渝其正淹
抑州郡政澤甘沛滕人去思荊人懷惠蓋上古
之遺貞乃斯世之良吏篤生賢嗣蔚爲儒英厥
猷孔碩其道大行發爲文章皎若星虹廊廟之
華海內所宗嗟乎公乎食于後人不于其躬天
之報公孰曰不崇嗟乎公乎富貴福澤既祺且

壽德立惟懋是曰不朽世之得失又何足究廷
相遠趨王事送不臨穴潔觴陳辭寫茲嗚咽尚
饗

祭內守備呂公文

維嘉靖十年歲次辛卯二月丙辰朔越十日乙
丑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太子太保魏國公徐
鵬舉掌南京左軍都督府事永康侯徐源參贊
機務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謹以牲醴庶品致
祭于南京守備內官監太監呂公之柩惟公聰
明疏達天畀之休孝友謙和德性之優廉靜寡

欲宦箴之脩是謂完德大賢者流求諸中貴式
罕其儔當夫正德之初內奄持權如燎方揚貪
勢嗜賄群趨如狂假依憑於城社恣濁亂乎朝
章公於斯時也不阿不號以正爲師于民弗殃
于國弗欺乘時徼利若罔聞知同儕訾其無爲
公惟澹然自如及今　帝之紹統也王道無私
太平有象殛奸擬貪誅權逐黨乾坤濁而復清
日月晦而重朗回視向之跳梁而橫鶩者水銷
凡裂魂斷魄喪散爲沙蟲化爲魍魎公於斯時
也舊德孔碩新美獨造斗煥天衢鳳遊雲表下

民仰其無私　朝廷視如至寶擢鎮中土匪仁
弗施守備留都無行不正滄海涵弘泰山靜定
事妥民懷惟邦之慶壽方古稀未疾成祟昊天
弗吊哲人殄瘁某等偎同官守久欽清範倏爾
永訣喟矣興歎封牲陳詞庶其來監尚饗

祭兵部尚書李公文

維嘉靖十年歲次辛卯閏六月癸未朔越十二
日甲午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謹以清酌庶品
致祭于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遜菴李先
生之柩曰惟公江漢儲精衡嶽蘊靈夙稟英敏

家學是承披探墳籍志迪聖真人倫造化幽微
賾闡不主故常惟道之從世儒汩汩久乖其說
偕予弗類是正是摘求諸當世雷同一轍晚得
從公一談而決乃知世有豪賢海非蠡瀆道點
支離意貫見獨委心棄釜匪公孰服措爲功業
炳煥特昧隨物應機以儒飾吏不俟聲色靡由
詮次迎刃而剖劃然順治聃之清靜易之簡易
人和事成光于有位發軔刑曹惟平是求虎符
出守民是用休浙臺廉察湜湜公直分陝之司
保釐惟力拊循遼陽　帝簡出將開誠布信海

涵天蕩夷虜內懷輸款相望梁塞千里不遺一
伏保蔽之勳百祀無尚踐大司馬邦政是舉執
厥樞要以平疆圉四隅多事日應屢屢人則張
皇公惟容與人乃千慮公獨一語人曰艱哉公
曰有處俯仰從容折衝尊俎蠻夷順化戎黎卽
敘邊防載寧　天子曰倚嗚呼先生我言匪私
包羅蘊積決斷披犂道大才贍何所不宜人謂
公功已揚已垂我獨恨公未極其施使公展盡
底裏發攄厥素酌斟良猷舒志高步大可以永
張世訏上可以弼正　當宁[illegible]邊昊天遽奪秀

茂不收論道之功徒具淺天之造嗟嗟我公百
世之悼翩翩素旌迢迢故壚江滸攸止精靈如
見廷相昔忝寅僚舊德在念薦蘋洩哀有淚如
綫尚饗

祭僉憲殷公文

維嘉靖十一年歲次壬辰正月庚戌朔二十七
日丙辰南京通政使司左通政盛端明南京兵
部尚書王廷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思義南
京吏部右侍郎李廷相謹以牲醴蔬果之奠敬
祭于致仕福建按察使司僉憲石溪殷先生年

兄之柩曰嗚呼先生大造降精內函光和外濟
端貞文藻秀出德器夙成侃侃直亮邦家之禎
弗戚于窮弗歆于榮優游沉冥古道是膺登仕
戶曹惟民是恤督儲淮海政求厥實宿弊剗剔
期于畫一于時奄人專權蔽日無賄與爭左遷
而出彼洛之南民日瘁只奄鎮兇毒橫斂無紀
百城喘走公惟靜視挺身自捍卓爲民倚賢聲
日振擢按蒲守息盜惠民遠邇碑口匪獨保障
寔惟父母一時宰牧靡出其右僉執閫憲矯哉
風力糾逖廉察政成功植負氣果敢易直不飭

弗遜于勢弗奪厥職衷坦中涵論或過激遂階蔓非成此遏抑嗚呼先生守貞抱珍其宦雖蹇其道則伸未老歸來龍臥存神彈丸日月衾枕乾坤陋巷蓬堵其樂甚真方仰耆老壽溢稀長淪徠鶴載鶩士友悲呻嗚呼先生命也遭際天道悠遠神靈茫昧賢不偶時貪鄙者貴仲尼旅人回也貧逝自古已然夫何足計端明等四海兄弟忝同文薦道義如存人世多變英魂長徃夜壑靡且撫筵一痛有淚如綫潔觴陳詞用寫哀歎尚饗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三目錄

雜著　辯十二首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三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辯十二首

太極辯

太極之說始於易有太極之論推極造化之源不可名言故曰太極求其實即天地未判之前大始渾沌清虛之氣是也虛不離氣氣不離虛氣載乎理理出於氣一貫而不可離絕言之者也故有元氣即有元道南宋以來儒者獨以理言太極而惡涉于氣如曰未有天地畢竟是有

此理如曰源頭只有此理立乎二氣五行萬物之先如曰當時元無一物只有此理便會動靜生陰陽如曰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嗟乎支離顛倒豈其然耶萬理皆出於氣無懸空獨立之理造化自有入無自無為有此氣常在未嘗澌滅所謂太極不於天地未判之氣主之而誰主之耶故未判則理存於太虛既判則理載於天地程子所謂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正此謂耳若謂只有此理便會能動靜生陰陽尤其不通之論理虛而無著者也動靜者氣本之感也陰陽者氣之名義也理無機發何以能動靜理虛無象陰陽何由從理中出此論皆窒礙不通牽易無當可謂誤矣嗟乎元氣之外無太極陰陽之外無氣以元氣之上不可意象求故曰太極以天地萬物未形渾淪沖虛不可以名義別故曰元氣以天地萬物既形有清濁牝牡屈伸往來之象故曰陰陽三者一物也亦一道也但有先後之序耳不言氣而言理是舍形而取影得乎或曰論太極以氣出於莊列不可據也嗟乎是何言哉儒者之為學歸

於明道而已使論得乎道真雖緯說稗官亦可從信況莊列乎使於道有背馳雖程朱之論亦可以正而救之斯言也何論道不廣若是陽虎何如人也孟子亦取其為富不仁之言況其餘乎諸儒中惟邵子太極已是氣之論獨為有得其餘摹揣未真如鮑魯齋專以理論太極尤其所知不思之甚者夫萬物之生氣為理之本理乃氣之載所謂有元氣則有動靜有天地則有化育有父子則有慈孝有耳目則有聰明是也非大觀造化默契道體者惡足以識之

五行辯

禹貢言六府洪範言五行其義一也謂此五者流行於天地之中切於民用不可一日而缺治天下國家其政所宜先者如溝隧灌溉水政也昆虫未蟄不以火田鑽燧改火火政也井田疆理土政也鼓鑄陶冶金政也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木政也水土平而後五行之政修五行之政修而後庶政可舉是五行者王政之根本不然則民用有缺民用既缺則民生不遂雖有庶政安得順而施之古之聖人其論五行之義

如此而已自夫聖王之政衰而異端之術起始有以五行分配十二支干四時者矣始有以五行配五臟六腑者矣始有以五行名星緯者矣始有以五行論造化生人物者矣斯皆假合傳會迷亂全道遂使後之儒者援緯附經擬議造化其隨聲附和者浸淫為怪誕之談而不知其非嗟乎後世何其貿貿也且夫水火土天地之大化也金木者二物之所自生與人物所同出者也安可與之相配也謬矣人物既生之金石之質必積久而後結豈其生之必後於人物矣

謂金之氣生人得乎哉且夫天地之間無非氣之所為者其性其種已各具於太始之先矣金有金之種木有木之種人有人之種物有物之種各各完具不相假借五行家曰人一身具五行故曰五行生人嘗觀於木矣津液血水也鑽燧氣火也皮之柔肉土也心之堅骨金也又何異於人哉然則謂人生木不亦可乎此義也惟張子正蒙乃獨得之其曰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蓋得土之浮華於

水火之交也金得火之精與火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持而不害爍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由是觀之金木者豈非水火土之所生乎然則周子五氣順布四時行焉非與曰此惑於五行家之說而為言也何以言之日有進退乃成寒暑寒暑平分乃成四時於五氣之布何與焉其曰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皆假合之論土無所歸配於四季其謬妄尤甚焉何也土之氣在天地之內何日不然何處不有何止流行於季月何季月之晦尚

存而孟月之朔即滅其滅也歸於何所其來也孰爲命之聖人精義之學決不如是然則天一生水之說何如曰此緯書之辭而儒者援以入經也何以言之水火者陰陽始化之妙物也故一化而爲火日是也再化而爲水雨露是也今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戾於造化本然之妙可乎夫有地即有土矣何至天五方言生土若曰天地以造化言尚未有土矣何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將附於何所乎其牴牾不合又如此朱子曰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

何如曰此以四時流行之氣論五行也又曰水一木三土五皆陽之生數火二金四皆陰之生數何如曰此以天地奇偶之數論五行也又曰天地生物先輕清以及重濁水火二物在五行最爲輕清金木次之土最重濁此論何如曰此出太極圖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前二説出緯書假合之論後説雖出周子俱非造化本然之序矣且夫天地之初惟有陰陽二氣而已陽則化火陰則化水水之查滓便結成地查滓成地即土也金木乃土中[illegible]本

然先後之序如此後之學者乃不於是而求之怪怪然惟五行家是信亦何不思之甚哉或曰五行以氣言非論其質也曰吾已言之矣天地之先氣種各具發元氣不獨五行而已也

漢儒河圖洛書辨

傳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何如曰此漢儒附會易繫之論也謂之圖者如圖象然也謂之書者如文書然也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王天下時龍馬出河背上有旋毛如星點伏羲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

時神龜出洛背上之坼文如字畫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故易繫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自今論之當洪荒之時未有書契聖人見此神異之物遂因而則效之以畫八卦河圖之旋毛今亦不見的爲何如以龜文言之誠與卦畫相類伏羲作卦固本於聖神之智而猶必則於此者意以八卦之畫出於天地所示自然之文其實聖人神道設教之義也漢儒不達乎此乃以伏羲畫卦爲本於河圖之文大禹衍疇爲則於洛書之數遂有相爲經緯表裏之說嗟乎豈

其然耶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仲尼繫易之辭也安得旁及洪範且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衍數之常也豈惟聖人能之凡人之知數者皆可能之矣又何神妙之有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者謂水土平而五行之政可修五行之政修而治天下之庶政可舉故於地平天成之時天乃錫禹大法曰天者神之也又何用龜文而後爲天錫耶若曰一五行二五事至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之本文如班固之說是天必先刻書于龜背而後使之出見者也此理

有耶否耶不待智者而後能辯矣此牽合附會之大者一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解者曰仲尼發明河圖之數也嗟乎何其言之易耶自今論之天陽也故數一三五七九地陰也故數二四六八十此章專論揲蓍之義故先言天地奇耦之數五十有五聖人立揲用大衍之五十以見揲蓍之數法象于天地奇耦自然之數與下文象四時象閏象三才象兩儀象朞之日象萬物同一義也而於河圖之數何所相涉乎此牽合附會之大

者二也蔡氏曰河圖數偶偶者對待故易本二氣洛書數奇奇者流行故範本五行此亦不然也何以明之伏羲之作易也造端於陰陽二畫而已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先後自然之序有非人力强爲排比者今曰因河圖之數以作易是不從太極以爲易緣圖之對偶而然矣豈不於仲尼易有太極之論乖戾乎況天一地二之辭爲作易後立揲而言非作易之始事而何以取圖爲哉此牽合附會之大者三也嗟乎易文本無河圖之辭而

解者果於附入洪範本無洛書之字而傳者强爲援取遂使聖經本旨盡晦與夫五行術數讖緯之家同一流派豈不爲聖經之辱哉其所謂經緯表裏虛中揔實三同二異象圓象方誣謬之言皆不足與之辯矣

横渠理氣辯

張子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皆不得已而然也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而有象不失吾常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

者可與言性矣[illegible]此論闡造化之秘明人性
之源開示後學之功大矣而朱子獨不以爲然
乃論而非之云云請辯其惑朱子曰性者理而已
矣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
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所爲也故
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
由是言之則性與氣原是二物氣雖有存亡而
性之在氣外者卓然自立不以氣之聚散而爲
存亡也嗟乎其不然也甚矣且夫仁義禮智儒
者之所謂性也自今論之如出於心之愛爲仁

出於心之宜爲義出於心之敬爲禮出於心之
知爲智皆人之知覺運動爲之而後成也若無
人焉則無心矣無心則仁義禮智出於何所乎
故有生則有性可言無生則性滅矣安得取而
言之是性之有無緣於氣之聚散若曰超然於
形氣之外不以聚散而爲有無即佛氏所謂四
大之外別有眞性矣豈非謬幽之論乎此不待
智者而後知也精神魂魄氣也人之生也仁義
禮智性也生之理也知覺運動靈也性之才也
三物者一貫之道也故論性也不可以離氣論

氣也不得以遺性[illegible]大旨也
又曰氣之已散者旣散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
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此言也窺測造化
之不盡者矣何以言之氣游於虛者也理生於
氣者也氣雖有散仍在兩間不能滅也故曰萬
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理根於氣不能獨存也
故曰神與性皆氣所固有若曰氣根於理而生
不知理是何物有何種子便能生氣不然不幾
於談虛駕空之論乎今爲之改曰氣之已散者
旣歸於太虛之體矣其氤氳相感而日生者則

固浩然而窮張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如此造化
之生息人性之有無又何以外於是而他求也
哉

陽月陰月辯

董仲舒答鮑敞曰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
廻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
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
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愚謂陰陽相
得氣乃和暢單陽孤陰二氣偏頗安得爲和日
自星紀以往其道北行至五月而極自陽首以

往其道南行至十一月而極此以之論寒暑往來則可論二氣則不可何以故二氣之在兩間氤氳相盪無日無之觀夫雲雨霜雪之澤草木百荄之生可測矣時而資寒暑之勢過分則有之實未嘗陽盡而陰始生陰盡而陽始生亦未嘗純陰而無陽純陽而無陰也以為純陽而無陰則陰匿於何所以為陰盡而陽始生則陽從何而來為此說者不過傳會易卦爻數以立義耳求諸陰陽實理之跡殊不相符且夫一月之內必有雨雪霜露之感使非陰陽之和安能有此參之純陽純陰其理未通仲舒無以解此又曰純陰純陽月中但有未至前一日當之倘有雨雪之澤即為妖氣不正嗟乎是何任意放言誣罔造化之實至此極耶使前後連日雨雪不絕將為和乎將為妖乎將前後為和而中一日為妖乎穿鑿背理害道之甚乃至於此然則陰陽實理果何如曰山川出雲雨雪乃作陰陽和暢機理自足無冬夏也日行南北乃成寒暑陰陽在中勢有過分無滅息也以是求之乃為真識陽月陰月論涉偏頗殊非至道

石龍書院學辯

石龍書院者久菴黃子與其徒講學之所也浚川子乃為學辯遺之嗟乎仲尼之教萬世衡準自夫異端起而洙泗之道離世儒鑿而六經之術晦天下始囂囂然莫知誰何矣是故有為虛靜以養心者終日端坐塊然枯守其形而立曰學之寧靜致遠在此矣有為泛講以求知者研究載籍日從事乎清虛之談曰學之物格知至在此矣浚川子曰斯人也空寂寡實門逕偏頗非禪定則支離畔於仲尼之軌遠矣何以故清心志祛煩擾學之造端固不可無者然必有事焉而後可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而曰致豈虛靜其心性者可以槩之哉夫心固虛靈而應者必藉視聽聰明會於人事而後靈能長焉赤子生而幽閉之不接習於人間壯而出之不辯牛馬矣而況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節度乎而況萬事萬物幾微變化不可以常理執乎彼徒虛靜其心者何以異此傳經討業致知固其先務矣然必體察於事會而後為知之真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

之可與存義也然謂之爭之弊之小小泛然講說可以盡之矣世有聞戶而學操舟之術者何以舵何以招何以艪何以帆何以引笮乃因不講而損也及夫出而試諸山溪之溢大者風水奪其能次者灘漩汩其智其不緣而敗者幾希何也風水之險必熟其幾者然後能審而應之虛講而臆度不足以擅其工矣夫山溪且爾而況江河之澎洶洋海之湫茫乎彼徒泛講而無實歷者何以異此或者曰即如是乃無邦國天下之責者終不可習而能之乎浚川子曰不然

君子不有身與家乎學能修其道於身通其治於家於是乎舉而措之身即人也家即國也挈小而施之大動無不準矣何也理可以會通事可以類推智可以旁解此窮神知化之妙用也彼徒務虛寂事講說而不能習與性成者夫安能與於斯黃子志於聖賢經世之學者余來南都每得聞其議論接其行事竊見其心之廣大有天地變化草木蕃育之象知之精至有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之體蓋非世儒空寂寡實之學可以亂其疑定之性者則大余之所不以為然者先生亦不以之誨人矣乃述此請揭之院壁以為蒙引使後生來學脫其禪定支離之習乃自石龍書院始

經世書作曆辯

曆家有章部紀元四法邵子作皇極經世因之為元會運世十九年為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紀三紀為一元通計四千五百六十年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十二會為一元通計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雖有年代多寡之殊其立論為術不相遠也經世之

義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寅則人物始生戌則人物消盡其理然乎曰三才以次而生理固然矣必曰一萬八百年何其久而且遲如是自堯至于今日才三千餘年爾人視之亦甚久遠地闢之後猶俟一萬八百年而生人物豈有是理哉況天開之後即能生水水即生物物即生土又何待於地闢之後而後生物哉求其故不過分天地人各當一會故如是為論耳實非造化自然之數也寅則人物始生者取日出為晝之義也戌則人物消盡者取日入為夜

之義也一息一消天地又復開闢者耶夫晦
死生之義也嗟乎徵諸至理未必然矣天運之
久近人不可得而知者也曆家雖能測候玄渾
之象其天地消毀之期何所據而能知之天之
道茫茫無窮也安可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定
其終始乎詭僻無據大概乎道者決不爲之謂
邵子爲仲尼之徒吾不知矣或者謂其可以作
曆然乎曰趙子恭有云邵子皇極經世以歲月
日時配元會運世皆假合附會初無實事可指
蔡氏謂邵子以當時日月五星逆推而上求之

今以諸曆詳酌求其皇極之元非特無總會之
事亦且散亂而無倫古曆有元紀蔀章四法各
有義意章者至朔會於一時也蔀者至朔合於
子時也紀者至朔會於甲子日夜半也元日至
朔會於甲子夜半又爲甲子歲首也今元會運
世漫然立論初無實事但以十二與三十相參
甲子爲之其以三十年爲世尤非天道之本然
曆家雖以三十日爲一月而氣盈朔虛本自不
齊每兩朔相距止二十九日五十三分有奇邵
子例以三十爲用是以一定之數推不齊之運

月皆大盡亦不置閏矣由是言之與天道相遠
甚矣安可以作曆曰先天曆與後天曆不同除
閏計之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
十世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此朱子所以極稱
之夫曆皆因天之跡而致筭者也皆後於天之
道也安得謂之先天閏隨歲而致者也不閏則
春漸爲秋矣安可以除閏計之愚以爲皆附和
之論矣

先天圖辯

或問先天圖曰方士託易爲之如參同契援易

作書云爾於易何所發明哉文王周公孔子卦
文彖象有是義乎然則陰陽消長非與曰此易
中一義爾謂易止此得乎剝復二卦類之然亦
以二義明事理其消長又在所畧也圖可以槩
之哉曰大傳有云易逆數也圖以此準曰嗟乎
爲此說者枉仲尼之論以傅會於圖爾今爲解
之數往者順謂數已往之事則順序知來者逆
謂知未來之事則迎逆是故易逆數也謂易乃
卜筮以前民用者非逆數而何哉若如此解與
圖何所關涉耶故曰枉仲尼之論以傅會於圖

爾然則圖非伏羲所作耶曰此豈可以欺人乎哉羲皇至堯舜三代幾萬年矣而圖之說不見於經春秋至漢唐幾千年矣而圖之說不見於傳何至陳摶而始傳之謂羲皇卦圖鮮有傳授而淪落於方伎之家是何言之易耶切以神仙之伎起於近代春秋以前尚未有此不知圖在當時又藏於何所不過欲以圖傳會於易故爲是無所憑據之說俾後人信之爾大識貞觀之君子決知其不然曰說卦天地定位章非伏羲所定乎帝出乎震章非文王所定乎曰子以爲

何所依據而知之上下經文未裘也曾何言及圖及分羲文耶豈非爲蛇添足乎盖仲尼隨事理以發明八卦之蘊如此何王於羲何王於文哉以歲時物理生成之序衍卦義也則曰出震齊巽見離役坤說兌戰乾勞坎成艮以法象對待而發明卦之義理性情也則曰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此氣化物理之必然者若曰天澤地水坎風山火此成何理耶且神妙萬物章先以雷風火澤水坎爲次復以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而言以爲羲文又涉於文以爲文復涉

於羲豈非自相雜亂矛盾乎至此則先天後天之說不通矣故註云此章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其義亦自不能爲辭也嗟乎無中生有得其一曲而失其五六豈非强於傳會之過哉若曰仲尼隨事理以發明八卦之蘊豈不潔淨豈不貫通而何務以異端淺見挨排之說以亂聖經耶論涉贅疣易因晦蝕吾爲仲尼嗟嗟

性辯

性之體何如王子曰靈而覺性之始也能而成性之終也皆人心主之形諸所見根諸所不可

見者合內外而一之道也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何不同若是乎曰此儒者之大惑也吾惡能辯之雖然嘗試論之矣人有生斯有性可言無生則性滅矣惡乎取而言之故離氣言性則性無處所與虛同歸離性論氣則氣非生動與死同塗是性之與氣可以相有而不可相離之道也是故天下之性莫不於氣焉載之今夫性之盡善者莫有過於聖人也然則聖人之性非此心虛靈所具而爲七情所自發耶使衆此心虛靈所具而爲七情所自發則聖人之性亦不離乎

氣而已性至聖人而極聖人之性純不出乎氣
質況餘人乎所謂超然形氣之外復有所謂本
然之性者支離虛無之見與佛氏均也可乎哉
敢問何謂人性皆善曰善固性也惡亦人心所
出非有二本善者足以治世惡者足以亂聖人
懼世紀弛而或循其惡也乃取其性之足以治
世者而定之曰仁義中正而立教焉使天下後
世由是而行則為善畔於此則為惡出乎心而
發乎情其道一而已矣曰人之為惡者氣稟之
偏為之非本性也曰氣之駁濁固有之教與法

行亦可以善非定論也世有聰明和粹而為不
道者多矣曰此物欲蔽之爾曰請言其蔽曰人
心之欲奪乎道心之天也曰既謂之心則非自
外得者也以為由外而有之內外心跡判矣而
可乎夫善亦有所蔽者矣且夫君臣之義兄弟
之仁非人性之自然乎臣弒君弟殺兄非惡乎
湯武之於桀紂周公之於管蔡皆犯仁義而為
之逆湯武周公之心岌乎怛乎所終不忍以安
者不能無也而聖人終不以畔於仁義非之何
耶懼夫世之徇私心而害治矣是故以義制情

[illegible]道哉此而不通於治焉湯武周公[illegible]義自然
之性亦[illegible]遂矣豈惟是哉見孺子入井
必有怵惕之心此何心耶曰仁心之自然也曰
己之子與隣人之子入井怵惕將孰切曰切子
救將孰急曰急子曰不亦忘鄰人之子耶曰父
子之愛天性而鄰人緩也由是言之孺子怵惕
之仁亦蔽於父子之愛矣而人不以為惡何哉
以所蔽者聖人治世之道而不得以惡言之矣
較其蔽則一而已夫緣教以守道緣法以從善
而人心之欲不行者亦皆可以蔽論矣故曰仁

義中正聖人定之以立教持世而人生善惡之
性由之以準也

五行配四時辯

倉頡造書隷首造數容成造曆大撓作甲子相
成之道也故書以辯物數以衍曆曆以紀時甲
子名數無有窮已然亦偶爾定之非出考稽即
以當年為甲子歲仲冬為甲子月冬至為甲子
日夜半為甲子時爾由是以往歲月日時十百
千萬積而不紊此甲子本義也配以五行乃後
人附會之今之言甲乙者必曰實有木氣主之

此非也[illegible]之初轉之曰以其未始有之開運尚未有地安能有人孰爲傳之孰爲記之是初始之日不可稽矣偶然之論謂可以定造化耶或曰以今之曆推而知之亦非也天開地闢茫然無數縱能推之歸止於何所耶況曆元之度牛斗之變歲差遠矣後世之曆各自爲據以求合時爾古曆之法隨世亡矣安能筭而合之況文字未興天運無稽又安能推之今之言五行者必曰四時各主之亦非也春止爲木則水火土金之氣孰絶滅之乎秋止爲金則水火土木之氣孰留停之乎土惟旺於四季則餘月之氣孰把持而不使之運乎又安有今日爲木明日爲火又明日爲土爲金爲木乎秦漢以來鄙儒牽合附會之論類如此是故五運六壬財官星數太乙皇極之術興而世乃大惑矣夫人上智者寡中材者多孰能究其不然況窮通富貴壽夭之說又能以中鄙俗之心無怪乎日滋而不可除也故曰智者造迷愚者造信詭者成術鄙者成俗聖人純止之道荒矣

春秋周正辯

春秋書春王正月自漢以來儒者治經各持擬論孔安國曰周人建子不特改夏之時并與其月改之厥後鄭康成陳龍陳定宇史伯璿吳淵頴諸人皆從之所謂改月改時者也程伊川曰周正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厥後胡安國朱晦翁皆從之所謂改月不改時者也蔡九峯曰周人建子但以十月爲歲首其時與月皆仍夏舊厥後趙子常劉伯温周南阜諸人皆從之所謂時月皆不改者也至今學者各執其說紛然雖有歸定何也要之不詳於辯經參傳耳今以經論之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夫雪降於冬天道之常必八月爲異而後可書若夏正十月亦何必書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十月已雪矣隕霜安足異菽九月盡刈矣十月野安有菽必夏正八月爲災異而可書也僖三十三年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北方十月尚有草十二月野草盡枯矣隕霜何殺必夏正十月過暄而不殺可書也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夫冰必結於冬寒冬無冰時暄而寒令失職矣

故可書若夏正正月風解凍而氷泮天時自當
無氷亦何爲異况二月乎或謂正月當納氷於
凌陰故曰無氷然則二月無氷又何謂耶使納
氷之事當書必於鑿氷之時書之爲當言無氷
可取也何待於納而後書曰况正月既納二月安
得言無氷耶此爲周正二月無疑以傳論之昭
二十年春王正月己丑日南至僖五年春王正
月辛亥日南至夫日行南至當在夏正冬十一
月今言春正月則周正改月改時可知昭二十
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愼曰將水昭

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不克能無旱乎夏正五
月日至矣安得言過分言過分必二月無疑昭
二十九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傳曰日月
在辰尾夏正十月日躔尾箕之次十二月日躔
在女虛危安得言辰尾[illegible]乎經合乎周正之天
時傳出於魯邦之實錄尤可憑信如此况左氏
與仲尼相近較諸後儒世代懸遠言出揣摩何
啻霄壤而儒者往往舍此不論旁引他經以爲
證據亦何疎畧不思之甚哉由是言之春秋改
月改時乃爲至論諸儒之中當以孔安國爲正

以其符於三統合於經傳故耳胡氏以夏時冠
周正則冬春紊亂二正不倫謂之枉聖蔡氏周
時與月並仍夏正則春秋所書皆失時候謂之
戾經然則伊川假天時以立義非乎曰仲尼周
人也嘗曰吾從周矣故春秋之作直遵時王之
制書之何用假爲又何別有立義乎此皆不察
經傳之過也七月流火六月徂暑者周人之詩也
又何皆夏正乎曰改革正朔變易服色以新天
下三王立制各不相襲也故行之於朝廷則從
時王之制民間服習舊章亦有未盡變革者所

謂三正之通於民俗者是也春秋仲尼尊周之
書乃行諸朝廷之典安得不用周正又安得擅
易時制而用夏故論春秋者自當據經傳之實
不必泥引旁證以援非類斯聖人之旨自昭矣
以今相證如洪武正韻題奏　朝廷誰敢變易
而民間書札多用舊文可以推矣是故流火徂
暑自是詩人所取固不必例其與孟子七八月
之間旱曾子秋陽以暴之亦不必證其同斯善
治經學者矣然則行夏之時此又何耶曰三正
授民時正令善惟夏爲得故告爲邦當行夏之時

蓋不足於周正故也修經則遵王制立法則取善時斯仲尼之所以教萬世者並行而不相背矣

數辯

君子以數知天地之始終世以爲然吾以爲固焉天地開闢人物禪化久矣而不可追稽也何所適據而知之文字作而數有紀凡曆律之爲數死門塗耳非如揲著無定因變以爲數也者是故曆律之數據其跡而後施筭者跡焉無之數將安施耶是故跡者實之謂也筭者法之謂

也必有日月合璧五星連珠會於子辰而後可以定夜半之冬至焉必以候音爲宮管虛爲聲而後可以定九寸之黃鍾焉故合璧連珠交會於子音會于候聲合於管律曆之實也夜半冬至九寸黃鍾律曆之法也是故跡也者定也數之可據也無跡則無常無常則無着數烏得而施之又烏得而知之所謂巧曆莫知雨之滴者類是已以爲據干支上推於甲子耶大撓偶以名之偶以定之便於紀時耳非必有所依據也借曰有依據焉必日月初轉之日而後爲甲子耶也天之開尚未有地矣安[illegible]人之開未有矣孰從而傳以記之書契之前之日固不可得而知矣以爲本之十二辰之常而知之耶天地之運如環無端運周一元碻之轉獨不再始乎日周十二時天之運獨不再子乎一元之上安知其不有一元邪何所據而知堯舜爲會之午今爲未邪又何據而知一元即滅沒也哉推是心也索隱茫昧欺迷後學與夫談天之衍漫言六合之外者何以異是故愚者信之而行怪者嗜焉蕪蕪然日亂乎聖道也傳曰知而爲之是

不仁也不知而爲之是不智也其斯人之謂與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三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四

浚川王廷相著

雜著 考三首 解二首

律尺考

古人制尺以調律累黍以定尺然隨代變易訖無定準漢志云律本起於黃鍾之長以羊頭山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爲黃鍾之長蓋一黍約一分九十黍九寸律也此必上古以來有所傳授故歷代因之以定律尺之度周禮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又言桓圭九寸是周人以十寸爲尺矣故歷代以周尺爲古尺漢有劉歆銅斛尺蔡邕銅籥尺建武銅尺漢官尺魏杜夔尺晉田父玉尺梁表景尺晉始平古銅尺汲塚玉律尺錢樂之渾儀尺隋開皇水尺官尺後魏元延明尺梁劉曜土圭尺五代王朴律準尺宋和峴尺太府布帛尺李照尺胡瑗阮逸尺由是觀之尺隨代更律隨尺異雖有慕古之君出而正之終然不能歸一豈非神理難詮器數形拘耶按晉荀勗依周禮制尺謂之晉前尺與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祖

北之銅尺汲冢玉律尺其度皆合隋意以其與
周尺同因以校諸代之尺則又玉尺梁表尺加
㝡尺七釐漢官尺加㝡三分三釐始平銅尺杜
夔尺加㝡四分渾儀尺加㝡六分四釐蔡邕銅
籥尺加㝡一寸五分八釐元延明尺加㝡五分
八毫開皇水尺加㝡一寸八分六釐劉曜土圭
尺加㝡一寸五分夫史臣稱㝡拙者百代之法
術極精密及阮咸聽其所造之樂則又以鍾律
聲高樂音哀思爰得始平古銅尺果長㝡所造
四分是豈可以㝡所造獨是而諸代盡非乎宋

仁宗朝詔丁度　詳定鄧保信等所定律尺則
以和峴之景表尺為長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
長二分比景表尺短四分有奇胡阮保信及李
照所用太府寺布帛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不
可依用乃再造景表尺上之而高若訥卒用漢
錢尺依隋書定十五尺藏于太常寺夫宋祁以
胡瑗所造鍾律與古法相合隋唐以來諸儒皆
不及瑗而高若訥則以為不可依用然則鍾律
尺度之中將何所據而為定依乎夫器有形而
易拘者也聲無形而難調者也以為校黍則黍

有大小之異累有長廣之殊黍不可盡信矣以
為定於人之聲則喉有長短之不齊音有清濁
之各異聲不可以盡依矣故歷代以來尺之長
短杳無定準樂之高下茫無定聲擬議紛紛卒
莫能决如此嗟乎形質難均物情自然是以聖
人制度立法存其大槩要在聰明察之爾今之
制律者必曰累黍定尺固無恰好符契之妙若
曰棄黍為尺亦無持循默契之理予謂先守累
黍之法以為律尺大分資藉之地後參古人耳
聽心會之術以為考聲命尺之本庶幾所謂元

聲者必於此而得之不然止據區區累黍之法
以為定尺之要恐未免毫釐之差遂致千里之
謬矣又何望夫夔曠之閫域也哉

歲差考

歲差法堯時冬至躔在虛一度夏至在柳十四
度春分在昴十二度秋分在氐十度至唐開元
大衍曆冬至日躔在斗十度夏至在井十度春
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宋統元曆冬至
在斗二度夏至在井十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
分在軫七度此歷代之曆可驗者如此然雖有

求與天合文不得不然也漢自鄧平改曆之後洛下閎謂八百年後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大初曆已差五度而閎未究蓋古之為曆未知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日躔之宿一定而不移不知天日會道不得均齊餘分積久度數必爽今歲之日躔在冬至者視去歲冬至之躔常有不齊之分至晉虞喜始覺其差乃

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筭之約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大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約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甚密至唐僧一行乃以大衍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自唐以來曆家皆宗其法大衍法有云日日躔一歲行周天度未徧而日已至故每歲有不及之分約大一度為三千四十分計一歲不及之分三十有六大積而至於八十三年則差三千四十分為差一度矣然猶未也至元[illegible]

郭子敬筭之約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筭已往減一筭筭將來加一筭而歲差始為精密至今二百餘年臺官推演又多不合天道識者往往奏請再改曆元以正歲差嗟乎天動物也進退盈縮未免小有不齊一定之法不可拘也劉焯取虞何二家中數定以七十五年當時善矣至唐而復差僧一行定以八十三年時謂合天矣至宋元之交而復差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當時以為精矣至今又復有差然則一定之法顧可拘執也哉況法亦自有權宜者如定歲之

法四朞餘一日一日之數分於四朞則二至之定每疑於絲忽之間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定日之法一日變為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畫之前後以為朓朒故定朔每疑於一畫之間要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如日月交食之法時刻分秒最為精微及至半秒難分之處亦須酌量以[illegible]無[illegible]準焉夫至之[illegible]忽朔之一畫食之[illegible]

積之歲久則皆爲失不合原筭矣以天道不齊之動加以歲久必差之法欲守一定之筭夫安可得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此爲至當堯時冬至在虛於今豈可固執也哉

玄渾考

渾天之說何如曰合四圍上下周天之度而渾淪以論之也其狀何如曰天體正圓半在地上半在地下北極爲樞自東旋西也其體何如曰天之形遠不可測觀經星不動乃知有體耳先儒以爲積氣何也曰氣虛而浮浮則變動無常觀三垣十二舍河漢之象終古不移非有體質安能如是鄒萌記曰天確然在上有常安之形是也予亦以爲然何以運而不息曰動以氣機勢之不容自已也邵子天地自相依附之說非乎曰磑之轉於水機在外也匏之浮于水空在內也觀此則天之所依可知瓶倒于水而不沉甕浮于水而不墜內虛鼓之也觀此則地所附可知故曰天動於氣機地浮於竅虛諸書言六合道理之數然乎曰土圭表景之法近之蓋有所傳據者也古者土圭測日必置五表地中置

中表立八尺之木以夏至之日測之其景北一尺五寸與土圭相等謂之地中千里而南置南表表北得景一尺四寸其地於日爲近南而多暑千里而北置北表表北得景一尺六寸其地於日爲近北而多寒千里而東置東表晝漏未半日景已夕其地於日爲近東而多風千里而西置西表晝漏已半日未中央其地於日爲近西而多陰中表爲四方之則四表明中表之正由是天地之內四旁上下之道理四時風雨之和戾可得而推矣或曰地距千里恐寒暑未必遽爾頓異曰獨不見河朔相去江南特千餘里爾河朔之冬草木黃落而江南草卉凌冬猶青况千里而南豈不愈熱千里而北豈不愈寒當日南無景之區而其暑豈不愈熾陰山瀚海之涯而其寒豈不愈冽哉由是觀之愈西愈陰愈東愈風其理亦可推矣安謂其不然乎六合道里之數信乎曰自土圭之法測之則然天地之廣遠孰得而量之其法每地千里景差一寸陽城之景一尺五寸中也南至日南表下無景是日南去陽城一萬五千里矣立八十爲實表

是長數也表立十五爲法土圭之長數也以勾股筭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有奇此天頂至地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有奇即天徑之數也以周徑之法乘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有奇即周天之數也觀天周徑之數則地四方相距之數可推矣土圭之法周公以來相傳如此諸書論地遠至百萬大章竪亥所步多至億萬皆過日月之表荒忽怪誕不可據信也或曰北極天頂也中國在北極之南非天頂也曰是則然也周人以

日至之度筭天故不得不如是北極之上杳無所憑烏得據而施筭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其說然乎曰此不達天體高下黃道南北而爲是說也何以言之經星井鬼近極斗牛遠極此南北兩端日黃道必經之處日躔井鬼之次當天極高之體且於人近見日之度常多故晝晷長日躔斗牛之次當天最低之體且於人遠見日之度常少故晝晷短地在天內浮于水上冬夏之平猶一日也儒者不達乎此遂以日之修短以地之升降隱蔽而然誤矣正蒙曰陽日上地日

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自今觀之二氣之通塞皆日之進退主之日大火也故近極而暑遠極而寒寒則地氣閉塞而不達暑則地氣暢達而發育此一歲寒暑之所由也若如正蒙所言不惟寒暑不由於日而日之修短亦不由於天體之高下皆地之升降主之矣可乎地有四遊之說何如曰此緣地有升降相因而誤者也何以言之既曰日之修短由於地之升降矣而日之行道又有南北之殊不以地有四遊形之則與地有

升降爲日之修短未免相碍故以立夏爲南遊近日也立冬爲北遊遠日也今跡其說論之其曰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周公測日自陽城至日南一萬五千里而日在表下無景況三萬里其星辰河漢之位次寧不有大變移者乎而北極北斗天漢之位次其高下東西未嘗有一度之爽所謂四遊三萬里之說豈不謬乎鮑氏無以辯此遂謂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嗟乎傅會之甚乃至於此且夫天不見其體以星漢爲體今曰星辰與地皆四遊升降是

地在天內初未嘗動與天東遊過天三萬里之說豈不相背雖曰傅會以成昔人之論而實不自覺其非矣然則自漢以前以周髀論天何如曰周髀之法謂天如覆蓋以斗極爲蓋樞今之中國在樞之南天體中高四旁低下日月旁行繞之其光有限日近則明而爲晝日遠則暗而爲夜恒在天上未嘗入地但以人遠不見如入地耳蓋纍測景而進用之日久不同於祖術數雖在多有違失故史官不用遂失其傳其理實與渾天無異南史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一致是也惜乎今不見其術也

婦人拜解

禮疏曰婦人以肅拜爲正朱子語錄有問古者婦人以肅拜爲正何爲肅拜朱子曰兩膝齊跪手至地頭不下爲肅拜手拜亦然唐孔氏云肅拜如今婦人拜也今按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蓋肅拜者兩膝齊跪手不下地頭低俯而下至手也手拜者手至地而頭在手上也婚禮婦拜扱地即手拜也蓋婦人以肅拜爲常雖君賜亦止肅拜而受婚禮拜手扱地以其新婦初見舅姑盡禮也爲喪主敬凶事也故稽顙爲尸坐象尊者也故不手拜肅拜若如孔氏陳氏如今婦人不跪地而拜則尸坐字說不通矣古樂府詠婦人云伸腰拜跪亦謂其跪拜爾若爲喪主則當稽顙故不手拜此見肅拜者婦人之常禮而手拜稽顙非婚喪不行蓋其禮之變者爾婦人立拜男子長揖起於後世簡便之習非拜之正者居常相見爲禮亦可也若涉大禮仍當跪拜如北方士人家婦女拜不下手可也若如家禮男子跪拜婦人立地夾拜是尊女卑男剛柔倒置居然鬼方蠻徭之俗可耻甚矣司禮教者不可不辯

周禮九拜解

按大祝辯九𢷎音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七曰奇𢷎八曰褒拜九曰肅𢷎注以拜頭至地爲稽首拜頭叩地爲頓首拜頭至手爲空首今按荀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蓋謂兩手拱

至地如衡然故謂之衡下衡者首下手而稽留也故曰下衡曰稽首稽顙則首至地矣故曰至地曰稽顙是稽首者首下手而稽留也頓首者首頓于手而即起如叩物然也空首者手雖至地頭不至手但空其首而已也禮注似未盡振動注云戰慄變動之拜記疏曰謂敬懼故為振動蓋是感恩服罪倉卒致謝之狀鄭注謂王動色變為振動恐非吉拜凶拜皆喪拜也雜記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注曰拜而後稽顙為吉拜謂齊衰不杖期以下者言

稽顙而後拜為凶拜謂三年服者言是也奇讀為奇耦之奇謂一拜也如儀禮燕拜洗拜告旨拜執爵興不言再拜者及士見大夫於其入也一拜皆為臣者奠摯再拜主人答一拜之類皆奇拜也鄭氏曰褒讀為報報謂再拜也義未詳肅拜亦跪拜也手不至地頭不至手爾左傳郤至三肅使者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是也鄭注謂特撎非是蓋拜也者服也服而俛伏以致敬順也稽首頓首空首肅拜以淺深言者也振動者以形狀言者也吉凶者以節變言者也

吉褒者以數言者也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四

雜著　禮論八首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五

濬川王廷相著

雜著　禮論八首

立太祖

王者立太祖其義何如王子曰義有二跡其王業之所由基者而立之昭先德也無所藉基於祖而王業特起猶推立其祖者重本始也皆禮也曰六世之廟論親七世之廟以功德其所由來遠矣曰非是之謂也功業者雖帝王自爲之也帝王何所從而來哉謂非祖德可乎然則歷代之典何以明之曰商之祖契周之祖稷魏祖武帝晉祖宣帝唐祖景帝一道也漢初禮文疎陋廟制弗備雖太上皇猶祧之不足道也宋始僖祖而儒者屢有異議不達於本始之仁者矣然則郊配何如曰此不可以廟例者也廟在家主恩者也郊在天下主義者也天人之大義關焉天地之大禮存焉雖聖人之愛其親固不可得而私之也惟功德格天者可以奉配矣德下被於生民者居之則神不安祭[illegible]所宜配[illegible]之則天不饗[illegible]有[illegible]

以俟受命者焉

論天帝五帝附

郊祀明堂僃配其禮何謂也曰萬物本乎天而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反本也萬物成於歲而人成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報生也曰天曰帝其不同何謂也曰以形體則謂之天以主宰則謂之帝非有二者也思文郊后稷以配天也而曰帝命率育我將宗文王以配帝也而曰惟天其右之此有異乎哉明堂祀帝而五帝兼享何謂乎曰周禮掌次職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司服職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此五帝之所由肇也求其實即月令所謂春以太昊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五人帝是也鄭氏傅會讖諱而六天六帝之說興焉後世且信且疑而天帝五人帝五明堂配祀之論衍焉嗟乎上天下地一也故曰兩儀先王嚴其禋祀若萬物之父母也曰帝有五六孰見而傳之耶豈非怪誕所由作乎是鄭氏率以釋經而後儒附和之過也若曰天至尊也故有多名是妄而無稽若曰帝有五方當襲故事是陋而迷道聖君賢相必以誕黜之矣

天子廟制

天子宗廟之制何如王子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儒皆從之矣吳氏九廟之說何也曰此不可以定數論者也天子以肇基之主爲太祖親廟四遠廟二共七此常數也中有功德可宗者及其祧也別立一廟於昭穆之上宗而祀之百世不遷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也周之文武謂之九廟可也殷之三宗則十矣故九廟非定論也廟制止七兄弟相繼其昭穆當何如曰昭穆不可紊也故晉有懷惠同廟之議兄弟不相爲後也故唐有中宗別出之典同廟則瀆別出則遠皆非禮也蓋不達於禮之變者矣然禮疏云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僖閔不得爲父子同爲穆爾春秋傳以僖父閔是亂昭穆矣豈不誤哉由是言之廟之迭毀以代爲正雖數兄弟纔一世也必祖遷於上而後宗序於下使昭穆不紊其別而迭毀必俟其祖斯幾於

禮矣如廟之有限何曰父子相繼正廟七世常數也兄弟相繼一世而二廟者變數也拘於數者不達於禮之變者也古亦有之商自成湯至於帝乙父子兄弟合十二主而正代惟六六代尚未有祧矣其十二帝必各有廟以奉其主而曰止於七廟則祖父之廟久矣祧毀而不祀矣曾謂有是乎故世爲昭穆據父子之正而言也兄弟雖數君昭穆祧毀則同不得以世數之矣故曰父子相繼正廟七世者常數也兄弟相繼一世而二廟者變數也拘於數者不達於禮之

變者也然則何以制廟兄昭矣弟昭之左雖數兄弟以序而東也兄穆矣弟穆之右雖數兄弟以次而西也曰叔繼姪祖繼孫當何如曰繼統先後有君臣之分焉不得以親害之害之則僭之躋閔矣可乎哉故在昭雖叔也祖也以次而東在穆則以次而西祧則視其親盡禮也

漢哀追尊恭皇論上

漢哀追尊定陶恭王禮乎王子曰禮也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獨不祀禮乎曰此師丹之所以非哀由也蓋舉其一而廢其二者非

違道也禮亦有之[illegible]不後過乎不後使不得已而承大宗將與棄其親乎恭王一子入繼則定陶之嗣斬矣雖以楚王孫景以承定陶終於一子不後之義有乖丹也孰爲之子之說而不論乎一子不後之禮是以禮之變者處哀帝而以禮之常者處恭王而曰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可乎不可乎夫祖宗之統父子之親其輕重均也就祖宗之緒而爲父子之親是陷於一偏而利天下矣孟子稱舜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是仁人之心獨知有

親而不知有物矣哀帝於此不亦惻惻乎尊皇立廟勢不能已也非勢不能已也天性之不能已也嗟乎三代天子之禮湮其籍久矣禮以義起以情制後世之事諸儒之論不可以盡準也夫諸侯入承大統者有三義焉有繼體者有繼統者有繼興者宋英宗仁宗已親育之如子焉比之曰繼體漢宣帝以母后大臣之議帝崩之久而後立之是以祖宗之統不可不傳求賢而置之者也是與繼統光武國祀已絕崛起民間以返[illegible]曰繼興[illegible]宗繼體[illegible]有餘子以

嗣其父尊之而祀於國可也宣帝繼統非武昭
授之雖能考乎親而不知尊則失之疎光武無
所籍於先君者宜祖高帝建四親廟而追尊乎
祖考矣乃假宣元而奉之雖考南頓而不帝則
失之繆由是言之一子不後哀與宣同追而尊
之夫豈不宜故曰禮也曰何以稱謚曰恭皇帝
恭皇后盡之矣去其定陶可也言大號不可以
小冠也曰何以祀曰定陶無餘子矣别廟於京
師而帝祭之不干乎祖宗之昭穆亦禮也不然
恭王之祀斬矣而可乎此以禮之變者處之庶

於一子不後之義不爽而天性之親不至棄絕
實萬世禮義之大防也情乎丹也不足以知之
傳曰禮定於人情之所安義起於人事之未有
苟情之不安於常禮者皆可以稱情而制之也
故曰禮以義起以情制而後世之事諸儒之論
不可以盡準也

漢哀追尊恭皇論下

或問王子曰子以哀帝考恭王而不當為成帝
後何也曰禮以義起要之人情之安而已後則
恭王之嗣絕矣傷倫害義不可以訓也况兄終
弟及三代達禮弟亡則伯終姪及倫序之次也
謂之繼統可也為後不可也然則成帝之嗣不
幾於絕乎曰兄弟之近皆祖之正脉也兄弟之
子猶子也以絕者視之若有間矣以祖視之皆
一脉之傳矣况承位則統不絕承廟則祀不絕
比之一子為人後而突然絕其父嗣者其相去
輕重之差豈止鈞兩而已哉故曰繼統可也為
後不可也曰天子之禮與臣民殊故大統為重
而父子可略也曰此豈君子之言哉王者所以
風化天下者也身教以道而天下尚有畔於倫

義之夫身率以孝而天下猶有棄其親長之人
况背於道義而欲正人者乎今有一臣焉於其
父乃孫子也恐舍其父之貧而出繼於伯叔之
大家其與諸侯絕父而繼大統也何殊斯人也
忘親而利己也較然矣鄉黨必詈之朝廷之上
必懲之孰曰不可者在臣子則咻以為非在朝
廷則安以為是又豈公天下之論哉曰假宗人
以相繼或俟支子之生無乃不可乎曰已反棄
之而使他人攝之因心之愛終喪矣胥庶非可
期蒸嘗非可待而霜露之感亦忍矣故曰繼統

可也爲後不可也然則後支子何如曰喪服傳
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是於本生父母無絶
道也何也所後者於本生父母有大小功緦麻
焉有五服之外焉而服必斷以期者是非計所
後者之親疎而爲服紀也使卽以伯叔族人例
之豈聖人制禮之義哉故稱本生父母禮也然
則尊而祀之何如曰子不可以臣父國有適子
祭統之所屬尊崇之而祀之國不干乎大統之
祭禮也曰既後之而復尊之不幾於二本乎曰
非是之謂也所後者稱曰父母喪以三年義權

有所奪也所生者稱曰本生父母喪以期天性
不可泯也曾是以爲二本乎

大宗小宗圖說

宗法有禮記大傳篇可考自漢以來儒者論釋
紛如聚訟今按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
宗之條蓋謂卿大夫始有爵者之制或諸侯適
子之弟別於正適如魯公子季友是也或異姓
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如陳敬仲于
齊是也或庶姓起於是邦爲卿大夫別於不仕
者如晉六卿是也皆得稱別子爲祖者始受爵
秩與後世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者別子之適子
繼別子爲族人之宗是爲大宗世世適長子合
族共宗之所謂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不
得以禰別子故以其長子繼已爲小宗而自別
爲禰其同父之兄弟共宗之二世之適子同堂
兄弟亦共宗之三世之適子再從兄弟亦共宗
之四世之適子三從兄弟亦共宗之故曰小宗
有四至于五世四從兄弟視小宗之高祖爲高
祖兄弟而無服矣故不復宗五世之適子而復
自別爲禰其同父之兄弟共宗之而復爲小宗

之始矣蓋小宗五世之適子則以父之曾祖爲
高祖而四從兄弟亦以已父之曾祖爲高祖矣
適子固不得以彼無服之祖奉祀而四從兄弟
亦豈得以宗子無服之祖而奉之哉是謂繼禰
者爲小宗大抵小宗雖云有四祖父子孫死生
相繼其實一宗而已家禮舊圖謂族人一身事
五宗無大宗則事四小宗是一時即有此四宗
矣似於宗法有所不合丘氏新製圖亦不過舊
圖遺義而但去其諸侯己身二條爾其於小宗
皆立四項使學者見之不可卒解未有不惑於

以一身一時而事四宗者矣今擬大宗作一條小宗亦只作一條而使學者易解大宗以祖爲自出小宗以禰爲自出祖禰者父子之別也嗟乎宗法者治世之要道也尊祖於上所以合族于下尊祖則孝忠永矣合族則悌義厚矣先王所以收人心之渙散合天下之仁義莫妙於是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之謂矣周衰禮廢宗法不行君上訓亡下民俗薄至有五服未盡而視如路人昭穆未毀而不知名姓又何以養其仁愛之心而祛其凌犯之惡乎欲復先王之教使天下秩然順治切不可不加之慮也

今擬大宗小宗圖

祖 別子大宗
別子之適長子繼別子爲大宗百世不遷

禰 別子之庶子

小宗 禰之長子 二世

三世

四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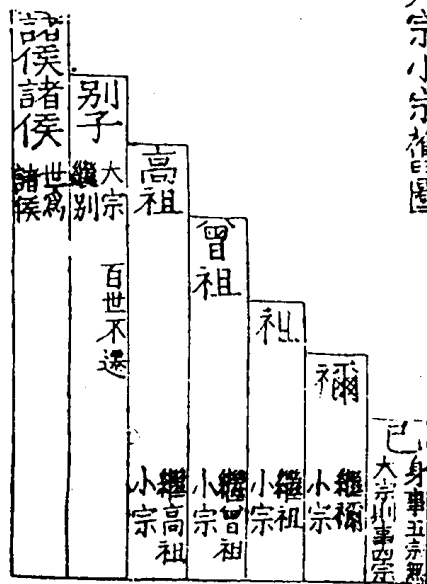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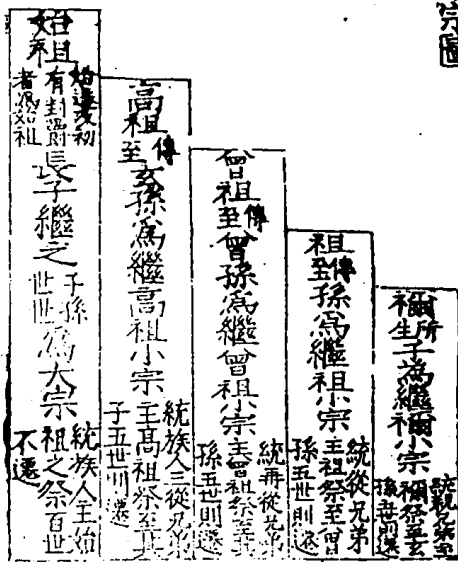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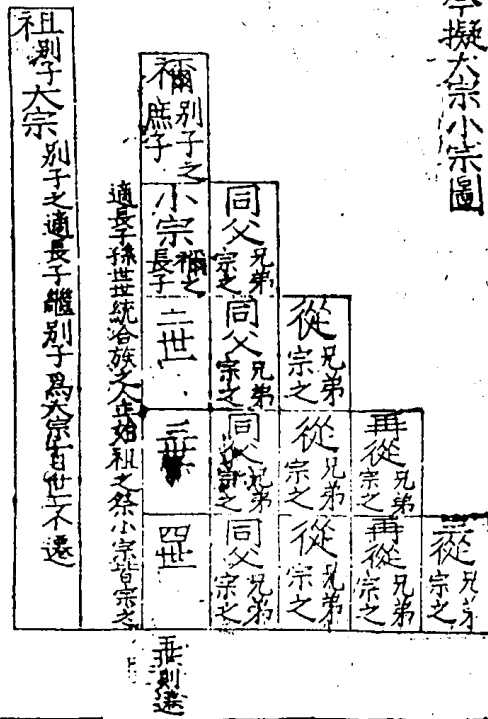
五世則遷

適長子孫世世統治族人奉始祖之祭小宗皆宗之

同父 兄弟宗之
同父 兄弟宗之
同父 兄弟宗之

從 兄弟宗之
從 兄弟宗之
從 兄弟宗之

再從 兄弟宗之
再從 兄弟宗之

三從 兄弟宗之

祠廟神位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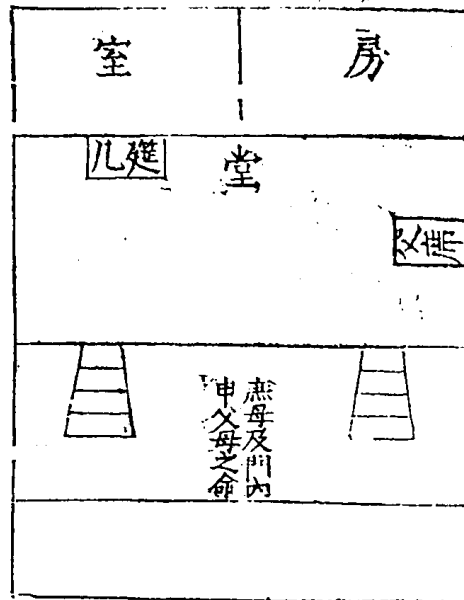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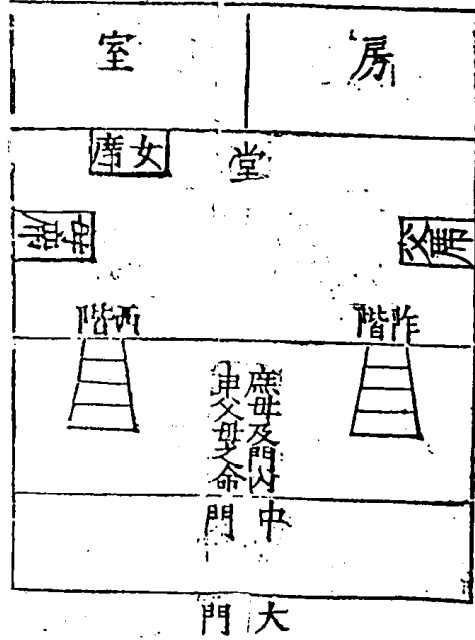
家禮祠廟神位何以高曾祖考自西而東曰神道尚右漢儒之臆說也非古昔之禮制如此矣何以言之古者廟制大夫士東房西室見於儀禮者可考其廟皆有堂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謂之棟次棟之架謂之楣楣前之架謂之庪今之接簷也棟後楣之下爲壁而開戶牖爲房室戶在東近房牖在西直室戶牖之間謂之扆乃堂之正中尊者所處所謂客位是也戶既偏東則室最深隱故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是以寢廟以室爲主而神坐東向祭者西向以從事由其事勢不得不然尒後世之廟旣無房室之制皆南向中門如古之堂焉若如家禮高曾祖考之位以次自西而東不惟與古人神坐東向之禮不合且於今之廟制無所取義豈事體之所宜乎曰禘祫以西爲上獨不可擬乎曰此祠廟之常祭也與祫異者也古者昭穆各自爲廟故四時之祭各伸其尊及其祫祭於太祖之廟太祖正位東嚮太祖之下祧主存主以世而序以西爲上坐北

面南爲昭坐南面北爲穆統於始祖而左右布列禮之變義也今也制非古室祭非合祖徒爾以西爲上於義安在况生時所處燕賓客奉親長訓子姓莫不於中堂焉取正而居之沒乃偏於室之一隅而祭之又豈事死如事生之義哉徒泥夫古人神道尚右之說而不達夫因時制宜之義皆信古不通之過也今士庶之家宜遵本朝集禮圖制爲準高祖曾祖分中祖任高東考在曾西各爲龕室隔別其位庶於今之祠廟事體不至乖爽而家禮不必深泥亦無不可者矣

奠鴈醴女位次圖說

婚禮醮女奠鴈位次儀禮亦不明著今以文義度之畧有可證按禮云至於門外謂婿至婦家大門外時也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謂女父之筵在戶之西直堂中也女次純衣纁袡立於房中南面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纈黼在其後此謂女須父母醴時尚在房中也父醴女而俟迎者毋南面於房外女出於母左西面此蓋謂醴女時也釋宮曰房戶之西曰房外謂正當房之南壁也謂房戶非室之戶矣母在房外南面則父醴當在戶西南面所謂主人筵於戶西乃父之位也父母南向則女西向而醴之宜矣及觀母戒女於西階之上庶母申戒於門內之文似是婿奠鴈降出父從降自西階之時蓋主人迎婿入升自東階西面婿執鴈升自西階中堂當楣北面奠鴈主人似在當楣稍東楹之外此時母仍當在房外女在母左西面姆在女右西面女從皆在女後西面如醴時也婿既奠鴈降出女即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蓋主人於醴女之時已送女而命之矣

故止於堂上不降送母仍送至西階施衿結帨以戒之故曰母戒諸西階之上母詣西階而止庶母猶送至中門故曰庶母及門內施鞶申父母之命若如舊圖父席此乃奠鴈西向待婿之席未見有異於儀禮至於新圖乃因舊圖父席在東遂將母席居西而女反在戶西之筵南向全與儀禮相悖其父母等戒命又於醴女之時俱行似與儀禮母送至西階而戒庶母及門而戒尊卑等差節文之宜亦逈然不同矣惟我

朝婚禮醮子醮女奠鴈登車諸圖最爲明備乃去家禮父東母西女南等制而一本諸時宜似於儀禮有所發明誠爲萬世之準繩也今並圖出

家禮婚禮圖

房 室

堂 筵几 父席

庶母及門內
申父母之命

丘氏婚禮圖

房 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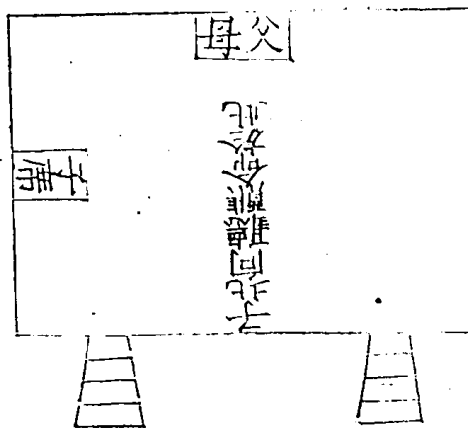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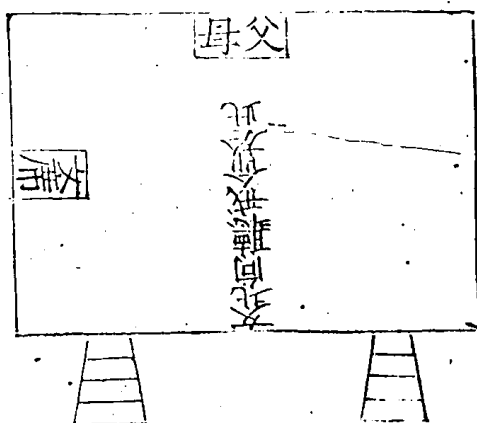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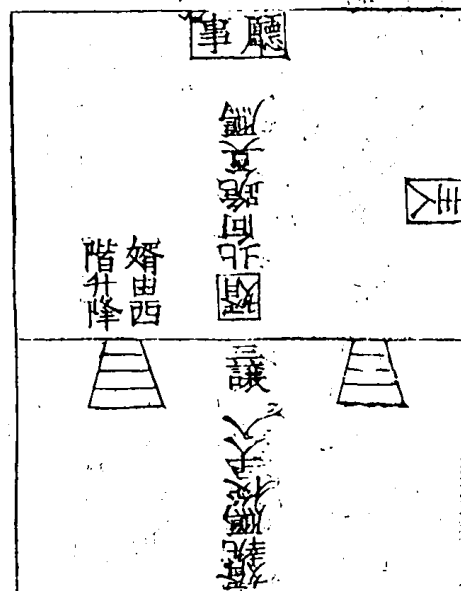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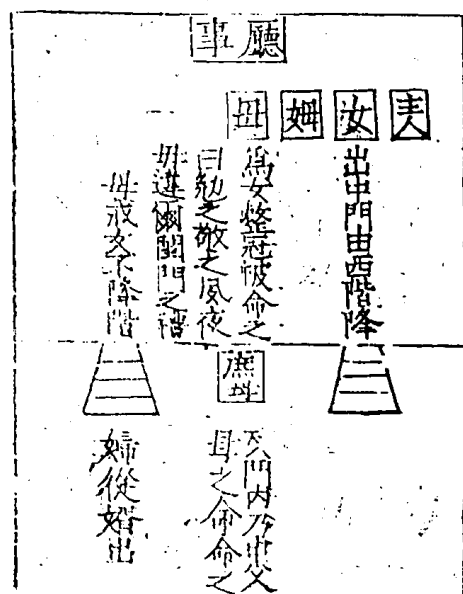
堂 女席 母席 父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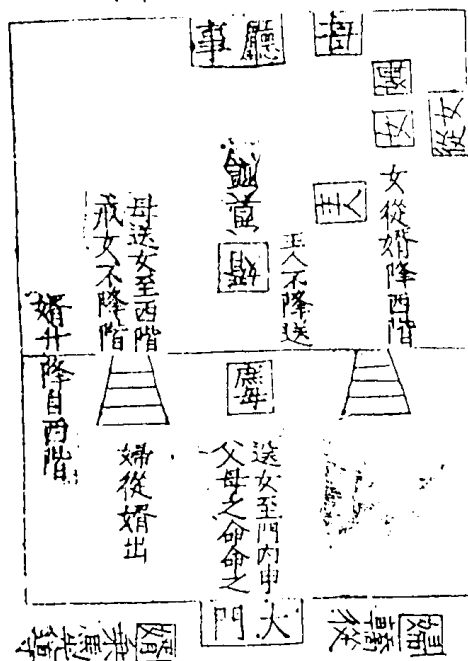
西階 阼階

庶母及門內
申父母之命

中門

大門

國朝昏禮醮子醮女及奠鴈與家禮不同乃合古禮並圖於後

父母盛服就坐子再拜興就席立贊者取盞斟酒執之詣子子北向跪受盞祭酒啐酒興授贊者盞又再拜詣父母座前跪父母隨意致戒辭畢子俯伏興出或用舊辭命之亦可

女盛飾姆相之立於室外父母坐於正堂姆導女於父母前各四拜女即席贊者斟酒詣女北向跪受盞禮如醮子畢于父母前各四拜父母隨意致戒[illegible]辭命之次辭諸尊長以俟或用舊辭父送至[illegible]命之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六目録

雜著　喪禮論一十七首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六

浚川王廷相著

雜著　喪禮論十七首

並喪

並有父母之喪如之何曰記有之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曰今也同也同葬而並奠同虞而並祔也何如曰父母之親同也今之法制服斬同也無厭也葬奠虞祔皆反乎古同服而稱情簡易而便事亦猶夫行古之道也喪有先後何如曰父已葬而有母之喪則服

母之服既虞也反服父之服既練也則服母之服不以輕摻重也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母服母先而父後也亦如之曰祖父之喪將練而父亡何如曰持重於祖兼主於父禮也練祥禫祭也服其除服卒事反父服曰父喪未終而祖父沒何如曰嫡孫爲父後者承重禮也父雖練也猶服其承服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承服諸父昆弟之亡也當其父母之喪則何如曰其初喪也服諸父昆弟之服返而其次也反喪服其除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外親之喪亦如之有所後父之喪而本生父母亡如之何曰已殯則服其服而往哭之襲而歸反喪服已葬則俟其殯而歸反喪服上余受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曰不亦輕本生乎曰禮有所重斬不可以雜次也

改葬　脩墓附

庾亮何充改葬服衰禮乎曰斯禮之過也儀禮喪服傳曰改葬緦戴氏曰緦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爲父妻妾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後也非是親也皆弔服而加麻鄭氏云必終三月而除何也

曰王肅有云道有遠近或有艱故使三月之外尚未集事遽可除乎葬畢而除不限三月宜也曰不亦輕服而臨至親乎曰非是之謂也斬衰既葬則布同於齊衰既練則同大功故曰功衰大祥之後縞冠麻衣即如緦麻矣服變之漸也改葬緦者以不可以吉服從事也故服緦以從已變之服爾春秋穀梁傳曰改葬緦舉下緬也緦五服之最下者也緬遠也曰以其遠故舉其輕服也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而除不然無服送至親也

非父母無服則不服而加麻由是言之反重服限三月者皆禮之過者也從事以緦畢事而除禮也曰父母之墓崩毀或盜發露柩體脩之宜何服曰此痛之甚者也可無制服以臨之乎禮無正文以義而起亦可也改葬禮緦其服雖輕而用情甚重脩墓更葬其事體均制緦禮也

叔嫂服

檀弓曰叔嫂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自唐以來皆爲之制小功矣而吳氏復非之然耶曰此解經之蔽也緣情飾服以義制禮古今一道也

先王制禮豈無不盡者乎古經闕世豈無舛遺者乎而膠柱以持論未有不疎於義而乖於情者矣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嫂可以爲位而哭謂推而遠之乎謂避嫌疑乎不然是子思之犯禮矣推此義也雖制服亦可也唐魏氏徵議曰禮繼父同居者爲之服未嘗同居則不爲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不相爲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非有骨肉之親止以同爨之故爲之制服耳今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語生而共居愛同骨肉死則推遠乃同路人稱情立文其義安在議請小功五月制報可程子亦曰古者叔嫂無服只爲無屬今之有報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雖然此自同居之義論之也婦人從夫而有從服兄與弟相服矣從夫而相爲昆弟之服昆弟亦報之服其大義自正固執於推遠之說者解經之蔽也

喪中祭

三年之喪祭乎曰記有之喪三年不祭惟祭天

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故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三年之喪不祭於廟禮也然則時祭遂不舉乎曰大夫以下可以宗人攝之也天子諸侯之喪其臣皆衰服三年雖欲攝誰爲攝吉凶異道不得以相干也曰後世王者喪以日而除祭不亦可乎曰既吉矣雖祭亦可也曰攝之何如曰大夫士未葬五服無除者故祭可廢也既葬則緦麻可攝矣既練則大小功可攝矣既祥則期可攝矣宗子非喪主除服而祭常道也喪主非宗子恃喪而不與於祭禮也曰杜預以衰

服祀於几筵墨衰祀於宗廟不可乎墨衰非禮
也不如攝也
服官政 奪喪祔
三年之喪可以服官政乎曰記有之父母之喪
三年不從政齊衰之喪三月不從政又曰三年
之喪祥而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
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禮也
大君子之居喪也衰麻之衣不釋於身也哭泣
之聲不絶於口也居廬寢苫不離於殯宮也練
而堊室不與人坐也非時見乎母也不入中門

也故聖王體人臣之情容其自盡也故禮曰君
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者此之謂也曰金
革之事無辟焉者何也曰國難危急不可以有
家也才可以紓國難者雖私喪不得以辭避也
事之變也道之權也事平而反喪禮也非國難
而從事者皆急於仕進者也故孔子曰今以三
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葬北首 合葬嫁殤招葬祔
柩在殯則南首至葬則北首何也曰檀弓云葬
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若曰人

道尚昭明殯仍南首者孝子猶若親之生不忍
以神待之也鬼神尚幽暗故葬於國北北首往
詣幽冥之道也今之居室塋域未必南向何如
曰殯權道也隨其居室可也葬則必以正向如
向陽負陰正南北之位 禮也觀於古人之墓無
偏向者可知矣後世有之者惑於風水之徒也
男女之合葬者何也曰禮也記曰合葬非古也
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故曰禮也古者異棺而
椁今也葬以灰爲異椁而同穴可也有離之者
何也力之不能祔者變也男女之位次何也曰

葬以北首男東女西禮也觀於國葬之昭穆可
知也謂地道以右爲尊者非君子之言也嫁殤
而遷葬者何也曰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同之在
男比之苟合在女比之私奔是亦亂人倫矣冠
亂而失其體招魂葬何也曰葬所以藏其體
也斂衣冠而招魂不亦作虛乎閉精靈於沉冥
之域不幾於失鬼神之性情乎二者皆犯於禮
者也
遷廟 復寢祔
三喪禮卒哭明日而祔祔者祔於祖也以未忍

□故祔食於祖與□而後遷廟禮也鄭氏練而
□期儀禮而遷開元禮禫而遷其不同何也王
子曰禮無明訓儒者各以己意斷之矣然則今
也宜何從諸曰張子有云君薨三年喪畢吉禘
然後因其祫祭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入于廟
鄭氏練而遷喪事方中書儀祥而遷似亦尚早
不若開元禮禫祭既畢遂行祧遷之禮主人既
已從吉祧主安於別室新主亦正其位乃於情
禮宛轉不遽是故三年除喪而後遷亦以體新
主不忍遽祧祖考之孝也曰鄭氏云凡祔已即

更復於寢何如曰古禮一祔于廟更不復寢觀
戴記諸侯遷廟則知之矣其曰出廟門至於新
廟是自所祔之廟而至新廟非自殯宮來明矣
其曰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奉衣服
者至碑君與有司皆從惟廟中堂下有碑則主
由祔廟而出明矣其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
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從敢告則爲禰廟始遷之
禮明矣是則主祔于祖不復出居殯宮其昭昭
如此鄭氏謂祔已復寢不知何據呂氏曰禮之
祔祭各以其昭穆之班祔于其祖主人未除喪

神主未遷於新廟以其主祔藏於祖廟有祭即
而祭之故謂之祔左氏傳云君薨祔而作主特
祀于主蒸嘗于廟周人未葬奠于殯虞則立尸
而有几筵卒哭而祔始作主既祔之後有練有
祥有禫皆特祀其主於祔之廟至除喪然後主
遷于新廟以時而蒸嘗焉由戴氏呂氏之言觀
之則既祔不復寢也明矣然則今也宜何如曰
既祔而主常居廟不復奉返于寢遇練祥禫祭
出而祀于寢必俟合祭而後遷禮也

過期葬 速葬祔

有故過期而葬者其禮何如曰未葬不可受服
斬衰之喪周而葬者則以葬之次月小祥其大
祥仍依再周之禮禫亦如之再周而後葬者則
以葬之次月練之又次月爲大祥終月而禫即
吉矣速葬者何如也曰葬之日卽虞三月而後
卒哭哀不可遽殺也祥禫皆如其期焉久而不
葬者何如也曰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
喪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爲尸柩
尚存主喪者雖三年之外不得祥除其旁親雖
不得變葛皆以麻終其月數而除之至葬則仍

服其服虞則除之其既葬也何以除曰記亦言之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謂未葬其親雖當練祥之月不可除服必待葬畢而後除之然其除也又有漸焉必再祭而後除不可同時也故葬而虞卒哭而祔次月而練次月而祥再次月而禫可也

居喪見人弔人食人遺人

居喪見人乎曰記有之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贄惟父母之喪不避涕泣而見人將弔人乎曰記亦有之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將遺人乎曰記亦有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將食于人乎曰記亦有之有服人召之食弗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曰父母之喪四者皆不行焉古之道也敢問今之人宜何如曰禮者以情制者也使宜於人情焉亦猶夫行古之道也是故士之居於鄉也事有必見人者况庶民乎既葬焉不得已而有為

雖見人可也見人而人食之雖食亦可也非以其召而食之也三年之內曾幾之必請見人而人食之乎則夫食於人者亦寡矣非有事焉其黨亦不得過而食之也禮有往來人情之相望也久矣不可以徒受也若曰答其禮也既葬而遺人亦可也父母之喪既葬焉五服之喪服其服而往哭之權也夫人死也去而不可返之道也果吾之舊與友焉既葬而往哭之可也因以弔其孤亦可也

貧葬 火柩祔

貧不能營葬具何如曰衣衾棺槨切於身者也苟貧也餘不必具可也其甚也衣衾周體有棺而無槨亦可也子游問喪具夫子曰有無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謂之禮沒於遠方何如曰力能歸其柩正丘首而葬之禮也不能反其柩旅葬其地亦禮也曰世有火其柩而歸其燼者何如曰斯悖謬之大者也且夫發其親之

肌體故斂而藏之焚之是戕其親矣何忍乎斯
悖謬之大者也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即葬
於瀛博之間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無
不之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必也不能歸葬如季子之葬其子亦可也不猶
逾於焚之哉

喪未斂服

喪禮初終至成服三日之內其服何如王子曰
崔氏云凡親死將三年者皆去冠而笄纚如故
著十五升白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而哭婦

人去笄而纚如故不徒跣不扱衽亦著白布深
衣齊衰以下男子著素冠婦人骨笄而纚皆吉
屨無絇其服皆白布深衣此未小斂時所服也
小斂畢斬衰男子以麻括髮女子以麻爲髽齊
衰男子於主人括髮之時皆去冠纚（以布爲免）
婦人皆去笄纚（以布爲髽）大功以下男子皆免
而婦人不髽（但素笄耳）其服自斂畢至成服皆
白布深衣不改此小斂以後成服以前之服也
曰古人之爲服既聞命矣敢問今之服宜何如
曰古今冠服異宜用其意可也其未斂也男子

去冠巾婦人去假髻然喪不可無飾也仍各以
白布一幅裹其首（漢時裹巾帕頭之制）其既小
斂也男子則去布以麻繩括其髮仍戴白布巾
[illegible]環絰於其上腰絰散垂其末而加絞帶婦
人亦去布以麻繩纏其髮爲髽齊衰男女免而
髽大功以下免而素笄皆如其制可也今之白
布長衫衣與裳連古深衣之變也男子初喪至
成服不改可也婦人白布衫裙不改亦可也

居喪服食起[illegible]

三年之喪以漸而殺者也其在衣服何如曰禮

有之矣斬衰裳苴絰絞帶冠繩纓菅屨苴杖疏
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布帶疏屨削杖此既殯
之成服也三月而卒哭斬衰受以成布六升冠
七升疏衰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冠布纓麤屨
內納絰帶去麻服葛期而小祥以七升布爲衰
裳去負版衰辟領練冠素纓中衣黃裏縓緣除
首絰繩屨無絇要葛不除又期而大祥去腰絰
除杖麻屨無絇祭用朝服練冠中衣素緣祭訖
更首著練冠素纓身著十五升麻布深衣中月
而禫祭以玄衣黃裳祭訖服朝服以黑[illegible]冠禫

爲冠練纓縞緫紕緣中衣古屨無絇葦帶得佩紛帨之屬如平時其衰服之變如此也其在飲食何如曰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始食菜果有鹽酪及素食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其飲食之變如此也其在居處何如曰父母之喪既殯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脫絰帶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其居處之變如此也曰古人喪禮之變如此今之人宜何如曰古今異宜存乎今之法制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喪之禮所以飾哀也務盡其實而不周於文焉亦庶幾矣衰練之服雖不能備而縞冠麻衣絰帶終制一日不可墨其衰酒脯菜果藉以養生雖不能盡如其節而賓客燕樂不可一與其席室廬中外雖不能使其居臥而房帷之御不可一入如此雖不能周於文焉亦庶幾乎喪之大節也

喪服諸制

儀禮小斂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於房婦人髽於室括髮免髽之制何如曰斬衰男子去冠纚露紒以麻繩自項後交於額前却繞於髻曰括髮女子去笄纚露紒亦以麻繩自項後交於額前却繞於髻曰髽齊衰以下男女既去冠笄首不可無喪飾也故男子以布廣寸亦自項後交於額前却繞於髻而爲免女子以布爲髽如之曰廣寸不亦大狹乎曰此鄭氏之臆度也今以布一幅摺之而裹於首自前向後而復繞於髻亦可也然則禿者不免何謂也曰免之制繞於髮而項無飾禿者則露其頂矣故不免不免則不括髮可推矣然則三者不近於相類乎曰括髮免髽皆髮居內而以麻與布表之其制一也在男女則異其名耳男主外故以外物爲稱曰括髮曰免若曰自其麻與布言之也女主內故以內物爲稱曰髽若曰自其髮言之也然究其制則一也曰麻髮相半合結非乎曰此杜預之論也後世被髮之誤自此始也非古也喪笄去纚以總何謂也曰總所以束髮出於紒後垂之爲飾者謂之總者既束其末又束其本也總有

組有錦有布吉凶之制異也吉總長尺二寸衰總長六寸齊衰總長八寸謂以總束髮垂其餘於後者或六寸八寸二寸耳纚何謂也纚所以韜髮鄭氏云今之幘梁也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寸蓋櫛以理髮而後施纚以纚爲紒而後施笄笄而後總以束之也惡笄用竹與榛何謂也曰竹與榛非美飾也記曰女子子適人爲父母婦爲舅姑皆以惡笄鄭氏云用榛爲之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云蓋用榛以爲笄是也吉時大夫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夫人用玉

喪笄惟竹與榛二者而已喪服傳曰吉笄長尺二寸箭笄長尺箭笄斬衰笄長尺其餘一尺可知矣

魂帛

書儀未葬而以魂帛依神何謂也曰此鄭氏之說而溫公因之也鄭以天子諸侯有木主大夫士無木主故引曾子問王命之義疑以爲可用幣今考之記蓋謂天子諸侯傳繼未及六世無毁廟之主在廟之主又不可以行故將行師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之廟載之以行如受祖禰之命以出也故孔子曰主命令大夫士之主將以依神乎抑將以象受命乎其不相類也甚矣安可以幣代况幣置於廟則祖禰無別考妣不分參之事體亦非盡善故鄭氏雖取之而終不敢自決猶云乎以疑之矣大抵有廟卽有主上下之達禮也所謂諸侯出疆大夫出聘他國皆載毁廟之主而行是也士喪禮未有作主之文而鄭氏遂以大夫士無主因而疑其用幣此大不然矣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蓋言重設於始死之[illegible]於既虞之後雖

非主而有主之道故主未作刊木爲重以依神而幣之出於主命者不用亦可也

衰制

五服衰裳制度何如曰鄭賈注疏多誤而後儒因之可惜也嘗試參諸儒之說而正之矣按儀禮喪服傳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今解之曰在上曰衰在下曰裳削猶殺也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內殺其幅稍有飾也袧者辟兩側空中央也總五服之衰裳而言也外殺者縫之邊幅向外也內殺者縫之邊幅向內也幅三袧

者據裳而言也爲裳之法每幅皆三辟積古布幅之廣二尺二寸七幅共布十五尺四寸若不辟積以狹之安得束身然腰之廣狹任人身體巨細故裥之辟積不言寸數多少但每幅以三裥爲限耳經曰若齊裳內衰外令解之曰齊緝也五服之衰一斬四緝凡緝裳者向內展而緝之緝衰者向外展而緝之凡齊舉衣裳之邊際而言也經曰負廣出於適寸令解之曰以布一方置於背上畔縫著領下畔垂放之以其在背上故謂之負辟領謂之適負橫出於辟領左右

各一寸經曰適博四寸出於衰令解之曰辟領向外謂之適左右各廣四寸反摺向外卽令之開肩窩餘布不縫於領中而摺之於外也衰博四寸當心辟領左右各四寸則當中闊八寸矣皆反摺向外則出於衰外左右各六寸矣經曰衰長六寸博四寸令解之曰以布長六寸博四寸綴於衣外衿之上故廣袤當心也經曰衣帶下尺鄭氏注曰謂衣腰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賈氏疏曰此謂帶衣之帶非大帶革帶之帶下尺者據上下闊一尺足以掩裳上際也後儒遂

於衣下施腰取布半幅橫綴於身下謂之衣帶其謬妄無據不成法製殊爲可鄙近世四明黃氏五衰圖論曰經謂衣帶下尺者言衣隨人身長短於束帶下再長一尺可掩裳際也令解之曰此盖舉上衣之度而言也人身有長短不可槩以尺寸計之止於束帶之處其下仍長一尺爲度耳非如此不足以掩裳際黃氏之論得之經曰衽二尺有五寸鄭氏注曰衽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賈氏疏曰掩裳際對上腰而言此則掩裳兩廂

下際不合處也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爲正方不破之一尺之下從一畔旁入六寸橫斷亦留下一尺正方是用布三尺五寸得衽二條各二尺五寸然後兩旁各綴於衣垂之向下以掩裳際嗟乎其謬誤之大莫甚於此近世丘氏有云注疏有綴衰於外衿之上之文旣曰有外衿則必有內衿矣今之衰衣之制止有衣身而繫帶於兩旁如世俗所謂對衿衣者衣著之際遂使衰不常心殊失古制今擬[illegible]帶[illegible]際以外衿[illegible]服之[illegible]

心矣丘氏雖有是論然不知以衿施於袷下續
於衣正幅之旁雖欲以外衿掩內然領止於領
下安得斜掩於脇亦不通之論也惟西明黄氏
論云衽二尺五寸言用布一幅長二尺五寸斜
尖裁爲燕尾狀施於領下作內外衿乃爲得之
蓋衣必有衿而後可以掩其胸體若如鄭賈之
說是衣皆無衽如對衿比甲之制矣當心正中
其膚體必是暴露豈事理之順適聖人制衣之
善哉今按戴氏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若在裳
之兩旁安謂之上大記曰小斂大斂祭服不倒

皆左衽論語曰被髮左衽書曰夷狄左衽皆謂
左掩其衿也若在裳之兩旁謂之左衽何居許
氏說文曰衽衿交也若在裳之兩旁安有交義
今解之曰衰領當如二渠相交衣身承領不盡
別用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綴於衣身之旁以
承領狹頭皆向上廣頭皆向下以一爲上衽以
一爲下衽王氏所謂袷下施衿是也經曰袂屬
幅今解之曰袂袖也屬連也以整幅爲袂而連
屬於衣身也經曰衣二尺有二寸鄭氏注曰此
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

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賈氏疏曰上云袂屬幅據
從身向袪而言此言衣據從上向腋下而言蓋
謂衣自領至腰二尺二寸袂中之數自上至下
亦二尺二寸也今按經曰袂屬幅至袪又曰衣
二尺有二寸蓋言袂長廣之制如此也言袂而
以衣言之何也蓋袂之本在衣身故不得不以
衣計之即今之針工量袂之長短必自衣始也
二尺二寸何也古布幅之度也衣身之尺數如
此袂中屬幅之數又如此則袂之長短可知矣
今解之曰此言衣者自袂之本及衣身而言也

大凡布幅二尺二寸故在衣身得二尺二寸屬
幅又二尺二寸共長四尺四寸也周尺十寸只
有漢尺八寸布幅四尺得三尺二寸四寸又得
三寸二分是一袂之廣共該今尺三尺五寸二
分矣布幅中度袂廣如此亦足可以反詘及肘
矣使布幅少狹別以布而續之如三尺五寸二
分之長亦無不可焉經曰袪尺二寸鄭氏注曰
袪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賈
氏疏曰尺二寸者據複攝而言圍之則二尺四
寸與深衣之袪同此蓋以袖之直口之廣言之

自上至下該一尺二寸也嗟乎古者朝服祭服燕服喪服雖有内削外削齊與不齊之殊其大制不相懸絶今朝祭燕居之服既皆施衽而喪服深衣獨以漢儒有是成說歷代惑之而不能復古豈不爲可惜哉

風水

葬有風水之說何如曰邪術惑世以愚民也古之大儒已歷詆其繆矣曰今之學士大夫尚崇信而不爲之變何也曰玆習染之深乎或貪鄙之心固於求利而爲之也夫上世之人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其顙有泚乃歸反虆梩而掩之蓋未知藏其體之爲善也聖人緣此遂易之以薪而葬之中野又不恐其土親膚也後世聖人復以瓦棺堲周葬焉又恐其體魄之不固也後世聖人復易之以棺槨是葬之爲道也歷世相承以漸而後盡善如此曾何有於擇地又何論夫風水環聚山川形勝之利也哉盖人子於親之生也必欲得居室卧具之美以樂其生及其沒也亦欲得善地以藏其體魄此孝子之心事死如事生之意也今乃

緣之以窺利不孝之事皆入於此故今之擇地者取其方位之宜土脉之厚生物之茂足矣所謂風水龍虎之妄說詎可信而惑之乎曰程子去五患之論何如曰此亦未易懸斷者也何也使葬在山谷之地其不爲道路城郭溝池耕犁所及或有之而不爲貴勢所奪亦未易保使其在平原大陸之野遇其市朝更易陵谷變遷非道路則城郭非溝池則壠畝他人不俟於奪而據之矣而所謂五患者又焉能保哉君子之葬其親也亦本諸禮盡其心力而爲之諸非其力之可及智之可周者付之天而已矣

葬次

趙季明族葬說何如曰序昭穆收族屬有宗法之遺意焉以次列兆靡拘龍脉亦可以破術士之妄矣世次日遠子姓繁衍如塋域之不廣何曰五世而遷如小宗然亦禮也季明之爲說曰家之祭止於高曾祖考親親也墓之葬則以造塋者爲始祖子不別嫡庶孫不敢即其父不分兄及弟所生與嫡庶貴賤也皆以齒列昭穆尊尊也曾玄而下左右祔各以其班也曾孫以齒

[illegible]之南玄孫以齒列孫之南各從昭穆之序也昭與昭併穆與穆併百世可行也昭尚左穆尚右貴近尊也 昭以左為上兄弟以次而東男西女東亦如之穆以右為上兄弟以次而西男東女亦如之所以然者以近祖墓為上也 北首歸幽冥也妻繼室無所出合祔其夫崇正體也妾從祔母以子貴也降於主君明貴賤也 凡妾之祔當北嫡妻之兆稍南 與夫同封宗繫一人也其黜與嫁雖宗子之母不合葬義絕也男子長殤及殤已娶皆葬成人之位以有成人之道

也中下之殤皆葬祖後示未成人也序不以齒不期夭也男女異位法陰陽也 男居祖北之東女居祖北之西 而昭穆必以班班不可亂也祖北不墓避其正也葬後者皆南首惡其趾之向尊也嫁女還家以殤處之如在室也妾無子猶陪葬以恩終也 如祖之妾無子者亦葬祖後之西稍北南首子之妾與諸女相直在其北孫之妾與孫女相直又在其北先葬者居東後葬者在其西俱不以娣姒年齒為序 嗟乎是論也祔子姓逮殤獨則謂之仁正男女謹嫡妾則謂之義左右前後各以其班[illegible]則謂之禮[illegible]宜而不惑於邪術則謂之智故曰序昭穆收族屬有宗法之遺意焉不直為喪葬之設而已也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六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七

浚川王廷相著

雜著

答孟望之論慎言八首

災變警戒人主

上古聖人敬天畏天以人生自天地之氣安得不敬而畏之尊本原始之道也然天命幽微罔可察識故論天人之際渾不以迫正不以誣觀於仲尼之言可測矣秦漢以還董仲舒劉向之徒論啓謬枉而郎顗李尋京房之徒繼倡大誣延至南宋儒者極矣談天之惑豈止説夢道習如此正宜稍加匡救以抑其說使不至誣世斯聖賢拯時扶正之學也故僕拳拳持辯請教朋輩復古聖人論天之道渾大正直不必瑣屑分搆務求人主行政之非爲宜何以言之且如日月薄食星緯彗孛曆家可以逆而推之（天文志云歲星辰見東方行疾則不見遲則變爲祆星爲攙搶爲孛彗）既可以推而知之是天道一定之度當然謂應人主之行政豈不誣乎此則其說不可通也至於物怪災異之來尤爲誣天之甚物理感怪氣而化陰陽値戾氣而變

自適然爾必曰人君失政天降水旱以災害示之嗟乎何其不智之言如是耶上帝無意惠民則已矣使有意焉天之威靈無往而不得行何不殲其躬自作孽之人與其誘引之徒以絶其惡政之所自何反出此水旱虫蝗之災使百穀不成民食用絶流離轉徙以死豈非天欲用警人君先自殺其民耶天之拙果如是耶不待智者決知其不然矣而儒者之論往往昧之甘心厚誣假此以爲警戒人主之具夫君有僻政足以危殆社稷直言極諫與其聽而改之豈不至

誠豈不明信顧乃假此不可知者以伸己志與佛氏之愚人何異乎差有持天人之眞事理之正者卽以天變不足畏之罪加之是何愚狠奸欺誣天枉人之如是耶今僕所著大較以敬天畏天爲主本以脩德行政爲實事其瑣屑紛搆如巫史所陳天文志所載必欲一洗而空之以歸於眞誠正直之域使聖君賢相達人正士見而思之未有不以爲然者而迂謬淺俗之人恐亦未免駭其守常之見驚其新入之心而以爲異說矣

乾元亨利貞

乾元亨利貞易卦正義謂大通而利正也仲尼文言是四字之訓詁非卦之本旨也然於大通利正之義亦自不相害先儒言有文王之易有孔子之易正此等類耳且易卦斷例不止此四字如吉凶悔吝厲元吉無咎利永貞利牝馬之貞利不息之貞艱貞安貞貞凶貞厲可貞不可貞有悔悔亡之類不一而足豈非大通利正爲易斷之正義乎僕所論著殊不爲此以先儒因仲尼解此遂以元亨利貞爲四德一則傳會

爲仁義禮智一則傳會爲春夏秋冬故僕見其不然以貞固幹事於智之義絶遠爲辯以破易中所無之說仲尼之平解僕固置之仲尼之易矣

地是天內凝結之物

先儒謂太虛之氣輕淸上浮者爲天重濁下隤者爲地似是一時並出僕乃著此以明其不然蓋天自是一物包羅乎地地是天內結聚者且浮在水上觀掘一二十丈其下皆爲水泥又四海環於外方故知地是水火凝結物化糟粕而

[illegible]山是古地結聚觀山上石子結[illegible]大石可知
土是新沙流演觀兩山之間但有廣平之土必有大川流於其中可知因思得有天即有水火水火二者元氣之先化故也有水則必下沉水結而土生焉有土則木生有石則金生其次序之實理如此五行家謂金能生水殊非化理本眞之序今曰天必生地而後生物不應先後懸絕如此僕又思地上之物與水中之物相等無地之先水亦自能生物矣何俟於地故知水亦地道不相懸絕

寒暑由日進退

先儒謂陰陽二氣自能消長自能寒暑此萬古糊塗之論原未嘗仰觀俯察以運人心之靈用體天地之化也後之學者隨聲附和以為定論此正可以太息者故僕平生見其日近極而暑日遠極而寒故著為說曰四時寒暑其機由日之進退氣不得而專焉意雖聖人復起不得而易何也日大火也眞陽之精也人於木火近之則熱況近眞陽之火有不熱者乎熱則地脉開矣生物暢矣水泉達矣雨澤行矣津液通矣孰謂非日之力乎故日[illegible]遠近寒暑亦過此謂陰陽自能寒暑者何不形影自為運行何日近而暑日遠而寒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不相戾耶僕亦不須他證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夏以日月之行而得冬夏則寒暑由日之運行致之矣而又何疑乎今謂日亦氣之所為僕恐日之精烈光明非坤虛暗濁之氣可得而同其功也

春雪亦是六出

先儒謂雪花六出應陰數也不知孰使應之亦雪自應之有所雕鏤者乎此論涉有作用非出自然故僕著其所以皆由勢所必至數出天成黜彼應字乃合至道今曰春雪五出此亦稗說瑣語烏足憑信僕北方人也每遇春雪以袖承觀並皆六出云五出者久矣附之妄談矣

聖賢之學一道

先儒謂聖人氣象難學必學賢者庶易造進庶不躐等此自宋儒接引中人以下故設此論僕[illegible]名理殊為不然自洒掃應對以至均平天下自格物致知以至精義入神只是一理有始終

之序無聖賢之分始而學賢終而學聖是乃二道
矣是兩截矣若然則所謂無所擇於地而安者
必待學至聖人而後能則後之儒者皆當舍瀍
如此不然則成童以上即當以是爲法矣何疑然
等之足云大抵人生才質中下者多故學道之
詔上達者少教人者往往術就以誘引之其流
遂拘淺而望聖人如登天矣揆之殊非通議由
之寔敝聖途

集義明道並行

君子平生惟義是集則於天下之事固無不敢

爲者矣然亦有懾於禍患惜其生命而自私之
心勝於義者此在古今之人頗多豈可謂集義
之人便能一一敢爲此僕所以著其不明諸道
而爲鄙吝之心所奪也楊子雲平生守義不汲
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家
無儋石之儲晏如也非其義雖富貴不事也是
以二十年執戟不遷謂曾行一不善乎直以懾
於禍患而鄙吝自全之心勝故俛首於莽賢之
間而終不能死義豈非道理循欠明快而然其
平生所守之義乎先儒云楊子雲明哲[illegible]彼

何曾見得正謂此也

主靜當察於事會

動靜交相養至道也今之學者篤守主靜之說
通不用察於事會偏矣故僕以動而求靈爲言
實以救其偏之弊也非謂主靜爲枯寂無覺者
耳

答顧華玉雜論五首

祥異非必君政所致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物理感召亦不盡然堯仁
如天洪水降災孫皓昏暴瑞應式多謂堯乖皓

和可乎嘗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雖山崩川竭
虹貫星彗不足以累其清平之治君驕臣諂政
僻刑濫小人進而賢哲抑雖鳳儀麟游景星慶
雲不足以救其危亡之禍何也天道遠而難知
祥異有無不足憑也人事近而易見治亂之形
由政致也聖人之贊化育裁成輔相乃其實事
謂能感格天地亦神道設教之義乎

陰陽非自能寒暑

日躔有遠近故氣變有寒暑若如影隨形不能相
離此萬古不易之論執事云元氣發舒翕聚自

能寒暑不藉於日僕累日構思不得所由之故
望以發舒翕聚離日獨運之象明以示我有何
機緘有何朕兆何以寒不遽寒以漸而寒暑不
遽暑以漸而暑二氣既殊施用何以卒來相代
其往者將歸何所其來也從何而至極有南北
原無東西今云東西二極不知日道何以進退
易之八卦伏羲雖取兩間陰陽法象之大者以
發揮易理耳與六十四卦所取大同非合併以
論造化之義也後之儒者不精致思遂援易以
解釋造化復作圖以論消長不知氣在兩間非

日近不熱非日遠不寒非日氣所及不熱非日
氣不能及不寒秦漢儒者尚能達此而宋儒乃
獨昧之後之學者固執先入不敢異議致使造
化實理隱而不伸惜哉

詩箋解螟蛉之誤

螟蛉蜾蠃詩人取義自別解經者乃誤耳中原
有菽庶民采之菽美穀可食以與善道人心同
好也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蜾蠃負螟蛉之子
以飼養已子以與人當以善道教其子也教誨
爾子式穀似之此終上文二興之義也言人當

以善道教其子使其似之可也則周頌以似以
續之似此義自通又何必謂不似者可教而似
耶况蜾蠃一孔負入螟蛉八九而放止一子安
可謂始而如蚕點者非其子乎今簷下倒吊蜂
始而生子亦有一點如蚕者在孔底數日亦化
為蛹而蜂自啣物飼之與蜾蠃預蓄螟蛉蜘蛛
閉其戶待其子食不同也此非親自驗其然者
必為詩箋所惑不能遽解矣

日月非入地下

漢之前以周髀之術論天自張衡玄渾之法出

而周髀之論遂絕其傳其法謂天如覆蓋以北
極為蓋樞今之中國在樞之南天體中高四旁
低下日月旁行繞之日近則明而為晝日遠則
暗而為夜其法測景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
世無神解推移之士故多違失而史官不用平
子之法寵同渾取易於久行其實一道也僕因
日不照北之說乃為此解今曰日月之光經陽
明則發散而明經幽陰則歛聚而暗請以月之
道論之說者曰月借日之光以為明如月在正
午之地而望其日當在子位正對地下之中隔

於大水是日經幽陰晴晦之際何以月藉其光而大明耶由此觀之謂在地下其光斂聚而暗亦自相得矣嘗測夏至之時日由東北方出西北方入自中國視之其行度已在北如此以北虜陰山之際視之當亦又更北矣陰山之北豈不又更北乎故僕以周髀倚蓋之論彼其日不照北之說觀夏至前後半夜時望北天如日之將曉與冬至半夜黑暗不侔則日在北方明矣但人去日遠不及見其光而日光所及有限亦自不能遠及於人耳非必日入地下爲地掩蔽

而後爲暗也日月在天似無一時而不相見觀月之受光可推但人處卑下於日月有見不見之時耳

金木非造化之本

五行生剋出自異端邪術古今大惑莫甚於此夫金乃水土與火三精凝結化理最後水則陰精所化萬物爲質之本五行家曰金生水自今觀之厥類懸絕不侔厥理顛倒失次安有生水之理夫木以火爲氣以水爲滋以土爲宅此天然至道五行家曰水生木無土將何木於何所

水多火滅土絕木且死矣夫安能生今謂水生生滓恐非大觀之論夫水火元氣之先化水火具而後土生有土則萬物生而大化備矣金木者與人物同塗也謂五行六府急於民生之用可也與火水並立而爲生人物之本源此則邪術小道之傳會也僕嘗謂天地之間無非氣之所成故人有人之氣物有物之氣則人有人之種物有物之種如五金有五金之種草木有草木之種各各具足不相凌犯不相假借謂金木之氣生人然則謂人物之氣能生金木何不可

之有且夫木津液血類也燧火氣類也皮之柔肉類也心之堅骨類也開花結實精類也謂人之氣生木不亦可乎學者眩於前言而不大觀通焰誤矣夫五行六府古昔先王取以論政不過重民用耳逮夫末世聖王不作正道湮塞處士横議怪誕紛起始有以五行傳會於臟腑者矣始有傳會於四時者矣始有傳會於星緯地理者矣下至於唐始傳會於生命之術矣再及於宋則傳會於陰陽造化矣邪論紛紜以漸而極不知天地大化惟陰與陽水火與土化之大

用金木二氣與人並生緣假五行立論遂並以附入耳是論也始而出自陋儒繼而惑於愚民久而遂爲定論後世雖有名儒賢士執夫古昔之舊亦從而信之矣此非聖君賢相繼天立極者特起於上距邪禁誣復正道於太古之純恐亦未能辭而闢之以垂信於後世也

答趙生習家禮疑問八首

按冠禮醮時冠者再拜繼升席南面受醆賓復位然後東向答拜不知所答者答前之再拜耶抑冠者復拜而答之耶若答前拜不應如此之遲若冠者復拜而答之則又無冠者復拜之文

儀禮戒賓筮賓宿賓皆云主人再拜賓答拜賓醮冠者云賓揖冠者就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既受觶冠者卽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賓醮冠者相拜亦如之由是觀之執觶執爵有所授受故先後相拜乎無所執故一時相拜盖亦事勢之宜如此其啐酒

畢坐奠觶而拜似亦一時則相答者何也乎無所執故也其云執觶興者辭之不可已也何也記曰以爵拜者不徒作故奠觶拜必曰執觶興而後可以言賓答拜也家禮本之儀禮故冠者再拜受酒而曰賓不答拜賓復位答拜而曰冠者不答也鄕飮酒禮云主人坐取爵之賓席前西北面獻賓賓西北上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是亦先後相拜之義也家禮欲存古意故不變爾今欲爲一時相拜以合時宜必於賓授觶之時冠者卽受之且不先拜候賓復位乃奠觶於筵而後拜庶賓得以一時相答也

喪禮飯含之後卒襲覆以衾注曰加覆巾充耳設幎目納屨乃襲深衣結大帶若服上服矣又小歛大歛之時又有死者所有之衣不知用以爲塡實之具不知復著於深衣之上否也

按儀禮襲衣三稱明衣不在算庶襚繼陳不用謂不用襲也小歛陳衣祭服庶襚十有九稱陳衣繼不必盡用大歛陳衣祭服散衣庶襚凡三

十稱衿不在算不必盡用不盡用者納之以悉
爲貴也盖襲者爲死者著上衣也必襲後卽以
冒韜之小斂時雖欲著衣亦不可得矣大抵大
小斂所陳之衣爲斂時覆掩之具故小斂曰祭
服不倒美在其中大斂曰美在其外君襚不倒
謂之不倒者豈著于體之云耶

有若喪次之於殯側之居二者不知居孰爲
宜

三日而斂斂而卽殯殯於堂中少西盖疾病遷
居正寢已在堂中記曰尸未設飾故帷堂觀此
則喪次與殯側一而已矣自喪者言之謂之喪
次自死者言之謂之殯側

有若朝奠奉魂帛出就靈座夕奠奉魂帛入
就靈床其出其入不知指何所

此盖謂殯所朝夕哭奠也朝奉魂帛出就靈座
而後行奠如生之夙興也夕既奠而後奉魂帛
入就靈床如生之夜寐也魂帛不經見溫公以
義起之按儀禮重木刊鑿之祝取銘置於重記
曰重主道也注云士重木三尺始死作重以依
神雖非主而有主之道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
盖以栗後既有主則重可埋也若以木如今神
牌之式爲之亦自有古意魂帛不用亦可也

賓再拜主人不答拜及賓慰主人主人再拜
謝賓賓亦不答拜似於時未合於情未安

按家禮賓入弔云主人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賓
亦哭東向答拜宿慰主人云云主人對曰云云
又再拜賓答拜不見不相答之文當再看

祭有四時之祭則高曾祖禰既用享矣何至
季秋乃復有禰之祭耶盖祭不欲瀆瀆則不
敬禮不欲煩煩則亂疑若煩與亂矣

程子云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立春
祭先祖季秋祭禰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
之始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也故象其類而祭之
朱子初年亦祭後以爲僭冬至似禘立春似祫
季秋似大享故不用今以人情論之祖宗乃子
孫所自出豈可終年累歲絕無一奠之致若於
立春之日奉先祖及四代以上之祧祖而並祀
之不惟於祫祭不至相僭而子孫報本追遠之
心亦可以少慰矣又何煩瀆之有

餕餘之時注云以子弟之長者一人少進獻

尊者之酒而主祭之人不與焉似非⿱人長

長之敬

古人祭有賔家禮惟合一族之人雖宗子主祭而事則合族舉之故餕之時宗子亦一族人爾焉得主餕事故惟擇子弟年長者一人向尊者致祝若曰通為大家之事云爾

墓祭乃先祭祖考然後方祭后土似非事外神之宜

墓祭必芟夷草木斬掘土壤蓋有事於后土矣未祭之先當致告告畢然後芟夷斬除行洒掃事祭訖然後行祭事似於內外神祇禮意有得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七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八目錄

雜著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八

浚川王廷相著

雜著　夏小正集解十二篇 并序

夏小正集解序

夏小正者夏時之小記也繹其辭旨信爲古籍周公之時訓呂氏之月令皆其流也蓋古之聖人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驗天時授民事此其要約爾欽昊敷政實所不可闕者余讀諸家注解病其疎謬穿鑿是以稽其義之通者傳之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博達焉月爲一篇凡十有二篇正德庚辰八月一日浚川王廷相子衡父序

正月啓蟄鴈北鄉雉震呴魚陟負氷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暢囿有見韭時有俊風寒日滌凍塗田鼠出農率均田獺祭獸魚鷹則爲鳩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柳稊梅杏杝桃則華緹縞鷄桴粥

正月上金氏加春字戴氏傳無今從之夏秋冬放此啓蟄何也戴氏曰言始發蟄也月令云蟄虫始振今按物之蟄者有鳥有獸有蟲蟲不足以說之小正備矣鴈北鄉何也向往也戴氏曰鄉其居也謂生且長焉爾不言鴻者䳡之也月令鴻鴈來是也見鴻鴈之往來則知寒暑將變之候雉震呴何也震晨之訛也呴鳴也楊子法言曰吾見玄駒之步雉之晨呴也司馬溫公注曰螘出蟄而行雉之朝呴皆春候也方氏曰爵乳子而集以春雉求雌而呴以朝蓋雉當春而呴桴粥時也戴氏以爲雷鳴而雉呴誤矣魚陟負氷何也時氷雖未解地氣上達而水溫矣故魚遊水上

如負氷然農緯厥耒何也緯束也束其耒者夙戒農事爾金氏謂農大夫咸戒農用得之月令修耒耜具田器本此初歲祭耒始用暢何也金氏曰祭始爲耒之人也暢鬯也古者先立春王將耕籍則鬱人薦鬯王祼鬯鬯之爲言暢也蓋祭耒而用暢也囿有見韭何也韭陽菜早生此時有露見者時有俊風何也俊大也戴氏訓爲南風無據北方春時恒有大風南風則不大寒日滌凍塗何也滌除也如豳風十月滌場之滌冬時雨雪著地皆氷

故塗塓春時日煖則塓釋而爲泥塗矣故之
寒日滌而除之田鼠出何也田鼠田間之鼠
穴於地中者爾雅謂之鼢鼠音憤以地煖而
出也農率均田何也禮正義曰農率田畯也
均田者月令所謂修封疆審端徑術是也獺
祭獻魚何也禮疏云祭天也獺食魚故祭以
魚何以祭也魚始出潛獲多也陳之如祭故
謂之祭大要示人以候爾豺祭獸亦如之鷹
則爲鳩何也此形化也孔氏曰化者反歸舊
形之謂故鷹化爲鳩鳩復爲鷹田鼠化爲鴽
復化爲田鼠若腐草爲螢雉爲蜃雀爲蛤不
言化是不復其本形者也農及雪澤何也
積雪之澤未消則土田潤可以此時服耒
工也初服于公田何也先公後私小正於
義也采芸何也雜禮圖云芸蒿也香美可食
月令十一月芸始生至此月可采矣戴氏曰
采芸爲廟薦也鞠則見何也金氏曰鞠菊古
通用蓋菊始茁爾戴氏以爲星者誤矣初昏
參中斗柄垂在下何也斗魁枕參首參中則
斗柄在下矣言斗柄垂下所以著參中也柳

稊何也稊芽也柳先生稊者也梅杏杝桃則
華何也杝山桃也梅杏杝桃先生華者也緹
縞何也爾雅縞侯莎其實緹乃香附子之苗
也此時成實故曰緹縞雞桴粥何也桴嫗伏
也粥養也按許氏說文孚卵孚也從爪從子
鳥抱卵恒以爪反覆其卵也桴粥者鳥抱卵
以粥子也

二月往耰黍禪初俊羔助厥母粥綏多士女丁
亥萬用入學祭鮪榮堇采蘩昆小蟲抵蚳來降
燕乃睇剝鱓有鳴倉庚榮芸時有見稊始收

往耰黍何也種早黍也初當作衬連上爲句
禪衬禪衣之衣也時漸煖故耳俊羔助厥母
粥何也俊大也粥養也大羔能食草木而不
食母乳也羔離母而後母養故曰助綏士女
何也曰綏安也周禮仲春令會男女金氏曰
女有家男有室所以安之也丁亥萬用入學
何也萬舞名戴氏曰干戚舞也詩閟宮注曰
萬者舞之揔名金氏曰此月令所謂上丁命
樂正習舞釋菜也二月不必皆有丁亥豈以
是月釋菜卜日以干取丁或以支取亥與按

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舞鄭
古人之學春秋教禮樂故卜日入學教士以
舞而釋菜於先師也小正示教民之候如此
祭鮪何也金氏曰此所謂春獻王鮪是也月
令季冬薦鮪本此榮菫何也爾雅齧苦菫注
曰菫葵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疏曰齧一
名苦菫可食之菜內則所謂菫荁枌榆是也
本草注曰此菜野生非人所種謂之菫葉似
蕺花紫色按菫味苦詩及膴篇菫荼如飴是
也注為烏頭恐非榮華也采蘩何也本草圖

經曰蘩白蒿也春初最先諸草而生似青蒿
葉面粗上有白毛錯澀白於衆蒿似細艾爾
雅所謂蘩皤蒿是也可以爲菹食亦可以飼
蚕昆小虫抵蚳何也昆衆也抵觸也蚳子在
卵者名蚳音遲小虫皆然謂衆小虫皆觸卵而
生出也來降燕乃睇何也戴氏曰燕乙也降
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睇眄也
視可爲室也按燕蟄於山岩或懸岸之際春
則起蟄入人家粥子始來也高飛將去也高
飛惟粥子之時其飛低故高飛者始來將去

之候也是以小正記其來曰降記其去曰陟
爾其義蓋謂燕始來降睇人堂宇欲營巢也
剝鱓何也鱓鼉也說文曰水虫似蜥蜴長大
從鼉單聲按禆雅云晉安海物記曰鼉宵鳴
如桴鼓今江淮間鼉鳴謂之鼉鼓亦或謂之
鼉更又曰鼉象鱉形一名鱓夜鳴應更吳越
謂之鱓更博物志言皮可冒鼓蓋鼉與魚亦
可通用如鼇黿鱉鰲之類是也故鱓即鼉云
戴氏曰以爲鼓也蓋冒鼓爾有鳴倉庚何也
爾雅倉庚商庚註曰即鵹黃也金氏謂之鸝

是也蓋黃鶯爾榮芸何也芸至是榮也時有
見稊始收何也稊草木始生之芽可以爲茹
者收之戴氏曰稊所以爲豆實是也
三月參則伏攝桑委楊䍿羊羖則鳴頒冰采識
妾子始蚕執養宮事祈麥實越有小旱田鼠化
爲鴽拂桐芭鳴鳩
參則伏何也謂初昏時參已西下而沒也戴
氏曰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
云攝桑何也攝取也取桑以飼蚕也戴氏曰
攝桑而亦記之急桑也委楊何也委墜也言

柳眠如萎也𩏝羊何也戴氏曰羊有相[illegible]
時其類𩏝𩏝然訛變爾今按羊性寒則散處
熱則環聚如圍此時天將熱羊乃環聚故曰
𩏝羊戴氏亦此意欠明快爾穀則鳴何也戴
氏曰天螻也月令螻蟈鳴即此頒冰何也戴
氏曰分冰以授大夫也大學所謂伐冰之家
是也采識何也戴氏曰識草也金氏曰識當
作識爾雅黃蒢識注曰識草葉似酸漿花小
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葅實妾子始蚕執養
宮事何也妾與子始躬蚕事使之操持長養

宮中之事如此祈麥實何也祈之於先農也
麥實五穀之先見者故因其將成而祈之越
有小旱何也戴氏曰越于也記是時恒有小
旱爾田鼠化為鴽何也鴽鶉屬爾雅注鴽鴾
一名牟母青州人呼為鵪母拂桐芭何也戴
氏曰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言拂以取之
矣鳴鳩何也月令鳴鳩拂其羽本此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鳴札囿有見杏鳴蜮
王萯秀取荼莠幽越有大旱執陟攻駒

昴則見何也孟夏之月日在昴畢之間故旦
則昴見初昏南門正何也亢宿中南北兩大
星曰南門月令是月昏翼中旦婺女中今言
南門正蓋後一舍中矣戴氏曰蓋小正所取
法也鳴札何也爾雅如蟬而小有文者謂之
札戴氏曰札者寧縣也囿有見杏何也杏可
食也鳴蜮何也詩何人斯曰為鬼為蜮春秋
曰秋有蜮注曰蜮短狐也能含沙射人之影
其瘡如疥埤雅云畏鵞鵝能食之禽經所謂
鵝飛則蜮沉鵙飛則虵結今不知其為何虫
戴氏曰屈造之屬也王萯秀何也金氏曰按

呂令當作貟秀王萯即王瓜也莠讀為秀華
也月令亦曰王瓜生取荼莠幽何也金氏曰
荼苦菜也爾雅疏以為葉似苦苣而細斷之
有白汁出即令苦蕒菜也莠當作秀即呂令
苦菜秀戴氏曰取荼也者以為君薦蔣也蓋
謂菰蔣爾莠幽自為一句今按苦蕒與蔣二
物皆可食至於秀則皆老而不可食矣取之
奚用則戴氏莠屬下句近是但幽字不解為
何物或缺文或字之訛爾王應麟本去此二
字非是越有大旱何也蓋歷歲之有經驗者

戴氏曰記時爾執陟攻駒何也戴氏曰始執
駒也執駒也者離其母也陟也者升之名也
攻駒也者教之服車也按月令繫騰駒亦此
義蓋執繫其騰陟之駒教之使服車也
五月參則見蜉蝣有殷鴂則鳴時有養日乃衣
瓜良蜩鳴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啓灌藍蓼鳩
爲鷹唐蜩鳴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煮梅蓄蘭
頒馬
參則見何也金氏曰日在井鬼且則參見蜉
蝣有殷何也戴氏曰殷衆也蜉蝣者渠略也

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金氏曰似甲
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
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啖之美如蟬或
曰榆上蚕蛾翅羽潔白生時羣然而飛一兩
日即死滿地金氏甲蟲非稱有殷者言有衆
多時也鴂則鳴何也爾雅曰鵙伯勞也詩七
月箋注曰鴂鵙音相近服虔陸佃以爲題鴂
即鵙也孔氏曰夏至來冬至去應陰氣之動
其聲鵙鵙以聲得名金氏曰離騷云恐題鴂
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蓋五月一陰生

百草不芳之候也時有養日何也戴氏曰養
長也蓋謂日長之時也乃衣瓜何也戴氏王
氏闕本無衣字金本有衣字乃瓜不成文義
金雖有衣字注云乃衣試新衣也是衣與瓜
亦爲二事不成文義一也今按曲禮曰爲天
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
綌爲大夫者累之疏曰削刊也副析也絺細
葛也刊其皮而析爲四解又橫解而以細葛
巾覆之而進也華半破也綌粗葛也諸侯禮
降故破而不四析亦橫斷之用粗葛巾覆也

愚謂衣瓜者此爾蓋瓜時可食故衣而進於
君也良蜩鳴何也爾雅蜋蜩蓋蟬屬戴氏曰
良蜩者五采具或曰蟯蜋所化之蜩此時鳴
也匽之興五日翕乃伏何也義未詳戴氏曰
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不知其死也故曰伏
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望也者月
之望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或曰小蟯蜋啓
灌藍蓼何也戴氏曰啓別也陶而疏之也灌
叢生者也記時也金氏曰啓灌者取其汁也
藍可以染者蓼取以爲麴埤雅曰箴馬藍染

也卽今大柴炎藍爲澱者是也日分仲
令民勿艾藍以染鄭氏注爲傷長氣然則艾
藍于夏先王之法禁焉今按藍蓼二物蓼乃
藍之似蓼者俗所謂小藍是也皆當移栽方
得長茂齊民要術云種藍一同葵法藍三葉
時澆之薅治令淨五月中新雨後卽拔栽之
大抵戴氏埤雅雞灌字之義不同別而植之
則一蓋開其叢生者而踈植之也金氏藍取
其汁蓼以爲麴誤矣鳩爲鷹何也覆化也唐
蜩鳴何也戴氏曰唐蜩者匽也愚謂既云伏

○長家藏集卷三十六　十一

則死而不見矣何以復再鳴若望之前鳴則
五月翕可見矣不應再出旣曰匽矣不應再
名唐謂一物非是初昏大火中何也金氏曰
心星也今則亢中矣種菽黍糜何也菽豆也
糜黍類今登麥之後亦種此三者蓋晚田也
月令此月農乃登黍蓋仲春往穫之黍也煑
梅戴氏曰爲豆實也金氏曰若作和羮爾惟
塩梅按周官籩人掌四籩之實有乾橑注曰
梅者是也蓄蘭何也戴氏曰爲沐浴也金氏
曰佩也卽今澤蘭香草可辟邪亦可藥荀子

曰側芷所以養鼻又曰代革而任五
讀爲澤蘭也食側芬香氣欣更以新
由是觀之蓄蘭爲用廣矣頒馬何也戴氏
分夫婦之駒也將閑諸則或取離駒納之與
法也金氏曰分夫婦之駒一曰分大夫卿之
駒也按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
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
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注曰
良善也善馬五路之屬王路駕種馬戎路駕
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

○長家藏集卷三十六　十二

給官中之役是所謂公馬足以給賦以充公
家之用者也又鄉師以時辯其車馬之物均
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此所謂國馬足以行軍
而養之民間者也由是觀之公馬養於閑國
馬養於民皆有及時分頒良駑色力等差之
政戴氏所謂將閑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得之
不獨分其夫婦之駒而已金氏謂分卿大夫
之駒無據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煮桃鷹始摯
戴氏曰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見其

枘之不當心也蓋當尾爾者桃何也戴氏[illegible]
枇桃也者以爲豆實也鷹始摯何也金氏曰
始攫搏也攫以足取物搏以翼擊物按說文
云摯握持也蓋足搏爾言始殺物也
七月莠雈葦狸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苹莠漢
按戶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
斗柄縣在下則旦
莠雈葦何也雈葦此時生穟也戴氏謂未秀
則不爲雈葦秀然後爲雈葦故先秀而後雈
葦類[illegible]鑿狸子肇肆何也戴氏肇始也肆遂

也言其始遂也或曰肆殺也按[illegible]云狸伏
獸行則止而擬度故其跡凶而不逮蓋至此
時始肆遂矣湟潦生苹何也戴氏曰湟下濕
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苹草也
金氏曰苹一名萍大者名蘋江南謂之藻淮
南子曰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之性
也故萍飄散根反日曝則死矣蓋萍之植根
以水爲地也按世說云楊花入水化爲浮萍
今南方田畦小萍亦生細子不獨化生也爽
死何也戴氏曰爽也者猶疎也萍莠何也金

氏曰苹亦有花者即蘋也今按苹有華不偶
蘋漢按戶何也戴氏曰漢按戶也者直戶也
言正南北也寒蟬鳴何也戴氏曰寒蟬也者
蝭蟧也按蔡邕月令云鳴則天涼故謂之寒
蟬蝭蟧大蟬身黑而聲直五六月先鳴寒蟬身
綠色其聲蝭蟧然今始鳴故一名蝭蟧俗謂
之秋涼初昏織女正東鄉何也織女三星在
天紀東端當斗柄之東斗柄南指則織女正
東也時有霖雨何也淫雨謂之霖月令完隄
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以此灌荼何也戴氏曰

灌聚也荼雈葦之屬斗柄縣在下則旦矣
八月剝瓜玄校剝棗栗零丹鳥羞白鳥辰則伏
鹿人從鴽爲鼠參中則旦
剝瓜何也戴氏曰畜瓜之時也玄校何也戴
氏曰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
嫁者衣之按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
鄭注以爲絞蒼黃之色即綠色也校疑當作
絞考工記曰染人[illegible]夏纁玄秋染[illegible]豈此
時可以玄絞與[illegible]剝也者取
也詩豳風八月剝[illegible]戴氏曰零也

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丹鳥羞白
鳥何也義未詳戴氏曰丹鳥丹良也白鳥蚊
蚋也其爲鳥者重其養者也翼者爲鳥羞者
進也不進食也崔豹古今注曰螢火一名丹
鳥食蚊蚋孔氏曰羞進也若食之珍羞相似
丹鳥以白鳥爲珍羞按爾雅所釋不云螢火
不知崔氏何據辰則伏何也金氏曰大火初
昏而沒也鹿人從何也金氏曰鹿人古山虞
掌獸之官從從禽也駕爲鼠何也駕化也參
中則旦何也唐大衍曆議云八月參中則旦

失傳也今按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觜一度在參上旦正參中也云失傳者曆議
誤矣
九月內火遰鴻鴈主火出火陟玄鳥蟄熊羆貊
貉鼬鼪則穴榮鞠樹麥王始裘辰繫于日雀入
于海爲蛤
內火何也大火入地下也仲尼曰火伏而後
蟄者畢是也遰鴻鴈何也戴氏曰遰往也思
謂鄉也者緩辭也北方尚寒可知遰也者急
辭也北方已寒可知主火出火何也戴氏[illegible]

主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言大火既入而後
民之用火于田者不禁也王制曰昆虫未蟄
不以火田是也火入則昆虫蟄矣於是主火
之官出而火田民不得擅用而不禁也春秋
傳曰古之火政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納
火蓋古之火政如此陟玄鳥蟄何也戴氏曰
先言陟而後言蟄者陟而後蟄也劉氏雜錄
曰世言燕秋社度海仲春復來昔年因京東
闢河岸崩見蟄燕無數又晉郄鑒爲兗州百
姓飢餓掘野鼠蟄燕而食是燕亦蟄爾爲渡

海者殊不然也熊羆貊貉鼬鼪則穴何也戴
氏曰若蟄也金氏曰此周官所謂蟄獸也榮
鞠何也金氏曰此呂令所謂菊有黃華也樹
麥何也戴氏曰菊榮而樹麥時之急也王始
裘何也按周官司裘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
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註云良善裘王所
服也功裘功惟粗卿大夫之服也辰繫于日
何也氏房心謂之大辰季秋日在房大火之
次也故曰辰繫于日惟戴傳載之金本王本
皆失記雀入于海爲蛤何也戴氏曰蓋有之

矣非常入也月令注云雀爲蛤飛化爲潛也
不言化者以雀化蛤蛤不復化爲雀也
十月豺祭獸初昏南門見黑鳥浴時有養夜玄
雉入于淮爲蜃織女正北鄉則旦
豺祭獸何也金氏曰古人豺祭獸然後田獵
蓋古人於禽獸每有不忍殺之意惟天地肅
殺之時豺獸自相食然後取之爲乾豆賓客
之用爾雅註云豺似狗貪殘之獸也埤雅曰
豺體細瘦故謂之豺豺柴也季秋取獸四面
陳之祭之於天也蓋孟冬草木零落獲獸多

也不能盡食陳之如祭然故曰祭初昏南門
見何也唐大衍曆議曰失傳也定星方中則
南門伏非昏見也黑鳥浴何也義未詳戴氏
曰黑鳥浴者乍高乍下也時有養夜何也戴
氏曰養者長也謂夜之長也玄雉入于淮爲
蜃何也金氏曰蜃大蛤也月令注云蜃蛟屬
按爾雅云蜃小者珧注曰小蚌又曰蚌含漿
注曰蜃蛤也周禮掌蜃祭祀供蜃器之蜃盖
以蛤蚌飾祭器也金氏之說爲是織女正北
鄉則旦矣

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隕麋角
王狩何也戴氏曰王田也冬獵爲狩陳筋革
何也弓甲器用之備也蓋既狩而陳之嗇人
不從何也戴氏曰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
物不通今按嗇夫農官也時稼穡事畢故不
從隕麋角何也金氏曰夏至鹿角解冬至麋
角解
十有二月鳴弋玄駒賁納卵蒜虞人入梁隕麋
角
鳴弋何也金氏曰當作鳶今雪霽霜風之晨

則鳶鳴玄駒賁何也戴氏曰玄駒蟻也賁走
入地中也今按賁讀作僨僵也蓋言蟻之蟄
也月令蟄虫咸俯以此納卵蒜何也戴氏曰
卵蒜本之如卵者也納者納之君也金氏曰
納者收藏之今按卵蒜卽今之野蒜所謂澤
蒜也冬月收之可淹以爲葅非必納之君也
虞人入梁何也戴氏曰虞人官也梁者主設
罔罟者也按禮王制云獺祭魚然後漁人入
澤梁疏曰虞人澤虞也梁絕水以取魚者入
梁始漁也月令命漁師始漁本此陷梁[illegible]

出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八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九目録

浚川王廷相著

雜著　深衣論五首并序　深衣本篇解并圖

深衣圖論序

古者深衣天子養老于學則服之大夫夕視私朝則服之庶人吉則服之通于上下衣之便者也近世司馬溫公好古製此為燕居服因漢鄭康成之說為裁衣法文公家禮圖注雖稍有更定大要亦不出此故今世之為說者有三短袷無衽曲裾裂衣裳如家禮本圖一也長袷有衽無

裾裂裳如瓊臺丘氏新擬圖二也長袷六衽無裾無裳通幅如袍如四明黃氏古製圖三也家禮鄭注誤之也丘氏得矣而裂裳之義未盡也黃氏多衽無要戾經文矣朱子晚歲所服深衣去舊說曲裾之制而不用是先生亦有疑矣然豈特曲裾然哉予蒙又逆於心遡者寓子雲書院取所藏諸禮書疏讀之質諸本經胳以事宜參之旁通證之散見本之法象要之大體益知今之圖制論說眞有大不然者乃敢會萃衆論而折衷之以古朝祭喪服皆有衽也故論續衽鉤邊以衣連裳不殊製上下當有定分也故論要縫半下以裳割裂無所取義而橫斜累綴非善服也故論裳削幅以制飾完具冠履相稱而後可以成服也故作統論雖於諸儒之說不盡符合或於古人製服之宜不至相遠乃並圖其製象附之于末俾學者有所考焉正德己卯十二月蜡日儀封王廷相序

續衽鉤邊論

按鄭康成疏云衽在裳旁為續衽鉤如鳥喙必鉤之鉤為鉤邊若今曲裾也後世儒者遂因之

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如裳之制以廣頭向上布邊在外左掩其右交映垂之如燕尾狀又稍裁其內旁大半之下令漸廣如魚腹而末為鳥喙內向綴於裳之右旁謂之續衽鉤邊雖朱子家禮亦如之丘氏又曰當裳之兩旁自腰下至齊前後相交處皆合縫之使相連屬不開是謂續衽又覆縫其邊如俗所謂鉤針者是謂鉤邊此二說雖有曲裾與否之殊大抵皆以裳為衽也今按衽衣衿也衿即襟也其散見於諸書者如記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論語曰被

髮左衽書曰四夷左衽詩曰薄言袺之薄言襭之爾雅曰執衽謂之袺扱衽謂之襭說文曰衽衿交也謂之上對下言也裳有上下乎中國衣衿右掩夷狄衣衿左掩故曰吾其被髮左衽執衽者采芣苢盛之於衽而以手執之也扱衽者貯芣苢於衽而插之於帶也若如燕尾兩條安能貯物是凡衽皆以衣言之矣白雲朱氏曰衽說文曰襟註曰交衽爲襟爾雅衣衽爲襟通作衿正義云深衣外衿之邊有緣則深衣有衽明矣又曰續衽鉤邊謂邊也衽邊斜幅既無旁

屬別裁直布而鉤之續之衽下若今之貼邊經曰續衽鉤邊正以鉤邊續於衽也後人不察至有無襟之衣愚按朱氏之說直足以破疏家千載之繆而正近世穿鑿附會之非但續於衽謂之鉤邊亦於制有未盡焉者何也按制衽當以布一幅斜裁爲二片一施於內一施於外狹皆在上廣皆在下以本布直邊續屬於衣上以承袷下以綴裳旁之斜邊乃剪裂者不可不鉤結之非若裳之邊乃本布之邊雖不鉤亦可也而曰別裁直布而鉤之若今之貼邊似又多事矣

衣既有緣鉤之而與緣合亦必貼矣又何須貼邊故曰有未盡焉者此也玉藻曰衽當旁謂當衣正幅之旁非謂當裳之旁也若衣無衽則胷腹之間必不交掩袷亦至頸下而止與後世對襟比甲之衣相等又安所謂善衣也哉蓋康成之誤而後儒亦不深考故妄生穿鑿牢不可解雖以文公晩年不用曲裾之制而以裳爲衽猶自若也況其他乎則夫朱氏之說丘氏雖心是之猶以非家禮本制而不敢從吁他又何恠哉

腰縫半下論

禮經註曰要縫七尺二寸是比下齊之一丈四尺四寸爲半之也家禮裁裳用布六幅每幅裁爲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之半以狹頭向上而連其縫以屬於衣其屬衣處約圍七尺二寸每三幅屬衣一幅其下邊及踝處約圍一丈四尺四寸丘氏合衣裳法云衣前後四葉每葉屬裳三幅皆頭向上四葉共十二幅衣裳相接處爲腰圍約七尺二寸裳之下邊爲齊齊圍約一丈四尺四寸此三說大同皆以橫言之矣愚疑其非然何也本文要縫之縫去聲謂衣

裳之交際也干溈縫齊倍要之縫平聲謂鉤縫其邊也若以橫廣言之則於要縫之縫何所取義旣曰狹頭當廣頭之半則齊之倍要一定而不易也又何待於縫而後倍是縫齊之縫於義无贅況以廣言則深衣一篇之中並無衣裳長短之制而爲衣者又將何所取中哉考之本篇及諸禮書並無要齊尺寸之說所謂七尺二寸一丈四尺四寸大抵漢儒據布幅二尺二寸而臆度之也今按古昔布幅之度皆以二尺二寸言之深衣裁身四幅得八尺八寸裳六幅交解

裁之狹頭該八尺七寸六分有奇廣頭該一丈七尺五寸有奇今諸儒論腰縫則曰七尺二寸論下齊則曰一丈四尺四寸是在上則少布一尺五寸有奇在下則少布三尺一寸有奇皆於布幅之度欠合後世儒者以訛傳訛不能裁正惜哉愚以爲所謂半下倍要者皆當以直言之於深衣之大體有所發明比之屑屑較齊幅尺寸之廣狹而無所發明於衣之大義者似爲有得焉何也以一衣上下言之要縫者衣上下之交處也故曰自腰縫處得下之上又曰縫齊之邊倚於要上蓋謂縫齊之際務使長腰一[illegible]不可失於長失之短也今擬裁衣之法先量[illegible]八寸自肩至踝爲尺幾何以三停分之要以上用一分要以下用二分如長有五尺則衣之長當用一尺六寸七分裳之長當用三尺三寸四分矣然則玉藻所云深衣三袪者何也曰袪當作袂字之誤也或袂未修之口之袪亦通言袂與衣制等其長一分連裳二分共得三分故曰深衣三袪曰袪尺二寸此又何也曰此以直廣言之也袖修使漸圓故至袖口留尺二寸不修矣

裳削幅論

爾雅曰裳削幅謂之襥郭璞注曰削殺其幅深衣之裳故後之儒者因之有每幅交裂連綴上狹下廣之制自今考之大有不然者按儀禮云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若齊裳內衰外注云削殺也外削者所殺之幅縫之向外也內削者反之所謂幅三鉤是也辟兩側空中央辟積之云也由喪服觀之凡裳皆削幅矣豈獨深衣然乎削殺之義凡自廣而狹皆得名之豈必翦削而後

爲之削哉若以深衣削幅謂之交解[illegible]
亦交解矣可乎此鄭氏郭氏之謬說也孔子曰
非帷裳必殺之帷乃帷帳之帷蓋上下均直屬
幅障之也故謂之帷如士喪記明衣有前後裳
不辟士喪禮帷堂雜記之繐布裳皆不辟積
屬幅障之也故曰非如帷之裳必爲辟積以殺
之矣長樂陳氏曰喪服裳亦削幅其不削幅者
帷裳而已孰謂深衣之裳不削幅邪愚亦以爲
然夫裳之服於身一也辟積而殺之與夫剪削
而殺之取義何有優劣乎既剪之而復縫之又

無所取義焉聖人必不如是之瑣拙勞擾也夫
聖人心安於正苟非事勢不能必得其正者處
之未嘗不以正也使深衣之裳果如今之制焉
則夫横斜割裂參差累綴之狀聖人必不安而
服之矣豈惟聖人不爲雖愚夫愚婦亦以爲醜
而不爲矣孰謂古人之服有如是哉蓋爾雅之
言通凡裳舉之其曰襆者即鉤即辟積之謂也
郭氏不達遂爲蛇添足而有深衣之裳之解後
儒信而好古不運己思故以訛傳訛如此推其
所由其鄭氏要縫半下之解亢其致誤之源何

也惟以横廣之數用解要齊則裳之下齊之廣
必未倍於要之廣矣古布幅二尺二寸以六幅
之全計之得一丈三尺二寸衣身四幅止八尺
八寸又不以辟積爲深衣之當然若不交解裁
之取其下廣上狹其裳齊之廣安得倍於衣要
故必横斜裁之而後縫齊倍要稍爲合焉然惟
無衽可以強合使施衽於衣之内外則所謂六
幅交解之數安得而行之是又以見不置衽於
衣又其強合之私害之也豈直郭氏之解之誤
而已哉

深衣統論

衣之領曰袷上末長至右腋下末長至左腋故
曰交領上曲者短下曲者長如縣磬然如矩然
故曰抱方領止於頷下安得言抱衣襟曰衽袷
長須衽以承之無衽則胷露而不成衣必有衽
而後上下始得交掩王氏曰袷下施衽是也衣
下垂及踝故不見膚亦不被土也要者衣之中
除上長一分下長二分故曰要縫半下也袼袖
本也可以運肘寬廣而便於著也袪衣袖也屬
幅爲之用其全也袪袖口尺二寸以廣直言之

連袂袪通謂之袖也自袂之末反詘於衣身之
縫其長及肘長之制也應規者自袖本修之使
漸圓也十二幅以衣裳通言之也衣身二幅内
外衽一幅袂二幅裳七幅前三後四也交解裁
之不為辟積鄭氏之牽合也後儒信之誤也裳
止六幅減於朝祭喪裳之幅非制也純謂緣之
也衣裳之末謂之邊緣邊袷與袪廣各寸半也
繪緣之畫文者青素緣之色也負繩背縫直下
至齊也下齊平故曰如衡也大帶白闊四寸夾
縫之其長圍腰而前結之再紐結兩耳垂其餘

與裳齊謂之紳也緣紳之兩側以皂為之謂之
紕士庶人之飾也以五色絛約結大帶之交謂
之紐其垂餘亦與裳齊也服深衣緇布冠黑履
禮也幅巾司馬公起之也取其簡便宜于方帽
亦可也諸制詳於圖

深衣本篇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
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見音現要平
聲縫去聲

此與下節皆言深衣之制也深衣在虞為

燕服其來尚矣故曰古深猶長也如水之
深然凡禮服皆上衣下裳不相連獨深衣
則衣與裳屬被於體也深邃故曰深衣彼
此合符謂之應規運以為圓者矩度以為
方者繩垂其下而懸之以取直者權稱錘
衡横木俾衡與物均而取平者其深衣之
制度應此五法義見下文裳之下際當與
踝齊毋令太短而露其體膚毋令太長而
覆於地上衽衣衿也續衽於衣正幅之旁
以承袷也邊即下文純邊之邊鉤覆褶而

縫之也鄭氏謂衽在裳旁為續衽鉤如鳥
喙必鉤之鉤為鉤邊近世儒者因之為曲
裾之制以綴於裳皆非也要縫衣下際也
齊裳下際也舉深衣直長之度言之也蓋
以三分之一為衣之長三分之二為裳之
長也故曰當要縫之際其長得下裳之半
若以橫言之則縫之義不通矣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
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袼音各詘音屈
厭於甲反髀音俾

袷袖本也肘臂中節也當臂肘處宜稍
寬使可以運轉肘[illegible]也[illegible]而[illegible]言之也及
肘者謂反其袂與衣身之縫相齊重疊而
算其長可及肘也禮經劉氏注謂以臂之
長短布幅濶狹皆無常準故袂之長短但
取其長一臂有半使反而屈之及肘即為
制袂之度殊為太長不便於人非然也帶
大帶也深衣之帶下不可厭髀骨上不可
厭脅骨惟當中間無骨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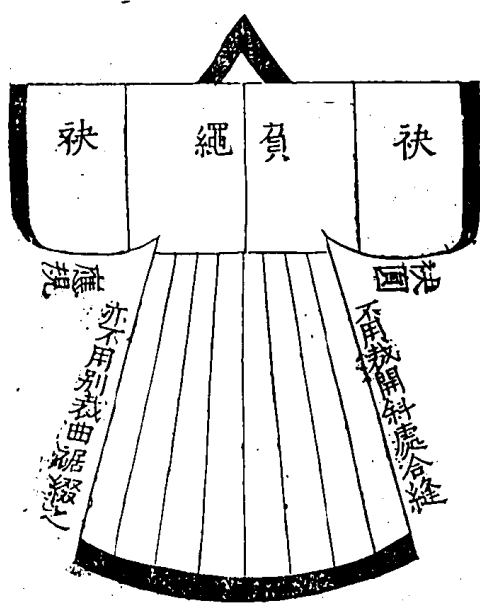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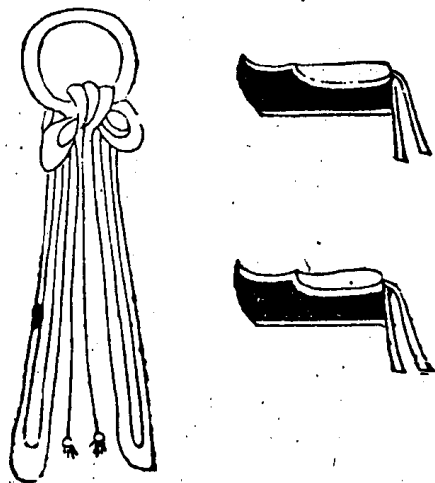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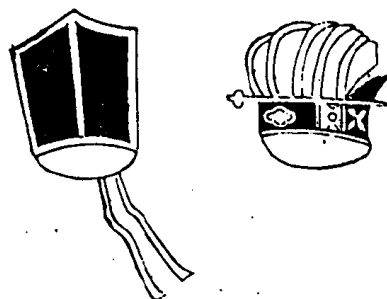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
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
應平 袷音劫 踝胡瓦反 齊音咨

此言深衣之法象也十二幅衣裳之幅
十二也應規者自袖本達袪修之使漸圓
也袷領也鄭氏謂似擁咽若小兒衣領但
方折之故後世為方領至咽而止即今比
甲對襟之衣誤矣自宋以來儒者雖不用
方折亦惟直領下垂而已殊非古制按漢
書朱勃衣方領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
服蓋袷既施衽則右衿之末斜交於左脅
左衿之末斜交於右脅二領既斜則領之不
直垂而兩領交會自如矩之方矣若領直
下垂安有如矩之象安得謂之抱方若領
下不施衽安得前後衣裳交掩又安得謂
之交領乎故續衽於衣正幅之旁以承袷
則左右交掩其領自有如矩之狀矣踝足
高骨也負繩者衣背之縫與裳後之中縫
上下相當如繩之直故曰負繩應直也下
齊裳末緝處其齊一如衡之平也若交解
而復縫之則參差累綴安得如衡然

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
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
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
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
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
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此言深衣之所以為善也袂中規者使行
者舉手以為容儀也負直於後者宅心以
正也抱方於前者制事以義也權法乇一
志之定也衡無低昂心之平也五法已具

於衣故聖人服之比德以章其身守規
則不私己繩可以直物權衡可以平物三
者皆範物之要法故先王貴之取而制其
衣擯相文也治軍旅武也衣裳雖相屬而
無缺制故曰完質布而色白故曰弗費朝
祭服之外此其最善者故曰善衣之次焉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
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大音泰
純音準緣去聲

此言深衣之飾也繢畫文也純緣之也陳
氏曰具父母大父母純以繢備五采以為
樂也具父母純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孤
子純以素存凶飾以致哀也純袂緣緣袖
口也純邊緣袷與襟旁及下齊也廣各寸
半純之數也鄭氏謂表裏共三寸誤矣

王氏家藏集卷之四十

浚川王廷相著

雜著　律呂論十三首

原律

律呂何為者王子曰正樂之法器也人有性情則有詩有詩則歌詠生焉有歌則被之音以為樂有樂必調之以律呂而後定是律也者本之人聲而為正樂之具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之謂也然則何以為用曰古之神聖本人聲清濁之形故吹律以定其樂聲之中恐後世或失其傳故累黍以存其畫一之法令為律者吹之求以正鍾磬之音爾鍾磬既正則琴瑟笙竽依類而定由是合而奏之黃鍾之宮作而林鍾之徵應太呂之宮作而夷則之徵應天然妙合不假人為所謂同聲相應是也今之作樂也當何如曰因尺造律以累黍為法求中聲以為樂元比之詩而吹之使濁不至弇鬱而不暢則黃鍾之元聲定矣元聲定則諸律正諸律正則八音克諧如運之掌夫樂者中和之道也音者以漸而清之道也極清不足以成調

極濁不足以為[illegible]律宜之如然[illegible][illegible]而已矣干朴之樂鍾磬[illegible]長擁遏群音固太高矣而李照改定輒下四律遂使律度疎長八音鬱抑是豈知中和之道者哉

律本

黃鍾為十二律之本其制何如曰漢志以黃鍾九三之法起十二律之周徑其長九寸空圍九分徑三分九九八十一分以九分乘之實積得七百二十九分以九分之寸為度分釐絲毫並以九論是十二律制雖有長短其徑三圍九以空其中皆然也且寸九而三分之皆參停而無餘羸故三分損益皆得全數制律之法莫要於此史記律書九九八十一以為宮律呂新書積實八百一十分胡瑗積八百一十方分皆以十分寸算之則數有奇零而大萬大千之寸雖以施巧誤矣今也何以制律曰古者斷竹為[illegible]後世易以銅玉自今論之玉不可以多得[illegible][illegible]之竹出自崑崙亦非人力可以卒致中國之竹其空圍之度豈能恰好悉與律合不如範銅易施[illegible]巧樂書曰銅乃至精之物不為燥濕寒暑變

其節不爲風雨燥露改其形其質雖殊其用以宣暢雅音實與竹等是也欲制律先卷他物爲筩使空其中以中婦人手指之寸約量其周徑之數取上黨羊頭山之秬黍擇圓實者一千二百粒實其中而剪齊之即以空中徑三之數爲法量直長九寸之數若長數得二十七徑則周徑是矣使太過則徑之度長則再促之使不及則徑之度短則再衍之如此參兩周悉務使長徑之數相合則律之大較定矣乃實管之孔以爲範而鑄管焉再以原黍實之如一然後協之

人聲較之周尺聲太濁則稍爲加短不必以黍爲拘以尺爲準蓋黍有豐歉大小之異而尺有古今分寸之差故也要之以察聲爲急而黍尺爲依據之大畧各古之神瞽其爲術亦不過此所謂因聲定尺庶幾協律因尺定聲無自而可是也

律度

律呂之數何始於九寸王子曰此所謂中聲之度也過此則太濁而不協古之神瞽考其聲氣之元而準以爲律其妙處[illegible]而導其器者

也故黃鍾九寸以爲音始其法三寸損三之一得林鍾六寸林鍾法二寸益三之一得太簇八寸太簇法二寸六分損三之一得南呂五寸三分南呂法一寸六分益三之一得姑洗七寸一分姑洗法二寸三分三釐損三之一得應鍾四寸六分六釐應鍾法一寸五分二釐益三之一得蕤賓六寸二分八釐蕤賓法二寸八釐六毫益三之一得大呂八寸三分七釐三毫大呂法二寸七分二釐五毫損三之一得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夷則法一寸七分七釐六毫三絲

益三之一得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夾鍾法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損三之一得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無射法一寸五分八釐七毫五絲六忽益三之一得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凡以上生下者皆三其本律損一而得二以下生上者皆三其本律益一而得四黃鍾太簇姑洗損陽以生陰大呂夾鍾中呂損陰以生陽蕤賓夷則無射益陽以生陰林鍾南呂應鍾益陰以生陽律呂之法義至矣曰蕤賓何以上生大呂而不下生其義何居

曰古之言律皆已云云矣以黄鍾之律爲下生蕤賓二律爲上生此司馬遷之遺法也而鄭康成取之以陽皆下生陰皆上生此焦延壽之說也而班固取之夫樂以中聲爲貴蕤賓下生則大呂以次當得四寸一分八釐三毫夾鍾以次當得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中呂以次當得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律至夷則南呂其聲已清越矣若蕤賓不再上生則清管大多而中聲特少故於蕤賓再爲上生以添濁律且古人論樂皆以黄鍾大呂爲樂之大音而重之

大呂設四寸有奇安得與黄鍾並稱由是言之康成所取乃合古意故從上生者長也

子聲

正聲倍子而爲母子聲半正而爲子古有是論矣陳氏樂書止用正律而去子聲何也王子曰此不達於聲氣之妙者也夫聲者順而和以漸而清之道也清聲發曲則以下之聲皆以此聲爲主本復用上之濁者則高下凌犯聲必不和故十二律皆爲宮者此也均首曰宮則徵商羽角之音皆在包括之内如黄鍾爲聲元其管最長故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宮爲羽姑洗爲角諸聲皆不能度越黄鍾之上故以順而役其音自諸若以應鍾爲宮蕤賓爲徵大呂爲商夾鍾爲角夷則爲羽則徵商羽角皆濁而宮獨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必須蕤賓大呂夷則夾鍾子聲輳合乃始成調此必然之理不可易者夫樂者聖王御世之大節也使如隋文何妥之陋雖黄鍾一均而朝祭燕會皆用之亦無不可者必欲極十二律之變以復先王之雅奏非正子二十四聲不足以盡調陳氏不察而欲去之誤矣

五音

五音何以辨王子曰古有言之聲出於脾合口而通謂之宮出於肺張口而吐謂之商出於肝張齒湧脗謂之角出於心齒合脗開謂之徵出於腎齒開脗聚謂之羽此五聲發於内之形也管子曰宮如牛之鳴窌商若羊之離群角若雞之鳴木徵若豕之負駭羽若馬之鳴野此五聲見於外之象也由是觀之五音之大節可以辨矣相生之序何如曰人之音聲隨氣而吐故氣

呼而聲出必自宮而徵自徵而商自商而羽自羽而角角者氣平之聲音之終事也故曰發於宮達於徵返於商極於羽而收於角蓋聲氣自然之機理非一毫人力可以強而爲之者聖人以五音在人有序而不可亂如此故象人之聲氣以爲制律之節度是以宮動而徵應徵動而商應商動而羽應羽動而角應其五音以次相生順而不亂古人聲律之本旨如此蓋出於至和而原於天機者也或謂宮商角徵羽清濁以漸相生豈不誤哉五音從詩章之音節乎曰詩章從五音者也非五音之從詩也何也五音在人聲氣有定而詩章之字則無定如公字本宮音也使在第四聲則亦可以協羽張字本商音也使在第二聲則亦可以爲徵何也爲人聲氣節度所奪雖本音平仄清濁素定而亦不能拘矣故詩之一字即人之一聲人之一聲即律之一管故五聲五管七聲七管並舉而次第吹之以協其詩而和其聲儒者不察乃有一律而具五聲一律而具七聲之說遂使六十聲八十四調之論紛紛於後世可勝然哉爾雅釋樂曰宮

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此其義何也曰此五音之別名爾或上世[illegible]樂之法用之即今之譜樂者以工尺凡上乙四合七字通五音二變之聲者也

樂調

樂調何以辨曰曲之五音小而分者調之五音大而會者也此二道也不可合而論者也調以一律爲主而餘音以順而從之其發聲收聲始終會於喉之分者宮調也始終會於舌齒之交際者徵調也始終會於舌齶之際而口張者商調也始終會於脣脗之際者羽調也始終會於舌齶之中分者角調也聲雖會於一咸有濁平清之別如濁宮爲調主則餘四音之順而濁者與之合而從之平宮爲調主則餘四音之順而平者與之合而從之清宮爲調主則餘四音之順而清者與之合而從之稍濁稍清者皆然觀宮則商角徵羽之爲調從可知矣故詩章七音一周可以識調始而爲聲主喉之宮則以後之聲必不能爲商爲角爲徵爲羽何也聲高下懸隔不協不可轉也轉之非順適不成音曲矣惟

商與角可以並調其爲音之機相近而地相迕
也非如喉之通中舌之切齒吻之翕聚其勢相
反而不能合一也是故曲一句而分五音者以
聲之小變言之也樂一成而爲一調者以聲之
大分言之也番調之要盡於此矣

二變

陳氏以變宮變徵爲淫於五聲而欲去之何如
王子曰是豈知二變者哉不惟不知二變亦不
知五音矣儒之爲説者曰宮與商商與角相去
各止一律故相近而聲和角與徵徵與宮相去

各二律故相遠而聲不和變宮變徵濟宮徵之
不及也夫是論也豈其然乎律之作也本於人
聲故樂曲之奏其聲必自宮而徵而商而羽而
角則五音一周然聲氣有抑揚高下之節樂句
初發之聲或抑或揚其氣皆平一二句之後聲
氣必有極揚者揚則宮徵皆清非初發之宮徵
安得不謂之變宮變徵乎此神理自然之節度
非人力之所强合者故聲氣有抑揚高下而五
音之用有變宮變徵焉然亦非十二律之外別
制此二聲也不過五音之下以次二聲而巳矣

好調謂之黃鍾者以七音之内黃鍾管獨長在
人聲獨濁故曲之音必歸落于黃鍾故以黃鍾
爲調主耳但人之聲氣必出自宮達于徵返于
商極于羽收于角故七律當句之首皆出于喉
而謂之宮故曰旋相爲宮非必黃鍾一律句句
皆在首也推之他律皆然無此二變則聲無抑
揚高下之節而均調必不成和故曰律非五聲
不能辨聲非十二律不能和五音非二變不能
盡左氏謂之七音書傳謂之七始周之璧翣殷
之崇牙懸八用七八代之樂變極七音而五鍾

不擊此之謂也故曰不惟不知二變亦不知五
音者此也宮徵有變而商角羽無變何也曰呼
有聲吸無聲人氣一呼可當二律揚以一呼再
呼必平抑以一呼再呼亦平中有極揚者乃變
宮變徵也宮徵相接一呼而盡再呼必平平即
原商羽角矣此宮徵有變而商羽角之無變也
亦天機之妙自爲之者俗曲三聲而當宮徵二
律者字多而音繁也所謂鬧聲是巳非可以論
雅也

四清

後代之樂以黃鍾太蔟太呂夾鍾子聲而爲四清何也曰從簡便爾非樂律之本然也正律十二外加四清以七音論之正變聲全者可得七均故祭神衎人亦足爲用雖然終於周禮六奏六歌十二全律之義有缺故曰從簡便爾非樂律之本然也陳氏何以爲鄭衛之聲而黜之曰非也樂謂之雅者以爲聲簡潔平淡故也謂之鄭衛者以爲聲淫漫繁促故也若奏清聲而取音簡淡即雅樂矣又何清聲之可廢況三代以來清宮清商清角之文載在經傳往往可考今

顧可非之耶四清備而有不擊者何也曰爲調不涉四清故不及擊爾蓋有司之失其傳也漢末古樂久廢累代之樂止用黃鍾一均變極七音而五鍾不擊謂之啞鍾至唐張文收吹律調之其聲響徹而啞鍾復鳴使得知律者吹而調之如文收焉則四清安至廢而不擊故曰有司之失其傳也

旋宮

何謂旋相爲宮王子曰此論由何發聲之始也每調有七律每律皆含發聲之始何也人聲之發必起於喉而達於舌齒再呼而換氣必返於舌本及齶而極於脣與舌中凡七律旋轉皆可以爲聲始也由是觀之不惟黃鍾發聲自喉始或自林鍾而及黃鍾或太蔟而及黃鍾或自黃鍾而及林鍾其發聲皆自喉始喉者宮之分也故曰旋相爲宮非曰宮調十二而商角徵羽皆十二也京房六十律之說然乎曰此不達旋相爲宮之說而曲以傳會者也律一管一孔非有五也十二律止十二聲如鍾亦十二磬亦十二是已安得爲六十聲曰房添去滅以下至南

事爲六十律以足之也曰此尤不足信者也十二正律應鍾之管長四寸六分六釐一變而爲子聲已二寸有奇而太清矣安得再變而爲一寸之律乎六十律之說不可行也昭昭矣曰房之樂準何如曰音固可以足六十之數矣中聲亦自有限其極濁者必含鬱極清者必焦殺安可以成調如琴不有清聲乎自四徽至一徽可以作調則房之準亦可信矣故曰不達禮運旋宮之義而曲以傳會之說也然則周禮天子宮縣十二其用一百四十四聲何也曰此黃鍾至

中呂十二均爾然每均七聲鍾磬之數雖多而聲之相通用者亦多矣豈百四十四聲之各異哉古人用樂簡易故祭以三宮縣以十二均樂之為調不出於此後之儒者既不達五音成調多寡自然之情又不體先王用樂簡易之心且不識禮運旋相為宮之論故自漢至今說者如京房必曰六十律如祖孝孫必曰八十四調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茍且欺謾終無實有之調豈不為可惡哉

候氣

律以候氣之說然乎王子曰非也鄒衍京房繆幽之說爾天地之氣有升有降天氣降地氣升則達而為陽天氣升地氣降則閉而為陰寒暑者其氣也日進退者其機也氣無微不入者也達即不可禦矣豈拘拘於九寸之間耶豈膠固留滯於方寸之差而月餘始達以應耶若曰夏至以前陽氣律應冬至以前陰氣律應是一歲之中陰陽皆上升而不下降矣若曰陽氣升自中呂而止陰氣即乘之不知陽氣升至半塗當何所歸往使日漸上升不幾於動陰律之灰乎

若曰小雪方動應鍾之灰是一歲之周地氣猶未出土萬物安所藉之以發育乎天下古今安有是理故曰謬幽之說也

子律度

黃鍾九寸子聲四寸五分林鍾六寸子聲三寸太簇八寸子聲四寸南呂五寸三分子聲二寸六分五釐姑洗七寸一分子聲三寸五分五釐應鍾四寸六分六釐子聲二寸三分三釐蕤賓六寸二分八釐子聲三寸一分四釐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子聲四寸二分一釐三毫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三毫子聲二寸七分七釐六毫五絲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子聲二寸七分一釐八毫六絲五忽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子聲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子聲三寸二分九釐一毫七絲三忽此古樂書相傳子聲如此即所謂半聲是也說者又曰中呂上生黃鍾子聲以中呂之實三分益一得黃鍾子聲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不足舊律之半且生至應鍾而止數推不行是蕤賓以下全無半聲矣

不知正律十二律止黃鍾一均皆得正聲自林鍾以
下皆用半聲況應鍾無射中呂若用半聲又安得
諧和故十二律於半聲取聲者乃為要法中呂上
生六律子聲者不達於清濁之大分者也

六十調

律呂新書六十調圖然乎曰止十二調耳排比
而附會者也何以故且如黃鍾之管於諸律為
最長其聲之濁非他律之可役者故律之有黃
鍾必以黃鍾為調主若以他律為主則陵犯黃
鍾其聲安得順適觀圖中所注五調皆黃林太

南姑應蕤七音耳非一調而何哉其黃鍾調內
四調釋之曰黃鍾商黃鍾角黃鍾徵黃鍾羽凡
為不通之論夫所謂調主者謂其有本律而然
也今四調雖有黃鍾乃其子聲助他律以成調
者也與黃鍾正律何所干涉細推之乃無射夷
則中呂夾鍾四調附會以為黃鍾五調耳其實
非然也觀黃鍾則他律皆然矣京房所謂六十
調者自中呂以下文添執始以至南事四十八
律並黃鍾十二律共六十聲轉為六十調耳但
京房雖有是論求其實亦滯而不通何也正律

應鍾四寸六分六釐一變而為子聲得二寸三
分三釐已極短而聲焦殺矣若再變而為一寸
一分有奇之律安得取夫中聲而吹之又安得
四變五變乎房之說斷乎不通之論矣蔡氏不
察而強排比以合之過矣

清濁

律呂之道濁可以役清清不可以役濁非不可
以役也不得而役也如黃鍾為宮下生林鍾為
徵林鍾上生太簇為商太簇下生南呂為羽南
呂上生姑洗為角姑洗下生應鍾為變宮應鍾

上生蕤賓為變徵是林鍾以下六音皆短而受
役於黃鍾矣若以林鍾為宮以次相生太簇然
太簇管長比之林鍾其聲稍濁林鍾不得以序
而役之必取太簇之半聲而後順太簇以次生
南呂為商南呂以次生姑洗為羽姑洗七寸管
長於林鍾不協必取姑洗之半聲而後順姑洗
以次生應鍾為角應鍾以次生蕤賓為變宮蕤
賓六寸有奇與應鍾不協必取蕤賓之半聲而
後順蕤賓以次生大呂八寸有奇不協必取大
呂子聲而後順由是觀之十二律凡為調上者

其管皆長於以下六律而後其聲順適者一例
拘於相生之序而不論其管之長短聲之清濁
必至君臣民陵犯而不和矣

王氏家藏集卷之四十

王氏家藏集卷之四十二目録

雜著

答天問九十五首并序

王氏家藏集卷之四十一

濬川王廷相著

雜著　答天問九十五首　并序

答天問序

楚屈原有天問一篇漢劉向楊雄班固晉王逸宋朱子皆有注釋但其言多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之秘化及夫羲黃堯舜三王之遺蹟且誣謬奇詭神怪之説參半以故諸儒雖援引傳記以解其文而發問之意尚蒙蔀而未彰唐柳氏子厚雖有天對然多依文憑故爲辭而正諸經要之道者無幾後生來學無由取裁附諢傳奇踵謬襲怪邈哉其尚蔽於聖途也余讀其書病之暇日取所問者每一事相屬作一首共得九十五首每首以數語答之務取於符道故其論多剌止求於意達故其文不工天地造化之秘闡而大明聖人賢士之心皭而不汙則於三閭之問未必無指迷辯惑之助也嘉靖八年九月朔日濬川王廷相子衡序

爾曰邃古之初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瞢莫鄧切馮皮冰切

朱子注遂往也道言也上下天地也言往古之始元氣虛廓無形天地溷沌未分未有天地安得有人孰得而見之孰得而傳道之孰得而考究之其昭明瞢闇之故孰能窮極而知之其可以馮藉者惟有想像既無其跡又何以像而識之於斯時也其明其闇景象何所為乎

太古鴻蒙道化未形元氣渾涵茫昧無朕不可以象求故曰太虛不知其所始故曰太極惟玆一氣與虛同宅[illegible][illegible]無傳無考莫極莫識大聖舉真存而不論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嘵嘵造迷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王逸注三合謂天地人柳氏注引穀梁氏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為三合愚謂皆未通天豈可以獨言有天則造化之妙皆其主之矣而何由以不生蓋陰陽生質質生而物性成故曰三合雖天地亦如之蓋二氣為本質為化矣

三靈既合一性乃成氣為物始厥維本根形有有無倏機而化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玆何功孰初作之

圜圜也謂天形言天圜九重孰經營而量度之其營度之初施何功力抑孰作之耶

元氣始化闢此寥廓積陽九重厥論荒鑿既無功只亦非營只不我以信請問太始

斡維焉繫天極焉加

斡管軸端鍵也維繫物之縻也天自南北極皆則申之軸也言天之斡維繫於何所天之極加於何所乎

水之磑運以樞天體環轉乘氣之機太虛茫茫無涯夫安繫安加

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河圖言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淮南子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

地竅于山川故以虛而乘水倒瓶於水浮而不沉似之謂八柱其之涉乎謬幽地如覆盂崑崙中高四旁皆下中國當其東南故西北高水皆注之謂地缺東南類乎偏見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朱子註九天即所謂圜則九重者王逸謂東方皞天等類有九安鑿之甚原意謂九天之邊際頭放於何所繫屬於何處也淮南子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王逸注言天地廣大隅隈衆多誰能知其數乎

或曰無窮既有形度安無窮盡或曰有窮天際之外當是何物或曰天外有天彼天之外又何底止夫人在天內耳目所加心思所及裁量知識亦止天內覆幬之表茫茫限隔一言何[illegible]何

也神識之所不能及也是故古之聖人所[illegible]論曉曉私擬龎及外際非欺謾之儒則怪誕[illegible]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十二辰經星之定位七政所行之次也如斗牛為星紀女虛危為玄枵之類是也王逸注沓合也言天與地合會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今按非謂天與地合只言天與何物會合乃分十二辰乎義似明通

一朞一舍歲星所次計厥周天歲歷十二日躔所加月移一宮歷月十二天度一終是天與歲合黃赤相因故三百六十分十二辰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王逸注言日月安所屬繫衆星安所陳列

天陽昭明神精所聚日月星辰以氣而附七政瑩瑩自為運行經星確然天體乃成是謂神化是謂天紀彼屬彼陳安知所以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淮南子曰出于暘谷淪于蒙谷入于虞淵之汜日行九州合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

渾器圓測周髀蓋天術不同祖厥理並玄日光有限邪及為暗暗則為夜明則為旦夏至夜中北天如曉以為入地恐非至道出非由暘入非

淪汜巨億巨萬淮南計山亦診其深與其爻同軌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朱子注夜光月也死光晦也育生明也腹月中也言月有何利而顧望之菟常居其腹中

月光借日相向常滿人不當中時而所見遠日漸光近日漸魄視有向背遂成盈缺太陰元精安有宮闕孰云腹菟而杵臼以藥

女岐無合焉取九子

王逸注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也

鬼怪合女亦能生子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王逸注伯強大厲疫鬼也所致傷人惠氣和氣也能安人

厲則疫氣淫和則惠氣襲既無定時亦無定處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王逸注言天何所闔閉而晦何所開發而明角東方星言東方未明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今按角亢雖東方星然不常在東原以東方主所[illegible]矣

遠而晦日近而明夜常在天夫焉藏匿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答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朱子注鯀不可任治洪水衆人何以舉之堯何不試其所行而遽任之

議才自用衆蒙舉之虛心任賢堯何逆之晉之深源宋之德遠才不副望千祀一揆

鴟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舊注恐未是朱子云詳其文勢似謂鯀聽鴟龜曳銜之計而敗其事施謂置之刑也

謬聽敗績違衆致刑遏羽三年堯仁在宥舜攝勵政凶人乃殛

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

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王逸注鯀愚很而生禹禹何以能變化而成聖德又何以代鯀而能成其功何繼續先業而謀慮不同如此

鯀也伯禹堯舜朱均聖愚各禀安繫世類車覆於前益鑒來轍況茲聖謀順水之性九春功成足蓋先愆

洪泉極深何以寘之

王逸注言洪水極深大禹何以寘塞而平朱注寘與填同

疏源導委汎濫自息水行地中厥土乃夷謂填而平匪折之思

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禹別九州之田其品則各異其土禹貢所謂冀州白壤兖州黑墳青州白墳之類是也孔安國曰無塊曰壤土高曰墳者也壤與墳塗泥壚雖別而墳埴塗泥壚亦壤中之小別耳此禹貢總言三壤而周官總言十二壤也原蓋問禹平土之後九州之土何以別而墳之

土色有五白黑青赤黄土質有五壤墳沉埴壚辯其墳者別其田之等差別其田者定其稅之所宜聖人仁察以均天下如此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山海經云禹治水時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原問應龍何以夫地而導水洪水汎濫四海一壑禹何以遍歷治之而使之平

禹平水土聖智所加誕者託龍以神其事九河旣疏萬流歸海功收簡要何煩遍歷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

鯀無功以何所營而失禹有功以何所為而成

懷山襄陵鯀當其難況方命堙遏乎事蠱改圖禹乘其易況順下疏導乎

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王逸注康回共工名也淮南子云共工與顓頊爭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

崑崙地頂四旁皆下水各順方瀦爲海際中夏之區厥維東南萬川來滙勢如傾瓴坤體高卑元化自然觸山而傾事涉誕妄

九州何錯川谷何洿

九州之區宇禹何分別而錯置之川谷之在地何洿下而卑乎

疆域則因山川限隔民事則以風土異宜九州區別玆惟大義高陵深谷地道本體流水衝激川谷日下石亦崩裂況爾疏壤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百川東注海不盈溢者其然之故夫誰知之列子湯問篇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四海會通地浮于上水雖日注安得而盈泉源激于嵌空雲霧化於氤氳東流無窮激化亦無窮水之虛實有無不越乎乘化聚散二端而已矣東流不溢厥故惟此御寇歸墟鴻烈沃焦擬論穿鑿誰自觀所攻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

狹長曰墮言天地之東西南北其長相較孰長爲多南北順長其廣大共幾何

天地四極冥茫無際其長其衍孰能校之臬表土圭遺法俱在數雖可推孰為驗之

崑崙玄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崑崙山名其巔曰玄圃尻朱子注與居同增城在崑崙墟中其山九重其高萬三千里

崑崙地極居惟中央增城峩峩孰越西域而為之度量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王逸注天地四方各有門戶其誰從之上下西北之門常獨開啓為元氣之所通

玄凖爰轉厥門何闢荒忽之上誰哉出入元氣絪緼何區不融何西北啓門而鴻蒙始通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日光不到之處而燭龍為之照夜日敢未出之先而若華為之散明

夜而日晦燭龍施光羲和未出若華呈照斯皆恠辟有說無實經士篤學置言[illegible]論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言天地之氣何所冬反暖何所夏反寒也

炎州海漨冬亦揮箑陰山瀚海夏有凝冰其南北之大分乎洼下春先無風冬暖雖北亦然嵩峻雪積雨夏寒生雖南無間其不可以大分拘者乎謂寒暖恒有定方則非大觀精鑒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虬龍負熊以遊

王逸注云天下何所有石木之林何獸能言語乎何所有無角之龍負熊獸以遊戲乎

石笋森岑西方之陰猩猩能言不離於禽虬龍負熊而游如龜蛇之相求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虺蛇也儵忽急疾往來無定之貌朱子注引招魂云雄虺九首往來儵忽

正謂此也元注引莊子之帝忽為北海之帝王注儵為南海之帝忽為電光之速皆非

鳥有九頭虺有九首怪厲所種氣化之繆恍惚靡常胡足詰究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山海經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其國員丘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而不死春秋傳注禹會諸侯守封禺山防風氏後至禹戮之身長三丈横九畝言何守為長人乎

有生有死有形有川氣雖乖異詎應懸絕食木飲水或可引年三千人九畝其說未然

靡萍九衢枲華安居

朱子注靡萍未詳何物衢岐也山海經多言其岐五衢又云四岐之衢也即麥秀二岐之岐言靡萍有九岐也枲麻之有子者山海經浮山有草焉其葉如麻而赤花即枲花也言何地有枲華也

九岐之萍赤華之枲物理纖微何煩弘紀

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山海經云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

海鰍吞舟何止厥象厥立山阜靈蛇焉彷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黑水三危在梁雍之外穆天子云玄趾則北三危則南

黑水幽渥梁雍之鄙玄趾北臨三危南峙稽於圖經邈哉遐裔

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言仙人稟命不死其壽何所窮止也

猱和研虛古稱能壽聃鏗神德亦隨物化羽人翩翩遊神罔象疇能躬睹徒爾寓言

鯪魚何所鬿堆焉處

朱子注堆當作雀是山海經鯪魚在海中近列姑射雀在號山如雞虎爪食人

鯪魚肖人鬿雀類雞無裨我學何煩我知知非

所談荒忽皆俗而靡稽

羿焉彈日烏羽焉解 彈一作彃

淮南子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柳子引山海經大澤千里羣鳥之所解羽與羿彈日不相合非是

彼蒼之高羿力安能厎羽自天解飄颻安所止

天人迥絶童蒙孰信此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欲不同味而快鼂飽

朱子注一本無四字即詩玄鳥篇敷下土方之義塗與塗同禹所娶國言禹方以勤力獻進其功以省視下土何為亟娶塗山氏之女而通夫乎婦之道於台桑之地又言禹所以娶者憂無繼嗣耳何乃亟娶異方之女與衆人所嗜不同其味而苟欲以快鼂一時之情乎

足跛手胼勤事於國也塗山娶婦宗嗣之亟也八載省土三過其門啓予呱呱弗暇以聞茲禹之所存乎孰謂不殊於衆而蔽於嗜欲之昏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孼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鞫而無害厥躬

卒倉卒也離去也孼臣僕庶孽之賤鞫也以如射擭之射猶推究也言

以天下禪益天下以去益而歸啓啓代益以為君卒然離乎臣僕之賤也如此宜若拘滯進逆而有害矣何啓能憂思而通其拘滯天下皆歸於射鞠明照之中而其身終無患焉

禹堙汩鴻地平天成九土俯其功啓賢承父民
復戴之矧憂勤而能撫謳歌之歸惟帝之綏夫
何害之罹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革皮革甲胄之屬播即播厥百穀降即誕降嘉種之義

益掌山澤故功在作革禹平水土故功及播降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

山海經夏后氏上三嬪于天得九辯九歌注云啓登天而竊其樂

禹歌九功啓作九辯樂龔先王曰惟共貫啓竊
其音帝以賓嬪羞忽謬幽非聖之云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

帝王世紀禹腷剝母背而生

生而剝母何異梟獍柳曰浠言予曰誣聖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
彼雒嬪

帝天帝也夷羿弑夏后相而篡其位者傳曰河伯化為白龍遊于水旁羿[illegible]其[illegible]又羿夢與洛水

羿篡后相臣妾夏民曰帝命之是亂天道而禱
咒河伯洛妃神乃假設曰羿犯之是對癡人而
說夢

馮珧利決封狶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
帝不若

馮藉也珧蜃之小者決極也著於右手大指以鉤弦開體以珧為之飾則利封大蒸祭也言羿馮藉利決用射封豕膏肉而獻之天天何以不順其所為

羿恃善射淫於原獸暴物積厥衍帝寔厭之文
何歆於膏羶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
揆之

浞羿之相也浞娶於純狐氏之女遂眩惑於妻與之謀殺羿也射革能貫革也交吞揆之相謀而吞之也言羿之射勇力貫革如此何浞與其衆能謀而吞滅之

逆爾君爾臣效尤天道好還徵於家衆爾讐扱
山之力歟哉滅夫何有於射革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焉

左氏傳堯殛鮌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王逸注堯放鮌于羽山西行度越岑嶺之險因墮而死化為黃熊豈巫所能活

鮌寔殛死刑乃毒孝子茲孫痛莫贖嚐咎化熊

掩其孯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修

盈

禹能平治水土故高原咸播秬黍下隰營治莆雚鮌不能平水土故此二者無由以投于土以養人而鮌之病長且蒲矣

地利足以養生禹之功告成百穀無由以興鮌

之罪乃盈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

藏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

厥體

王逸注作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為白蜺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喬尸也文子覆之以獘筐須史化為大鳥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去蜺虹也嬰縈茀草也天式天生物之道陰陽從橫二者備也陽離其體則死矣

王子喬蜺形草服殊可愕崔文子引戈擊蜺墮

其藥既陽離而喪生何鳥飛而復鳴據其辭神

以幻稽厥實以怪以誕嗟嗟惡乎以辯

蓱號起雨何以興之

王逸注蓱翳雨師名也雨師號呼則雲起而雨下今按號當作攝義言蓱翳之神號能與雨不知何由而能興之

山川出雲以陰以雨一氣蒸鬱何屏翳是主化

機之神匪形匪人風伯霜娥雷公電母胥寔

焉取

撰體協脅鹿何膺之

王逸注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何獨膺受此形體乎朱子注作撰體脅鹿何少獨之天問中如此等類多出異書所載非世常有故原多舉而問之

異哉神鹿八足兩首謂帝撰之豈世之有胷分

漠兮何足深究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列仙傳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戲滄海之中列子湯問篇女媧氏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又曰渤海之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訴之於帝帝怒流於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帝怒而減小龍伯國之民原問鼇有戴山而抃出若傾反矣何以安而無虞渤海之水渺茫無際大人舉足而步是釋舟陵行矣海豈可得而步行乎則六鼇何以人負而遷歸其國也

巨鼇戴山大人負趨談天彫龍非實有之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澆浞之子力能盪舟女岐澆嫂也澆訖縫裳往與嫂淫同舘而宿夏后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夜襲殺澆而斷其首女岐因亦被殺

英英夏后力復禹績假事于田謀被澆逆惟澆與嫂同室聚麀乘夜襲之並戮奚疑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

王逸注殷湯欲變易夏衆使之從已何所厚而致之

桀暴其民如置水火衆歸湯仁如子懷母謂厚以致其從豈聖人之忠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左傳注斟灌斟尋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澆既篡遂用師以滅二氏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而生少康是覆舟於斟尋也後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收夏衆而撫其官職遂殺澆而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是少康復取之也王逸謂少康滅斟尋氏杰若覆舟柳氏亦信其說誤矣

斟爲相依如人乘舟澆滅二斟何異舟覆康以一旅布德兆謀遂殲三孽光復舊物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王逸注夏桀征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遂肆其情意而昏於政事湯乃放之南巢也

嗜妹麗昏政刑桀也安留而利危戰鳴條放南巢湯也順今而應天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言舜在家常不得順於父母可謂孝矣其父何以不爲娶婦而使之鰥堯以二女妻舜是親其女也若告於舜之父母則不得娶矣何以得親

瞽叟不慈子乃無室帝堯不告女乃有家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王逸注言賢者預覩行事萌芽之端而知其存亡善惡所終紂作象箸而箕子預知必爲玉杯玉杯必盛熊蹯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於亡也今亦未見其必爲紂事姑依此答之

賢士燭微知幾能覩於未形昏主窮奢極欲不悟於將傾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王逸注伏羲始作八卦修行道德萬民登以爲帝孰開導而尊尚之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制匠氏而圖之乎此蓋楙祠廟之圖像而云也

羲圖作卦人文以開詔民吉凶道修神聖洪荒

亏蕩而昏昏則不憂不憂則氣暢氣暢則味入
味入則腹而澤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此言啓伐有扈擊於牀事牧豎者
謂有扈之君也原問當時有扈寢于
牀云何遇而擊之啟使未擊之先
有扈覺而先出其命何從而亡乎
有扈怙强陵行王靈后啓誓師大正典刑以揚
之擊其說不經
恒秉季德何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
還來
朱子注云湯出獵得大牛非徒驅馳
而已亦遂微施祿惠於百姓

朴牛一禽厥端奚在出輒惠民茲端之大
昏微循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晉解居父聘吳過陳見婦人負子欲
與之肆情婦人曰墓門雖無人棘上
猶有鴞即陳風墓門有棘詩也
幽闇之烟亂以狄之行貞女豈無墓門蕭蕭閒
無過輕不畏于人猶不媿於棘之鴞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
而逢長
言象眩惑淫佚但以危害乎舜及見
舜則爲鬱陶思君之狀是變化作詐
也向舜終不討之愛而封之有庳使
之子孫長為諸侯

象逆孝友之兄故封庳而衍後胤邁唐之太宗
久矣牒昆判之血矣然則象顧不亦幸乎哉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乞彼小臣而吉妃是
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
之婦
王逸注[illegible]成湯東巡狩至於有莘之
國[illegible]得吉善之妃以為內之
[illegible]伊尹母姙身夢神女告之曰
[illegible]臼竈無反顧居無幾臼竈[illegible]
[illegible]東走顧視其邑盡為
[illegible]乃化為空桑之林水盡乾
[illegible]常水涯人取養之既長
[illegible]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
以送女也原意本此

尹耕于野湯躬三聘爰立作輔以恢商運堯舜
君民惟聖之任嘵口汗饑負鼎而媵母既溺死
兒焉得生為母化空桑又焉得兒啼世迷事詭
成此詭辭不有孟氏茲冤孰祛
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
挑之
朱子注辠古罪字重泉地名所謂夏
臺桀拘湯於此王逸注帝謂桀也言
湯不協衆人之心而以伐桀從桀先
挑之也謂拘湯
君臣之義無所逃命也可伐之師時可加天也
夏桀威德撤虐萬方民怨神厭湯乃肆伐[illegible]

得已乎曰拘重泉夫何辠尤是不安於無所逃之義謂先祧之厥伐乃作亦非出於不勝衆之心使非仲尼順天之賚廸誥口實之慙則湯之心幾乎不白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群飛誰使萃之倒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此皆武王伐紂之事言八百諸侯會朝於周爭盟伐紂皆當戰誰與之期而至如摯鷹之萃以共擊也武王以黃鉞斬紂懸之太白周公醜其大甚以乃不喜之原問伐紂之來周公親謀啓行既華為周家之命何乃不喜而咨嗟天常授殷以此天下矣今殷已亡其位將安施殷常受天命而與矣令反成覆亡其罪果維何武王伐紂有攻伐之器也何以爭遣而前行有車馬之具也何以並驅而相率

慢天虐民紂之罪諸侯會伐鷹之萃爭攻並擊民之潰懸以大白義之累亦亘不悖聖之愧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

王逸注昭王出遊南至于楚楚人以膠船沈之而遂不返言昭王此遊其所利伊何乎為迎越裳之白雉耳言不得則而返害也

棄此周京遊彼漢湄膠舟之厄周德之衰

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周穆王得八駿之馬遊行天下周人思其來歸以君萬民不知其處而不能索也

八駿猊猊周遊九丘民亦瘁止為諸侯憂是禽奚觴鎬京孰宅祈招祈招悠哉奚以索

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朱子注衒熒絹反昔有夏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殷及周莫敢發也厲王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為玄黿入王后庭

處妾遇之脈而生女以無夫而棄之時有謠曰檿弧箕服寔亡周國後有賣是器於市者以為妖執而戮之夜得亡去聞所棄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後褒人有罪幽王欲誅之褒人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為褒姒立以為后惑而愛之遂為犬戎所滅也

淫蠱讒諂艶婦長舌甘言是惑云胡靡忌家君既傾庶邦乃離實彼厲階匪天降茲漦黿之變檿弧之謠駕言于妖以徵厲緜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王逸注言天與人之命反側無常善則佑惡則罰觀諸齊桓公任管仲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是天佑其善矣任豎刁易牙則五子爭殺蟲流出戶

是天罰其惡矣

皆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可徵天
道之無私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弔桓公
之不純

彼王紂之弱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諛是
服比干何逆而抑沉之雷開何順而封之
金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
子佯狂

此皆言辛紂之事紂惑妲己不用輔相忠直之諫而惟讒之是信也比干直諫紂乃殺之以剖其心雷開諛佞紂乃封之而賜之金何文王之仁聖

純德足王天下而終于西北梅伯以數諫而菹醢其身箕子以祺過而佯狂為奴

近讒說色忠良之賊箕徉奴以自靖開媚頹而
取寵以服事殷聖臣之德之純醢梅剖干酷哉
紂之不仁

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
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
逢長之

此皆言后稷之事王逸注后稷之母高辛氏之妃姜嫄出見大人跡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后稷生而仁[illegible]

而生棄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而[illegible]之后稷長大殊能挾持弓矢將之以有事於四方后稷之生既為帝所驚異而切以篤厚之稷棄之後何使之逢人收取而長養之

后稷啓周天命載畀厥嗣崇祖述茲靈異鳥燠
羊腓事頗害義二雅聖謨百代之視龍據鹿交
鄗風大熾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
殷之國

伯昌謂文王也為西州之牧如執鞭驅羊之後其號微矣何至武王伐紂徹去岐之舊社而命令乎有殷之諸侯

文守州牧號乃徽武克商辛庶邦歸

遷藏就岐何能依

朱子注言太王遷其寶藏來就岐下

智以圖存避戎遷岐仁以獲衆從如歸市

殷有惑婦何所譏

王逸注言妲己惑淫於紂不可復譏諫也

哲婦媚主鬼與狸誰其諫者視太師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
命以不救

朱子注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於上帝乃親就致紂之罪罰

故救之命亦可譏□

逆人道嬰天刑前徙倒戈毫社傾躬伐孽不可
活天聽蓋高訴焉達

師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

呂望在屠肆文王何以知其賢而志在斯人乎呂望在肆鼓刀發什有聲文王往而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何喜而載之與歸也此與蟠磎後車之載同義

非文則八十之叟終死於屠漁非望則後車之
載卒無所一施要之君臣相遇有天授焉耳使
志不相契而徒委質雖朝堂之上有胡越之隔
矣嗟乎豈不難哉豈不難哉

武王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王逸注武王伐紂紂何情悒而不能少忍載文王木主稱太子發何會戰之急今按古者師行載毀廟之主

事有幾會緩而失期謂智者乎民苦倒懸坐視
不救謂仁者乎載主而行冒雨而陣武王之心
可以識矣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
懼

王逸注以為晉太子申生事言申生為驪姬所譖遂雉經而死其冤感天

又譏逐孽公子當夫誰畏懼也今按林字解為君感天解為中生之冤感天皆未通明今姑依文答之

人倫之變父子兄弟尤為難處以傷天性之仁
非君臣朋友可以義決也使作脫棄於世利之
外明察乎禍福之機者處之全而無傷鮮矣故
宜臼之恭而愚不及泰伯之讓而智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
之

言上天以君天下之命集於王者之身是何所戒慎而致之禮當作理治也王者既受上天君理天下之命又何以更使他姓代之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天人之際相與如此

初湯臣摯後茲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王逸注言湯初以凡臣用伊尹後知其賢而授以丞疑輔弼之任何卒為湯相尊而食其祿續而傳及子孫

三聘之勤阿衡乃尊升陑尸其功乃行厥宗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闔閭夢其有功故曰勳闔閭壯長嚴威也夢生者祖父壽夢所出也

光出壽夢少惟逋散材武結絡各纂王威國克功
克濟篤是訓于此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彭祖名鏗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于堯堯美而饗之因以壽考
堯壽天禀饗羹延言出恠誕世胡傳
中央共牧后何怒逢蠭蟻微命力何固
此必有指於當時之事今不可考矣姑依文答之
並宅中土以牧烝黎何以忿爭興戎相角蜂蟻之微尚知固力以奉其君況茲庶民安不守死以衛其元首
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王逸注昔有女子采薇有所驚而走北至回水之上因獲鹿其家因之富大為天祐之而有福喜也

羲家藏集卷四十一　三十九

昌家自天何預得鹿而然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百兩卒無祿
王逸注云秦伯有噬犬其弟鍼欲請之秦伯不聽因逐鍼而奪爵祿也噬犬善齧之犬百兩車也
同胞之愛一犬何惜易犬見逐卒為窮旅貪者非夫逐者戕義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又何言之
王逸謂屈原自言當時事朱子云此二句皆不可曉今且依逸答之
自己薄暮雷電妄作行者歸處又何憂乎雷電昭懼則天威不行雖有號令帝將何求乎岩穴伏匿賢哲遁而國事非矣當復何言乎雖欲以功振衆而君子寡矣誰將為首領乎信讒逐賢厥過誤國若能改悔我將敬之又何多言乎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生子文
王逸注吳光闔閭也子文楚令尹子文之母旋穿閭社通於丘陵以淫而生子也

羲家藏集卷四十一　四十

吳楚搆兵吳久勝我兵何天為更生子文之賢終以禦吳而重楚
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朱子注云敖者楚文王子成王兄也柳注試作識予作與今從之此以上三節曰吾曰我曰余似皆自論當時之故而原之忠愛亦自可見
直諫自許雖非可長秉義輸忠厥名彌彰

喪禮備纂序

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蓋以恩切于罔極而事重于莫追人之盡禮于親舍是無足以用其心者但三禮既非人人所可易讀漢唐而下禮家之書又不能盡讀故四禮失而喪禮爲甚非用禮之失言禮踳駮者之自失之也重以浮屠追薦尚侈夭貧福滅罪之談醵會聲樂或見於躃踊哀號之際積俗異教更以瀆經夫我明與禮教修明不可謂不詳道化淪洽不可謂不久其慎終追遠而係乎民生風俗之大尚間不能無

此則孝子仁人所以求當大事之心豈易言哉先正浚川先生王公自舉進士至歷　宮保中两任郡邑三督學校以禮範海內者四十餘年茲編以先後居喪所纂所切于行事其說一本大明集禮根極三禮而是正夫諸家雖未經脫稿其門人數陳其大畧得于親承者鄉人乂巳崇用丙辰當先子大故詮伏苫凷取而讀之乃僭加校閱嚴冬呵凍逐一親録以訂我禮貞巳未叨第歸爲先祖妣承重七憂始得取前録散帙更加裝定而公嗣封後軍經府東泉公及公孫慶遠太守出梁亦正圖録粹於乎總條貫之傳而折理明酌古今之宜而折衷當率天下不遺其親不盭乎制者其在茲編也夫

嘉靖辛酉冬十二月甲申通家後學張鹵序

喪禮備纂卷上

浚川王廷相著

初終

有疾遷居正寢 正寢遷室也遷之者以正終也惟家長及妻為然餘各在所居之室 疾者齊養者皆齊 齊側皆反疾者齊正性情以謹疾也養者齊憂也 飲藥徹樂 士去琴瑟之類 男女改服 改着緣淡之衣 疾病乃廢床鋪薦席于北牖下遷病者卧其上東首 薦草薦席卧席病者危殆則遷卧于地庶生氣之復也東首者受生氣也 去故衣加新衣 恐汙穢也 清掃內外 恐賓客候問故掃潔 戒令安靜 令人勿喧擾也 分禱諸祀 孝子迫切之情不能自已也 侍者坐持手足男以男侍不絶于婦人之手女以女侍不絶于男子之手 有遺言則書之 置綿於口鼻之間以俟絶氣 既絶乃哭 遂設床于正寢中央遷尸于床南首以斂時所用之衾覆之 疾困時遷死者于地冀其復生也至是乃徙于牖下所設之床而復以斂時所用之衾 喪大記所謂始死遷尸于床幠用斂衾是也

相按家禮初終儀甚畧且設床遷尸又在復後今並以儀禮改

大明集禮纂正之

復

招死者魂魄使之來復故曰復

復者一人以死者之上服曾經着者左荷之扱領于帶 謂以左臂負衣而扱領于帶間也 升自前東榮 榮屋翼今謂之歇山 當屋脊正中北面左手執領右手執要左招之曰皐某復者三 降衣于前 北面求諸幽之義也皐發語聲即今遠招呼人先阿聲也阿即皐之轉也降衣下所招之衣也凡復男子稱伯仲及字女子稱姓氏及行第 受衣者以篋承之升自東階入以覆尸 侍者一人立屋下以篋受衣覆于尸上冀魂之覆反也 復者降自後西榮

楔齒綴足

復而不復則不生矣乃行死事

復已侍者去覆衾用角柶柱死者之齒令開使飯時不閉可以受含 楔柱也以角為柶長六寸兩頭屈曲柱齒今無柶可以紙裹長方寸薄木如馬牙香為楔亦可丘氏云以筯代之恐大長不雅 仍以燕几綴死者之足令直使不辟戾可以受屨 今無几但以物拘之而束之以帛則足以端直矣

相按家禮及諸氏書皆略此儀惟白氏儀節載
楔齒一事又在末後之先今並以儀禮補之
立喪主護喪司賓相禮司書司貨
喪主凡主人謂死者嫡長子庶子雖長不得越嫡而
代之無則長孫承重主之專奉饋奠若父在母喪父
主長子主奉饋奠至於朔奠虞卒祔等祭則父作
妻死妻之喪夫當自主也若父沒兄弟同居各自主
其妻子之喪若父在而子孫有妻子之喪祖父主之
統于尊也喪大記曰子孫執喪祖父拜賓是也若妻
喪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

若姑姊妹夫死其黨無人妻黨雖親弗主當使其隣
里主之主婦謂死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護喪擇
子弟知禮能幹者一人為之或親朋亦可凡喪事皆
託之經理司賓用同居之尊且親者一人為之如無
同居者擇族屬之親賢者無則用親戚執友亦可專
主與賓客為禮相禮檀弓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為之
相祀橋母死宮中無相時人譏其粗略則喪必有相
也又矣宜擇請親友或同鄉士人素習禮者一人為
相禮凡喪事之物制禮儀皆託之處分亦以護喪助
為司書以子弟善書者為之或親友吏胥亦可專主

書記簡劄之事司貨以子弟公直不私者一人為之
專主財貨用度出入之數令置二曆一書凡喪事合
當用之物一書親賓賻襚祭奠之數如在棺之具板
油漆灰瀝清蛤粉黃蠟麻油糯米紙麻鐵丁鐵環大
索七星板麻布之類如遷尸之具布幃尸床簀衾枕
桌子之類如襲具床薦席枕褥幅巾充耳瞑目帛握
手帛深衣明衣裳大帶布履袍襖汗衫袴布襪勒帛
裹肚衾冒之類如飯含具錢金珠米匙盌盆之類
如歛具布絞席薦床枕褥之類如奠具桌子香爐香
盒酒盞酒注杯盤楪筯茶盞盥巾盥盆帨巾燭臺脯

醢之類如括髮免髽之具麻裂布布頭須竹簪之類
如服制之具六等麻布有子麻枲麻草屨線竹杖桐
杖紙之類如靈座銘旌之具椅桌幃幕衣架坐褥衣
服櫛盒類盆帨巾床帳竹竿木附重白絹粉之類如
治葬之具炭石灰瀝清細沙黃土石淡酒桐油糯米
木槌之類如送葬之具明器下帳苞筲甕甒翣功布
大轝竹格木主方相戈盾冠服面具靈車玄纁布幕
之類如當用之物燭香木石竹灰炭黃泥盆甕刀斧
鋤鍬鋸畚杵如當用之人贊者祝侍者內御者執事
者方相木工針工漆工石工鐵工以上物事皆相禮

者與護喪者計議或因其舊而用之或一器而数處
用之或借諸親隣或買之市肆或命工修造皆次第
預爲措辦如未小斂先辦大斂之具未成服先辦營
葬之具未出殯先辦祭祀之具如此庶免臨期失悞
而喪禮不致廢缺矣此出丘氏儀節

相按士喪禮無立喪主以下六事而家禮及諸氏之說皆載之實喪事之不可無者乃依諸書纂入

易服不食

男子婦女皆脫去色服及金珠翠繡之飾着白布衣

皆去冠以白布一幅如卷平聲幘裹於笄纚之上男子扱上衣前襟于帶去屨徒跣寒月麻屨亦可婦女不徒跣女子子亦然父爲長子及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皆素冠不徒跣女子已嫁者髽主人及衆兄弟三日不食期九月者三餐不食五月三月者再餐不食親戚隣里爲糜粥以食之尊長強之食可也

相按開元禮云男子易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易青縑衣被髮不徒跣女子子亦然司馬溫公因從之而家禮亦云被髮徒跣今考之儀禮及大小戴禮記並無所謂被髮者漢鄭玄曰子爲父斬衰始死笄纚如故注謂漢時遭喪裹巾帕頭即笄纚之存象出通典以此觀之在漢以前尚未被髮也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注雞斯即笄纚也纚以之韜髮者蓋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女子首有吉笄親始死男女皆去冠而尚存笄纚不去至小斂時方去笄纚而以麻繞於髮而束之所謂括髮也今於親始死時即以麻束髮則類小斂之括髮若去冠存巾笄則又不類遭喪者之飾故擬白布一幅裹於巾上君免之制似於初喪爲宜至小斂時連笄纚去之而括

髮可也被髮無據似不必行

設奠帷堂

贊者盥洗昇自東階即床而奠未殯靈座設也置脯醢于尸東當肩鬼神無象故設奠以憑依之酒酹而不酹酹止酹酒奠于床而不酹于地不忍即神之也遂巾之贊者降出乃帷堂縫白布爲帷幕以障內外注云尸未設飾故帷堂盡以始死未襲斂人斯惡之矣故障蔽之

相按士喪禮未成服之前有始死脯醢之奠小斂奠大斂奠無朝夕奠今家禮乃在襲後設奠而

始死銖然及考開元禮與
大明集禮皆在沐浴以前設奠與儀禮同今並
依三禮纂正之

男女爲位而哭

主人坐於死者床東衆男子應服三年者坐其下皆藉以藁同姓期功以下各以服次坐於其後皆西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于床東北壁下南向西上藉以席薦主婦坐於床西婦女坐其下皆藉以藁同姓婦女各以服次坐於其後皆東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於床西北壁下南向東上藉以席薦妾婢立於婦女之後別設幃以帳內外異姓之親丈夫坐於幃外之東北面西上婦人坐於幃外之西北面東上若內喪親男婦女皆如儀同姓丈夫不分尊卑皆坐於幃外之東北向西上異姓丈夫皆坐於幃外之西北向東上服三年喪者男女夜即寢於位次期功以下夜寢於室亦男女異處外親歸家可也

治棺

死之日或病危殆即治棺 油杉爲上油柏次之油松又次之土杉爲下柴栢不用可也其制方直頭大足小僅取容身勿令高大及爲虛簷高足內外皆用灰漆內仍用瀝清溶瀉厚一寸以上以煉熟糯米灰鋪其底厚四寸許加以紙先用有節杉柏爲木馬子如棺大高四寸許十二枚爲足鋪紙上加七星板以承尸或作横欄木櫃床帶足高四寸以承七星板亦可棺外四角切不可用大鐵環舉動恐壞棺木歲久終致漏孔亦不可用鐵釘釘底蓋只用挍笋及木銀錠塗以生漆漚之歲久無罅隙之爲善也今人又有石槨者不能生水尤非所宜

訃

護喪相禮代主人發書訃報親友以書來吊者並須卒哭後答之訃云某親某人以某月日棄世專人訃告哀子某泣血稽顙再拜某親某閤下 丘氏儀節云禮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而書儀於父亡則稱孤子母亡則稱哀子父母俱亡則稱孤哀子不知何所據也凡禮中所言如當室不純采之類皆謂已孤之子非謂所自稱也而鄭氏禮注亦云三十以下無父稱孤明三十以上不得爲孤也今既行古禮父母俱宜稱哀子然世俗相承已久恐卒難變或欲隨俗亦可

沐浴飯含襲

執事者掘坎於屏處坎小井也所以藏棄浴水者也
於人掘坎於中霤周人掘坎於兩階之間少西今於
隱僻潔淨之處亦可也 盆盤之屬皆濯之陳于西階
下盆以盛浴水槃以盛沐水 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絺
實于笲櫛陳于簟笲竹器 浴衣實于篋含用貝或錢
實于盒飯用稻米或粱實于豆布巾環幅不鑿實于
篋布為巾飯含時以覆尸面大夫以上賓為之含故
鑿恐其惡尸也士之子親含但反其巾之下方耳故
不鑿皆具於西序下南上陳襲事於房中今在堂東
序可也 襲衣三稱常衣一深衣一袍襖一皆西領南上

凡陳衣實之以篋承以席 幅巾一 以熟皂帛為之所
以裹首以代古之掩也 幎目一 用玄帛方尺二寸赤
裏充之以絮四角有組繫於後以結之所以覆面 充
耳二 充耳瑱也用新綿如棗核大以塞耳 握手二 用
玄帛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充以絮削約中央三寸
以綫縫之極牢握之中央以安手兩旁仍餘寸以組
繫之於手後 明衣裳 用白布新製衣如今小衫長過
膝裳三前三幅後四幅皆不辟積沐浴畢即着于尸
所以明潔其體也 大帶一 用白絹為之濶四寸夾縫
之其長圍過腰而結於前再繚以為兩耳垂其餘以

為紳用皂絹綠紳之兩邊及下垂下與裳齊又用五
色絲為小絛廣三分約其相結之處亦長與紳齊 布
履二 以白布為之組綦繫於踵 冒一 冒韜尸者以布
為囊上曰質以緇布為之長與手齊下曰殺以紅布
為之自下而上過手其制縫合一頭又縫合一邊餘
一頭一邊不縫又於不縫之邊上下安帶三路沐浴
訖即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將三帶繫
結之上玄下纁象天地也 婦人常衣一稱綿衣一稱
大袖衫袍一稱餘並同 執事者為湯以浴盆及沐槃
昇自西階以授沐者以侍者四人為之 沐者執盆槃

入主人以下出帷外之東北面西上主婦以下出帷
外之西北面東上象平生沐浴子孫相避也 俱立哭
乃沐侍者觧髮櫛沐晞以巾且以組撮髮為髻侍者
抗覆衾以障尸先澡上身以巾拭之以澡下身別以
布拭之浴訖設床於尸東施薦席枕褥浴者共舉尸
易床剪手足爪甲盛于囊俟大歛納于棺 執事者取
明衣裳着尸仍以大歛之衾覆之埋沐浴餘水並巾
櫛于坎謂先所掘屏處之坎 喪主以下入就位哭乃
含贊者奉盤水及笲升堂主人盥手于戶外洗貝錢
執以入贊者執米豆從入北面徹枕執事者受命奠

于尸西替者以米奠于貝北主人尸東由足而西坐
于床東面發衾衾所覆之衾也設巾去楔去先所楔
齒之柶也以匙抄米實于尸口之右並實以一錢左
與中皆如之既含主人復位次楔齒之柶亦埋於坎
将襲執事者具床席于西階下主人以下皆出哭于
幃外如沐浴位襲者以牀昇布枕席如初執事者陳
襲衣于席遷尸于床而衣之加幅巾繫瞑目設充耳
着握手納履襲深衣結大帶加冒按今襲時尸已繫
瞑目加冒韜之矣而家禮小斂條注猶曰不絞結者
孝子時欲見面豈不自相矛盾既襲仍覆以大斂之

衾主人以下復位哭
相按士喪禮設奠哭位皆在沐浴之前而家禮
及會通儀節諸書皆在沐浴之後盖沐浴飯含
襲一時相續而舉中間不得從容設奠爲位況
沐浴襲含皆有男女出戶外東西立哭之節則室
中不應尚亂雜無位明矣且襲在飯含之先尤
失禮之次序安有既繫幎目掩面而復解之既
以冒韜其首而復啓之乎今並以士喪禮及
大明集禮釐正之
置靈座爲銘設重重音虫平聲

祕置靈座設椸於尸南覆以帊被置椅卓其前椅上
置遺衣冠卓上設香燭酒果茶飯及櫛洗之具皆如
生時爲銘旌以絳帛爲之廣終幅三品以上九尺五
品八尺六品以下七尺庶人五尺其上以粉大書曰
故某官某公之柩無官則隨其生時所稱書之婦人
有封則云某封某氏無封則云某妻某氏之柩以竹
爲杠其長如旌而稍長以木爲趺如傘架然插其上
倚于靈座之右設重士重木三尺横者半之上鑿一
孔以懸物依神焉今擬以木版長今鈔尺一尺二寸
横座六寸置于靈座遺衣冠之後用之依神

相按開元禮尚有設重依神之條至司馬公代
以魂帛而家禮從之切詳刊木爲重自是簡古
而結束魂帛乃世俗師巫之餘習丘氏儀節亦
云用帛代重本非古禮今仍倣古設重除去魂
帛且古禮重既虞而埋之廟門之外愚謂置重
于靈座葬時奉至墓所題主後神依于主即留
重墓所俟既虞而埋於墓側似亦不失古意
不作佛事
世有以佛氏老氏之徒作齋醮者宜禁止之世俗凡
有喪者於始死累七百日周年再周除服無不供佛

飯僧建設道場及水陸大會云為死者滅罪資福此
皆浮屠誑誘之說當一切禁止之吾儒喪禮如初終
大小斂朝夕等奠三虞卒附二祥禫忌等祭自足以
致夫慎終追遠之禮以盡夫哀痛慘怛之誠二氏追
薦之說斷不可惑也

相按喪禮惟作佛氏為害禮之大節禮經及
大明集禮雖不該載實居喪者所宜深戒也謹
依家禮纂入近世又有一等人家父母初亡親
友醵會鼓樂喧唱以樂尸謂之鬧喪甚至設席
飲酒擁妓作樂敗壞風俗莫大於此似此二事

惟市井鄉野之人多行之使為守令者有移風
厚禮之政而嚴於禁革則無不可易者矣

親賓哭弔

賓至相者入告主人以下哭俟于次賓入臨尸哭知
死者哭知生者弔哀止詣靈座前再拜主人答再拜
為亡者答拜若在亡者為卑行則不答拜如婿姪外
孫之類 賓出東面立弔主人致辭曰某人如何不淑
主人向賓稽顙再拜 且拜且哭無辭 賓答再拜相向
哭盡哀主人哭入喪次護喪送賓出 主人未成服賓
以縿淡服弔主人既成服賓以素服弔儀並同

相按書儀及厚終禮有主人未成服不出拜賓
護喪代拜之說丘氏因之遂有未成服不出拜
賓之儀今考之士喪禮小斂訖有主人降[illegible][illegible]
階衆主人東即位拜賓又賓出主人拜送于門
外將大斂賓襚有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
稽顙降出主人出拜送由是言之是未成服[illegible]
人已出拜賓矣所謂不出拜賓者蓋以初喪之
日哀遑特甚故在室不出是故兄弟朋友致襚
則其室而陳之主人亦即其次而拜然若君命
亦出而遂因之以拜賓者如君襚云雖君命出

昇降自西階遂拜賓 蓋不為賓出也故曰遂是
始死之日雖不出室然亦未嘗不拜賓也何有
成服未成之義今仍依家禮存主出拜賓之文
而削去未成服不出之說庶於古禮不致穿鑿
亦無不近人情之事矣

小斂

死之明日厥明執事者陳小斂衣衾于堂東北壁下
死者所有衣服隨宜用之不必盡用所謂庶襚繼陳
不用是也凡斂正色入袍襖入間色不入絺綌不入
衾用複者夾被是也

設卓案于阼階東南置奠饌及盞注于其上巾之設盥盆帨巾各二于饌東設床施薦席褥于西階之西先鋪布絞之橫者三幅於褥上乃布直者一幅於橫者之上次加衾於絞上次加衣於衾上凡上衣不可倒鋪已執事者舉床昇自西階置于尸南乃遷始死之奠于西階遂小斂侍者盥手舉尸男女共扶助之安尸于床先去枕舒絹疊衣以藉其首仍卷兩端以補兩肩空處又卷衣夾其兩脛務令上下正方然後以餘衣掩尸次褁衾次結直絞次結橫絞仍以衾覆之卒斂徹帷主人以下西面主婦以下東面皆憑尸哭擗俱南上袒括髮免髽于別堂男子斬衰者袒去上衣以麻繩括結其髮齊衰以下亦皆袒去上衣以白布纒頭爲免婦人以麻繩撮髮爲髽曰髽皆於別堂執事者徹襲床於西階下斂者舉尸男女共奉之還遷尸床于堂中主人出降西階再拜謝賓允與斂者皆答拜乃於序東襲向所袒之衣仍首帶白布巾上加以單股之經所謂環經也至成服之日去之具腰經散垂其末三尺至成服日然後絞其散垂者記所謂絞垂是也復其絞帶婦人之經結本不散垂此末也男女仍哭於位如初謂帷內之位乃奠執事者

舉奠案自東階至靈前祝盥洗詣座前跪焚香斟酒再拜興主人以下哭再拜且哭且拜盡哀乃代哭不絕聲使人更相代哭不止

相按喪大記曰大斂小斂皆左衽結絞不紐謂結死者衣帶結絞之不作活紐也蓋以人生時所結衣帶並爲屈紐使易抽解若死時則無復解故結絞之不爲活屈紐也家禮誤作布絞之絞遂將小斂之布絞不結又傳會不掩其面以孝子時欲見其面致使親尸不成斂束至於大斂入棺方始結之殊爲舛錯今皆本以儀禮及開元禮纂註之又按士喪禮小斂訖有謝賓襲經之文而家禮亦不載丘氏儀節補入今從之

大斂

小斂之明日夙夜陳大斂衣衾于東序即堂東壁下衣服亦隨宜用之與小斂同設案卓於阼階東南置奠饌及盞注於其上巾之設盥盆帨巾各二于饌東設大斂床施薦席褥于西階之西鋪布絞之橫者五幅於褥上布直者三幅於橫者之上吳氏纂言曰小斂之絞縮一橫三者皆以布之全幅爲數大斂之絞縮三橫五者皆以布之小片爲數今按小斂之絞當

以布全一幅各折其末爲三以結之中間不辟破大
斂之絞則以布一全幅通折爲三以結之凡拘細則
束縛堅牢大歛之衣多故須辟開以急束之也次加
衾于絞上次加衣於衾上衾者在外君襚不倒揭殯
以二叉于堂中少西見柩殯坎也所以埋棺也柩
棺束小要也謂之衽屈木合棺縫際即今銀定楔子
也見柩者埋棺不盡猶見棺束也執事者舉棺以入
置于殯坎舉大斂床昇自西階置于棺西乃徹小斂
奠于西階遂帷堂乃斂侍者盥洗舉尸男女共扶助
之安尸于床主人以下哭踊無筭侍者先掩衣次掩

衾次結縮絞次結橫絞卒斂徹帷侍者四人舉床男
女從奉尸斂于棺實生時所落齒髮及所剪爪甲于
棺角又揣摸其空缺處捲衣塞之務令充實不可動
搖勿以金玉珎寶置棺中主人以下憑哀盡哀乃加
蓋下釘今不用釘止以木銀定楔之徹床覆柩以衾
衾主人出降西階再拜謝賓凡與斂者皆答拜乃塗
以木覆棺以土墼累之用泥塗之爲大備也若棺未
漆飾不必掘殯坎但以小凳置棺其上漆畢而後塗
之亦可也卒塗執事者取銘置于殯爲銘設跗置之
殯東設靈座於殯所乃奠執事者舉奠案自東階至

靈座前祝盥洗詣座前跪焚香酌酒進饌再拜興主
人以下哭再拜盡哀皆就位如初

相按家禮大斂文下注云侍者與子孫俱盥手
掩首結絰是結小斂未結之絞也絞畢共舉尸
納于棺中却以先置于棺之衾先掩足次掩首
次掩左次掩右謂之大斂蓋本之溫公書儀合
兩斂爲一而行之從簡便也高氏王氏湯氏欲
存大斂之禮不設大斂之床就將布絞鋪於棺
中又用家禮畫其四角之衾施之事勢甚爲不
便悉之禮制又復乖舛況尸在棺中手足何以

施其力束縛安得牢急今並以儀禮及開元禮
纂定之大斂即畢即殯於殯而塗之分爲兩事
庶於古禮不至有爽君子有力者自當如禮行
之無力者只如家禮行一小斂亦可也高氏湯
氏鋪絞于棺決不可從

堂殯

因朝奠以請殯至期設奠畢通讚唱主人以下敘立
男女皆哭入位哀止通讚唱告請殯執事者一人詣
靈座前跪上香酌酒告辭曰今以吉辰請殯俯伏再
拜興而退通讚唱鞠躬再拜平身主人以下且哭且

拜平身通讚唱遷柩就殯執事者舉役夫入舉柩就殯主人以下共扶助之塗訖通讚唱鞠躬拜拜禮畢

廬次

即殯主人以下各就喪次斬衰者爲倚廬主人於中門外隅下倚木爲廬若人家居室狹隘不能爲廬如家禮擇朴靜之室居之亦可也若家貧無別室者就在殯所亦可也齊衰累墼爲堊室翦蒲爲席不緣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床第主人寢苫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哭晝夜無時非喪事不言非時見乎母也足不到中門主婦以下次於中門之內別室屏去

帷帳衾褥之華麗者不得輒至男子喪次大功以下異居者既殯而歸居宿于外三月而復寢自是主人以下遇哀則哭止相代哭者

成服

大斂之明日死之第四日也厥明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一日斬衰三年二日齊衰三年齊衰杖期不杖期齊衰三月齊衰五月三日大功九月四日小功五月五日緦麻三月絰杖父苴杖用竹母削杖用桐其制上圓下方去環絰加首絰先具腰絰者絞其麻之散垂者絰帶如故然後朝哭相吊諸子孫就祖父及諸父前跪哭皆盡哀就諸祖母及諸母前哭亦如之女子子就諸祖母及諸母前哭遂就諸祖父及諸父前哭如男子之儀主婦以下就伯叔母前哭亦如之訖乃復位諸尊長降出還次喪主以下降立於東階下外姻在南俱西向北上哭盡哀各還次闔戶既成服主人及兄弟始食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菜在於飯與滋味也二十兩爲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之一開元禮作四合妻妾及期九月者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五月三月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自是無故不出若以喪事及不得已而出入車馬素

飾可也

朝夕哭奠

每日晨起主人以下皆服喪服入就位執事者設蔬果脯醢羹飯祝盥洗詣靈座前跪焚香斟酒再拜興主人以下哭再拜盡哀夕奠亦如之劉氏璋曰朝夕奠者陰陽交接思其親也朝奠將至然後徹夕奠夕奠將至然後徹朝奠各用罩巾之暑月恐敗穢食頃即徹去留茶果仍巾之可也罩用竹格以白生絹表之每月朔日則於朝奠設魚肉蔬果羹飯米麪食比朝夕奠品物差盛遇節序亦如之行禮皆如朝夕奠

之儀士庶人月平不殷奠謂如常奠儀大夫以上與
朔奠同有新物則薦之新物如五穀果蔬一應新熟之物初出而未常者必薦之亦如朝夕奠之儀

相按家禮又有上食之儀如是則一日數次似亦煩瀆又朝奠奉魂帛出就靈座夕奠奉魂帛入就靈床考之儀禮無此今於朝夕奠添羹飯二品去其食時上食止用重設在靈座去其奉魂帛出入一節似爲簡古

擇葬地

三月而葬禮大夫士三日而殯故三月而葬既殯之後即謀葬事其有祖塋則附葬其次若窄狹及有所妨別擇地可也前期擇地之可葬者可葬爲土色光潤草木盛茂之地非如世俗葬師擇年月日時山水環合龍虎形勢及致貧富貴賤壽夭之論也

刻誌石

士喪禮無依家禮纂入

用石二片一爲蓋刻云某朝某官某公之墓無官則云某君某甫之墓一爲底刻云某官某公諱某字某某州縣人考諱某某官母某氏某封某年月日生歷任某官某處某年月日卒葬于某鄉某里年若干娶某氏某人之女男子某某女子某某適某某某婦人夫存則蓋云某朝某官某人封某某氏之墓無封則刻云某人之妻某氏夫亡則刻云某官某公封某某氏之墓無官則刻云某君某甫妻某氏之墓其底云年若干適某氏因夫子致封號無則否葬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向而以鐵束束之埋于壙南灰隔之上

相按葬用誌石者盖慮異時陵谷變遷或爲人所發動而此石先見人知其姓名庶爲掩之若埋壙前三四尺之間恐見墓而不見石亦無益於內者今擬埋之壙南椁外灰隔之上庶未得壙而先得石也

治椁造明器造下帳造苞筲甕甒造大轝竹格翣造主

椁成即以瀝清塗其內用少鉛粉黃蜡清油合煎塗其四周及底盖明器刻木爲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及床帳茵席椅卓之類俱象平生而小宋制五品六品三十事七品八品二十事非朝官十五事庶人十事苞二以茅爲之裹遣奠羊豕之肉筲三編竹爲之以盛黍稷麥甕三瓦器以盛醯醢屑屑薑桂之屬甒二瓦器盛酒醴皆以布冪其口各以衍界之

丘氏源曰此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然實非有用之物且脯肉腐敗生虫聚蟻尤爲非便雖不可用也用之而不藏之亦可也**大轝所以載柩**其制用兩長杠杠上加伏兎附杠處爲圓鑿別作小方床以承柩足高二寸傍立兩柱外施圓柄令入鑿中長出其外柄鑿之間須極圓滑以膏塗之使其上下之際柩常適平兩柱近上更爲方鑿加横扃扃兩頭出柱外者更加小扃扛兩頭施横扛横扛上施短扛短扛上再加小扛仍多作新麻大索以備扎縛**竹格所以飾柩**其制以竹爲格如歇山亭子以彩絹縫合罩其上傍

亦以綵絹爲帷幔四角垂流蘇**翣行以障柩既窆樹於壙中障柩**其制以木爲筐如扇而方兩角高廣二尺高二尺四寸衣以白布柄長五尺黼翣畫黼畫翣畫雲氣其緣皆爲雲氣品官可用庶人不可用**作主以棲神**其制用栗木或用木之堅者趺方四寸高尺有二寸身博三寸厚一寸二分趺厚亦如之判上五分爲圓首一寸之下勒前爲頷而判之上斜入其中四分居前八分居後陷其後面之中闊一寸長六寸深四分以書爵姓名行書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竅其後之兩旁以通陷中粉圖其前面書曰顯考某官某封諡府君神主其高曾祖妣亦如此書下旁題曰孝子某奉祀如贈或易世則筆滌而更書之陷中不改書趺中鑿孔透底亦如主身之博厚令主前後身植于趺孔中復以薄板爲主座其左右後三方壁其前面及頂亦以趺承之其趺之濶足以承蓋其高出主一寸抹其左右向前二角復用薄板爲蓋四方直下作頂蓋於座趺上其座與蓋皆用黑漆飾之面開一圓孔以透氣復作韜横平頂四直前後二面濶兩旁狹前作兩窓啓閉下作平底堂座以韜考妣二主

擇日開塋域祠后土

既得地喪主帥執事者於所得地内掘兆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出其所掘之土在兆之南也乃於其中安墓處立一標四隅各立一標當南門兩廂各立一標擇遠親或賓友一人告后土氏執事者設后土神位于墓左近北南向設酒果脯醢于前又設酒尊盥帨于東南告者具吉服讀引神位前鞠躬再拜興引盥洗詣香案前跪上香獻酒讀告文祝執板跪於告者之右讀之其辭曰維年月日具官某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今爲某官某人母則曰某封某氏營建

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祇薦于神
尚饗俯伏興復位鞠躬再拜興遂徹席以出主人再
拜謝告者答再拜遂歸哭於靈座前盡哀而止

穿壙

祠后土訖執事者率役夫遂穿壙司馬温公曰今人
葬有二法有穿地直下為壙而懸棺以窆者有鑿隧
道旁穿土室而攛棺于其中者按古者惟天子得有
隧道其他皆直下為壙而懸棺以窆今當以此為法
其穿地宜狹而深狹則不崩損深則盜難近也

作灰隔

士喪禮無依家禮纂入

穿壙訖即以細灰末布於壙底築實厚二三寸然後
以石灰三分細沙黃土各一分翰拌令勻以淡酒遍
灑和之太乾則築不成塊而虛太濕則築之如泥而
陷其法以手搦成塊墜地復散為度鋪于灰上層層
築實厚二三尺乃下椁今木工尺一尺二寸餘即周
之二尺四旁如前之法築之及壙之平而止
相按灰隔之制家禮云別用薄板為灰隔板厚
一寸如椁之狀內以瀝清塗之厚三寸許中取
容棺墻高於棺四寸許置于灰上四旁旋下四
物炭灰沙土也亦以薄板隔之用此板隔壙四
旁之土築之既實則旋抽其板近上復下炭灰築
之此家禮灰隔之法家禮集說曰頃葬先人慮
地有水繆出臆見椁乃加底用油灰麻筋召船
匠艙其縫薄溶瀝清塗其外家禮塗內此共塗
外恐有訛內外如前法各實以灰沙謂椁外椁
內皆以三物實築之也既平椁口再加外蓋仍
用灰油批縫密釘之再溶瀝清于其上更下灰
沙盈坎而止又問椁內外既皆實以灰沙何必
又用木椁底蓋曰灰沙須發熱過乃堅若不用

椁隔之則天雨地泉浸濕灰沙不能堅結故用
椁隔之則椁外灰沙縱然浸濕而椁內者自能
發熱堅固及椁朽腐而灰沙已皆堅結所以椁
加底蓋非無謂也此湯氏灰隔之法愚謂家禮
灰內之板厚二寸雖不云椁其實即椁矣又云
加灰隔內外蓋則有底蓋可推矣湯氏加之似
以家禮原無底蓋而創加之也由是觀之二說
皆用全椁矣灰隔外板旋抽近上則四旁之土
必與灰沙相離終有空虛崩塌貯水之患此其
大不宜者塗椁以瀝清椁內棺外仍以三物實

之此則不可易者今叅合纂之仍用外椁如棺
合成再以瀝清周塗其内使無縫隙待築壙底
灰沙二三尺訖即下椁於壙中復如法再築四
旁與土相連不用薄板隔之致有空虛縫隙及
墻之平而止候葬時下棺于椁中椁底及棺四
旁上面復用三物築實俟潲與椁口平再溶瀝
清灌于灰沙之上與椁内四旁瀝清相黏合一
處方加椁盖再以灰沙如前築之厚二三尺許
方以土實築之盈坎而止如此則椁外灰沙與
土相連入既無罅隙椁内灰沙實其空虛又不

貯水椁有瀝清又足隔水似為周詳矣

請啓期告于賓

士喪禮請啓期告于賓家禮無丘氏補入今從
之

將葬執事者請啓殯之期以告于賓 告賓者使賓知其日來會也

啓殯

將葬啓其殯之塗而遷柩於堂中也

葬之前一日因朝奠以啓殯告質明設饌如朝奠儀
内外之親各服其服入就位哭祝盥洗詣靈座前跪
焚香酌酒告辭曰今以吉辰啓殯敢告俯伏再拜興
内外皆哭盡哀主人以下再拜興執事者舁徹殯塗
訖設席於柩東舁柩於席上 此緣初殯時在堂中少西故徹塗訖即稍移東即堂中也 祝以功布拂柩訖
覆以衾若殯於他所執事者先設帷于堂 即廳事也
徹塗訖役夫入婦女退避祝跪告辭曰請遷柩於
堂俯伏再拜興役夫舉柩祝奉重導柩主人以下哭
從 男子由左婦人由右重服在前輕服在後各為序無服之親男居左女居内各次喪主主婦之後 詣堂
執事者布席置柩於席上南首祝設靈座及奠于柩

前南向主人以下就位哭如初 如未成服之禮皆諸
以為席仍代哭不絶聲

相按古者殯於堂中少西故啓殯時少移於東
即安柩故儀禮無遷柩之文開元禮啓殯條内
舁柩于席設帷主人以下哭於位如未成服之
禮仍代哭不絶聲亦是殯於客位之西稍移於
東即安柩也今家禮乃出遷柩之條又在朝祖
之後似於古禮欠合盖緣人家狹隘殯在別室
故於啓殯之後復遷於廳事耳今二儀俱纂入
仍在朝祖之前如大家殯於堂中者徹塗訖即

安柩於稍東如殯在別室者徹奠訖仍行遷柩
於廳事之儀柩定方行朝祖之禮庶古今各宜
不相背戾也

朝祖

象平生出必辭尊長之儀也

啓之日執事者設奠於廳門外主人以下輯杖立于
柩前祝跪告辭曰請朝祖俯伏再拜興祝奉重執事
者奉奠前行燭次之銘旌次之重次之主人以下哭
從男女左右皆如從柩之序 詣祠堂前執事者布席
祝奉重于席上北面朝祖主人以下就位哭盡哀祝

奉重還柩所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
　柤按丘氏儀節云奉柩之禮固不可廢但人家
多狹隘難於遷轉擬用魂帛以代柩行雖非古
禮猶愈於不行者今考士喪禮云遷于祖用軸
重先奠從燭從由是觀之古既用重今奉重以
朝亦可也故不以柩行從丘氏用重從儀禮

親賓致奠賻

啓之日親賓致奠賻者奠用牲醴脯羞賻用金帛貨
財皆有狀先通名喪家焚香燃燭布席哭以俟護喪
者出迎賓賓入讀者引賓就位鞠躬再拜興引詣靈
座前跪上香獻酒奠賻狀讀祭文舉哀賓主皆哭盡
哀俯伏再拜興復位鞠躬再拜興焚祭文賓出主人
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賓亦哭東向答拜興慰問訖乃
揖出主人哭而入護喪送賓至客所茶湯而退
　柤按楊氏湯氏賓弔主人皆有主人拜賓賓不
當答拜之說考之儀禮禮記並無賓不答拜之
文書儀家禮但賓主相拜此自是人情事體當
如此若如二家之說喪主在單行亦可也若在
尊行卑者可肆然受之乎不惟不敢其心亦不
忍也今並從家禮答拜與之又近世喪家因賓

奠賻裂絹給散親友謂之孝帛有費於財無益
於事湯氏曰塟具已備而有餘不免隨俗行之
若家無餘財因懼薄俗非笑致賣田宅以營辦
甚至衣衾塟具反爲苟且棄本逐末莫此爲甚
士君子當力變之此論甚當故今不以孝帛等
入湯氏又曰又有因賓奠賻盛致酒食相待以
爲悅者考之廣記曰凡喪家爲酒食及爲制服
以待弔者皆不可受弔喪本爲恤其患難協力
助事也往則自衣弔服當矣若使其家哀戚之
中反爲已營辦酒食衣服之具受之豈得安乎

此俗行之已久爲害不細士君子當[illegible]
王氏亦云今世人心不古知禮者必毋以居喪
不待賓以酒食爲恡財薄親友相爲訾毁喪家
緣此越禮而循救俗者多矣禮本人情賓卒隨
宜以蔬果酒食待之衰服者不與筵飲酒者不
沾醉亦無大害愚謂此事[illegible]爲喪家之累力變
之勢不在主而在賓也假[illegible]大夫之爲賓者
喪家雖制有酒食[illegible]禮而不即席一品之下[illegible]
此三四人舉行之則人人望而效之矣喪家雖
欲悅賓安得從而悅哉習俗之不變者未之有
也今仍以家禮茶湯而退纂之王氏酒食
三五行之文以俟變禮君子力行之

祖奠

象生時出行必設祖餞之義

是日晡時執事者設祖奠于靈座前如朝奠儀主人
以下哭就位祝盥洗詣靈座前跪焚香酌酒告辭曰
永遷之禮靈辰不留謹奉柩車式遵祖道俯伏興主
人以下哭再拜 且哭且拜

陳器

發引前五刻 出開元禮 大明集禮 執事者陳布
吉凶儀仗方相在前 以狂夫爲之無狂夫樂工可也 面具魌頭或四目或兩目冠服如道士執戈揚盾 次
明器次下帳次誌石次銘旌 去跗執之 次苞筲甖甁
次食案次重次大轝前有功布 喪有翣役夫執之
相按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
裳執戈揚盾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其四
隅敺罔兩蓋方相氏官名也蒙熊皮黃金四目
注爲驚敺疫鬼即今魌頭也蓋方相氏所執掌
爲此等事以熊皮蒙首以黃金爲四目乎今家
禮及諸氏之說皆云四品以上四目爲方相以

下兩目爲魌頭是以官名與鬼面爲對殊爲失
矣縱有兩目四目之別皆方相氏所爲者皆魌
頭之象也何獨四目曰方相兩目曰魌頭邪此
必禮注之誤或流傳之訛諸儒不詳考之故也
況士喪禮原無方相之文惟開元禮載之今並
以周禮纂正而削去四品以下十五字

遷柩昇轝

厥明役夫納大轝於中庭 脫柱上橫扃人家狹隘門外亦可也 執事者徹祖奠祝詣柩前北面跪告辭曰
今遷柩就轝敢告遂遷靈座置旁側召役夫遷柩就

轝乃載柩既昇轝乃施扃加楔以索維之令極牢實

主人從柩哭降視載婦人哭于帷中

遣奠

既昇轝祝帥執事者遷靈座于柩前南向乃設饌如朝奠儀有脯主人以下哭就位惟婦人在帷不預祝盥洗詣靈座前跪焚香酌酒告辭曰靈輀既駕往即幽宅載陳遣禮永訣終天俯伏再拜興執事者遂徹脯納于苞中束之置轝桊上祝奉重昇靈輦無輦依俗用紙飾綵亭置神主及重於上亦可婦人乃蓋頭出帷降階立哭守舍者哭辭於靈座前再拜而退男左女右且哭且拜尊長不拜

發引

柩行主人以下男女哭步從出門婦女以白布幃幕障之幕制四角以竹為柱用四人擡行尊長次之無服之親又次之賓友又次之若墓遠皆乘車馬或先待於墓所或有故只出郭向柩前拜辭而歸婦女亦如之主人皆再拜謝賓若墓遠及病不堪步者出郭喪主及諸子亦乘車馬去塋三百步許乃下

路祭

象人生時出行親賓郊餞也士喪禮無家禮有

親賓欲路祭者設幄于郭外道旁駐柩而奠主祭者詣柩前再拜興跪上香獻酒俯伏興復位再拜興而退主人再拜謝賓答拜

墓遠設奠

若墓遠則舍舍謂止宿處設靈座於柩前進酒脯如朝夕奠之儀夜則主人兄弟皆宿柩旁親戚共守衛之

及墓

未至執事者先設靈幄於墓西南向內設香案設親賓次於幄前南向男東女西女謂親賓婦女設主婦以下幄於靈幄後壙西南向方相至以戈擊壙四隅明器等至陳於壙東南北上靈車至即靈亭也祝奉就幄南向將桊上主櫝移在重前執事者具脯醯酒果奠如初祝盥洗詣靈座前跪焚香酌酒俯伏再拜興而退少頃徹之柩至執事者先布席於壙前脫載置柩於席上北首祝設几席於柩前遂設酒脯之奠如常儀主人以下男女皆就柩所東西立憑哭盡哀

乃窆

執事者橫扛先以木扛橫以灰隔之上主人以下輟哭審視乃下柩先是壙之南面為礎道二三層使人

可以次而下下棺時止以八人手扶柩底而下甚穩
便不必用索直下可也柩至壙上却折疊絹布兜柩
底而下至槨內審視方正訖還將絹布抽出若截其
餘在內恐實灰沙不便 倚翣鋪銘旌 舊倚翣於壙內
四隅鋪銘旌于柩上今用灰隔四隅無地可置翣銘
旌置柩上亦不便於實灰沙窆後焚於墓前可也

主人贈

主人以下序立讚引主人詣墓前跪執事者以玄纁
授喪主喪主祝祝置玄纁於柩旁 廿 飫金玉翫好皆
不得入壙恐為亡者之累愚謂今用灰隔此物亦無餘地
可著贈之而焚之亦可也 喪主以下再拜哭盡哀

賓客拜辭而歸

親賓詣柩前哭再拜與主人再拜謝賓賓答拜乃歸

加灰隔蓋

家禮灰隔外用薄板故曰加內外蓋今止用槨
故除去內外字

下槨訖即於槨四旁與上面再用灰沙杵築之與槨
口平復用瀝清灌於灰沙之上與槨四墻瀝清相黏
合約厚二三寸許乘其未凝即加槨上蓋復用銀定
木彄之 不用釘歲久鐵消恐致漏孔故也 復實以灰
沙築厚二三尺乃以土築之

祠后土於墓左

劉氏補注曰為父母形體在此故禮其神以安
之

執事者陳器具饌設后土氏之位于墓之東北隅擇
遠親或賓客一人致告拜奠皆如開塋域之儀告辭
曰維年月朔日具官某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今為
某官某人窆茲幽宅神其保佑俾無後艱敬以清酌
脯醯祇薦于神尚饗

藏明器等類

實土及半乃藏明器等物 司馬溫公曰自明器以下
俟實土及半乃於其旁穿便房以貯之以板塞其門
楊氏曰或問穿便房恐虛壙中引水不便欲貯埋墓
誌處如何曰本條注云此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
然實非有用之物且脯肉敗腐生蟲聚蟻尤為非便
雖不用可也惟明器埋之無妨 下誌石 於壙南灰隔
直上先布甎一層置石其上又以甎四圍之而復其
上復實以土而堅築之 築高平地尺許方以散土封
之其形如斧然

題主

執事者設題案於靈座東南西向讀引題者詣案所西面祝盥洗詣靈座前主人從祝啓櫝出主奉之前行主人從祝詣題案前置主卧其上主人案南北面立題者盥洗題主先題陷中父則曰故某官某封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粉面則曰顯考某官某封某君神主其下左旁題曰孝子某奉祀母則陷中題曰故某封某氏諱某字某第幾神主粉面則曰顯妣某封某氏神主旁題亦如之如無官封則以生時所稱爲號如父曰顯考處士府君神主之類題訖祝奉主置靈座主人從祝跪主人以下皆跪祝焚香酌酒讀祝祝執版出於主人之右讀之其辭曰維年月朔日孤子某敢昭告于某官某封謚府君形歸窀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憑是依母則改爲哀子讀畢其文收之不焚主人以下哭再拜且哭且拜祝納主置重於墓所候虞祭訖埋之

反哭

祝奉神主櫝昇車今用靈亭昇之執事者徹去靈座遂行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出營門尊長可乗車馬路遠早約行百餘步亦可乗車馬婦女乗轎亦可也至家望門即哭而入執事者先設靈座于堂中中舊處祝奉神主入就位主人以下哭於堂遂詣靈座前哭盡哀賓友復來吊者拜之如初期九月之喪可以飲酒食肉不與宴樂小功緦麻及大功異居者可以歸

虞

虞喪祭名安也鄭氏曰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家禮注曰朝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其親也墓遠則不出是日可也若出家經宿以上則初虞於所館行之

主人以下皆沐浴或以晩迫不得從容畧自澡潔可也執事者陳器設盥盆帨巾於東階之東南上設酒尊盤盞於靈座東南設讀祝案於靈座西南止中設香案於靈座前陳香燭臺盒火前陳茅沙縮于案下具饌於靈座前設食案近内一行設匙筯當中酒盞在匙筯西醋楪在匙筯東羹在醋東飯在酒西次二行空下以俟行禮時進饌次三行設蔬菜脯醢次四行設果實又於案前東西設牲俎丘氏曰按此據禮陳設耳若夫倉卒之際即用世俗所設卓面似亦簡便況乃平生所用似亦得事死如事生之意祝出主祝

盥洗啓櫝奉神主出置靈座主人以下哭就位[illegible]
及兄弟倚杖於室外及與祭者皆北向哭入位[illegible]
皆北面以服爲行列服重者居前輕者居後丈夫處
東西上婦人處西東上逐行以長幼爲序祝止哭降
神讚引主人詣盥洗所盥帨執事者酌酒前行詣香
案前跪上香祭酒主人傾酒于茅沙上俯伏再拜興
復位參神鞠躬四拜興進饌祝以魚肉炙肝米麪食
奠于靈座前案上次二行空處初獻讚引主人詣酒
尊所執事者酌酒前行詣靈座前跪獻酒俯伏再拜
興讀祝讀引主人詣讀祝位跪主人以下皆跪祝跪

於主人之右讀之其辭曰維年月朔日孤子某敢昭
告于先考某官某封謚府君母則曰先妣某封某氏
日月不居奄及初虞夙興夜處哀慕不寧謹以潔牲
柔毛無牲則云清酌庶羞粢盛醴齊哀薦祫事尚饗
主人以下皆哭少頃祝止哭俯伏再拜興復位亞獻
古用主婦行今只亦以主人代之禮如初獻終獻古
用親賓子弟行今只亦以主人代之禮如初獻侑食
執事者執壺注添滿盞座前所奠盞中酒主人以下
皆出主人立於門東西向卑幼丈夫在其後行皆北
上主婦立於門西東向卑幼婦女在其後行北上尊

[illegible]休於他所以俟[illegible]闔門如[illegible]
[illegible]以頃啓門祝當門北面作噫歆聲者三乃啓門
主人以下哭入位復舊拜位點茶執事者進茶奠于
匙筯旁告利成祝立於主人之右西向告主人曰利
成辭神主人以下皆鞠躬四拜焚祝文納主祝斂主
納之于櫝徹饌埋重執事者取[illegible]時所留之重埋於
墓所罷朝夕奠朝夕哀至哭如初

再虞

初虞後遇乙丁己辛癸柔日乃再虞
沐浴厥明夙興陳器具饌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倚

杖於室外哭入位乃降神參神進饌初獻讀祝辭並
同初虞但改初虞爲再虞祫事爲虞事亞獻終獻侑
食主人以下皆出闔門啓門主人以下哭入位點茶
告利成辭神焚祝文納主徹饌並同初虞儀

三虞

再虞次日爲甲丙戊庚壬剛日曰三虞
沐浴厥明夙興陳器具饌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倚
杖於室外哭入位降神參神進饌初獻讀祝辭並同
初虞但改再虞爲三虞虞事爲成事亞獻終獻侑食
主人以下皆出闔門啓門主人以下哭入位點茶[illegible]

利成辭神焚祝文納主徹饌並同初虞儀

卒哭

三虞後遇剛日爲卒哭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故此祭漸用吉禮

前期一日沐浴厥明夙興陳器具饌並同虞祭惟更設玄酒壺于酒尊之西質明祝出主主人以杖以手室外哭入位降神參神進饌舊注主人奉魚肉主婦奉麪米食主人奉羹主婦奉飯皆奠靈座前案上今只以主人進獻初獻讀祝祝跪於主人之左東面讀之其辭曰維年月朔日孫子某敢昭告于先考某官

某封謚府君日月不居奄及卒哭叩地號天五情糜潰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哀薦成事來日躋祔于祖考某官某封府君母則曰某祖妣某封某氏尚饗主人以下皆哭少頃祝止哭俯伏再拜興復位亞獻終獻侑食主人以下皆出闔門啓門主人以下哭復位點茶告利成祝立西階上東面告之辭神焚祝文納主徹饌並同初獻儀主人以下各還次謂以廬堊室之類自是後朝一哭夕一哭乃諱名主人及衆兄弟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寢席枕木

相按雜記曰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注云自虞以前凶祭也自卒哭以後吉祭也方氏曰祭所以追養而盡於終身喪所以哭亡而止於三年孝則人子終身之行故子孫於祭必稱孝哀則發於聲音見於衣服故子孫於喪則稱哀考之士喪禮卒哭祝辭曰哀子某云云是卒哭猶稱哀矣故仍以孤子纂之至祔祭始稱孝

祔

卒哭之次日爲祔祭祔者祔於祖廟也

卒哭之明日乃祔是日夙興陳器具饌家禮注云陳器于祠堂若祠堂狹則陳于廳事或他所隨便可也

祔父則設父之祖考妣二位正中南向設亾者位在其東南西向若祔母則惟設祖妣一位具饌每位一卓餘並同初虞但設酒尊及玄酒尊于阼階上火爐湯餅於西階上又設案卓二于西階上一盛祖考妣櫝一盛亾者主櫝質明主人及衆兄弟皆倚杖於階下入哭於靈座前盡哀祝止哭贊引主人以下詣祠堂奉所祔祖考之主祝啓櫝請主置于座出其主置所設祖考妣之位上若行禮在他所祝跪告曰請主詣某所乃奉其櫝以行主人以下隨行至置西階所設卓上然後啓櫝出主置座椅復引主人以下詣靈座

所祝啓櫝出跪告辭曰請主詣祠堂或曰廳事祝遂
納主奉之前行若內喪則以本家子弟奉之主人以
下哭從如從柩之次至祠堂門或廳事祝止哭遂置
主於西階卓上啓櫝出主置于座祝奉主置於所設
亡者之位主人以下各就位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
宗婦立於兩階間主人在宗子之右主婦在宗子之
左餘男東女西並同前愚按卒哭以前祭皆在靈座
前行禮此祭在廟故設宗子宗婦之位降神參神進
饌祝進奠執事佐之初獻贊引主人詣曾祖考神位
前跪獻酒俯伏再拜興引詣曾祖妣神位前儀同考

讀祝贊引主人詣讀祝位跪主人以下皆跪祝執版
跪於主人之東西向讀之其辭曰維年月朔日孝元
孫某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適于曾祖考某官某
封府君躋祔孫某封某官尚饗毋則曰曾祖妣某封
某氏躋祔孫婦某封某氏如父先亡已入昭穆則毋
不用祔于曾祖妣竟請啓父神主祭而祔之其辭曰
維年月朔日孝子某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適于
先考某官某封府君茲以先妣某封某氏禮當祔考
並享不勝感愴尚饗此出丘氏儀節俯伏再拜興贊
引主人詣先考神位前毋則云先妣跪主人以下皆

[illegible]斟酒讀祝祝跪於主人之左南向讀之其辭曰
維年月朔日孝子某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哀薦
祔事于先考某官某封府君毋則曰先妣某封某氏
適于曾祖考某官某封府君毋則曰曾祖妣某封某
氏如父於祔則曰先考某官某封府君云云尚饗俯伏再
拜興復位亞獻終獻侑食主人以下皆出闔門啓門
主人以下復位點茶告利成祝立於西階上東面告
之辭神焚祝文納主祝先納祖考妣主于櫝次納亡
者主于櫝祝奉主于龕如在廳事祝奉祖考妣櫝于
祠堂主人以下皆陪從還奉新主返靈座主人以下

哭從如來儀
相按家禮注云若宗子自為喪主則主婦為亞
獻親賓為終獻若喪主非宗子則喪主為亞獻主
婦為終獻王氏丘氏又曰宗子自為喪主則喪
主行之主人非宗子則宗子主祭是主祭者皆
當以宗子為之矣及祝辭則云孝子某薦祔事
於先考某官先妣某氏以此言之又是喪主自
祭矣豈不自相矛盾今按古喪禮卒哭辭云哀
子某來曰祭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又饗辭
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祔祭用嗣尸曰孝

子某孝顯相云云皆是喪主自爲主祭[illegible]元
及　大明集禮皆同今並依士喪禮[illegible]纂正除去
家禮者宗宗子自爲喪主以下一段及至氏並
氏之說

大功以下除服

至期厥明夙興陳器具饌如虞祭儀不至設饌如朝
奠儀設次陳吉服質明祝出主釋服者入哭盡哀而
止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就位哭盡哀止降神參神初獻
讀祝祝辭　曰從子某餘親隨宜稱　敢昭告于伯父
某官府君　餘尊長隨宜稱　禮制有期追遠無及謹以
清酌庶羞用伸虔告尚饗亞獻終獻辭神焚祝納主
徹饌禮畢如未至不用降神三獻哀止之後止用鞠
躬四拜詣靈座前上香奠酒讀祝俯伏再拜興復位
鞠躬四拜禮畢

喪禮備纂卷上　終

喪禮備纂卷下

浚川　王廷相　著

小祥

期而小祥喪至此小吉也自初喪至此不計閏十
三月也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忌日以從簡便
前期一日主人及諸子皆沐浴厥明夙興陳器具饌
並如卒哭儀設次陳練服　家禮注云丈夫婦人各設
次於別所置練服於其中男子練布冠去首絰練布
衣裳去負版辟領衰杖如故餘如制婦人亦以練布
爲蓋頭大袖杉裙不令曳地除要絰餘如制期年者
改吉服猶盡其月不得服紅紫金珠錦繡夫爲妻猶
服禫盡十五月而除　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倚杖於
門外與期親各服其服入哭於靈座前盡哀祝止哭
乃出就次易服　三年者易練服期年者易吉服　復入
哭祝止哭乃降神參神初獻讀祝其辭曰維年月朔
日孝子某敢昭告于先考某官某封府君　母則曰某
封某氏　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
惰其身哀慕不寧謹以潔牲柔毛　無牲者用清酌庶
羞　粢盛醴齊薦此常事尚饗亞獻終獻侑食主人以下
俱出闔門啓門主人以下復位點茶告利成　祝立西

跪上東面告之辭神焚祝文納主徹饌自降神以下至此並同卒哭儀自是止朝夕哭始食菜果

大祥

再期而大祥自初喪至此不計閏二十五月亦止用第二忌日祭

前期一日沐浴厥明夙興陳器具饌並如小祥儀設次陳禫服禫服儀禮不載温公所擬縿紗幞頭縿布衫等及王氏所擬公服大角帶靴笏之制近於古似不可從今擬男子白麻布方帽白麻布直領衫葛布腰絰做古大祥之後縞冠麻衣葛絰之制婦人白麻布蓋頭素假髻白麻布衫裙素履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倚杖於門外各服練服入哭於靈座前祝止哭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祝止哭降神參神初獻讀祝其辭曰維年月朔日孝子某敢昭告于先考某官某封府君母則云先妣某封某氏日月不居奄及大祥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墮其身哀慕不寧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薦此祥事尚饗亞獻終獻侑食主人以下皆出闔門啓門主人以下復位點茶告利成辭神徹饌納主並同小祥儀執事者斷杖棄之屏處

相按大祥之服儀禮雖不明載考之間傳曰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注云小祥用練布易其冠又以練爲中衣以縓爲領緣也又期而大祥祭之日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着朝衣而行大祥之祭祭後哀情未除仍反服微凶之服首着縞冠身着十五升麻深衣也中月而禫禫祭之日玄冠玄衣黃裳祭訖着朱大吉也祭訖乃服朝服綅冠綅即黑經白緯之纖也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又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注云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仍服大祥素縞麻衣陸氏曰祥之日猶服練服及祭易之朝服縞冠是也祭已又易之大祥素縞麻衣是也由是觀之古人於祥祭之時暫用吉服以攝祭耳然猶未遽純吉而縞冠黃裳雜於朝服之間祭訖仍反喪服非如温公與王氏即用吉服爲常服也且古今異宜而律制明載斬衰三年卒祔之祭既可以衰行之二祥之祭亦不必泥古以吉服承祭練服禫服亦無不可者故今小祥仍依家禮以練布爲冠服去其首絰辟領負版衰

杖如故餘如制婦人亦以練布爲蓋頭大袖衫
裙不曳地除去要絰餘如制於大祥男子用白
麻布爲冠帽白麻布爲長衫如古人大祥縞冠
麻衣葛絰之制婦人素假髻白麻衫裙素履以
終祥後三月必於禫祭之日始以吉服易之庶
於踰衰三年之義不甚矣又按間傳曰期而小
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
禫禫而牀喪大記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鄭
氏注云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孔
氏曰吉祭而復寢謂禫後行過時祭而復寢也

雖與間傳不同然禮宜從厚況三年喪制未終
遽爲復寢殊爲未宜故依丘氏纂在禫祭之後

禫 徒感反

禫祭名鄭氏云澹澹然平安之意大祥之後中
月而禫注謂間一月也自初喪至此不計閏二
十七月家禮卜日今止以二十七月滿日行之
前期一日沐浴以酒果告遷於祠堂如朔旦之儀毋
亡不用行此禮讀引主人以下至祠堂前序立祝盥
洗啓櫝出主四代主俱出祔神鞠躬四拜讚引主人
盥洗詣香案前跪主人以下皆跪上香酹酒奠酒讀
祝其辭曰維年月朔日孝子某敢昭告于某官某封
府君某封某氏四代同此稱止以官封稱呼而不書
高曾祖妣者是時高祖親盡曾祖二考妣尚未改題
故也茲以先考某官某封府君禫祭已屆禮當遷主
入廟某官某封府君某封某氏親盡神主當祧某官
府君某封某氏神主改題爲高祖考高祖妣某爲
曾祖考某爲曾祖妣某爲祖考某爲祖妣某世次遞
遷不勝感愴謹以脯酒用伸虔告尚饗告畢命執事者
改題各龕神主外改陷中不改遞曾爲高遞祖爲曾
遞考爲祖虛東一龕候禫祭畢奉新主升其上爲考

龕者毋先亡祭畢依胡氏內子祔祖妣之旁奉主祔
於死者之祖龕即主人之曾祖龕西邊妣之主下東
向候父母俱亡方同入東一龕家禮本注云若無親
盡之祖則祝版云云告畢改題神主如加贈之儀遞
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若有親盡之祖而其別
子也則祝版云云告畢而遷于墓所不埋其支子也
而族人有親未盡者則祝版云云告畢遷于最長之
房另爲小宗使主其祭其餘改題遞遷如前若親皆
已盡則祝版云云告畢埋于兩階之間其餘改題遞
遷如前告畢改題神主各置于龕奉祧主置于別所

舊改題埋之今擬置於別所或正旦或歲暮合祔主而祀之亦仁人孝子不忘本源之意厥明夙興陳器具饌設次陳吉服男女皆移淡服色烏紗帽黑角帶不用金繡之類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各服禫服入哭於靈座前盡哀祝止哭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祝止哭降神參神初獻讀祝其辭曰維年月朔日孝子某敢昭告于先考某官某封府君母則云先妣某封某氏日月不居奄及禫祭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哀慕不寧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祗薦禫事尚饗俯伏再拜興復位亞獻終獻侑食主人以下

皆出闔門啓門主人以下復位點茶告利成辭神焚祝文納主徹饌並同大祥之儀遂遷新主于祠堂讀引主人以下詣祠堂啓櫝出主降出還詣靈座前主人以下序立啓櫝出主祝詣靈座前跪告辭曰今以吉辰奉遷神主于祠堂俯伏再拜興納主于櫝奉之前行如母則用本家子弟一人奉之喪主內外以下陪從祝入置櫝于神位遂啓櫝出主主人以下各就位降神參神進饌高曾祖考皆設饌及酒果執事者進之初獻讀祝其辭曰維年月朔日孝曾孫某官某封某敢昭告于高祖考某官某封府君高祖妣某封

某氏曾祖考妣祖考妣稱呼皆同某罪積不滅歲及免喪世次迭遷昭穆繼序先王制禮不敢不至今奉先考某官某封府君躋祔祖次謹以酒脯用伸虔告尚饗喪如父在止云罪積不滅歲及免喪今奉先妣某封某氏躋祔于曾祖妣某封某氏云云亞獻終獻辭神焚祝文納主徹饌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相按殷人練而祔周人卒哭而祔祔即居廟不及靈座呂氏曰主人未除喪神主未遷於新廟故以其主祔於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故謂之祔既除喪而後遷之於新廟左傳云君薨祔而作

主特祀于主烝嘗于廟言雖祔猶未與於群主之祭也士喪禮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禫祭之月雖遇吉祭止祭祖考妣其祔者尚未以告祭待之哀未忘故也故曰猶未配未得與祖姑並祭也由是言之必主人除喪而後遷主於新廟禮也書儀家禮遷廟皆在大祥之日是主人之喪未終而遽改矣開元禮又在禫祭之後卜日而行若如古禮一祔于廟即不更出卜日可也今家禮既祔之後仍奉新主反於靈座是主雖祔而猶在外矣禫祭之後俟卜日

而遷則祭後卜前主在靈座無所歸着主人已
吉而亡者未妥又似不可故今遷主移在禫祭
之日主人既從其吉而神主亦正其位庶於古
禮免喪遷廟爲有合也

服制

相按儀禮喪服傳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
三袧今觧曰削猶殺也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內
殺其幅稍有餙也袧者辟兩側空中央也此盖
揔五服之衰裳而言也外削幅者縫之邊幅向
外也內削幅者縫之邊幅向內也幅三袧者據

裳而言也爲裳之法前三幅後四幅幅皆三辟
積古布幅二尺二寸七幅共布四丈四尺若不
辟積以狹之安得束身故須每幅三袧以辟積
之然腰之廣狹亦任人身體巨細爲之故袧之
辟攝不言寸数多少但每幅以三袧爲限也若
齊裳內衰外今觧曰齊緝也五服之衰一斬四
緝凡緝裳者向內展而緝之緝衰者向外展而
緝之凡齊舉衣裳之邊際而言也負廣出於適
寸今觧曰以布一方置於背上畔縫綴領下畔
放垂之以在背上故謂之負辟領謂之適負橫
出於辟領左右各一寸適博四寸出於衰今觧
曰辟領向外謂之適左右各廣四寸反摺向外
卽今之開有窩餘布下縫於領中而摺之向外
也今人與負板皆另用布爲之出於衰者衰博
四寸當心辟領左右各四寸則當中濶八寸矣
皆反摺向外則出衰左右各六寸矣衰長六寸
博四寸今觧曰長六寸者據上下而言也綴於
外衿之上故廣長正當心 也衣帶下尺今觧曰
衣之長於束帶處之下仍有一尺可掩裳際衽
二尺有五寸今觧曰衽衣衿也尔雅衿謂之襟

用布三尺五寸燕尾裁之各得二尺五寸尖頭
皆向上綴於衣正幅之旁作衣內外襟以承領
袂屬幅今觧曰袂袖也取整幅爲袂而連屬之
也衣二尺有二寸今觧曰言衣者自袂之本而
言也袂共三段衣之身爲袂本一也袂屬幅爲
袂之中二也袪爲袂之口三也凡布幅二尺二
寸故衣一畔得二尺二寸也屬幅又二尺二寸
袪尺二寸故長五尺六寸也以今之尺論之止
三尺有餘耳袪尺二寸袪今之挾袖也以橫廣
言之古布幅狹若無袪則袂短而不可着矣其

文明白可省如此而鄭賈二氏之注疏乃成綴誤今即其誤之大者言之衣帶下尺乃謂帶衣之帶非大帶革帶之大一也衽二尺有五寸乃謂綴於裳兩旁以掩裳際二也衣二尺有二寸乃謂自領至腰計二尺二寸三也蓋經言衣帶下尺者是論上衣之度以人身有長短不可以尺寸計之但以束帶之處其下仍有一尺為度耳非如此不足以掩裳際矣經言衽二尺有五寸者謂衣內外衿而言也蓋衣必有衿而後可以掩其胷體今考諸儀禮禮記中凡所言衣衽

者不論中表大小朝祭之服鄭氏賈氏皆以衽綴於裳旁而領袷下垂如對衿比甲之制是自胷膺以上當心正中之處曾無一衽以掩之者此豈事體之順適聖人制衣之盡善哉及考之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者在裳之兩旁安得謂之上喪大記曰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論語曰被髮左衽謂左掩其襟也若在裳之兩旁謂之左衽何居三者之謬莫大於此經言衣二尺二寸者接袂屬幅而言也其下即云袪尺二寸蓋示一袂長廣之制也言袂而以衣言之何

也蓋袂之本其半在衣故不得不以衣計之尉今之針工量袂之長短必自衣始也二尺二寸何也古布幅之度也衣之尺數如此袂中屬幅之數又如此袪之數又如此則袂之長短可知矣若曰衣之長止二尺二寸以今之尺論之纔一尺三寸耳尚未及於人身束帶之處豈不與帶下尺自相矛盾耶又安得掩裳上際鄭賈一誤後儒不察而信之遂有極短無衽之衣遞相傳授而莫之辯及至製衣與人之身不合則又用布高一尺上接連衣身復繞腰前後謂之衣

帶下尺嗟乎是何識見是何事體也哉近得四明黄氏五衰圖觀之其謂衣帶下尺言衣隨人身長短於束帶下再長一尺可掩裳際其謂衽二尺五寸言用布一幅長二尺五寸斜尖裁為燕尾狀施于領下作内外衿乃為得之丘氏儀節亦云按注疏有綴衰于外衿之上之文既曰有外衿則必有内衿明矣今衰衣之制繫帶于衣身兩衿之旁際如世俗所謂對衽衣者衣著之際遂使衰不當心殊失古制今擬綴繫帶四條以外衿掩於内衿之上則具服之際衰正當

心矣丘氏雖有是論然不知謂之衿者以施袵而後名者也衣無袵安得謂之衿且衣幅之旁既不施袵則衣必狹隘安能以外掩內領既不垂安能斜掩至於脇下此亦徒言而不考其實者也盖古者朝服祭服喪服燕居之服雖有外削內削緝與不緝之殊其上衣下裳大制必不懸遠今朝祭燕居之服既皆施袵而喪服深衣獨以先儒有是成說而不能復古豈不可爲可惜哉

斬衰

斬衰以極粗生麻爲之謂之斬者既斬而不再緝也 謂不緝旁及下際之邊也 衣帶下尺足以掩裳腰 無骨處束帶之所也此下仍有一尺以掩裳之腰際楊氏丘氏又用布高一尺上屬連衣身繞衣前後此乃衣止二尺二寸不合於人身而復添此以足之之爲也殊不成衣制決不可從 衣縫皆殺向外 布邊查皆展於外縫之背 有負 用布廣尺八寸長如之綴於領下垂之出於左右適各一寸前當心有衰用布長六寸廣四寸綴於前襟正中交縫處肩之左右有辟領 辟開之領口也 曰適 各用布四寸綴於肩上領旁 即今俗所謂之餘布也 各出於衰外六寸 辟領原廣四寸擺外尺四寸左右二八一尺六寸衰居中四寸故適各出衰六寸 衣內外有袵 用布三尺五寸斜尖裁之以二尺五寸爲上袵餘爲下袵狹頭皆向上廣頭皆向下 袖用全幅布爲之其長重摺之與衣之長相等袪 又用布一尺二寸之廣如袖之長接於末以爲袖口 裳七幅綴要一條裳交際處正在前後 其論在裳圖 其縫在殺向內每幅作三袧謂屈其兩邊相

輳合而中央空也 冠 即所謂梁也比衣裳用布稍細紙糊爲材廣三寸長足跨頂前後裹以布就摺其布作三㡇子皆向右縱縫之是謂三辟積 用麻交股作繩一條折其中從額上約之至頂後交過前各至耳結之以爲武屈冠兩頭入武內向外反屈之縫於武又以武之餘繩就作細繩垂下爲纓結於頤下 首絰 以有子麻爲之其圍九寸苴絰大搤是大指與第二指一搤也麻本在左從額前向右圍之從過頂後以其末加於本上又以繩爲纓以固之如冠之制

首絰大搹五分去一以爲帶○腰絰圍七寸有餘亦以有子苴麻爲之兩股相交爲繩兩頭結之各存麻本散垂三尺不結其交結處兩旁各綴細繩繫之小斂襲絰於序東大功以上麻皆散垂其末至成服之日方絞結之○絞帶亦用有子麻繩一條其圍二寸餘其長比腰絰而短一頭作圈彄圈腰從左過後至前以其右端穿入彄中約之而反插於右如今人繫公服之革帶相似在絰之下○杖父苴杖用竹本在下母削杖用桐上圓下方其大如腰絰其長與心齊

杖雖亡於父母凡斬衰者杖爲妻期亦杖爲長子亦杖期有杖有不杖○菅屨以菅草爲屨向外編之收其餘草納於外取醜惡不外飾也若今之粗草鞋也○婦人亦用前布爲大袖孝衫長裙以地蓋頭皆不緝布總即頭須布腰絰麻鞋或布鞋榛笄竹釵凡婦人皆不杖

齊衰杖期不杖期五月三月並同齊衰之服無旁親故用負適衰同斬衰

齊衰以次等粗生布爲之齊者緝也緝其旁及下際之邊餘同斬衰之制○冠制以布爲武及纓餘同斬衰○首絰以無子麻爲之即枲麻圍七寸餘本在右末繫本下布纓制與斬衰絰同○腰絰圍五寸麻亦用枲餘制同斬衰○絞帶用布夾縫之約二寸許而留其右端尺餘用綫綴之連下稍通長七八尺繫時圍腰從左邊過後至前乃以其末稍穿過其右而屈轉反之中而反插於右邊○削杖以桐爲之上圓下方○疏屨粗屨也以麁蒯之草爲之○婦人衣服制同斬衰但用布稍細大功以下並同

大功

大功以稍粗熟布爲之無負衰辟領制同齊衰○冠制三辟積向左以布爲武及纓制同齊衰○首絰以無子麻爲之圍五寸餘本在右末繫本下布纓與齊衰制同○腰絰以熟麻爲之圍四寸餘制同齊衰○絞帶以布爲之制同齊衰○麻屨以麻爲之

小功

小功以稍熟細布爲之制同齊衰○冠制三辟積向左餘同齊衰○首絰以無子麻爲之圍四寸餘制同齊衰○絞帶以布爲之即十二升諸

制同齊衰○繩屨以麻繩爲屨若今之麻鞋

緦麻

緦麻以極細熟布爲之制同齊衰○冠制辟積向左澡纓澡謂洗治苧布制同齊衰○首絰以熟牡麻爲之圍三寸制同齊衰○腰絰以熟牡麻爲之圍二寸制同齊衰○絞帶以布爲之制同齊衰○繩屨同小功

御制孝慈録叙服盖酌古準今之定制士民之家所宜遵守者莫備於此故敬録之

斬衰古齊衰三年者今皆服斬

子爲父母○庶子爲所生○子爲繼母○子爲慈母母卒父命他妾養巳者○子爲養母謂自幼過房與人○女在室爲父母○女嫁反在室爲父母謂已嫁被出而歸在父母家者○嫡孫爲祖父母承重及曾高祖父母承重者同父不在故嫡孫爲祖承重服若父祖俱亡而孫爲曾高祖者同○爲人後爲所後父母○爲人後者爲所後祖父母承重○夫爲人後則妻從服○婦爲舅姑即公婆庶子之妻爲夫所生母○妻妾爲夫

齊衰杖期

嫡子衆子爲庶母謂父之妾○嫡子衆子[illegible]爲夫之庶母○爲嫁母出母即親生母因父[illegible]改嫁及父在被出者○爲父卒改嫁而已從[illegible]者○夫爲妻

齊衰不杖期

父母爲嫡長子及衆子○父母爲女在室者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亦同○繼母爲長子及衆子○慈母爲長子及衆子○孫爲祖父母女雖適人不降○爲伯叔父母即伯伯姆姆叔叔嬸嬸○妾爲夫之長子及衆子爲所生子○爲兄弟○爲兄弟之子及兄弟之女在室者即姪男及姪女○爲姑及姊妹在室者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同○妾爲嫡妻○嫁母出母爲其子○女在室及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及兄弟之子姊妹及姪女在室者同○繼母改嫁爲前夫之子從已者○爲繼父同居兩無大功之親者謂繼父無子孫伯叔兄弟巳身亦無伯叔兄弟之類婦人爲夫親兄弟之子○婦人爲夫親兄弟之女在室者○女出嫁爲父母○妾

爲其父母○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即本生父母 ○女適人爲兄弟之爲父後者○祖爲嫡孫○父母爲長子婦

齊衰五月

爲曾祖父母 女雖適人不降

齊衰三月

爲高祖父母 女雖適人不降 ○爲繼父先曾同居今不同居者○爲繼父先曾同居而兩無大功以上親者

大功

爲同堂兄弟及姊妹在室者○爲姑及姊妹及兄弟之女出嫁者○父母爲衆子婦○爲女之出嫁者○祖爲衆孫 女在室者 ○爲兄弟之子之婦 即姪婦 ○婦人爲夫之祖父母 即夫之公婆 ○婦人爲夫之伯叔父母 即夫之伯伯姆姆叔叔嬸嬸 ○婦人爲夫兄弟之子之婦 即姪婦 ○婦人爲夫兄弟之女嫁人者○女出嫁爲本宗伯叔父母 即伯伯姆姆叔叔嬸嬸 ○女出嫁爲本宗兄弟及兄弟之子○女出嫁爲本宗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爲人後者爲其兄弟

及姑姊妹[illegible]在室者○[illegible]爲人後其妻爲[illegible]父母○爲兄弟之子爲人後者

小功

爲伯叔祖父母 謂祖之兄弟即伯公伯婆叔公叔婆 ○同堂伯叔父母 謂父之伯叔兄弟 ○[illegible] 爲再從兄弟及再從姊妹在室者 謂同曾祖[illegible] 即父伯叔兄弟之子女 ○爲同堂兄弟之子 即堂姪 ○爲從祖祖姑在室者 謂祖之親姊妹即姑婆 ○爲從祖[illegible] 堂姑是父之同堂伯叔姊妹 ○爲同[illegible]兄弟之女在室者 即堂姪女 ○爲兄弟之妻○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適人者○爲嫡孫婦○爲同堂姊妹之出嫁者○爲孫女適人者○爲兄弟之孫及兄弟之女孫在室者 即姪孫女 ○爲外祖父母 即外公外婆 ○爲母之兄弟姊妹 即舅舅姨姨 ○爲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爲姊妹之子 即甥 ○爲夫之姑及夫之姊妹 在室出嫁同 ○爲夫之兄弟及夫兄弟之妻○爲夫兄弟之孫女在室者○爲夫同堂兄弟之子及夫同堂兄弟之女在室者○母出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庶子爲嫡母

之父母兄弟姊妹母死則不服

緦麻

為族曾祖父母謂曾祖之兄弟及妻即曾伯公伯婆叔公叔婆○為族伯叔祖父母謂祖之同堂兄弟即堂伯公伯婆叔公叔婆○為族父母謂父之再從兄弟同曾祖者即族伯伯姆姆叔叔嬸嬸○為族兄弟及族姊妹在室者謂三從兄弟姊妹同高祖者○為族曾祖姑在室者謂曾祖之姊妹即太姑婆○為族祖姑在室者謂祖之同堂姊妹即堂姑婆○為族姑在室者謂父之再從姊妹○為兄弟之曾孫女在室同即曾姪孫○為曾孫玄孫○為同堂兄弟之孫女在室同出嫁則無服○為再從兄弟之子女在室同即同曾祖兄弟之子○為從祖祖姑及從祖姊妹之出嫁者從祖祖姑謂祖之親姊妹從祖姑父之同堂姊妹從祖姊妹已身再從姊妹○為兄弟之孫女出嫁者○為同堂兄弟之女出嫁者即堂姪女○為乳母○為舅之子○為姑之子○為兩姨兄弟○為外孫男女同○為婿○為妻之父母妻亡而別娶亦同妻之親母

雖嫁出猶服○為兄弟孫之婦○為同堂兄弟子之婦○為同堂兄弟之妻○為外孫婦○為甥婦○婦人為夫之曾祖高祖父母○為夫之從祖祖父母即夫之祖親兄弟伯公伯婆叔公叔婆○為夫之從祖父母即夫之堂伯叔○為夫兄弟之曾孫○為夫之同堂兄弟○為夫同堂兄弟之孫孫女同○為夫再從兄弟之子○為夫兄弟孫之婦○為夫同堂兄弟子之婦○為夫同堂兄弟之妻○為夫之同堂姊妹在室出嫁同○為夫之外祖父母○為夫之舅及夫之姨○為夫之從祖祖姑及從祖姑在室者從祖祖姑是夫之姑婆從祖姑是夫之堂姑○女出嫁為本宗從祖祖父母即伯公伯婆叔公叔婆○女出嫁為本宗從祖父母即堂伯堂叔○女出嫁為本宗同堂兄弟之子女即堂姪堂姪女○女出嫁為本宗從祖祖姑及從祖姑在室者從祖祖姑即姑婆從祖姑即堂姑○女出嫁為本宗同堂姊妹之出嫁者○為人後者為本生外祖父母

奔喪儀

聞訃

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舉家男婦遂皆哭問故 問使者以病及終之故 又哭盡哀乃易服男子婦女皆脫去色服及金銀珠翠之飾着白布衣 男子着白布長衫婦人着白布衫裙 男子去冠婦人去笄 去假髻可也 皆以白布一幅裂首男子扱上衣前襟于帶去屨徒跣 寒月麻屨亦可 婦女不徒跣皆不食 五服不食之節皆如初終儀 哭擗無數若聞訃即奔 男子則製粗麻布長衫白麻布方帽束以麻繩着麻鞋女子則製白麻布衫裙白麻布假髻纏帶白布屨

遂行

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道路舍止 不能皆百里但不至留滯可也不以夜行者雖哀戚猶當避害也 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 亦只以程途可舍為準可也

為位

若未得行則為位而不奠 以其精神不存乎是故也 成服而後行是日堂中設靈座 設椸于後覆以錦被置椅于椸前置香案卓于椅前上置香爐香盒燭臺

衆主人以下各就位 主人坐于位東衆男坐其下皆藉以藁主婦坐于位西衆婦女坐其下亦藉以藁皆南上 若無子孫在喪側者即陳設蔬果脯醢羹飯茶酒如朝夕奠之儀以侍者一人為祝盥洗詣靈座前跪焚香酹酒俯伏再拜興而退主人以下哭再拜 且哭且拜 月朔月半盛設俱如在家儀乃代哭不絕聲

變服

聞訃之次日男子皆袒去上衣以麻繩括其髮 謂以麻繩一條自項後交於額前却繞於髻上也今只以麻繩纏束其髻可也 制白布巾戴於首加以環絰 謂單股之絰不雙絞者成服之日則去之 具腰絰散垂其末三尺 至成服方絞之 具絞帶婦人以麻繩撮髻為髽 與男子括髮制同但其名不同耳 服輕者皆着素服以白布纏頭為免 或着白布巾亦可 男女仍哭於位如初

成服

聞訃之四日夙興主人以下各具服 五服男女各服其服 執杖 父苴杖用竹母削杖用桐其制上圓下方 去環絰加首絰先具腰絰者絞其麻之散垂者絞帶

故各就位然後朝哭相弔如儀卑幼者以次就位長前跪哭弔慰盡哀復位

賓友弔奠

賓有弔者執事者入告主人以下哭俟于位次讚者引賓詣靈位前再拜主人答再拜賓稍退東面立弔主人曰某親如何不淑何時訃至鞠躬再拜主人稽顙答再拜主人謝賓無辭鞠躬哭再拜賓答再拜主人哭入次賓乃出賓若有奠者喪家焚香燃燭布席哭以俟賓入讚者引賓就位鞠躬再拜主人答再拜讚引賓詣靈位前跪上香獻酒讀祭文訖有親者則舉哀賓友則否俯伏興復位鞠躬再拜興賓稍退主人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謝賓賓亦東向答拜主人哭入次賓乃出執事者留賓必延茶湯而退

塗哭

塗中哀至則哭哭避城市司馬温公曰今人奔喪及從柩者遇城市則哭過則止是飾詐之道也望其州境其縣境其城其家皆哭将入城奔喪者下車馬步哭入家

至家

奔喪者将至家在家者内外皆具服哭於柩側以俟殯在殯側奔喪者入門而左昇自西階殯東西向憑哭盡哀退柩前哭再拜且哭且拜哭擗無數[illegible]間即次拜弔尊長哭拜少如成服之儀受卑幼弔[illegible]卑幼則撫哭受之若未成服者遂就東方去白[illegible]以白布一幅裹[illegible]去上衣着白布長衫徒跣用麻鞋亦可不食如初喪然乃就位哭在家者亦哭如初喪儀次日晨興即如初喪小斂之日男子袒去上衣括髮以麻繩束髮必間襲所袒衣首戴白布巾上加環經即單股經也具腰經散垂其末三尺并具絞帶婦人以麻為髽亦具首經腰經但不散垂絞帶俱如初喪小斂襲經儀至四日至家第四日也在家者内外各服其服就位奔喪者具服執杖詣靈座前伏哭在家者皆哭盡哀奔喪者俯伏再拜興遂詣所尊諸父前跪拜哭諸母亦如之卑幼者亦向奔喪者前跪哭亦如初喪成服之儀賓有弔慰者拜賓一如初喪之儀

既葬之墓哭

若奔喪者不及殯則先之墓在家男子哭俟於墓左婦人哭俟於墓右在家者初至墓先拜哭至禮畢則拜辭奔喪者北面坐哭盡哀再拜興即於東方括髮

具絰絞帶復位復墓前北面位哭盡哀再拜興[illegible]
則哭以拜賓事畢遂冠絰而歸白布巾加環絰[illegible]
門出左昇自西階[illegible]哭盡哀詣靈座前[illegible]
拜興遂尊卑相弔如至家[illegible]儀賓有弔者拜賓如常
儀若係支子庶子則隨[illegible]同拜賓四日成服[illegible]亦
如之已成服者哭墓亦如之而不變服奔喪者其妻
女子子皆變服如常儀餘與男子同齊衰以下婦人
哭於墓西餘亦並同男子

齊衰以下聞喪

齊衰以下聞喪爲位而哭尊長於正堂卑幼於別室

五服皆然卽日易服次日變服若不奔喪則四日成
服皆如前儀不奔喪者齊衰三日之内皆朝夕會哭
四日成服亦如之大功以下始聞喪爲位會哭四日
成服亦如之其儀俱與聞訃爲位變服成服同但爲
位而不奠成服而不相弔爲異耳俱每月朔日爲
位會哭月數滿則爲位會哭而除之若奔喪[illegible]服
遂行釋去華盛之服裝辦卽行齊衰望鄉而哭大功
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卽位而哭謂詣柩前
也至家俱入門左詣柩前哭盡哀再拜興免麻於東
方謂左序東加免于首加絰于腰也復位哭盡哀再
拜興遂尊卑相哭弔如儀賓有弔者與主人拜送賓
謂賓爲奔喪者來也四日成服就位哭拜及尊卑相
弔拜賓皆如奔喪至家儀不及殯則先之墓西面哭
盡哀再拜興今在墓前亦可免麻于東方謂以布一
條束繞其髮及加腰帶絞帶也復位哭再拜且拜且
哭遂與主人哭拜有賓則與主人拜賓送賓事畢乃
冠歸戴白布方帽加首絰也入門左詣靈座前北面
伏哭盡哀再拜興遂尊卑相弔如儀賓有弔者與主
人同拜賓四日成服亦如至家之儀已成服者哭墓
亦如之而不變服

齊衰以下除喪而後歸

若除喪而後歸者則之墓北面而哭盡哀再拜興免
麻于東方與主人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謂卽
着吉服待之有賓弔則與主人拜送賓復位又哭盡
哀遂除

返葬儀謂仕宦或出外亡者歸葬于家之儀

初終

復

楔齒綴足

立喪主護喪司賓相禮司書司貨

易服不食

設奠帷堂

男女爲位而哭

治棺

訃

沐浴飯含襲

置靈座爲銘設重

不作佛事

親友弔哭

小歛

大歛

成服

朝夕哭奠以上三十事皆同前初喪之儀

治葬具

大歛入棺訖即治大轝竹格功布翣兩具其餘明器等類至家備之

請啓期告于賔

既定啓行之期即告于死者之僚友及素相往來者

告啓期

啓行前一日將朝奠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入就位哭

祝盥洗詣香案前跪焚香酹酒告辭曰今擇以是月某日謹奉柩車式還故里敢告俯伏興而退主人以下哭再拜

親賔致奠賻儀同前

陳器遠行畧具數事以爲儀觀行一舍或抵水次焚之亦可但不宜多耳

遷柩就轝

厥明因朝奠以遷柩告將朝奠執事者率役夫納大轝於中庭脫柱上橫扃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哭就位祝盥洗詣香案前跪焚香酹酒告辭曰今遷柩就轝敢告俯伏再拜興主人以下哭再拜徹靈座遂遷柩就轝乃載施扃加楔以維之主人從柩哭降視載

發引

塗次設奠以上俱如前

迎柩

未至家前一日遣人報在家者預於十里內便處設幄具奠以俟至日五服之人各服其服至幄次行哭迎柩暫駐于幄主人在外來者及婦女柩東西相向哭迎者男女各以服次柩前哭哀止祝盥洗詣香案前跪焚香酹酒告辭曰靈輀歸至親屬奉迎敢告俯伏

再拜興迎者鞠躬四拜柩行主人以下男女哭步從如常儀

柩至家

至家柩由大門中門入安柩於中堂 非尊屬及宗子各安於便室 設靈座設奠如常儀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哭就位哀止祝盥洗詣香案前跪焚香酹酒告辭曰靈輀遠歸至家敢告俯伏再拜興主人以下鞠躬哭四拜 且拜且哭

親屬相弔哭

親賓弔哭 以上皆如前儀

自此以下擇地治葬發引三虞卒祔祥禫俱如常儀

殤喪

凡殤之喪始死不復即設靈座置銘旌沐浴襲大小斂俱如成人儀惟不飯含長殤有棺槨中下殤有棺朝夕奠奠送哭泣之位皆與成人同其芻牲明器長殤三分減一中下殤三分減二事辦而葬嫡宗子立主庶子不立主靈座既虞而除之其虞祭祝辭云維年月朔日若子則云父告某子若弟則云兄告某弟若兄則云弟某敢昭告于某兄日月易邁奄及反虞悲念相續中心如燬今以 兄則云謹以 潔牲醴齊粢盛庶品薦虞事于某子某弟某兄魂其饗之弟祭[illegible]則曰尚饗 嫡殤時祭皆祔食于祖無別祝文 祝詞表但云以某孫祔食 亦不拜 設祔食之座于祖座之左祭時令執事者一獻而已不祝亦不拜 庶子不祔食四歲以上無服之殤男與下殤同不設靈筵惟大斂小斂奠而已三歲以下斂以瓦棺無奠皆葬於祖兆之後之東南首

殤服

凡爲殤服以次降一等 喪服注曰殤有三等制服惟有二等欲使大功下殤有服故也若服亦三等則大功下殤無服矣 凡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應服期者長殤降服大功九月中殤降七月 喪服注云五服之正無七月之服惟此大功中殤有之故禮記云九月七月之喪三時是也 下殤降小功五月應服大功者以次降等

丈夫爲殤者服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婦人爲殤者服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如男子服長殤降一等爲小功服中殤則從上亦服小功矣服下殤則降二等爲緦服小功之殤長殤則緦中殤從下俱無服矣婦人齊衰之殤長則服大功

中從上亦服大功下殤降二服小功大功之殤長服小功中從下服緦矣此皆謂成人之殤而言也凡殤降盡則無服 如降至緦麻以下則無所服故皆不服 齊衰三月五月者降入大功亦止服三月五月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 鄭注云生一月則哭之一日也若至七歲則八十四日哭之生未三月則不哭也 父未名之則不哭 凡男子已冠 家禮作巳娶 女子巳笄 家禮作許嫁 皆不爲殤

啓葬儀

擇地治葬具

將啓葬先擇地之可葬者 如前擇地之法 治棺 先葬之棺尚完美不必再治棺及動體魄矣朽壞則更治 制服 子爲父母妻爲夫嫡孫爲祖皆緦麻餘皆素服布巾 具斂牀布絞衾斂衣 如肉體已壞須治綿袍襖一領將骨骸斂訖收入襖中首在領手在袖胃肋在中腿足在下方可行斂事 治葬具 大轝竹格功布幛幔灰隔啓葬誌石之類 擇日開塋域祠后土遂穿壙作灰隔皆如始葬之儀 其祠后土祝文曰維某年月

日某官某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今爲某親某官某宅兆不利將改葬于此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祇薦于神尚饗

告遷葬于祠堂

前期一日主人以酒脯之奠告于祠堂序立 男左女右如常儀 啓櫝出主 出所遷葬之主 降神讚引主人盥洗詣香案前跪上香酹酒盡傾茅沙上 俯伏興再拜復位參神鞠躬四拜讚引主人詣香案前跪獻酒俯伏興再拜讚告文主人以下皆跪其辭曰玆以某考某妣體魄托非其所不勝憂懼將以是月某日改葬

于某原敢告俯伏興再拜復位辭神鞠躬四拜納主禮畢

男女爲位墓次

執事者先期張白布帷幕於墓所開戶南向厥明內外諸親皆至各就次主人衆主人女子子俱緦麻服餘皆素服丈夫於墓東西向婦人於墓西東向皆北上婦人仍障以行帷俱立哭盡哀或於墓左右張二幕男居東女居西待啓墓之時男女俱向墓前爲位如常儀行禮亦可 祠后土並如始葬之儀但祝文云茲有某官某人卜宅茲地恐生他虞將啓窆遷于

某所如某山之原之類謹以清酌脯醢祇薦于神神其祐之尚饗

啓墓

讚唱主人以下序立男東女西於墓道前鞠躬再拜興讚引主人詣墓前跪主人以下皆跪焚香酹酒舉哀主人以下皆哭祝止哀俯伏再拜興復位祝詣墓前跪告辭曰茲主未利恐覆體魄今將啓塋以就佳兆謹告主人以下哭再拜且哭且拜哀止讚唱啓墓執事者率役夫遂進開墳主人以下各暫就幕次以俟

舉柩

開墓訖主人主婦以下就墓東西位哭如初執事者布席於幕下役者舉柩出置于席上主人以下俱從柩哭于幕所主人以下柩東西面主婦以下柩西東面俱南上 期親以下丈夫在主人之後婦女在主婦之後尊長及外姻內外皆如初喪爲位之儀祝以功布拭柩覆以衾設奠于柩前設蔬果飯食酒盞酒注香燭如常儀 主人以下序立鞠躬再拜讚引主人詣香案前跪焚香酹酒奠酒俯伏再拜興復位鞠躬再拜少頃徹奠

斂于新棺

執事者陳衣于幕東帷內衣衾冠屨以綿衾置棺中垂四裔於外皆如大斂之儀執事者率役夫舁新棺入詣幕所南向設斂牀於新柩之西牀上施薦席施褥鋪橫絞直絞加衾加衣皆如大斂之儀如不易棺則不用設床設衾絞 執事者開柩舉尸置于斂牀主人主婦以下皆舉哀哀止主人衆主人稍退仍西向主婦衆主人妻女子子稍退仍東向遂斂侍者盥手加冠加屨加衣加帶以濕巾稍拭其尸之塵積如加冠屨衣帶如體肉已化只餘骨骸則以厚綿袍襖裹

之首與四肢肯腹各置得所而後加衣加衾加絞可也結絞先結直者次結横者卒歛侍者四人舉尸男女共從奉之歛于棺收綿衾之四裔垂者主人以下憑哭盡哀乃加蓋覆以衾乃設奠如常儀

遷柩昇轝

執事者率役夫納大轝於墓道前讚唱主人以下序立祝盥洗詣香案前焚香酌酒跪告辭曰今遷柩就轝敢告俯伏興主人以下鞠躬再拜執事者乃召役夫遷柩就轝乃載主人以下從柩哭降視載婦人哭于帷中

發引

既昇轝祝詣柩前跪告辭曰今以吉辰用卽宅兆敢告俯伏興而退執事者遂徹奠柩行男女以下哭步從皆如始葬發引之儀墓遂設奠亦如之

至墓

未至執事者先設靈幄於墓西南向內有卓椅設親賓幄婦女幄皆如及墓之儀柩至執事者先布席於壙前脫載置柩於席上北首男女各就位憑哭盡哀男東女西相向而哭

乃窆

執事者横杠下柩築灰隔下蓋灌瀝清再築灰沙實土下誌石祠后土皆如始葬之儀親賓有送葬者主人拜謝皆如常儀實土訖乃設奠讚唱主人以下序立讚引主人詣香案前跪主人以下皆跪上香酹酒讀祝其辭曰維某年月日孤子某敢昭告于顯祖考某官封謚府君妣隨宜稱改遷禮成形歸佳宅維新是寧慰茲永慕尚饗主人以下舉哀哀止俯伏興復位鞠躬再拜興禮畢主人以下釋衰服着素服以歸

告成事于祠堂

至家讚引主人以下具素服詣祠堂奉遷葬主就座

祝出主序立降神讚引主人盥洗詣香案前跪上香酹酒盡傾矛沙上俯伏再拜興復位參神四拜興讚引主人詣神位前跪獻酒讀告文其辭曰維某年月日孤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某封謚府君改遷成事宅兆維新伏惟尊靈載寧載虞謹以清酌庶羞用伸虔告尚饗俯伏再拜興復位鞠躬四拜納主神畢

主人謝賓訖釋服

喪禮備纂卷下終

浚川公移駁稿敘

余癸卯三月欽承

命出按江北惴惴焉惟棲棲焉不弗克

稱厥役因道經淮揚訪諸

浚川王公而請教焉公曰坐我明告

子凡憲事有紀馭民情有法不靡然

而弛不突然而行惟公惟明惟慎變

而通之惟而行之斯按治也庶幾矣

余復請曰惟與法爲教抑有所可示

乎公因取往年按陝右者憲條二冊

類分五卷出而示之一曰駁稿一曰

公移集公移集者飭明憲度所以存

乎紀也駁稿云者系駁招議所以屬

乎情也事肆而經法詳而中貞有若

掀雷扶電貞明化育而芽甲根荄圃

不右厥生矣三復奉誦無異得重寶

然遂不敢自秘因捐公廩若干鋟梓

於泗上與同志者共焉庶公貞天下

之度得以自盡而余授諸公者無所

於私矣是爲敘

直隸巡按監察御史文水郭廷晃書

浚川公移集總目錄

浚川公移集卷之一

案驗錄二十九條

一爲稽考公文事照得本院按屬地方相離陜城不上數百之程遞送公文數月方纔到院或封皮損壞或文書磨擦事情多致泄漏奸人因而挼隙況本院一應文書多係人命強盜等項重情干證人犯俱稱內外監羈輕重罪名聽候批示發落似此延緩泄漏未免事滯人寃參照按屬衙門當該官吏平素不以早完事務爲心是以公文稽遲任意不行查究本當通提問罪但干地方多事姑記另行爲此仰抄案呈堂照依案驗內事理轉行都布二司幷各該守巡等官備行所屬衙門今後呈申本院公文除三司幷各府照舊入遞外其余州縣衛所等衙門一應公文多者十數件少者三五件俱要給批明開件數差人馬上徑賫本院投交守取批迴附卷非惟公事易完抑且便於查考仍仰府州縣提調官吏遵照律令每月一次親臨各鋪吊取赤曆文簿到官逐一勘刷務使文無沉匿弊有杜絕仍將刷勘過緣由各另按季開呈本院以憑查

驗施行俱毋違錯不便抄案依准呈來
一為脩理城池保障地方事照得山東河南等處
即今盜賊擾亂所過殘毀而焚燒刼虜戕殺姦
汙之毒言之痛心其平日官府有為先事能備
者城池堅固防守有人遇賊來攻登城捍禦往
往賊不能入生命賴以保全其城池損壞失人
防守者應敵而破官民之家子女財物蕩然空
今陝西地方關隘雖云險塞城池俱各頹壞若
不早為通行嚴加脩理誠恐一時侵入定行失
事即今時候方春農工未啓水土融和軍民閑

暇所據各該郡縣城池正宜及時脩築為此仰
抄案呈堂照依案驗內事理轉行各該守巡等
官嚴督所屬軍衛有司大小衙門掌印官員各
將所屬軍民人等起派夫役趂時脩築其城垣
務要高厚堅固朶墻牢密週圍壕塹俱要挑展
深濶通流積水臨門踏造吊橋日則通行夜則
吊掣城上擺列鋒利器械并灰瓶砲石火器等
件責令選定防守精壯智謀人役齊力捍禦不
時舉號上城以試方略本院按臨親自閱視點
驗脫或虛應事故因而科擾事發通行叅拏不

恕仍將脩理過緣由各另徑自呈報以憑查考
施行毋得違錯不便抄案依准呈來
一為囬賊強刼財物傷人事據慶陽府真寧縣申
云云　據此行間續據西安府邠州申為囬賊刼
財傷人事云云等因各具申到院據此看得前
項囬賊雖稱糾聚搶掠聲勢尚未熾大如星之
火及時仍可撲滅滔天之流既潰難於隄障若
今地方但興一旅之師即有三捷之勢設或縱
放出沒彼此觀望將見綿延既久嘯聚日多小
則據險而不服大則長驅而無忌事勢至此雖

大興師衆或未遽成功十倍芻粮恐不敷供餉
地方之貽患日深官守之罪責益大即始慮終
誠可警惕所據各該官員本當叅奏拏問即今
地方未寧姑不查究為此仰抄案呈堂照依案
驗內事理轉行各該守巡兵備守備等官責限
嚴督所屬府衛州縣掌印官并巡捕官兵人等
各要齊備整點精壯人馬鋒利器械無分彼此
併力齊心預約日期會同追勦務在日下得獲
以靖地方有功人員照依新例
奏請陞賞如再似前避難失事玩寇殃民定行叅

究拏問不恕抄案依准呈來
一爲盜送官物事行據西安府經歷司呈送犯人李彔等到院據此先據本府涇陽縣范村里民苗節赴院禀告前事已行白牌拏觧去後今據觧到審據犯人李彔供年云云等因具供得此覆審相同看得本犯供稱十年里甲共買官馬知縣劉仲和不知何故分付伊與李虎赶至陝城尋投百户張越轉送太府家人老四收訖一節本官必有所據營求浸潤之故相應提問爲爲此仰抄案呈堂照依案驗內事理即將發去

犯人李彔等監候行提知縣劉仲和到官從公追究爲因何故擅將官馬差人轉送太監家人營求何事明白干碍軍職等官通併招參呈報以憑施行毋得違錯不便抄案依准呈來
一爲地方事卷查節據涇陽及咸寧等縣民人牛進等告訴接隣省城申稱強賊糾聚白晝在鄉搶劫財畜殺傷人命等項緣由到院據此看係地方重事已經陸續案批陝西按察司轉行都布二司及各該守巡嚴督各州縣軍衛掌印巡捕官兵設法緝捕去延今日久未見獲報今訪

前項強賊比前愈加夥多肆行兇橫百十歩騎成群晝夜公行無忌城邑驚駭鄉村震惧若掌印官及早不行殄除待其勢成必難處置釀成大患爲累非輕又訪得各該有司軍衛巡捕官兵人等平素與賊交通臨時透露消息或辦納月錢或拜結親識爲之掩弊於上司因而延緩其緝捕以軍民受殃坐視不理似此不法官兵本當從實查提參究治以重法但今緊急用人之際姑不追究再行催促使之免圖後功用准前言爲此仰抄案呈堂查照先令案驗內事理

即便轉行各該掌印守巡巡捕等官作急統領官兵機快人等務出省城尋蹤風路設法相機併力擒拏務在日下得獲以靖地方如再似前安居高坐漫不經心以致地方貽患日甚定行通參究問不恕抄案依准呈來
一爲地方戒嚴事照得近來河南流賊逼近陝境風聲傳呼於道途警報聯絡於群縣况小民無知易于搖動必上官親事斯得安平兼以各關隘口人員據守之方未成兵儲之實尚缺不可苟完亦難逃度所據該道守巡官員職雖多地

方尤重正宜不時點視暫且停留相度勢形圖
畫方畧鎮定軍民之志預遏寇盜之奸若是隨
意往來虛應事故則守備必不能堅釁隙或因
而入要害無憑人民罹患為此仰抄案呈堂照
依案驗內事理即便轉行該道守巡官員務要
各於分管地方暫且駐劄整措兵粮以為資備
嚴督各該分定把守關隘人員履涉危險相視
山砍或斷其旁出之徑或塞其可通之溝或聚
擂石於懸崖或設火器於狹口或遠為哨探或
近為盤詰隨宜處分勿惜財力仍待河南賊勢
既遠聲息稍寧方許回省勿得擅離致令失事
定行通參不恕抄案依准呈來
一為禁革攢造黃冊積弊等事切照正德七年大
造在邇但恐按屬大小衙門有等勢要富豪無
知之徒買囑監造官吏里書人等欺瞞正官任
情作弊故將買到他人田粮不行推收過割以
致貧民地去粮存及有平素侵占逃移貧民田
地不行首官改正俱各乘機混造妄為已業遺
下錢粮通同欺隱因循年久版籍脫漏無憑查
徵及至原逃人民復業田地被其隱占錢粮征
受包倍及有軍匠戶籍因其攢造里分却乃乘
機造入別里之中或改戶頭或改戶丁或改戶
籍以為後來無憑清查張本又有假作消乏分
出正格收入畸零戶內年復一年遂稱逃絕田
粮俱無下落致使里甲包納今次造冊俱不許
將田粮收入畸零戶內又有一等勢豪大戶里
書吏役之家將自已田粮假作逃絕買求官吏
洒入各里之中又有逃絕人戶田粮例應貧難
無力及久居豪民頂補承種供辦粮差今訪得
富者往往得以濫頂而貧者不容干預所以富
者愈富貧者益貧如武功縣永豐里王鸞上上
戶則積粮萬斛又行告頂他人田地除行革退
外所有此等積弊相應禁革為此仰抄案呈堂
一為訪察官員賢否事照得本院欽承上
命巡按此方所有民情政宜隱慝積弊除隨事訪察
外為照按屬衙門官員賢否款有旌別必須採
訪且激揚之責莫重於知人而賢否之實必得
於歷試本院方來視事未有前聞況知人則哲
惟帝其難而視遠惟明夫我則慼燕山之石尚
可以什襲而藏夜光之珠或至於按劍而睨矜

不廣加詢問未免賢否混淆委之幹辦必不能
早事而成功由之推旌安得以徇名而責實所
據賢否實跡相應訪察爲此仰抄案呈堂照依
案驗內事理轉行掌印拜布政及各該守巡提
學淸軍管粮撫民兵備等官將所屬大小衙門
自知府以下官務要備細訪察得其素履其間
可上可下善未足舉惡未可退者不必開著其
操心公廉幹事通敏及勤政愛民守法奉公者
作一類其酷暴不法貪聲素著及罷軟無爲素
行不謹者作一類備查明白各另開具揭帖印

封差人送院以憑施行倘或徇其好惡之私必
至枉其是非之實終有累於舉主未免涉於同
流望開誠心勿應故事

一爲禁止參見官員事照得本院按屬大小衙門
一應新授官員或未曾到任或到任未久公事
不行幹理不分程途遠近輒引門隷人等跟隨
前來各衙門謁見或私歛里甲以爲盤纏之資
或借貸富民以爲打點之費惟知趨敬上司不
顧致怨下人動經旬月方得回任非惟公事廢
弛抑且物論沸騰前項故習相應禁革爲此仰

抄案呈堂照依案驗內事理備行所屬府衛州
縣等項衙門今後如遇新任官員務要隨即到
任管事守法奉公勤政愛民幹理公事不許似
前相沿輒來參謁如有公事當來或緣事提問
先要開具手本爲何事務前來差人赴院呈遞
以憑查考不許暗自進入本院出巡在外各將
前項手本投寄按察司收貯候按臨一一呈送
若是故違不行遵守或體訪得出或因事自發
定行參究拏問不恕

一爲傳奉事案照先奉

都察院勘合劄付仰將犯人曹雄前項家財房
屋俱照時估定價變賣足色銀兩內將變賣家
財銀兩幷金銀首飾器皿及珠玉寶石等項銀
兩傾瀉成錠金銀首飾器皿各估計成色珠玉
寶石等項各辦驗眞僞幷本犯原領
制誥委官齎解其餘變賣房屋銀兩就令存留彼處
轉發各邊糴買糧草應用其莊田地土不許變
賣給與附近本里無田貧民承種辦納稅粮通
將起解幷存留過銀兩及分給過地土緣由造
冊奏繳等因奉此已經備行陝西布按二司掌

印正官會同督令原委官員查照變賣及將珠
玉寶石器皿等項辦驗真偽莊田地土召民承
私造冊觧繳去後延今月久未據解繳致悞回
報除各該違慢該吏另行拏問外看得原奏劄
付內開莊田地土不許變賣給與附近本里無
田貧民承種辦納稅粮一節但恐中間有等官
豪勢要之家及素有行止久占衙門狡猾之徒
乘機用倖交通原委官員欺瞞上司朦朧承領
占種以致無田貧民不蒙
恩澤虛受實惠倘若爭競未免一槩累及此等弊端

相應查究催促為此仰抄案呈堂查照先今劄
案內事理即將會同變賣過前項家財銀兩及
辦驗過器皿等項存留過房屋銀兩分給過田
土成色項畝數目并
制誥二道作急查明備造文冊繳報仍將莊田地土
務要給與附近本里無田貧民承種辦納稅粮
不許容令前項勢豪奸滑之人領占查出通行
參拏不恕仍行各該原委官員各將給與貧民
姓名項畝緣由另具揭帖通併連人賚解赴院
以憑查對轉繳施行

一為禁革有司科歛事切惟財貨于民實關生命
古今論政貴在撙裁孔聖有節用之言周官制
費財之罰故為上聚歛號曰民賊科罰不行斯
稱良牧近訪得按屬各該府衛州縣驛遞等衙
門或於本管上司或於經過使客或假公以營
私或任情以求利或討土宜或買貨物或名倒
金或為收礦或指取兵快防護或指取皂隷跟
隨或指取車輛或指取馬匹假捏公文實皆私
票差去人員復如狼虎由是逼於威勢變其操
持凡有行求為便承奉大科小歛靡所不為脚

價輕賫隨取而足豈有司之家財實斯民之膏
血以致流亡有日控訴無門私弊寒心怨聲滿
耳除將底張驛驛丞朱玉訪察問革外若不通
行禁革地方貽害未便為此仰抄案呈堂照依
案驗內事理轉行各該守巡等官備行所屬大
小衙門今後如遇各該上司若有前項發賣指
取名目不拘公文私票務要申達本院知會仍
不許一槩擅以科歛若是近年以來曾有此等
事弊許令徑自開具揭帖呈送本院即同自首
事亦不查若或隱匿不行呈來或體訪得出

被人告發雖不入巳不准花銷定照驛丞朱王
一例問發不恕
一爲查報賊情㳂查先奉
都察院巡按陝西一千六百十九號勘合劄准
兵部咨該先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宋　參奏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該本部查議覆題節該奉
聖旨是來夭球拜楊大經都住了俸戴罪殺賊王韶
等提了問欽此欽遵移咨備劄前來提問施行
奉此行間續奉本院巡按陝西一千六百三十
九號勘合劄付爲節累力次未蒙陞賞因受參

提乞
恩分辯寃枉等事該漢中衛指揮同知王韶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劄前來併問施行等因
奉此依奉俱經案行陝西按察司轉行關南道
分巡官勘問去後延久未報行催間今承准
欽差巡撫陝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藍
會稿爲病故軍政官員事內開漢中衛掌印指
揮使王翱病故推得軍政佐二指揮同知王韶
相應掌印兼管屯緣由到院承此看得指揮王
韶既該巡按御史宋　參稱承委截殺全不用

命流賊臨城而閉門不出郭玘衝鋒而按兵不
援以致失陷孤忠因而改刼州縣一節似乎情
罪深重今奉
欽依提問卽係有罪人犯必待問完奏
請發落方可委用況犯法被提復得用則有事之際
復用〻不職之徒何以警勸除將原承會稿難
以遵行案候外今照前因擬合照催爲此仰抄
案行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卽便
備行該道分巡官查照節行案劄內事理將指
揮王韶等依急行提到官從公追問明白議擬

各犯應得罪名具招呈報以憑施行毋再遲違
逼惹參究不便該府仍備申巡撫衙門知會另
委相應官員掌管印信庶幾法有歸一事無室
碍
一爲查究
欽賜賞功官銀事據榆林衛經歷司呈開共領過廣
有庫賞功官銀五十三百九十一兩內已賞過
二千二百八十九兩見在銀三千一百二兩緣
由到院據此隨吊該衛賞過官軍銀布花名底
册查驗明白看得册內雖稱賞過數目但恐經

官員人等因見各該營堡官軍住居星散乘
機扣尅 ，捏名虛造此等情弊難保必無若
不通行查究軍士不蒙
因澤貪人反受實惠如此弊端相應行查爲此仰抄
案行衛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將
發去印封該衛賞過官軍花名底冊銀數手本
備行陜西按察司榆林衛西二路管粮僉事林
琦孫脩親詣各該營堡行拘冊內有名官軍到
官逐一查審要見前項銀布原係何官總領給
散某營堡某項官軍領過若干是否與冊相同

有無侵欺扣尅冐領情弊通查明白備數造冊
中間應提應問人犯徑自提問并干碍軍職通
併招詳呈報以憑施行
一爲貪官肆意科罰銀兩等事簿查先據平凉府
靈臺縣民楊文學告前事據此已經批行關西
道分巡官問報去後看得犯人楊文學告稱本
縣知縣科罰磚瓦紙劄銀兩等項未審作何發
落但恐本官乘機尅落之弊情未可知前項弊
端相應委官查盤爲此牌仰本官照依牌內事
理即便離任作急前去靈臺縣公同掌印佐二
官員吊取該縣知縣自到任以來節次科罰磚
瓦紙劄并官庫收貯一應均徭等項銀兩卷簿
到官從公逐一磨筭要見原罰某事犯人某人
磚瓦紙劄若干均徭等項銀兩若干用過若干
見在若干侵欺若干何人支領何處公用通查
明白就將卷簿印封備細具數呈報若是通同
匠作門庫人等假作修理名色肆爲侵欺科罰
而不見公用下落及有科罰而隱匿簿籍不肯
送官查對就將匠作門庫人等查提觧院審理
施行承委官員務秉至公毋得循情聽囑虛應

故事及勘報不實通惹罪累不便
一爲塩法事據平凉府固原州申云云等因據此
看得該州申稱批驗所每引收臥引銀一錢年
終類觧貯庫聽候總制衙門明文支用每塩一
車收門謊一斗五升本州按月支塩一十二石
買辦油蠟等項公用接濟民力一節雖云處置
有方然弊未能查革及稱近來塩池又收每引
銀一錢塩車進入每廠該放車五百輛商脚接
買曾奉總制衙門定規鑄造銅板發兵備衙門
例票轉發該州用印每塩一石收票銀五釐本

州貯庫聽候公用後蒙侍郎叢將票板革去續
蒙總制張刊置木板照舊填放一節既革復添
必有其故近訪得該州將收貯門盐不行公用
通同侵漁肥己或饋送於人并稱銅票每石收
五釐及近來塩池每引收銀一錢以少計多無
窮俱不知奉何明文事例收受該州貯庫并塩
池銀兩逓年作何支銷續後因何革去銅票後
又奉何事例刊置木板照舊填放未審何爲長
奸何爲革弊爲照兵備官員責任一方不以商
稅爲重慢無查考任從佗責前項積弊相應查

勘爲此仰抄案行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
內事理即便轉行關西道守巡官會同兵備官
員吊取各該衙門卷簿到官從公磨查前項队
引并門塩票銀及近來塩池收受銀兩要見各
數若干曾奉何處明文何項何人支領各若干
侵欺饋送各若干見在若干俱在何處貯庫并
經革續增票板於例應否革去存留務要逐一
備查明白議處停當開具揭帖中間應問人役
徑自拏問如律干碍應參官員照例招參通併
具報以憑施行毋得容情聽囑及虛應故事違

悞參劾不便抄案依准呈來
一爲出巡事行據鳳翔府經歷司呈解犯人沈塘
等到院據此已經告狀人民口禀及體訪明白
白牌行拏去後今據解到審據犯人沈塘等連
名供年 云云 等因據供得此覆審相同除將各
該衙門赶回未解銀兩轉發鳳翔府貯庫備照
馬匹收養外看得各官供稱鎮守陝西太監王
帖差舍人滌恩牽赶馬匹散與所屬每馬一匹
要銀百兩以上傾銷成錠各另解送其本舍分
外索要每處不下十餘兩少遲就便鎖拏官吏

逼令科剝於民湊辦不前以致民皆稱苦赴院
禀告行拏間却乃私自奔逃況牌票未審直爲
指稱誆詐情弊難保必無相應謄詞發問爲此
仰抄案呈堂照依案驗內事理即將事內各該
科錢銀兩官吏里老并滌恩等照名行拏到官
從公追究要見前項馬匹出於何處奉何明文
發賣不合憑何分外索取逐一備查明白銀兩
追收在官先行解院點視仍將各犯查照律例
問擬應得罪名中間干碍應參應問官員通併
招參呈報以憑施行毋得回護遅延及勘報不

的自取參刻不便抄案依准呈來
一為稽查充徒囚犯以清驛傳事簿查節據陝西
都布按三司經歷司并所屬西安等六府衛所
州縣各呈申及本院徑自問完流徒囚犯俱經
陸續批發京兆等驛西安等遞運所各照徒年
限擺站去後今照各該驛遞充發囚徒非獨本
院一處為然而總制巡撫按察司并各該守巡
兵備等官亦有誠恐所在官司惟知詳允解出
而不顧有無收管或解人通同該吏解發在途
或到驛未久驛遞官吏人等見得所無查考俱
各受錢賣放或假作脫逃以致犯罪人役視充
徒為易事以法度為尋常用財打點逃回原籍
延及限滿此等罪人皆是誣告官吏欺害良善
違法不誤仍復生事之徒若是使其拘繫充徒
仍復幸而獲免縱惡長奸莫此為甚今照前因
相應通行查勘為此仰抄案呈堂着落當該官
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行各府并各州縣衛所
即掌印官將所屬各該驛遞自正德六年正月
起至正德七年九月終止各處解發擺站囚徒
逐一清查要見某驛某遞通共若干某人某事
某衙門批發若干見在若干脫逃若干有無係
領歇家及管吏人等賣放情弊其脫逃者務要
追究明白下落各另徑自出報本司仍要查對
類造文冊中間應提人犯就便提問應得罪名
通限本年十月中旬呈報以憑覆查究治施行
毋得容情虛文搪塞及將在逃賣放囚役揑作
見在查報不的通若參劾拏問不便
一為出巡事據鳳翔府寶雞縣申送本縣原派支
買解戰馬官銀文卷簿籍到院據此本院親詣
本縣官庫查驗除各年均徭贓罰等項另行各

節查得本府派買騎操戰馬卷內原發官銀六
七十五兩每馬一匹大約不出十五兩之外本
縣以四十五里每里一十五兩前項官銀可以
勾足既查本縣卷內每馬官價四十九匹皆作
一十五兩又行照丁多派均攤通同馬主多取
價銀及至剩餘已收銀五十二兩二錢六分今
止在庫二十一兩二錢五分其餘三十一兩一
分不見下落及馬四匹官價多銀六十兩不知
作何情弊又查得本縣原科饋送太監銀兩各
里共出銀一百五十兩今里老止招共銀七十

五兩四錢捌分餘數七十四兩五錢二分不知
出於何項銀兩知縣沈瑭又復執稱科銀一百
兩饋送本府知府不受取回又不見給散貯庫
下落及審琛縣里老人等俱稱前數相同顯是
該縣官吏通同侵欺相應查審爲此牌仰本官
照依牌內事理即將發去卷簿查照行拘本縣
經手官吏里老人等到官從公研審要見前項
銀兩奉何明文科取因何不行貯庫原係何人
侵欺逼查明白取供連人觧院以憑覆審施行
毋得容情虛勘不的惹罪不便

一爲科歛等事行據鳳翔府通判孫玠拏送犯人
郭西等到院據此薄查先據本府寶雞縣民李
銳狀告前事已經批仰本官提人送問去後今
據送到審據犯人郭西供年　云云等因具供得
此覆審相同除將犯人郭西照例問發靖虜衛
充軍牌仰寶雞縣追贓完日拘妻觧發外欲將
犯人沈瑭等問罪發落但本犯供稱正德七年
四月內陝西布政司管粮劉參政按臨本縣比
較錢粮分付遞送帖子延遲被打十板向大户
王仕連等三百五十名每名科銀二錢共銀七
十兩封於誌書內送至底店親手遞與劉參政
收訖一節誠恐知縣沈瑭指以饋送乘機科甚
之弊難保必無未經查明有碍施行擬合就行
爲此仰抄案行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
事理即便備行關西道分巡官查提事內一干
人犯到官從公追究前項饋送銀兩明白下落
有罪人犯依律議擬中間應參官員通併招參
呈報以憑施行毋得違錯不便抄案依准呈來

一爲清查淹禁獄囚事照得本院巡歷按屬府衛
州縣衙門查審見監一應罪囚中間已問成案

者雖經巡按衙門會審允示多至監禁年久不
行轉詳盖由各該官員不知轉詳來歷而巡按
衙門會審一過又不行查多致自斃于獄甚至
年久通同禁卒人等越獄刼獄能免重罪不知
幾何查得轉詳舊規曾經按察司分巡兵備等
官自問並批允各府州縣衛所有行及巡撫巡
按親問者俱該按察司呈都察院轉詳布政司
及分守官自問及各府州縣有行申呈撫按衙
門批允者俱該布政司呈刑部轉詳各衛所有
行申呈撫按衙門批允者俱該都司呈五府轉

詳行之既久令各衙門因循廢弛故不查行遞
年止是按察司止將本司見問罪囚閒或數名
呈詳未呈者尚多惟都布二司未見轉詳一名
以致囚受淹禁事無歸結除將審過應詳囚犯
案發各該衙門查照備行轉詳并各司該吏待
按臨查問外擬合就行爲此仰抄牌呈堂照依
牌内事理即行掌印并備行都布二司通行各
該守巡兵備并府衛州縣等衙門各將見監已
問成案曾經本院會審明白凌遲斬絞情眞罪
因不分年月久近逐一盡數查報各司作急轉

詳施行毋得似前怠忽通惹參劾不便
一爲禁約逼迫貿易事爲照各該衙門官吏文書
所在最要嚴密切須關防若使閒人往來未免
官民混雜醞釀弊病透泄事情亦無難者近訪
得陝西布政司等衙門官吏人等專取自便不
恤人言不知奉何明文公然逼令諸色鋪行人
等挑帶諸色貨物無時入衙貿易其中無知家
人并奸猾吏典不依時估兩平見錢交易專一
倚官減低價值強賒強買甚各該官員縱容惡
横不行禁治以致商人行戸虧損資本甚至如

獨人李祥之子逼令逃走深爲可惡除給告示
曉諭禁革外若不通行禁革深爲未便爲此仰
抄案呈堂照依案驗内事理備行都布二司并
西安府等衙門一體查照禁革今後凡有各該
官吏人等遇買物貨俱要差人出外照依時估
兩平見錢交易不許仍前不恤物議聽從下人
撥弄逼令商賈行戸人等挑扛貨物入衙及減
低價值強買強賒虧損商行資本若仍蹈前弊
或本院體訪得出或被人告發通行究治不恕
抄案依准呈來

一爲稽考錢粮事據西安府衛經歴司并所屬州
縣各呈申送原派本府永豐倉收過粮料銀布
絹草罰贖等項革眼廒經循環月報并已未獲
通關簿籍及各年放支領狀文卷縁由到院據
此卷查前事已經牌行查吊去後今據送到隨
就逐一磨查本倉自正德四年正月起至正德
六年五月終止收過西安等四衛并本府所屬
州縣各項錢粮絹布銀草數目明白所據查出
有收無支錢粮相應開單發問爲此仰抄案呈
堂照依案驗内事理即將發去月報廒經并臨

收簿籍各領子文卷從公逐一再行磨查提吊
該倉各年經收官攢人等研審要見錢粮原係
何人經收何處虧折或何項支銷何人侵欺追
究明白若是中間果有各衙門支用不係正支
當時不曾收有領子並應該支給已有領狀或
致失落無存亦要查明與之分豁其曾經御史
段盤過已收已支年月等分明白並三年十二
月以前支者俱不許容其花銷通行具由呈報
以憑定奪施行毋得遺錯不便抄案依准呈來
一為清查均徭銀兩事行據西安府盩厔縣申送
本縣正德五年分原派收支均徭銀兩文卷簿
籍到院據此簿查前事已經吊取去後今據送
到隨就逐一畧節磨查得本縣原派收支本年
分西滿等叁拾捌里均徭簿內共該銀叁千陸
百陸拾捌兩壹錢見在收銀簿內已收銀叁百
陸拾玖兩捌錢伍分餘銀貳兩壹錢見在未收
銀叁百叁拾捌兩玖錢已支銀肆百玖兩貳錢
叁分內多支銀叁拾玖兩叁錢捌分其餘貳千
玖百伍拾玖兩叁錢伍分俱無文卷簿籍可憑
審據知縣黃舜卿等執稱本年分均徭銀兩俱
係先任知縣喬遷收支本官考察去任前項卷
簿通未交代無憑查送一節據此看得該縣徭
役銀兩派收之時必有文卷簿籍支領之際必
有典守官民今將卷簿沉匿不行送院以致無
憑查對侵尅之弊顯然所據前項銀兩民之膏
血既無卷簿可查相應查究為此仰抄案呈堂
照依案驗內事理即將發去後開正德五年分
文卷簿籍從公逐一再行查筭提吊該縣原經
收支官吏人等研審要見前項均徭銀原係何
人經收何處費用何人侵欺務須追
究明白下落若是曾有各處衙門支用印信卷
簿註寫分明俱與除豁仍會同布政司掌印官
查議該縣遞年原派均徭銀兩之數有無過多
應否減省以甦民困及干礙喬遷等一併具由
呈報以憑定奪施行毋得遺錯抄案依准呈來
一為急缺備用騎操戰馬等事卷查先奉
都察院勘合劄付前事准兵部咨備劄前來收
買施行奉此已經會行陝西布按二司照依該
部議擬題奉
欽依內事理備行本司掌印及各該守巡等官欽

僉查照所屬州縣里分收買照依原估價銀壹拾伍兩兩相平買當官驗印停當責差的當有職役人員陸續管解赴部轉發應用如無見爲可買卽將里甲走遞馬匹先行揀選解用另爲補還其買馬匹務要身量高大肥壯叁歲以上捌歲以下不許將老瘦瘡瘸不堪馬匹搪塞務買好馬驗印差人徑解去後近該兵部
奏差員外郎侯　管解前項買馬銀兩到來俱經
秤發布政司聽照
狀定價值照數分發所屬各該衙門收買未抜今照

本院巡歷按屬地方訪得西安府所轄武功興平醴泉等縣收買馬匹中間或值銀拾捌玖兩者有之貳拾叁肆兩有之前定價值已是不敷所多銀兩未免出陪於民今各該官司不恤民財不知奉何明文又將前項官給買馬銀內多寡扣除假作買剩餘銀差人徑解本府不知有無在官收貯或私通吏典欺取所據前項各該官吏相應通行查提究問爲此仰抄案呈堂照依案驗內事理先提各該州縣該吏到官從公追究解銀是實卽將經該官員行提前來對審要見前項所解餘銀出於何處奉何明文解府作何支銷明白問擬各犯應得罪名呈報以憑定奪施行毋得違錯不便抄案依准呈來

一爲出巡事照得本院卽今巡歷按屬地方行據各該州縣申解見監問一應輕重罪囚始末人卷到院詳審中間問成強盜者通無分毫贓證失主認領止憑應捕妄拏人命者通不審其證佐檢驗眞僞止憑仇隙證告一槩刑逼問擬斬絞罪名捏申詳允其間徒流杖罪人犯內多監禁五七年者有之俱各不行發落及稱陸續在

監病故者多止存文卷可查所以無從矜疑斷餓於斃者不知幾何且如澄城縣犯人姫党僧正德叁年爲竊盜事發照劉瑾事例問發潼關衛充軍今前事例查革改正已及貳年官吏不行查照分豁久禁在獄况遇兩次
赦例應釋放人數該縣聞當職按臨却乃朦朧解發該衛甚是法禁不公人情冤抑詳其所由蓋因所屬州縣官員頗知法律者少而昏迷夢浪者多故將犯罪人等不分情罪輕重事跡虛實一槩久禁今該守巡官員又不逐一遍歷查審以

致無干罪囚監禁連年并受枉死投訴無門言
之如斯誠可寒心除將所在各犯徑自釋放外
今照前因擬合通行為此仰抄案呈堂照依案
驗內事理轉行各該守巡官員今後務要躬親
逐一遍歷所屬府衛州縣大小衙門將見監問
一應輕重罪囚逐一照卷查審情眞者監候情
可矜疑并犯在例前不係十惡不宥人數照例
呈詳流徒杖罪徑自分豁發落以清獄訟以釋
人寃毋再似前憚畏道路任意便安不行遍歷
親審致令久禁逼惹絲訪不便抄案依准呈來

一為遣例買差騷擾地方事行據西安府同州澄
城縣拏送犯人劉鎮等到院據此簿查已經吊
查該縣日支循環文簿責令行拏去後今據拏
到審據犯人劉鎮供年云云據此行間續據犯人
魏縉供年云云等因各具供得此看得該府吏典
指催未完為由受錢差人累月騷擾屬邑非惟
需索下程酒食甚至索取民財若使事得早成
亦畧可恕況此等人役止是貪圖賄賂據其所
催之事拾不完一徒為有名無實委的可惡其
餘姑不查究今據前因本院欵便徑自發落但

各犯供稱該吏梁士用等受要銀兩一節未經
面理有時施行除將各犯發仰澄城縣遞解陝
西按察司收監外擬合就行為此仰抄案呈堂
照依案驗內事理即將該府犯人王秉等行拘
到官從公追究明白問擬各犯應得罪名具招
呈報以憑施行仍備行都布二司并各道守巡
等官轉行各屬府分禁約今後一應未完公務
止許移文催併如累催不完止許提鎖首領官
該吏比較並不許擅自差人騷擾屬邑需索驛
傳各該大小衙門如遇前項人役不分眞偽許

諸人擒拏所在官司差人徑解該管守巡官處
施行亦不許阿諛奉承苟且誇美或被人告發
或本院體訪得出一聚惹累不便抄案依准呈
來

一為辭免巡捕事據綏德衛經歷司呈云云等因具
呈到院據此看得巡捕之設乃地方之重務其
所推選官員必須勇智過人操守廉潔者方可
以禁盜而安民用匪其人反為民害訪得新委
本衛巡捕指揮同知何煥素慣營求必欠廉潔
又况年力衰邁亦非捉捕所宜衆情不服難居

是任查得本衛掌印指揮竇鎬年力精壯操持
端謹以之管領捕盜必不生事害人乃爲衆所
倚賴相應照依巡撫衙門原舊定委批帖爲此
仰抄案呈衛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
備行本衛指揮竇鎬不妨軍政掌印仍舊帶管
巡捕凡遇盜賊生發即便設法差人擒捕務求
盡絕以靖地方不許坐視玩愒殃民亦不許下
各屯所地方擅自妄拏平人投害生事自取參
究仍備呈巡綏撫鎮衙門知會毋得遺錯不便
抄案依准呈來

榮縣張世恩割股食母駮

古聖賢所謂孝者愉色承志溫凊定省服勞奉
養而已割股廬墓謂之鄙但在所不取曾子臨
終啓手啓足示能於遺體全以歸也推是心也
割股豈得爲孝況病至危殆雖藥餌無所施巧
腥膻之肉安所爲功若曰得腥膾而愈人與禽
獸之肉何所差別而必於股之割乎此足以驚
鄙俗之夫不可以入中庸之域由是而之焉務
名行恠不近人情奸詐欺偽之俗作矣事關風
化豈可使長仰縣提調官將生員陳謹等效戒

詭於聖賢平易大中之道行之不爲詭異過高
之事所感一洗胷中鄙俗之氣而拭目以觀大
雅之光再將張世恩教諭令其以常道事親事
兄事師事長上不得立異邀名以壞眞俗則他
日當有大成嗚戲聖賢之學不傳而俗士滿天
下無怪乎士習之昧於所適也可深責也哉可
深責也哉

嘉定州生員宋惟哲不丁繼母憂駁一首

律載繼母如母齊衰三年今載繼母歸宗齊衰
杖期子於繼母之服惟是二端而已雖情義可

疑甲令罔載孰得議而變之盧氏果係歸宗杖
期可也今歸宗乎不然則杖期不可行也惟有
三年之喪爾今該州議盧氏釋服從吉義犯十
惡欲不爲服不知盧氏生前宋惟哲等有無告
發以爲義絕不服張本不然不過茫然追論全
欠巴鼻死無招承難以憑信大抵宋惟哲貪期
在邇故爲此圖實利汩其心而爲之居喪杜門
讀書免致在官課試勞苦彼心豈異於齊人之
心而不爲邪故曰爲利　盡禮則心安貪雖遲
無害也遠禮而速貪則終身有愧於人倫矣使

致他人之訟將並與其貢而失之豈不大爲害邪孔門觀過以厚爲仁君子行禮從厚爲德義雖有嫡律無列議服三年之喪可

[illegible]山[illegible]集卷之三目錄

公移

乞處置公堂用度

議處江夏縣鋪陳夫役

議處民壯應役

議處安攀盜賊窩主

議處陞參吏農規格

稽考各衙門公用

議處緝捕江賊

議留楊僉事給由

參詳李伏劍罪犯

討芒部禁殺脅從投降

定獲沙保等賞格

調烏蒙等府土兵守隘

戒諸將領協和討賊

賊平議賞各土官

清查軍中各役用錢糧

賊平釋放平民

獎勵有功漢土督軍官員

戒三司參謁

公移集卷之二

公移

乞處置公堂用度

爲議處公用以清憲度事准本司按察使王關照得本職到任以來查得本司舊規凡遇進表應朝到任陞任致仕等官公宴酒席等項合用銀兩并各抄案吏農紙張向該掌印官從宜區處或於新進農民或於違限吏差人等罰取貯支用爲照本司職專風紀責在激揚比司錢穀衙門不同緣前項公費既不能免相應公處應用豈宜罰出無名若不從長處革不無事涉嫌凝抑且有乖憲體今查得本司堂上額設皁隸六十名除本身工食外每名用銀十余兩名謂掛脚於新役時交與退役之人以防逃走間有極遠州縣不願親自赴役或雇倩他人或被人攬當中間所費每名不啻二十余兩計此皁役名數頗多用有余力合無於內裁省二十名行令原編州縣每名止折納銀十兩解司收貯以充前項支用不惟於民財可以節省而在官禮用亦得以濟仍諭所司將名照數傾寫成錠解

武昌府收貯本司遇有公務急費行令支取
應用本司每年仍立印信簿籍一本將支取用
過數目明白登記以備交盤查考其農民舊規
公堂銀兩除已往交納支費外以後悉行革去
吏差人等有犯違限等事或盡法問罪或量情
責治毋再罰取紙張如此庶憲度肅清而物議
遠矣爲此合關前去煩爲轉達裁奪施行等因
到司緣係議處公用以清憲度事理本司未敢
擅專擬合通行呈稟爲此合將關到前項緣由
理合呈乞照詳施行

議處江夏縣鋪陳夫役

爲乞憐杜宿弊遵成規以蘇小民困苦事蒙巡
按湖廣監察御史何批據江夏縣里長王潮等
連名呈本縣雖設編六十三里惟上潮等二十
里在城差繁累之丁亡戶絕尚利弊多端不敢
盡舉且如先年但凡二司并府縣新官到任及
春秋二祭宿壇合用上等鋪陳帳幔等物俱係
將臺夏口金口東湖山坡五驛常川出辦程遞
人犯例該遞運所夏口驛應付以爲定規後置
料驛所官吏俾子生奸緣變亂成法一槩推
考本縣里甲出辦鋪陳未免將錢返與驛遞租
用體軍又是本驛領去豈不重累小民正謂道
在邇而求諸遠也且先年舊規合用鋪陳三日
之前出票入遞打去各驛取用俱係見物役則
如期送來答應今被更改成法使令里甲雇覓
委實陪累困苦不堪況蒙弘治六年告蒙巡按
田處往令改正到今如復仍是又有通一年一
次輪審均徭除各衙門編定不動皁隸外有聽
差皁隸六十名存留應答待客及至有官到省
任歇一月半月以上或過者緣何每日一名撥
令里甲出備工食銀三分雇倩跟隨前項聽差
皁隸作何占用再有過往使客及差出人役額
該起有排夫擡送卷扛等項臨時因何又要里
甲出雇長夫不無重疊累陪苦楚民情不能上
達屢遭鞭笞有屈無伸如蒙伏望憐憫大施開
豁查照先例開豁改正使上下永遠遵守萬民
感激深爲便益有此理合連名具告呈蒙批看得
江夏縣里甲最爲困累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
也仰按察司會同布政司掌印官議處查革呈報
[illegible]蒙此依蒙行准本司掌印按察使呈

會同湖廣布政司掌印左布政使將　議看得
往年春秋二祭二司與武昌府官宿壇并新官
到任皆將臺夏口金口東湖山陂五驛額設鋪
陳內選用近年以來黍巢一槩里甲租賃其每
年內徭皁隸除各衙門額定外復編聽差皁隸
六十名以備使客不常之用似亦有餘因管理
者不得其人以致賣放逃走使客交至緊急用
人未免又令里甲出銀顧覓其水路找舡陸路
擡扛設有舡夫輪流差撥已有定規但有等經
過士夫旣無關文難動牌夫不無又令本縣出

備長夫應用此亦人情事勢之所不免及照江
夏縣居當會城里甲數少用度繁劇差役重疊
民情不堪誠有如里長王潮等所呈者除程遞
人犯一向遞運所防夫遞解不曾負累本縣里
甲照舊外合無候呈詳允日本司行武昌府凡
遇春秋二祭宿壇鋪陳行令金口東湖山坡三
驛依期選用凡遇新官到任行令夏口將臺輪
流選用勿得再煩里甲粗辦其聽差皁隸六十
名行委殷實公正老人一名管束使之常川在
縣聽候撥遞每六名比照牌夫置牌一面附於

牌夫與後輪流差撥之時老人開具手本赴本
司撥夫官處領牌事完執牌銷繳如有逃躲老
人即與雇覓仍於本皁隸名下追還顧銀不許
再令里甲出辦工食銀兩其過往士夫雖無關
文不免遷遇僻有留滯之歎亦非人情之宜今
後遇有此等官員該府即具手本赴察院稟請
批示亦令牌夫內差撥答應其扛擡卷箱上舡
下舡亦就令原撥牌夫扛擡不許令里甲再出
長短夫役該府仍出給告示人煙輳集去處張
掛禁諭如此庶差役得以少均而凋瘵之甿得

以少蘇矣緣蒙批行會同議處查革事理擬合
就行呈奪爲此今將前項會議過緣由同原蒙
批呈合帖本司轉呈巡按湖廣監察御史何照
詳施行

優恤民壯

爲建言民情事據本司經歷司呈抄蒙
欽差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馬鈞牌前事仰抄牌呈堂
照依先今案牌內事理即便將户部書筭鄒馳
所言民壯一事作急議處停當呈來其餘條件
本司催行各道另議呈奪等因蒙此案照先據

本司經歷司案呈抄蒙本院案驗奉都察院巡
按湖廣清軍三十七號勘合劄付內開一條該
戶部書尚鄒馳奏言一自開國家之初設衛所
以統軍建州縣以轄民民以養兵兵以衛民
祖宗立法至善至美後有兵部尚書馬文升奏令天
下郡縣設令民壯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寇至則
農皆兵寇退則兵皆農此即古昔寓兵於農之
意也慨自耕田之法廢於秦兵農之分始於唐
積習久古制莫能復矣然宋蘇洵上兵制尚欲
給由以養之柰何今之編僉者不得其人多不
銓束吏書中間賣富差貧作弊百端近來江南
富家不傳乞冒濫以制乾官府則投告勢要以
恔嚇上下是以貧困無聊者差利不已則雄一
郡者坐享安閑却將田不百畝人不三丁者編
爲民壯一名十年消乏方得更換家道頗過再
當一輩是不計其殄逸必郤便於斯民盡皆於
消乏而後已也鄉民而安於耕桑不能親身赴
役市井無籍包攬一名每年得銀十兩又不安
分爭赴府縣謀攬批帖或勾攝或催利至鄉村
需求老鄉人割肉養虎以待其噬已也掌管頭
目一身包當敷名影射窺利府縣用以跟隨迎
送分指看庫看監被謂上司禁約以容其身或
有警則以戶親行徒竭民膏緩急無濟當將
役者二三年間費廢始盡須得五年爲備僅可
以償一年之工食撫按衙門亦皆洞知此苦毋
行府州縣委官重審裁減蓋得者皆富實豪雄
之輩而艱難守分者長年應當吏書里老之弊
貪終莫能革即今
新政之行民享太平之福但此一事實爲可憐伏望
皇上察此役爲無用視平民爲可憐特
勑兵部會議將見在名數多減削視地方之要害察
縣分之貧富額定每府州縣該用名數申明差
占之令量定優免之繇農怵之時聽民耕種農
隙之際嚴督操練有事征守無軍給餉通行天
下撫按等官差委公正官員揭查青黃二冊不
拘鄉都啚保通融計算撮其上戶務令丁田起
自若干止家道殷實者編充一名不及數者或
兩三家朋合督同里老人等嚴加面審若有不
公許令指實陳告毋奪農時毋容包攬催科勾
攝俱照

[illegible]分遣信牌自非寇盜勿令干預如此則民害
除而
弊政美矣又蒙前件項下開稱本院訪得各府州縣
民壯中間多有差遣勾攝公事及撥送各官私
衙并鄉宦之家役使其總小甲人等賣放包占
科斂等項奸弊尤多殊非編設之意本院欲通
行所屬分定班次輪流更換一則以備操守一
則以務生理且欲申明前項差占之令議行間
今奉前因看得書算鄒馳所言頗爲詳悉中間
亦與本院大意相合該司再行查議停當明白

具由呈奪施行等因蒙此議照今時民壯即古
民兵土著之義蓋爲禦盜安民而設較之軍士
又無月支糧餉且本管官員徇私撥發各官私
衙及鄉宦之家包占役使餘者亦終年累歲拘
留在官不得休息耕種作業良爲累苦今欲分
定班次輪流更替及革除賣放包占差遣撥送
等弊實爲民便合無行令各府州縣掌印官員
照收原編民壯冊籍查照原額之數分爲二班
以一年計之正月至六月爲第一班六月至十
二月爲第二班勿過上班之月責令各方精壯

[illegible]自備鋒利器械上[illegible]操練守護
當滿下一班起官照前更替[illegible]耕種嚴督
各該掌印官員仍置立格眼印簿一扇時常點
閘不許撥送各官私衙與夫鄉宦之包占役使
及今巡捕官積年總甲人等賣放包占及營求
差遣勾攝公事科斂害人仍備行分巡分守清
軍各道官每遇巡歷處所務要從實查點痛革
此弊若地方一時有警方許將下班者通拘在
官協勒事寧之日照舊務農庶乎軍政有成而
小民亦得以務其生業緣蒙查議具由呈奪事

理未敢擅便擬合就行呈奪爲此今將前項緣
由合帖本司轉呈伏乞照詳施行

議處妄攀盜賊窩主

爲出巡事蒙巡按湖廣監察御史何批據本司
分巡上荊南道僉事楊南金呈前事蒙批按察
司查議呈奪繳蒙此依蒙查議得僉事楊南金
所呈本職至公安縣視獄審得一起見監人犯
楊秀六等六名係賊攀窩主各人稱寃情狀迫
切原被賊犯尚敏等劫搶各家指名具告今乃
復伏隱情供作窩主等情本職竊聞凡做賊之

小人用心甚奸爲計亦巧平日約有誓約若遇
犯出到官爲窩主者暗地爲賊扶供食以爲
日後脫身之留至死亦不相指今獲賊之際不
係當時在於窩家見贓止是到官供攀此皆報
復舊讎一時官司不察致使賊計得此亦理之
所必有者今楊秀六等情可矜疑除行該縣本
將各犯里老四鄰研審如果有冤就令本官里
老四鄰同具保領什放責有所歸外誠恐他處
亦有此弊官司看係重情不敢輕放以致冤獄
牽連死者相繼誠可哀憐呈乞通行一節深爲

有見蓋盜賊被獲匿其真正窩主以爲救援之
地攀指良善之人以爲出脫之途奸宄百端理
所必有况讞鞫之官不皆明決聽其誣攀拘拏
監禁不敢輕放枉陷而死勢所必至誠有如僉
事楊南金所呈者合無候呈詳允日本司一面
移關該道查將楊秀六等再行取審果無別項
情節徑自釋放通行各道轉行所屬府州縣各
掌印官理刑官員今後如有捉獲強竊盜賊或
當在窩家搜出真贓當時審據衆口招稱寄贓
隨即追究贓仗窩主方許鞫問具招具呈上司

申捕盜人役亦止許當在窩賊之家追出贓物
爲的若獲賊句日累月之後展轉供攀及兵快
人等不奉官司明文私下令賊招攀寄贓等情
到處拘拏即係報復私讎嚇詐財物之徒官司
不許輕信輒便拘提亦不許栽入案内以爲他
日歇案之地如此則民命庶無冤枉而兵快盜
賊之奸亦不得以橫行矣緣蒙批行查議事理
擬合呈奪爲此合將前項緣由同原蒙批呈合
帖本司轉呈乞爲照詳施行

議處陞叅吏農規格

爲議處超叅吏役以勵人心以均勞　事據本
司經歷司案呈抄蒙巡按湖廣監察御史何案
驗前事仰抄案呈堂即將考過後開吏農一等
者超叅見缺七八等者行令習學其餘各項叅
充事宜查照原行案驗事理分別議處停當呈
奪等因蒙此案照先蒙本院案驗亦同前事内
開及照見今書吏缺人數多轉考數少應合量
行收叅以充書辦以後仍照舊規陞叅施行備
抄到司依蒙已將考過一等農民舒友才劉本
呂沐陳鳳高世武收叅書吏見缺以後書吏名

欽照舊陞叅別無議處并先巳註叅吴厚王振
科劉天澤鄭継庠劉煥今次考一等農民余廷
器叅明㢘與將來各衙門及本司寫本有成叅
的効勞年深提叅者各照行頭不拘次序外今
蒙前因查得本司農民納銀六十兩五名二十
兩七十名生員充吏一十一名起復二名轉考
二名今考選農民八十八名及查舊時叅補次
序起復轉考生員三項毎次各叅一名農民止
叅二名未會定有各行頭次序及調停規矩以
故上無法守下無定志致令遇缺互相爭競合

無酌量名數多寡及候缺久近做招寫字出衆
寫本效勞等項通融區處仍照舊規少加裁益
開具欵目定為常規毎一輪將應叅之人姓名
依次揭出附在印信簿籍某人等該叅書吏某
人等該叅堂上典吏某人等該叅首領典吏各
挨次收叅叅畢一輪再行序出照前附簿如此
則勞逸適均人心歸一免致爭競緣係分別議
處停當呈奪事理本司未敢擅便擬合呈詳為
此今將前項緣由合帖本司轉呈乞爲照詳施
行

計開

一典吏陞叅書吏農民止許叅典吏俱照舊規

一書典原籍府州縣俱照舊迴避

一爲事革役吏典若辯明復役者自文書到日厭
二缺者方許收叅

一堂上書典丁憂起復俱以農民等項起送到司
晝卯日期挨次補叅

一堂上轉典俱以役滿先後日期挨次陞叅若聽
缺二年之上筭該革役一時不得叅者不拘常
例有缺即行收叅

一經歷司照磨所轉考吏該陞叅六房典吏亦照
首領行頭各役滿日挨次陞叅如或聽缺二年
之上例該革役幷有考居一等者先行收叅不
在此例

一司獄司吏轉考止許陞叅經歷司照磨所典吏

一聽缺農民承差有習成寫本在巡撫都察院巡
按察院并清軍察院并本司寫本有成叅的效
勞二年以上者具呈本司照依編定簿籍叅考
寫本先後日期呈詳巡按衙門超叅以勸勤能
其餘暫送名衙門寫本者不許一槩混呈

一轉考吏生員充吏并農民君有考居一等者許
在本行頭照數起叅
一各行吏農惟農民數多轉考等行數少令通融
定以名數遇缺各依次序叅单兩及一行輪流
週而復始先丁憂起復一名次轉考吏一名次
生員一名次農民四名寫本起叅一名臨時定
擬

稽考各衙門公用

爲議處供應以絶奸弊事據武昌府同知唐翺
呈詳問過犯人劉紹週等招由到司據此案照
先該本司行據江夏縣開送各衙門取用過什
物簿籍數目前來查看得中間支銷欠明乘機
侵尅數多已經行委本官查究去後今據前因
除將各犯定配發落外爲照各衙門買辦什物
日不可缺置簿稽考法意亦備令各犯罔知遵
守任意侵欺挨厥所由蓋因原取票帖出自該
縣任意摽判漫無稽考以致收頭吏胥人等通
同作弊虛支浪破欺詐百端遽難覺查又照該
縣設居省城百　文集每年坐派里甲公用銀
兩不啻一千有餘實皆民之脂膏況所取者涖
無定規而該縣一例供應上下之際勢難查考
故吏胥得以緣之爲奸若不立法防範共圖節
省則費出無經之餘實民力困憊之自合無呈
詳允日將鎮守巡撫總兵巡按清軍各衙門凡
取用什物立簿一扇布按二司并守巡各道及
武昌府縣凡取用什物置簿一扇送巡撫都察
院及巡按察院各用印鈐蓋俱發該縣收貯本
司仍置花欄印信小票但遇各衙門行取什物
該吏齎執原行牌票赴司關領前票照依該買
物件填入併時值價銀數目方許動支官銀買
辦送　即照數填註簿上原票收貯候季終送
司查對如無本司印票即係多增侵欺之數如
此庶奸弊少革而財用因之可節矣本司未敢
擅專擬合呈詳爲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
伏乞照詳施行

議處緝捕江賊

爲議處地方盜賊事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抄蒙巡按湖廣監察御史何批據布按二司守
巡武昌道左叅政胡鐸副使程昌會呈前事蒙
批看係防禦地方重情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

掌印官作速議處呈奪繳蒙此依蒙會同都司
掌印署都指揮僉事石璽布政司左布政使蔣
曙議看得守巡道所呈即今長江一帶盜賊生
發商民被其劫掠遠近爲之震恐思患預防早
圖撲捕誠爲灼見但前項盜賊撐駕舡隻出没
江洋隨在刼掠奔避無定欲團聚兵馬則有若
守株而待免欲隨賊向往復不能寅夜以亂流
徒使賊之智技有餘而我之撲捕不効皆計之
失者也爲今之圖宜於沿江上下通爲設備上
自荆州巴東下抵蘄州富池分爲五截巴東至
監利以上爲一截監利以下至嘉魚以上爲一
截嘉魚以下至陽邏以上爲一截陽邏以下至
道士洑以上爲一截道士洑以下至富池以上
爲一截每截各於就近衛所府州縣選委指揮
或千戶一員佐貳或首領官一員務求精鋭謀
勇素著能幹之人充之每二員選帶驍勇旗軍
并精壯民兵共二百名整備鋒利器械給與舡
隻分定地方督同各巡司官往來巡邏緝訪遇
有前項盜賊出没各該委官即行親自督兵併
力擒捕仍於前項兵快內揀選乖覺能事之人

十名在於治江城鎮灣泊舡隻處所密切體訪
但有可疑舡隻即報各該委官及所在官司擒
拏務期盡絶以安地方再照巡視洞庭都指揮
王震嘗守竹林灣指揮陶軏各以禦盜爲職不
宜坐視民患自今盜賊縱橫允當警急合無行
令一體上下巡邏不許便安高坐若是各該地
方有警或不併力應援或至推調誤事許令各
委官指實參呈撫按衙門施行承委官員遇有
賊警務要同心協力相機擒捕勿得輕率妄殺
以致失事有功官員兵快就將捕獲賊贓盡數
給賞各該委官尤須嚴禁下人不許妄生事端
擾害平民事發一體治罪事寧之日即行呈請
罷備緣係議處地方盜賊事理未敢擅便今將
議處過緣由理合具呈伏乞照詳施行

議留僉事楊守禮給由

爲給由事嘉靖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蒙巡按湖
廣監察御史何批據本司經歷司呈該本司帖
文准本司分巡下湖南帶管上湖南郴桂兵備
道僉事楊守禮關稱三年考滿例應給由呈乞
[illegible]守因蒙批自今地方年荒盜起按察司查

詳呈允行繳蒙此案照先爲前事已經呈詳去後
今蒙前因爲照湖廣地方連年水旱相仍今歲
尤甚入秋以來飢餓之民困而爲盜始焉竊發
於山澤漸以流劫於江湖所有賑濟之策正宜
急如拯溺撫捕之政尤貴先於得人及照僉事
楊守禮才識優長風力素著御民有令出惟行
之能發謀有動中機會之妙近者衡湘之盜所
在焚劫列郡震驚百姓愁歎本官乃能督率民
兵親入巢窟旬日之間鯨鯢殲滅即今萑苻之
伏側足未寧而瘡痍之民引領待哺使聽其給
由之請必廢其垂成之功合無憫念地方多事
將本官奏留照舊供職免其赴部考績庶盜息
民安而地方賴之無虞矣緣係查議呈奪事理
本司未敢擅便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

參詳李伏釗罪犯

爲恤刑獄以新初政以答
天戒事抄蒙巡按湖廣監察御史何批據本司分巡
上荊南道僉事方呈前事蒙批按察司參議某
議呈報王英黃必榮[illegible]行[illegible]發此繳蒙此案照
准本司刑房付據本司經歷司案呈抄蒙本
院案驗奉都察院巡按湖廣六千三百八十三
號勘合劄付該刑部署郎中蕭奏前事已經備
行該道提問去後今蒙前因除將犯人王英黃
必榮責與李伏釗面對研審明白先行省發外
參詳得僉事方呈稱絞罪犯人李伏釗打死王
眞情節審據死親王英證佐黃必榮執稱王眞
生前委因李虎什手執鋤頭將伊背脊打傷致
命身死李伏釗止是用拳打伊背膊兩膀並不
係致命是的據此參看得共毆之謀雖倡於伏
釗致命之傷實由於虎什觀虎什屢次之逃亦
足驗其情眞而伏釗無證之獄終難使其心服
事屬可疑法宜從輕欲要辯問前罪一節今查
得李伏釗原發招稱弘治十六年四月內與王
眞爭田一坵本月二十九日有王眞挑担秧苗
在於前田內栽插間伏釗就不合輒起惡心手
執鋤頭一把叫同今脫逃叔李虎什併今在李
剛兄李伏釗二表兄劉彥大各不合聽從前去
將王眞揪倒在地伏釗却不合手報鋤頭於王
眞背脊心打訖數下悶死在地當有隣田栽蒔

令在官婦李氏氏人張富黃必榮見打擠散至
次日王眞因打傷心身死切詳獄斷於初辦變
生於展轉使其遷延乆致誤生業雖屍親之
苦亦求了結今據原招李伏劍打傷王眞致命
身死斷無可疑及審王英黃必榮等俱以累苦
多年望早歸結爲詞則中間扶同反異情弊顯
然就是李虎什打傷致命如王英等所執亦須
拏獲與李伏劍面對供招在實方可准信止據
一面之詞即判乆定之獄以此求生似淡太易
況李虎什既逃李伏劍又辯王眞之命誰與抵
對見使死者竟爲乾沒之鬼兇人得以僥倖而
生情法稱量以失輕重合無將李伏劍仍依原
擬同謀共毆殺人因而致死絞罪監候會審仍
行該縣上緊挨拏李虎什解問果不係李伏劍
毆打致命身死方、司辯理緣係批司參詳審議
呈報事理本司未敢擅便擬合就行呈詳爲此
今將審議過犯人李伏劍緣由同原蒙批呈合
帖本司轉呈乞爲照詳施行

討芯部禁脅從投降

爲地方賊情事照得鎮雄府叛賊沙保向汎等
[illegible]聚不法攻城奪印殺害官民已經奏奉
欽依動調漢土官軍及行都布二司副使等官率領
分布各路截殺其就爲照各夷中閒不無始終
效順不助沙保等爲惡者亦有始雖惑於沙保
今乃投降者誠恐進兵之時不分順逆一槩混
殺或貪功殺降致使玉石俱焚無辜受戮不惟
夷心不服抑且貽有後患擬合通行禁約爲此
牌仰督軍等官照牌事理即便體察各寨夷人
果有不從沙保等爲惡及雖曾協從今來投降
者就便給與壹　旗號樹立本寨或給投降牌
面常川懸帶如遇進兵之時見有前項旗號驗
有牌面者就行省諭安心勿疑不許官軍擅殺
以圖功賞違者就將下手官軍處以死罪如此
庶夷人易服首惡易得其土漢官軍止許在於
鎮雄府地方搜緝擒捕不許輒　烏撒烏蒙永
西𤅀倉等處擾害無辜致生禍端其烏撒烏蒙
等府本院別有指授如違以軍法重治決不輕
恕各具行過緣由依准繳牌

定獲沙保等賞格

爲明賞格以擒捕首惡事照得鎮雄府叛賊沙

保等招集夷衆爲害地方一聞官軍深入征剿
其黨與協從者非其本意必然投降解散沙保
向汛等自知罪惡執迷不回必是逃入山箐莫
可踪跡若不明立賞格恐師老財費難以成擒
擬合通行爲此牌仰各路領軍官照牌事理先
行鎮雄府四長官司長官阿濟等并隴壽遺子
隴勝及其父舊頭目把人等聽候撫臨查審再
行各長官司有能將沙保向汛設法生擒一獻
者給賞白銀一千兩斬首出獻者賞銀五百兩
能將一賊兒男生擒出獻者亦賞銀五百兩斬
首者三百兩其黨與中能擒斬者給賞同此官
軍能就陣擒斬者亦賞銀三百兩決不食言其
烏撒等府本院別有措授官軍亦勿得深入過
界以致生有事端俱毋違錯不便各具依准繳
牌

調烏蒙烏撒東川三府土守隘

爲剿殺叛賊事照得鎮雄府叛賊沙保向汛等
聚衆爲惡攻城奪印殺害人民已經奏奉
欽依動調漢土官軍二萬餘名深入征討去訖誠恐
官軍勢大賊不能敵逃遁臨竟地方暫延喘息
皆不通行協剿致使隱匿山箐從此受累爲害
不淺擬合通行爲此牌仰各府官吏着落掌印
土官并自把人等照牌事理即便選撥土軍一
千名督率在於徑行要隘處所把截如遇沙保
等奔遁過彼就便嚴督截殺有能將沙保向汛
生擒出獻者給賞白銀一千兩斬首出獻者賞
銀伍百兩能將二賊兒男生擒出獻者亦賞銀
伍百兩斬首者三百兩決不食言中間若有隴
壽遺子隴勝并真父舊日目把等協從者務要
先行撫出送赴本院別有處置施行不許一槩
殺害若是通同陽爲把截陰爲隱避有違
明旨者
國典昭然決不輕貸仍備抄火牌差人送至水西
等處一體遵依施行

戒諸將領協和討賊

爲地方賊情事照得本院原奉
欽依一則曰協心計議整理兵糧一則曰併力合謀
彼此應援仰窺
聖意無非欲兩省官軍不分彼此以成剿賊之功也
今訪得川貴既係將領等官心不相協謀叅與

慝微有所得輒存私己之圖少涉嫌疑遂與娼
嫉之人以致訛言日甚乖戾漸成玩寇老師費
群於此本當參究姑候後圖擬合再行會案戒
飭為此牌仰監軍守巡兵備將領等官務要克
廣德心推讓功伐除就陣斬獲賊級并生擒者
各照所約將領項下解報外其餘兩省設謀及
阿濟斬獻首惡俱要均報兩省蓋重兵壓境勢
不可支各求保全私相殄滅理所必至歸功兩
省誠所宜然有功人員一例具奏陞賞決不相
負敢有不行改圖自分彼此以致老師無功蔡
寇貽患定行參奏拏問不恕各具依准繳來

賊平議賞土官

為地方賊情事照得本院仰伏
朝廷威德元惡斬獻地方生靈莫大之幸其餘黨
與類皆當時脅從之人宜須撫處懷德西長官
司長官阿濟等亦要賞功其鎮雄府治即今知
府等官可以住居與否必須川貴守巡兵備等
官從長計議會處停當方可班師擬合會案通
行為此牌仰守巡兵備等官照牌事理如果係
賊餘黨盡絕別無遺漏之人及不係
首惡有名該剿賊犯但非拒敵者皆要從宜撫安給
各長官司使各照常生業不許貪功妄殺無辜
阿濟獻印及斬獻賊首其功可嘉祖保等三長
官司長官把截道路使保賊不得奔突亦係不
肯助惡有功人數亦要計處從宜撫賞鎮雄府
城池公廨即今有無毀壞其府官應否可以在
彼居住各須會處停當不致再生釁隙方可班
師若此外猶有計處不盡者亦要公同計呈前
來以憑裁奪施行毋得違錯不便抄案依准呈
來

清查軍中支用銀糧

為地方賊情事照得即今功成奏捷班師有日
其軍前一應收支各項錢糧及銀碗銀牌段絹
等項雖曾專官管理但恐中間收支欠明不無
浪破侵漁之弊合行清查為此牌仰本道官吏
照牌事理即調各該委官吊卷簿要見何官收支
何項錢糧其管銀兩銀牌段絹等項要見原收
若干支用若干見今實在若干其支用者要見
奉何明文何人支領其管糧餉者要見各州縣
上納到永寧倉若干已運到畢節若干運入鎮

件若干支給軍士各若干見今實在之數若干俱要眞正運帖實收及各哨支領花名軍數方許銷算或空運數多而支軍數少或軍士數少而支用數多中間必有乘機侵盜之弊務要查究明白下落不許縱容銷算仍將收支過各銀糧等項數目開造手冊呈報以憑查理施行毋得違錯不便

賊平釋放平民

爲地方賊情事卷查東西二路將領部下各報有擒獲賊從幷被虜男婦數多中間係賊從邇屬者固有而平民避兵偶爲官軍所獲者亦或有之若不從實會審未免玉石俱焚爲此牌仰本道官吏照牌事理即會同監軍官將前後擒獲賊從男婦衆係保賊黨與家屬審問明白監候發落若不係賊黨家屬偶爲官軍所獲者審勘是實行令召保在外移文原籍官司認領各生業不許一槩朦朧監禁以致死非其命仍將審處過輕重情犯應監應放緣由回報以憑施行毋得枉縱不便

獎勵有功漢土督軍官員

爲地方賊情事照得鎮雄叛賊首惡俱已擒斬黨與亦漸撫平

朝廷西顧之憂可紓而軍士南征之苦亦解戡定亂略用成大功爲照守巡兵備監軍督餉將領漢土等官或運籌設策而決勝於萬全或親冒矢石而破賊於艱險其間斬關先入夜疏糧道追獲俘即計斬首惡功而樹蒼應合行議獎勵犒賞爲此牌仰本道官吏照牌事理即將軍前一應有功効勞用事人員務要查其功之大小多寡分別等第開款呈來以憑裁奪施行毋得違錯不便

戒三司參謁

爲省參謁以復舊規事照得三司等官每五日一赴鎮巡衙門參謁講論政事此係先年舊規近年以來頗覺頻繁爲三司者以此爲奉承之勤爲撫按者以此爲觀視之美甚至日一往來以爲恭敬侵晨而出日午方歸淸明之氣旣消精神之困已極縱能幹事所就幾何官正廢弛良由于此擬合通行戒 爲此案仰三司官吏照案事理即便轉行守巡兵備督糧提學道

水利等道副總巡游等官如會今後巡諭之期
止許五日一次作揖若有重大事情及必須計
議而後可行者不拘時日謁見其進退拱立之
儀亦須酌中衆手下御而止亦勿得其俯以失
觀瞻倘不以禮相信則非所望於君子矣俱毋
違錯不便抄案依准呈來

訪察撫屬官賢否

為訪察官員賢否事照得本院撫臨此方未經
巡歷而各該撫屬官員賢否尚未週知欲有旌
別必須採訪擬合行取為此案仰布按二司官
吏照案事理轉行掌印并各道守巡清軍督糧
提學屯鹽兵備等官即將所屬自知府以下知
縣以上官員賢否務據其平素律身行政之實
填註考語或五六人或十數人其廉能勤幹守
法愛民及政績卓異者為一類其貪酷不謹衰
老罷軟及才力不及者為一類其間可上可下
善未足衆惡未可退者不必開送各查考明白
各另開具揭帖印封送院以憑施行若或徇其
好惡之私必至枉其是非之實不惟繆其勸懲
亦有累於衆也抄案依准先行呈來

議處殷實收解錢糧

為處置解納錢糧事照得撫屬州縣一應邊腹
及料價等項錢糧每年僉派殷實收解大約多
者每人動至數千少者亦不下數百及至給文
領出見其銀多易於圖利或置買田宅或撒秋
生放任意侵欺視為已有一遇事發監追磨已
甑破水覆莫能收救縱使變產完贓焉能償其
萬一終致父子斃於囹圄親族代其賠補不惟
國計有虧抑且民命可憫擬合立法解納為此
案仰布政司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通行
所屬府州縣今後每年徵收錢糧完畢量戶高
下領解如上上上中二則殷實人戶每名止許
領解二百兩以上下中上中中下殷實人戶每名
止許領解一百兩每倉總給批文一張糧銀各
另封號收掌仍總差一官督赴原定衙門投納
所司責限批單銷繳中間縱有立意侵盜自思
前銀數少恐害身家決不肯為倘有侵欺有司
亦得易為追賠如此不惟錢糧易完抑且殷實
不致偏累本司仍將編僉殷實事宜議處停當
務要經久可行呈來毋得違錯不便抄案依准

呈來

處置收受錢糧

爲稽考錢糧事照得各州縣衛所一應錢糧每
年分派大戶給與文簿令其自收及至小民上
納却止附入私簿脚價火耗額外多添如巳收
銀萬兩止將五六千或七八千附上官簿收銀
千兩止將五六百七八百附上官簿餘俱隱匿
一遇
恩詔宥免就將前項未報之數通作小民拖欠以致
奸人任意侵欺上司無憑查考深爲未便擬合
立法稽查爲此案仰布政司官吏照依案驗內
事理即便通行所屬知會如一州縣錢糧原坐
有十倉者每倉口各用堅厚紙張置立文簿一
扇夏糧正月以裏秋糧六月以裏差人俱送本
府無府者送布政司各用印鈐縫發回掌印官
收掌其各殷實大戶　各本州縣給與印信文
簿經收每戶官給與花欄小票一張上填某倉
該糧若干某倉該糧若干赴各大戶納訖各大
戶就於票上親筆書寫納完若干字樣仍用私
印鈐記半在票上半在官簿每完三五十名隨
即赴官驗實亦就於上司發下文簿內開註納
戶姓名某日納糧若干將此票與簿相合用印鈐
記半在票上半在官簿給與該戶收執通完之
日照簿總算而銷解納若有私印無官印有官
印無私印者查糧之時通不准筭如此庶錢糧
易於稽查大戶亦不得侵欺矣俱毋違錯不便
抄案依准呈來

清審獄囚

爲清理獄囚事照得本院入蜀未久撫屬地方
未得遍歷所有各該衙門見監一應輕重人犯
除侵盜錢糧外其餘監追贓銀紙米納贖工價
見問提人未結月久查勘已無家產無力番作
納米正犯脫逃累及家屬等項誠恐所司官吏
不論事情輕重贓數多寡一槩混監殊可矜憫
若不隨宜分豁恐使無辜致斃除在省城者巳
該按察總司陸續查明呈詳外擬合通行清查
爲此案仰按察司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
備行分巡川東等四道各親詣所屬府州縣衛
所衙門將見監一應充軍徒杖人犯如有折納
徒價工食監併仆作之人果實貧難無措者照

與照例攺擬應擺站者定配解發應杖者就行決放其餘及充軍追併給主入官贓物三十兩以下還官贓物十兩以下查無産業變賣者亦要從宜召保營辦係充軍者就便拘妻發遣見問者作速催行歸結其原告躲避正犯脫逃監併家屬被告者俱即與釋放責限挨拏清理明白各具由陸續呈報查考如此庶囹圄少清民命少全而和氣亦可召矣俱毋違錯不便抄案依准呈來

浚川公移集卷之三目錄

公移

浚川公移集卷之三

巡按陝西告示條約一件

竊惟

朝廷之上總攬乎萬方岳牧之分專治乎一省百職萃而難齊庶政紛而莫判恐其積弊隱奸無由下陳上達傷害軍民乖違風教又遣直指之使付以監察之權博采乎群情廣求乎民瘼期振綱而頓紀載激濁以揚清惟茲陝西地方天下上游古來都會中原阨塞邊徼屏藩政務繁龐方輿廣遠近年以來寧夏之變人罹震驚漢

南之賊民遭殘害又況侵漁之政不惜夫財盡而民窮貪盜之官罔知夫本傷而末瘁牧羊之子幸分狼虎之餘羅雀之夫不數鷹鸇之獲加以征賦頻繁力役困憊雖蒙寬恤之

詔未盡逋負之蠲七年之病日深眼前之瘡又發以致軍民流亡盜賊蜂起地方之病此其大端餘有事情乃其次者若不及時大加芟除極力整頓將見爲惡者益肆其猖狂受害者終無以控訴民情或爲之日離大政或因之日弛雖逢聖智之士難施拯救之策今者當職欽承

命來按是方顧惟才智之疎庸荷此職任之重大日夜焦勞中心憂惕慮夫千瘡百孔當事事以求成是故三令五申姑諄諄而示戒風俗之美雖云倉卒以難期奸弊之端或可提撕而有覺尚冀爲之官吏者不憚夫改絃易轍之勞爲之軍民者各臻夫革心向化之善所有禁約事宜條列于後仰各遵守施行須至告示者

一凡有司軍職大小官員職任雖殊皆有軍民父母之責其所統屬百姓士卒宜加愛恤方稱職業近年以來貪殘之元惡雖除科罰之餘風尚在其逢迎無恥者惟知承順上司貪墨寡廉者則求盈滿私槖任意漁獵竭盡膏脂軍民怨聲載路上下恬然不疑大可痛心豈直切齒今後各宜洗心滌慮遷善敏德務要惠恤軍民以求克盡職任若有貪濫不法專事苞苴科歛害衆仍蹈前轍者許被害之人徑赴本院首告定行拏問參究重治不恕

一牧民之責莫重於守令必守令得人則民受其福訪得按屬郡縣官員公廉勤慎者屈指無幾貪私怠緩者舉目皆然或請謁行而枉

人之直或賄賂通而害人之正或文書不爲
躬親聽吏卒之舞弄或事情不致詳審爲左
右之朦朧或沉滯上司事件若塞耳無聞或
濫禁無罪犯人如蔓延不省以致狡猾者遂
其奸強梁者遂其暴權勢者遂其請富足者
遂其有良善含冤貧弱受屈此等情節近省
地方固爲有之僻遠去處尤其多者除行司
府衙門隨事參究呈來外今後守令等官務
要以公廉勤慎爲心貪私怠緩爲戒有則脫
去舊習以造高明無則益加勉勵以保終始
若乃故違不悛事釁重者即爲退黜輕者注
以不謹決不情貸

一各邊各路腹裏營堡衛所各領軍管事掌印
官員既爲地方捍禦之臣當守
朝廷畫一之法訪得有等不職之徒或指稱答應
扣除軍士月糧或撒放貨物剋留關支銀兩
或違例占役而耕田採獵或賣放買閑而包
納月錢或托名修理支銷庫藏之儲積或假
捏客兵花費倉場之粮草或搶擄人畜數多
上下隱匿不報或奪責軍士首級通同開[illegible]
尖貪作弊違法不可枚舉今後務要各相警
戒勉圖功業若或仍前剝害軍士貪黷財貨
放縱不撿欺公玩法不知警省者事發定行
照例參究重治不恕

一訪得各邊腹裏一應大小衙門監收錢糧官
員多有通同倉攢庫役人等將各處解到錢
糧不肯兩平收受或多要秤頭或高收斛面
刁難指勒遷延守候以致解戶部運人等虧
折錢糧經年累歲陪補不結又有不行正收
正支通同攬頭買頭對糧對票倉庫全無亡
有數目虛出通關硃砂往往倉庫致成空虛
官軍儲需無憑給放今後但有此弊病許各
被害解戶及不得食糧軍士人等指實赴院
陳告拏問參究重治不恕

一訪得大小衙門各首領佐貳官其間廉能守
法者固有而貪縱不撿者最多往往有一事
之幹則思一事之利一差之委則有一差之
圖府官行縣則受縣官之錢縣官下鄉則受
小民之物催糧者里甲受其害巡捕者地方
被其擾管造冊則科戶人之錢委部糧則受

大戶之餽甚至濫受民詞私罰紙價差遣勘
事賄賂公行皆由上司及掌印正官平素不
能戒飭禁治以至于此今後各官善者益加
勉進次者務要改過自新若是明知故違怙
不畏懼或被人告發或體訪得出輕則填註
不謹重則拏問罷黜除本等職任及特差勘
事外仍不許府委下縣縣委下鄉違者罪歸
正官不恕
一訪得各處州縣或奉上司牌票或受他人禮
物指以餽送木石裝運糧石公用為名即為

科派車輛牛驘小民逼於官府不知出於私
情只得一一輸辦其差去人役又皆惡如鷹
犬猛如虎狼少有拂逆便加凌辱及至拘到
車牛却只取要脚價每車或二三兩有之或
四五兩有之迫於威勢累害莫伸其官吏貪
濫者又皆指一科十差貧於富借其名目利
其贏餘如蟄屋一縣一年不下三四百輛矣
其科派車價銀數可當一歲均徭之費似此
夙弊實乃上司處之無道州縣不得其人所
致也今後按屬官員但有承奉牌票及私自

詞訟罪派者以體訪得出或被人告發定問
以科斂罪名參罰罷黜決不輕恕
一訪得各府州縣有等無籍省祭官及年老學
霸生員豪富義官及罷閑吏典退學生員等
項專一出入衙門挾制官府欺凌師長害衆
成家州縣官員有操持力量者甘絕之禁革
之不肯容其請託不得遂其奸貪則番首發
氣尋跡吞聲伺其間隙橫生誹謗終於無可
奈何而已若平素操持欠謹力量頗弱者本
免通其人情待以禮貌容其說事請託循其

舞文弄法肝膽相照猫鼠同眠一或不遂其
意必致蹤絕其情却乃搜尋事情採摘弊病
扛幇教唆扶同告害州縣官方貽累於陷穽
之中追悔已晚此等奸貪之徒甚為害事今
後州縣官務要密訪禁絕不許出入公門囑
託事情若有教唆扛幇挾告官吏者俱指實
一一申來照例發遣以警奸玩
一各衙門積年主文書手老人皁隷弓兵門子
馬夫由其凡百事情無所不知經歷乖滑無
處不透是以通同作弊易如吹毛主文則改

抹文卷出入罪名書手則詭寄錢糧科害里甲老人則營求管事欺官害民皁隸弓兵則倚假虎威嚇詐良善門子馬夫則承奉浸潤透漏事情甚至因而說事過錢壞累官長擾混違法害及平人此等積年奸徒一日在衙門爲官府一日之累一日近官府爲百姓一日之災自今以後俱要自行退避各務本等生理不許久戀衙門作弊害人若各官故自容留使用不行革退者主文人等事發照例問以充軍官員問以罷軟無爲照例罷黜不恕

一近來各處地方往往報有回賊強賊騎坐馬匹懸帶弓箭執持刀鎗數十成群在於鄉村道路白晝搶劫居民過客財物稍有不從即行殺害因而拒敵兵快肆然無忌蓋由平日軍衛有司官員始而牧養失道不得遂其飽暖之常終而撲捕無方不能禁其惡逆之跡是以相視効尤蔓延爲害欲便議發官軍遠爲追襲搗其巢穴及老幼妻子盡行殺戮剿執以靖地方又念此等無知之人或爲飢寒所驅或爲官府所追始出於不得已遂至於無所歸憫念困窮再行告諭自榜文到日務要各相勸戒即時解散歸還原籍各治生理保其父母妻子全其身體性命安家樂業以成好人若是執迷不返仍前聚衆搶掠定行會議調撥邊軍前來勦滅人口家產掃蕩盡絶追悔遲矣其各州縣掌印巡捕官兵但有此等強劫之人擾害所在地方務要多選兵快人等追襲擒拏無得坐視貽患致成大惡定行參究不恕

一軍衛有司選用兵牌機兵快手弓兵及巡捕巡山老人等名目本爲緝捕盜賊而設訪得各處有等奸惡之徒指以應捕爲名專一嚇詐良善糾集幫虎假藉官威先將無賴一人作爲賊眼到於鄉村山莊殷實之家隨意指攀就行執拏或爲窩主或爲寄贓或爲同盜拷打逼認加於官府素有蓄積者搶擄一空倉卒無備者變賣白晝公行甚於強盜此等奸人譬之存虎而殺牛植莠而傷稼雖應捕盜之名實爲良民之害今後各處大小衙門

但有旗捕人役務要嚴加戒飭令其守法奉
公若是爲惡不悛騷害平民許被害之人徑
自赴院陳告拘問明白照例發遣
一訪得各處有等行脚奸僧自稱彌勒佛白蓮
社等會其妖傳法術假說因果以扇惑人心蚩
蚩之民惑於禍福往往夥儔相從投拜供養
夜聚曉散各相蔽匿或號居士或稱善友惟
知奉邪不復畏法愚民既惑其術由是得以
醉飽其欲食得以誆詐其財物得以姦淫其
妻女愚惡滋蔓防深爲可慮除鳳翔鄜州咸寧

三原等處妖僧段無邊等已被捉獲問發外
今後各處軍衛有司衙門務要善爲隄防嚴
加禁約若有此等妖妄之徒或聚衆說法脩
建齋會傳念佛曲以扇惑人心者即便擒拏
問擬具招申詳定奪勿得漫不加察使其積
妖成俗致生他變
一訪得各處有等土豪之家倚恃人力衆多財
貨富足往往挾制官府欺害小民號稱靠山
老虎攔街太歲名色或把持行市或包攬錢
糧或窩藏賊盜或打公人命或强頼婚姻或

搶奪財物小民一有冒犯輒便糾集人衆執
拏兇器平空欺打殺害性命即將老病婦女
乞養子孫打死抵對上司以地方遼遠無由
得知州縣以兇惡豪强只得撫諭小民安家
業生命不敢告訐累犯積惡安然無事由此
愈加横暴恬不畏法害及小民不可勝說今
後此等豪惡之家務要革心向善上守王法
下保身命若是仍前縱肆欺凌平人不服官
府事發輕則照例充軍重則奏
請遷徙各府州縣官亦要常加曉諭禁約不許效尤

養成他患
一本院榜示條目畧亦關切地方蓋皆近來訪
察而知者其所不及知者不知幾何大抵人
之知識資於耳目使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雖
積弊如山民病如火孰從而知之且一已之
聰明有限而天下之事變無窮古人載馳載
驅周爰咨諏良以爲此況當職才綿質劣悃
愊無能若不廣求安能盡職除都布按三司
等官隨時相見咨問外今後各衙門大小官
員及各處軍民人等若有地方事情官吏賢

病利所當興害所當革及本院行事過當罷
察不及者許其開具條件明白陳說待當職
採擇時宜漸次施行但於軍民有益即告言
者之善
督學四川條約一件
洪惟我
國家建學校以養賢擇師儒以立教復責其守令以
提調之權專憲臣以督學之任
勅諭詳復條章大備無非所以求有用之才贊無為
之治而已夫何近歲以來為之士者專尚浮彌
文罔崇實學求之倫理昧於躬行稽諸聖謨
踈於體驗古人之儒術一切盡廢文士之藻
翰遠邇大同已愧於經明行脩之科安望有
內聖外王之業雖云能中主司之求而於
朝廷作養之意實有乖矣當職謬以凉薄叨承
簡命顧茲重委夙夜靡遑求所以崇重古學表正士
習兢兢在衷愧莫能致邇者相沿之初用申
告諭是以參酌舊規旁采群議以為教戒條
約凡我官屬師生人等尚各協心勉力一體
遵守務臻唐虞與行之效務成聖賢經世之
學務使風俗可以變革務使禮樂可以興起
如此則於
國家建學養士之典求賢圖治之心亦庶幾答
或視常故違則法不容貸
一我
朝
列聖御製諸書及刊定禮制等書皆脩治之要禮樂
之本所謂稽古以治今者生員不可不欽遵
講讀先年
欽降臥碑乃戒飭之典官人錄一通朝夕莊誦永為
遵守
一春秋兩丁致祭
先聖先賢其禮樂品物務在豐美各提調官毋得苟
簡視為虛文其殿廡門塗但有損壞即如法
脩補不可延怠致令傾圮有褻聖像違者本
道按臨看出定行究治
一文事武藝士有志於天下所不可偏廢者今
後提調掌印官每月朔望詣文廟行香畢即
至明倫堂督同教官課諸生講論經史考驗
數藝[illegible]仍觀習冠祭禮儀望日仍詣射圃

亭觀習鄉射禮儀

一歷代以來人主教養人材蓋圖以治理天下云爾故學者讀書當以經國濟世爲務其習作文辭不過爲入仕之媒也今之父兄師友以訓教期待子弟者遂以習作文詞進取科第爲要事其教之體驗擴充以達經濟之術者百無一二焉嗚呼良可哀矣今後諸生讀書務期以治事爲本而爲有用之學其於經書史傳之中但係聖賢講論治世之道及古人行事得失之蹟便當以自[illegible]身心處之參之於古而驗之於今務求可行之具以爲後日居位治事之本苟平日讀書止務文詞一旦天下事務及之於身其中必無定見不至於茫然無據者少矣縱能勉强作爲亦不過天質暗合耳比之實學從容酬應無不中道相去遠矣故有用之學諸生各宜勉之然欲治人必先治己天下未有己不治而能治人者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爲本孔門教人先主忠信子思教人以立誠程子教人以主敬其忠信誠敬學者脩身之大要也今後諸生立心務期以忠信誠敬存本言一言必在於是行一事必在於是久久涵養之深必致德性淳厚以之處己必無過差以之處人無不感格更能度之義處之公行之恕濟之謙和則行無不得而聖賢同歸矣故治己之學諸生各宜勉之

一學者讀書貴在聞道若於道有聞則志趣自然高遠將無入而不自得苟於道未有所聞不過狃習於世俗之見而已故見人之富貴紛華等事欣然羨慕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此其志趣卑陋鄙夫之流耳豈不深可哀哉其人有生一身之外皆爲無用之物雖衣食養生最爲迫切者若於道義有乖可寧死而不受矣孔子飯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何也見道之真也故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丈夫矣今後諸生務求聞道使志趣高明廣大世俗之富貴紛華一切無益身心之物皆不足以動吾心則涵養操持之久自然氣質變化優入聖賢之域矣此是爲學始終門路此

廢一差其餘不足觀也已諸生尚其勉之
一冠婚喪祭有家之禮所以厚風俗植德教此其大節也近世諸儒參論考證已極詳明近年適都名邦仕宦之家舉行者亦爲不少今後生員之家遇有吉凶事故該學教官務要督令知禮生員一一舉行務在成禮不討豐約衷非該學備將冠者婚者喪者舉行過各禮緣由及各贊行禮儀生員姓名申呈各該提調衙門申呈本道候按臨查考以憑勸賞其年將及二十者方許冠未冠者不許成婚

若喪　不許供奉佛道丁憂未葬親者不許復學若是故違教條不即舉行及各先期冠婚等項不爲禁止教官朦朧申呈搪抵虛應故事者事發各痛加懲治
一男女婚姻人倫之大風化之源所以脩身齊家爲治立教皆本於此今後按屬軍民人等但有男婚女嫁務要年紀相等方許聘定士人之家尤當致謹蓋以讀書達禮一鄉之望能以不美爲恥則觀感之下孰無是心風俗之變可以計日而成矣若是婚姻之家招男

非女仍蹈舊俗者以結問罪不追財禮男女離異若係生員之家即是不能以禮義持身以倫理化家者定行黜退以懲薄俗
一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及孝經小學近思錄等書天地人物之道脩齊治平之理無不該備學者必須講明玩索以究其義理體驗擴充以達諸人事則知行並進體用兼舉有用之學無過於此此外更有餘力兼通廣覽博極群書以資籍識見者亦聽其行但不可舍本務未讀無益之書廢有用之學

一先年禮部奏
准事例各府州縣官置簿二扇一曰旌賢一曰紀過公同該學教官遍將生員考驗塡註德行文藝政事最爲勸懲良法今後提調官教官務要遵行其簿每生員設一格帳其下設三行若旌賢簿內第一行項下注德行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類務舉實跡書之第二行項下注文藝如經書論策文字及雜學著述有所發明聖經賢傳之旨者務舉已成者書之第三行項下注治事如某時幹過某事能處

能斷[illegible]而及平日作過時務衆內
用人理財律曆兵刑水書算等事務與衆不智
必能行者書之其紀過簿內第一行頂下注
過惡如逆親犯上敗倫傷化及婚喪從俗一
切違道不法之事如無過惡者注曰無其雖
有過惡而文藝治事有可觀者亦照旌賢簿
備書之無者注曰不能填註舉提調官收掌
如善者有時作惡惡者有時能改亦各再注
於項下以憑懲勸其提調官教官容情受囑
畏勢避禍舉勸[illegible]惡不行具書却將柔弱無

能之人摘其細過搪抵充數其豪霸生員但
撓挾制徒倖獲免致使賢否混淆勸懲無別
或查訪得出或因事發露定行逮坐究問罷
革
一各教官爲人師範資級雖微職任則重要當
守道慎行以身率人今後若是學行俱優教
有成績化行生徒者此係上等有道有德之
人當以殊禮優待照例旌舉其願背名檢違
守教條雖無功蹟而生徒感悅者此爲中等
雖不旌舉亦以禮遇之若是不守教條不顧

廉恥貪財縱欲嗜酒尚氣營學居苟無所不
爲如此不肖之人是曰鄙夫敗壞風化有玷
斯文斯爲下矣若本道體訪得出或因而事
發輕則決罰示戒次則起送別用重而穢蹟
彰聞者定行拏問黜退不恕
一學校作養賢才正欲其重廉恥脩德行以爲
齊民表率耳近日有等生員雖云讀書絕無
行檢不親其親不睦其族暴横鄉民凌傲師
長甚至朋比奸頑之徒貪嗜刀錐之利或攬
納稅糧或包當夫馬或起滅詞訟或囑託公

事官府執法不從即爲犯録過失指摘政事
便行挾制以快私忿已而聚衆行兇期侮有
司此謂之學㾗此謂之學蠹此謂之學霸似
此等類妨賢病善深爲可惡今後生員各宜
點檢平日所爲互相箴規若有前非痛加改
革勉圖自新若是執迷怙終稔惡不悛或被
人告發或體訪得出不分首惡盡行黜退以
敦士風
一生員每季各置課簿一扇該學用印鈐記每
月以三六九日作課初旬四書義二篇中旬

經義三篇末句論策各一篇至表判同日各一
篇詔誥候次月作表判日期各一篇一月共
作文十篇立為定規未成材者四書義四篇
經義四篇初學者日作破承對句各三首文
字要求近年會試及兩京鄉試程文務求體
格高古辭氣典雅以為式程不許雜用靡濫
陳腐之詞粗淺叫噪之句致多闕雕以為奇
觀俱要就於課簿內起稿謄真類送本齋教
官處用墨筆批改仍送堂中官用硃筆參詳
其篇數不足倩人代寫或相雷同或抄襲舊文

者教官即為決罰發落　月記季終送提調官
處收候按臨點閘
一未成材及初學生員教官守令日習倣書一
張大小約二百字筆法務要學古人名家法
帖如鍾王顏柳之類點畫一撇務求楷似不
許隨手漫寫寫畢送本齋教官驗判月終掌
印官類齊封送提調衙門收貯候按臨點視
其已成材生員免其習倣凡月課試卷必須
明白楷字書潦亂斜曲無體法者考畢發落
按臨即行責罰仍令習倣

一教官每月將終會集生員當堂考試一次其
已成材者四書經義論策各一篇未成材者
四書經義各一篇初學破承對句各三首每
一季將終提調官會集生員當堂考試一次
出題與月考同凡遇季考之月免其月考考
畢各較定次第高下量示勸懲仍書小榜於
明倫堂張掛其月考季考等第各填註揭帖
并上等試卷季終提調官通類差人齎報以
憑查考其生員無故不行赴考并病痊假滿
不到等項指名申來以憑查問

一教官逐日務要升堂[illegible]聚生員[illegible]
書講解義理習作課藝夜則巡視號房點閘
生員誦讀毋得懈怠生員每日於卯簿上各
畫一卯無故不到者掌印官硃筆記之三日
之內量為責罰無故一月以上不到學者申
逃提問有事給假者量事定與限期明書假
簿卯簿之內如冠禮十日婚禮期喪一月緦
大小功喪半月祖父母父母有疾及已身妻
子患病者審實亦准給假若生員患病三月
之上者廩膳開糧增附行查詐病者各以逃

論俱申來定奪仍籍月終假簿歲終俱封送
提調官收候按臨查考
一生員丁憂起復該學查明不係久病逃學曠
業思案未經考過者申呈提調官行令里隣
并合學師生保勘本生三年之內果無停柩
短喪乘凶嫁娶會酒聞樂脩齋奉佛及代行
止有虧事情取具重甘結狀粘連呈報方許
復學送考若是久病等項照案除名及有親
喪未舉等情申來定奪不許徑自復學
一按臨教官生員名[illegible]

憲綱事例於廟門內迎送不許[illegible]出望塵奔走
拳吏非禮稱呼自同賤役祭見即退亦不得
假以建言民情爲由訐訶公事中傷官府此
乃心術不端小人之流尤宜深戒違者體訪
得出或因而事發以行止有虧論
一武生習舉者其課程與諸生員同不習舉者
令其讀孝經小學及武經七書百將傳等書
常時演習射藝若無故不到學者該學徑行
該衛所拘送如父兄不爲拘縱及該衛所不
拘者本學徑申當職提問施行若按臨考試

能背誦一書及通大義者亦量加賞勸中間
有能精通韜畧及弓馬熟閑者另行開報以
憑試驗施行
一各州縣提調官務要多設社學選民間俊秀
子弟爲社學生選儒士中通文理有行檢者
爲教讀教[illegible]經白文小學孝經四書字書
及日用間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
數之文提調官時加稽考驗其長進若有能
作文習經者按臨之時各提調官先行考試
果能文理通達堪以作養者再行查審不係作

冒籍貫曾經問革考退之數及倡優隸卒極
刑之家取具里長鄰佑供結并官吏不致扶
結連名申呈到職量其才質考選入學其不
能作文者不許濫送
一各府州縣及各儒學各置印信稽考簿一扇
凡遇本道發下一應公文隨即抄謄畧節緣
由及奉到日期附簿候按臨吊取與底簿查
對若有關防糊塗押字不類及戾於教條事
於事體不協輿情不由公道之事即係詐僞
毋得輒便輕忽亦須即爲具由申呈定奪方

原缺

會審錄二十[illegible]條

一起強刼財物等事會審得本犯聚衆搶刼最為
可惡查得招情亦有可疑其先次與弟閻得山
將劉會拴鎖要作賊人嚇要伊布䟽銀錢等物
後次招稱與閻胡子執持鎗刀圍住庄院刼得
布帕褡衫及伊嫂王氏同幼女一口若必為實
其中亦有不通情節劉會所居乃閻鐸寫庄等
情其平日依託往來必是熟識白日強刼殊不
畏[illegible]若是劉會等先行[illegible]散其伊嫂王氏尚在

如何[illegible]白公行恐當時只如先次嚇詐搶奪等
情及查劉會原行告詞二次事情大畧一様非
前為嚇而後為刼問者自分別耳又況後次詞
云將道士唐宗範作稱書寫人役盜賊強刼何
用書寫假公嚇詐其情可推其又招稱縣差機
兵王才等捉獲彭李等送官鐸等刼奪當將地
方李景先殺死及查王才告詞却云與郭三等
捉獲閻鐸等一十八名被閻胡子糾合強賊刼
奪將李景先劄死止將閻鐸鎖項送縣[illegible]被閻
鐸騙誣才等受錢賣放賊人擁掩殺傷官兵看

得王才係原差人役若是閻鐸刼奪彼豈反不
禀告又況招內將鐸提解前來亦無原獲來歷
必是王才原先捉獲李景先身死又不查勘果
否殺死檢相明白是否某人下手通屬欠明以
致本犯稱寃不服難便審允合駁再問明白呈
來施行

一起強賊刼財殺傷人口事會審得本犯招內唐
敬等商議行刼劉鐸家財之時查無奚買兒名
字臨盜增出買兒等在外把風況失主馬立劉
鐸　秀劉人才劉聰兒等俱被賊人捉住招稱

劉小兒言說我認得唐敬你如何刼我家財物
既是認識唐敬必要殺滅認識之情豈有不連
馬立等當時殺死之理情節似為不通及查劉
聰等慌惧將原盜劉鐸藍布錫壺等物背著不
知去向又稱與史周經等往唐敬等就於劉聰
家內搜出原盜錫壺一把壺止三把已云本[illegible]
今又搜出却是四把自相矛盾情有可疑及審
奚買兒執稱綿花銅盆皆是劉鐸等自相尋見
非俞景云等招出況見在贓物止是綿花銅盆
又在曠野地內其藍布等物俱稱各分今晚打

刼明早拟獲必無花費之理如何不見下落蔣
英瑜聰招稱撞遇通不明言知情上盜與否看
得盜賊一事生死所關最爲暗密本夥之外豈
容一人得知既是撞遇相識之人豈敢公然復
行爲盜若非知情必是誣捏況各犯再四稱寃
賍證多無下落除將枷項暫開外合駁再問明
白另招呈來施行
一起嚇姦堂嬸事會審得本犯招稱因族叔張泉
不在手拏尖刀一把進入臥房將伊妻劉氏強
姦事發問擬強姦緦麻親之妻斬罪但詳本犯
雖云情出於強不在十惡內亂之條及查事犯
在於正德二年正月十五係伍年玖月以前該
赦人犯該道不行查豁以致監禁年久既經會
審相同駁行再序服制果係緦麻之親徑自照
例釋放具由回報
一起奸情事會審得本婦招內止稱與夫叔任厚
相奸不見稱係何等服制原問朦朧擬議奸兄
子之妻絞罪若果同父兄弟是也如從兄弟再
從兄弟之子妻只該議擬姦緦麻以上親之妻
者律三從兄弟以下之子妻又是奸同宗無服
親之妻矣不知節年取何憑據皆爲審允況再
從兄弟以下又非十惡內亂之數會赦皆當宥
免未經查明難便審允除將本婦枷項暫開外
駁行備查服制明白依律再行議擬及應否釋
放緣由另招呈來施行
一起人命事會審得本犯招稱正德二年陸月初
一日丑時分劉原手拏鏕柤到於滿園地內偷
摘菜瓜蒲園覔見手拏木棍壹條將伊打訖壹
棍劉原用鏕回打拏瓜跑走三四十步蒲園赶
上用棍打傷身死等項情詞切詳劉原偷摘菜
瓜即係有罪之人用鏕回打則是持杖拒捕既
稱拏瓜跑走滿園赶上打傷身死而自有罪人
持杖拒其捕者格殺之律條看得罪人已就拘
執謂已捉獲鎖拘服罪者而言今黑夜之時各
有執持器械況一人追逐一人豈有拘執之理
今擬本犯已就拘執絞罪情罪未合招議欠當
難便審允駁回再行推審明白擬呈施行
一起強姦幼女事會審得本犯執稱節向王儼逼
取銀穀致成仇隙及稱王推兒年方四歲與伊
在溝戲耍相駡發怒將本女踢打哭走回家誣

[illegible]等情仰詳王推兒招年陸歲其年甚小中間
恐有難以成姦之理擬以前罪情似可疑難便
審允仰行本府掌印官通提事內人卷到官從
公推問總驗明白另招呈來施行
一起姦情事會審得本犯招內開稱正德二年十
月內將無服兄曹住次男過繼爲男娶程強兒
與伊爲妻蓋因過繼字様故問以強姦男婦已
成斬罪及本犯執稱見有親子曹范四年紀一
十一歲則是曹進才未曾過房之時曹范四已
五歲矣切詳禮設承繼之文蓋爲無嗣而設今

既有親子而復爲承繼况過房年餘恩義不久雖
云娶有妻室實同往工使令又况招係同宗無
服之親不在十惡內亂之數遇有
恩宥應該查豁但服制尚欠的確親子未審長少難
以審允駁仰查明作急申報施行
一起犯罪脫逃朋謀陷害等事會審得魏忠與魏
錫將張氏用藥毒害當時嘔瀉滿衣滿地延二
日方總身死臨死之時隣人張斜[illegible]聽張氏尚
能哭說兒子尚小誰人看顧則是嘔瀉之後中
毒之後死之證且魏正但魏錫脫逃難以對証

明白有得審允駁回仰府作急捉拿魏錫再問
明白另招呈來施行
一起強姦男婦事會審得犯人李讓招稱正德五
年十月十三日丑時手執鎌刀一張進入土坑
上將男婦胡氏強姦本婦不從用手奪獲鎌刀
將讓頭額砍破走出未曾成姦胡氏投知李氏
將鎌收存緣由據此及審得胡氏却稱用自己
丈紡車鐮刀將李讓斫打似與招中執刀用強
情節不同及查告發又乃出李氏李讓與彼你
親娣弟若不有讐焉肯舉先告輙問本犯斬罪

事委可疑難便審允駁回仰縣再問明白另招
申來施行毋致枉人不便
一起強盜劫財殺死人命事會審得犯人楊高等
招稱強劫失主謝志南家財物各用鎗刀割打
傷重認係高聲言饒命等語王金甫等各俱怕
先行高恐後指名告官用鎗將謝志南男婦四
名口俱各戳死又將男婦香兒搶擄爲妾仍將
劫出牛物背赶王金甫家分用及劫失主郭景
春家財物捉住伊妻黃氏拷打追要銀兩伊男
男王家兒媳母張氏向前救護用棍打傷各身

楊萬又將女嬌兒搶擄爲妾後被老人劉明
演訪知帶領不知姓名鄉夫七名前來捉拏萬
哄說拜爲弟兄備酒收伏劉明演等而至[illegible]
家飲醉宿歇萬同黃全甫等將段才小家圍住
進入將劉明演等八名俱各殺死段才脫走次
日要告萬將兒馬一匹銀二十兩送與段才收下
會首呈告等因據此看得楊萬等強劫財物失主
謝志南既行認得聲言號令等語楊萬恐後指
名告官殺死男婦四口必是太原與謝志南相熟
呈首又將男婦香兒擒擄爲妾正犯金甫等既怕

先行何又仍到伊家分贓既將失主郭景春妻
黃氏等三口打傷身死搶擄嬌兒爲妾楊萬豈
無懼怕告發老人劉明演訪知既帶鄉夫七名
捉拏豈肯又聽哄說拜爲兄弟既在段才家圍
住殺死劉明演等八人段才脫走誰又知是楊
萬次日首告楊萬豈肯反行自認用財買免原
情不通及審據嬌兒執稱楊萬原爲鄉夫之首
謝志南等俱係流賊之數捉獲殺死遺下男婦
香兒彼時漢中府去任同知關清給與鄉夫爲
妻楊萬領回爲收在家未曾給配及稱郭景春

家有係鄉夫人等殺死黃氏等止將嬌兒留下
日後却有鄉夫老人截放三日送回楊萬家收養
待後萬賣錢分用楊萬不知其情劉明演等之死
亦不見屍骸下落及檢驗傷痕中間恐有誣枉
情弊又況既是劫財殺死父母尚敢擄其女婦
爲妾換之人情事勢當是不通若係實情楊萬
始因劫財殺人終是強盜今問殺一家非死罪
三人之律亦屬未當難便審允擬合仰府轉行
關南道提吊人卷通行再問明白另招呈來施
行

一起謀殺人命事查看得王利招與楊興興相爲雞
奸淫戲正德六年四月十五日楊興興將銀一
包買酒間利與已死雒川窺見前銀索分不從
雒川默向利謀說楊興興毆常打死情由利向
楊興興通知當即跪說救我等語利等却與蘇
爵賀大仁密說依謀打死緣由據此看得犯人
蘇爵等素與雒川交好既無仇隙憑何聽謀爲
從原情不通詳審所由蓋因蘇爵等一干刺咒
平昔俱與楊興興奸戲楊興興獨與雒川尤好
以此成仇商同謀殺之情決實但查謀殺條內

造意者斬從而加功者絞今王利既向各人商
議謀打身死則是王利造意楊興與從而加功
今執楊興與與王利同罪致律不合即且招情
欠明有碍審允驗回改問明白即備申按察司
轉詳施行
一起人命事會審得本犯招稱宋江將毋耿氏爲
縊趕打李看家向王說知王將前情告官差人
拘勾王趕驢將毋默回宋江跟趕門首叫罵黃
昏將分王見無人思恠宋江打毋[illegible]用拳棍
將宋江打死在王門首墻下停放本夜鷄叫時

分王才等經過看見宋江倘卧王慌惧將宋江
死屍背夯窯內藏放次日一更時分王要將屍
移到宋江村西園內賴作熱死用驢馱走不料
天亮將屍丟在崖下半坡宋絨聞知告發緣由
據此切詳和王既將宋江打死當時豈不藏於
窯內緣何停放墻下使王才等得以看見既稱
一更時分將屍移送宋江東園賴作熱死豈不
急忙送於所在豈肯延至天亮却乃棄於崖下
宋江既行追罵到於和王門首宋絨爲子豈有
不知一日二夜止不見叫家宋絨何不追尋止

稱聞知打死又不稱是何人報說如何就去崖
下尋殊推原情理甚有可疑及審宋絨和王情
詞蓋爲和王之毋已嫁宋江近二十年因爲諸
子不和相離宋江誚叫數次耿氏不來宋江怪
惱因是遇見打傷耿氏和王却將宋絨等毆打
繼毋告官拘勾宋絨等惧怕不敢見官致怨宋
江則宋江之死其中必有別情節今擬本犯鬪
毆殺罪情律欠合難以審允驗回連人卷經解
關內道分巡官處推審明白另招呈詳施行
一起偷盗事會審得犯人王佐與康單同在韓英

家追禮因晚投到党輔東院窯內宿歇間已死
高騰賜到於党釗門首向王朴兒稱說逃走情
由將銀買飯與用就於袖內取出金銀頭面一
包失落在地王朴兒搶拏急走党釗家內藏躲
又言有賊等語彼因党釗不在伊姐党氏代伊
看家畏惧前情跑走党輔後院窯內高騰賜疑
恐轉出前項頭面跟趕問要党氏急走党輔前
院高叫有賊有党輔衛七又党朋叫佐將高騰
賜綁縛党輔車輪上党朋有叫馮虎林前到馮
氏前院內佐已將高騰賜綁縛党朋用棍一條

沿身連打數下佐與馮虎林各拏柳根儘力狠
打當時身死康卑在窯齁睡不曾起身佐等慮
恐事發將衣服剥去將屍擡丢党敬井內歐死
之時並無党輔王朴兒將原搶金銀頭面內銀
帶一條分與党釗王美聞知意要向王朴兒分
錢叫去伊家飲酒臕說前情報知高軏將馮虎
林等捉送到官線由據此切詳高騰暘取銀買
飯令銀頭面一包未免許重豈得失落於地棄
而不顧王佐既與康卑同窯宿歇党氏既走党
輔前院高聲喊叫有賊党朋叫同王佐等既是

高騰暘綁縛党輔車輪二吊打未免喧嚷良父
隣舍豈聞康卑党輔豈得不知況高騰暘與党
朋等素無讐嫌若不為財豈肯一時遽然打死
原情不通詳其所以蓋因高騰暘逃走党釗家
內投宿取銀買飯食用王朴兒窺見金銀頭面
數多賠與党朋等說却因而圖財謀死將屍丢
入井內王美聞知欲分前銀不得揹買告發到
官既乃用財買囑原勘官吏詭計捏供致使康
甲党輔巨惡首兇脫免重罪存者希圖僥倖死
者囹於九泉天理人心處之何安所據情節通

屢審糊欠明難以審允駁回仰縣通將一干人
卷解送關內道分巡官處從公追究明白另招
呈來施行
一起強盜刼財傷人事會審得招內既稱馮仲良
等糾合強刼鄭冠家財用繩繫木撞開大門吶
喊進入院內用油浸灶香點起火燒上房喝叫
將劉春頭額打破豈不驚動一人良父却稱鄭
冠知覺方纔上墻喊叫韓廷蘭既撞入房內却
止刼出白鉄盤一箇隣佑地方既來截把韓廷
蘭持鎗先行撞出則鉄盤何人拏去及稱張英

在外把風聞知地方前來何又不行脫走以致
拏獲郝表既被捉住毒藥從何而來及查鄭冠
二次所告失狀賍証全不相投張英等之死既
無招情亦無贓證止韓廷蘭方纔說出鐵盤一
箇亦非失狀所有劉春被打傷重原狀亦無告
出詳其所由鄭冠不知緣何將張英致打將死
却作強盜傷人情節送縣見其死無賍証恐人
詰告又捉住郝表方纔捏招韓廷蘭等向刼情
由又行即時打死捏作服毒郝將韓廷蘭等捉
獲令其死無招對該縣亦不審其真偽止憑鄭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情又將馮仲良等捉拏通無追出絲毫贓
坐[illegible]審刑逼致死揆之天理實可傷悼所據原
問官典本當拏問姑候另行除將各犯枷項開
放暫發收監外緊田仰縣連人卷徑解關內道
分巡官處從公辯問明白另招呈詳施行

一起人命事會審得各犯供稱已死僧人常裕盜
出本寺銅鈸一付與袁定背拏僧人劉了章處
賣與僧人段守清得受布帕間王黑子梁捨書
前來覘知盜賣袁定誠恐泄漏就將布帕分給
各僧同田常裕主捉在寺等候買酒與袁定并
袁坤等同飲畢至夜臨晡袁定纔向常裕家說
賣鈸布帕盡被王黑子等嚇分去訖常裕怔罵
袁定輙起謀心至半更之時哄叫常裕同去與
王黑子等整說前情常裕手拏木棍一條先行
出寺袁定佯與賀仲等稍瞧常裕約行十步袁
定隨後出門赶上同到觀音殿內又向常裕哄
說你瞧着我去叫王黑子等來此打整本僧依
聽袁定走去斜叫王黑子等謀說常裕要告咱
們同去將他打死王黑子等同行到於殿邊聽
采常裕瞧熟袁定先入殿內用身邊原主黑漆
木棍斧沙泥土堀連打數下王黑子隨後入殿
亦用沙泥土塊向袁定原打去處復打二下當
時身死次日地方劉文智呈行本縣住主簿處
審問幼民徐小狗說出常裕與袁定等飲酒情
節隨蒙據犯人[illegible]執稱伊母病故常裕被謀
之夜僧人王黑子梁捨書俱在伊家念經次日
地方劉文智不知因何將此二僧捉拏送官緣
由據此切詳袁定既叫王黑子等同謀先未諭
同謀殺偶然黑夜之間豈得本寺門開王黑子
等旣在人家日落念經次早捉獲定有當夜同
謀天理是為情出兩端原其所以蓋是常裕偷
鈸出寺給與袁定轉賣布帕隨被王黑子等嚇
分各散常裕却問袁定取討無與發言要告至
夜設謀買酒飲畢哄入觀音殿內自行謀死事
及敗露却思王黑子等分布情由誣攀同謀等
情決實今該縣不審虛實輙將情輕人犯至於
死地情委可矜除將王黑子等暫發監候外駁
回仰縣連人卷解送關內道分巡官處推審明
白呈來施行

一起強刼事會審得犯人肖白等執稱因問張聰

揭取小麥本僧許稱一向未曾揭借與人白日
與你恐人見恠待晚量與及至日晚止與各人
小麥二斗白等要多張聰不肯各人語言相激
自行多量間張聰喊叫強盜打刼等語白等將
原與小麥二斗連袋丟下在寺回放致驚地方
人等各執弓箭兩淸並下互相射矢失落箭失
在地不料張聰因拾前箭次日捏稱白等刼伊
財物等情告縣逼認前罪隨審審景原亦稱相
同據此切詳肖白等既盜張聰鉢盂被刼之時
緣何不寫狀內既盜褊衫因何不追原物却令
買布新縫抵賍又非本僧自領據審景原等執
稱被刼之時寺中止有本僧一人若是各賊捉
住豈敢聲叫強賊打刼等語捏供誣人死罪情
有可疑仰縣連人卷解送關內道分巡官處辯
問明白另招呈詳施行

一起豪官玩法擅作威福乘機讐害汚陷名鄭希
明分釋等事會審得本犯招稱先帶妻妾隨任
住過俱已病故續娶張氏爲繼妻先因赴京會
試回還將本州犏撥脚力不行還官鄭與知州
爭講成隙後因張氏弟張濟前來探望張氏留

[illegible]日久恠打散回隨[illegible]落齋大銀十兩疑是
張濟盜去恠向張氏罵說張氏回言不曾等語
昱發怒隨拏木板狠打張氏不服用繩綁縛打
死情由據此切詳趙昱失落銀兩不得不行追
究疑是張濟方纔罵追張氏張氏不服未免兩
氣相激豈不怒打既與知州洪平有隙則無故
將使女春花刑逼妄招仇陷至死情未可知況
本犯執稱原娶張氏爲妾再四稱寃不服罪有
可矜難便審允駁回連人經解河西道分巡官
從公推辯明白另招呈詳施行

一起賊盜事會審得犯人朱江招稱先到袁志虎
家內投歇做飯食畢窺見袁志虎不在一更時分
出外將李全引到院內偷盜間王氏知覺喊叫
有賊點起火把將門窓打開一齊搶入房內強
刼傷人將原刼黄段襖子一領賣與樂人張太
山穿用等情據此切詳朱江等始因竊盜失主
既知恠然之間火把從何而來朱江既在伊家
投歇至夜打刼袁志虎何不指名具告六年七
月被刼何至七年四月方告失狀既告到官朱
江等尚未供出招情張太山憑何得知原買贓

[illegible]來之物並皆自首原其所由蓋是傍才
男傳尚在許告知縣程景逃法事情程景誣捏
前人查究情弊顯然合擬合犯斬罪事有可疑
駁回再問明白另招呈來施行
一起陳情乞
恩辯明冤枉人命事會審得犯人余京珊執稱因夜酒
醉前去白素家內尋要薛廷智要伊頂頭錢薛
廷智藏躲白廷瑞房內珊跟尋問不料幼女白
存兒在地睡熟因無燈亮失脚踹踏等情再四
稱冤不服據此切詳余京珊既夜酒醉與人討要
財物不料踹死幼女則是初無害人之意情似
過失今問誤殺傍人絞罪事有可疑駁回仰府
速人卷併送河西道分巡官從公推情問明另
招呈來施行
一起分豁冤枉事會審得犯人劉堂招稱手拏青
棡木棍一條護送黑占逃走苗會跟趕在路將
王三扭拖不放黑占不忿先行下手用木棍一
條向兩太陽穴狠打數棍以後被堂亦拏青棡
木棍將苗會腦後復打三棍傷重身死委官檢
驗腦後皮破見骨縱由據此查得律內同謀共
毆傷人者各以下手傷重者爲重罪今苗會腦
後既有重傷則是劉堂打死緣何故見黑占逃
走無憑對證止擬本犯原謀之罪監禁年久指
拏黑占不獲終難成獄事無歸結如此則原問
官吏故出之弊顯然姑不查究外駁回仰府監
候吊卷從公再問本犯應得罪名另招呈詳及
行拏黑占獲日施行
一起追贓捉獲強賊事會審得陳大道等強劫情
眞及查延安府卷中皆有陳大道姓名節次歇
案查得安塞縣送審一起強劫失主黑雲家財
物賊人張端卷內未獲項下亦有陳大道呼廷
瓚張斌全張銳馬剛等名字是實但查正德六
年十二月糾同呼廷瓚等投在陳進祿等家窩
住本月二十八日一更時分在於城外等遇張
森騎騾一頭趕集回還張銳用棍打落劫得上
稍綿布二疋零八尺至天明到於李秀等家張
銳等五人共分布一疋呼廷瓚等四人共分布
一丈一尺緣由據此切詳呼廷演等既行截路
劫財將張森打落下騾昏倒醒後豈不喊叫地
方次日因何不告失[illegible]

等糾合竊取人財路遇張森騎騾經過張森疑
是強盜慎怕棄騾跑走呼廷演等乘機將布物
取下并騾撒放天明分用之情决實况陳進禄
等名下分布不過五尺之數贓亦不多今該衛
官吏亦不審其是非故將多人一槩問擬斬罪
情委可矜有碍審允駁回仰衛徑觧延安府提
吊安塞縣人卷追問明白另招呈詳施行
一起偷盜馬匹事會審得各犯招內石瑞刼分失
主張仲良青三梭袷襖子一領銀一錢一分汗
巾一方張麥兒分藍布小襖兒一件綾手帕一

方石瑞將前分青袷襖子并汗巾憑情與樂婦
張希京兒作姦錢張麥兒前分襖帕寄放樂婦
米連兒處至夜強刼李朋家財物石瑞分青布
三梭綿女襖一件白三梭小布衫女裙夾襖兒
共四件張麥兒分藍三梭女裙一腰白三梭小
布衫一件白三梭布衫一領緑三梭女裙一腰
褡連一條緣由據此看得石瑞等既行刼奪張
仲良財物分贓明白而領去贓物俱在別人名
下追出招內所稱石瑞等追有張仲良襖子襖
兒汗巾却止開銀一錢一分照出項下失主又

不認領手帕失主李朋衣物招內通無追贓字
樣卷中虛添領狀數目多不相投詳其所以盖
是石瑞等初意竊取李朋等財物既被捉獲却
行打認強刼於張仲良之物又無正贓却於樂
婦名下追陪冒認以後旋補失狀領文所以前
後不同陷人至死情委可矜况審事內證人俱
稱李朋等家止被竊盜偷財並無強刼及各犯
再四稱冤不服有碍審允駁回仰州通提事內
一干人證到官從公辯問明白另招申來施行
一起人命事會查卷內先該陜西按察司蘇僉事

審得本犯供稱弘治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張
英官馬倒死袁聰等三人收買開剥肉臓發賣
間本月十七日姜孥銀四分買肉要多袁聰等
不從姜將原銀孥回向焦三說稱袁聰賣肉秤
小焦三將秤杆強奪在手互相扯奪將前秤杆
損折袁聰將秤攛袖入袖內姜惱怒仍奪秤攛
袁聰不與姜將衣領採住捽倒在地將袁聰腰
繫麻繩一條折斷在手將伊左肋打訖一繩右
肋墊訖一膝左後肋并右肐膊各打訖一拳至
二十七日袁聰因前墊打傷重氣絕身死張氏

告官發作臨潼縣縣丞戴端表初檢傷痕明白
又委宜川縣知縣朱瑛覆檢相同問擬鬬毆殺
人絞罪具招呈詳巡撫衙門批允轉發監候續
該接管唐僉事取審本犯供稱袁聰冷氣舉發
弘治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將張瑛倒死官馬
收買用繩縛扛擡行至本城大寺坡下因路陡
難行致將袁聰跌倒伊扶起扛擡前馬回家開
剝肉臟貨賣開本月十七日姜鸞銀四分同焦
三前去買肉贍少焦三聽從將秤杆強奪在手
互相扯奪姜鸞與袁聰因奪秤搶惱怒打傷又告
本衛並打十下十八日袁聰因前跌磕行姜毆
打及本衛責打十下氣忿因而伊前病舉發令
男袁鳳叫請張太醫針灸用藥調治不痊至二
十七日身死仍問絞罪緣由在卷據此切詳犯
人盛姜打死袁聰既該陝西按察司蘇僉事委
官初覆檢驗情真實招明白議罪呈詳批允監
候會審轉詳人數但後該道接管唐僉事不知
因何將前問成案招情改作袁聰冷疾病症時
常舉發擡馬下坡路陡跌倒扶起回家及稱相
毆之後因而氣忿請醫調治不痊身死亦無委
官審驗[illegible]情况前後招情兩不相投傷痕多不
相對議罪項下却又胡捏一片矜情以致該衛
一遇會審之際乘機故將前問實情卷案隱下
則止開後捏虛文揭帖送審杳情又當累遭駁
辯故此盛姜生於有路而袁聰死於無辜監禁
連年卷無杜絕終難成獄情委可惡及審據袁
聰母王氏執稱盛姜原用奪獲秤錘打死大小
便血流不止身死醫人張文太等執稱十四日
治病十七日相打與後來招情日期不投誠恐
本犯用錢買洗該衛官吏假以唐僉事名目故
改招情希圖活便事未可料今既吊卷查審無
詞駁回仰將人卷徑解河西道分巡官行提事
內干證人犯到官從公追究要見是何人役原
改招情下落初問卷案再問明白另招呈來施
行
一起人命事會審得本犯招稱已死王能崔與施
貴備工正德六年正月初十日施貴使令來杲
門首借梯杲與相戲王能先打一拳杲不合將
伊腎囊左子踢訖一脚昏倒在地半日甦醒施
貴等擡送杲家聽取至三月十一日致命身死

問擬因戲而殺傷人絞罪緣由據此切詳腎囊
處所乃人之致命尤為緊關比與他處不同既
被雷昇踢訖一脚當時豈不身死何又延至限
外四十二日方纔身死問擬前罪原情不通況
檢得本死胷前稱有新灸瘡疤四箇若是無病
並得有此灸瘡腎囊被傷灸穴不應在此今擬
本犯償命事有可疑難便審允駁回仰衛連人
卷徑解寧夏管糧僉事張擬從公推問明白另
招呈來施行

一起殺人事會審得王昇安情真但杳一招内賈淮
追趕前兵到於本城南薰稍門邊阻當不要進
城胡顒發怒喝令亂打昇安不合依聽用隨身
鉄骨朶一箇撥馬轉身交手向賈淮盡力打訖
一下致中腦後落馬當時氣絶身死一節情似
胡顒威力主使王昇安下手及審證佐人等皆
稱王昇安強阻賈淮阻當自行發惡打死今擬
故殺雖當而招情却不相投難以審允駁回仰
衛將招情改與故殺情律相合另招呈詳施行

一起謀殺事會審得史氏招稱因與李真通姦不
絶弘治十二年三月初二日有夫楊釗差去邊
與不在本日餘丁朱明丁劉清山背夯布疋天
晩投在氏家安歇問李眞亦來與氏姦宿當將
朱明丁劉清山留在本家樹頭坑上宿歇至一
更時分李眞輙起謀心與氏商說朱明丁等背
夯布疋在身將他打死沉在湖内畱此東西使
用氏依聽點燈窺着朱明等睡熟氏與李眞各
拏大棍一條氏當將丁劉清山眉額連打二棍
皮破血出李眞又於眉上打訖一棍昏死亦身
拖出房門良久甦醒得出奔走朱明仍睡不醒
李眞又將朱明左耳根等處盡力亂打數棍昏
沉不起李眞與氏將朱明用繩一條綑綁手脚
亂打朱明甦醒喊叫殺人等語李眞出門尋無
劉清山下落恐被告理將朱明不敢打死當將
綿布等物俱拏伊庄去訖要掩前非令氏喊叫
有賊李眞回庄將原謀布疋等物藏放在庄叫
同朱海等同到氏家各見綑綁朱明在地備說
氏同李眞圖謀財物楊景等恐將朱明凍傷將
草一抱苫蓋各散李眞仍來氏家令氏將自已
毛口袋等物揑作塩贓將朱明背綁押送到城
次日高氏背扶丁劉清山赴司口告李眞聞知

事發脫走問擬本婦謀殺得財斬罪緣由據此
切詳史氏既與李貞畜財謀殺朱明等必是一
時齊力打死如何打死一人然後又打一人又
況二人同坑宿歇先打一人豈不叫呼聲響丁
劉清山已行打死却稱朱明仍睡不醒既向右
耳根致命處所儘力亂打數棍昏沉當時焉得
不死又行良久甦醒脫走謀殺之情意在急死
豈得復用麻繩從容細綁手脚亂打方纔甦醒
喊叫殺人等語原情盡皆不通審據史氏執稱
朱明等因晚前到本家投歇因與朱明一坑睡
臥行姦李貞當夜復來姦宿撞遇爭攘將朱明
等各打成傷次日告官李貞惧怕脫走及審鄰
人楊昱等皆稱當時亦曾拖勸各散與史氏執
稱相同又況累次審有矜疑今問本婦謀殺斬
罪終難審允駁回仰衛連人卷徑解守直管粮
僉事張撥從公辯問明白另招呈詳施行毋得
枉人不便

一起自縊人命事會審得本犯招稱因與方氏有
姦伊婆熊氏得知要告泰備酒請熊氏等食飲
送與稻子一石接受一向縱容不絕正德六年
正月初八日泰要引方氏來家姦宿不能得
便故請熊氏等泰家飲酒畢散泰留方氏不從
泰將伊頭帶銀掠一根奪下次日方氏問泰取
要前掠推勒不與及不放回伊家熊氏前來叫
取泰就挾罵仍不容回熊氏走回本家被逼不
過自縊身死事發問擬張泰因姦威逼
斬罪緣由據此切詳熊氏既受張泰稻子縱容
方氏行姦已是明白通知各從所願張泰奪下
方氏銀掠前來取討必是方氏因不與掠自行
不肯回家熊氏既來家叫取張泰有何逼迫回
家自縊身死況審據本犯執稱因奪方氏銀掠
不與方氏自縊未死被地方呈報鎮撫官處各
責打十下疎放方氏就行藏躲不回本家熊氏
因見方氏逃走恐其子言惠來家怪惱因而自
縊身死似與張泰奪掠拘留情節不甚相干合
問擬因姦威逼斬罪事若可疑駁回仰衛再問
明白另招呈來施行

一起件當打傷管家內官事前件會審得本犯招
稱撥與內官尚綺作件當使用節被本官責打
正德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來安扶侍尚綺本夜

一更時分尚綺來安住腿因遲又將頭髮揪挾
踢訖二脚至二更時分來安在傍侍立窺看尚
綺斯熟燄光未滅來安用前藏木棍向尚綺右
太陽并耳根儘力打訖二下皮破耳內血出流
昏迷不醒被向慶聽得嚮聲急走進房叫喝來
安仍用木棍又將尚綺右肩甲打訖二下問擬
謀殺人傷而不死造意絞罪據此查得依律問
罪常格稱謀者必二人以上一人持刃即同二
人惡其兇也故皆問以謀殺今高來安止是一
人又無持刃問以謀殺依律不合况審據高來
安執稱尚綺酒醉喚伊捏腿來遲用棍很打受
忍不過奪棍還毆以致尚慶聽得攘鬧進房叫
喝並無謀殺情由及據事發驗出傷痕止是打
重面耳又無折傷肢體今問本犯謀殺絞罪情
委可疑難便審允駁回連人卷徑解寧夏管糧
僉事張檄從公改擬軍士毆本管六品以下長
官傷者減等之正律另招呈來施行毋得聽囑
枉人不便
一起強刼事審得犯人李通等招內既稱正德四
年七月十三日六人同夥強刼陳三等家財銀
物行至地名核桃川夥賊孟繼宗等遇逢舊識
柳杲衆賊道未分贓焉忍月就將原刼銀衣多物
通與孟繼宗呂景原二人用馬驢騎赶與柳杲
一同去訖止留銀環衣鞋少物李通等四人收
分又未分用失主陳三等亦無曾告失狀緣何
延至八月初四日陳三等方纔襲踪路逢立馬
城住民柴文廣等說與被刼情由與地方梁文
廣等就將李通等捉住搜出弓箭等物為贓問
擬前罪原情不通及審據各犯執稱節去環賍
買鹽常在陳三家往來借鍋做飯食用日久必
為熟識數內夥伴一人素會行醫就替陳三醫
病本人將弓箭一付準作藥錢各人稍帶往回
買鹽並不知陳三被盜情由不料陳三商同梁
文廣等就指弓箭為贓連驢三頭用強捉住拷
打逼認強刼等情看得李通等既在陳三家往
來相熟豈不懼怕不認識豈敢肯強刼伊家財
物當時又無認識緣由况衣鞋等物又是李氏
自己之物追出當贓各犯再四稱寃不服今問
斬罪委的事有可疑難便審允駁回仰衛徑解
關西道分巡官處從公再問若有寃抑毋拘成

案即與辯理如或情眞照依原擬牢固監候另招呈詳定奪施行

一起分訴人命事會審得犯婦齊氏先告狀內伊男李通輸該支月巳滿正德四年四月十六日不期里長楊忠不知因何引領伊男楊廷佐婿高什的奴三人將男用拳就在街道打死等情及查楊忠訴內亦稱將李通惡罵伊受忍不過自向槐樹儘力撞砍一頭傷重又兼因酒氣陰局救不活氣絕身死緣由據此看得招情旣云撞砍又稱因酒氣陰及審其母則稱平日暗風一時舉發情狀甚是支離原情實似打死旣在衙門見人必該縣不審來歷明白又不檢驗緜延日久故使楊忠展轉設計買免苦主齊氏翻異不願檢驗幸脫重罪官吏亦不追究朦朧准信輙擬虛招搪塞以致李通死於非命情委可疑難便審允除將原問官吏另行外駁回仰縣拘集原證人和志聰等到官連人卷徑解平涼府查照巡撫批詳卷案從公追究務要委官初覆檢勘定執致死根因明白問擬應得罪名另招申詳施行

一起審録罪囚事會審得本犯招稱正德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志聰在場收打蕎麥至晚背麥一袋到家叫妻周氏開門來遲志聰怪罵將周氏左眉打訖一拳被周氏回罵志聰乘怒用脚穿麻鞋於小肚腹儘力踢訖一脚當時氣絕身死將屍暗行停放在窑至十月十七日夜方纔央叫王愷等扛抬地名馬圈溝將屍浮埋淺土被狼豕拖食本月二十日周伯剛知得方來看望告發委典史丁仲美掏究檢驗骨肉俱被狼豕棄毀不全緣由據此看得王志聰在場收打蕎麥至晚背麥一袋到家叫妻開門來遲志聰爲夫豈有不行乘怒打罵之理此是人家通情實非出於故意但檢驗骨骸不全中間恐有別故情可矜疑難以審允駁回再行提吊一干人卷到官從公審辯明白追究屍骸下落另招申詳施行

一爲出巡事西安府邠州三水縣申解本縣見監問罪囚趙英等人卷并原發招情揭帖緣由到院據此卷查前事已經通行解審去後今據解到照卷查審得本犯原行訴內將男趙准僱與

張萬中儧工三年正德六年十月十七日趙淮
田家漿洗衣服不通家長說知將併次男張世
祿白衣一領䁔自穿回替洗閒隨被張世祿因
恠不與說知赶到趙英家內將前穿回衣服搜
出當將趙英採打英妻韓氏聽知懷抱幼女出
門救護本婦無目失脚跌倒致將本女落堐身
死並無圖賴之情據此切詳招內既稱趙英與
張世祿在街互相攧鬧韓氏聽知慌張將幼女
跑走出門救護兩目俱瞎致將本女跌落堐下
沿身俱磕青赤傷痕未死則是趙英初無故殺

圖賴之情又審堐高又深女方二歲既落堐下
似有必死之理况兩敵倉卒衆人屬目之際豈
敢就用麻繩絞勒審據證人趙倫執稱亦未親
見趙女女身死之由止言既死之後用繩將趙
女女項頸拴縛與張世祿同鎖一處則是死於
率暴血氣未常有所敗散抑且頃刻未便凝冷
當時就爲拴縛則項頸焉得不有繩痕又况檢
驗之後即令皂隸鎖押趙英將屍投入水中其
問似有假揑情弊今該縣止憑張世祿誣詞問
擬趙英故殺子孫充軍罪名情亦可矜駁回仰

縣通拘一干人證到官從公再加推審明白致
議各犯應得罪名具招申報以憑定奪施行毋
而似前徇情含糊以致久禁人冤不便抄案依
准中緞

一起圖財致命事會審得本犯招稱正德六年九
月十三日盧紀同張袁太在於弁家內起身前
到朱氏家內安歇弁與弟盧廷甫同送本人麵
基子一斗米一斗棗二斗盧紀等各收接弁等
與張袁太等同宿至夜三更時分出門盧廷甫
赶驢前行弁同盧紀等驢後跟隨前到涇河迤
東水邊張袁太用弁原拏銅骨朵將盧紀頭上
連打二下盧紀慌走入河張袁太將前項驢馱
赶去約定華陰嶽等候分贓盧紀浮水過河南
邊上岸天晚成疾雇驢一頭騎至盧思義門首
與本户人衆說知前情仍送弁家養病盧紀身
帶銀一十一兩六錢弁與母高氏賺哄在手盧
紀就令盧思義等跟赶張袁太不獲各人回家
弁將賺哄盧紀前銀買絲後用盧紀病痊取要
高氏等欺昧不與盧紀寄向盧萬說知弁等謀
殺等情同弁各告到縣問擬強盜得財斬罪據

北及參據本犯執稱盧紀等由籍取討軍裝完
備去衛伊與盧廷甫送至朱氏家內同宿次早
出門四人分為兩路不知謀打情由一節切詳
盧弁等既行同謀將盧紀送到涇河水邊圖財
謀殺豈不當時打死乃容慌走入河前項驢馱
贓物又不乘時均分何又約至華陰等候況巡
河水勢深猛又無渰死隨身穿有衣服豈得浮
水上岸既到回軍店蘭會家內用火烘衣之特
又不喊叫地方人等隨即跟赶至晚騎驢到於
盧思義門首相遇本戶人衆又無聲說盧弁等
同謀之情緣何仍在伊家養病既是盧弁圖財
謀殺身帶銀兩豈肯又行寄於彼家原其起禍
之由蓋因盧紀不知因何被張袁太拐赶驢貨
逃走或夜間推入河中力既不敵進不敢前是
以仍回央令本戶衆人跟趕高氏等因而乘機
欺昧寄放銀兩不與以此仇計盧萬捏詞誣陷
圖財謀殺告縣亦不審其眞偽止憑原行情詞
況張袁太逃走未獲證理未明今問本犯前罪
情委可矜駁回仰本犯枷項暫開監候南京叅
提張袁太回時通將事內一干人犯徑解關內
道分巡官處從公辯問明白問擬各犯應得罪
名具招呈報以憑定奪施行毋得聽信仇詞誣
枉人寃不便

一為出巡事據西安府三原縣申解斬罪犯人劉
江等到院據此卷查前事已經通行遵依解審
去後今據解到照卷查審得犯人常江招稱正
德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訪得同奉福家有財物
糾合王鑾兒等執拏棍棒火把入內刼得銀八
十兩銀酒鍾三箇銀基盤一付首飾頭面銀一
十兩綿布三百疋各色綾段衣服一百件青白
布三十段白綿紬二疋綾絹六疋腰刀一把貂
鼠披肩一箇到於其野地內議分各散緣由據
此切詳捉獲強盜審問之時必難追究贓仗盜
出之際何人原分何物行拘失主當官對認的
確各犯輸服方敢依律定議今查招內止是均
分各散又無失主認領亦無各分若干及查失
主同奉福不知何處人氏既被盜刼家財數多
何又不行拘領今招內一槩混稱主無見在輙
擬各犯重罪情有可矜及審據數內犯人雷文
舉雷爵執稱並無同盜止因同姓挾仇誣攀逃

官怕打妄招等情其杜八子等又係富平縣平
空捉獲與劉江等並無相干逼令招與同盜各
再四不服况起內孫招等又在韓城縣捉獲未經
面證難辯眞僞前後招情通屬欠明有碍審允
駁回仰將事內一干人卷并行韓城縣將孫招
等人卷通行差人牢固觧送關內道分巡官處
查提失主到官從公審問中間情眞者仍依原
擬究枉者即與辯明具招呈報以憑定奪毋違
原擬枉人不便抄案依准申來

一起人命事審得本犯招稱高祥與妹王來秀招

贅女婿後與伊毋侯氏通姦情濃王紀將高祥
訐告逃軍事發侯氏偕行跟隨高祥去訖豆拾
尋獲一同回家高祥偷盜李顯牛一隻藏圈窖
內詐哄豆拾同去盜殺前牛逼令將肉挑担本
家李顯緝知投告總甲費爵伙于袁奉處高祥
聞知逃走隣人王頂叫知費爵等前到豆拾家
搜出前殺牛肉皮張將豆拾并父王敖俱拴鎖
袁奉家內說出前情費爵等將豆拾連肉送縣
間王頂與費爵向豆拾商說高祥做賊又與你
毋通姦將他捉住先打一頓豆拾記心行至魏

家店遇見高祥豆拾于費爵袁奉等捉住用繩
拴鎖亂打成傷豆拾發怒用鞭靶復將高祥頂
心等處儘力打訖數下當時氣絕身死緣由據
此切詳招內高祥既與侯氏通姦則侯氏敗壞
風化和姦之罪難免王豆拾既與伊父王敖同
鎖一處豈能動手打人及審據數內犯人井堂
執稱止見王敖父子同鎖鋪內高祥死於鋪後
並無王豆拾毆打高祥之情又執稱袁奉等舊
日投充太監兵牌今皆歇案強賊又投入回賊
夥內則妄空打死平人其理必有又審衆執高

祥等原與費爵同夥強賊恐伊到官招出爲盜
實情共謀打死泯滅盜情今將王豆拾問與高
祥抵命情有可疑况據口詞招情兩不相投有
碍審允駁回辯問明白另招申詳定奪毋憑原
裝誣詞枉人久禁不便

一爲賊情事行據西安府經歷司呈觧犯人賈宜
等并原行始末文卷緣由到院據此簿查先據
涇陽縣冶峪里民高忠訴前事已經牌行吊取
去後今據觧到審據犯人賈宜再四稱究不服
除隨批帶迴外查得原行卷內本犯供稱同馮

子英俱在鎮遠縣地名椰眞川未到椰朝中家
內會同劉堂等并田賊水蛇等四十人商同打
刼各騎騾馬腰刀弓箭鎗刀前到馬家庄上圍
住喊叫殺聲田賊水蛇等進入家內上樓宜手
執弓箭同白世崴在於庄外把風各賊任意刼
財出門行至冶峪鎮致被地方高忠捉獲送縣
緣由及查本府卷內據失主馬輅首稱本府將
輅等行提到府令輅認領捉獲犯人賈宜名下
贓物女鞋二双比時輅不肯收領被原捉賈宜
民人高忠向輅說稱且認下省得在府聽候是
輅因不識字只得聽從當被高忠就替輅寫供
狀一紙送官見有伊寫狀底存照原解甲首王
從義等知證輅原告失狀內並不曾開有女鞋
誠恐妄認累罪等因看得犯人賈宜供內亦無
搜出鞋隻字樣雖稱同行上盜未曾分贓則失
主馬輅自首認贓不實雖後有伊姪寄書有鞋
之詞終是可疑恐致寃枉本院　便發落但下
原搜鞋隻未據查明有碍施行合駁查覈爲此
仰抄案行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
即便查勘賈宜有無在於平凉府地方打銀生
理并袖內搜出鞋隻下落明白從公問辯具招
呈報以憑施行毋再似前互相含糊以致久禁
人寃不便抄案依准呈來

川駁稿集卷下

詳駁錄五十二條

一為緊急警馬強賊事華州申批二關不守賊若侵入蕞爾華州能自保乎此所謂見小謀而昧遠計者誠可發笑設使知州得統理一省之任亦如是處乎知其必不然矣知州當再思之申繳來

一為撥參吏役事西安府呈批據呈看得一考改撥與本衙門一考事體殊不相等若是一考為其華役就行先參則改撥者皆有捷徑望風而

來圖謀求改何有止極前項吏農皓首沒齒不得參矣仰府照張儒事例施行批呈繳

問罪痛行責治厭為兩平批申並繳

一為因毆致傷人命事西安府呈批看得免徒因犯例該追銀送府自行顧人充當因犯即行釋放今孫彥灵既審無力難催發充仰府押發華山驛照徒年限擺站滿日疎放其餘准擬取收管實收同批呈繳來

一為不應事咸寧縣巡捕典史馬山呈批史泰王鏗准擬發落取實收繳照看得佐貳首領等官

凡來本院發問一應罪犯問完仍該呈牒本衙門印信申呈本院不許一槩白申定行究問

一為官員貪不畢事靈臺縣申批看得本官到任未及二年稱將槩縣一應衙門公廨等項修理完美顯有欺詐等情況急於修理必欠撫字之心徒飾美觀決致怨嗟之起且又揄揚已善詆毀上司跡其存心決非長者本當提問姑記另行該道分巡官即將所申緣由逐一查勘明白呈來

一為分訴人命事華州申批據申看得今次供詞又與前二次不同三次參差其情可見本院在渭南隔別研審王儒之母親口執稱王釗今彼捉告肖明其原告詞亦無張賈兒打死情節在卷可查後來見肖明累死二命無有明白恐難歸結却又將覓食孤獨之子抵對當時審問渭南知縣楊同在傍立聽其事內王憲人等皆為張賈兒稱寃當日本院正在起程之際未曾取有供詞改吊本州正為辨此寃枉乃又含糊不明即據今次供詞甚是可疑已前二次皆云張賈兒王道未來之前已各相打今作又相廝罵

本院審問王道與肖明相打之時衆證執稱皆
無張賞兒在傍天理人心豈可欺忍況當時真
情王道肖明亦未嘗交手又豈有張賞兒打王
把兒之理誠爲兇枉駁仰從實勘問明白委官
再行初覆檢驗具招申來繳申
一爲人命事丙安府推官吳吉呈批據呈看得沈
把十月初四日鞭將趙緣頭臉打訖當日即行
跟趕擡墻其未重傷可知過二十九日又行與
人送葬献祭過四十二日又行赴縣告理詞狀
過五十七日方纔身死若是鞭打必是損傷皮
肉決無重傷若是重傷豈能節次來往幹事又
安得五十七日方纔身死招中雖云鞭打亦是
後來生出今問以償命情甚可疑駁仰再行詳
勘明白另招呈來批呈繳
移文戒飾免提問今後屬官問事錯差不公務
要參呈本院定奪參究以警廢職取實收同批
呈繳
一爲存留壯夫以衛地方事按察司呈批據呈看
得所議各處民壯雖云數多中間老弱不甚又
多素不教習實難濟事又地方向賊不時竊發
必須得人防守欲將精壯者選撥把守關隘其
不撥者量貼行糧食米存留守護城池一節深
爲便宜恐不獨耀州爲然該司即行該道守巡
官通行議處務要便於民情益於地方使關隘
不致誤事城池亦得保護明白呈來會議施行
批呈繳
一爲蹠淺見以裕屬官省簡書以裨時宜事布政
司呈批看得該縣申稱馬夫濟夫銀兩差人解
送司府又行領取道路往返不便要行照依柴
薪銀兩俱收在庫按季領用該司議稱止行該
縣一處則可行入府未宜不知所以未宜情節
何如駁回再議未宜緣由明白呈來施行批呈
繳
一爲給由事同官縣申批看得本官佐縣三年例
該考滿却乃涌敘入官歷履播揚已美跡其行
事不過煩擾探其爲心似亦淺露布政司刪其
繁文使中常矩竝應否給由明白呈來批申繳
一爲驛傳違法事按察司呈批看得招內鋪陳等
物皆稱費壞無存一節殊欠明當天下之物惟
水沒火燒及被盜竊方無下落難以考究此等

物件若是破壞仍有形質又况萬物之理自有
堅拙精粗爛壞亦有先後豈得一時盡至消化
此必典守之人任意侵盗故捏此等無憑查考
之詞假爲花銷且其中綫被七床不見破說見
在鎮巡衙門又不見某處若干數目明白通屬
未明難以詳允駁回再行查追并每日出銀六
錢四分作何花銷明白另招呈來定奪批呈繳
一爲復舊關以便盤詰事西安府同知闞清等呈
批看得張鑑等鄙人豈能識事勢利害不過假
此關隘便於規利而已據呈所勘深爲有見仰
祠張鑑明示不得再爲紛更告擾批呈繳迴
一爲復學事據鳳翔府呈批看得廬墓一事雖過
中之行其實中人以下所難能者學之復與不
復亦無大利害就其人情而取之或亦可以激
厲風俗古人孝廉在在有之天地豈厚於古之
人耶蓋風俗教化然耳况此生廬墓之時自呈
本學除名原情亦可嘉尚但當時教官鄙俗淺
夫不爲奬進故至此耳自本生年始二十餘歲
當其父没之時或年幼未有智慮或家貧不能
營葬此亦人情之常豈可以遠不奔喪久不襄

事即捨其美仰府再行查審如果廬墓是實作
急呈來定奪
一爲患病官員事高陵縣知縣李恂申批據申看
得外官無養病之例本官如何妄自申請既是
風癱即當解印却欲含糊告歸以求別圖其中
恐有規避掣肘事情按察司分巡官從實查勘
呈來定奪施行批申繳
一爲連賊捉獲强賊事汧陽縣申此參看得招內
甚是糊塗强盗傷人例該梟首却不引入强盗
得財不分首從此乃本律迻引作例顯是知縣

范晟文書全不經眼只憑吏典一漫胡寫除官
姑恕外仰將該吏袁世隆決打二十重別開詳
定奪繳申
一爲修舉廢缺事華州申批據申看得陝西地方
連年用兵財力俱因撫字之勤恐猶失所工役
一動民何以堪若稱隨時補葺難免物議沸騰
仰州即將措罰之政停止脩造之心遣除實愛
牧民靜德植行批申繳來
前怠玩致賊縱横定行參提不恕
一爲分豁情罪事按察司呈批承差杜衮公差因

[illegible][illegible]入劉馬耳尾不仁不法情最可惡仰照舊
規更不須與辨批呈繳回

一爲分豁人命事漢中府推官趙清呈批據呈看得韓甫年未四十娶妾止該擬小不應鄭氏自有主婚知情與否罪非所宜大凡義絶離異律有明條今擬鄭氏離異有何所據顯是本官法律欠精任情胡作通屬未明有礙詳允駁仰再行擬呈明白定奪呈繳

一爲參補吏役事都司呈批還照各行頭撥參多者一次連參二名再多者連參三名少者一次

一名皆照原上納撥到日期爲次序其一考行頭還照本院考定次序挨參若有扣該革役者先行參補不拘定例庶得事體通融人心不生疑怨本司還定各行頭每次該參多寡數目呈來施行批呈繳

一爲分豁吏役事布政司呈批看得本司撥參舊規甚好仍照等第行令後該參數目還要照各行頭多寡多者每一次二名再多者三名少者一名皆照原上納撥到日期爲次序定爲常規其一考役滿人數止許在本行頭內照依本院考定次序挨參其中有扣該革役者不拘常定數目考定名次務要先行參補作爲活法庶得事體公平人心不至疑怨其通吏名缺事煩任重務要臨時考選寫本超參者隨時而定不爲常例亦難以定擬本司還定各行頭撥參每次多寡數目呈來吳彥美照舊擬參不許渾撥批呈繳回

一爲妖言惑衆事鳳翔府呈批據呈看得段無邊招內不見造作何樣天書妖言傳用惑衆等情止是稱號彌勒等佛講論道術等法夜聚曉散

扇惑人心坐以妖言情罪似爲未當駁仰從公再加研審科以本條呈詳定奪繳此

一爲參補吏役事陜西都司呈批一考及農民每各三名參畢帶服闋一名若有扣筭革役者亦不拘例先行參補一考及農民每各六名帶生員充者一名庶得均平後來者另作一起

一件疏淺見以裕屬官省簡書以裨時宜事布政司呈批據呈看得各州縣就彼徵收給領濫派科索多收之弊難保必無一節細玩意不過驛所謂若以解銀本司便革去州縣此等弊病則

編派州縣世司府不得與其事多派之多收之
從而少解之司府胡爲而得知之又安得而革
之或者因起解之故籍口而多收則有之矣若
以爲事例當遵此例盖爲去人收銀而設其大
節既遵解與不解係小節目亦不爲害兒柴薪
銀兩亦州縣徵收而州縣支給未聞有滯碍之
弊教官齋夫銀兩與州縣官難易尤其不同倘
道路一致踈虞未免家口失望君子行政當平
其心設使有便於人無害於事當脫其舊習而
行之不必拘一合例致生下人怨議日滋其吏

人喜解之心固不足言矣駁回該司再行計處
明白呈來施行

一件盜送官物事按察司呈　批據呈看得招內
情節與李斝等原供甚不相投若果當時取作
戰馬其李斝兩人皆平日在官老蒼奸滑之人
事情豈得不知豈得不爲本官破說又豈無印
信文書批迴又况甯琢偶然在於鎮守門前相
遇亦非原招取馬之人若是甯琢曾差取馬則
引說何須張鉞顯是該司朦朧回護權以了事
改遺邊存招由挽呈來事屬未明難以詳允會

駁再行從實推問如果事情掣肘該司難使歸
結通行呈來施行批呈繳

一件人命事臨潼縣申批看得招內既稱張完將
成熟麥地六畝分與劉原私自又行偷割則張
完自有盜田野麥之律劉原知覺叫同牛景祥
等互相爭鬧將張完女原牽牛驚走撞跌身死
則劉原自有過失殺人之條今却一議誣告斬
罪一議威逼致死情罪柄鑿不投難以詳允駁
回再行推問明白另招開詳定詳定奪批申繳

一件吏役事布政司呈批查看得周堂革役之期

在於本年八月十九日以前該滿典吏尚有范
學劉光前二名令史不知尚有幾缺今既挨至
農民行頭須是先儘農民參補爲是爲公爲合
人情爲守常例及將革役之前一缺令周堂儘
叅方得通融無滯今該司將周堂攙叅於三四
人之上恐不足以服衆論由是行之久而窺伺
覬覦其缺之輩吞寅緣徼幸其時之先後聞風
相延而起或據已行之例而爭亦何能禦之哉
該司即再查酌先後明白定以應叅之人呈來
施行批呈繳

一件會饌不敷事宜君縣申　批看得會饌一事有名無實天下皆然呈要添設爨夫蓋是無恥不潔師生意圖分錢使用本當查究姑記另行仰縣即爲停止以省民財批申繳

一件分豁情罪事按察司呈　批看得古今律條之設其於在官之物甚重其在私者差輕文義炳然歷歷可考今日見行條例之設有許各衙門文書誆騙財物充軍之條若曰止誆私物者用以充軍而誆官物者止該徒罪恐非前人設例之意重官輕私果安在哉古今人所見不同

誠爲有之該司即將事内人卷差人解院審理施行批呈繳

一件投充管庄害民等事按察司呈批詳審得杜演等情詞與招多不相投況私押鈞帖欺詐起派車輛及打點銀兩皆云行查未報實是遺漏重情反摘小節權以了事耳見今二麥將熟千礙人衆若候行查問明斷失農業除將郭富學省發杜演等帶回外該司查照待農事畢日通將一干人犯提完候按臨省城解問批呈繳

一件嚇財事西安後衛呈批看得先驗招内止因

楊成罪重焉朝賊減張孫兒盜親屬之贓今反將楊成又加以重劉信故減以輕顯是官吏不知律味駁回仍將劉信擬減等杖一百徒三年楊成杖九十徒二年半其餘准照今擬劉信縞朝押發固原兵備官處查撥缺人墩臺守哨楊成張孫兒京兆驛擺站取收管實收繳呈

一件盜賣官騾等事武功縣申批參詳李萬美君告房姪李憲奪擇騾頭是實自有局騙之律關支官民錢粮不還亦有盜條今擬求索全不相干既稱訟虛又不序稱服制亦無減等楊進問

以不應不知招内有何所犯若查律内若告二人但一不實猶以誣告今既全誣李憲却擡楊進共認罪名官吏枉法難逃駁回仰將一干人犯解院問理施行批申繳

一件叅缺事布政司呈批看得該司既有本院批行一考吏役其中有候該革役者不拘常定數自先儘叅補作爲活法今高時遇既滿在白璋之先如何將白璋先叅故令高時遇直候出限之時專指通吏名缺赴院告擾及至考選行移又不如人鄭玘雖有公過終不造於紀錄何須

補役顯是賈免該吏倪呈情寔意在謀此通吏
有始亂符侍合之穩誅甘心術益不使本院考
其高下決將高時遇參補無疑誠為奸弊姑不
查究外該司即將高時遇援參鄭琮名缺呈來
查考繳此

一件無□謀生員發哄幼童拐帶馬騾銀兩謀財謀
殺人命事清澗縣申批看得劉琰家人與苗世
華各騎馬騾同到山西隰州發賣未免日久劉
琰却不追尋切詳苗世華既明白與劉琰家人
同去買草因而圖財謀死必知劉琰决要人騾
下落豈敢復行回家原情欠通但恐劉平安當
時詐稱與苗世華買草因而拐帶馬騾或與苗
世華同賣得價却行躲走遠方無憑捉拏刑逼
本犯妄招謀殺輒難詳允駁仰牢固監候行文
挨拏不獲再審本犯謀情是實方擬前罪申詳
勿得枉人不便批申繳

一件出巡事三原縣申批看得王闊捨死雖辯明
而告呈□得實徒罪例不該有侯氏奋與高祥通
姦例應處斬今該縣擬以姦總麻之律取何憑
據顯是律意不通止憑吏人胡擬姑記不究駁

回再擬明白申詳定奪批申繳

一件民瘼事郃陽縣申批據申看得此事亦了産
乘與濟人之事人多日少亦不足用縱能行之
亦不須人知又之稍中發外聞然日章受用多
矣今却自行申達似涉耀絢矜張姑准擬施行

一件停妻娶妻事乾州申批看得招內既稱王憲
若告馬錫用磚將頭打破得實馬錫合坐以毆
妻父加凡鬬破人骨一等方是今擬加折二齒
又不見加至何罪馬錫但犯笞杖公罪例該充
吏今擬還役通屬欠明有礙詳允駁仍再問明
白申來定奪

一件人命事按察司僉事林琦呈批看得招內既
稱王鸞將分與苗節名下銀兩用訖後却朦朧
告伊不還致將苗俊拏官拘繫追要自縊身死
則王鸞似與誣告人負欠私債郭景威等似與
公使人等威逼平人致死律同但稱原揭銀兩
出於馮政之姪則銀兩就是馮政情必可知今
俱不引正律又不追埋葬銀兩情律欠通駁回
再問明白呈來施行批呈繳

一件乞查舊例習累陪納額稅事按察司呈批看

得前項商稅銀兩除糴穀豆備賑外皆非正務
恤民之用取之於無度而用之於不經存心於
惜財愛人者決不至如此况二年之餘即得一
千七百餘兩則有司羅織横征之弊難保必無
該縣固惜不退朦朧上申而該司不察事體應
否依文回報難以詳允駁回再行查處除原額
外量加徵收只備賑濟再查何樣貨物可稅不
可稅多至若干可稅逐微利者何不可稅可稅
者某物多少可稅若干銀兩不許朧通一槩濫
收明白呈來定奪繳此

一件稟告致仕事布政司呈批看得知縣文學受
贓數多冊三次告有病願求致仕贓在家人名
下追要今却云未成痼疾顯是貪濫無恥本府
昏眼聵夢官吏又行故違具結該司依文朦朧
呈詳通屬作弊除候按臨查治外仰司呈堂即
將文學行令致仕繳呈

一件勒賴婚姻事鄜州申　批看得郭顯存曰既
會受要李聰定禮將女黒郭與伊爲婚必是情
願况一受聘禮即是可更法律明明豈可追恨
昔日年歲不應古今天下之人老翁娶少婦者

亦爲不少郎以年甲不等退悔親事據何法律
出何典故想是生員郭紹等爍省悔親州官循
情棄法朦朧申請除姑記外仰將黒郭斷給李
聰完娶繳申

一件自陳致仕事郃陽縣申　批據申看得知縣
張綸往往申達文書專調唇舌不務大體謂之
文移則縱放不式謂之文章則鄙俗不雅且無
病求歸冒名恬退若非自絢自望必是逆探上
司關内道分巡官從實查勘應否告求致仕明
白并加戒飭今後一應文書務令依據體式不

許亂道呈來繳此

一件嚇詐財物事富平縣申批看得党儀既盜桑
榆王陳捉獲受要布四疋銀三錢後知党儀要
告將布二疋退還該縣自合將未盡之贓問擬
枉法爲當今擬恐嚇朦朧減罪情律欠合有礙
詳允駁仰改擬明白另招申來批申繳

一件婚姻事聶副使呈批看得招内既稱王仲良
商同人衆將袁引誠强擡伊家配與王定兒奸
占爲妻律有明條今止擬誣告引例充軍招罪
欠當有礙詳允駁回再擬明白另招呈來定奪

批呈繳
一件分訴人命事延安府呈批看得該府呈稱苗
世華等原𢬵馮朝貴價銀六兩𥟒銀五兩止該十
一兩緣何分外多追九兩况二次供詞參差不
同則劉平安之死之逃憑何對證就將苗世華
蠲官酷刑打死設使後日劉平安復出問官將
何處置人命至重難以審允仰府將原銀俱追
給苗鸞收領行拏劉平安獲日通行問明呈來
批呈繳
一件撿驗事平凉府呈批看得各王府將軍出關

例該給價自行置買房屋不該將公廨處所給
與住居已該巡撫衙門批駁改正今該府呈稱
奉國將軍偕滝又無明文又無價銀自行空開
墻垣將房屋占住顯有撥置奸詐之徒在內張
主仰府掌印官會同長史司啟
王知會仍將撥置之人查問明白及各該官吏朦
朧挽勘並不行改正之人通具招呈來以憑奏
請施行限五日之內完繳
一件清查均徭銀兩事布政司呈批前項餘銀㮼
應減省但該司呈稱僉派已定准行照舊徵解

聽用看得巡撫衙門原定則例內稱或一二百
兩二三四百兩未有定規以致下屬作弊擅派致
害下民又不一一查究應否裁減總無悉駁
回查照州縣大小斟酌定擬額數若是此處不
勾歲派之數即將別處解司充用亦爲通融
要明白停當呈來定奪繳此
一件陣亡招撫職官事漢中府呈批據呈看得道
判羅賢既委入營講撫總兵如何又行進兵追
勦本官雖蹈賊鋒實同吾人自殺若非失律定
是失謀其當時被害恐非羅賢一人况該道報

捷聽撫一應呈文並不言及羅賢被害之事申
間顯有扶同欺瞞假捏情弊後日為累非細關
南道分巡官即便備查來歷並當時失事情節
明白應參應問應憫人員通行招參呈來以憑
奏
請施行
措勤不與決賞仰所再行追給明白具申繳
一件出巡事分巡關內道副使呈批據呈看得
韓城縣孫招卷內既有朱胡子等同劫情由三
原縣劉江招內亦有孫招等同夥為盜兩縣相

去此遠豈得一一時相同若非同刼安能至此況
贓物甚多內綠緞襖子上截若非所分之贓人
家豈肯拆毀之朱胡子已被三原捉獲今却不
見下落原情欠通難以審允駁行該道再行推
問明白連人解審繳呈
一件老人科害里甲事鳳翔府呈批看得招內既
稱談子玉向馮再等累次稱言出錢赴官吏買
免事情即係指稱打點誆騙財物之法今該府
引律而不引例情罪不投有礙詳允駁回查例
問明另招呈來定奪批呈繳

一件誣賴人命事鳳翔府呈批看得招內張項向
伊本戶張欽等取討糧價銀一兩三錢於內侵
欺七錢自合追本戶應納稅糧而費用不納計
贓之律今擬侵欺斬罪情律欠合難以詳允駁
仰改指夫誆騙罪名呈報定奪批呈繳
一件回賊聚衆白晝搶掠民財驚異地方事淳化
縣申批看得前項回賊往往數十成群刼掠人
民本院雖有明文催捕而三司掌印守巡等官
視為虛文不復嚴督各屬捕勦以致縱橫無忌
貽害地方日復一日養成大患各將誰歸雖閫

委有官兵攢打未出本境百里之路逰浪數日
捲兵而回不知奉何文書取何緣故視刼賊如
尋常待赤子如草芥體國愛民者決不若此急
緩誤事按察司即行三司守巡等官作急督屬
設法擒捕以靖地方若再兩月之內不見成擒
仍復擾害通將五月以來各地方殺人刼財文
書查出從重參究不恕批申繳來
一起偷盜事分巡關內道王副使呈批看得本院
先審犯人王佐招稱正德五年九月初六日高
騰聰到於党釗門首袖內取出金銀頭面一包

被王朴見搶奪急走党釗家內又言有賊党氏
懼怕跑走党鋪室內高騰聰疑恐轉出跟趕討
要前銀被党朋叫同王佐馮虎林等綁縛車輪
上用棍很打當時身死剝去衣服身屍擡丟井
內將原搶金銀頭面分用緣由已審圖財謀殺
情真止因王佐與康早同窒宿歇王佐等喧嚷
打人康早豈得不知謀殺之事斷乎同行及審
事內人證亦稱該縣縣丞王聰受要康早等柳
黃緞一疋金一兩九錢銀三十兩為彼出脫揑
作不知以此駁行該道查行該道查問今既不

照本縣原供又不審本院駁情一槩從輕既稱
王朴兒白晝搶奪定是未晩何又捏作半更時
分實是自相矛盾況高騰賜盜父兄財物又非
犯於至死就是巳就拘執而自有闘殺之條今
却減擬徒罪官吏受財枉法顯然可知又訪得
正聰平日頗諳刀筆專一舞文弄法郃陽縣致
仕喬主簿奸猾無比暗行囑託打點事情以致
死者飲恨於九泉爲惡者憑財以得命不惟人
心不服亦且天理有虧全紊明法大壞公道難
以詳允駁仰按察司經歷司呈堂先將該道書
吏李珊等行拏到官鎖項差人解院仍行郃陽
縣將始末文卷並一干人證查提到司會同布
政司高布政從公再行推問明白另招連人解
報施行批呈繳

奏一臣閱公叅贊時為江　條議諸疏乃憮然
撫卷而嘆後人經國真不在多言即此江淮
兵防先正長畧何嘗不盻詳具備雖再累牘
連章更何能加此但相與舉行之而江防亦
幸無他虞公之言不但施用于當時在後人
一用之而一效百用之而百效即此示例其
他可徵夫主父懼讀樂毅書則廢書而泣司
馬遷讀晏子春秋至願為之執鞭此曠世而
徒以其中有合也若卤生同公邑里世締公
交好學承公指授官紹公坐　不惟親炙獨

切且受益獨多雖碌碌然無能仰副公知而
遭遇實竊厚幸兹公孫慶遠太守君徵逸重
刻公奏議十卷以卷端之言見屬卤故述所
嘗奉周旋覼縷之實以序之公初由翰林吉
士補兵垣以給事中謫贛榆縣丞賜環復為
御史于近制得並官科道者惟公一人後以
宮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
提督團營時
朝廷詰責翊國公郭勛領營勅遲以勅連公名
罷歸

先皇嗣位詔言官會舉嘉靖中應得卹典之臣
卤親與聞衆論之公首以公為最且各動景
行儀式之思故
詔復原官加今贈謚諸餘祭塟亦視他加隆觀
公在臺省所歷官與夫為言官之所思傚則
知公固以功德文章名天下而其論奏之長
尤更可明徵也夫
隆慶壬申冬十月初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奉
勅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通家後學張卤撰

浚川奏議集目錄

浚川奏議集目錄終

浚川奏議集卷之一目録

奏議一

疏六首

浚川奏議集卷之一　臺史集

浚川王廷相著

奏議

疏六首

論剿流賊用將及將權疏

題爲征剿流賊事臣伏見今年春夏以來各省盜賊甚是猖獗其擄掠屠戮姦汚焚燬之慘尤劇于往時

朝廷雖有命將出師之舉地方未收平寇安民之功縱有小斬獲得不補失議者皆曰

今日將權輕故士卒玩而不能禦敵將非人故兵機踈而不能成功何以言之今日盜賊所過之處鄉鎮村落皆爲之椎牛羊具飲食雖至於焚燒房屋而不敢止姦淫婦女而不敢言或與官軍對敵則驅之持門屝以遮矢石爲嚮道以攻州縣百姓豈願爲之哉爲其從之而生不從而殺也是盜賊有生殺之權故人不敢違命如此今日之爲將領者曾有是權乎使無是權無怪乎其不能成功也古之天子推轂遣將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蓋以生殺之權與之也臣觀今日兵部所議賞罰之法亦可謂密矣但皆多及將領有司而士卒之用命與否曾不一及是蓋責舵工而緩舟人也敗篙檣舵工亦且無如之何矣安能同舟而共濟乎戰陣之事其主張機括雖出將帥一人其犯危險冒矢石直前而不避者則三軍之力也使三軍之士遇敵皆恬然退縮而主將無殺戮之權以震懾之不過隨之走北而已安能

一一而驅之哉惟主將有殺生之權則士卒莫不自思以爲退則必死進而向敵未必皆死又或成功焉人孰不奮然向敵哉彼後期斬裨將而三師不可勝嬉笑戮愛姬而女軍爲莫敵爲能有此權故也今之爲將者既無是權以決必勝之勢又不敢強率必退之卒以僥倖萬一可勝之功由是遇敵而不敢進敵近而不敢追務爲逗遛各相觀望以致師老財費竟無成功以此耳大抵承平之法主於厚國脈危急之

法主於定國難二者決不能相用此惟審
勢達機者可以知之故周官云刑新國用
輕典刑亂國用重典是也今
朝廷之勑主將亦有以軍法從事命之矣未
聞有戮一不用命者何也承平日久姑息
偷惰之風其來也已遠雖有振奮知微之
人出而欲變之又恐駭人耳目便爲迂腐
淺見之人所譏議其究也必至於槪然中
止蓋治國之道如治病然人或小有感冒
此病之爲毒也淺不過宣表疏導之藥足

矣或乃痞塞關格氣血留滯其病之爲毒
也深若非峻厲攻擊之藥以敵之其病也
日益深痼而已矣今之盜賊其勢之惡毒
非但感冒而已安可以尋常補治之法治
之哉此將權之所以當議也古語云制而
行之在乎法神而明之存乎人故爲主將
者必貴乎得人將不得其人雖有明法祗
爲文具三軍之衆莫知進退九伐之法不
能斡旋故曰將不知兵是以國與敵者是
也古人之求將也道固多端矣然據其切

要亦不過詢其應變之籌策觀其處事之
膽畧而已故高帝之用韓信祗據其傳檄
收秦之謀而與曰誅秦滅項之功如指諸
掌昭烈之用孔明亦不過據其假荊襄收
巴蜀以北定中原之論而與曰鼎足之成
如合符節諸英雄豪傑平日有是材器故
有是籌策臨事必有是膽畧一遇今已者
取而用之必能解紛排難以有爲於天下
臣不知今日所用之將兵部亦曾詢其籌
策反復以驗其應變之才乎抑祗取其名

位資地之美不得已而用之乎臣以爲今
日盜賊之形勢必籌策絶人膽畧出衆如
古之名將以一身任天下者而後能辦此
若徒以名位資地之美徇其常格而推用
之欲收平定安緝之功决不可得且以今
日盜賊出沒言之泰山之東西大河之南
北其地平曠固曰可東可西易於追避而
成擒爲難矣至於遏澤潞入太原山川險
巇道路狹隘羊腸七盤之險古人用兵至
不敢輕入今盜賊肆然深入如履平地

雖地方素不爲備亦見主將平時無一定
之見臨事寡通變之才故曠日持久不聞
攻取之畧措置之策耳大抵山西之路其
通衢不過六七而難出西南有大河之阻
正南平陽達新安爲一路東南天井關達
懷慶爲一路正東黎城修武爲一路東北
平定井陘爲一路鴈門之北賊決不敢出
爲今之計若能黄河津渡皆陳兵守犯使
賊不得西南横渡以過陜西凡諸四路皆
分兵據守使賊不得逕而東歸各遣瓜探

之卒以求賊所住劄之處主將然後提重
兵而趨之南走則兵阻其前東走則兵遏
其歸如此進退皆窮可以不戰而坐成擒
矣此賊深入山西已見無策而總制以下
不聞有分布要路按伏邀截之報惟躡尾
賊之後一策而已此臣所以深疑今日之
爲主將者恐皆常格之流籌策膽畧有不
能過人者不然何以兵機之疎使賊犯獗
深入縱横桀驁如此哉凡此事勢大畧可
知

廟堂之上早當軫慮而不可後者近日兵部
舉用將官其平日失志之人與夫下位末
職皆見拔擢最爲得矣范仲淹之在西夏
平日有過將吏廢棄而不用者皆取其才
畧而任之遂收平夏之功視范雍韓琦爲
最優今日能與同之安知其無前人之功
乎但必須兵部大臣進而詢訪之設爲事
變之來以驗其知機設爲危難以試其膽
畧設爲事故紛紛以觀其作爲雖曰倉卒
言語之間而人之智能大畧可見世有能

言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能言而能行者
但能得如斯人者而用之則兵機之畫必
定過人雖不能即如韓信孔明之流較之
以資地請謁徒然而用之者決不侔矣又
安知草廬行伍之中不有韓信孔明之復
出乎此兵機之所以當論也既得其將必
須予之以重權隨其便宜而行之不使其
苦於牽制掣肘不幸而小有挫衄亦不必
加罪使爲將者得安意以平賊使迄無成
功然後置之重法此古人用將禦敵之大

畧能如此者未有不能克敵者也大抵兵
凶器戰危事不得已之道也故用之貴神
速而處之貴果决若不早定規畫則將領
之屬皆自爲遷俘苟延之計羣盜卒無撲
滅安平之功臣恐連年用兵軍需大費公
私俱困國不能支久之官軍視盜以爲泛
常民視盜賊亦如固有姦宄之徒又乃以
盜治盜假名興師因之乘隙而起斯時也
事急勢危言之無益行之亦晚安能有補
於萬一哉伏望

皇上留神采納俯賜施行不勝幸甚

復論諸將剿賊兵畧事宜疏

題爲剿賊事宜事臣聞用兵之道有一定之
大規有臨機之活法大規既定寇雖出沒
無常必不能逃我之範圍活法應機敵在
跬步之前必不能測我之虛實但活法難
以預定必相機而後可圖至於用兵大規
乃制敵之形勢非隱祕之術將士不必嫌
於預知
朝廷不必嫌於素定漢光武命吳漢伐蜀其
勑之必曰堅據廣都待其來攻若不敢來
轉營迫之厥後八戰八克皆本廟筭晉武
之平吳也其議者必曰引梁益之兵水陸
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
夏口徐揚青兖並會秣陵厥後一一成功
不出此筞是知自古人主用兵必先議定
大段方畧以力制敵之形勢而臨機應變
之妙不可語者則付之主將而已臣觀今
年自遣將出師之後提督總制庸懦無爲
不能自定制賊之大規半年以來止聞李

瓘青城一戰餘者俱不與賊相遇目其大
勢如野鹿驚奔茫無定所賊北則隨而北
賊南則從而南甚至各軍相去千里聲不
相聞勢不相援縱使追逐得及安能合兵
取勝殊失以逸制勞以衆制寡之道然前
日之失已不可追及今若不預定規畫臣
恐東奔西馳先自困憊賊氣益縱成功愈
難大抵捕今流賊之法如捕走獸當其山
蹊必由之路預設穽檻而後以鳴鉦亂其
耳快騎尾其後故其驚而走也不陷於此

必陷于攻矢無全歎矣古人畫擊賊之策
亦謂提數萬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
其道自窮所謂追者尾賊之後而追逐者
所謂掩者屯聚按伏於要害之處令賊不
知者所謂截者知其必從此路而來迎而
邀截其歸者臣謂擊今之賊亦不外此三
者今楊虎劉七又復南下如獸之出圈不
可卽得爲今之計必須布置停妥而後舉
事方爲有益臣聞此賊攻滄州之日一聞
邊兵將至卽時解圍南行若果如此舉措

必於徐沛之間求以渡河遠避鋒銳若我
師隨渡彼必復廻隔河用兵功費十倍乞
沿河津要先爲屯布附近軍民重兵往來
巡邏使得各相救援阻賊不得南渡如此
賊之往來不過山東河北而已乃於各路
要害之處按伏精兵東西南北使一晝夜
可以相及亦不須遍地布置軍少力分難
爲成功但得八九屯劄足以成圍按伏旣
定然後選精騎而追尾之不使賊得安處
以息其力又須各處郡縣但遇賊過必要

馬上差人飛報主將使主將日日知賊進
退易於截殺倘自東路而來知其必由某
處必至某處主將必調遣東路按伏者迎
擊之其於各路皆然又須各郡縣盡力防
守但得一日之餘城守不破則追兵必及
伏兵必至可以合而成圍矣若是賊入城
郭此乃自取滅亡之道我軍不必與之攻
鬬但能鑿塹立柵旬日之間可以坐困今
春青城之圍惜失此策致賊鑿城衝突而
出識者至今扼腕致歎漢之季世黃巾盜

起三十六方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日之
間天下嚮應時而得黃甫嵩朱儁不過數
月足以成功況今賊勢不及黃巾之一方
而
朝廷全力又非漢靈季世之比但能得人而
用之則區區小盜机肉釜魚耳顧安足爲
平乎今者閫外之將總制之臣雖皆遴選
折衝禦侮不下嵩儁之才或者萬一所見
不同必更致失機之會臣是以不自揣量
輒陳一得之愚以爲萬分之助伏望

皇上勑下兵部謀度如果必有裨益兵署乞行
總制提督先定大規整揀各路民兵及存
留京班操軍並今所出京軍邊軍通得數
萬何爲按伏何爲邀截何爲追擊使手足
腹心通爲一家連絡貫串不分彼此但能
前遇邀兵後有追騎此賊不過散亂奔走
而已必不能堅壁聚壘與官軍對敵何者
彼皆烏合之衆或田畝之夫或市井之徒
何曾經歷戰陣一遇出其不意張皇失措
無所安置豈不各相散走如此則流賊之

平可以計日而成擒矣前日之不能成功
者其弊在於諸將各自爲軍務爲自保不
肯追及雖可邀截委之不聞不追不截安
能與賊相遇既不相遇安決勝否百姓皆
謂賊勢之強其實出於官軍未常與之交
鋒此中外之所共知者甚至賊遇官軍吹
以金帛我軍見利紛然搶奪及至事定賊
已遠去或者得利心相感悅竟不追襲甚
或賊過去處居民潛躲城市一空官軍追
及賊方走避卻乃縱軍搜檢居民財物終

不追襲凡此皆由諸將貪利惜身喪失紀律
之所致也使在
祖宗之時决皆正以失事之刑幸惟
皇上寬仁咸蒙恕宥令其戴罪殺賊彼等寔爲
萬幸臣以爲摧鋒陷陣雖在士卒而指顧
進退實由將帥使士卒有欲戰之心而爲
之將帥者畏死而不敢前雖有邊軍亦無
所用自今之後若使諸將又復如前畏避
逗遛坐視廢弛不進則臣恐生靈無訴
民心日離天下之事將有不可測者矣是

用兵之大規固所當定而誤事之刑亦不
可輕也古稱聖傑足以爲天下排難解紛
亦遇其勢之可爲而爲之耳使大勢一去
雖聖人之才之識亦莫能措手今當
國家全盛之時視此小盜固不難於剿滅若
不極力大舉求早成功則綿延之久事勢
變遷生於倉卒雖竭盡心力亦難克濟伏
望
皇上留神采納則天下幸甚

請起用修撰呂柟疏

題爲起用賢才事臣聞聖王御治期在得人
百司庶府罔不任事故四海之中一世之
廣惟才惟智咸見明揚一藝一長靡不甄
錄堯舜在上俊傑滿朝猶恐野有遺賢詢
咨岳牧周公佐主海内乂安顧且握髮吐
哺懼失賢士是故唐虞成周得賢最盛稱
贊治美百祀無倫矣臣伏見養病修撰呂
柟陝西高陵縣人即今年力精壯無病家
居不行赴部及時供職跡其本官制行近
於過高論夫

朝廷用人誠爲可惜況本官養病以來亦無
他故當瑾賊擅政朝士側目之時凡以智
慮卑淺者莫不依附光焰出入門屏假虎
威靈以爲得計其識見明遠者心雖不肯
沾惹事亦不敢觸犯恐其禍出一朝玉焚
蘭碎輾轉無謀不能救藥惟本官不顧時
忌乃敢求歸逆探初心似難盡知據今形
跡實亦可取且本官學問淵粹德性純雅
加以涵養之深歷練之久必能裨補治源
贊翊化機日告病以來杜門謝客讀書耕

稼安貧守分畧不苟求以斯介行使立清
朝必能振起休風勸懲頹俗臣伏覩
皇上新政以來凡前日論劾除名投閑降職遣
罷禁錮者收舉殆盡獨本官既無論降之
名爲吏部查奏又非大臣之例爲有司奏
聞是以任性養高愈成疎散臣聞經世之
士要成於更事之多偏處之儒每敗於紛
擾之際今據本官文士少年甲科首選正
宜練事不宜閑居如蒙俯採乞望
皇上乞勅該部查訪如果本官無病在家及學

行優等准令取回照舊供職庶人才賴以
養成
聖化有所裨益矣

請守令多選進士疏

題爲慎重守令事臣承
命巡按陝西已逾兩月民風土俗隨事詢訪見
得本處地方雖稱都會之區實積鄙惡之
風有刁譎者號爲健訟誣陷柔良挾制官
府經年累歲告訐不休有貪頑者罔知畏
法一應錢糧恣意通分輸應部運抵換侵

欺及至遭罹刑憲不為追悔婚姻之家有同夷虜惟論財物不尚禮教下戶婦女財禮動至三二十金以至男女年近三十多未婚嫁棄親毀聘習以為常此雖細事實係大倫強梁之族尚氣好鬬輒緣小忿卒至大爭比以殺人便求私和蕩傾家產變賣妻女事發經官身財俱滅此固秦人舊俗亦不宜於盛世又有羌回舊種徧布郡縣地方稍欠謹嚴即行聚衆劫畧依險匿深不時出沒捕撲無方民即罹患所據前

項風俗除隨宜禁革外復為撥厥所由本之守令非人姑息將就無大施設年復一年以至于此伏見吏部選用州縣正官雖曰舉人監生兼以進士至於旌為賢能稱有才力進士所得十常八九舉人監生十無一二是能化民移俗實惟進士居多查得該臣按屬六府州縣將近百數進士正官止得一人頹俗積成固亦無怪若不及時得人治理由今之道無變其俗將恐刁頑之久其弊姦詭薄之久其弊賊強悍之

久其弊豪雖有貴家臣族知禮者[illegible]以為具瞻然而下民成俗亦難感化矣如蒙伏

乞

皇上軫念關陝重地乞

勑該部查處將西安鳳翔平涼漢中四府腹裏州縣多選進士前來管轄庶得以釐革積弊移易頹俗誠為便益

請罷藍海副總兵疏

題為乞罷年老將官事臣奉都察院巡按陝西一千九百九十九號勘合劄付准兵部

咨該本部勘得協守陝西等處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閻綱節次指軍敗績怯懦有聲行提問罪會議前項副總兵雖云協守陝西之數實在漢中地方征剿從公推舉得署都指揮同知藍海等俱各相應題奉

聖旨藍海着統總兵協守陝西地方仍在漢中等處殺賊欽此欽遵移咨備劄仰臣依奉施行奉此除欽遵外臣切緣漢中地方流賊連年嘯聚殺擄人財節調官軍剿捕未聞屛息蓋以山陝陡峻林木稠暢賊衆便

於藏閃易於出沒累次侵犯陝境其遏截追襲之時自將領以下一聞緊急遇其險隘處所未免下馬空行陟彼險阻比之邊方大有不同若非年力精壯志氣剛強之人以之自為保全不暇安能追逐與賊交鋒臣於今年六月間巡歷延綏等處閱視一應邊備博采諸官賢否臣於藍海曾親睹其體貌而接其辭議雖云頗知邊事而素號勇敢但年過七十貌相尪羸縱是素閑謀畧斷乎不堪勞苦使在邊方尚有他

議若是漢中尤非所宜況將者三軍之領袖乃親身率衆之職非坐而論道之比以此衰老之人處之必不能振作士氣奮揚軍威伏望
皇上憫念要害地方
勑該部再加訪察將藍海暫為別用另選年貌精銳謀勇兼資久經戰陣能幹將官一員前來漢中防守庶得賊黨熄息而地方可保無虞矣

擬經畧邊關事宜疏　關試

臣嘗讀書曰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詩曰玁狁孔熾我用是急是自古帝王之於戎狄未有不致其預備之道也邇者北虜不奉荒服犯我庭障擾我邊鄙大同師出被圍宣府戰獲小勝緣邊守臣屢請益兵此誠謀謨廟堂者所宜深計遠算不可視為泛常之秋也臣愚不揆踈陋罄思竭慮謹條陳邊關事宜上塵睿聽伏惟採擇施行幸甚臣謹按備邊禦戎國之大事興師動衆食貨為先食足而言兵譬之農者先有

田畝而後可施耕稼之務譬之居者先有室廬而後可議經營之功故欲治兵當先餽餉今日諸邊儲蓄雖云歲有常運之數實無額外羸羨之積若有調益客兵定必缺於用度此預備之所當先計也臣嘗觀宋臣包拯建邊鄙儲蓄之策矣彼欲支借內庫見錢絹帛之數糴河北粟以給邊當時亦施行之臣以為亦可行於今也蓋國家平時積蓄正備一旦緩急之用伏乞支借太倉銀兩量為各邊之用權備一年之

儲差遣能幹官員分投邊方收糴此權宜
之策一也臣又嘗觀唐臣陸贄建邊方儲
蓄之策矣彼欲減省東京水運收脚價以
實邊當時亦施行之臣以爲亦可行於今
也盖京師官吏月俸實藉東南之漕若筭
一年之運費有三倍之費論其平日事宜
輕重豈可計其所費今者南畿江浙連年
水旱稼穡不登米價湧貴倍於常時以往
年言之運米一斛必得三斛而後濟往時
三斛之價今日纔得一斛而已通計今日

一斛之運實費往年九斛之價也東南之
民何以堪此臣以爲乞
勑運漕官員暫停今年之運先将正運之數收
爲折色次筭脚價加耗一同收貯解部正
運之數還充官俸餘俱給充邊糴如此不
惟無擾於運亦且有益於民此權宜之策
二也至若鹽引招商謂之飛糧近年以來
權豪勢要阻壞鹽法商賈不通國無利益
臣爲以今日勢豪之家必昔萬苛之極古
之大夫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

畜牛羊謂之不爭民利也今有勢要之臣
豈止畜馬乘伐冰而已哉而猶爭利如此
謂之體國好義得乎伏乞
勑該部嚴加革禁不許權勢之家上中銀兩有
者治以重罪定以常例如此則賈商大通
而國享其利矣此經常之策一也三項銀
兩既備用之尤貴得人要於衆人之中擇
其精明能幹氣節高古不畏權勢者數人
令其於緣邊豐熟米賤州郡招商收糴如
此則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可以不慮矣夫

餽餉既備而兵事不理猶舟車備而輪驂
枙楫之或缺亦不能有行矣臣謹按今日
中原與北虜之勢大率山川險要我皆得
之以之臨彼我之力常有餘彼之力常不
足非如契丹得燕雲十六州西夏據山南
九州而常有南制中原之勢也今之所患
者不在於守要據險之難而在乎承平既
乆兵事不振爲可慮也臣以爲振刷奮激
之術有五擇将才以立兵本公薦舉以杜
僥倖明賞罰以勵軍士嚴節制以責專統

務攻戰以挫虜志而已蓋古之用將也不
拘其門地人惟其賢其韓信拔於亡命衛青
擢於奴僕故能成誅秦滅項威鎮四夷之
業今之名爲將者類皆平日紈綺膏粱之
子富貴之極無不如意擁姬妾麗宮室沉
酣於酒色紛華之中惟恐一朝不諱而不
得遂其樂矣斯人也謂能有智慮才畧哉
謂能奮勇赴敵以身狥國哉譬之鷹鶻飽
則颺去安能爲我盡力耶故今之擇將也
必求其果智者果仁者果勇者果信者果

嚴毅者而後用之雖在行伍簡拔之以試
其能雖在下位超擢之以盡其才否則雖
出將門故家祿之而不用也如此則將得
其人矣此將之不可以不擇也若夫用賢
之時尤貴出於公道今之邊將由於兵部
推舉大臣薦論者固多而寅緣權勢賄賂
左右徒然而得者亦不爲少似此儕輩豈
能爲國彼既費賂而得必索軍士以償不
刻剝其月糧則減削其賞賚計密巧圖無
所不至既奪軍士之利必失軍士之心失

軍士之心其何以禦敵哉據一方專一陣
而用斯人爲其不敗事也者幾希矣臣以
爲今日緣邊諸將但係大臣會薦者用之
其涉平日僥倖而進者皆爲罷黜上以絶
苞苴之私下以杜倖進之路如此則將皆
賢智而邊方有所倚頼矣此薦舉不可不
公也若夫賞罰者人主之大權也賞當其
實則有功者知所勸罰當其罪則有過者
知所懲兵事於此尤其所急臣聞今之邊
士每有控弦鳴鏑之勞斬獲首虜之功矣

至於陞賞之時類皆權貴之人得之今之
權貴之人欲其子弟之貴也或冒姓名於
軍籍或假衆隨於邊將一遇有功之時或
奪軍士之級或啗軍士以利詐入籍冊即
爲已功斯人也不出京城不持弓矢貴官
大爵乃安而得之人之所欲者莫甚於富
貴也捐性命而爲之曾不一受其直焉軍
士之心其何以勸臣以爲自今以後各邊
奏報功次但係買功詐冒之人或被巡按
查出或被軍士告發財以追還功歸原主

報功紀功之人定爲連坐之罪則人不冒功而軍受實賞矣此賞罰不可不明也古之命將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蓋謂兵機之重貴在專統而牽制之不能成功也今之邊將進止觀望於兵部遊擊副叅統於大將督以大臣又降中官以監臨之十年九牧聚言盈庭虜可制者失其事機之會及其無功也共分不戰之責程顥論西事曰君子於任事之際使成敗之由在已則自當死生以之今置其身使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豈可哉由此觀之節制之師成功實難臣以謂宜罷牽制之形嚴專統之責如古天子之命將如此則統帥專統帥專則人心齊人心齊則力不分力不分則戰必克攻必取而謂不能制敵者未之有也此節制之師所宜罷者也禦戎之道守備爲上固也使醜虜無知蹂踐我藩籬剽掠我子女是豺狼入室之毒也坐視而不治可乎臣嘗觀宋將傅潛北備契丹虜旣入寇塞上飛檄請救潛按兵不出偏裨士卒請戰亦不之許卒之虜人乘隙過邢洺衛南犯王畿致使宋帝駐蹕澶淵不賴天錫宋祚矢斃酋長其害可勝言哉臣以謂今日諸邊虜之未犯固不可掩襲生事旣已犯順亦不可閉城堅守卽當左右迎擊縱橫救援示之以强可也此攻戰在所當務者此也以上五事旣舉則兵氣自振或戰或守自有條理矣是則餽餉足而言兵則治兵也爲有本兵事理而備敵則禦戎也爲不踈今日所宜急者莫切於此也伏望

陛下俯賜施行則天下幸甚邊方幸甚

浚川奏議集卷之二目録

奏議

浚川奏議集卷之二

奏議

潼關添設兵備題本

題為添設兵備以禦流賊事臣據華州申為
謹關隘以戒不虞事准本州知州劉錦關
切照潼關乃
朝廷川陝咽喉地之要害莫重于此即
今山東直隸地方強賊聚衆為患但阻於
黃河不能南下設若隆冬河凍必過河南
以窺川陝潼關無備何以禦防況安不忘
危古人良圖思患預防為政急務為今之
計合無定選謀勇素著兩司官統屬該衛
揀選精壯旗軍舍餘衆以附近鄉夫常川
在關操守各處津隘督人把截一以慰
朝廷無西顧之憂一以使盜賊無可投之隙
庶為便益等因續據本州申為緊急響馬
強賊事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午時據
河南府報據鄭州汜水縣急報洛陽永寧
盧氏等縣知會近於本月十六日蒙武平
衛報稱本月十一日午時差探馬王玘報

稱流賊約有八百餘人騎馬到於永城縣
地方劫財殺人將臨本縣地方合報整搠
官兵隄備截殺等因陸續備申前來臣除
行陝西都布按三司備行各該守巡等官
各親詣前項州縣督同掌印巡捕等官選
差應捕人員前去潼關禁坑武關接連河
南一帶地方緊急隘口嚴謹防禦外臣會
同鎮守陝西太監王與都督同知楊英巡
撫都御史藍章議看得陝西地方自古號
稱險阻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其民勇悍其

兵强勁資以河渭之饒益以漢沔之利實
朝廷之肘腋乃天下之要害方今盜賊徧滿
山東獨恃此方最爲寧謐若使關隘不嚴
致賊侵入地方爲之殘害人民因而流離
不惟不能控鎮四方抑且無以供需邊徼
求之古昔漢高祖自武關破秦安祿山自
潼關叛唐黃巢剽盜入自禁溝晉陽義兵
過由蒲坂是關中雖稱險阻若無人亦爲
難守即今雖有守巡等官但地方廣闊責
任不專合無按察司添設兵備副使一員

專在潼關住劄整飭各項關隘戎務南連
商洛以塞武關北接蒲同以遏黃河東分
沔陝以阻崤函西臨渭華以固本鎮常川
操守嚴加巡邏如此則職任既專責効有
成而地方可保無虞矣如蒙伏望
皇上憫念全陝重地乞
勑該部計處推選附近素有風力官員請
簡命兼程前來兵備前項地方待四方事寧之
日再行
奏請裁革誠爲便益

舉用都指揮把總疏

薦舉將材事臣伏見近日
朝廷緣四方盜賊竊發其舉用將官如姚信
溫恭馬昂趙昶等皆拔自閒散之中起於
廢謫之後各棄微瑕重惜合抱使人因過
立功用圖後効誠
明主愛惜賢才之盛心駕御英雄之大畧也臣
至陝西於緣邊將領賢否頗加詢問訪得
原任分守凉州右副總兵今降陝西都司
都指揮僉事把總久在邊方多經戰陣畧

官公廉最得軍士之心持身恬退絕無傲
倖之跡及臣以事探其施爲皆能隨機酬
應似亦胸中有物者武臣如此亦爲難得
又況體貌魁梧精神發越雖年近老成而
勇敢之氣綽然有餘比之姚信等可相伯
仲若使充一偏將統軍殺賊必能有所建
立克捷臣又查得本官原降失事緣由止
因該管地方達賊拆牆入境搶殺人畜之
時失於領軍截殺以此叅行降級再無深
重過犯況見今用將平賊之時此人不宜

廢棄豈之優游無用臣又思
朝廷作養人才亦大難事方其幼也血氣强
盛智慮未周行事多至决裂過當不可人
意及其老成練達之後正可乘時幹濟事
務建立功業倘以微過棄而不用是養之
於數十年之甚難而棄之於一朝一夕之
甚易人才難得誠爲可惜如蒙伏望
皇上乞
勑兵部再行訪查本官履歷賢否如果可用照
依姚信等起用聽調殺賊庶人才不至擯
棄而地方賴以寧息矣

薦舉四川三司賢能官員題本

題爲薦舉賢能官員事臣聞致理之具貴在
得賢任賢之實要諸傳採職司由之可以
修舉
德意由之可以宣布此銓曹擬注之急務而人
臣事君之遠圖也臣巡撫四川以來雖自
揣庸虛而延訪庶官則頗竭心力惟欲賢
俊彙征仰稱任使其在藩臬長佐等官果
有善狀敢不

上聞竊見布政司右布政使淩相器局宏深識
鑒明遠凡本司舊政廢墜闕謬者條與節
擧定爲規畫其邊倉之儲加倍於往年伐
叛之糧宅運於倉卒尤見應變之才不費
張皇之力右叅議今調廣東左叅議胡宗
明才本疏通濟以勤慎舊有聲於部署今
効職於督糧倉口出納必嚴其法禁部運
侵盜漸變其積習右叅議姚汝皐稟性淳
良幹事勤勵盡心官守卓有匪懈之風潔
志操持每聞清謹之譽按察司按察使程

昌秉直而行守正不阿敏以决獄而庭訟
日簡嚴以御吏而宿弊盡除殆剛毅而近
仁寃貞固以幹事雖泛觀於數月要歷試
而不渝副使令陞叅政周叙久經歷平險
艱備諳練於世務理人從政綽有裕餘以
之大受必有可睹撫民副使周廷用性有
如石之介才禀不覊之美吏弊民情洞察
無遺議處該施允合其則授之所向皆宜
非止可當一面僉事鄭洲處心平實見事
明决臨機順應有隨模賦形之能治紛剖

劇有迎刃而觧之妙兵備僉事戴鱀存心
制行允矣正人聽言考實厥惟良吏其整
兵禦寇無所不用其心而禁姦和民一切
見諸實事軍民感而稱慶番蠻由之斂跡
屯鹽僉事楊秦疏通理辯綽有心計開久
弊之鹽法補無筭之
國課以上諸臣雖才識有大小人品有等差
皆一時有益於民事有補於地方者伏望
聖慈特
勑該部再加訪查如果臣言不謬乞將凌相等
早
賜擢用不惟居官在職者皆得其人而趨事効
勞者亦知勸勵矣

乞准副使顧珀致仕題本

題爲致仕事據四川按察司整飭威茂兵備
副使顧珀呈照本職原籍福建泉州府晉
江縣人由弘治十二年進士歷陞湖廣按
察司副使致仕嘉靖五年八月初六日接
到吏部文憑復除四川按察司整飭威茂
兵備副使嘉靖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到任

自惟衰病恐致覆餗已於本年七月內具
呈暫管原任巡撫四川南京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鄭　處代
請致仕未奉
明旨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欽奉
勑書一道陞河南布政司右叅政伏念珀一介
草茅退伏田野誤蒙
聖明復加録用任職未幾又蒙轉官此誠
天地覆載之恩父毋生成之德沒齒殞躬曷能
報稱緣珀犬馬之齒六十有五例該致仕

況形容枯槁鬚髮盡白衆目所覩不敢自
誣且河南中土非若威茂之邊陲叅政承
宣異於兵備之責重自非萬不得已安敢
退却趑趄
日月之下哉夫以去為高固非素志衰殘冐進
實有餘慚伏望鈞慈特為敷奏容令致仕
使珀日旲鼓缶得正首丘不勝幸甚等因
具呈到臣案照先據本官呈同前事該前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暫管原任巡撫
四川事鄭毅具本題行去役未奉

明旨今據前因為照先任四川按察司兵備副
使今陞河南布政司右叅政顧珀其為人
也操行淳誠器識沉靜廉介足以率物精
明足以幹事且威茂地方羌番雜處太過
則激其變不及則致其擾而珀之為政恩
以德惠嚴以威憲處以鎮靜待以誠信是
以甫及周歲百務盡興羣吏姦弊漸以改
革諸砦番族帖然順化斯人也以臣觀之
學問以治身儒術以飾吏誠為有用之材
豈宜任其退遜但本官引年求退情出真

切陳請再三去志已固切惟鞠躬盡瘁固
人臣體國之忠而濱老乞閒亦君子知幾
之美如蒙乞
勅吏部查議將本官照例進階令其致仕不惟
在野者獲遂其廉退之節而在職者亦有
以勵其頑鈍之風矣

乞定松潘遊擊駐劄題本

題為申明邊界以便責成事案照該前巡撫
四川右副都御史鄭毅准兵部咨該松潘
等處遊擊將軍署都指揮僉事李爵奏稱

統領遊兵一千員名在於龍州宣撫司駐
劄下至江油上至漢闗墩切照龍州各該
路口接連石泉安縣壩底等處俱係要害
近蒙改有守備在彼備禦緣前項道路與
龍州地猶唇齒提督守備與遊擊聯若秦
晋豈可地方有警逼不關知乞要查議前
項地方屬臣屬彼定擬明白等因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該部查議合候
命下之日移咨都御史鄭毅會同鎮守大監蕭
遊將李爵所奏前項地方從長查勘要見

先年遊擊官員曾否統屬守備官員何年
添設聽彼節制彼此有無相礙即今事體
邊情輕重緩急應該作何處置何官在可
常存何官在可暫革逐一查議明白徑奏
請定奪等因覆題奉
聖旨是着鎮巡官查議奏來定奪欽此備咨前
來欽遵施行等因已經會同鎮守四川內
官監太監蕭通案行四川都布按三司勘
處去後該臣接管續據都布按三司掌印
官會議呈准分巡川西道僉事楊泰關查

得松潘疊溪茂州遊擊將軍二員各統領
官軍一千員名原係弘治十七年八月內
奏鎮守四川太監石巖會議添設疊茂遊
擊在於疊溪千戶所駐劄松潘遊擊在於
蒲江關駐劄正德十四年九月內奏巡撫
四川都御史馬昊會議奏
准止設遊擊一員往來巡視在於疊溪千戶所
駐劄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內奏巡撫四川
都御史胡世寧題
准仍設遊擊一員嘉靖元年奏巡撫四川都御

史許廷光題稱松潘等處遊擊將軍柳膺
疊茂等處遊擊將軍蔣存禮各統領官軍
一千員名俱在疊溪城駐劄但查本處城
池狹小供頓不周巡視往道遠非相便要
將柳膺改於龍州宣撫司城內駐劄下至
江油縣上至漢闕墩蔣存禮下至灌縣上
至鎮平歸化等堡各不時往來巡視督修
道路護送糧運撫剿番蠻保固關堡等因
已該兵部題奉
聖旨通行欽遵外及查守備提督等官先因宣

德成化年間番蠻出沒叛服不常調兵大
征之後成化元年設立壩底安綿大印等
關堡動調漢土官軍指揮千百戶等官提
督巡守正德十四年又因番蠻由茂州東
路殺害張遊擊攻圍壩底燒劫觀子除坪
大方等關堡動漢土官軍征剿平本年蒙
巡撫衙門議奏指揮何卿駐劄壩底守備
安綿大印地方後蒙鎮巡衙門奏請
勅書推陞指揮僉事張倫以都指揮體統行事
守備壩底等處地方先年遊擊官員並無

紵、屬亦未嘗聽彼節制爲照石泉安綿壩
底等處道路空與龍州相通地理相去亦
遠守備提督等官屬之小河參將安綿兵
備衙門自爲一道實與龍州一帶無干及
照龍門下至江油縣二百七十餘里密邇
腹裏地方層峰疊嶂相隔番界遠甚止有
地名扇鐵灘一線之路與平通等堡相通
先年舊龍州雖被番人出刼蓋亦不過十
之一耳不足爲憂自龍州上至松潘二百
四十餘里其間番界附近龍州者有曰竹

絲嶺等關則有宣撫薛晉卿有曰大方山
茅等堡則有副使李吉有曰黃羊鐵蛇等
關則有僉事王枋各分土兵守把至於龍
州二十里至鐵鎖橋有鐵龍堡上抵小河
千戶所一百餘里則有參將衙門又自小
河直抵松潘城則有總兵兵備衙門自松
潘迤南至蒲江關原設遊擊衙門在彼年
久缺官又自蒲江關至漢關墩五里至疊
溪千戶所自松潘至此通計二百餘里其
間番寨縲絡不時出沒最爲險隘如曰橫

梁箐曰黃上坎等處山勢陡絕峽江壁立
番人坐據其上名曰架箭關堡糧運往往
被其[illegible]行[illegible]無敢過者所謂一夫
當關萬夫莫開者也由此觀之則方今事
體邊情輕重緩急居然可見合無將遊擊
將軍李爵所奏前項事情查照往年四川
鎮巡衙門原會議題
准事理行令各官照舊守備邊方不必紛更以
駭觀聽等因備關到司該本司按察使程
昌會同布政司掌印右布政使凌相都司

掌印署都指揮僉事張倫議得壩底等處
及潘油地方屬安綿兵備官管理後又設
有守備官一員領勅在彼駐劄漢關墩下
至龍州等處地方屬松潘兵備官管理彼
又設有遊擊將軍一員領勅在於龍州駐
劄往來巡視各項地方爲照龍州至壩底
相去甚遠各
勅諭內開載已[illegible]相干平居無事之時守
備遊擊似應裁革一員但恐事變不常實
難定議各官仍各照舊存留各照

割分理各該地方不宜裁革等因議呈到臣會
同鎮守四川內官監太監蕭通議照設官
有聯屬則不可無維制之規地方有遠近
亦不可無統攝之限今查有安綿兵備官
管理又設有守備指揮向定在彼駐劄似
不必遊擊官更為節制且龍州下至江油
二百七十餘里上至漢關墩五百四十餘
里只此遊擊所統地方往來截殺防守已
自照顧不前若復用為統屬壩底等處實
是自作多事之擾使番蠻東西竊發則狼

跋疐尾之患恐不能免況先年遊擊官員
於守備官未嘗有所統屬其邊事亦自修
舉遊擊官統游兵專管龍州江油一帶守
備官統各關堡專守壩底大印一帶各司
職守亦不相妨撓之事體照舊為宜卽今
川西地方其邊情要緊莫過於松潘以南
如橫梁嶺黃土坎等處山峽陡絕道惟一
線番人據險[illegible]遭實有搤喉之勢先
年遊擊官員設花蒲江關駐劄意亦爲此
今松潘南至疊溪道路歲久不通遊擊駐

劄恐難復舊再照壩底迤西番蠻每年冬
盡春初出沒擾害邊堡若非守備難保無
虞此守備[illegible]守[illegible]盆其龍州遊擊使在
平居之時可以裁省卽今橫梁嶺之患尚
未寧息倘一時用兵則遊擊之官似亦緊
要如蒙乞
勅該部查議將遊擊守備二官照舊存留行令
漢關墩至江油一帶關堡凡提督等項官
俱聽李爵節制若有重大警急亦聽本官
調遣其餘月報文移及錢糧等項事情不

必干預煩擾其何定李爵所管臨界相近
地方有警則當移文關報務要協心併力
互相應援以靖地方不許妄生嫌隙自分
彼此以致誤事罪有所歸如此庶地方各
有專責而事體亦不至擾矣

災異乞休疏

奏為自劾乞休以弭
天變事邇者
皇上以季冬長庚芒見元旦風霾大作用謹
天戒引咎自責後

敕群臣共加修省臣仰見
皇上敬
天之心與[illegible]一軌也恭惟
皇上以
聖明御世憂勤萬機
天心昭假不應有此無乃羣工佐理之職有乖
以故機祥感應之兆不虛是以上屢
宸衷深自省愆臣聞薄蝕彗孛乖象示戒實
上天愛君之心修明政事欽恤民隱乃人君敬
天之道然弭變之實固在於修政而修政
之要莫先於任賢使在位不得其人則政
事安望以舉雖有减膳徹樂之心終非修
德應天之實今
皇上所以側身修行以答
天戒者固莫大於賢否之黜陟矣臣揆今在列
諸臣自揣實爲不肖先之資性庸愚兼以
學術孤陋濫竽本兵恥無禆贊邊防之規
畫未周而[illegible]之氣勢未壯西戎之求和未
平北虜之入寇未息內修外攘之畧既疎
運籌折衝之績安在厥職罔供招青有自

伏望
皇上將臣罷黜別選賢能以佐兵政使斯民樂
業盜[illegible]
國勢日彊夷狄順化於四裔庶以實應
天而災變可弭矣

浚川奏議集卷之二

浚川奏議集卷之三目録

奏議

疏五首

浚川奏議集卷之三　小司馬集

浚川王廷相著

奏議

疏五首

乞行義倉疏

奏爲應
詔陳言事今年正月二十一日伏覩
皇上以星霾示變引咎自歸復
勑羣臣共加修省且下求讜言用弭災害臣仰
見
皇上敬
天勤民之心至懇至切臣雖愚昧無大知見敢
不効區區之誠以求萬一之助伏惟
留神採納不勝幸甚臣聞天道遠人道邇人君
遇災修省求天變之由則茫昧無據盡民
事之實則災沴自消故曰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臣切見去年以
來川湖河[illegible]西六省地方大罹荒
旱百姓缺食流亡餓殍轉死溝壑甚至自
相殘食或聚為劫盜苟延旦夕之命而不

恥興言及此慘不忍聞伏蒙
皇上下哀憫之詔發
內帑之積
上供之稅罷一切之征雖古昔聖王子惠困窮
不過如此但連年饑饉公私告乏雖有銀
錢無處糴買是以貧下小民枵腹坐斃何
啻巨萬徒使
朝廷有大賚之惠不聞各省收賑濟之功靜
言思之嗟無及矣且天災流行古今恒有
而聖王之世縱逢水旱不致流亡由其政

務恤民素有儲積故耳臣伏見
祖宗以來天下郡縣皆有預備倉之設所以廣
儲備荒悲民窮重邦本之大計也但行之
年久法弊政偷有名無實洪武永樂之初
食之者寡故存留斛斗之餘蓄之足以備
賑至於今日用之者數倍於前矣官師俸
廩時常不給安望積餘以贍凶歲雖曰贓
罰罪米例有折納而州縣一歲所收幾何
是以饑荒之來小民則嗷嗷待哺而官司
則束手無措不請發

內帑之銀則奏留漕運之米習以爲常不知
遠慮此皆在上者一切閒汲怠緩之政所
致不獨歸於有司之責也臣以爲適今不
爲預處之術則將來年穀不登亦復如是
且夫民愚無謀惟上之謀當其豐稔之年
任情浪費不知撙節只顧眼前罔思後日
在上者又復因循怠玩而不爲之處至於
凶年而死者上之人也非民也譬父兄之
於子弟不立家訓不延師友無預教素養
之方久而子弟流於不肖父兄安得辭其

責哉臣嘗讀史見前代備荒之政有所謂
義倉者出之於民而藏之於社下足以救
其凶荒上不至費其帑藏乃經國之良法
活民之大政揆之於今誠可興舉謹按隋
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見天下州縣
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成家
出粟麥一石以下以貧富爲差等儲之閭
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十六年又詔天下
義倉以上中下三等爲差稅上戶不過一
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自是綜

隋氏之代民無饑饉唐太宗貞觀二年詔
天下州縣並置義倉自王公以下爰及衆
庶計所[illegible]至秋熟每畝隨粟稻麥
約二升貯之州縣以備凶年永徽二年詔
義倉計地畝取稅實是勞頓令戶出粟率
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自是倉儲衍溢億
兆賴以全濟宋神宗熙寧元年御史錢鎧
奏乞天下置立義倉其法秋成之時於上
等有田人戶量出米斛以備賑濟第一等
不過三石二等不過二石三等不過一石

擇有力一戶充社倉甲頭以所收斛斗儲
貯其家若遇荒歉即盡數借於下等貧
民當時亦獲備賑之效此隋唐宋三代所
行義倉之法大略如此臣即其法而較度
之以人戶之等第爲出米之多寡凶年只
給貧下之戶此以有餘助不足之義勸民
出粟置倉當社一遇歲荒則比閭之民自
相計議而散之剋開倉而午即得食於民
甚便此法之最善者也置倉於州縣一有
荒凶戶口則待審於官府文移則高下於

胥吏貧富是顛倒多不得實且鄉野之民僕
僕區區不能自達百里就糧旬日守候饑
困而斃者多矣此法之最不善者也臣愚
以爲直取其法之善者比照北方民俗會
社之禮定爲義倉經久之規如一村社居
民大約二三十家定爲一會每月二次舉
行各以人戶上中下等則出米收貯一處
積以歲月所蓄必富遇有荒歉之年百姓
自相計議而散既無官府編審之煩又無
胥吏顛倒之弊賑恤不勞於上而實惠得

法於民縱有水旱之災決無流亡之患活
民之法莫善於此且此法之行可以寓保
甲以弭盜賊可以寓鄉約以敦風俗一法
立而三善與養民之中而教民之義存焉
成周井田之法其善亦不過此况出納不
屬於官則民無奔走道路之擾立法因民
利民則政非斂下奉上之爲隋唐宋之所
以爲善者又豈可同年而語之臣謹條具
事宜上塵
清覽伏望

勑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有益於民乞早行下
各省巡撫都御史督令郡縣率民自相約
會期以今年秋成之後著實舉行使海內
烝黎躋之壽域不惟愚臣幸甚緣係應
詔陳言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
計開
一北方民間每一二十家朔望一會各
出錢數十文收貯令一人掌管四時
祭神借辦牲醴遇有喪事之家用以

賻助積貯之多或值年不順成各家
亦得分用救濟此實風俗之美弘治
以前往往如此近年以來惟城市人
家尚有此俗鄉村之民舉行頗少臣
以爲今立義會之法可以倣此不論
鄉村城鎮居民除別省商賈人等不
編外但係本土隣近縣分人民同住
一城一村者每二三十餘家約爲一
會務在相情願村小人不及數者得
與鄰村同會共推家道殷實素有德

行者一人爲社首處事公平人所信
服者一人爲社正頗曉文書會筭者
一人爲社副凡在會在倉出納會計
糾正賞罰之事共商議行之
一每月朔望日一會在村鎮者以土地
神爲主在城市者以城隍神爲主至
期設神位香案社首社正率一會之
人詣神位前上香奠酒行再拜禮畢社
首以下各序長幼立於神位兩旁社
副出於序末中立向神讀

太祖高皇帝教民榜文云孝順父母尊敬長上
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讀
畢再讀曰凡我同會之人能遵
聖教者神必降之福有違
聖教者神必降之禍愼哉愼哉又向神前再拜
禮畢撤神位序坐社首社正將前月
會中行過好事者一人舉其事而稱
奬其善衆人共一揖以讚賞之再將
行過不好事者一人舉其事而論說
其不善衆人亦一揖而勸戒之如無

善惡許舉即收米入倉一茶而散間
有於會法抗拒不遵者重則社首率
衆告於官而治之輕則社首社正量
情罰米一倍入倉
一同會之人貧富高下不齊上戶之中
豈無中下之門下戶之內亦有頗過
之家今義倉之法但係見在同居各
自分別等第每會上等之家出米四
斗中等之家二斗下等之家一斗每
米一斗再加耗米五合務要乾圓潔

淨可以久貯者入倉其所置倉囤必
推本村上等殷實仗義之家主之此
等人戶富而有力又能便於防守亦
且保無侵費縱有損折出於意料之
外亦可以責其賠償
一上等之家會米多於中下一倍以上
至於荒年則惟中下之家得給蓋以
已之有餘助人之不足所謂義倉之
義正在於此但大荒之年上戶家口
衆多亦有食米不能給者若積米有

餘社首社正亦許同衆公議量口給
以貸之豐年照依原米還倉中下戶
所給之米不復還若積米止足給散
中下人戶上戶亦不必貸
一義倉之法正為勸救上戶有力之家
救濟貧民而設但其間勢豪奸猾大
姓不肯作會以阻壞義舉同村之人
即行呈告到官重罰米石上倉仍斷
令入會又有一等貧窶最下之戶與
上戶不敢相敵爲禮艱難入會者社
首社正亦要書其姓名于簿或附入
本家上戶或附入鄰家雖不預坐會
時亦收其斗米凶年亦隨衆給散庶
窮迫者不致失所而義倉之所利者
亦普徧而無遺矣
一凡同會之家務要各相保愛遇水火
盜賊則同心救護有婚姻喪葬則協
力贊助其因事鬬爭不相和好者社
首社正集同會之人評其事之曲直
使曲者服罪以謝直不從則率衆以

求直於官府而治之會中之人或各家子弟有遠出者則告於衆曰某爲某事向某處去社副即附于簿回日本家請社首同衆點視某行李物件記之有親友自外來者當日即報於社首等曰某親友某處人爲某事來社副亦即附于簿當日本家亦請社首同衆視其行李物件記之去之日同此其間有面生可疑之人暗來暗去不令衆知者社首等同會而誡諭

之察其不悛率衆捕獲送於官而究之

一令義倉之法其出納給貸之事雖百姓自主而官司不得預但作會之始若非郡縣官督令編定中間百姓行與不行亦漫無稽考臣以爲各鄉村城鎮每自編定一會社首社正等具各姓名呈報于官官即附簿候一縣所屬通行編盡即攢造社會數目若干姓名若干青冊一本送巡撫官查

考備照且小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編定之後間有不肯依法著實舉行者可仍令該管官司提撕警覺其怠惰一年之內間或查算倉米一次如虛即罰在會上等之家代出一年之米庶責有所歸法無不舉

一救荒無善政蓋以平日無備又倉卒之際民命所關安得從容和平之善故欲發官廩則所儲不給欲勸富家則未免强取專靠輓運則遠不及事

務賚糜粥則聚而交困臣每遇荒年獨以義倉之法可以備荒而活民未嘗不歎息在位者之不能法古也但今所擬乃臣一已之見恐其中有未盡合宜及有可行而論未之及者仍乞行下各巡撫都御史體量各地方風俗事宜施行務在民間預有儲積使荒歲足以備賑不必拘定一律致有滯礙

乞正多官會議疏

題爲
請正會議事臣等切見
朝廷每有重大政事及文武大臣員缺必
勅下廷臣會議會衆然後施行蓋以獨見之偏
恐無以周天下之情而衆思之集庶足以
盡事理之變協茲群謀裨贊
朝廷甚盛典也但行之年久事體變更雖會
多官問稽衆論主議者獨持而揚言與議
者拱手而傾聽人之賢否未見諏評事之
利害不相可否遂使軍國大政止以數言

而決會議如此亦復何益臣等嘗考古人
集議之故矣漢元帝竟寧元年與匈奴和
親單于懽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
煌請罷邊備及塞上吏卒以休天下之民
帝下公卿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獨中郎
侯應以爲不可奏言不可罷者十事天子
遂詔勿罷又哀帝即位丞相孔光等奏言
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武
皇帝爲世宗以廟有迭毀之禮請與群臣
雜議時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

等五十三人皆以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
盡宜毀獨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以爲
不可奏言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七者正廟常數也功德兼隆百世宗之
不在三昭三穆之列變數也孝武皇帝功
德之著未宜毀上覽其議從之由漢二事
觀之在人臣各得伸其議論在事理無不
盡其曲折人君從其長者而行之則國家
之政事亦無不得其善矣今之議事者不
務商量徒爲唯唯不惟有媿古人之風亦

且戾於立法之意况兵部職掌多係邊夷
之處置動關國計之安危比之諸司尤爲
緊要合無今後有事會議前期將所議事
情始末緣由開具議帖送各該會議官處
先行檢看至期務要虛心商確各盡所長
使一事之中是非利害幾宜委曲無不周
悉明當其推用將官務要從公開誠各舉
所知如臣等所推用或有未當要當會明
白辯論其才略所以不堪其行止何以不
可務俾公論允協然後畫題聯名

上請其有議不相合如侯應之不罷邊備劉歆
之不毀武廟者不必强要其同聽其另行
具奏
上請定奪庶足以盡諸臣之見而會議之事亦
至公而無私矣

舉用呂柟崔銑李夢陽疏

爲論薦賢才事近該刑科給事中戴儒題
爲申督薦舉以振人材以隆
聖治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舉用人材屢有旨着兩京大
臣訪道及在外撫按官詢訪論薦經今月久
如何多不遵行姑未查究便着各官查照前
旨用心詢訪果有才識優異堪以重任的不
拘資格從公舉薦吏部遇缺酌量奏請簡用
不許避嫌推托欽此欽遵臣惟人之賢否必
相處之久而後知葢以平日聽其議論見
其行事察其心術之微多矣故其賢與否
乃能定之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
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此之謂也乃
若信其傳聞之言聽其一談之美見其一
行之善而遂定其人之爲賢則所失者多
矣所謂千聞不如一覩一行之可取不足
以槩平生者是也今日內外布列諸臣其
賢與能者固不可勝計但臣平日與人寡
交不能致賢俊之人悅慕相識雖暫識之
亦不敢深信故臣不能真知者實不敢漫
舉謹以平生久要相信者爲
皇上陳之臣切見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今見
任呂柟性行淳篤學問淵粹南京國子監
祭酒今致仕崔銑才識明達允負經濟江
西按察司副使今閒住李夢陽氣節高邁
文章古雅此三臣者以臣觀之皆當世之
賢傑也臣伏覩
皇上近者寛大之政凡舊日諸臣以罪廢斥者
舉皆漸次陞遷收録獨柟等或沉於下僚
或久於淪棄乃使
聖明之世野有遺賢
堯舜在上哲人退抑臣實惜之臣惟人非大聖
孰能無過
明主用人取其所長此三臣者才識誠爲優異

况科第皆深年紀皆過五十經歷世故已
多省躬悔過亦至於此時不及用之將恐
數年之後精力衰憊不堪任使是養材爲
甚難而棄之爲甚易誠爲可惜伏望
皇上勅下吏部再加訪察果如臣言伏乞不次
擢用庶在位得人而賢無棄遺矣

請革內外守備弊政疏

題爲
請革守備舊規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准尚書王　咨前事臣竊惟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自
宣宗章皇帝臨御以來始設內外守備之官付
以留鑰之任不過爲安撫軍民保障舊都
計也使爲守備者政體或失於法費害反
擾乎民因襲積弊咸曰舊規不惟致地方
之敝壞抑且負
朝廷之重託自取乖違殊失報稱恭惟
聖明在上勵精圖治擇賢能省苛刻蘇貧殘惠
毗庶不惟布之實政務欲親致太平此誠
堯舜復生貞元會合之時也凡爲臣子者不能仰

體
聖心爲民造福而猶因循舊弊不行改革雖有
所爲亦失中忠藎臣忝
命參贊與內外守備官同事已數月矣中間小
節末務雖所見不同無大害事者臣不敢
毛舉以煩瀆
聖聰其害於法令擾害地方者摘取三事上
陳伏望
聖慈深賜省覽以袪久迷之弊用慰留都之民
臣愚不勝惓惓之至緣係

請革守備舊規事理未敢擅便等因咨部送司
案呈到部合行開坐具本專差
齎捧請題請
旨

計開
一關口盤詰臣見南京城外長江兩岸
灣泊客船處所共有五關曰龍江曰
大勝曰新江口曰浦子口曰江淮每
年龍江大勝新江口三關內守備差
內官三員外守備差指揮三員龍江

大勝二關中府又撥管傢官四員旗
軍一百名浦子口江淮二關每年差
内官各二員指揮各二員各撥旗軍
五十名邀截經關往来買賣貨物船
隻謂之盤詰其實照貨取討渦闗等
錢雖糶賣糧米例不該税者亦皆逼
取又將木做成鹿角名渾江龍以横
當河口有則放行貨賣無則攔當搜
索假勢逼苦不容出入客商無奈只
得措銀打發方纔了當各官分用私

已視爲當得其江淮浦子口内臣四
員每人每月江浦縣舘驛支廪一分
折銀三兩一員一年支銀三十六兩
四員一年共支銀一百四十四兩此
又無事緣私擾官之大者也其龍江
大勝二關抽分竹木處所内守備只
差内臣八人除工部抽分外重復抽
分銀兩爲内守備茶菓之用盤詰者
以强取之抽分者以公取之茶菓者
以私取之一關之間各商納銀三次

豈不苦乎以故客商到關視如虎牢
軍民蹙怨有同陷穽夫以京城重地
遠不過二十餘里近即城外而噬人
之虎狼青天白日動常數十豈非地
方之大害乎在古先王之政關市譏
而不征方今
聖明之世
遏商利物乃所宜禁然此等姦惡豈可
任其恣行爲患閭閻而不除乎臣詢
問之皆曰此舊規也臣查得龍江關
額有龍江驛遞等衙門大勝關額有

大勝關大使新江口額有江東巡檢
司又操江衙門設有把口船四隻撥
軍一百名又俱附近京城門外浦子
口額有浦子口巡檢司又有應天等
衛又有守備官操備江淮關額有
江淮西江巡檢司又有江淮衛又有
江浦縣各自有巡邏盤詰之責不必
更藉内外官員而能辯者也今各關
又復設此豈非妄生事端擾害地方
乎臣又查得諸司職掌文

大明會典各關項下不見開有內外差官盤詰
之文不知所謂舊規者據何而言臣
以思之縱是先年有此亦出內外守
備因事朦朧奏討添註假此名色以
規貨利之爲本非
祖宗立法建官之制即今爲害地方軍民莫敢
誰何
朝廷遠而不聞臣工畏而不舉若不及時禁
革後來爲患益深此舊規擾害地方
者一也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再行查議如果於地方有害將
五關內外盤詰之官并收茶菓內臣
通行革退以除民害則地方幸甚
一守備政務臣欽奉
勅諭令臣參贊守備機務整飭兵備固守城池
操練軍馬撫安人民但遇寇賊生發
隨即調官勦滅其責臣者重且大矣
及臣到任之後日與內外守備同事
見其逐日所行殊與
勅諭不類如五城兵馬引禀皆自溺自縊人命
誘拐人口此與守備何所干涉各衙
巡捕官引禀皆是竊狗偷等事且盜
贓并至上兩誥皆打散不送法司臣
以爲此等事情乃巡城御史及法司
所行以內外守備大臣聚而論此是
下侵有司之職矣及臣詢問皆曰此
舊規也臣查得內外守備官准理事
務舊有條例一款凡在京內外守備
官員務遵舊例凡軍民詞訟有干地
方城池軍馬重務例該准理者方許
准理若係戶婚田土鬭毆人命例不
該受而輒與准行承行衙門即將造
例受詞緣由參行駁究如或轉相容
隱聽南京科道官通行糾舉一體治
罪由此例觀之則人命事情非內外
守備之所當理矣臣又伏覩
大明律一款凡竊盜已行而但得財者以一主
爲重倂贓論罪爲從者減一等初犯
並於右小臂膊刺竊盜二字再犯刺
左小臂膊三犯者絞若軍人爲盜雖

免刺字三犯一體處絞一貫以下杖
六十至一百二十貫止杖一百流
三千里竊詳律意盜情爲重故一貫
以下即坐以杖今一兩以下輒行釋
放是使盜皆脫罪矣既不問罪必無
刺字既無刺字必不得絞如此何以
懲惡致使京城之盜有犯十數次而
不改者豈非廢法而誘人爲盜乎臣
細求其故蓋由先年權貴假藉
威福非人命盜情不足以陷害富家
大得賄故凡人命盜情必經內外
守備而後行若非廢格法令不見權
出於已以故往往任情斷决不致於
理因習至今猶未反正不知下侵有
司職事乃失大臣之體斷决任情自
由必廢
朝廷之法此舊規廢於法令者二也伏望
皇上勑下該部再行查議如果人命非守備所
行竊盜當聽於法行令五城兵馬巡
捕等官凡遇人命竊盜止許巡城御
史照例參送法司施行勿得更禀守
備以致煩擾廢法其有係干軍馬城
池強賊江洋大盜地方重情仍照舊
呈禀內外守備官處治如兵馬巡捕
等官畏懼權勢不行改正許巡城御
史參送究問庶法令不致廢革盜竊
知所警戒而守備體統亦尊嚴矣地
方幸甚
一僉官點閘臣見內外守備官每年春
秋二季內守備處內臣一員外守備
僉指揮一員前去安慶九江等處點
閘官軍臣訪得此等官員僉差去狐假
虎威凌轢下司無所不至各處官員
畏其權勢只得隨意奉承饋送俱賄
方得了事及至起身上江物貨滿載
而歸年復相因遂爲常例以故各處
一聞僉官無不蹙額致怨臣詢訪之
皆曰此舊規也臣查得點閘之始乃
弘治二年因四川湖廣年荒兵部預
防民窮盜起題

准請
勅南京內外守備官員令嚴加操練各營官軍
及點閘上江各處兵馬以戒不虞至
今騰黃敕書尚存可考實是一時防
患而行原非經久之制蓋緣當時事
平不止以故因習為常若以為控制
之權不可失則昔人虎符可以起兵
檄羽亦能集衆文書致諭有何不可
況九江安慶見有兵備副使一員守
備都指揮一員皆領

勅行事足以嚴督兵馬固守城池何必年年發
官徒致擾害此舊規之擾害地方者
三也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再行查議如果點閘上江出於
一時之權不係經久之制行令內外
守備不必再行差官點閘以致擾害
惟以文書令其遵守則地方幸甚

請處置江洋捕盜事宜疏

題為計處江洋盜賊以弭後患事職方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本部尚書王　咨臣

伏見今歲江洋盜賊所在有司窮緝掩襲
撲捕雖多而逋逃亡命竄匿澤藪猶未盡
絕若不預定規畫卒然乘隙而起亦不可
料切以此等盜賊滅而復生散而復聚大
江上下曾無數年寧靖者蓋弭盜之術歷
年以來未曾畫有定規故也以今事勢論
之緝捕於沿江治其標者也預防於巢穴
治其本者也使徒嚴治標之法舍根本要
害而不之圖雖能一時暫靖而禍根潛伏
生生未已官司戒嚴稍息行劫又復如前

矣欲使江洋久安胡可得哉臣以為當先
處置於生賊之區以絕其根底之禍斯為
得策何以言之近年以來江洋大盜如施
天泰侯仲金等皆出自太倉崇明常熟沿
海一帶居民而江陰通泰等州縣沙上之
民亦或有之每每撐駕雙桅大船招納亡
命聚集遊手興販私鹽因而乘機劫掠上
抵九江下至蘇常不由盤詰任意來往有
司緝捕嚴急則竄匿不知誰何稍時防禦
或踈則羣聚不逞如故正以巢穴不清黨

端常在處置無方徒諉諉末故爾臣謹以
治本五事上陳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詳議如果便於[illegible]伏惟乞
賜施行則地方幸甚等因各部送司案呈到
部爲此開坐具本專差千戶曹昂齎捧謹
題請
旨
計開
一復兵備臣查得先年太倉州舊曾設
有兵備副使一員住劄專一隄備督
捕海濱一帶盜賊爲要務何以言
之海賊流劫江洋來如鬼魅去如風
雨及至官軍知而捕捉則已得利而
歸動經千里莫可踪跡若非覺察於
巢穴之所討處於根底之近則大姦
巨猾倏去倏來者誠不可即得合無
將兵備副使照舊添設妙選一時有
才幹有風力有計慮能而事者前來
整理海上一應兵備事務定其保甲
使各出入有所稽考禁其船隻使備
關防有所盤詰嚴其巡邏使各下司
有所綜覈須隨宜斟酌多設方略以
除夫因循苟且偷玩漫漶之弊則數
年之間海沙之民變而勸穆或可必
致更乞再
勅吏部將崇明太倉靖海常熟江陰通泰海門
等州縣正官務須揀選老有才力能
幹者調來任事庶上下得人同心協
力了無不舉之政時而有警即無不
捕之盜矣
一禁沙船臣訪得崇明太倉通州江陰
常熟一帶瀕海沙上居民中間有等
大家富室及軍衛指揮等官舍常時
打造或單桅或雙桅大船少者數隻
多者數十餘隻號曰沙船其制底深
面平人易動作逆風亂流獨能便捷
專一僱與無藉之徒或軍官自己家
丁遠處興販私鹽歸來坐地分贓州
縣官司不能禁治習久成風爲賊淵
藪且船便可恃人多勢眾出入江洋

縱横莫制江西廣閩風水洶湧雖有
官兵亦難卽捕往往剽刼出沒害及
商民職此之由也臣以爲船無分别
則彼得以渾其跡於衆人捕者行者
無以察其爲賊船便觽使則彼得以
易肆其兇而捕者行者勢亦難與之
敵合無行令操江大臣著落兵備官
督令沿海各州縣衛所但係沙船體
制不論單桅雙桅通行曉諭拆毁改
作中等單桅别樣民船兩月之內敢

有故違不行拆毁改造者或被人告
發或官司體訪得出卽將船隻入官
以爲有司巡捕之用船戶從重究問
仍將新造中等船隻以三分爲率將
船後一分塗以粉土油爲白色尾上
仍大書某處某人船隻以爲定式船
既改則絶其兇惡之勢船有色則難
行冒道之務如此雖欲爲刼攞其易
於敗露而不敢矣此杜絶海賊第一
義也其有裝載貨物出外買賣者俱
令先赴該管衙門告明給與文引一
張凡在船客商貨物及船戶稍水人
等前往某處貨賣明白塡註以備上
江關津盤詰之據回還之日買有他
處貨物亦就於所在官司告給印信
回票一張照前塡註各貨物姓名以
備本處官司盤驗如此則興販私鹽
之徒亦不得混衆而出入矣

一復巡船臣查得先年太倉鎮海二衛
太倉江陰等州縣劉家白茅奔牛五

聖徐山等港沿江一帶俱設有墩臺
又各港口巡江風船派撥軍衞有司
巡捕兵快人等領駕毎港口設二三
隻令其往來巡邏盤詰鹽盜甚爲切
要何以言之此等港口皆近沙洲盜
賊鹽徒出入必由之路大江上下水
西廣遠客船輳集易於閃避是以行
刼之後莫可踪跡至此等去處則譏
察可以根尋避匿無所合止詐僞奄
所謐驗形跡情狀如探囊橐而取之

矣夫豈不便不知何時廢而不舉官
司久無振作以致沙上之賊縱橫出
沒了無忌憚如此臣又訪得巡船料
價舊在蘇州所屬州縣及太倉鎮海
二衛出辦至今尚有文案可考今合無
行令操江衙門將先年捕盜巡江風
船規制查出照舊打造給撥軍快應
捕人役領駕南岸自太倉州至鎮江
口北岸自通州至儀真妥於緊關港
口去處設立二三隻在船亦要置備

鑼鼓銃砲弓弩牌鎗等器械常川輪
班巡邏盤詰不許鹽徒駕船灣泊黑
夜與小船鹽徒私相易賣如船空人
衆及有私鹽在船與無文引可疑者
即便拏送所在官司究治若遇賊船
打刼往來客商亦要徑自追捕擒拏
彼此併力應援不得畏縮坐視不救
有功者官司一體給賞如此則海沙
之人知所警戒而不逞之徒亦自斂
迹矣

一責督捕臣切見
朝廷於南京設有文武大臣二員提督操江
不直護衛京師亦以隄防寇盜但戰
船雖多舊置之無用操練雖勤不以
之捕賊及詢其故皆以在京官軍保
守城關非捕盜之司臣以爲緝捕江
洋盜賊乃操江大臣之職事用江口
戰船調操江官兵以禦江中盜賊亦
何不可若曰止令護衛京城是操江
官軍終身安坐絕無效用之期矣且

近年以來在京各營官軍亦另設提
督大臣統領在於京城內外緝捕盜
賊與此事體頗不相異合無今後新
江口官軍比照在京巡捕事例無事
則操練防守有事亦得調遣捕盜不
得以護守京城規避其操江大臣無
事之時各於春秋二季分投出巡以
鎮壓姦宄如遇有江洋海濱賊寇生
發即爲剿捕有賊地方駐劄不惟便
於調度行事亦有聲勢增重致賊易

捕各不得安坐京城致誤事機其九
江安慶浦子口儀眞大倉及沿江各
府兵備守備知府等官皆聽其節制
調度如此則身得以使臂臂得以使
指連絡貫串同心一體但遇有警則
風行雲合即無不捕之盜矣

一議鹽禁臣切見瀕海之民率多貧下
之戶平昔惟射魚鹽之利以爲生理
各場竈丁住居近鹽之區不能稼穡
亦惟以鹽爲命時而官鹽積滯不與
商人又不肯赴場買補則竈丁官鹽之
餘所煎以爲養生者不賣爲私鹽不
可得也此二者皆迫於小民之命無
怪其干犯法令而不止也近年以来
州縣軍衛巡司等官貪污不卹民愚
不省事者甚多故私塩之捕不論多
寡一例繫逮致使貧民生路盡絕犯
法者以拘囚死守法者以困餓死均
一死也而犯法者或幸而不死又有
利焉欲命不爲刼盜何可得乎臣伏
覩見行條例內一款貧難軍民將私
鹽有挑背負易米度日者不必禁捕
臣以爲江北人步行江南人船行以
條例無船字故捕者不論多寡即捕
之是
朝廷之仁不得及江南之民矣合無今後此
小船隻比照肩挑負背之例裝載一
百五十斤以下者許其隨處變易度
日巡司巡捕等官不得指以私鹽妄
行捕阻違者許被害之人赴官治罪
如此則海濱之民各得射利以養其
生雖貧窮之人以大利誘之亦知重
其死而不肯從矣此今日除盜之先
務也

浚川奏議集卷之四目録

奏議

浚川奏議集卷之四　臺史集

奏議

浚川王廷相著

題本三首

閱視陜西延寧邊防題本

題爲慎選擢以重民兵事臣欽奉
勑諭以爾巡按一方特命就彼閱視延綏寧夏
等處爾須查照兵部題准事理躬親遍歷各
該地方將官軍馬匹器械什物墩臺城堡等
項一應邊務逐一點視稽驗書圖貼說備造
文冊及大小將領兵備捕盜官員廉貪勇怯
從公訪察此外有無別項欠誤事情通行具
實奏來以憑處置中間廢弛事務應該更張
損益者小則從宜區畫大則開具欵目奏請
定奪欽此行間續奉都察院巡按陝西一千
七百八十五號勘合劄付前事准兵部咨
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近年以來各該兵備委多廢弛着各該
監察御史用心閱視不許虛應故事寫勑與
他欽此欽遵移咨備劄仰臣欽遵施行奉此

除將臣開視延寧二鎮西安等六府地方
文冊并畫圖貼說應叅問官員另行外照
得延寧二鎮中間廢弛事務及可更張損
益者固多但皆小小損益不足為邊備輕
重鎮巡等官能體國者皆能施行臣不敢
瑣瑣上瀆
聖聰謹采邊務之大衆人皆以為慮而
朝廷不能盡聞者三事開坐具本奏
聞伏候
勅旨

計開

一邊事懈弛賊恒出沒上下蒙隱習以
為常臣往年未至邊塞竊意虜賊入
境各路城堡將領等官一聞聲息必
是統率人馬衝鋒迎敵以挫虜志用
保邊鄙矣今臣目擊其事實大不然
賊來寇邊任其深入腹裏全不當鋒
阻遏賊東則西賊北則南甚至遂巡
畏避幸其早出縱有一二勇敢之將
亦不過邀截歸路斷饑尾末之策而

已然道路無窮人馬有限向此設伏
則從彼遁去幸而相遇十無二三牛
羊人口小有追獲便足塞責其擄掠
而出者不知幾何矣以今年言之秋
夏之間河套潛賊不過百數六月三
日出十二日復出十八日又出縱橫
往來如履無人之境不聞有一邊將
能挫其鋒者夫以細瑣鼠竊之虜尚
如此其遇大舉之賊又不知何以處
之而邊臣恬然坐視以為故常此臣

之所以寒心也臣又訪之邊人云弘
治以前河冰既解虜人不敢畜牧套
中邊軍年年出邊耕種是以補林東
西城堡倉庾充實又得採草牧馬今
賊經年在套而邊外之地不復耕種
矣弘治初寧夏賀蘭山後如花果園
柳溝等處北虜不敢住牧恐我軍搗
其巢穴今賀蘭山外口墩不守而虜
營安然駐劄矣北路黑山營阻賊渡
河要害之處撥軍戍守乃是舊規今

黑山營不戍而黄河東岸數堡不守
矣凡此皆邊事懈怠形勢日促之漸
且中國所以能限北虜者一則兵力
之强一則山川之險故祁連賀蘭河
湟斷遮其右太行燕雲綿亘遼海障
蔽其左漢唐盡得其險而胡虜為之
坐制趙宋盡失其險而國勢為之不
彊可以鑒矣今套賊時常出没而邊
戍日見罷廢
朝廷之上遠而不聞歲久患成救之無及伏

望
皇上勑下兵部議處何以邀擊截殺變其積習
何以耕種戍守復其舊貫則邊方幸
甚
一儲餉缺乏止足目前遇虜大衆必難
處措臣竊觀古今邊鎮之設所以捍
外衛内奠國保民之圖故供需出於
内地理所宜然使儲餉不給則士卒
困餒士卒困餒邊事可以坐待偏敗
矣臣今夏閱視延寧二鎮其在倉糧

斛亦合稽查大約多者可勾主兵四
五箇月支用少者止勾主兵一箇月
支用通無全歲之備安望客兵之費
榆林則三月可盡寧夏則一月不足
夫以大鎮所積猶俱如此其他城堡
不言可知雖鎮巡等官屢有奏討不
過年例銀兩招商引鹽而已且一例
校銀不移種穀豈經久籌邊之謀盡
目前攝合之計此臣之所以寒心也
臣又訪得邊人云弘治中當國計首

留心邊務設法積粟東西城堡所積
糧草各各巨萬紅腐泥爛陳陳相因
至十四年達賊大舉動調官兵無慮
數萬往來策應隨在而足自後以來
所入之數不及所出及劉瑾搜粟之
例一行至今缺乏不可復故臣以為
今日各邊糧草不足其大略有三歲
會有定數而小民常逋欠一也勢豪
利兜攬經年不上納二也遊擊常按
伏實糧多虛費三也由是所積無餘

比之先年邊計冐壞懸絶即今幸無他虞養恤軍士已自爲難脱如虜人大舉深入自已狼顧不暇安能動調重兵當是時也縱有十分調度而舟車不通止憑馱負所濟能幾何哉況烽火交馳邊近堅壁清野恐不及矣尚敢僕僕道路運輸糧草乎此事勢之的然者不可不早計也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將前三事議處以足定邊經久之計則邊方幸甚

一北虜部落生齒漸盛守邊將帥不可偷安臣訪得邊人熟知虜情者云北虜小王子部落比之前數十年漸覺强盛本部下六大營精兵約三萬有餘自爲中軍止當大同以西地方東哨二枝一從留達子一元良哈達子精兵亦有萬餘其人多富足安居重生不大犯邊今直宣府迤東一帶是也西哨三枝一亦孛來太師一奄出猛可太子即阿兒禿思一忒烈伯忽三營精兵亦二萬有餘其人多貧苦故時常犯邊今直延寧甘凉一帶是也近年以來小王子與亦孛來等讐殺歲無虚月亦孛來雖有精兵萬餘寡不敵衆奔避不暇走瓦剌潜西海至今不敢東牧夫以夷狄相殘中國之利此特幸其一時爾使其讐胥殄滅或自相解和則即爲我患如反覆手爾今之爲將者乃安然高卧甚不擾邊不如北虜日漸强盛而防禦之略不行戒嚴此臣之所以寒心也臣嘗觀中國夷狄之盛衰矣漢武帝時匈奴可謂盛矣適當中國富庶兵力强盛故雖連年命將出塞屢有斬獲而漢士馬物故與之相等此中國之盛當其盛也元成哀平中國可謂衰矣而單于款塞無虚歲何也中國之衰當其衰也五代以來中國擾攘北宋承之西失銀夏北失燕雲中國兵力萎爾不振又當虜人强盛之時是

以中國之患迄于金元而後已此以
中國之衰當其強也臣以為中國制
禦夷狄固不以其盛衰為由而當恒
有自強之計至於當夷狄之盛尤不
可不加之慮也伏望
皇上勑下兵部議處戒飭各邊將領加意防範
以立自強之規查訪其平日偷惰自
逸萎薾不振者盡罷黜之則邊方幸
甚

小司馬稿

清查騰驤四衛勇士題本

題為謝
恩再陳愚悃事臣等欽奉
勑諭近該詹事府詹事霍韜奏稱御馬監勇士
詭冒倍增虛名無實糧食靡措欲行差官清
查事下該部議覆近年該監勇士多係無藉
游食之徒買窩頂補夤緣進充希圖躲避差
徭影射門戶比之舊額加增太半委的冗食
耗蠹糧儲無益於用而管事人員罔利行私
通同埋沒甚至人既逃絕糧不開除姦弊日
滋難以枚舉今特命爾等會同該監官拘集
該管官旗吊取原舊選編節次頂補收充及
實在食糧等項文冊令其指實開報務要從
公覈實根究來因貫址明白的確除舊額不
動外但係新收濫收等項果係壯健得用之
人量為存留亦不可因之以生弊端其餘盡
行革退若有欺公玩法隱情[illegible]終不行從實
開報及抗違沮撓者一體參究處置爾等受
茲委託須各秉至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一應姦弊
或有勑內該載未盡者俱照該部議覆事理
施行欽此欽遵臣等會同御馬監右少監王
大用行據騰驤左等四衛所各將見役勇
士年貌籍貫充補來歷分別舊額新收開
造印信手本文冊前來拘集各該官旗逐
一清查得弘治十八年以前舊額內收充
繼補來歷真正明白本身見役者共三千
一百六十三名老疾見有子孫替役者共
五百五十三名年老無子尚堪應役者共
二十三名老疾子幼不堪應役者共二十
一名老疾無子不堪應役者共六十一名

身故子幼紀録者共四十六名身不在衛應役住居各州縣者共三百二名詭冒名籍者共九百四十二名近年事故有子孫者共四百四十一名丁盡戶絕者共七十五名正德元年以後新收數內收充繼補來歷查正明白逃走回還者共三十三名年力壯健得用者共一千三百六十一名老弱不堪應用者共六百九十一名身不在衛應役住居各州縣者共三百五十九名詭冒名籍者共八百一十六名歷年事

故共一百九十二名舊額內本身見役及老疾見有子孫替役年老無子尚堪應役并新收數內年力壯健得用者共五千四百零三名俱合存留照舊食糧差操其年老無子者待其終身開除名伍其舊額內老疾子幼不堪應役身故子幼紀録及近年事故有子孫者亦俱合存照在冊待後勇士有缺照名選補其遠年事故但至八年以上人文不到部替補者合無比照軍職十年以上人文不到部不准襲替事例

再造戶口文冊與今查過年老無子不堪應役丁盡戶絕者俱令開除戶籍其中間繼補年遠者籍冊欠明清查有礙能等四十五名候駁查明白另行奏

請定奪外其餘新舊數內詭冒名籍及不在衛應役住居各州縣者并新收數內老弱不堪及歷年事故者俱合盡行革退開除名籍臣等切思此等人役俱係順天等府所屬人民及在京在外軍衛舍餘內臣家人人等或日頂遠年逃故名伍或假名行賄

貪緣濫進或辦納月錢冒支糧賞或避重投輕影射差役在戶籍殊爲虛名於國儲實爲蠹耗一切革退本無可惜但中間有等失迷鄉貫及雖有鄉貫而遠不能歸家無可依者京城住居年久一旦除去名籍則必無所歸着撥之人情似亦可憫合無查照弘治十八年清查奏

准事例及正德十六年

詔書再行量爲區處其有迷失鄉貫及雖有鄉貫而無所歸着但願充軍者俱查發在京

缺軍衛分充軍照例俱送
神機三千五軍等營操練庶名籍有托不至
失所且兵有定額則冗濫不生法制畫一
則經久可守臣等查得宣德八年四衛見
役勇士共添至八千七百一十五名比之
原額加倍增多蓋緣積年漫收是以濫無
抵止切照勇士之役惟
大祀
天地隨
駕擺隊等項其事最重用人甚多若止照宣

德八年舊額存留人少役繁不無誤事臣
等查得合用勇士名數三千下圜宿該用
勇士三十名五百下擺隊該用勇士五百
名大教師并執硬弓蛇皮鎗該用勇士六
十名執寶纛該用勇士一百八名執龍旗
該用勇士三百五十七名吹金喇叭鑼笛
兒打銅鑼鼓該用勇士一百五十五名捧
領金鞍馬金花銀花甲馬五方纓甲馬四
天門馬中央馬細鞍馬該用勇士六百五
十名本監直宿防姦該用勇士五百名通

共該用勇士五千三百三十名臣等今清
查過應該存留見役勇士共該五千四百
三名若果該管官員守法奉公不行占役
包辦使人皆在官亦儘勾應用合無將今
次清查過見役名數著爲定額自今以後
不許額外增添如遇勇士事故缺伍除逃
北回還勇士身故果有親生子孫勘實許
其替補絶嗣即爲開除外其餘進充勇士
事故缺至十人之上該衛卽行申達兵部
將各該事故子孫并今清查過存留紀錄

子幼候替近年事故子孫送部行選軍官
着實揀選務要年力壯健者方許收充以
補足名伍俱止終本身如有事故仍照前
例再行揀選收用以後永爲定例並不許
越數濫收以壞定額戶部每月放支糧斛
亦以今收名數爲定食糧冊上不許增添
一人如有官旗作弊額外濫收丁糧聽委
官查出卽行參究臣等又查得各衛官旗
作弊之由爲緣戶口文冊往往苟且開造
以致姦弊易於冒頂如戶首某人止存籍

貫則父祖充補來歷無憑可查戶丁項下
只造小名則遠派異族其勢得以相混戶
絕二三十年仍在見役之列在冊何啻數
千而見役不過數百致使有隙可乘而詭
冒易作官旗之弊莫大於此合無清查之
後臣等定為冊式令各衛照式攢造其戶
首項下務要年貌籍貫及父祖充補歲月
來歷備細明實戶丁項下不分已未成丁
俱要以大名造入使他人不得混項其遠
年逃絕事故并今查革過詭冒落鄉等項
不在存留數內者遂一盡行劄去庶冊籍
之源一清而詭冒之流可塞臣等又查得
弘治十八年清查勇士兵部題
准事例今後各衛官旗如有作弊違例收補及
隱瞞不行舉首者事發一體問調南方極
邊衛分遇例不原今各衛所官旗人等收
補詭冒名籍太多法當參究但臣等切詳
官旗致罪之由往往勢非得已且如正德
二年逆瑾用事將弘治十八年清查革退
過勇士盡數收回官旗中[illegible]

抗又如嘉靖六年該監用人緊急兵部惟
欲火速湊數但有告補即得收充官旗安
得拒而不受由是言之冒濫之端責有所
自即以前倒罪之似於情法欠宜況各該
官旗已將詭冒名籍盡數舉報且干礙人
衆事多年遠合無將各該官旗及詭冒人
等通行姑免究問今後敢有縱容無籍之
徒買囑收充及私下頂補不由兵部勘實
即與食糧者事發方照前例問調庶事理
合宜人無嗟怨臣等又竊思之謂之勇士
者强力壯健之義也伏惟
先朝因人授事必膂力壯健武藝超絕然後得
豢其賜觀其始設騰驤四衛之時盡選在
京諸衛軍士而後備可知也今在營大教
師類可精選猶其遺法非是不論其材力
不較其強弱可以僥而倖得也奈何歲久
弊生名存實廢濫觴於身沒而乞恩流蕩
於得賄而冒進一官名下動輒數十一日
乞恩人縣數百甚至力不勝戈而自編行
伍之中家住遠州而名掛食糧之冊以

朝廷之禁兵爲私門之利祟法令之壞莫甚
於此數年以來仰賴
皇上灼見弊端存念
國紀秉
神聖之斷塞濫進之途復
先朝之舊規革積年之弊習端有在於今日矣
伏望
勑下兵部將臣等清查過合行事宜再加議處
勇士名數必著爲定額名係有缺務着實
選補其餘冒濫陳乞一切革而不行庶法
令有定弊端不滋營伍得人而不儲可省
矣

再審騰驤四衛勇士題本

爲懇乞
天恩辯明舊額比例分豁事准兵部咨據清
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騰驤左等
四衛中千戶所勇士福紀張雄等各具本
奏稱各祖於永樂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
治正德嘉靖等年進北帶馬回還及進到
馬匹收充勇士子孫相繼節補近蒙清查
各該衛所朦朧造冊將在京居住者開作
落鄉及二姓致蒙革退乞要分豁等因奏
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該本部查得前
項勇士已經本部左侍郎王　會同
御馬監右少監王　工科　給事中陳　四
川道監察御史毛　清查明白奏行本部
議擬覆題奉
明旨依擬革退仍聽投充軍役已爲寬處今福
紀等又奏前因除弘治十八年以前清查
冊內有名即今年老無子不堪應役者俱
開除名伍中間詭冒名籍是實并正德元
年以後新添冒濫原不在衛應役住居各
州縣者仍俱革退聽令投軍別無議擬外
其在弘治十八年以前舊額有名籍真正
及在京住居而該管官旗失於的確報作
詐冒落鄉者容亦有之以致今次查革似
應議處合候
命下本部仍行原差內外官再行拘集各衛官
旗從實開具印信文冊會同覆審除已投

克軍役驗過撥衛外其餘來歷真正雖係
二姓父祖相繼年遠及果在京與近京四
五十里之內居住不係各州縣遠住寄名
買閒冒支糧賞者查明徑自奏
請定奪等因題奉
聖旨這功士還行原差內外官員會同覆審如
果來歷真正不係在外遠住寄名買閒冒支
糧賞的明白具奏定奪欽此又於兵科抄出
勇士俪義戴欽王臣劉驢兒等各奏詞前
因俱奏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通行備咨到臣等案
照先爲謝
恩再陳愚悃事該詹事府詹事霍 題前事已
經欽奉
勅諭會同御馬監右少監王 逐一清查存留
革退等項該兵部覆題奉
聖旨是依擬行欽此除欽遵外今准前因隨行
各衛從實備造文冊前來會同
御馬監右少監王 公同除正德元年以後
新收濫收已經揀選老弱不堪及已投軍

送營收造食糧之數查照兵部奏奉
欽依聽令投軍不復審留外審得舊額內先審
異姓義男子婿外甥詭冒名籍今次仍審
詭冒盧旻等共一百九名及先審不在衛
應役住居各州縣今仍審遠住者柳茂等
四十二名仍照舊革退聽令投軍其間先
審詭冒今審父子相繼年久及戶姓子孫
歇役年遠替役者錢佐等共七十六名有
先審住居窵遠州縣今審近京四五十里
者俱以止審得有里之內可以日呼日至

及在京有房者楊恩等共六十四名有先
審逃北回還年老開除名伍今審孤貧無
依者謝鎖兒等共三名其正德元年以後
新收數內先審落鄉未經揀選今審在百
里之內此從者錢玉等共一十四名先審
未經清查不入舊額今審係正德元年以
前進充者江真等共三名先審老疾今審
有子弟替役侯信等二名以上六等勇士
比照先年清查事例及
皇上登極詔書事理俱該革退無疑但比之近

旨籍混充及乞
恩濫收者頗爲有開合無將錢佐楊恩錢玉江
真侯信等五項共一百五十九名姑留在
衛應役其謝鎖兒等三名憫其無依減半
食糧以養贍終身惟復別行究奪𠚕惟勇
士之設名雖
內禁之衛實爲私門之利臣等自奉
命清查以來盡心詢訪隨事體察始知姦弊多
端積習[illegible]久在京住者家[illegible]之人每
便自己營生則一月之中包納官銀二錢

五分於本管官處身不在官應役糧則按
月關支其在各州縣住者身既在遠勢難
應役亦須買閑方得兩便故一年之內算
分半年月糧與該管官員管事之人圖其
利勇士在家遂其閑且懸帶銅牌出入官
府假借
禁衛遮掩差徭一年之內止有郊
天
視牲二次赴京供事其餘輪養馬匹及營操等
項皆管事之人爲之影射每月放糧官吏

之人扣其包辦勇士之糧一人至有五六
十石入私家者以
朝廷領金值玉之米爲姦人買閑賣閑之資
興言及此殊爲痛心且革退勇士令各投
軍乃先年清查事例雖與勇士均一食糧
應軍則春冬着落營操又有分外做工之
苦倘遇邊方動調亦得行伍充實是食實
糧得實用也勇士則買閑於家免差於戶
旣無
禁衛分毫之益徒爲姦人營私之具是食實

糧無實用也較其得失多寡何啻倍蓰切
照福紀張雄楊義臧鉞等已經清查奏有
成命革退人數乃敢倡爲多人妄行奏擾及查
得各人奏本內原無姓名擅自添入四十
名冒造入冊進[illegible]其以陳奏
皇上之事尚敢欺罔以圖僥倖如此則其餘欺
心敢爲不言可知臣等已咨送法司勘問
另行議臣等又思勇士之多莫甚於正德
之年始而清查革退詭冒之數至於四千
之多已皆投充各衛軍役正德三年逆瑾

擅權通行吸同是詭冒者未嘗退一人也
正德初年賞一勇士費銀三四十兩至正
德末年八九十兩方賞一名大監劉養等
各人身存一日進充至於五百公行賄賂
濁亂
朝政莫大於此伏自
皇上臨御以來法令嚴明政務清肅此等弊端
盡皆革除譬之天地久黯而日月煥然大
明人孰不樂睹之但今清查已退之人姦
其詭詐無所不爲百計千方必求復得若
不痛爲決絕則前日病根尚在異日事勢
稍定安能保其不爲昔年之僥倖乎伏望
大賜乾斷以昭公正平明之治凡已經革退之
人俱照前例聽令投軍不許再行奏擾致
傷政體違者聽兵部查送法司究問從發
究之人知所警畏而積年之弊可以釐革
矣

浚川奏議集卷之五目錄

奏議

題本四首

浚川奏議集卷之五　　金陵稿

浚川王廷相著

奏議

題本四首

節省快船冗費題本

題爲計處快船糧差以節冗費事車駕清吏
司案呈准兵部咨先該本部題爲減退
薦新船隻事備將馬快船隻各省併事宜轉行
內守備司禮等監太監賴義等外守備太
子太保魏國公等官徐鵬舉等逐一杳議
相同開擬具題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看得省併
進貢等項船隻既經南京兵部等衙門仰體
聖心推明德意彼此協心會議明白所開應存
應減應革數目相應依擬開款覆題請
旨嘉靖九年九月十一日奉
聖旨是這所言專在省併以紓民力都依擬行
著爲定制以後敢有假託增用害人的着科
道指名糸奏欽此欽遵移咨到部送司杳得
船差既從省併則官糧之冗費可節小甲
既已寬恤則幫甲之措辦宜減案呈到部
爲照本部見行事例快船一隻餘丁十四
名每名月支米五斗俱聽小甲關領雇人
駕送通計一船歲支米八十四石其出差
之時每名月支行糧三斗折銀一錢二分
短差四月共該銀七兩二錢長差六月共
該銀十兩四錢四分每船又有幫甲或四
五名或六七名每年出銀二十兩給與小
甲此外若船大修該銀五十兩中修該銀
二十兩官與衛中相半助給蓋緣先年用
船無度差使頻繁致使小甲困苦至極是
以建議者多方周恤以至于此仰惟
皇上躬行節儉用紓民力臣等已奉有省併
勅旨即今每歲用船約不過二百有奇計快船
八百隻空閑三年方輪一差甚爲寬裕而
歲費糧米動支六萬七千無差之年亦出
幫銀官糧私財通爲濫給似應酌處合無
今後差回無差之年其原泒駕船餘丁俱
各退出回衛聽差目仆船月糧行糧轉行
南京戶部通行住支其幫甲銀二十兩減

去十两仍供辦銀十两給與小甲以爲不
時艌船及置買什物看守船隻之用遇差
之年方將餘丁預先補足月糧行糧行南
京戶部開支聽小甲關領或餘丁自運或
雇人駕送聽從兩便限外不回仍照例將
該支月糧扣官責價收爲修船之費幫甲
仍照舊全貼銀二十兩以便往回之費年
久船有損壞除小修幫甲每年助銀十两
外其大修中修俱各官爲處給免其幫甲
相半助給若是小甲不行用心撑駕看守

修後一二年致有損失大壞不堪駕運者
問罪完日罰令小甲與幫甲相半賠償官
亦量助一半以爲常規又查先年本司官
給修造快船之費皆借支馬船料價及缺
官柴薪銀兩此係借貸終非正支及查本
司尚有舊底船幷新舊扣收快船遞限月
糧銀兩約有四千有奇相應通融撥給各
衛修船之用候前項銀兩支用盡絕再行
計處如蒙乞
勑下該部詳議奏

請施行則
國用可節而民困亦少甦矣

查理南京
神宮監多占蘆洲題本

題爲清覈侵查洲場以革宿弊事車駕淸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該南京通政使司連狀
送據應天府句容縣民人潘隆屠鉞等連
名告前事蒙南京兵部行委南京虎賁右
衛指揮胡環查有
孝陵神宮監蛙尾窯洲事理隆等俱係鄰近佃
洲召民坊以本窯洲場先是
孝陵衛軍政所官管辦弘治年間因被生事軍
人孫聚告蒙南京刑部問罪革管窯洲方
歸内臣管攝原該燒造甎瓦石灰洲場三
處共計五塊龍潭一塊號名官洲河口二
塊號名雞心磨盤洲坎墹橋二塊號名紅
草洲尾衣鐵線洲三處洲地舊數止此後
來龍灘處所續占新生號稱河正洲西江
洲草洲後江洲大團洲犂頭嘴老鸛嘴等
洲及將佃戶陽延齡等所佃新洲數內名

號小團洲一塊泥占又將隆冢潴浩報佃
新生白水洲一處奪訖河口處所續占老
洲新洲褡褳洲名洲約占一萬餘畝既不
屬於戶部起運又不報於工部歷課反有
蠹害大弊每年內臣二人十月上洲至次
年四月止坐用南京兵部馬船四隻又役
用軍人數多船有價軍有糧又用龍潭驛
站船二隻役該水手二十名編該官銀一
百四十餘兩船價鋪陳俱係官價出辦每
日食用每給米一斗共米十八石有零每

日下徵折銀三錢六分共銀六十餘兩上
下窯十一座所上窯柴小蘆紅草共三萬
六千束每束價銀三二釐共值不及百兩
之數原洲出此尚有餘利一年所得甚多
所費甚少其占洲場一萬餘畝每年召人
出價博砍得銀千有餘兩不知着何下落
切思財力大權當歸公室伏乞詳准釆行
參互委官踏看便見利病事理明白等因
到部送司已經牌行該縣掌印官查理去
後隨據應天府句容縣申准本縣知縣王

紳關投索本司紙牌拘帶步弓書算人等
親詣本縣龍潭河口等處地方拘集告人
潴隆屠鉞并知因洲鄰姚昱等到官船渡
揚子江心踏量得
孝陵神宮監原額窯洲三處計五塊龍潭一塊
號名官洲即太子洲計三百十九畝河口
一塊老洲即天寧洲計八百七十六畝坎
壩橋三塊一塊紅草場即褡褳洲計四百
六十畝該監續占洲傍民間熟田一拾計
一百五十畝一塊瓦窯洲六十八畝鐵[illegible]

洲一百三十八畝并龍潭續占新生柳洲
六百二十二畝鷄心洲一百七畝五分老
鸛觜洲八百八十六畝河正洲六百三十
二畝西江洲八百四十六畝外空白泥灘
三百畝草洲八百九十四畝後港洲七百
七畝大團洲犁頭觜計六百三十六畝斷
腰洲三百三十八畝外空白泥灘二百畝
及占楊延齡等小團洲三百四畝潴浩報
佃白水洲二千三百九十三畝外空白
泥灘五百畝河口續占鷄心洲一百七十

畝磨盤洲一百三十三畝裙邊洲七百五
十六畝五分新洲五百三十四畝三處通
共蘆地一萬一千八百一十畝并前熟田
一百五十畝及空白泥灘一千畝除該監
舊額洲地五塊共一千八百六十一畝外
多占蘆地九千九百四十九畝熟田一百
五十畝泥灘一千畝隨經釐據姚昱狀供
與在官姚名姚付張禎蘇成余浩等各租
佃龍潭鎮地方與
孝陵神宮監洲場用臨永樂年間本鎮設有石

灰窯一座并攝山坎壇橋磚瓦窯各一座
每年該上窯小蘆紅草柴共三萬六千束
原額蘆洲三處龍潭一塊號名官洲即太
子洲河口一塊號名老洲即天寧洲坎潭
橋三塊號名紅草洲即裙邊洲并瓦衣鐵
線洲共五塊先年俱屬
孝陵衛所官旗管砍蘆柴紅草燒造甎瓦石灰
預備修理
陵寢墻垣水洞支用後於成化年間本鎮撥揚
子江心新生鷄心柳洲與彼占讓蘆砍

柴不行報朴至弘治十三年前洲歸於本
監管理本年續又奪占本縣在官潘隆故
兄潘浩報佃新生白水洲大團洲犁頭嘴
二處弘治十六年又占[illegible]西洲正德六
年又占在官佃户楊廷[illegible]置新生承佃
沙灘洲數內小團洲一塊并新漲河正洲
正德十年又占斷腰洲弘治正德等年陸
續又占河口地方新生鷄心洲老鸛嘴洲
草洲後港洲磨盤洲裙邊洲新洲每年本
監內臣二員十月初五日上洲至次年四

月終正車用馬船四隻并龍潭驛站船二
隻出關每日支用廩給米一斗下程折銀
三錢六分每年將小團洲議定價銀二十
兩大團洲犁頭嘴斷腰洲共該銀六十兩
舊額官洲除上納柴束外該銀二十八兩
俱係該衛未到舍人陸宣愽砍河正洲該
銀七十五兩係該衛未到軍人江昇張秀
愽砍鷄心柳洲該價銀九十兩係該衛未
到旗甲魏愷愽砍老鸛嘴洲該價銀一百
兩西江洲該價銀六十兩白沙洲該價銀

一百六十兩俱河口未到民人王華博砍
後港洲該價銀六十五兩係該衛未到舍
人陸寧博砍草洲該價銀三十兩係南京
興武衛未到舍人李舺博砍河口新洲該
價銀六十三兩磨盤洲該價銀二十九兩
鷄心洲該價銀二十五兩裙邊洲該價銀
六十兩舊額老洲除上窯柴束外該價銀
九十三兩紅草洲瓦衣鐵線洲共該價銀
三十二兩俱係該衛未到舍人韓烈端彪
[illegible]陸光世博砍熟田一圩每年租
銀一十五兩陸光世佃種每年通共柴利
銀一千五兩俱係該監管洲人員收匿入
已並無納課有本縣在官民人潘隆屠鉞
未到韓安因被該監強占洲場侵收蘆課
占用官船科取廪給擾害地方欺隱
國課將情首告南京兵部蒙行本縣掌印王
知縣親詣洲所量勘并拘呈等到官審問
供報是實及審據在官樊勺等十五名供
稱先後各編龍潭驛舘水夫役嘉靖五年
起至八年止每年

孝陵神宮監監丞等官二員名來洲管砍蘆柴
卧關本驛俱自十月起至次年四五等月
止四年共支去廪米七十六石及有下程
等項共折銀二百七十三兩五錢二分俱
係各役自行出備並無官銀支應等情到
縣轉申到司據此行准南京工部屯田清
吏司手本送卷一宗爲預備修理等事准
工部咨該
孝陵神宮監右少監王銘等奏前事照得本監
原設太子天寧裙邊蘆洲三處遞年差委
千百戶砍斫因是循私作弊俱已問革僉
書要照南京內官監公用蘆洲事例每年
委官一員內使一名依時前去砍斫裝送
各窯燒造磚瓦石灰預備修理墻垣水洞
等用及新生鷄心柳洲節被民人姚全告
擾已經勘斷明白蒙南京守備處仍給本
監管業遞年砍斫公用今姚全病又被民
人成永康捏稱無主洲場具告南京工部
清理蘆洲郎中郭祥鵬處勘斷未結等因
奏行本部移咨南京工部會同守備太監

委南京金吾右衛指揮使陸平南京工部
委官員外郎汪濬親詣所奏洲場處所看
得新生二處名為鷄心柳洲各有界港隔
斷近年本監軍旗砍斫今少監王鉉等奏
要本監管業各職擅離處斷取具洲鄰人
等供結呈繳守備太監傅容等議得前項
太子等洲係額設每年砍斫蘆柴運送各
窰燒造磚瓦及預備修理
聖祖陵寢墻垣水洞等項其鷄心柳洲已該守
備處退與砍斫以備各園遇缺買辦

進貢菓品菜等項合當斷歸本監管業等
因具題本部看得相應依擬覆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這蘆洲准與神宮監管理欽此
看得
孝陵神宮監原額江洲有太子天寧裙邊三處
坐落句容縣地方計一千八百六十一畝
除歲辦蘆柴三萬六千束燒造磚瓦之外
召人博砍尚有餘利續又奏討鷄心柳洲
一千二百畝遇缺菓品動支買辦且各園
出産菜菓等戶栽種買辦足充

進貢此等銀兩不見作何支銷實是朦朧侵
隱况既該監官員不思
國課當急惟以貪饕為務但係新生洲場盡
行據為己有即據該縣所查實占河正等
蘆地八千七百四十九畝熟田一百五十
畝泥灘一千畝近年所入之利約銀一千
餘兩既非原定燒窰之數亦無取於菓果
之資財入私家事屬欺隱且近年差官取
擬馬價米寮取折乾銀二百餘兩
仗倚中官情難充直即今馬價已奉

明旨裁革而欺隱蘆洲未經清查食廩折乾仍
蹈前轍以致民人潘隆等具告前來合當
查究如蒙乞
勑該部詳議奏
請行移南京工部委官會同科道等官覆行查
勘將各項洲場除太子天寧等洲并弘治
年間新生鷄心柳洲二洲仍照舊給與該
監不動外其餘新生河正等洲俱照畝起
課歸南京工部管理汝受以補
國用不足其累年傳砍所得銀兩追究下落

禁華內守備起關給驛有罪人犯行提送
問于礙應參官員奏
請定奪庶
國課有增而貪肆之弊可以少革矣
定擬各省府馬船料價工食題本
題為議處馬船工食料價事車駕清吏司案
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該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汪　題據湖廣按察司提督屯田
水利整理倉糧兼管驛傳副使朱佩呈奉

臣參驗據黃州府麻城縣知縣陳子文議
稱本縣原編南京濟川衛馬船水夫一百
八十七名舊規工食則聽水夫自貼應役
料價則候明文派徵轉解十夫七逃而拘
勾用煩十船五壞而徵解不及究其所以
皆因當夫者人非土著技非素諳勢不容
於不逃其逃者既追歇役銀兩又拘僉妻
解於是一夫非數十金不能起解造船者
船非歲修銀非歲派勢不容於不積其積
者舉數百兩寬於數年急於一旦於是一

料非數百金不能起解人船一事而兩徵
公私俱弊而無益合無通徵銀兩解部雇
募人夫修理船隻實為官民兩便行道會
同布按二司掌印官查議奉此案照先奉
巡撫湖廣都御史淩相案驗准南京兵部
咨為陳愚見以備採擇事准兵部咨該禮
科給事中董進第題照得馬船工食事與
南京兵部右侍郎萬　等所
奏事體相同備咨到部送司案照先為處江
料以濟夫船南京江淮濟川二衛額有大

小馬船共七百九十六隻該水夫一萬九
千八百七十一名俱係江西湖廣并直隸
太平安慶寧國三府解役今見在者僅滿
六千逃亡者十分之七計之地方原額湖
廣甚多然人夫船隻事本相須工食料價
闕一不可緣江西湖廣工食銀兩徵給不
由官司多寡原無定數强取慣逃等弊不
但缺本衛之差適以為原籍之害本部近
年有見於此將安慶府比照寧國事例工
食料價一起徵解官民稱便況查先年本

部委官員外郎徐變行據武昌府回稱所
屬十州縣夫糧之多寡有貼銀五兩者有
四兩者有三兩者槩之別府大率相同但
通省民情土俗未審有無相宜等因備行
到道通行武沔等府州查議續據漢陽沔
陽二府并蘄州府慈利縣各呈申水夫多
係土民不諳水手俱願徵解銀兩并據襄
陽衡州等府各呈稱俱願照舊解人等緣
由案候在卷及催武郴等府州未報今奉
前因會同布政司掌印右布政孫鳳按察

司按察使衛道查議得江淮濟川二衛馬
船水夫湖廣所屬額共一萬二千三百六
十餘名船料價銀俱有司徵解水夫工食
俱各令民自相津貼遞年官將正夫解役
有因供給不便不二三月而即逃者有因
不識風水轉雇彼處土人而受雇人一得
工食就便脫逃者有一人頂雇二三役而
彼此射利者有夫頭受財賣放懼怕查究
假稱脫逃者有通同夫頭睌逃回籍指以
使用科害貼戶者有貼銀到手恣意花費

不赴應役者移文清勾正夫又稱貼有人
戶彼此推調經年累月夫不着役價不得
用及或解役即又逃回官司徒費清勾民
間不勝騷擾今據漢沔等府州所議有以
徵銀為便者有以解人為便者大抵願徵
銀者皆受害之人而願解人者率慣逃之
夫耳合無參酌通行各府州縣不拘見役
逃故通融照糧分派每名每年俱以四兩
五錢五分為率三兩五錢為工食一兩五
分為船料六百料者船夫三十名每年除

工食外扣該三十一兩五錢為船料十年
計積料銀三百一十五兩內除三百兩成
造修艌尚餘一十五兩三百料船夫二十
名每年除工食外扣該二十一兩為船料
十年計積料銀二百一十兩成造修艌尚
欠一十五兩合將前六百料船餘銀補足
其數前銀俱遞年於秋糧內帶徵解赴該
府州貯庫類齊印封批付部運南糧官員
順解該部交收按月查給雇募成造等因
備呈到臣據此案照該前巡撫都御史秦

相案行該司通會議未報間該臣接管行
據麻城縣知縣陳子文議同前事併行該
道會同布按二司掌印官議呈去後今據
前因看得湖廣所屬舊額江淮濟川二衛
船夫迹年解人應役朋戶津貼銀兩取之
數倍又有姦頑之徒隨解隨逃在彼則有
缺夫之訴在此則有淸勾之擾官民受累
誠如侍郎萬　所
奏議者及照湖廣之距南京地里阻絶遠者
二三千里近亦不下千五百里必欲解人

未免畏難避役徒取行文勾攝之擾不如
徵銀類解雇募彼此兩利似為經久可行
况寧國太平比之湖廣為近尚以徵銀為
便此中事體要亦無不同者如蒙
皇上俯念湖廣地方連年災旱民不聊生兼以
採買大木修葺
陵寢物力不勝之餘乞
勅兵部再加查議將湖廣舊額二衛船夫行令
通徵銀兩給付部運南糧官員解部交納
以備雇募人夫成造船隻之用如此庶共

船得濟實用而地方亦獲寬省矣緣係議
處馬船工食料價事理未敢擅便等因題
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巡撫湖廣都御史汪　題稱所屬舊
額江淮濟川二衛馬船水夫迹年解人應
役隨解隨逃官民受累乞要查議通徵銀
兩給付部運南糧官員解部交納以備雇
募人夫成造船隻一節為照前項船隻水
夫俱係貴部有行未經勘處本部擅難擬

議為此合咨前去煩為查照應否徵銀議
處停當徑自具奏施行等因咨部送司續
奉本部送准兵部咨該
欽差巡撫應天等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
題查得接管卷內先准兵部咨該禮科給
事中董進第題議馬船工食之弊臣嘗官
安慶所目擊者不能不言蓋江淮濟川二
衛夫役專為撑駕快船進送
上用物件而設節年每於池安寧太等府勾取
聞先年各論人戶上下多寡編派工食隨

地所蓮與□受者兩得其便後來始編定
銀兩設立□頭每年類解徵收不及至遣
官坐取不得正夫仍復下縣百方誅求雞
犬弗寧□夫不得實惠小民困於重徵是
本爲民除害而反受害殆非所以宜民也
爲今之計莫若仍復其舊限以丁力聽其
自取則公私兩便而官民皆不受累矣等
因題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查得南京兵部右侍
郎萬　等條陳一處工料以濟夫船要行

江西湖廣二省安慶寧國太平三府各照
水馬驛事例每年於糧內帶徵責令府州
縣部運官順齎赴部交納該本部查得南
京江濟二衛馬船水夫工食料價徵給不
由官司各夫照依原編站糧自行取討係
洪武以來舊規弘治年間太平安慶寧國
三府始變法計稅均徵工食料價銀兩解
部均給令該部以此爲便欲通變湖廣江
西各處之法而從之爲照兩法各有利害
水夫自收其弊在水夫強則多取田主田

主強則全不肯納而負累水夫又有水夫
收銀入手而花費脫逃民徒出錢官不得
用然百姓自取自與不勞官府督併或銀
或貨隨其所有而陸續取之名雖重而實
則輕此法便於民者多而官甚不便者也
官司徵銀解部則官得實用然銀非足色
不收數非完足不收或減價而賣貨或稱
貸而取盈名爲輕而實重又有那移侵欺
之弊此法頗便於官而民甚不便者也民
情土俗在在不同合候
命下本部仍咨南京兵部及彼處巡撫衙門從

公查議務俾事體歸一官民兩便徑自具
奏定奪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在卷及准南京兵部咨
同前事已經行據撫屬太平府准知府林
鉞關查得所屬當塗縣額充南京江淮衛
馬船水夫一千七百三十名係洪武初年
原選取沿江漁戶慣熟水手僉充撐駕馬
船續後編發該衛永駕遇有逃亡該衛冊
勾若原充戶有丁者拘解無丁者另於別

戶僉補但一戶克夫而一里受累至弘治
十七年該知府周進隆奏
准夫逃止於原克戶內清解若係丁盡戶絕勘
除豁免於別戶僉補各夫工食逓年於原
籍戶內人丁取貼共修船料價議將當塗
蕪湖二縣萬春圩草塲租銀每年徵銀七
百三十一兩九錢四分解南京兵部轉發
江淮衛修造船隻不派水夫出辦循行已
久應合照舊遵依若該衛官旗人等或有
剥削科害及有丁捏作無丁妄行拘擾者

許被害之人指實陳告申呈參奏其夫如
有私自逃回許里老呈拘照依軍政條例
問遣仍於本戶另僉壯丁解補則事體穩
便夫役不缺矣又據安慶府申准知府羅
英關查得本府原編南京濟川江淮二衛
大小馬船八十五隻人夫二千一百七十
名先年俱照各縣人戶田畝多者編爲夫
頭少者編爲貼戶各夫工食并修船料價
俱是夫頭自行下鄉沿門收取銀米布貨
等物深爲民便正德年間本府張知府議

將六縣田畝每十畝納銀九分七釐類收
解部交納每年給夫工食銀四兩續因徵
收之時外加火耗催併緊急小民累及蕩
産大戶尙勢不納非以經該官員通同收
頭侵欺及至解到又不以時給散多累夫
頭揭債納銀之家徒受徵逋夫船之家不
得實惠行據懷寧等縣里老葉榮等各稱
前項工食徵銀解部未便夫役自取有益
合無將六百料馬船行差稍緩修理有限
每夫一名該工食銀四兩料價銀一兩派

田五百畝三百料馬船行差繁遠修理頗
勤每夫一名議該工食銀四兩料價銀一
兩一錢二分五釐派田五百一十二畝五
分俱每畝派銀一分各給由票與夫執照
每年春秋二季聽夫自回收取土宜銀貨
作爲工食其修船料銀每年行縣當官類
徵解部夫役脫逃者嚴行各縣查提到官
每名追銀五兩連夫解部實爲官民兩便
又據寧國府申該本府同知華尙文復議
得本府原編南京江淮衛大小馬船一十

九隻半水夫四百八十名分派屬縣先年
編僉上戶應役中下人戶朋糧支給不便
續議於民田上徵銀解部雖便於官不便
於民又有大戶倚勢多不輸納者有收頭
通同那移侵欺者有司徵完又不依時給
散及至給銀到手隨即脫逃者有之小民
往往徒受徵逼爲今之計合無俯從查照
太安二府事例俱照各縣人戶丁田多者
編爲夫頭少者編爲貼戶其工食銀兩夫
頭自行收取糧米雞鵞布貨出産等物應

當查得六百料馬船每隻原編夫三十名
三百料馬船每隻原編夫二十名水夫工
食每名銀六兩各給由帖與夫頭執照其
修理船料價銀每名仍照舊徵銀二兩逐
年行縣當官徵收類總解部夫役脫逃者
查提照依江西脫逃事例扣曠役工食銀
兩速夫解部庶事體歸一宜於土俗經久
可行等因具申到臣恐議未的又經駁行
重覆議勘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太平府所
議夫船工食令夫頭與原籍戶內隨其所

有自行取貼修船銀兩仍於草場租銀徵
解安慶府所議船夫定於田畝編僉每名
工食銀四兩令其春秋二季聽從自回收
取銀米貨物修船料價徵完解部寧國府
所議船夫於丁田編僉每名工食銀六兩
料價銀二兩似爲太多合照安慶府議定
工食每名四兩料價六百料者每名銀一
兩三百料者每名銀一兩一錢二分五釐
工食俱令春秋二季自回收取修船料價
徵銀解送南京兵部轉發各衛修造若在

衛應役水夫敢有脫逃缺役者查照江西
逃夫事例拘追曠役工食銀兩速夫解部
發役仍嚴禁里老鄰佑不許容隱潛住違
者一體治罪如此則各隨土俗脗合民情
正與給事中董進第所言實相符合如蒙
採納乞
勅該部再加詳議奏
請施行永爲遵守庶官民兩便而政自不擾矣
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抄出送司查得嘉靖

九年五月內該禮科給事中董進第條陳
一議馬船工食之弊內稱江淮濟川二衛
夫役先年各論人戶多寡編派工食隨地
所產與者受者兩得其便後來始編銀兩
設立收頭徵解小民反為受害要得仍復
其舊該本部議擬題奉
欽依備行南京兵部及彼處巡撫衙門查議去
後又查得嘉靖十一年十一月內該巡撫
湖廣都御史汪　題稱所屬舊額江淮濟
川二衛馬船水夫逓年解人應役隨解隨
逃官民受累乞要查議通徵銀兩解部雇
募人夫成造船隻又經備行南京兵部議
處外今該前因查呈到部看得巡撫應天
等府都御史陳　題稱查議得太平府工
食令夫頭與原籍戶內隨其所有自行取
貼修船料銀仍於草場租銀徵解安慶府
船夫定於田畝編僉每名工食銀四兩令
其春秋二季聽從自回收取銀米貨物修
船料價徵銀解部寧國府船夫於丁田編
僉每名工食銀合照安慶府議定每名工
食銀四兩料價六百料者每名一兩三百
料者銀一兩一錢二分五釐工食俱令春
秋二季自回收取修船料價徵銀解部發
衛修造若在衛應役水夫脫逃缺役者查
照江西逃夫事例拘追曠役工食連夫解
部發役乞要通行永為遵守一節為照前
項該用工食料價各人意見不同土俗人
情不知何者為便當係南京兵部職掌其
間利病當否必能周悉本部難以定擬合
候
命下本部移咨南京兵部將前項事情逐一議
處集衆說之長立一定之規務使官民兩
便經久可行備由咨部以憑奏
請定奪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
得巡撫湖廣都御史汪　題稱要將本省
水夫不拘見在逃故照糧分派每名每年
俱徵銀四兩五錢五分解部以為雇募料
價之用是使夫皆土著官司免清勾之擾
料皆素定頻年省坐派之繁為照湖廣水

夫戶係單名永充內多遠年在營生長子
孫住成家業若以所解銀兩儘給正夫之
外雇募餘丁以補逃亡餘丁不足然後雇
募土民相兼應用則官不勞民不擾而夫
力自裕船亦恒足矣揆之事體參諸人情
似亦相應況查得先年本部委官員外郎
徐鑾案行湖廣武昌府回稱所屬十州縣
馬船水夫永充及新僉者俱有朋糧貼戶
議以徵銀解部給領爲便又經委官郎中
陸銅題

准通行該省慈利縣遵依每夫徵銀四兩料價
一兩如期解部雇募修造官民稱便此行
之有驗者也以此例之各縣皆可行也今
議每夫止徵工食銀三兩五錢料價銀一
兩五分比之慈利減去四錢五分似爲短
少緣該省水夫一萬二千三百六十二名
比別省數多相應依議其慈利縣銀兩亦
從減去四錢五分以便徵解及所議照糧
分派未見處明誠恐日久有司一遇地方
災傷通照秋糧存留事例蠲免不徵以致

夫銀兩失不無有誤供應合於秋糧之外
別定一項數目同時徵收永爲遵守雖遇
災傷不在蠲免之數庶吏書不敢那移收
頭不得侵欺而夫船夫有濟矣又查得江
西水夫論糧編僉十年一換與安寧二府
事體相同但彼處朋糧獨多每夫以八九
十石爲率而工食料價俱取於內以工食
徵給不由官司多寡有無定數每夫歲貼
八兩者有之十兩者有之以致慣逃之徒
肆爲包攬或二三名或五六名甚至一二

十名虛文赴解雇人赴部應點一得批迴
旋即逃散展轉數次年限已滿又有夫頭
之家言其包攬始則吹以利終復背其盟
彼得坐收貼戶之資此則徒有代役之勞
食用不敷又不容于不逃其弊盡由工食
不經官府夫頭得以自取故也至於料價
亦因以影射不復徵解積歲逋負之累又
有甚於湖廣者今若比照安慶事例一槩
徵銀五兩以四兩爲工食一兩爲料價解
部給領則包攬者無覬覦之思應役者無

逃避之計夫不期足而自足矣合無通行
江西以嘉靖十二年為始俱於秋糧內別
派同時徵收與湖廣銀兩俱批付部運南
糧官員赴部交納收貯隨時給領常川應
役者按月支糧臨時雇募者隨應役日期
本部開送戶部准令關支非惟官民兩便
亦可省冗食之夫而倉糧不致糜費矣又
該巡撫應天等處都御史陳　題稱查議
得太平府水夫工食令夫頭與原籍戶內
隨其所有自行取貼修船銀兩仍於草場

租銀徵解安慶寧國令其春秋二季聽從
自回收取銀兩貨物修船料價徵完解部
各府意見不同蓋徒知省一已催科之責
而不顧本部事勢之不便徒施惠於在巳
所屬之民而不念在衛各夫應役之艱辛
也查得弘治以前曾令各夫自行取討後
因强弱相凌詞訟蝟興官民不勝煩擾始
改而編定銀兩屬之有司徵解使豪强者
不得多取柔弱者不至靠損法亦良矣法
久弊生有司多不加意以致吏書得以那

移收頭得以侵欺積歲逋負小民徒費徵
輸夫役全無實惠逃亡相繼供應受累近
復請
勅欽差本部官一員以催督之各府州縣尤且
玩愒如故所解僅有十分之一由是言之
其責在官而不在夫也今一旦欲移之於
夫令其自取豈夫之威力有大於官府與
勢必不可得明矣縱使有能取而得之者
不過雞鵝貨物必至濫惡相欺小有不從
必至相訟官府惟知惠其在家之民不撫

以必受必罪以逃亡為之夫者又焉能得
其工食之全也哉且欲令其春秋回籍自
取抑豈知供應
上用不時差遣聽守京師一年者有之往回二
年者有之彼既從役於外又將何人歸取
閒有歇役在營看守船隻者又有戶部督
儲官員以監臨之一遇支糧點閘不到隨
即開扣及欲復役又有參送法司之罪雖
時及春秋焉敢歸也夫既不能歸取原籍
之人孰肯好義以齎送其工食之不可得

也又明矣工食不得逃亡必繼有誤供應
誰任其咎且如太平府令其原籍取討使
子孫當廒頁合供給不勞官府循之可也
其或入則無家者將何倚賴況該府水夫
一千七百三十餘名見在供役者止有八
百餘名逃亡過半及今不爲區處將併其
見在而又亡矣卷查先該本部題
准將該府蕪湖當塗二縣萬春等圩草場八千
七百頃每頃徵銀八錢六釐共銀七千一
百一十二兩收貯庫每名每年解銀四兩

於內給三兩以爲工食扣一兩以備料價
尚有贏餘今止存七百餘兩抵作料價工
食無從支給及查該府料價每年該銀一
千八百餘兩今數年所解十不及一致累
該衛替造船隻借過本部在庫官銀七千
餘兩據各夫告稱前項圩岸故迹猶存中
間多被豪勢軍民兼併一遇行查通同里
老埋沒致使民有餘利夫無宿食乞要委
官從公丈量以復舊額看得該府料價久
無定規那借庫銀已爲過多無從還補各

夫工食全無下落合無仍行巡撫南直隸
都御史陳　再行查處將前項萬春等圩
務照圩岸故迹從實踏勘明白就行議處
每年除該用料價一千八百餘兩外多餘
之數節爲各夫工食之費如租銀尚多通
融減派以寬租數至於安慶府水夫論糧
編僉十年一換工食四兩料價銀一兩實
爲均平該府如桐城一縣近年依期解部
隨時給散夫有實惠民無擾害其法未爲
不便於民他如潛山等縣見有糧僉水夫

五六百名經年不解有司徒有十年之編
豪民全無一日之勞不知各縣編銀編人
全無下落亦合行都御史陳　查究明白
以警將來又查得寧國府僉夫事例與安
慶相同其工食料價比之委多一倍一時
欲行通減恐夫役不堪合照該府所議工
食減去二兩料價減去一兩通照湖廣江
西事例於內別派秋糧同徵焚傷不在蠲
免之數責令府州縣部運官順齎赴部交
納以爲經久之規切推湖廣地里廣遠夫

多隨解隨逃除見在正夫之外催令雇募
餘丁頂補逃亡亦爲相應其江西安慶寧
國俱係糧僉雖太平一府不同地接江淮
難比湖廣亦合仍照舊例夫役脫逃者嚴
行各縣查提到官扣追曠役工食銀兩連
夫解部如有不服照例發遣另拘戶丁起
解以懲姦頑如此則各隨土俗脗合民情
經久可行矣再照徵銀解部有司賢能者
固能及時追解以濟公用其間怠玩者每
多愆期若不嚴立限程不免拖負有誤供

應合無違限一年以上者聽本部咨行各
該撫按衙門將府州縣掌印正官提究庶
法嚴而人心不玩事定而經久可行如蒙
乞
勑兵部再加詳議奏
請通行江西湖廣并南直隸巡撫衙門一體遵
照施行

參劾

神宮監太監劉杲責放軍士題本

題爲玩法欺公私占正軍受財賣放等事職

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南京通政使
司進狀送據
孝陵衛中所百戶陳英下軍餘金成許王各通
狀告稱東園正軍一百八十三名近被管
事總小旗凌潤陸官佑每人私占二名督
伊認錢栢園正軍七十名被小旗蔣良一
餘丁王節每人私占二名認鎮大園原額
正軍二百七十三名近被積年管事總小
旗鮑存成薛滿郭伯兒每人私占軍人二
名認伊官錢西園原額正軍一百八十三

名近被管事旗役苗民甫蘇帥保王苟兒
每人役占軍人三二名辦納官錢其餘賣放
不知作何下落等因送司行據該衛開造
食糧見在旗軍花名文冊查得冊內開報
多係新近派撥并拘凌潤等到司審問間
奉本部送據凌潤等連名通狀訴稱軍人
張隆等每月原認銅錢不等交與本監太
監劉杲處收貯逐年買辦種薑菜品等物
并買賠栢樹栽種等因據此審據凌潤供
年四十歲係

孝陵衛中所百戶東欽下總旗狀供潤向與本
衛小旗陸官佑軍人周闕撥在東園差使
小旗蔣良一餘丁王節撥在栢園差使小
旗鮑存成葉滿軍人郭伯兒撥在大園差
使小旗荀民甫蘇帥保軍人王荀兒撥在
西園差使俱於嘉靖五年月日不等謀克
神宮監管事潤等就不合向旗軍張蔭等說
稱你們要得買閑我等與你方便把你辦
納月錢任你空閑等語蔭等聽允總小旗
每月辦納銅錢九十文軍人有妻者一百

八十文隻身者一百六十文東園總旗張
蔭自嘉靖七年正月起至九年八月初二
日止連閏計三十二箇月共錢二千八百
八十文小旗陳宗滿自嘉靖八年二月初
一日起至九年八月初二日止計十八箇
月共錢一千六百二十文俱係潤收有妻
軍人劉金剛奴自嘉靖八年五月起至九
年八月初二日止計十五箇月共錢二千
七百文係周闕收山童自嘉靖八年正月
起至九年八月初二日止計十九箇月共

錢三千四百二十文李捨一自嘉靖九年
正月起至八月初二日止計七箇月共錢
一千二百六十文俱係陸官佑收栢園有
妻軍人游思民自嘉靖九年三月起至八
月初二日止計五箇月共錢九百文隻身
軍人潘鈞昔自嘉靖九年正月起至八月
初二日止計七箇月共錢一千一百二十
文俱係蔣良一王節收大園小旗周成自
嘉靖五年六月起至九年八月初二日止
連閏計五十一箇月共錢四千五百九十

文小旗老李自嘉靖七年正月起至九年
八月初二日止連閏計三十二箇月共錢
二千八百八十文俱係郭伯兒收有妻軍
人蘇龍一自嘉靖七年八月起至九年八
月初二日止計二十五箇月共錢四千五
百文許亞全自嘉靖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起至九年八月初二日止計十二箇月共
錢二千一百六十文俱係鮑存成收何老
友自嘉靖七年正月起至九年八月初二
日止連閏計三十二箇月共錢五千七百

六十文鄭顯自嘉靖八年正月起至九年
八月初二日止計十九箇月共錢三千四
百二十文俱係葉滿收西園有妻軍人王
遠兒自嘉靖九年正月起至八月初二日
止計七箇月共錢一千二百六十文張勝
宗自嘉靖七年八月起至九年八月初二
日止連閏計二十五箇月共錢四千五百
文俱係苟民甫收李保兒自嘉靖八年十
一月起至九年八月初二日止計九箇月
共錢一千六百二十文梅仕原自嘉靖七

年正月起至九年八月初二日止連閏計
三十二箇月共錢五千七百六十文俱係
蘇帥保收李成自嘉靖九年正月起至八
月初二日止計七箇月共錢一千二百六
十文小旗丁龍四自嘉靖七年十一月起
至九年八月初二日止連閏計二十一箇
月共錢一千八百九十文俱係王苟兒收
以上閏等陸續共收過銅錢五萬三千五
百文轉送
神宮監太監劉杲收訖其餘旗軍東園貴益

等三十八名大園江宫等四十九名西園
賈原善等十六名栢園李榮等十四名果
園鄭滿等三十八名靛園鍾名等三十九
名共一百九十四名并役占軍人黄亞甲
等一百零五名俱係太監劉杲等包納月
糧今因軍人許亞全拖欠未納被鮑存成
捉禀太監責打以致伊男許玉軍人金成
各將前情首赴南京兵部蒙送職方司查
審行拘潤等到官審出前情據此行間又
奉本部送進

孝陵神宮監手本開稱各園栽種
上用苗薑瓜菜并日逐進送
奉先殿獻新供養時新菜品等物除各園栽有
外其餘天年旱澇遇缺俱用買辦不敢缺
誤今被本衛軍餘金成許王捏告各園旗
軍內有辦納月錢委係總旗凌潤等陸續
收取交與各園監工官長隨內使收貯前
去宣州買辦種薑及
進貢鮮苗嫩薑蒜生薑蒜花等項今究各園
旗軍本監若不行文知會恐破誣陷各役

不便爲此合用印信揭帖送赴南京兵部
知會煩爲分豁詳察施行續准
神宮監揭帖內開大園鮑存成兼滿郭伯兒
收過銅錢係監工奉御王錦等收貯東園
凌潤陸官佑周闕收過銅錢係內使張才
等收貯西園苟氏甫蘇隆保王苟兒栢園
蔣良一王節收過銅錢係長隨董聰等收
貯等因到部看得該監各園
進貢菜薑瓜蒜等物必有原設人役管理栽
種旱澇惟田禾可言瓜菜澆灌雖旱亦得

收成豈有辦納月錢買補之理今既稱納
錢買補不知始於何年奉何事例行准該
監回稱查得栽種薑菜香稻松栢樹株等
項額有大園東園西園栢園四處俱自洪
武永樂年間設立到今見在旗軍三百六
十四名雖係栽種名色而進送
奉先殿供養菜品并供進
尚膳監造辦醋醃蜜煎子薑瓜茄之
上用香稻與
內府供用庫起運弃木監年例

進貢鮮筍嫩薑栽補樹株等項不敢缺少未
免買補其所用價銀本監無從區處就於
各園栽種人役內有不願出力者量出月
錢徑自與監工人員收貯過時湊買支用
此非奉有事例實是相沿舊規今該行查
擬合回報等因又據該衛開稱大園見當
差旗軍一百四十二名內納錢旗軍五十
五名東園見當差一百八名內納錢四十
三名西園見當差九十一名內納錢二十
二名栢園見當差二十八名內納錢十六

名果園見當差七十四名內納錢三十八
名靛園見當差九十四名內納錢三十九
名除園軍外太監劉杲跟用旗軍六十名
納錢十四名夏銘跟用四十名納錢十名
左監丞馬玉跟用十八名納錢十名右監
丞宋保跟用二十名納錢十一名張杲跟
用十八名納錢七名張福跟用八名納錢
五名奉御韋演跟用十五名納錢四名王
錦跟用九名納錢二名高永跟用六名納
錢四名鄧鵬跟用六名納錢五名幸福跟

用六名納錢三名長隨李欽跟用八名納錢二名董聰跟用八名納錢二名劉仕達跟用八名納錢二名董文跟用六名納錢三名屈鎮跟用八名納錢一名崔成跟用六名納錢二名尤川跟用六名納錢一名內使張才跟用八名納錢二名屈宗跟用六名納錢二名劉文敬跟用七名納錢二名巨鐸跟用七名納錢二名牛保跟用七名納錢二名王保跟用六名納錢二名鄭福跟用四名納錢一名金玉跟用六名納

錢二名孟鎮跟用六名納錢二名于經跟用六名張銳跟用六名張雄跟用五名張忠跟用五名張信跟用六名吳經跟用六名吳亮跟用五名蘇進跟用二名顏大經跟用四名王秀跟用五名高忠跟用四名馬錫跟用三名趙俊跟用二名趙林跟用四名周昂跟用五名劉祥跟用三名于喜跟用二名劉養跟用五名據此案呈到部

臣等看得

孝陵衛衙門專一守護

陵寢[illegible]謹護陰松栢

進新茶果品物各項差用既不可受財責放亦不可私下濫役今據各旗軍供稱及該衛開報太監劉杲等包納役占數目前來共該賣放并役占旗軍三百一十八名內凌潤等經收張蔭等一十九名自嘉靖五年六月起至嘉靖九年八月初二日止共錢五萬三千五百文其陸園納錢旗軍一百九十四名每月該錢三萬一千五百文以一年計之共錢三十七萬八千文不知

作何支銷役占納錢軍人一百零五名每月該錢一萬[illegible]千九百文以一年計之共錢二十二萬六千八百文俱各盡收入已及照內使張銳張雄張忠于經劉養于喜張信吳經吳亮蘇進顏大經王秀劉祥高忠馬錫趙林趙俊周昂俱係先年姦黨問充淨軍近年雖奉

欽依給與內使牌帽比與見任太監官員事體不同該監亦各撥與軍伴實是任私徇情欺公玩法衆照劉杲等不以

陵寢為重優卹旗軍乃敢濫役責放貪饕財賄
且各園地畝寬闊計其每歲所入之利自
是
上供有餘亦何假於買辦其本園果缺舊種一
年價直曾費幾何至於松栢等樹枯槁就
於在山新生小樹移而補之用豈能盡今
俱用買補實是遮飾其太監以下軍伴先
年應有定額今據其役占之數實為太濫
又復令之納錢亦係剝削其該衛官吏阿
意奉承而莫之舉及至行查方行開報罪

亦難逃如蒙乞
勑該部查議將各号合用人役照例查處撥給
其各多餘之數盡行退回該衛應當巡山
等項差使仍嚴法禁其濫役及將劉果等
責放辦納等項情弊通行法司提究庶幾
知警將來

浚川奏議集卷之五

浚川奏議集卷之六目錄

奏議

題本三首

浚川奏議集卷之六

金陵稿

浚川王廷相著

奏議

題本三首

乞查内外守備占收草場銀兩以

題爲乞査守備重臣占收租銀以人

國課以神馬政事准兵部咨准該本部題准

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晏　等揭帖及准

南京中軍都督府經歷司手本奉本府案

合仰

欽差守備太子太保魏國公徐　咨各將原占

牧馬草場田地遵奉

欽依事例盡數退出本部徵收并内守備造冊

開稱嘉靖元年起至八年七月終止係本

監已故太監戴義高隆李英秦文王堂崔

和去任太監楊奇卜春等八員收過南京

錦衣等衛所草場田地租銀三千八百二

兩九錢九釐八毫四絲外占收各衛營房

倉基地沿地荒地及竹篠圩草場等處租

銀又筭該七百五十六兩六錢八分通計

銀四千五百五十九兩五錢八分九釐八

毫四絲俱備買辦

薦新進貢品物及差齎本盤費等項公用支

銷盡絶及取回太監賴義已故呂憲見任

李瓚三員自嘉靖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到

任收過本年秋冬二季及九年分未經查

勘以前租銀共該三百一十二兩八錢七

分八釐未曾支盡於嘉靖十一年三月二

十一日批差掾史楊萬春領解到部送司

照數秤收貯庫訖外守備冊開嘉靖元年

起至九年止收過府軍等衛所草場租銀

二千零三十八兩四錢六分一釐外占收

各衛營房基地又筭該九百八十兩八錢

五分通計銀三千一十八兩九錢一分一

釐開稱正德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起借

支過嘉靖元年分租銀買辦過禮物送各

往來使客等項官員與各衙門官員到任

看操看城公堂酒席禮物及差官齎本盤

纏祈雨行香紙燭等項俱稱支銷盡絶及

行據南京府軍等衛牧馬千戶所各造報

清查過投獻軍民并佃種人户田地頃畝租銀數目到司案照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車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視草場南京廣東道等衙門監察御史等官張心等題前事該兵部覆議看得巡視草場御史等官張心等題稱南京内外守備衙門占收租銀荒熟田地并首稱地共計一十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七畝有餘内成熟田地論畝起科欵荒草地佃納租銀乞要轉行内外守備官將前

項田地盡數退出永遠不得侵占其熟田地照例赴南京兵部納租以備買馬支用欵荒草地照舊牧放官馬餘下草脚聽附近軍民樵牧仍將遞年收過租銀量爲查處一節爲照牧馬草場徵收租銀以備買馬之用係見行事例遞年以來被勢要占種收租節該各官論奏已經委勘今本官會同踏勘具奏前來既稱守備衙門占種數多委於

國課馬政有損相應查究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南京兵部轉行内外守備衙門備查前項田地係自何年何人開墾何人投獻是否盜賣自嘉靖元年起至九年止遞年所得花利各衙門有無作何支銷其見存若干何處收貯俱要見行解送南京兵部交收如有侵欺入己應參奏者徑自參奏應提問者并投獻盜賣地土人員一體照例提問毋得輕貸所占田地責令照數退出永遠不得侵占成熟田地多召良善軍民佃種照例赴南京兵部納租以備

買馬欵荒草場照舊牧放官馬餘下草脚聽附近軍民樵牧俱照本官所擬施行敢有仍前占恡不行退出者即便指名參奏限三箇月清查完日仍造冊徑自奏繳并送本部查考等因嘉靖十年七月十三日題奉

聖旨是這牧馬草場例該徵收租銀以備買馬之用南京内外守備衙門乃敢占種數多好生負國着行南京兵部備查何人投獻是否盜賣累年所得花利作何支銷若有侵欺入

已的指名叅奏應提問的弁投獻盜賣人員
一體照例提問從重發落所占地土郎令依
限退出召民佃納其餘荒地等項照舊牧放
官馬及附近軍民樵牧欽此欽遵移咨到部
已經通行內外守備衙門查理去後今該
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前項牧馬草場地里
廣遠京衛馬匹有限牧放不周歇荒實多
先年居近軍民因而私自開墾成熟田地
或隨時樵牧亦不報官起租至成化弘治
不等年間南京金吾前等衛開稱已故舍

餘劉綱陶清王剛牛勝蘇信梅文達等互
相爭奪不遂陸續投獻內外守備衙門彼
時內外守備各官亦不思係牧馬官場應
該徵銀入官以備買馬之資却乃占恡責
令南京錦衣等衛所屬地方委官丈量論
畝起租徵銀各私自委官管收以後更代
遂相因襲視爲應得之物任意公私花費
自嘉靖元年起至九年止內守備衙門收
過草場租銀并營房地基等銀共該四千
八百七十二兩四錢六分七釐八毫[illegible]絲

內除賴義李璬任內銀三百一十二兩八
錢七分八釐見在未曾動支其餘以上年
分銀兩查得俱開齎本盤纏到任送禮等
項該銀一千一百四十七兩一錢八毫四
絲俱係各年零碎支用花費日久難以細
究及查得
進貢品物舊例鮮藕每年一千二百枝每枝
價銀一分該銀一十二兩自嘉靖元年起
至八年止共藕九千六百枝該銀九十六
兩今冊開各年共藕二萬六千四百枝該

銀二百六十四兩內冒開銀一百六十八
兩荸薺每年九千六百斤該銀九十六兩
今冊開各年不等共荸薺二萬一千二百
零九斤該銀二百一十二兩九分內冒開
銀一百一十六兩九分新茶每年一百八
十斤每斤價銀三錢該銀五十四兩自嘉
靖元年起至八年止共茶一千四百四十
斤該銀四百三十二兩今冊開各年共茶
三千二百斤該銀九百六十兩內冒開銀
五百二十八兩枇杷每年一千零五十斤

每斤價銀一分八釐該銀一十八兩九錢
自嘉靖元年起至八年止共枇杷八千四
百斤該銀一百五十一兩二錢今冊開各
年不等共枇杷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七斤
該銀三百二十一兩六錢六釐內冒開銀
一百七十兩四錢六釐柿子每年二千箇
每箇價銀一釐該銀二兩自嘉靖元年起
至七年止共柿子一萬四千箇該銀一十
四兩今冊開各年不等共柿子五萬五千
九百九十三箇該銀伍十五兩九錢九分

三釐內冒開銀四十一兩九錢九分三釐
柑子每年二千五百斤每斤價銀二分該
銀五十兩自嘉靖元年起至七年止共柑
子一萬七千五百斤該銀三百五十兩今
冊開各年不等共柑子三萬三千七百三
十五斤該銀六百七十四兩七錢一分內
冒開銀三百二十四兩七錢一分甘蔗每
年七百根每根價銀五釐該銀三兩五錢
自嘉靖元年起至七年止共甘蔗四千九
百根該銀二十四兩五錢今冊開各年不

等共甘蔗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七根該銀
七十四兩八錢三分五釐內冒開銀五十
兩三錢五分五釐冬筍每年三千斤每斤
價銀二分一釐該銀六十三兩自嘉靖元
年起至七年止共冬筍二萬一千斤該銀
四百四十一兩今冊開各年不等共冬筍
二萬九千六百三十八斤該銀六百七兩
八錢九釐內冒開銀一百六十六兩九錢
八分九釐橄欖每年三百四十斤每斤價
銀二分七釐該銀八兩一錢自嘉靖元年

起至七年止共橄欖二千三百八十斤該
銀五十六兩七錢今冊開各年不等共橄
欖八千一百四十四斤該銀二百一十九
兩八錢八分五釐青梅冊開嘉靖元年起
至八年止各年不等共青梅五千三百四
十六斤每斤價銀四釐該銀二十一兩三
錢八分二釐內無冒開以上十起每年筭
該用銀二百二十六兩七分六釐自嘉靖
元年起至八年止實該用銀一千六百八
十二兩七錢八分二釐今冊開各年不等

用銀二千四百一十二兩四錢八分九釐
内通計價銀一千七百二十九兩七錢
八釐原任太監戴義高隆李英秦文王堂
俱故見任太監楊奇卜春俱係經手之人
相應查究外守備衙門收過草塲租銀并
各營房地基等銀共該三千一十八兩九
錢一分一釐今查得冊内看操城齋本
盤纏用之公務者無多往來使客各衙門
到任饋送禮物者居半雖云在公支用事
多無補於官祭照先任内守備今閒住太

監楊奇卜春私徵租銀濫用無度倚辦
進貢冒破數多事涉侵欺法當提究外守備
魏國公徐鵬舉貴曆世臣私占國利蹈襲
宿弊不知改革雖無侵欺入己亦係浪費
錢糧合無量加罰治以警有位惟復別有
定奪再照内外守備衙門退出成熟田地
本部另召良善軍民佃種照畝收租實爲
便宜其歇荒草地若欲依例牧放官馬但
前項草塲俱在江北今京營騎操官軍馬
匹别有清墩銅井等處草塲自足牧放若

欲聽民樵牧多係長蘆葭草實爲利區利
之所在人所必趨既無業主必啓爭端因
而聚衆相敵爲患非小合無照舊召令軍
民管業仍量收草脚銀兩庶得官民兩便
其内外守備退出原占營房地基并各衛
沿城倉基教場等項地土原非踏勘之數
其段落多寡未經丈量明白難以定租合
無仍行巡視草塲監察御史張心等一併
通行將京城以外營房基地等項盡數踏
勘明白未起租者量爲起租造冊

奏繳臣等查得南京錦衣等五十二衛所歲
造各項文冊工食紙筆費用頗爲繁多貼
黄冊約用銀三兩旗役冊二兩歲支歲用
冊伍兩折俸冊一兩月糧冊每月一造三
兩冬夏布鈔冊每年二季造六兩官旗冊
三年一造三兩貼黄親供手冊五年一造
五兩戶口冊并填給由票二十五兩馬羸
冊五兩今年見造逃故冊單約用銀十兩
此皆干繫軍政勢所不免者各衛所每遇
造報俱是本管官自備及科派軍士出辦

以致官軍俯仰不足度日窘迫上司視如
故常無由改革少加䘏卹今前項營房教
場等項房屋田地原不係草場例該買爲
之數合無將租銀徵收在官貯庫每年造
冊之時約一衛幾次該銀若干就令該衛
所掌印官支領督造原無營房衛分亦就
於前銀多餘之數撥給庶官軍不致科派
累害之擾而
朝廷亦得沛其撫卹之仁其內守備每年
進貢與外守備齎本盤纏等項公用各有蘆

洲銀兩數多自足買辦儘有贏餘自今以
後每年收完蘆洲銀兩俱要一一貯庫作
正支銷不許指以饋送往來使客及新官
到任等項禮物破費庶官銀不致妄支而
公事亦克有濟矣

定擬改造平船起運竹木題本

題爲成造
供應家火急缺物料事車駕清吏司案呈送
准工部咨該南京內官監太監呂憲等奏
先准南京工部手本准工部咨該內官監
太監郭紳等題稱造辦家火急缺竹木板
枋等料要行南京工部及南京內官監差
委官員前去龍江關等處抽分竹木局并
蕪湖抽分廠會同工部委官將板枋竹木
作急抽收印烙委官管運赴京以濟急用
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備行到監欽遵已經委官前去各
該廠局會同該部抽分委官將板枋竹木
等料印烙照例行取船隻起運間近該南
京兵部右侍郎萬　題爲條陳職掌因時

興革以便官民事要將
內府歲用板枋竹木比照先年
皇木事例編成牌筏可以節省船差等因該
工部議行該衙門詢勘相應重別具
奏施行等因覆題奉
聖旨是准行欽此亦行到監臣等詢勘擬奏間
又該南京吏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柯相
等奏爲申明節省船差事例以便遵守以
亟紓極困夫甲事內開欲將板枋竹木編
成牌筏等因通行前來　等看得前項板

枋竹木由南京工部抽分印烙兵部撥船
裝載本監委官管押運赴京起運無阻滯之
患
供應有取給之益自永樂宣德成化等年以
來節奉
欽依取運迄今百十餘年内外遵守著爲常規
今各官欲照
皇木事例編捎簰筏仍撥船隻乘坐及備篙
纜水手等項尚謂節省船差固爲有見以
臣愚揆之所運杉楠板枋鍾楻檀木土塘

松板杉條猫筆水竹每運約有四萬餘數
其中長者二丈有餘短者一丈四五尺至
六七尺者參差不一實爲煩瑣比與
皇木梁棟大材甚不相同至於猫筆水竹尤
爲細小止可捆縛成把以船裝運若欲編
捎簰筏實非所宜且簰筏初出龍江順水
而下百二十里遂抵儀真亦爲不難所難
者淮流之險峻黄河之洶湧運河之淺窄
洪閘之間關船隻尚有高帆穩舵長篙巨
纜風水順逆人力可施其簰筏止靠人夫

搖挽雖有水手不過循岸撐駕而已一遇
五六月間水勢泛漲衆以官民船隻往來
絡繹遇洪打閘紛紜擠擦萬一篙纜鬆散
漂流之患難保必無管運委官何所措手
況暑雨時候沿途夫役經宿連朝不得接
代寧無騷擾是船差雖減而勞民傷財其
害愈甚誠有如該部所議者臣等監臨官
員若不詢實具奏乞請
明旨誠恐有誤
供用貽累匪輕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錢糧重務將先年舊規
勑下兵工二部從長議處前項竹木捎簰裝船
孰利孰害徑自具奏候
命下之日本監遵依起運庶爲民便等因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查
先該南京兵部右侍郎萬　等題爲條陳
職掌因時興革以便官民事内開南京司
禮等監近年奏討
供應板枋竹木用船最多壞船尤甚致累夫
甲修造賠貱其苦尤不可言要行議處[illegible]

係在京神木廠并真定盧溝橋抽分廠所
有者止於各廠支取免令起運或雖係各
廠所無而近京地方可以收買者行移南
京工部於龍江蕪湖等抽分廠折價解京
召商上納如果彼中不產會計合用數目
行令各該抽分廠抽運照依節年
皇木事例即於抽分處所置辦索纜及一應
撐駕什物編成簰筏分定起數運
進應用等因該本部議行該衙門詢勘應否
重別具奏等因奉

聖旨是准議行欽此欽遵已經通行詢勘未報
間又爲申明節省船差事例以便遵守以
亟紓極困夫甲事該南京吏科等衙門給
事中等官柯相等奏前事該本部覆議相
應勿拘勘報即行編捎簰筏不必用船裝
運等因奉
聖旨是依擬行欽此又經通行欽遵外及照蕪
湖龍江等廠局歲給各監松木扳枋數多
查得在京盧溝真定等抽分廠每年亦各
抽有堪以支取應用等因通查去咨呈到部

臣等看得南京內官監太監呂憲等奏稱
前項板枋竹木今若盡行編簰起運誠恐
有誤
供用要行從長議處一節爲照竹木板枋
內府歲用固不可缺但馬快船隻之差爲軍
民夫役之患委無紀極先該各官建言要
行停免船差編筏起運無非禁革姦弊省
費民力之意已經本部依擬題奉前項
欽依備行勘處去後今太監呂憲乃於行勘之
餘復執貽累之奏臣等再三酌處議得各

監歲用木植內惟松木板枋北方所產尤
勝南方真定盧溝等廠每年抽稅俱可充
用聽臣等酌量所用緩急另行議請
定奪其餘杉楠猫竿等項竹木未免仍須南京
起運但洪閘之間關船筏之便否各官所
議不同臣等難以遥度相應彼處會勘合
無候
命下之日本部移咨南京兵工二部會同司禮
御用內官二監掌印官及原經建議侍郎
萬　給事中柯相等從長計議前項杉楠

板枋竹木要見捎䉀裝船何者為便不得
更持異同務使事體歸一官民兩便經久
可行徑自會奏
定奪施行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咨部送司行間又奉本部送
准南京工部咨開南京司禮監板枋遇例
停止行據龍江瓦屑垻二抽分竹木局查
得內官監已印烙杉木板枋五十塊楠木
板枋四十塊杉條木二千五百根杉篙木
五千根檀木五十段楡木三十根猫竹五

千根筆竹四千根水竹三萬根御用監已
印烙杉木四十根杉木連二板枋五十塊
單板枋二百塊連二楠木板枋三百塊單
板枋二百塊楡木三十根俱該起運緣由
送司案查先為請乞
明旨停差文料官員以重漕政事嘉靖八年六
月二十四日准工部咨該工部題看得委
官主事馮岳呈稱蕪湖抽分廠除額支清
江衛河二提舉司造船料銀及供本部年
例料價外又有南京司禮御用內官三監

每年二次支取杉楠板木猫竹水竹該用
三萬二千餘兩不勾支給欲要停止合無
轉行該監遵照正德十六年
詔書內事理於龍江瓦屑垻等廠抽用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奉前因案
呈到部臣等會同司禮監等衙門太監等
官賴義等議得船之受載勢便於倉馬快
船制上有兩檣旁有倉槅竹木長大入倉
者少必棚駕船槅之上堆置兩廠之旁而
後可行然下虛上重易致風波之險其勢

必不得滿船多載以故內官等監起運竹
木往往撥船多至二百餘隻倉內盡皆空
虛便於附搭商貨管運內官無不各得厚
利用船既多則空閒日少前差方已而後
差復來夫甲困苦莫此為甚以故部院大
臣及科道等官往往具奏要編捎䉀筏以
革船運之弊因省軍民之苦今看得革船
用䉀歷年雖有建論一向未曾舉行中間
恐有勢亦不便照得近年以來蕪湖竹木
既以停止松木板枋取用北地其餘杉楠

竹木數亦不多大約以船二十隻爲率足
勾一年之用合無本部將嘉靖十年以後
應該改造快船除長闊丈尺之制俱照舊
外其兩搭倉樁蓋皆不設惟平鋪船面以
便竹木易得滿船裝載共造六十隻分作
三班專備運送竹木之用船可多載則濫
擾之累庶爲稍革三年一差則夫甲之運
亦不爲勞比之簰筏尤爲簡易順便經久
可行若仍使內官管運則刻剥之害必不
能除查得龍江瓦屑等廠抽分俱屬南京

工部而杉楠板枋缺少亦係南京工部買
補通與各監無相干涉及至起運委之内
臣猥之事體似爲煩擾合無將見在竹木
板枋候之次年造完平船抽收買辦完備
行令南京工部比照
進貢膳盒等件事例差委相應官員照依往
年起運給與張家灣雇車價銀解送工部
交割永爲定例其
内府各監缺用聽於該部支取如蒙乞
勅工部再加詳議奏請

行奪庶勞費可節官民兩便矣
　參劾南京司苑局左監丞鞠胄等題本
題爲剥害上直軍人事車駕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該南京通政使司連狀送據南京
金吾後衛軍人何能錢旺馮鑑何原李貴
劉勇張旺等五十名告稱見在守衛不缺
各役思得差多軍少難以應當又被司苑
局每班占用軍人一百名近年陸續逃亡
數多見在者少嘉靖二年蒙點軍給事中
陳江見得守衛直軍各衙門占用人役數

多門禁空虛無人守把爲此題奉
欽依將各衙門占用直軍盡行查革司苑局兩
班占用官軍二百四員名一向在局見得
本局原有各衛取用軍餘六十一名應該
栽種又有南北鄉夫池果等户并兩縣食
糧人匠京城裏外園林田地池塘每年收
租錢銀兩數多應該在園應工買辦各樣
蔬菜儘足不將守衛直軍發回在門守把
應點今蒙守備查點各軍切思本局積年
書寫識字劉提鄧伏子屢次害巧計主

張勝朧將守衛軍士在園苦累無伸不得
安生將前各衛軍餘鄉夫人匠各役賣放
假倚買辦花銷名色若不狀告見得劉提
父深子進坐食圖利門禁空虛豈不違法
伏乞垂慈查革以固門禁深爲萬便等情
送司隨行各門把總指揮劉深等拘提本
局識字軍人劉提等到司行行拘留守等
五衛軍人蕫采户梁尾才等二十二名果
户丘繼宗等一十四名池户熊一等十六
名供稱除逃故十名未補見在五十一名

各認辦綱巾錢二百文交收本局又據上
江二縣池户樂毅等二十四名供僉本局
池户每月除辦
進貢品物外各納官錢二百文交入本局綱
司又據守衛直軍劉慶受等一百名供稱
見任
玄武北安等門守衛有司死局原撥直軍陳
通等兩班官二員軍二百名在局下園差
使被本局官將劉慶受等一百名提出在
外勤取結狀稱言老幼每人一月納錢一

百五十文共交錢一萬五千文又審據金
吾後等衛軍人劉提等供稱與軍人鄧伏
子李原亮李子友陸勝安俱克司苑局識
字惟提在局年深專一管帳本局有内外
果園池塘數多額設上江二縣果户六十
六名池户二十四名看守如果品缺少俱
係各户買補及每年有租銀一百七十餘
兩應用遞年採取品物獻新
進貢不缺有本局左監丞鞠貴右監丞張保
奉御徐通李祥莫謙康彪張森見得人多

將上直軍一百名提出在外勤要把總指
揮劉深等結稱老幼不堪每人一月納錢
一百五十文留守五衛原額栽種蕫采池
果等軍六十一名除逃故十名未補外見
在五十一名不令下園栽種每月每人納
錢二百文民池户樂毅等二十四名除辦
納品物外又每月每人納錢二百文俱差
委軍人朱與安林升孫史勝五郭五倪賢
十周忠催取每月共得錢三萬文每年共
三十六萬内每月八分與提五百文每年共

該六千文鄧伏子等四名各一百五十文
每年共該六千六百文朱興安等六名各
二百文每年共該一萬三千二百文作爲
幫貼錢通共分去二萬五千八百文餘錢
三十三萬四千二百文係鞠貴等分收入
已止將何能等一百名分爲兩班下園苦
累等因到司案查先爲興利革弊以裨
新政事該本部題節該南京户科給事中陳
江題兵部議得[illegible]司苑局栽種蔬菜扛
擡品物原有各[illegible]一名除照舊

不動外又[illegible]百二員名應合盡
行發回等因具[illegible]
聖旨是都准議行欽此欽遵又爲故違
舊制稽留直軍有防栽種事該南京守備司禮
等監太監秦文等題據左監丞鞠貴等呈
稱本局守衛官軍一百二員名委係洪武
年間
[illegible]乞要照舊輪班下園供役等因嘉靖四年
三月初七日具題節該奉
聖旨今後官軍下園供役還照洪武年間舊制

行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已經通行去後
今奉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司苑局栽
種蔬菜扛擡品物原有各衛軍餘六十一
名正爲前項差使而設又取上直官軍一
百二員名雖稱
舊制但
國初獻享及每日
上供品物盡出本局種辦所用人力誠多况彼
時軍伍充實撥[illegible]北京該局所
行者不過[illegible]

獻新
太廟及[illegible]起
進貢而已其果户池[illegible]之種辦園林田地租
銀之幫助行蘇州徽寧池太等府種藠竹
木等料已多羨餘未能查處及照先年
舊制上直軍人止該一百二員名逐日撥取下
園差用朝入暮出今却占用直軍二百四
員名額定名數常川在苑分爲兩班過半
賣放又將各衛正差軍餘縱令買閑獨累
借用直軍以致何能等貧苦不堪節經具

浚川奏議集卷之七　金陵稿

浚川王廷相著

奏議

題本一首

裁減南京

進貢馬快船隻題本

題為減退

薦新等項船隻事車駕清吏司案呈送准南京
守備司禮等監太監賴義等揭帖准南京
兵部揭帖煩照該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轉行各該監局將後開一應
進貢品物要見某衙門起數若干某起何年
進貢額數若干某起何年續添其數若干某
物應合省併某物原有額數不可省併逐
一通將品物數目開具明白回報以憑查
議施行准此行該南京司禮監行令各監
局庫查得各該起運品物俱自永樂宣德
等年節奉
欽依相繼
進貢及各將品物起數回報前來前項品物

俱係先年奏有
[illegible]命
薦新并供應重務况今見奉
欽依查議具奏請
旨去留必待公同從長議處為此今將守備廳
進貢品物并各衙門查報起數及先年原行
旨意抄白一本合用揭帖前去南京兵部查議
施行等因到部送司案查先奉本部送准
兵部咨該本部題兵科抄出南京守備司
禮等監太監賴義等題據南京尚膳監內

官監
御用監織染局司苑局等衙門各呈前來照
得各衙門年例
進貢冰鮮品物起運
制帛龍衣各項供應錢糧所用裝載黃馬快船
照例行移南京兵部取撥臨期又該內外
守備委官公同科道部屬等官驗裝係是
舊制遵行歲遠先因南京兵部奏減前項船隻
各該衙門於嘉靖元年具呈守備太監戴
義等將成化弘治正德等年撥過船數開

坐具題該兵部查覆欽奉
聖旨這應新行起運錢糧船隻只照後開弘治
年例行不必增多減少有誤供應欽此移咨
該部又行減退各該衙門裝運不敷覆有
具呈嘉靖四年該南京守備太監泰文等
具題該兵部查覆欽奉
聖旨差撥船隻已有明旨南京兵部如何又故
違減省有誤供應且不查究今後務要遵照
弘治年間舊例行兵部知道欽此欽遵但今
該部不照前例差撥臨裝之時科道部屬

官員又行減退切緣所品係供薦
宗廟重務
制帛乃
郊祀
天地盛典事體非輕其餘錢糧俱係
上用供應之品實為緊要若不再行舉呈各該
起運人員因是船隻減少重疊加裝卒遇
河乾水急處所盤灘過淺行動艱難耽延
日期多受負累不能前進乞為轉達覆請
前
旨行令內外衙門照例差撥庶免誤事累次具
呈臣等議得前項船隻所運品物皆係
朝廷重務南京兵部該司照例差撥者固有
於內減退者亦多切詳所減船隻蓋由近
年題奉
欽依節省財力蘇息民困但前項經該起運衙
門為因船少中途負累以致又復具呈臣
等叨守地方敢不仰體
聖意愛恤軍民緣責任所關萬一誤事其咎難
逭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
郊祀
天地供獻
祖宗品物為重乞
勑兵部再行申明前
旨通行南京兵部并內外起運裝船衙門遵照
弘治年間事例照數差撥永為遵守等因
題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
到部查得嘉靖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早

該司禮監太監黃偉傳奉
聖旨訪得南京進貢船隻起數甚多每差運內官
廉靜守法者固有貪刻害人者不無沿途多
索人夫勒要折乾銀两不遂所欲動輒捜求
甚至毆打職官綁縛夫役裏河一帶俱被其
害甚非朝廷恤民之意便着兵部行南京內
外守備官查進貢起數可省則省可併則併
如起數係定額難以省併裝運之時照例着
兵部科道官監視務要儘船裝載不許多撥
聽其夾帶私貨搭人索錢甚管運內官務選

老成安靜的去允姦貪刻剝好生事端之人
俱不許差遣都察院還出榜禁約人夫照例
上水二十名下水十名合用廪給口糧俱照
關文應付敢有似前多索夫役勒要折乾銀
两生事害民的撫按巡河兵備等官將本船
爲首一人拿與被害之人對問明白干礙應
參官員指實具奏亦不許指此縱容地方人
等上船妄拿多人阻滯供應其两京文武官
員依憑聲勢乘坐官船多索人夫及過關食
米者比比皆然着通行禁約經過人員人夫

照奏定事例差撥廪給口糧照關應付敢有
違犯應拿之人就便拿問應參的指實參奏
俱務在着實遵行不許視爲泛常虛應故事
欽此欽遵
德音一布遠近懽騰南京久憊之軍民沿河困
苦之夫役漸有甦息之望奉行未久南京
守備司禮監太監賴義等又題前因查得
欽依事理明開可併則併可省則省如起數係
定額難以省併裝運之時着科道兵部官
監視務要儘船裝載

聖諭諄切炳如日星不知各該衙門曾否查明
某物當省某起當併却又援遠年事例廢
格新奉
欽依實難再議合候
命下本部行移南京兵部轉行內外守備衙門
遵照前
旨將一應
進貢品物從公查議要見某物起於何年應
合省併某物原有額數不可省併通將品
物數目開坐具題請

旨去留合用船隻多少仍照嘉靖六年欽奉
聖旨施行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咨部送司已經呈部通行各
該衙門查議去後今奉前因查得正德十
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伏覩
詔書內一欵南京年例進鮮馬快船隻舊例每
起不過三隻正德元年以來違例撥給比舊
加多攬載客貨沿途攪擾本等糜絡夫役之
外勒要銀兩數多甚爲民害兵部出榜通行
禁約今後進鮮船隻務要照舊例撥給經過

地方不許分外生事勒要折乾銀兩違者巡
按巡河等官指實參奏不許故縱欽此又查
得正德十六年十月內爲
開讀事該本部尚書喬　等題稱欽奉
詔書以來除過
進鮮船隻照例差撥不過三隻外但各項起
運官員紛爭不已未免彼此爭議有傷大
體乞要自弘治正德年間增減數內於今
次議過應減應革數目再爲議擬該兵部
議得合無開立前件悉照應減應革事宜

移咨南京兵部揭取欵類翻刊板榜通行
遵守等因題奉
聖旨是這進鮮等項船隻稱照弘治元年之
數其餘俱擬行南京兵部還翻刊板榜通行
遵守今後再有例外逼要多討紛爭的該部
并科道等官從重參奏處治欽此欽遵查呈
到部看得南京各衛馬快船隻乃
國初之時置備水軍征進輜重之用大小黄
船乃永樂以來供奉
乘輿北駐及

進貢方物而設
太宗皇帝遷都北京各項船隻遂專運送
宗廟薦新及
上供品物但
國初法令嚴明人存警畏惟知敬事罔敢營
私是以物有定品船有定數上不廢事下
無疲力柰何日久弊生法存人玩管運內
臣乃有假
進貢以規利者正德以來其弊愈甚未及啓
行先索夫甲銀兩有見面錢有吹手錢有

打醮錢有轎馬錢有茶果錢行至中途經
令附搭商貨勒討封銀或二三十兩或四
五十兩一不如意則拷打追逼夫甲受害
控訴無所旣得厚利日益妄圖往往撥船
之時虛張品物多置杠櫃務求船多以濟
已私本部雖曾奏有
開讀事例議奏減革亦止據管運內臣開報
杠數擬定船隻未曾詳查杠內物品器用
多寡輕重數目實未能盡發其欺隱而有
以折服其心故雖奏有

明旨卒不能如法舉行是以各該監局內臣
猶欲復舊輒欺矇具呈以致內守備太監
賴義等又有此奏查得黃馬快船每隻或
長六丈至八丈濶不下一丈二丈若盡船
裝載多可三百石稍輕二百石再輕一百
石此其常也今臣等查議惟所運之物爲
主每起先論其物數之輕重次計其爲杠
之多寡後定其船隻之數目如
制帛如
龍衣如氷鮮等杠則寬以計之其餘則少加多

增損也載者多者不過四五十石少者數
石而止通無有重及百石者以船計之則
乘載有餘地以人計之則撑駕有餘力雖
有貪濫姦詐之人違法紛爭以求多撥亦
無所措辭又安得欺取此誠經久可行官
民兩便臣等以爲立法固在於精審行法
尤貴於信必使法行而人不守亦徒爲文
具耳仰惟
皇上以聖神之德敷乾剛之政始而
即位之詔袪累年之弊習今日省併一

旨垂無窮之德澤海內臣民忝覩
休美孰不懽忻鼓舞仰荷
太平若使管運之臣貪利之習猶夫往昔不加
懲治則船隻雖減弊端猶在夫甲之害終
莫能除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以昭王度今後南京管運內臣
設有仍前索要夫甲見面酒席封銀等項
許被害夫甲就於兩京兵部陳告參問請
旨發落照依文臣受贓革去職役仍追原銀給
還夫甲如此則貪人庶少知警法令不爲

徒設臣等愚昧又竊有獻古之聖王不貴
異物明主樽節國用臣等查得
宗廟薦新品物惟太常寺所進爲
太祖高皇帝舊額其南京司禮監
制帛
孝陵神宮監苗薹等物南京織染局
龍衣印綬監
誥勑皆永樂以來
上供之數亦是舊額其餘自守備等衙門以下
所進皆宣德正統天順成化以來傳奉

列聖旨意
欽取上用此在可以減可以存者也但食品衣
服器用舉皆切於
聖躬其減與存亦惟
聖心酌省以就儉約非臣等所敢輕擬如枇杷
之無味非南京之所出無益之品可以省
也青梅之酸澁有太常之
薦新守備之
貢可以減也天鵝鷓鴣等禽北方隨處皆有
榴柿子秋梨諸果北京所產尤佳此皆可

省南運屬之光祿寺可也如
龍衣彩錦紗羅綾段等物既有織染局逐歲之
辦復有南京供應機房不無過多且一次
龍衣之着安得經歲即壞若是
尚衣有餘似亦織造當省此則可以會計停止
者也又如南京内官監竹器并新添大簸
箕等件四萬八千三百一十箇把座論造
作則值錢不多計運送則所費不貲臣等
查議得竹器累年供進大簸箕等件已運
三年件數繁多積久不用徒致壞爛有費

無益亦合會計見在可勾幾年供用量爲
停止待將來缺乏之再行計造可也又如彩
漆雲龍膳卓硃紅漆方食籮盒銅鐵火盆
火單行竈拖爐銅鐵鍋雲龍圓爐架燭臺
銅鑵等件此皆堅久之物非用之數年不
得損壞者亦可以會計量省待其缺乏再
行計處不必年年供造勞運費財且如臣
庶之家置造家火器用動輒便過十數餘
年至有可以遺子孫者今
深宮大庭之內其爲器之精緻何如其用器

之費等何如乃至易壞不時置造換之物
理殊爲未通伏望
皇上體念簡素之上德定立節省之弘規一則
可以撙蓄乎國用一則可以示儉於臣民
臣又看得太常寺年例
薦新工部年例造進勝盒等件及
孝陵神宮等監研柴南京內守備季報奏冊等
項船隻俱是事同一體通查明白備將省
併事宜轉行內守備司禮等監太監賴義
等外守備太子太保魏國公等官徐鵬舉

等逐一查議相同開擬乞
勑兵部再加詳定請自
上裁仍行南京兵部刻榜記石通行各該衙門
永爲遵守此後如有管運人員故違呈奏
阻格定規聽本部及科道等官糸
奏治罪等因題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
計開
南京守備廳八起
一起藕鮮六十簍每簍二十枝連滋養
泥作一杠共六十杠荸薺三十簍每
簍四十斤連滋養泥作一杠共三十
杠二項共該九十杠每杠約重八十
斤共重七千二百斤該六十石臣等
查議得可用船三隻每船裝二十杠
共筭該二十石極輕
一起新茶一百八十斤作三杠每杠六
十斤臣等查議得新茶杠數太少查
得嘉靖八等年俱與青梅四月內同
旬驗裝而乃另撥船隻誠爲糜費今

擬併與青梅作一起
一起青梅四十簍每簍二十六斤連水
作一杠共四十杠每杠重五十二斤
共重二千八十斤該一十八石有零
查係水鮮連前起新茶三杠共四十
三杠可用船三隻每船止裝一十四
杠三分筭該六石二斗有零極輕臣
等又看得青梅酸澁本非珍味既有
太常寺之
薦新又有尚膳監之盛薦議欲省免守備官

進貢伏乞
聖裁
一起枇杷三十五簍每簍連氷作一杠
共該作三十五杠每杠重八十二斤
共約重二千八百斤查係氷鮮可用
船一隻筭重二十三石二斗有零極
輕臣等查得枇杷酸澁無味止以竒
名得充
進貢况非南京所産每年俱係守備衙門着
落該行舗戶前往直隸蘇州等處收

買裝到南京形味已變况至北京全
無氣味
上供之用似爲無益臣等議欲省免
進貢伏乞
聖裁
一起石榴二十簍每簍一百箇共二千
箇二簍作一杠計十杠柹子二十簍
每簍二百箇共二千箇二簍作一杠
計十杠梧桐子一簍二斗五升作一
杠共二十一杠臣等查得三項共計

一千六百八十斤可用船一隻筭該
一十四石極輕臣等又看得石榴柹
子北土所産形味尤勝南方似應減
省
進貢改行光禄寺只於在京附近地方收買
供應惟梧桐子係南京所産之物查
得嘉靖八等年俱與
御用監水木犀陸鑵同旬起運止是三杠杠數
太少相應改行
御用監併入水木犀一起

進貢
一起柑橘二千五百斤裝五十簍每簍
五十斤作一杠甘蔗七百根裝十簍
每簍七十根作一杠通共六十杠今
擬裝船二隻每船止裝三十杠筭該
二十石甚輕
一起冬筍三千斤裝五十簍每簍六十
斤作一杠共該五十杠今擬裝船一
隻臣等查得嘉靖八年十一等月驗
裝船未出關已是河凍氷堅之時管

運人員往往將本部撥出駕船夫甲
取貼腳船銀兩仍將所解冬筍起從
陸路運臣等議欲將冬筍自嘉靖九
年爲始俱從陸路本部塡給
符驗關文應付到京似爲便益伏乞
聖裁

一起乾鯽魚一百尾計五盒每二盒四
十尾作一杠共二杠半糟鯽魚九百
九十尾計一百一十壜桶每壜桶九
尾每三壜桶作一杠共三十六杠半

鰣魚子腸鮓五十二斤該計四壜桶
每二壜作一杠共二杠通前共四十
一杠筭該二十七石三斗有零臣等
查議得前項物品實與氷鮮不同可
以儘船裝載四十一杠計三千二百
八十斤今擬裝船二隻每船裝二十
杠半筭該一十三石七斗有零甚輕

一起種薑等物一百五簍每簍二十四
斤連兹養泥五十斤每二簍作一杠
每杠重一百斤計五十二杠半共五
千二百五十斤臣等查議得可用船
二隻每船止裝二十六杠二分筭該
二十一石有零甚輕

一起苗子薑一百四十簍每簍二十四
斤連滋養泥約計五十斤該七千斤
生薑四十簍每簍二十五斤該一千
斤共八千斤共作一百杠臣等查議
得可用船三隻每船裝三十三杠三
分甚輕

一起藕鮮正數一千四百四十枝連滋

養泥作一杠每杠約重八十斤計四
十八杠共重三千八百四十斤筭該
三十三石二斗有零臣等查議得可
用船三隻每船裝一十六杠該一十
石七斗極輕

一起十樣果香橙等物約計六千斤每
杠重八十斤該七十五杠筭該五十
石臣等查議得可用船二隻每船裝
二十七杠半該二十石甚輕

孝陵神宮監二起

一起鮮笛嫩薑二百簍每簍約重五十斤連滋養泥三十斤共八十斤作一杠計二百杠生薑四十簍每簍重七十五斤作一杠蒜十簍每簍重七十五斤作一杠共十杠蒜花三簍每簍重五十五斤作一杠共三杠通前四項共計重一萬九千九百一十五斤作二百五十三杠筭該一百一十六石內少五斤臣等査議得可用船三隻每船裝八十四杠三分該三十八石六斗有零甚輕

一起栗子十簍每簍重五十斤作十杠楂子十簍每簍二百箇約重二十五斤十簍重二百五十斤作五杠銀杏三簍每簍重五十斤作一杠共作三杠生薑四十三簍每簍七十斤作一杠共四十三杠芋苗四十九簍每簍七十斤作一杠共作四十九杠山藥五簍每簍五十斤作一杠共作五杠通前共計一百一十五杠重七十四百九十斤該六十二石五斗有零臣等査議得可用船二隻每船裝五十七杠該三十一石二斗有零極輕

南京

內府供用庫一起臣等行准該庫査得本庫

自永樂年間

孝陵神宮監栽種香稻起運額數四千五百斤并篩簸二十箇准此

一起栽種香稻計四千五百斤每九十斤裝一竹籠共計五十籠篩簸二十

箇約重四十斤通共五十一杠筭該三十七石八斗臣等査議得可用船二隻每船裝二十五杠半該一十八石九斗極輕

南京

御用監

一起水木犀每年起運六罐計三箱前件杠數太少難以專運今議併與守備廳梧桐子共作四杠可用船一隻所裝重不過五斗極輕

南京司禮監一起臣等行准該監查

得本監

神帛堂

制帛出註

大明會典原額

制帛一起計二十箱杠後於景泰五年九月初

八日司禮監印信揭帖開本監太監

興安等於

文華殿奏見在

制帛數少不敷支用合無差人前去南京司禮

監坐取各樣

制帛三千段奏奉

聖旨是着南京工部上緊整理作急起運來用

欽此除欽遵外本監於景泰六年分

先行起運

制帛五百段例爲二起節奉

欽依起運到今近奉

欽降變染年例各色

制帛一千九十段自嘉靖十年分爲始等因進

此

一起各色

制帛每運五百段臣等查議得

制帛係

大祀

宗廟所用之物所置務須潔淨高爽倉廒方盡

誠敬庶免蒸濱合從寬處每二十五

匹作一箱約五十斤作一杠共計二

十杠可用船三隻每船止裝六杠六

分該二百七斗有零極輕

南京內織染局一起臣等行准該局

查得永樂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該

內使價成等齎到隨

駕內織染局啓本幷印信揭帖內開永樂十一

年六月二十一日該右副使劉景等

於

棕殿奏奉

聖旨京城去織造各色花素紵絲羅綾共二千

四百匹如今長壽回去就着他帶文書去南

京內織染局織造來用着匠計料合用金箔

絲顏等料本局見有放支并該庫衙門會有

闕支如無着工部應天府買辦送用作急織
完差人運來應用欽此欽遵
一起年例起運各色花素紵絲紗羅綾
等件每年二運每運多至三千四百
餘匹包裹必須周密此係
上用緊要之物裝貯不得過多臣等查議得今
定每箱止可裝二十五匹約重八十
斤作一杠每船止裝四十杠計三千
二百斤該重二十六石六斗有零大
約可用船四隻甚輕

南京印綬監一起臣等行准該監查
得先年起運
誥勑等軸該南京工部手本照依內織染局織
完多少數目送監裝表完備儘數均
匀裝盛櫃杠行文南京兵部例撥馬
快船隻裝運赴京並無額數亦無奏
准事例准此
一起
誥勑符驗等軸臣等查得自嘉靖八年以前每
運不過一千二百道今議每櫃定裝

一百道約重八十斤共筭該一十二
杠約重九百六十斤可用船一隻裝
重八石極輕
南京針工局一起臣等行准本局查
得正統元年二月初一日署局事都
知監右少監但佳等於
寶善門奏
准成造年例起運冬衣三梭綿布一萬四千二
百七十六匹裝七百五十箱在京差
官前來南京染造內官長隨人等年

例冬衣鋪陳等項准此
一起起運冬衣各色三梭綿布等物臣
等查得嘉靖七年以來每年起運匹
數俱一萬二三千以下多寡不一今
議每箱定裝布三十匹連箱約重七
十斤作一杠每船定裝五十五杠該
三十二石有零用船不過九隻臨期
照數驗裝
南京巾帽局一起臣等行准本局查
得永樂年間巾帽局年例差官運送

南京內官內使人等帽帶靴鞾韈皮
底等料到局俵散各年照人數錢糧
不一宣德三年九月十八日巾帽局
大使楊答剌赤於
文華殿奏奉
欽依額取預備用白硝麂皮麖皮并闊皮苧布
共四千匹就於原用來箱杠內裝回
等因准此
一起每年起運白硝麂皮麖皮三千張
闊白苧布一千匹臣等查議得皮二

十張裝一箱三千張作一百五十箱
布三十匹裝一箱一千匹作三十三
箱運俱約重七十斤作一杠共該一
百八十三杠重一萬二千八百一十
斤今擬用船四隻每船定裝四十五
杠三分計三千一百五十斤該二十
六石三斗極輕臣等又看得原奉
欽依皮布就於原運來箱杠內裝回今差來人
員往往止船外又索要裝箱船隻應
合禁革

南京內官監三起臣等行准該監查
得成化十年十一月十六日該內使
鄭喜齎到內官監揭帖該本監太監
常惲題爲
進用物件事奉
欽依着本監每年常例成造進用竹器家火并
黑竹扇骨等件四萬二千二百一十
箇把又查得嘉靖四年爲急缺器物
節催未到以防
供用事准南京工部手本開前事准工部咨

嘉靖四年正月初八日該內官監太
監陳林等題奉
欽依坐取成造硃紅漆朦金彩漆戧金雲龍膳
卓銅器家火等件八萬七千八百十
套付座箇扇對張領口把條隻又查
得嘉靖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准南京
工部手本准工部咨該內官監太監
郭紳等題爲缺少器物不敷
供應事奉
欽依着本監每年添造大簸箕等件六千一百

一十箇把座等因准此

一起年例起運竹器家火黑扇骨等件

并每年添造大簸箕等件計四萬八千三百一十箇把座臣等查得每年起運木櫃一百七十八箇每箇裝醬蓬蓋三箇大簸箕五箇筲箕四箇筬篠四十把作一扛計一百七十八扛木櫃五十一箇每箇裝米籮六箇小稀篩二十箇畚箕八十箇刷帚二百七十五把作一扛計五十一扛板箱四十六箇内二十八箇每箇各裝黑竹扇骨七百二十把作一扛計二十八扛十八箇每箇裝金漆竹筋三百六十把作一扛計一十八扛木桶二十五隻每隻裝硃紅油烘籃一座作一扛計二十五扛每扛約重六十斤共一萬八千斤該一百五十石今擬用船六隻每船裝五十扛計二十五石甚輕臣等查看得醬蓬簸箕米籮畚箕烘籃等件俱係細碎麤料之物

該用船中堆放裝載乃爲省便今該監各用木櫃太桶盛貯以物勢論之櫃中所盛反輕於櫃徒取繁重之擾以事體揆之麤料之器固加蔵襲實非物理所宜除行筋扇骨照舊用櫃外其餘醬蓬等件今後俱要除去櫃桶以就輕省俱臨期驗數裝船似爲便益臣等又查得此等竹器累年供應新添大簸箕等件已運三年數件繁多積久不及應用徒致敗壞無益亦合查筭可勾幾年之用量爲停止候將缺乏再行議造均乞

聖裁

一起坐取成造硃紅漆朦金彩漆戧金雲龍膳卓銅器家火等件臣等查議得每年起運木櫃五十四箇内二十四箇每箇裝朦金彩漆雲龍膳卓一張作一扛計二十四扛三十箇每箇裝棕薹薦一領作一扛計三十扛板箱六百三十七箇内二百箇每箇裝

鐵火盆一座見方三尺者每箇作一
杠餘及一尺八寸者每二箇作一杠
臨時驗裝五十箇每箇裝硃紅漆方
食籮盒一付作一杠計五十杠一百
七十七箇每箇裝銅鐵鍋二口見方
三尺者每箇作一杠餘一尺八寸者
每二箇作一杠臨時驗裝三十箇每
箇裝渾貼金寶雕雲龍圓爐架一座
作一杠計三十杠十五箇每箇裝渾
貼金寶雕雲龍高燭臺二座作一杠

計十五杠三十箇每箇裝紅黃銅水
鑵十二箇作一杠計十五杠三十五
箇每箇裝熟鐵圓火皐二座見方二
尺六寸者每箇作一杠一尺八寸者
每二箇作一杠臨時驗裝十六箇每
箇裝銅鐵暗燈六座作一杠計十六
杠三十箇每箇裝銅鐵行竈拖爐一
付作一杠計三十杠二十四箇每箇
裝熟鐵兩盒火皐二座作一杠計十
二杠三十箇每箇裝熟鐵雲龍火皐

一座作一杠計三十杠木桶三百二
十三隻內一百五十隻每隻裝硃紅
漆戧金雲龍涼煖膳盒連三盒一付
作一杠計一百五十杠一百七十三
隻每隻裝硃紅漆創金雲龍涼煖托
盒三付內口徑二尺二寸者每隻作
一杠六寸者每二隻臨時驗裝杠匣
一十一箇每箇裝硃紅漆攢竹鋪筋
杠十根作一杠計一十一杠內鐵線
肥皂竹箒每年收有多寡陸續起運

原無定額今擬每船定裝五十五杠
俱臨時驗數撥船臣等又着得彩漆
雲龍膳卓等器皿銅鐵火盆等件皆
係堅久之物非用之數年不得損壞
者今年年供運似是枉費臣等議欲
暫且停止待有鈌用再行計造伏乞
聖裁
一起楊梅四十五杠每杠八小簍每簍
三斤共重二十四斤連氷作一杠重
五十二斤通共重二千三百四十斤

筭該十九石五斗看係氷鮮臣等查
議得可用四隻每船裝一十一扛三
分該四石八斗有零極輕
南京供應機房一起臣等行准內承
運庫署庫事御馬監太監李政揭帖
查得嘉靖六等年節該各職題奉
欽依陸續織完叚匹起運赴京之日仍照舊應
付黃馬快船裝載今照本機房節奉
欽降音品花樣俱遵
勑載陸續僱織起運赴京交納以濟急用每運
並無額數及查即今七月初旬起運
叚匹已完在庫一千六百餘匹隹此
一起各色叚匹一千六百匹此項與內
織染局不同尤爲
上用緊要之物裝貯不得過多臣等查議得每
箱止可裝十匹作一扛約重五十斤
共一百六十扛該八千斤可用船七
隻每船止裝二十二扛九分重九石
四斗有零極輕
南京太常寺八起臣等行據該寺查

得洪武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今後這裏所産他處來的俱
有時新果木先須徑申太常寺官點看預取
進呈不得擅自呈獻與各處知會太常寺將
欽依旨意出榜禁約欽此欽遵永樂二十一
年奉南京禮部劄付正月十二月分
合用薦新品物除順天府産有之物
另行外照土無出産茶筍等項例該
南京太常寺送來供薦據此
一起二月分子鵞正數二十二隻附餘
一十隻食用稻穀一千二百斤臣等
查議得每鵞八隻作一扛每扛約重
六十斤稻穀一百二十斤作一扛共
十四扛該一千四百四十斤正重十
一石甚輕但無可併附照舊裝小黃
船一隻
一起三月分筍止數一十五斤連附[illegible]
共載六簍用氷四十桶臣等查議得
每筍二簍作一扛氷四桶作一扛共
十三扛每扛約八十斤該重八石

零甚輕但無可併附照舊裝小黄船
一隻
一起四月分青梅二十斤連附餘共五
簍用冰四十桶臣等查議得青梅二
簍作一杠冰四桶作一杠共十二杠
半每杠八十斤該重八石有零甚輕
但無可併附照舊裝小黄船一隻
一起七月分雪梨二十斤連附餘五簍
重四百斤臣等查議得雪梨每起運
四杠該重三石有零甚輕但無可併

附照舊裝小黄船一隻
一起八月分茭白二十斤連附餘共栽
六桶臣等查議得每桶連培養泥土
作一杠共六杠每杠八十斤止重四
石甚輕但無可併附照舊裝小黄船
一隻
一起九月分橙子二十斤連附餘五簍
約重四百斤臣等查議得橙子每年
起運四杠該重三石有零甚輕但無
可併附照舊裝小黄船一隻

一起十月分柑子一十五斤橘子二十
五斤連附餘共十簍約重三百斤臣
等查議得柑橘每八十斤作一杠算
該三杠半每年與柑蔗先後十日起
運可併為一起共裝小黄船一隻
一起十一月分柑蔗一百三十根附餘
一百根臣等查議得甘蔗七十七根
作一杠止該三杠每杠約重八十斤
今擬併與柑橘一同起運共該六杠
半裝船一隻算重四石有零甚輕

南京工部器皿臣等行准該部開查得
供應器皿每年造運三千六百件係題奉
欽依額數並無增減等因
一起器皿戧金硃紅二尺膳盒尺八膳
盒酒膳盒托盒圓盒盒共一千三百
八十二架硃紅竹絲連二盒連三盒
并茶飯盒桶大單盒共一千七百二
十四架方箱蒸籠連椅水沿卓湯汁
桶鏇廂養牲匣茶架銅荔枝帶行竈
錫頂鑵粉盆奠池茶汁壷共五百十

一件

御杖一百七十八對黃紅銷金油絹單袱二千二百八十一條每櫃可裝一百三十條共一十八櫃錫湯鼓六十箇并膳盒連三盒等架未釘銅鎁杻脚花錢方箱等項撥手事件膳杠銅葉牛奶釘膳旱共四千六百三十六件每櫃可裝二百六十餘件共一十八櫃黃紅絨索并紅麻索共三千二百四十七條每櫃裝八十三條共三十九

櫃通共用櫃七十五箇臣等查議可用船一十五隻每隻裝膳酒托盒圓板等盒共九十二架連二三盒盒桶膳盒共一百一十七架方箱蒸籠等項三十四件

御杖十二對絹袱等櫃五箇木杠俱全看得件數雖多間有麄料細碎之物約重六千三百餘斤該五十二石有零甚輕

孝陵神宮監蘆柴臣等行准該監查得本監額設太子天寧上下二處蘆洲坐落揚子江心原該南京兵部差撥馬船六隻裝運送赴攝山等窯燒造磚瓦正德十六年該南京兵部奏

准革去四隻等因准此

一起蘆柴撥馬船二隻臣等查得正德十六年十月内該本部題稱本監蘆柴先年俱係

孝陵衛雇船裝載至弘治八年奏討馬船遞年壓損且有賠補幇錢使用負累夫甲

相應照舊雇船該兵部覆題節奉

欽依盡數裁革已經刊榜通行訖今每年仍復朦朧取討臣等議得

孝陵衛官軍止是看守

陵寢巡視禁山別無差操負累應合照依先年撥軍自行採斫不爲苦役況馬船倉高非裝載柴薪之具以之運柴必致損壞應合禁止

南京内官監蘆柴臣等行准該監查得景泰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該南京守

備太監陳公等奏稱照得捕補
殿守磚瓦議撥黑沙洲任監無年砍斫摘撥
馬船運派石灰等窯燒造正德十六
年本部具奏裁革本年十一月該南
京守備奏奉
欽依薦新扛起運錢糧船隻各只照後開弘治年
例行等因准此
一起蘆柴撥馬船二隻臣等查得正德
十六年十月內該本部題稱本監近
年以來止將蘆柴丈量分派各船雇

人砍斫裝載到京變賣計其所值不
過十四五兩其索要馬船夫甲折銀
并見面約銀五六十兩方得發回況
馬船裝載蘆柴必須拆毀窓槅兩搭
方可堆垛多有將船壓折以致沉溺
折卸改造各夫賠補又不下四五十
兩乞行本監差官前去蘆洲砍斫照
依時價變賣銀兩收貯支銷不必用
船裝載該兵部覆題節奉
欽依盡數裁革已經刊板通行況蘆柴原非起
運錢糧卻乃泛引前例朦朧取撥船
隻相應禁止
南京守備廳等衙門季報本冊
一起年例內守備處季報四次司禮監
歲報一次每年共用船五隻臣等查
得各衙門差人進季報本冊例該本
部填給
符驗關文水路站船陸路馬匹官員廩給舍人
等項口糧應付到京惟進
表官員許乘馬船具載

大明會典今守備廳司禮監每年季報歲報本
冊撥裝馬船五隻緣係因襲舊弊並
無題
准事例且本冊不多相應停革止照各衙門事
例水路站船陸路馬匹起關應付誠
為節省伏乞
聖裁

浚川奏議集卷之七

浚川奏議集卷之八目錄

奏議

疏六首

浚川奏議集卷之八

浚川王廷相著

奏議

疏六首

遵　憲綱考察御史疏

爲遵
聖諭定條約嚴考察以新風紀事臣等伏覩嘉
靖六年八月內
皇上勅諭都察院有云正統六年
英宗皇帝詔中外風憲係綱領之司須愼選識

量端弘才行老成者任之其有不諳大體用
心酷刻者竝從都察院堂上官考察降黜成
化七年
憲宗皇帝欽准事例巡按公差御史回京之日
本院堂上官仍依舊例查勘考察保結稱職
者具奏照舊管事若有不稱奏請罷黜近年
比例雖存　聞劾罷一人蓋因堂上官不能
振揚風紀反爲屬官所制避讒遠怨以致人
心怠弛今後巡按滿日務要嚴加訪察果無
贓私過犯推姦避事等項實蹟取具該道結

說明白方許回道管事若有不職事蹟不許
朦朧具奏照例奏請罷黜欽此欽遵臣等伏
讀之餘仰見
皇上慎重風紀之司必欲御史得人使
德化宣流生民得所而後已真
帝王之盛典萬世之所當守也臣等查得御史
出巡舊規除盤糧等差與給事中同行互
相關防免其考察外其餘巡按巡鹽巡關
巡茶清軍刷卷印馬等差一年滿日及事
完回京各具行過事蹟

御前復命仍備呈都察院考覈出巡有無贓犯
及乖違等項違碍劄付該道從公保勘委
無違碍方許奏准照舊管事但御史出巡
責任甚多今考察之例止言贓犯乖違未
曾明具條件使御史無所據守以之盡職
本院無所憑藉以之覈實漫言指摘似為
未便臣等議得今後御史出巡回京考察
除犯該贓私據有實蹟照例奏
請提問及過違限期照依舊定水程查筭外今
將關係職守之大者六事定為出巡規條

凡御史有差備開載於劄付之內行令一
一遵守照款考其脩否以別勤惰臣等另
有訪察不在此限如此則御史目覩耳聞
之餘必能警省惕勵無怠職廢事之愆而
朝廷之風紀亦於是乎振揚矣臣等欲候
命下咨行各巡撫都御史劄行十三道并各巡
按等項御史各一體欽遵施行緣係遵
聖諭定條約嚴考察以新風紀事理未敢擅便
具本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除姦革弊御史之職方今天下官邪
民玩甚矣錢糧出納之侵欺驛傳往
來之汎濫里甲困於無藝之供糧長
苦於應官之饋巡鹽即販私鹽捕盜
與盜通贓入官有見面之錢管事有
窩剝之賄假以公用而科歛任情指
稱修理而罰金無度吏典受賄而文
書不行豪富通財而差役得免隱姦
蓄慝不可枚舉近年以來御史出巡

惟務作威作福以聳人之耳目不事
廣詢博採以察下之隱微況巡歷所
在止二三日飄風驟雨一過不及若
不用心體察民間姦弊深隱何由以
知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悉心廉
訪但有姦弊發露即當置之法理使
按屬之地風清弊絕以副
皇上救弊卹民之心回京之日仍將革除過各
項姦弊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
察職業修否

一伸冤理枉御史之職切惟推情訊獄
非上智之才公平之心鮮有能得其
眞者況權勢之家問官懾於利害富
豪之室賄賂靈如神明朴[illegible]之民鈍
口奪於狡佞酷暴之官殺人輕於草
菅纍纍之吏才情拙於淑問由是情
僞莫分冤枉無愬小民不得其生者
多矣既不能體
皇上好生之心且有以干
上天至和之氣致災召眚莫不由此合無今後
御史出巡務要愼明刑獄及一應詞
訟勘問之事虛心推理緣情求實但
有枉抑勿拘成案即與伸理使按屬
之地刑罰得理獄無冤民回京之日
仍將伸理過各項冤枉事由開造文
冊呈院以憑考察職業修否
一揚清激濁御史之職切惟御史爲
朝廷耳目出巡於外人才臧否賴之采訪部
院考察憑之黜陟其關係至重也近
年以來御史旌舉司府州縣等官不

問其人品高下立心行事曾有卓異
政績與否但見其奉承齊備禮貌足
恭便以爲好即一槩濫舉多至數十
餘人致使賢否同途薰蕕並器而不
辯其所糾者類取一二塞責甚至糾
及縣丞典史等官其大貪大姦蠹政
而害民者則以鄉里同年親故之情
掩蔽而不發惟念私情全不爲國大
壞風紀於斯爲甚合無今後御史出
巡於司府州縣官員務要即事察政

即政察心求見其人品高明心術正
大政事卓異在司府官斷可爲公輔
之臣者在州縣官斷可爲科道郎署
之臣者方許薦舉其中人以下平常
之才止可註在考語不得渾同高流
以辱薦章其所糾劾首先貪酷殃民
不法之人次及罷軟無爲老疾之輩
務要據其實跡奏行罷黜不許挾私
報怨以害賢善回京之日備將舉劾
過各官賢否實蹟造冊呈院以憑考

察若才賢者以不能奉承舍之而不
舉中才平常之人反挾雜一二以盡
私情及大貪大酷隱蔽而不劾者臣
等體訪得出考以不職

一本院劄去巡按御史勘合公文皆關
係地方重大事情及官民冤苦奏詞
有等公勤盡職御史督行二司及守
巡官員一一依期完報其有等漫無
才志者則悠悠度日傳食郡縣多數
緊急事情廢閣不省又有等乖猾利

口及阿私偏黨者每遇下係刑害之
事則推託閃避遲留而不爲干碍御
史糾劾不實者雖容易勘明而不報
以致終年累歲事無歸結此等御史
尤爲不職今後差去御史接管承行
先次御史勘合務要作急勘報其
自巳任內劄付者除滿前兩箇月待
續差御史勘完其餘十箇月內務要
一一勘明銷繳回道之日備將先差
御史及自巳任內勘合開具已未完

數目造冊呈院以憑考察其有邊夷
等項事情難於提人行勘者亦要明
白開造

一監察御史出巡所以上宣
德意下達民隱風四方貞百度此其大節也爲
御史者必須清修簡約鎮靜不擾庶
足以安民格物以振風紀近年以來
御史出巡在外動輒人馬千百擺列
兵衛吹打響器以張大聲勢擅作威
福又隨帶府縣能幹官員及乖猾驛

丞十數不等以備任使導從如雲飲食流連無節約之節乃生騷擾之害所至州縣計其一日之費每至百數十兩本為安民而反以勞民欲振風紀而反壞風紀此等御史乃淺陋無識徒假聲於外以自大求其中未必有者也合無今後御史巡歷郡邑務要安靜不擾本等導從皂隸之外並不許多用一人其府州縣驛丞等官亦不許隔境隨從迎候以為有司之害違者許巡撫巡按互相糾劾臣等察訪得實回道之日考以不職

一巡撫巡按兩相和協則能開誠布公以共成王事近年以來輒因小忿遂成嫌隙至相訐奏安望其同心戮力有益地方乎臣等嘗求其故皆巡按御史無禮不遜致之都御史正坐御史旁坐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上下賓主坐矣都御史前班御史後班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

御史同班並列矣豈非執法者不法自廢者無度乎巡撫柔和忍事者則隱忍而不與之較若遇剛毅正直者則必與之相講講論不從則嫌隙成矣由是巡撫所行者巡按則不行巡按所允者巡撫則不允官吏人等答應巡撫者巡按則惡之答應巡按者巡撫則惡之至有無罪拏問因而革去職役者撫巡自相構隙而禍及平人豈不寃哉以斯人所行乘勢驕傲為患如此欲望一方政令之平民庶之安胡可得哉臣等以為春秋之義王人加於諸侯之上禮也巡按御史在三司則可在巡撫都御史則不可何也都御史列銜內臺奉
勑巡撫一方非在外守土之臣可比也地方事情可以共議而名分體統則不可越近日本院題
准都御史正坐御史隅坐臣等以為此只以私情非禮議處非所以諭於

朝廷之上也若據禮制名分御史仍當旁坐
仍居後班爲宜合無今後巡按御史
不論副都僉都其坐旁坐其班後列
以正體統若有仍前不遜者臣等察
訪得實回道之時考以不諳憲體奏
請降調嘉靖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奉
聖旨覽奏足見振揚風紀深切時弊都依擬務
要着實舉行內除姦弊一事還查照前旨不
許假以訪察爲由誣害平民其餘未盡事宜
着遵照憲綱備細申明來說

再擬　憲綱未盡事宜疏

爲遵
聖諭定條約嚴考察以新風紀事嘉靖十二年
八月初三日臣等題前事奉
聖旨覽奏足見振揚風紀深切時弊都依擬務
要着實舉行內除姦弊一事還查照前旨不
許假以訪察爲由誣害平民其餘未盡事宜
着遵照憲綱備細申明來說欽此欽遵臣等
竊惟御史之官
朝廷耳目綱紀之寄行止語默纖毫有違則

人人得而非議之而寄斯忝矣
憲綱一書並示九十五條蓋亦周爲之防必欲
憲臣之無忝其寄而後已也但法行既久
人心易弛故臣等不揣一得之愚用陳六
事之奏防其因循也則曰除革姦弊防其
苛刻也則曰伸理冤枉防其偏私也則曰
激揚清濁防其淹滯也則曰完銷勘合防
其擾也則曰清修簡約防其傲也則曰撫
按協和然亦孰非
憲綱之所包括者哉仰瀆

宸聽俯降
溫旨且以未盡事宜責令備細申奏臣等查得
先署掌都察院事兵部左侍郎張　爲
申明憲綱以勵巡按官員事題奉
聖旨卿所奏修舉憲綱事件皆切於恤民圖治
要務便行與各處巡按御史及各按察司官
務要着實遵行若仍有蹈前弊虛應故事的
堂上官查舉降黜欽此續該先任都察院右
都御史汪　爲欽遵
勅諭申明憲綱事題奉

聖旨御史巡歷地方振揚風紀關繫甚重舊章
成法具載憲綱朕已勑諭都察院舉行但近
來人心漸弛都不遵守覽卿所奏深切時弊
都准行便行各該巡按御史及各該三司等
官務要着實舉行有不遵依的依擬舉劾黜
退欽此前後
勑諭申明憲綱以為巡按御史之防者各已明
備臣等除查有大義兩相同者不開外其
事理有不相同者盡行開具及尚有關係
地方之休戚者臣等又增入三條如蒙

聖明採納勑行各該巡按監察御史出巡之日
本院俱填入劄付内一併着實遵行回道
之日仍聽本院憑此考覈則御史無失職
之忝而
朝廷耳目綱紀之寄亦於是乎有賴矣緣係
節該奉
欽依未盡事宜着遵照憲綱備細申明來說事
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計開

先署掌都察院事兵部左侍郎張　申
明事件
一憲綱開載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
首領官各道監察御史吏典但有不
公不法等事許互相糾舉今後巡按
御史彈劾三司不職者吏部斟酌舉
行按察司官果有能糾巡按失職者
亦應吏部查記不許科道官挾私報
復其巡按清軍巡鹽刷卷御史同事
地方固宜同寅協恭亦須互相糾察

以清憲體
一憲綱開載監察御史巡歷去處不許
出郭迎接方面官相見左右對拜分
坐自後不許伺候作揖奔積諛成風
卑恭過甚今後接見之間務依憲綱
舊禮敢有倨肆違背本院考察不職
三司官不知自立仍前獻諂者吏兵
二部即坐罷軟則彌文去而實效臻
矣
一憲綱開載凡監察御史各道按察司

官毋出巡審囚刷卷必遍歷不拘限
期近來巡按差出者半年未見莅任
交代者旬月不出省城今後御史點
差各照水程赴任仍具某年月日交
代某年月日按某地方呈報本院查
考違限怠事者定行叅究則郡邑皆
得遍歷而姦弊無不察矣
一憲綱開載監察御史巡歷去處如有
陳告官吏不公等事須要親行追問
近有不行陳告事情方須察者亦有不

親受理轉委下司者今後不許訪察
濫及無辜其必須自下而上果有斷
理不公方行受理情重者親審本院
節次發下勘合必須對款親理回報
事完考察完過六七分者方與回道
管事則事不滯而民無稱冤矣
一憲綱開載巡按所至博采諸司官吏
行止廉勤公謹者禮待之薦舉之污
濫姦佞者戒飭之糾劾之勸懲得體
人自敬服近來薦舉濫加于庸流躍

劾下及于丞尉今後歷任年深政績
卓異者方許保舉五品以上贓迹顯
著者指實叅奏若是下官不職審實
提問不必一槩糾劾有妨憲體
一憲綱開載風憲之官當存心忠厚其
於刑獄尤須詳慎苟不問事情輕重
而一槩淫刑以逞鍛鍊之下死傷必
多夫立法貴嚴用刑貴寬凡一切酷
刑之具皆宜屛去不用死刑重事必
須親審無冤庶體

聖明欽恤之意
一憲綱開載分巡所至不許多用導從
飲食供帳只宜從儉今後巡按自巡
捕官護印皁隷清道之外不許多帶
人馬隨行凡設絲鋪氈無名供饋之
屬一切不用其有分外奉承者定治
以罪庶免小民供億之繁
先任都察院右都御史汪　申明事件
一宣
德意仰惟

皇上勵精圖治即位以來屢次頒降
恩詔傳奉
勑旨及
欽准事例凡恤宪獄寛賦税輕徭役節財省費
捄患分災興利除害靡所不至柰何
各該有司不能仰體
聖心着意奉行以致
恩澤不得下究御史廵按一方事權最重人心
視以爲嚮背官吏視以爲作止
詔令不行御史誠不得辭其責今後廵按御史
務要盡忠體國督令司府州縣各該
官員凡
恩詔
勑旨及
欽例所載各項應行應禁事宜作速一一着實
奉行毋得視爲虛文漫不加意亦毋
得虛應故事苟且目前仍要嚴立程
限頻加考較分别勤惰奏
請黜陟回道之日備將各官某事已行某事未
行某事行之已效某事行之未效開

具揭帖呈報查考如是御史不能盡
心督責臣等查訪得實參劾罷黜
一精考察伏覩
憲綱内一欵風憲存心湏用明白正大不可任
一己之私昧衆人之見凡考察官吏
廉貪賢否必於民間廣詢密察務循
公義以協衆情毋得輙憑里老吏胥
人等之言顛倒是非亦毋待捜求細
事羅織人過臣竊照先年廵按御史
率務多方廣詢密訪如
憲綱所云近來廵按御史廵歷既不能偏安能
廣詢密訪夫既不能廣詢密訪則安
得不任一己之私昧衆人之見乎安
得不聽里老吏胥人等之言顛倒是
非乎又安得不捜求細事羅織人過
乎甚至寄耳目於鄉里親戚其爲害
又有不可言者矣合無今後廵按御
史考察官吏務要廣詢密訪或詢諸
田野鄙夫或詢諸耆碩父老人人致
問事事細察毋惑於一偏毋膠於一

節回道之日務將詢訪所得來歷各
於本官下明白開註以候參考
一謹關防照得巡按御史所帶書吏倚
藉聲勢濫受賍私御史多不能禁蓋
巡按事權既重有事之人百計夤緣
賄通書吏或抄摘狀詞或洗改字樣
或沉匿案卷或稟行牌面或透漏消
息無所不至御史方且墮其術中懵
然無覺臣伏覩
憲綱內開所至之處先要關防合無今後巡按

御史務要嚴於律己所帶衣鞋等物
止作一扛不過百斤其吏書監生行
李共作一扛只此二扛緊於御史馬
前隨行所至下馬與起程之際御史
俱要督同各該府州縣掌印官三面
將此二扛一一檢閱明白方許收放
擡行并將書吏監生身上一併搜檢
其卷宗簿籍等項公文裝載卷箱封
鎖明白另委官一員督押至察院交
割御史督同各該掌印官逐一搜檢

明白方許收受其書吏監生若有御
史同鄉或親戚故舊即當迴避送回
另差
一嚴督察照得布按分司官例該二月
初出巡五月終回司七月初出巡十
一月終回司奈何各官好逸惡勞不
肯依期巡歷又因巡按御史多住省
城要得隨衆伺候遂各託故專於省
城安坐巡按御史樂其趨奉竟不啓
齒督令出巡以致地方無人管束貪

官汙吏得以肆志強竊盜賊得以橫
行一有失事互相隱蔽廢職殃民莫
此爲甚合無今後巡按御史務要嚴
督各官遵照事例依期巡歷不得輒
便回司如敢故違即行參奏每年終
布按二司將各官巡歷及回司日期
開報都察院查考如是巡按御史徇
情不行嚴督臣等查考得實一體參
究
一戒奢侈照得風俗莫善於儉約莫不

導以奢侈居官者奢侈則必貪爲士
者奢侈則必淫富者以奢侈而遂貧
貧者以奢侈而爲盜故風俗之弊惟
奢侈爲甚茲欲移風易俗變奢侈而
爲儉約非委任權力之重不可爲也
御史奉
皇上之命巡按一方令必行禁必止風俗轉移
變化之機彼實能握之合無今後巡
按御史務要躬行儉約率先一方日
廩五升之外秋毫毋得取費於有司
一菜一魚必以廩米照依時值易之
仍遵照

憲綱御史陸路給驛馬水路應付站船監生吏
典承差陸路並騎驛驢水路應付遞
運船並不得扛擡四轎乘坐座船凡
可減省者無不減省然後令行司府
州縣官吏軍民人等悉從儉約凡飲
食宴會服飾車馬婚姻喪祭等項俱
有品節限制不得過爲侈靡一切縱
欲敗度踰禮犯分之事無不禁革如

是御史不能以身率下好爲侈用不
乘站船而乘座船不乘驛馬而乘四
轎故違
憲綱以致地方官民人等無所觀法奢縱如舊
臣等查訪得實參劾治罪
今擬申明事件
一巡視倉庫伏覩
憲綱內一欵倉庫房屋仰本府州縣提調官常
加點視若有損壞即便修理及嚴加
關防官吏斗級庫子人等收支作弊

近來官司倉庫罔修出納滋僞或實
藏不及月報之多或濫費已過歲積
之半或匿案而通同侵欺或乘機而
私自借貸此等姦弊不止一端合無
今後巡按御史所至務須親臨倉庫
嚴加點視逐年簿籍必挨閱以驗其
收除各官儲蓄必分註以別其勤惰
中間如有侵欺實跡即行參奏拿問
毋得專一委官查盤虛應故事巡歷
滿日仍將查盤過錢糧等物參問過

侵欺人員備細數目事由開報

憲綱內一巡察盜賊伏覩

憲綱內一款境內盜賊仰衛府州縣嚴督所屬晝夜用心巡察擒獲務要盡絕無遺民患夫盜之起多以仍歲凶荒賦歛橫出徭役頻興故聚而爲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或白晝突入城池或黑夜打劫村落捕之稍緩勢必蔓延其徒必衆遂至猖獗往往貽地方之患各該官司上下惟相推委以避罪

責滋亂長殃莫此爲甚合無今後巡按御史所按地方如遇盜賊竊發即嚴督巡守府衛州縣等官動調兵快多方勦捕若有怠緩誤事及事機重大者即須參奏處治有能薄賦平役民各樂業而境內不聞盜賊之儆者仍須奏舉以爲有司之勸

一撫恤軍士伏覩

憲綱內一款指揮千百戶鎮撫總小旗並要撫恤軍士各令得所夫人之危苦莫甚於軍今雖相安於承平無事之日然或營操或領運或守城或屯種終歲勤苦不得少寧兼以近日管軍官役恣肆貪殘生事虐害遇公務輒以月米扣除給屯田動以威力侵占餘丁則包納役使犯罪則拘繫索財剝削之害非止一端若不禁除而欲天下軍士得所亦難矣合無巡按御史所至務要稽查各衛所軍政得失如有前項虐害軍士弊政具實參奏提問

其能視軍士如視己子撫恤之政卓異衆人者仍須一體旌舉以爲武用之備

嘉靖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題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這申明憲綱事宜原有旨着各巡按御史及各按察司官着實舉行但近來掌院官多務姑息不行覈實考察以致巡按官恣縱抗違按察司官因循畏怯全不舉行這各該事件併續擬的你每便通行曉諭務要遵照着

實舉行有違的巡按官考覈黜退按察司官
指實參奏欽此
請議南京外守備事權疏
爲
請議南京守備事權以防後患事臣聞聖王明
見萬里故設官有維制之體智主炳於先
幾故授事有始終之慮蓋下權之偏重不
可不防而勢久之積威不可不慎也臣愚
無狀往年誤蒙
聖恩敕臣參賛南京守備機務臣歷任三年隨

事體察因顯究隱竊見外守備之權實爲
過重雖近年科道諸臣交章論列然皆治
其標末殊未探其根本臣請爲
陛下言之南京守備
朝廷大要爲保障留都守護陵寢而設但是
武職大臣皆得推任觀永樂正統以來襄
城伯李隆西寧侯宋琥豐城侯李賢寧遠
伯任禮皆得任此可見非曰舉此重地必
國公而後授也小民之愚不能家喻戶曉
使知此意但見其終身任事便以爲彼所

管轄無所逃避死心承順莫敢誰何平日
行有過惡鄉官士夫結舌緘口無一人敢
爲私議指揮千百戶等官次爲撻楚無一
人敢出怨言故殺平人生者務爲自保而
不敢訟死者之冤甚至寧得罪於
朝廷而不敢逆其意寧廢公家之事而不敢
違其私何也以其終身任事積威之勢使
之然也夫以留都重地遠隔江淮使將兵
之人事權偏重以致人心畏附如此殊可
寒心若無改絃之謀終非燕翼之善伏望

皇上恢總攬天下之權除臣子積威之勢不得
以地方之遠而弗察不可以事之未然而
不慮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有備無患亂
臣賊子其所由來漸矣漢之郡將坐大荆
吳唐之留後竟成方鎮以當時君臣不致
遠圖疎於預謀故爾臣愚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議處自今以後南京外守備官
查照先年事例不拘公侯伯皆得推用仍
限以三年或五年爲任滿之期兵部即請
推官更代曾經守備過者不得復推務要

平日存心忠實老成知事之人疏名奏
請定奪以爲定規如此則守備無終身之任而
積威之勢可以絶軍民亦知其任之不久
而黨附之心可以消矣
定擬巡按御史及按察司造冊疏
爲遵
憲綱以定冊式事竊惟風憲之官責任至重凡
一切興利除害等事開載于
憲綱者既明且備近該本院二次申明
憲綱內各事理復切時宜例該監察御史於巡

按滿日按察司官於每年終或逐季各將
行過事蹟文冊開送本院以憑考察則各
官職業方得驗之實政而不徒事乎虛文
矣近者巡按御史回道止照舊式造報新
定條件則遺漏而不開各按察司不惟年
終季終造報愆期其所報事蹟復疎略而
不詳若不定爲規式難以齊一憲度臣等
欲將欽遵
憲綱并節年題
准事例及近該本院二次申明
憲綱內各事理係風憲官相應造冊者逐一開
款于後合候
命下之日通行各該巡按監察御史及浙江等
十三按察司官遵照造報以憑查考庶事
體歸一而憲度益明矣緣係遵
憲綱以定冊式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計開
監察御史巡按滿日造冊定式
一薦舉過文武職官若干員如某官廉

勤某官公謹俱要指摘所行實事若
干件開報不得用籠通考語塞責
一禮待過文武職官若干員凡各官賢
能有何政事可以獎勵明白開報
一糾劾過文武職官若干員如某官汙
濫某官姦貪某官罷軟等項俱要指
摘所行實事若干件開報
一戒飭過文武職官若干員將各官誤
事等項件數明白開報
一旌明過孝義若干起如孝子節婦之

類俱要開具查勘過實事緣由
一問革過文職官若干員凡各官所犯
情罪俱要開具畧節招由
一查理過倉庫錢糧若干數舊管新收
開除實在逐項明白開報
一提督過學校生員要將作養過人材
後日堪為世用者若干名開報
一興革過軍民利病共若干事如某處
興某利某處除某害逐一開報
一存恤過孤老若干名口要將各府州

縣收入養濟院見在人數各廢疾并
無依緣由開報
一會審過罪囚若干起如審允轉詳處
決及辯理過原擬罪名俱將各犯畧
節招由開報
一問理過輕重罪犯若干起凡凌遲斬
絞流杖笞等罪各計若干名口具實
開報
一追過贓罰若干數如還官入官贖罪
給主等項逐一明白開報

一督捕過境內盜賊共若干名凡各府
州縣官於某年月日獲過強竊盜名
數具實開報
一督修過城壕圩岸塘壩共若干所要
將某官於何年月日脩過某處塘圩
等項明白開報
一禁約過囑託公事若干起凡按屬地
方有無拏獲權豪勢要本土刁民挾
制囑託者具實開報
一禁約過非法用刑若干員凡所屬軍

民職官有用非法刑具殘害人命者
除參問外仍須指實造報
一禁約過尅害軍士若干起凡拏問過
所屬管軍官旗人等尅減月糧索納
月錢等項情弊逐項開報
一禁約過倉糧姦弊若干起凡各府州
縣倉廒處所曾經拏獲包攬侵盜之
徒具實開報
一禁約過軍民刁訟若干起所屬地方
曾經拏獲教唆健訟刁徒各誣害過

良善事跡逐件開報
一禁約過科害里甲若干起凡所屬州
縣等衙門官員不體小民貧苦專務
奢侈行事浪費民財不知節省甚至
科取侵用除將問外仍指實開報
一禁約過淹禁罪囚若干起凡司府州
縣衛所如有不才官吏受賄聽囑及
庸闇不能訊决將輕重囚犯淹禁月
久不理者除將問外仍指實開報
一禁約過科差姦弊若干起凡各府州

縣掌印官派科點差或有任用姦邪
聽受賄囑偏私不均者除將問外仍
指實開報
一禁約過土豪凶徒害人若干起凡所
屬地方曾經拏獲凶惡土豪倚恃族
大或假仕宦勢力聚衆執持凶器圍
繞房屋敺打良善或至搶檢家財姦
淫婦女者逐事逐名開報
一禁約過賭博為非若干起凡所屬地
方曾經拏獲賭博等好閒之徒聚集賭

博因而為非者逐起開報
一禁革過民間奢侈若干事凡所屬地
方曾經拏問過婚喪踰禮服舍違式
及羣聚宴會盛張糖桌繁供殽饌以
奢僭壞民俗者各逐起開報
一禁約過罰害軍民若干起凡所屬官
員若有指稱修理恣意罰害軍民者
除將問外仍要指實開報
一完銷過勘合共若干起要將接管并
自奉各項勘合已未完數目緣由明

白開報
按察司官造冊定式
一查處驛傳革弊端以平政體事每季
終將所屬州縣驛遞等衙門各應付
過關文夫馬船隻廩給并錢糧數目
備細造報以憑稽查
一欽遵
勑諭定條約以新風紀事每季將巡按御史并
布按二司官巡歷地方有無遵從兵
快人馬衆多及隨帶官員人等盛設

飲食供帳之具以勞州縣等項俱要
從實開報
一欽遵
勑諭申明
憲綱事每季終將巡按御史并布按二司官各
巡歷地方及回省日期具實開報以
憑查考
一循舊典嚴守巡責實効以消災變事
每年終將本司官行過事蹟除薦舉
禮待糾劾戒飭文武職官及舉明孝

義完銷勘合外其餘與巡按御史同
者共二十一件俱要備細開報以備
考察
一行移勘合事每年終將奉到府部院
一應勘合已未完數目逐項開報以
憑查考
一
勑諭事每年終將所屬府州縣衛所等衙門查
盤過各倉積貯稻穀分別多寡數目
造報備查

謝頒
御製祭祀記文疏
爲欽奉
聖製事嘉靖十三年三月三十日該禮部奏宣
聖旨刊刻
御製祭祀記文
頒賜臣等各一道者仰惟
天藻宸章同輝日月
聖學懿訓傳心
帝王臣等稽首頓首捧讀再四無任欣忭竊惟

皇上臨御以來凡百政務無非畏
天法
祖孝
親愛身仁民恤物至意其誠敬之心見諸祭祀
之禮者尤加慎焉上自
郊
廟下逮農師一切品制儀章無不經歷
睿思躬親齋戒未嘗少有毫髮逸豫怠忽之念
實天下臣民所共知而仰之者也邇者春
令餘陳嚴寒衍節致使

[illegible]和肺氣失順雖
[illegible]祭未能躬自對越而
皇上深宮齋戒之誠自有
神明默享之機不待駿奔而後為致敬也茲者
聖疾雖已抵於平康尤宜愼於初愈適孟夏
祫享
命官代行亦以疾非得已之情祭有可攝之典
乃
聖人之達權古今之通義也況齋心為事神之
本非儀文俎豆之可該謹身為敬親之實

非蒸嘗祭享之能盡有故遣官禮無不當
且夫千金之子少嬰疾疢尚欲杜門謝事
急以求安況我
皇上乃
宗廟社稷神人之主顧乃執泥經常之禮致傷
清明之神豈不迂乎非惟我
皇上不之肯行亦非天下臣民之所願欲者也
茲以給事中張選之言致屢
淵衷發為
聖記付諸梓刻遍諭臣工有以仰見

皇上敬德之實積中暢外感幽格明無有間斷
者如此凡我臣民孰不信服臣等伏望
皇上疾雖已愈猶忌煩勞用保天和倍加靜養
以慰
祖考九廟之靈一以安
聖母慈愛之心一以隆
社稷萬年之慶臣等不勝祈望懇切之至
請止修理南京
內府承端二門疏
為糾正修理事適者南京工部等衙門尚

書等官何詔等題為修理事據南京府軍
衛把總指揮同知陳錄手本稟稱本年十
月初五日辰時
端門坍塌等因送司呈部隨該尚書何詔會
同南京守備等衙門太監晏宏等官親
詣
內府瞻視得
端門委果坍塌并
承天門琉璃瓦片俱各脫落棟宇損壞多年
勢難撐頂欲行拆卸興工修理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該工部尚書秦金等
看得內府興造工程事體關係匪輕未經
欽天監相勘年神方向有無妨礙未敢擅擬仍
行南京工部會同前項官員帶領南京
欽天監官親詣
內府相勘及年月利否工程緩急明白回奏
以憑議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臣等切惟修理之役有事勢
必不得已者有事體決不可爲者不得已
而已之是爲缺典不可爲而爲之是爲生

事二者皆非盡善之道仰惟南京
內府宮闕自
太宗皇帝遷都北京以來毋有損壞止許撑頂
茲不議及修理
列聖相承必有深意以故諸宮諸殿諸門日就
傾圮殆盡今耿無上事輒舉修理不惟於
累朝事體有礙一旦修理南京
宮闕人心不無驚咤以爲琉璃瓦片可惜則
諸凡
宮殿之瓦無慮萬萬何獨承端二門始爲可
惜以爲壯觀之美則諸凡
宮殿之宇今盡頹廢乃獨飾此承端二門厥
義安在此舉事機重有關繫修理之端決
不可開臣等忝居都察院之職凡內外大小
衙門官邪政緣皆得糾而正之今修理南
京
內府係
朝廷重大事體臣等豈敢緘默伏望
皇上勅下工部再行議處應否修理具奏上請
定奪則京都事體歸一天下不勝幸甚

浚川奏議卷之八

浚川奏議集卷之九目録

奏議

疏六首

浚川奏議集卷之九

浚川王廷相著

奏議

疏六首

修舉團營事宜疏

爲修營務以振武備事臣等切惟蓄威昭
德
人主之大權居重馭輕立國之至計仰惟京師
宸居所在實諸夏之根本爲四海之會極使無
宅中制外之形爲享久安長治之福洪惟

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之後京師置七十二衛所約
官軍不下三十餘萬畿内置五十餘衛所
約官軍不下二十餘萬以外言之括諸邊
之兵不能過此數以腹裏言之括諸省之
兵不能過此數
聖慮神謨超唐軼漢其爲居重馭輕之圖深哉
邈矣而不可加也但承平既久兵制日弛
尺籍雖存而逃亡困稽營伍雖具而兵馬
欠精是以卒兩大減於國初之額時而逝

盜竊發反藉力於邊方之卒居重馭輕厥
勢安在言及於此誠可寒心臣等猥以庸
愚專茲營務夙夜惕勵恐負重託謹以在
營切要三事會同大監麥　看議得卒必
精健而後兵可强故論選軍馬必膘壯而
後戰可力故論借馬兵强馬力使不置以
操練之法則武藝不閑戰鬬有亦不堪於
用矣故論訓練伏乞
勑下該部議處將軍馬錢糧通作一家計算勿
忌夫事權之不一勿拘夫事例之不合惟
在劑量事情斟酌時措要於武備修舉足

爲
國家經久之畫再行具奏
上請定奪營務幸甚臣等幸甚緣係修營務以
振武備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計開
一選軍臣等伏覩
大明會典營操事例節開永樂初立五軍營又
有三十營以司寶纛令旗神機營以

司神鎗火器是爲三大營又於中都
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
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征
伐俱屬五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
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
調用是爲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
至成化三年復分爲十二營共該官
軍十二萬員名又查得弘治十三年
十月內爲選軍給馬預修武備以防
外患事該兵部題查得初選團營軍

馬之時京衛八萬外衛八萬其外衛
分爲兩班每班四萬連京衛八萬共
一十二萬其三大營內外揀存官軍
之數不與焉臣等會看得即今團營
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
撥去捕盜已該五千六百員名外衛
撥去各處做工及拽木等項常不下
二萬有零雖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終
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疲羸不
能執兵習藝者甚衆校閱之際已不

堪觀脫有緊急邊情調遣又安望其投石超距奮勇以禦虜哉及今若不早爲設法精選終是虛應故事徒糜糧餉於兵無益臣等以爲營伍不能克實軍士不得精練其大要有三軍無定用一也替役之難二也隱避之姦三也何謂軍無定用夫軍欲戰勝攻取須平日養其銳氣精於武藝不以雜役奪其操練斯志一事專奮發果敢直前無敵矣今團營軍士泒之

雜差撥之做工留之找木終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之氣縮畚鍤以奪其習而弓馬之藝疎雖有團營聽征之名實與田畝市井之夫無異欲其戰勝攻取以張皇威武夫何敢望何謂替役之難軍士類多貧下吏胥無賄不行文書到衛衛吏刁難文書到司司吏揹勒縱是真正子姪亦須用財打點方保無事貧者度日尚艱安能辦此是以終年累月老弱在營苟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收操矣何謂隱避之姦團營軍士皆三大營挑選壯丁以聽征者先年多有富實姦猾之徒畏懼營操出征之苦買求該管人員作爲不堪之數揀存本營未曾選出貧者不能營幹而常川操練富者終歲安閒得以躱閃由斯三者軍士之所以不精也臣等

伏乞

勑下兵部通行議處差委本部驗軍官會同點

軍科道官員將三大營幷團營官軍查照各衛真正戶口文冊一一挑選委果年力精壯者方許留在團營中間老病尫羸體貌委瑣不堪教練者盡行選退有少壯子姪者即時摘牌替役無子姪者發回三大營其年老有疾逃故爲事久不回營等項子男弟姪亦要查出照冊從公揀選但係年力精壯武藝頗習在冊有名及先年欺隱不入冊者即與收補其外衛

兩班輪操官軍上班之時亦照例揀
選仍查照先年團營額數內衛外衛
共奏一十六萬備造年貌籍貫文冊
收照不許各衛擅自更替果有事故
方與另補各營操演教習武藝專備
聽征之用其團營雜項差役并各處
做工搬木等項止許於三大營揀存
數內撥用仍查照弘治十一年十月
內兵部為修武備以壯
國威事題

准事例團營軍士並不得差撥如此則軍皆精
壯而威武無不振之患矣
一惜馬照得團營馬匹乃
朝廷武備大計所關軍士領養之後多致瘦
損倒死此馬出自小民膏脂今處之
輕如草芥誠為可惜臣等會看得馬
之瘦死其故有三草料不足一也給
領失宜二也餧養無法三也何謂草
料不足查得團營馬匹有曰存操者
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有料無草有

曰下場者自四月起至九月中止無
料無草惟十月入操之後至三月中
止二項之馬俱有料而所給之草又
俱止三箇月以一年計之存操之馬
俱有料而無草者九箇月似料彀而
草不足下場之馬止得半年之料而
無草亦九箇月似草與料皆為不足
夫馬給於官非着己之物自備草料
乃切身之苦雖得過軍士猶不肯賠
錢以養馬況貧難之軍自給不暇安

能念及於公家之畜哉無怪乎在營
之馬日惟饑瘦而多斃矣此情甚真
此理甚明無難知者而該部每以舊
例止之夫法難執一事有時措
祖宗以來諸司之例隨時而變者亦多矣即如
下場之馬弘治以前尚隨場牧放今
草場半為田畝而民間納租銀矣營
馬隨便牧放而軍士不出京城矣其
牧馬之資非軍士自備而何所出哉
此時猶執下場採青之例豈非名實

拘旨而近於膠柱之政乎官以非[illegible]例而不肯給軍以非着已而不肯賠則夫無所足食之馬惟日俟其斃而已則馬之爲命豈不宛哉且一馬之價小民觧俵到京所費無慮三四十兩而乃吝此數月草料以致瘦死是所惜者一倍之利而所失者數十倍之多豈非顛越之筭乎蓋以掌馬者權不及財掌財者意不及馬各競其職以爲勝故如是耳使通作一家幹

事則草料馬匹皆切已之物必酌量事體之輕重分別利害之多寡而行之豈肯惜些少草料之費而致傷數十兩之多之馬哉伏乞

勑下戶部再行計處合無將存操馬匹再添三箇月之草按月給籌半根六箇月共十二根下場馬匹再添六箇月之料三箇月之草通融放給亦可轂一年之用再照兵部團營草場乃爲牧馬而設今所收租銀以之養馬乃爲本等今則收貯大僕寺爲買馬之用似爲不倫且自嘉靖七年題

准之後至嘉靖十二年共該六年每年租銀八千四百五十六兩三分八釐二絲六年共該五萬七百三十六兩二錢二分九釐二絲至今並無分毫徵解到寺豈非怠緩乾沒重傷

國課乎合無兵部再行計處今後草場租銀該部定委廉能官員會同各州縣官依期徵收完日通解戶部以補營馬

草料不敷之用臣等又查得薊霸二州牧馬未開地土薊州尚有地七百二十三頃九十七畝五分霸州尚有地五千二百四十頃二畝二分四釐四毫五絲若再通行召民佃納每畝照舊收租銀三分二頃一年共該租銀二萬六千三百四十八兩六錢三分三釐二絲通爲給軍養馬之數亦足以助戶部料草之費似爲便宜何請給領失宜軍士家道頗適則住居

必有房屋付之養馬草料必不短少頓置必不暴露今各營軍士家道得過者以領馬為累賄賂人情百方買脫僥倖差撥務取輕間富者既不領馬所領必及於貧此等貧軍賃房而居待糧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棲止而露地以居露居則雨雪之來無以遮蔽而馬苦矣待糧則食必無餘而自養不足不足則草料之資反以養人而馬餓矣馬苦而餓欲其不瘦損而

斃也得乎哉合無兵部再行計處差官會同點軍科道官將三大營并團營軍士從公查審但係得過之家通行審出將賃房貧軍所領之馬一一交與領養如此庶馬皆得所不致損傷似為便宜何謂餧養無法軍士關出草料散在各處從其自養莫能查稽中間畏法之人愛惜馬匹餧以實草實料其馬始終膘壯無他病損有等姦頑之徒未關本色則已晝籌於

人關到折色徒為自食之具而馬惟啖以酒糟切以酒糟性熱而味惡性熱則能生瘡而傷氣味惡則不作膘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月之後即致羸病不堪騎操甚者不能食糟因之而斃雖有比較肥瘦之令終無以察其草料之實若不制以餧養之法終莫能救其害馬之弊臣等查得在營每一把總下所屬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中間有上膘者有中膘

者有無膘者除上膘中膘聽其自養不計外其無膘之馬合無兵部再行點軍科道等官盡行揀出馬留在家調養軍仍赴營操練每一把總下各會集一處或街或巷或空地每日申酉二時把總官親至其處一一點視督以熟料細草餧之餧畢各散臣等亦不時差人驗視夜間聽其自養一兩月之後點軍科道官驗有膘息者免其會餧其有膘自養者科道官仍

行嚴禁不得餞以酒糟若被地方兩
隣告發或在營驗出皆送法司問罪
如此則瘦馬有處而軍士知警似爲
便宜再照聽征馬匹雖大邊備論遣
多不過二萬之數新有萬匹存營操
守亦足設用備事勢緊急猶有各州
縣寄養備用馬匹二萬鄰近易取若
軍士猶嫌馬者數少似亦不必濫給
合無兵部再行計處將團營聽征馬
匹擬爲定數若干每遇事故倒失至
五百匹以上行太僕寺類給一次以
爲常規如此不但愛惜馬匹除命而
戶部草料之費亦可以節省矣
一訓練古語云教士三萬橫行天下故
齊桓有節制之兵秦之銳士不敢
當岳飛五百背嵬之軍兀朮巨萬不
能敵由是觀之兵必教成而後可以
勝敵矣使士馬精壯而武藝不熟則
臨陣無所恃之能對壘乏敢戰之氣
安望其出奇致勝以禦侮哉此訓練

之法所不可缺也臣等會看得團營
操練舊規除下營走陣法度整齊進
退可觀旗幟金鼓號令俱有節制及
累年在營舊軍武藝頗習堪備征調
無議外但今新選之後與各營新補
戶丁皆係未曾操練軍士其數尚多
若不嚴立賞罰時加比較揀選雖精
徒爲無用查得
大明會典載有教練軍士之法凡騎卒必善騎
射及鎗刀步卒必善弓弩及鎗刀凡
射十二箭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爲
試中遠可到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
以五十步凡用鎗刀以進退習熟爲
試中臣等以爲自今以後各營該操
五日之內三日教習二日操演教習
之日不得仍舊射箭九回落旗而散
各該把總管隊等官督令各色馬步
教師一一指授方法如何挽弓如何
發天如何馳馬如何滾刀戈矛牌銃
無不教習以多爲能不拘回數務明

從事辰末方散不中式者當時責治
治已再教務使合式乃已此後二日
操演諸隊比較仍依舊規夫教習不
倦則藝騎精熟藝騎精熟則膽氣增
倍膽氣增倍則遇敵不懼遇敵不懼
則能以少擊衆以精制強更以諳曉
韜鈐之將御之則或正或奇隨所顧
指呼吸變化動中機宜又何敵有不
克者哉其號頭千百戶把總管隊等
官督教一年之外臣等會同兵部堂

上官試驗以其所管軍士試中爲率
不及六分以上者奏
請罰治其試中軍士筭及八分以上者公同會
舉陞賞推用每二年一次舉行如此
庶營操着實而兵皆練習可用矣

請辯馮恩罪狀疏

爲辯明律義矜人命以重
欽恤
恩例事嘉靖十四年四月十七日該司禮監太
監張欽傳奉
聖旨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并錦衣衛見監囚
犯笞罪無干證的放了徒流以下便減等擬
審發落重囚情可矜疑并枷號的都寫來看
欽此欽遵仰見我
皇上好生之德與
天同體臣備員法司敢不祇承休
命以奉宣
德意予臣於去冬會同吏部尚書汪鋐等奉
命審錄罪囚審得刑部犯人馮恩犯該上言大
臣德政斬罪臣與鋐等以本犯罪狀與律

不類情實可矜擬以有詞再問伏蒙
聖旨依擬今已數月矣未見刑部再問明白擬
奏今者又奉
欽恤之命臣乃執法之官若隱忍不言致使
皇上欽恤之仁不被於下厥罪深重焉用執法
爲哉臣伏覩
皇明祖訓有云凡官員士庶人等敢有上書陳
言大臣德政者務要鞫問情由明白處斬
本註云如漢王莽爲相操弄威福平帝以
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莽佯不

受吏民上書頌莽功德者前後四十八萬
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遂至威權歸莽傾移
漢祚
大明律條意亦同此切惟
聖祖垂訓制律之意慮恐後世宰執姦邪暗邀
人心以危
社稷故耳今馮恩所犯情狀揆之於此實不相
類何以言之尚書汪鋐掌都察院之日恩
曾挾私妄劾及鋐轉陞吏部尚書恩之意
以鋐必害已故先為論列以制鋐不敢發
且波及一二輔臣以示其非私劾鋐此以
小人之心而量君子之腹者也跡其情狀
誠為可悪至於舉論尚書夏言王憲等之
賢亦不過假籍言官論列之公以濟其害
鋐之私耳比諸稱頌王莽功德本不相類
臣與鋐等擬以有詞再問者此也伏乞
陛下矜憐之臣又聞之前輩有云我
朝
祖宗以來有三美政皆前代所不及不與夷虜
和親一也不使外戚與政二也不以論諫
殺言官三也人言官人主之耳目也耳目
聰明不致蒙蔽則人主洞燭姦邪萬里畢
照此社稷之福也故古聖王之於言官言善
則行言不善亦優容之所以廣聰明而鎮
姦回也言官至於殺戮則臺諫之臣莫不
括囊惜命矣誰復敢犯危而言之夫姦邪
無種乘便乃生使言官畏禍而緘默以自
保此匪人得志之秋也蒙蔽奪其聰明姦
黨隱於肘腋人主孤立無所聞見豈不危
哉我
祖宗以來不殺言官大義以此伏惟
陛下鑒察之臣為恩狂妄小人殺之亦何足惜
但關繫
朝政之大為可惜耳伏望
陛下再
勑刑部議擬律義與恩所犯情跡果合與否再
行具
奏上
請定奪則
皇上欽恤之仁不致過濫而可矜之囚亦得以

被其更生之澤矣臣不勝幸甚緣係辯明
律義矜人命以重
欽恤
恩例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請定勦捕大同叛軍賞格疏

爲重立賞格以平叛軍事邇者大同叛卒
殺害主將逺
天逆理法所不貸伏蒙
皇上赫然震怒命將出師決於勦滅此誠邊鎮
觀望所繫紀綱頹振所繫萬全必勝之策
不可不預講也臣聞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不吝千金必得死士今日大同之役若不
重立賞格以利行權則士卒無以鼓其勇
攻守無以堅其志久而人情怠玩無所顧
繫非萬全必勝之術也近日兵部雖有重
立賞格之言未見題有定擬之數臣以爲
必須查照往年勦捕流賊事例明定等格
傳示大衆如生擒首惡及斬獲者賞銀若
干生擒次惡及斬獲者賞銀若干能招撫
脅從者賞銀若干自相擒斬者賞銀若干
務要超越常格足以激勸士卒則鼓舞之
下士氣倍常趨利之餘人皆用命矣臣又
聞大同一城軍民官舍無慮數十萬前日
聞滑之卒千五百餘人耳縱皆爲逆百人
擒一猶爲有餘况未必皆逆乎其間良民
善卒豈無勦逆之謀但始發之時人心未
定且爲兇人迫挾各顧身家未敢即動持
久事急中自生變此必至之勢也臣以爲
城中各備指揮千戶百戶等官受

朝廷之祿傳父祖之職決無從逆之理伏乞
特降勑旨令其暗集城中良善軍民自相結聚
以捕逆卒捕殺一人繫官者與斬獲虜級
同功繫軍民者亦照前擬重格給賞如蒙
勑下兵部再爲議處速行總制等官施行則人
心有所激勵大同內外皆
朝廷之兵而逆卒之黨自孤獻馘之功可以
不日而成矣

請更調遼東總兵馬永疏

臣聞帝王御世莫重於邊防尤莫重於畿

輔蓋畿輔乃根本之地四方之所依倚故
畿輔安則風聲氣勢足以鎮壓九隅雖有
鼠竊之寇猾中之虜舉不足爲矣今都城
四周雖云畿輔之地實與邊圉密邇如黄
花鎮四海冶古北口永寧城等處皆在
天壽山陵北面一帶與朶顔三衛達子及北虜
小王子東哨部落切近此實緊關要害之
地非腹裏可比皆屬薊州總兵官統轄然
欲畿輔安必賴邊防固欲得邊防固必須
將得人今欲求都城有磐石之安不可不

致詳於此也臣近日扈從
皇上展謁
山陵會巡撫都御史党以平言及邊事極稱先
任總兵官馬永驍勇有謀廉潔無欲平時
一聞邊報即率領家將當鋒赴敵以爲官
軍倡是以人皆用命而戰無不捷又能重
賞邊士凡夜不收尤加厚卹是以哨探遠
烽火明但遇虜人竊入無不先知預待是
以虜賊畏之如神或擒獲小竊之賊乃不
加殺室縶之數十使去或討鹽米而來即

親出關外分給是以虜人戴如父母永在
任數年虜不犯邊以此臣以爲蠻荊畏服
以方叔壽著之威回紇羅拜以子儀平生
之信今永任遼東總兵官仍調薊州爲便
何也遼東雖云重鎮然外有三衛環住與
黄毛達子隔遠雖時有犯邊不過小竊如
蕭陸之才亦自足辦且如嘉靖十一年花
當達子率衆搶虜直至懷來昌平地方田
野倉皇京城震動殺虜焚刼如入無人之
境大有所掠而去使當時將得其人安能

至此臣以爲馬永威名虜常畏服若移調
於此虜決不敢輕入則都城北面諸鎮無
虞而畿甸居民復有環堵之安矣伏乞
勑下兵部再行議處如果馬永蕭陸可相調用
宜早爲區處畿輔不勝幸甚

乞留
聖駕南巡疏

奏爲
聖駕南巡思獻愚忠事仰惟
皇上下諭禮部欲躬詣

顯陵相卜吉兆旬日之内合行事宜靡不整辦
齊備戒行有期臣竊觀
皇上南行之計决矣必矣無復疑矣但臣日來
積有私憂過計之慮欲聞之
皇上九發九止而不敢輒觸
君父之怒旣而思之人臣事君有犯無隱心有
所不忍而不言是自欺其心不忠甚矣況
大臣有心膂股肱之託與人主有同戚共
樂之義者哉故終不得不爲
皇上陳之伏惟

宥其斧鉞之誅必加
聽納幸甚幸甚伏自
聖諭下議南巡以來說者曰所過地方災荒特
甚人相啖食流民載路盜賊蝟興恐有犯
屬車之塵以致驚動
乘輿者又有云
聖駕南巡近邊虜酋如花當部落聞風爲患深
入腹裏如往年搶至昌平地方致使京師
戒嚴者又有云今日之行扈衛官軍旗校
及內外從官諸色人役不下數萬其糧料

草束車輛馬匹各各俱應所費不貲郡縣
倉庫在在空虛百姓聞風逃避有司無所
措處者此三者皆衆人之慮患之在外者
若處置得宜猶可保其無虞臣之所慮乃
不在此仰惟
皇上玉體清勝常加靜養善攝猶時小有不快
今也遠涉長途日日登歷縱安輿輕輦未
免勞頓而況衝冒風塵隔殊水土六氣襲
之五內受之萬一尚致
聖體違和　日

聖心不暢誰其任之發頓於山原不如深宮大
庭雍容之爲安觸冒乎風塵不如逸神靜
志逍遙之爲樂
皇上何乃自苦而必欲親行哉臣常日每於朝
參之時獲覩
天顏潤粹發氣滿容便與一二大臣言之不覺
喜動於心時而聞有不快即爲不樂今者
皇上遠行去逸就勞舍靜而動臣安得不爲
皇上慮之此臣之所以含痛於心不得不以愚
忠陳之也臣又再三思之人君巡幸一事

其所關係至緊至要至大至重何以言之
居中可以制外事勢機權盡由之我也處
外必假付託事勢機權半由諸人也況勞
人動衆之餘加之以苦急無聊之故變生
於倉卒患起於不測此理勢之或有者觀
諸自古以來人主巡幸之事載在史冊足
爲後世殷鑒者其得失安危之跡可考而
知也知之而不言之是無深遠先幾之見
者也是以至難之事草草視爲容易之常
者也是不愛重其君犯險履危僥倖於萬
一無事者也伏望
皇上垂鑒往事少爲加察焉且
皇上必欲躬詣
顯陵者乃欲自致其誠孝
先皇也以臣觀
皇上之孝蓋自古以來所未有者矣何以言之
漢宣帝自繼昭帝之統矣而不能尊皇其
父宋理宗能皇其父矣而不能稱帝以宗
之漢哀帝能稱皇而廟祀矣而不能宗祀
以配天今
皇上之於
皇考廟祀矣焉
諡矣稱
宗矣配
天矣而因心之愛無所不極自
臨御以來建
皇極贊
天地康四海服諸夷而繼述之業日爲之隆雖
大舜之克孝武王之達孝亦未有過於此
者伏望
皇上自信之重之況天子之孝與士民不同又
何必躬自勞苦遠涉數千里之途以下同
於士庶人之愛敬乎伏望
皇上自信之重之今日之事
皇上必欲合葬或送而南或遷而北定有
宸斷臣請當事自行仍望
皇上選遣安靜老成曉事親信內臣二人與臣
同詣而
勅內官監選擇各色該用人匠數十人聽臣等
指使或送或遷兩月之間即有次第

皇上安居九重清穆高拱而臣等亦能辦集其
事却將户部所供糧草賞賜各項銀兩留
為修建
顯陵之用一舉三得不惟可以慰
皇上誠孝之心亦可以免
皇上遠行之勞亦可以濟修
陵之費大事易得以襄而亦無意外之虞矣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干冒
天威不知避忌死罪死罪為此具本親齎謹
奏以

聞伏候
勅旨

天變自陳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免以弭
天變事准禮部咨為修省事題奉
聖旨朕仰
[illegible]戒實切感懼還待朕諭行
下合禮儀省[illegible]日始青衣角帶至祭日止百
官[illegible]中加省[illegible]自陳依行餘罷
欽此欽遵移咨到院咨行到臣仰惟
皇上欽承
天道寅畏
神祇百凡敬事和民無所不用其極宜乎
天心格而和氣襲矣邇者
奉先殿有震雷之變都城鼓樓復有
龍火之災若天人不相應矣臣俛而思之
皇上憲天之政如此其至望治之心如此其切
今日之災變夫豈
皇上致之意者中外臣工不能仰體

聖心奉職無狀之所致爾臣謹以今日中外士
風臣節頹壞之狀為
皇上陳之以見臣竊位不職宜先罷黜之由伏
惟
聖明察焉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古之士風如此
天下烏乎不治社稷烏乎不安臣觀今日
朝野之風大不類此廉靖之節僅見貪汙之
風大行一得任事之權便為營利之計賄
路大開私門貨積但通關節罔不如意濕
薪可以點火白晝可以通神是豈清平之

世所宜有者乎在
先朝豈無賄者餽及百兩人已駭其多矣今也
動稱數千或及萬數矣豈無貪者暮夜而
行潛滅其跡猶恐人知矣今也納賄受賂
公行無忌豈非士風之大壞乎大臣貪濁
而日在高位則小臣得於觀感之下者將
無不惟利是圖矣京官貪濁而安處無事
則外官被其鼓動之風者亦無不惟利是
圖矣大小效尤内外征利由今之道不變
其俗則在上者日以封殖在下者日以剝

削民窮盜起而國事日非矣豈非時政之
大害乎且古之士大夫難進而易退寧自
守以俟時無寧遠道速化以失已寧適世
不見知而不悔無寧熱中阿附毁道以求
進蓋以其見道明用心剛素有所養而然
爾由是人主舉而用之大則可以康世濟
務小亦可以風勵時俗而不失民望焉豈
不有益於國臣觀今日士大夫之風殊與
此異恬退者衆誚其拙奔競者咸嘉其能
一登仕宦之途即存僥倖之志或以諂諛

孤或以賄賂求或以奉承得甚至一官有
缺各趨權勢之門講論年資體例應得之
故先講者既定則後講者或不能得以是
無不爭先趨走搶而論之往來頻數闒者
厭煩矣既講而不得則又喧嚷謗騰雖吏
部亦難於處措故京師有講搶嚷之嘲斯
人也自以爲得計而不知有識者已見笑
於側矣夫恬靜者君子之流也奔競者小
人之類也奔競者進則恬靜者必退由是
以小人引小人而

朝宁之上無君子矣朝無君子則法揆何由
而清紀綱何由而振姦宄何由而除是奔
競之風熾世道不祥之機也豈非時政之
大蠹乎仰惟
皇上聰明神聖允邁堯舜道源政本澄清宣朗
而臣下貪穢奔競之風至於如此豈不大
可怪乎臣惟都御史職在糾察百僚振肅
風紀今茲二者官邪風壞莫此爲甚既不
能正身格物使風清弊絶復不能不避嫌
疑以抗疏論列悠悠坐視日惟嗟嘆致使

内外僉貪公行無忌糾察何在振肅何存
由是言之臣之不職在庭之臣莫有踰者
雖蒙
皇上天德包容不即誅罰而臣尸祿曠職罪安
所逃且夫一婦含冤三年不雨賤臣下獄
六月飛霜事乃至微而天應甚著况賄賂
交通匪人在職中間事情乖變賢否顛置
害及地方軍民稱冤者豈止匹夫匹婦而
已哉由是觀之上干和氣以招
天變實臣奉職無狀致之矣伏望

皇上將臣罷歸田里以懲不職別選才賢以端
臺揆實政可以責成懋功可以建立庶修
省以實而災變亦可弭矣

奏奉
聖旨卿職司風紀自後宜糾正百僚以弭
天變不准辭吏部知道

浚川奏議集卷之九終

浚川奏議集卷之十目錄

奏議

渼川王廷相著

奏議

議

太子監國等事疏

奏為欽奉
聖諭事嘉靖十九年八月初十日該禮部尚書
嚴 欽奉
聖諭怵臣等議臣等肅恭捧讀節奉
聖諭朕近來血氣衰初髮鬚脫半精神太減大
不如舊雖即無他事亦未恐不慮也東宮雖
幼
上有
赫赫昭鑒保定必矣或權命監國重大仍奏請
朕少解一二年調養或可親政悉若初不敢
又取逸耳亦非作術以弄巧成拙只得清澄
思慮靜養靈臺但得氣血還昔諸疾盡去即
復初勤豈肯終怠了卿等以五六人不肯答
當禮官就把這諭速播廷臣限三日議上不
許藏欺出詐君固輔了如兆神可欺乎欽此
臣等再四誦讀仰見
皇上惕然
玄元保合太和順攝
聖躬以隆
洪業甚盛舉也但瞻仰
聖謨欲
命太子監國臣等不敢遂以為宜何以言之切
惟
太子殿下春秋方幼知思未普一旦許之御
事其斟酌批答誰其主之其間事機大小
輕重關係政本誰其分之或以大為小以
重為輕乃至橫錯顛蹶誰其辯之此中隱
欺之端不可勝舉矣夫
天子者天下之主必須總攬
乾綱萬機獨斷然後可以
明通海宇
威懾華夷而永享太平之盛治矣今
皇上欲
命太子監國恐事失分別輕重隨意隱閣之弊
自此而生後雖有覺亦無及矣此

太子不可以監國者如此臣等又覩
聖諭朕近來血氣衰初髮鬚脫半精神太減大
不如舊欲要靜養使血氣還昔諸疾盡去則
復初勤此誠
皇上神明之見凝眞之大機也近年以來
皇上時多靜養雖大
朝賀猶不肯廢萬機之務日日奏行諸司之
職一一惟謹凡百政事不見有所隳滯是
亦美矣伏望
皇上照舊靜養雖暫

免朝參亦無不可臣等又思人欲久壽必得眞
氣充盛神明朗照精力強健而後百疾不
生是以古之達者必先調養精神保固元
氣又能寡嗜欲節飲食減思慮愼起居少
勞苦由是既無疾患壽亦悠久豈非
神聖之要道乎今
皇上能加善養於一日十二時中以一時
栽理萬機以餘時善加靜養則修於內者足以
壽已而施於外者足以安民當時堯舜無
爲而治其大略亦不外此其於

太子監國
皇上止而不行亦可也臣等愚昧冒瀆死罪死
罪

公薦舉以備任用疏

題爲公薦舉以備任用事臣竊思皇多士文
王以寧元凱登庸帝載以熙自古人君與
道致治未有不以求賢爲急務也但所謂
賢者要在心行純正經術疏達能通乎治
忽安危之機不迂不阿而以時措之又能
誠心事主不爲身家無患得患失之圖絕

非道非義之取斯人也登用於朝必能盡
忠輔世以正率物乃於治理有所裨益其
視高談虛講恥無實學俯仰隨世以就功
名者萬萬不侔矣臣竊見南京都察院右
都御史致仕何瑭道純行脩通達世務與
之咨論政事據經按史檢括參合不迂不
執卓有剸量且於天下之物澹然無欲自
一身之外視之漠然雖衣裳冠屨具飾而
已即此一行可以滌清濁俗廉勵貪鄙況
所學足以裨佐治理乎此通經學古謀謨

廟堂之臣也但其人動容周旋之際未免小有[illegible]不得以掩其懷玉之美者以是責之瑭即孔子所謂失之子羽矣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左布政使致仕顧璘學充而博事練以達忠亮居貞才猷煥發事無大小一至其前即迎刃而解各適其宜爲郡守而士民頌德長藩司而積弊頓除此解剝盤錯貞固幹濟之臣也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今養病薛蕙德氣淵粹才鑒朗拔文學閎博風操

凝峻退處家食奄及十載閉門著書志不苟營深養超詣與道爲徒仰聖懷賢期於竝駕此乃超塵邁俗服膺道素之臣也兵科都給事中今爲民曾忭德性簡亮才識清遠負侃然獨立之志有確乎不拔之操向在諫列有所敷陳悉稽古典允協時宜往往克當

聖鑒罔不聽納此長材遠略經國濟務之臣也此四臣者皆極一時之選曰瑭曰璘使在公卿之列皆能[illegible]節弘輔治化古有良哉股肱當不是過曰蕙曰忭又皆孝悌端方卓有道術不但可居庶職他日

春宮之臣當應首選臣嘗有聞未識其人而信毀譽之言則片語信其平生一眚掩其大節賢否倒置舉錯乖煩矣況易於貞退者必堅於自守躁於仕進者不恥於苟求由是而論薦則賢者必滯能者必困不肖者得以徼倖而冒進不才者得以市譽而濫竽不爲用人之累者幾希臣於是四臣久知其心術親見其行事熟聞其議論非

道聽而塗說也使其進用供職但有失身僨事之咎臣當連坐罪罰以懲失舉如蒙勅下吏部再加察訪如四臣者果皆才賢望即量行擢用庶在位皆賢俊之人而

朝廷亦得治化之助矣

辯劾巡撫都御史周金疏

奏爲被勘巡撫官自生疑懼捏奏臺長乞

恩辯明事臣近被巡撫保定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金奏臣覆本回護巡按御史李新芳等情臣一聞之驚惶無錯其中

瑣漫枝蔓情詞及金人品心術有
皇上明見朝野清議臣不及舉辯其緊關干礙
於臣者臣不容於不辯伏惟
皇上矜察幸甚臣於御史李新芳等所奏事情
共兩次覆本其第一次覆奏臣查得嘉靖
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據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李新芳題爲姦污屬官結黨謀殺圖
免考察以肆貪酷事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覆奏間六月十八日又
據廣平府知府李騰霄奏爲酷暴御史故

勘平人誣陷官屬懇乞
天恩辯明冤枉以昭公道以救生靈事本月十
九日又據御史李新芳爲貪蠹知府深恨
御史執法不遂驚發主使屬官謀殺成傷
不服查勘脅衆拒城爲亂懇乞
天恩速賜拏獲明正典刑以戒姦惡以安地方
以扶紀綱事俱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本月二十五日該刑科
都給事中周岏等奏爲按屬官員各奏事
情不一乞行差官查勘以昭鑒戒事奉

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欽此此時周金於各奏
事情未有干礙故臣等覆本行差去給事
中會同周金及巡按御史勘問其要語云
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新芳叅奏廣
平縣知縣周謐典史田經等結黨謀殺巡
按御史一節事出創聞情殊駭衆既經本
官審鞫成獄必須隔別衙門覆審明實無
枉庶使各犯心服無詞本官又奏廣平府
知府李騰霄主使屬官謀殺巡按比與前
項情詞大略相同亦須併審方得真情其

叅李騰霄枉法受贓輒以千數違例科罰
動以萬計阻壞風憲脅持委官原其不服
查盤之心必然簿籍朦朧或是錢糧虧折
既千贓私庫藏相應提問追究再照御史
李新芳亦該李騰霄奏稱故勘平人誣陷
屬官言雖發於讎激事亦相應查勘勢在
嫌疑法當迴避況據李新芳奏內亦稱被
火毒中傷致將五內振動頭脅俱痛神蒐
不安及疽瘡發背服藥未愈等情合行本
官遷自回籍調理聽勘另差風力御史一

員星馳前去接管地方事務所據都給事
中周崐等參看各奏事情不一欲行查勘
誠為有見相應依擬伏望
勑下該科查照原題事理選差風力給事中一
員前去會同巡撫保定等府地方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周金并續差巡按御史親詣
地方通將知府李騰霄併知縣周謐典史
田經等一干人犯行提到官將前項各奏
內謀殺主使贓濫不法等事及御史李新
芳有無故勘平人是否枉陷屬官逐一從

實查勘明白徑自奏
請定奪不許過為文致拘泥成案偏徇回護以
致縱枉以傷公道其事內經該有礙人員
亦不得重復委用等語於本月二十八日
奏奉
聖旨依擬李新芳著回籍聽勘欽此覶臣等所
擬曾於李新芳有何偏私有何回護一字
耶其第二次覆奏臣查得本年七月初六
日周金題為糾劾不職憲臣依違兩端巧
取容悅託故避難以構成地方驚疑事奉

聖旨都察院參看了來說欽此本月十二日又
據李新芳奏為懇乞
天恩早
賜差官更替容臣力疾詣
闕辯明極惡知府陰謀酷害以雪冤辱以正紀
綱事奉
聖旨法司知道欽此本日又據李騰霄奏為酷
暴御史擅調官兵打死無罪經歷貪諂推
官聽從主使屈入謀殺重罪等事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本月十七日周金又奏

為委官不執法律估勢作威驚疑人民奔
竄幾致激變地方等事奉
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欽此當此之時周金李
新芳各所奏事情皆有嫌隙相詰周金則
曰據趙州揭帖稟稱抄蒙巡按李御史案
驗內開近據大名兵備楊副使抄呈巡撫
衙門案驗看得中間始末有伸縮之神機
有藏露之奇算似不以理自勝而方寸若
為事變撓奪既不揮戈去亂又欲藉寇資
糧不肯以為體統紀綱愛惜蓋自為之心

勝不暇計其他也有李新芳則曰周金近
日誤將李騰霄刻尾保為罪應連坐以故
百計代其彌縫極其回護又曰李騰霄不
法贓私蓋百千萬臣委大名府推官楊經
貞定府推官秦新民會同前去該府查盤
倉庫一應錢糧周金乃行文中止不許各
官查盤遂至兩相詰奏安得不謂事出於
激安得不謂之各持一偏乎由是觀之巡
按毀及巡撫而巡撫復詆及巡按撫按各
持一偏必須行勘方得歸一既行差官勘

問而楊彝等妄可依擬巡撫之本而具奏
此自法司公是公非體例故臣等覆本則
云看得周金劾奏整飭大名等處兵備河
南按察司副使楊彝隱匿憲案承委推托
致使地方驚疑搆釁貽害要將楊彝或量
改官或行罷黜一節事涉一偏犯非贓私
未經查勘明白擅難依擬合無將楊彝戴
罪住俸與各奏事情一併行勘明白奏請
定奪及參大名府推官楊經貞定府推官秦新
民俱估勢作威欽怨虐民等情雖事出有

激亦合勘問除秦新民已經本官發貞定
府監候外楊經未經到官合候
命下先行巡按御史李朝綱將楊經拘提監候
勘官至日徑自取問施行為照周金既被
李新芳劾稱回護李騰霄等情而周金亦
行委官勘審李新芳行過事件兩相爭持
應合迴避及照續差巡按御史李朝綱嫌
與李新芳同官亦難會問相應隔別行勘
伏乞
勑下刑部選差持正明法郎中一員前去與同

先差給事中王禎將各官奏內事情并李
新芳先次委官查勘過李騰霄事情及周
金後次辯勘過各人卷通行提吊到官逐
一虛心秉公勿拘成案查勘明實應提問
者提問應參奏者參奏本院仍咨行周金
如遇勘官至日但係有干今勘事情務須
迴避與差去勘官無得相見及劄行李朝
綱亦無得干預與勘官相見厯事無偏徇
之嫌而法有明當之歸等語於七月二十
日奏奉

聖旨依擬著上緊勘問明白來說欽此欽臣等
所擬曾何於事情有所軒輊曾何於法理
有所僭踰而不盡乎金乃謂臣擅奏不早
爲臣有私此則誣臣之甚者也臣惟事情
有大小文字有多寡不可一槩論者使事
小而本短一日可以致覆數件使事情重
大未易商量且文字繁多動數十扣以至
百扣雖欲速覆勢不可得此不獨都察院
爲然諸部衙門亦皆如是况李新芳等節
次具奏前稿方定而後本復來事干一連

必須併覆動延旬朔勢所必至而金乃以
此爲回護李新芳臣實不知所謂方今
聖明主法在上百工守法在下凡有擬奏昭然
耳目孰敢挾私妄議以自取敗事今二次
奏論具在可查伏乞
勑下吏部將前項文卷弔取過部查勘臣等論
奏於李新芳有何回護於周金有何阻抑
便見虛實且金又奏臣與李新芳有鄉里
親戚之故又謂未曾中差而遽領巡按又
謂與臣著跋王氏慎言有道學授受之推

以此三者爲回護李新芳之由此皆望風
捕影欺枉之甚者也臣原籍山西潞安府
人親戚墳墓俱在河南儀封久矣與李新
芳並無九族瓜葛之親御史中差回道方
差巡按此是常例間有一時缺人無中差
回道者亦擬會授御史巡按此亦自來權
變之例去年考察退御史數多吏部奏改
各部主事等官即與會授巡按有缺安得
不擬差如江西王鎬遼東常時平山西姜
潤身蘇松李鳳翔俱未中差不獨李新芳

一人而已而金輒謂臣私於新芳不得不
庇之豈非誣乎且臣自曉讀書以來觀物
窮理即事體驗凡有所得竊效古之劄記
之意積二十餘年言及數萬不忍遺棄遂
成卷帙近有好臣之言者乃遂刊布今在
京學士大夫之家亦多有之並無李新芳
著跋一字李新芳係臣屬官亦難趨席講
學臣平生雖好讀書未嘗敢以道學自名
而朋儕同類亦未嘗以道學名臣不知金
何故以此相加臣切惟君子之學能體道

於身則立心制行事君治民必有攸見而
不苟且必能通天下之情建人臣之業爲
國家之益矣愧臣學術淺陋不如古人道
積厥躬使果有道雖以道學授受於人有
何不可者而金輒以此詆臣金乃甘心異
端者耶金又謂遠取委官隔別萬里當茲
考察之年均在黜陟之列設非剛明正直
之人寧無覩望迎合之意乃爲臣之巧此
金不知事體之言也夫前勘之官既以爲
非必須隔別委官再勘方得無議此事情

法理一定而不可易者況此乃勘官題奏
欽依而行與臣有何干涉而金乃謂臣之巧豈
非誣乎臣細觀金奏臣情詞不過曰回護
李新芳不過曰使臣不得干預其事二端
而已伏乞
勑下吏部議處待勘官勘明具奏上
請之日抄發刑部覆奏中間若干礙金事金亦
無詞可委矣臣又查得十月十六日李新
芳奏爲無恥奸黨受賂縱惡構謀害正乘
間欺罔敗壞綱常等事內開本年四月二

十五日周金長子奉例入監泊舟臨清周
金假以出巡前至故城縣來會其子李騰
霄聞風迎候以下程爲名饋送銀一千兩
買求周金回護前項重罪彼有推官秦新
民隨行知証等因事雖未委虛的係干贓
私法當行勘臣等方欲覆本而金乃有此
奏臣思於金平昔委無分毫嫌隙此事又
無一毫錯處而金乃自生狐疑不能安靜
以待輒先假以私意誣臣使臣回避臣切
探其故有二或聞在彼勘官勘有干礙故

先言勘官非公以爲他日奏辯張本或知
李新芳奏彼贓私恐臣執法覆奏致彼回
籍聽勘故先奏臣使不得干預其事而別
有所圖不然金何以忍心奏臣利害之際
不渝道義惟君子能之而金所行若此其
爲人可知矣伏乞
勑下吏部將李新芳今次所奏文卷弔取過部
參詳應否行勘金應否仍在地方行事上
請
定奪伏念臣質本庸虛才欠明達誤蒙

皇上簡置臺長以議處其事之心乃彼巡撫之
官奏論其不能總攝臺綱以厭服衆心可
知伏望
皇上特賜罷退放歸田里別選賢能以充是任
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六年考察京官自劾跡

奏為自劾不職乞
賜罷黜以重考察事准本院咨准吏部咨該本
部題為遵舊例嚴考察以勵庶官事奉

聖旨是各衙門例該考察的官員你部裏便會
同都察院并本衙門堂上官照例從公考察
翰林院詹事府等衙門照嘉靖六年例一體
考察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切以考察庶官
朝廷大典屏姦逐邪治道攸先仰惟
皇上以大聖之宗畧操作人之精鑒臨御以來
十有八載求賢選才以圖惟治理而尤伸
抜抑滯汲汲不遑直兼舜數求賢哲同執
其不肖者又每矜其不能念姑隱愿而不
即盡屏諸裔此誠
皇上天覆地載舉一世而甄陶涵養之至仁也
但近年以來士習頗變汙風邪氣沾被將
流營營靦靦不自檢飭懷利競進習以為
常依附權勢者則肆行無忌巧爲諂阿者
則恬不知耻不聞前輩風節者則苟蹈時
汙以為常此皆邪僻憸侫淪壞士風有負
皇上作養選舉之
盛典正今日所當訪據實跡一一屏黜而不
足惜者也伏蒙
皇上勑吏部會臣照例從公考察臣惟能自明

者然後可以燭物無諸己者而後可以非
人臣識鑒闇劣性行踈陋既不能明察乎
庶物安足以駁正乎人倫受此重託實深
惶懼倘置賢否混淆豈不有傷政理況臣
素乏學術有愧品流乂據都臺無裨風紀
羣臣之中所當斥退者莫先於臣伏望
皇上重茲大政察臣不職將臣先行罷黜別選
名賢以司其事庶考察得人而群工去留
亦各得其當矣臣無任待罪戰慄懇祈之
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闕伏候
勅旨

請行兵部推用江防總兵官疏

題爲推舉革任貪贓官員以充將領事臣於
今月十二日該兵部手本畫知今日在東
闕會同五府九卿衙門科道官員推舉江
防總兵官當有兵部尚書張[illegible]首舉原任
浙江總督署都指揮僉事湯慶堪任臣即
言此人在浙江犯該貪贓該巡按浙江監
察御史傳鳳翔奏行提問革任事未完結
難以暗行推用瓚即呼司官開寫帖內通
不與衆再議只說其人雖云革任近日我
已推爲參將用訖臣回院即將湯慶被劾
原本畧節情詞查出再爲
皇上陳之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傳鳳翔奏據浙
江按察司經歷司呈問得犯人劉深招係
浙江都司僉卿衞壯士千戶所正千戶嘉
靖十三年有臨山衞軍人沈付不合投跟
原任浙江總督署都指揮僉事湯慶[illegible]合
容留在衙作頭目出入跟隨本官[illegible]

初四日湯慶要得科斂部屬財物不合詐
稱賞賜班軍常例假取蜜浸鮮荔枝爲由
差令沈付科要分例銀兩深就不合將收
下扣留休息船料銀兩一百八十六兩二
錢九分內支五兩差伊人陳文叨往福建
收買蜜浸鮮荔枝三桶又不合將前船料
銀動支三十兩開揭帖一本交與陳文叨
齎帶於七月二十三日見沈付說知伊就
不合引領陳文叨將前荔枝并銀進入私
衙交與湯慶不合接收入已將己銀二兩
米一包賞與陳文叨收回費用訖嘉靖十
四年正月二十六日湯慶巡歷到所又不
合差沈付假取蘭花茉莉花爲由又向深
科要分例銀兩深不合又將前項船料銀
內動支一百零五兩內將五兩買辦蘭花
茉莉花共四十盆餘銀一百兩放在蘭花
盆內記號開具銀數揭帖交與沈付齎入
公舘後堂禀遞湯慶看過深差軍夫周武
等八十名擡進湯慶不合起取前銀入已
周武等分扛花樹行二日到於瑞安縣水

次下船載至定海縣與湯慶帶回訖本年
間有畢朝任鄒將情告所畢潮等不服拘
喚本所具由通行申呈巡按張御史發兵
備道究實詳奪將深等問明因見湯慶陞
任金山總督備倭去訖深思被科取銀兩
坐深名下不甘將情具本令弟劉定奏行
都察院劄行巡按周御史案行分巡道提
問明白呈詳巡按傅御史覆審無異行令
聽叅叅照先任浙江總督備倭署指揮僉
事今陞金山等處總督湯慶不知檢飭大
肆誅求派買鮮荔枝差邊軍遠涉閩省假
取奇花卉勒屬官揹送贓私容留姦卒逼
賄故縱部屬侵欺事屬違法律應提究奏
該本院看得湯慶前項事情委屬違法雖
蒙
赦宥但犯有贓私數多仍應提問歸結移咨兵
部先將本官革任員缺另行推補若已陞
任別處並不得再行推陞恐文書一時未
得即到致令本官又行剝害他處地方已
行遵照

欽依提問人後不知兵部如何不行革任今浙
江巡按御史提究歸結旋復陞徐州叅將
是使
朝廷之上威福不行法例廢閣將見貪殘之
醜無累其官害人之賊不掛乎己軍職聞
之者將肆意橫行無復顧忌矣今復推爲
大將不知本兵何以如此臣以法例論之
有犯贓私者必叅劾叅劾者必提問問結
日久有人舉薦再行推用此自常例也豈
有犯贓叅提通未歸結又復陞官者哉不
知本兵何以爲此臣與張瓚近日相奏蒙
皇上優容不即黜罰臣與彼已無復相忌矣但
事在
朝廷不得不辯何以言之
皇上今日添設江防總督是欲掃清寇畧以平
寧海沙至計也推舉廉能謀勇者以當其
事是有忠益於
國之心也今乃以貪賄不潔之人爲之豈非
欺
上行私耶伏望

皇上奪去湯慶參將職事不必點用仍行巡按
浙江監察御史提問明白奏
請定奪如此則
朝廷之法有始有終而本兵用人無偏無黨
矣

災變自陳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
恩罷黜以弭災變事准吏部咨該太師兼太子
太師翊國公郭勛為災異陳言乂未六舉
策免大臣以清

朝政以進羣僚以安黎庶事題奉
聖旨卿說的是災變策免大臣係
祖宗舊典着九卿堂上官各衙門四品以上官
都自陳來仍着科道官拾遺糾劾吏部知道
欽此移咨到臣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一十九年發政施仁罔不憲
天法
祖以求當世清平之治溥堯舜以臻上古太
和之休袪其因循之舊習革其積久之弊
政使域中改觀天下稱便此真
聖神與睿靜定
皇極三代以上之君未之多見也但各臣下不
能仰體
聖謨奉宣
德意使
恩澤無以彈敷生民不得安養以故近日
天道靡寧屢有災變耳伏念臣材本中人學非
上達偶遭
亨運叨被
簡拔既猥兼乎都臺更竊榮乎宮保徒深

寵貴未盡報酬且方今之所最急者在得衆賢
以共濟也文王在豐有濟濟之多士堯舜
之朝一時同列者有夔龍稷契二十餘賢
是以天變可以弭塞人事足以脩治有由
然耳今臣職專都察貪濫而不肖者不能
論之而退才傑而有用者不能與之共升
風紀欠揚彈擊無術由之臺政廢以貞乎
百僚
皇風無以達於九有臣不稱職斯其為最伏乞
皇上大開

洪造將臣罷黜別選賢能以端臺政庶
天意可回而災變可弭矣

進恭和
聖製詩歌疏

奏爲恭和
聖製詩歌以效愚誠事邇者
聖駕南巡臣獲在
扈從之列仰惟
皇上秉道時巡應和天動登途眺野即事興懷
每有情悰形諸賦詠非

孝思之敷宣即治幾之渙發奚帝賡夫明良允
矣儷乎風雅且揮毫如洒動數百言妙致
通神不煩煅鍊
天葩睿藻邁雲漢以昭回
道海詞波陋江河而浩淼此固
聖學之緒餘寔亦
天縱之能事也臣當在途供事之日或親承夫
聖賜或傳聞於輔臣莊誦之餘歡忭莫極乃敢
忘其愚拙恭依
聖韻撰次一十三首錄成一通外附錄
扈
駕南巡途中紀
賜詩一十四首另爲一通臣無任僭妄恐懼之
至謹隨本進
呈以
聞

浚川奏議集卷之十終

王氏家藏集六十八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一曰浚川集明王廷相撰廷相有愼言已著錄其詩文列名七子之中然軌轍相循亦不出北地信陽門戸鄭善夫詩所謂海内談詩王子衡春風坐徧魯諸生一時興到之言非篤論也王士禎論詩絶句曰三代而還盡好名文人從古善相輕君看少谷山人死獨有平生王子衡蓋善夫歿後廷相始見是詩賙恤其家甚至也亦頗有微詞矣

内臺集七卷

〔明〕王廷相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内臺集七卷》提要

刊内臺集序

鳴自壬辰從事臺下未獲受教浚川公臺下是公於退朝之餘即肅肅入院臺理政事稍暇即爲文著書蓋無一時休焉因嘆曰大人君子之學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政根於學學達於政固如是哉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其斯之謂歟乃編錄其與諸名公鉅卿往來論辯問答贈送之作辭與文若干篇刻之東省以傳蓋仰嘆公嗜學之篤終身不衰而所以經濟天下者有具因以見鳴之受教於左右者得益爲良多也其他生平文章詩賦則有家藏集已先刻之爲世寶矣此特緒餘耳然非浚川公意也

嘉靖丙申孟秋二日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沁陽

晚學生張鳴頓首拜識

内臺集叙

性者人也言以彰志行以成務道也縱横左右出入性真純粹無雜聖人也一也學者涵養未深則中陋省察弗力則外乖人與性二而道無門也性道未凝而强探襲取之則真妄錯雜支離決裂戾于聖人罔覺矣浚川夫子以振古之豪超然獨步博學研幾反躬踐實而沉潛合一積久彌精故寄興感懷經世考政窮神闡化測數推象吐辭命意托爲詩文條爲疏説辯而信直而文雄裁傑斷揚推

疑貳公直謹嚴其史乎肆而隱曲而中玄思妙悟發揮蘊奥渾噩典麗其經乎風動神行塗傳里誦夾輔綱常煒煌化理軌範百世豈但可以文藝家數名之耶况際翊
聖明秉鈞當軸而危言正色懋烈徽猷爲中興元佐上軼周召又豈但文章盛美燁然昭代而已耶嗚呼夫子之道該體用徹顯微源深流遠淵淵乎浩浩乎莫可測也自南都
簡命晋兼臺省造理益深著作不倦侍御張子嘗裒録一二刋爲内臺集與家藏雅述則言諸書并行于世復初又竊録續作嗣刋濟上仍因舊名俾向慕之士得備聞至論抑見復初及門受教猶夫張子也抄本有訛王子光濟劉子希杜校之鋟人其多吳子至楊子祜董之凡三月而登于梓吾道其在兹乎吾道其在兹乎

嘉靖十八年冬仲望日巡按山東監察御史
門下學生洪洞李復初頓首謹識

内臺集卷之一目錄終

内臺集卷之一

浚川王廷相著
後學王光濟門人劉希杜校

雜詩

古宛轉歌二首

桂宮濛濛廣帷舒紫簫惻惻鳴聲徐流商刻羽奏君嬉愛而不戀空躊躕歌宛轉宛轉秋思長天上雙星隔河漢分明夜夜遥相望

其二

紫微近天玄津遥欲來不來誰能招白露溥溥濕珠袍西風颸颸凄絳綃歌宛轉宛轉秋思深不虞覿面九疑峯空令窈窕傷苦心

塞上曲

早行霜滑滑烏啼都門柳丈夫排國難驅馬如龍走出門語少婦不謂行當久誰堪金微淨復移玉關守寄衣常苦遲得信常苦後玉關寒苦倍金微磧裏雲沙帶雪飛祁連山頭東殺雀夜夜征人泪濕衣

送盛希道

天上辭簪紱雲中被羽裘枯禪空面壁遊聖欲

乘桴至藥傳新訣三年應遠遊飈輪如不惜爲
我到嵩丘

蒲蘆亭迷感

蒲蘆亭子何蕭索卉木陰陰清入扉赤日黃塵
聊駐節斜風冥雨忽沾衣委階萱草全無賴倚
架薔薇本自稀白首宦遊南更北幾時河上問
魚磯

胡封君安人雙壽

南極壽星秋出海人間難老應長生春來鳩杖
元能健月裏綃衣太劇清閑日素書開抱朴有
時玄鶴引雙成靈芝瑶草山中滿不羨蓬丘把
袂行

治宅

長安鬱鬱久遊客栖息聊營一畝宮門巷春閑
無俗謁圖書日夕對高春映階老檜有餘翠隔
死垂楊自作叢鳴玉朝回忻爽豁嵩垣深媿古
人風

赴闕

客途從所適南北豈情戀苦節自心性遠遊生
嗟歎江山貿次豁風塵鬢毛換吾道竢靜勝渺

哉復誰辯

出城

八月天氣澄毒暑散無跡近山風雨霽落日煙
華碧偶獲出郭遊聊逐送歸席曠覽意不盡歸
卧泉上石

西山憶舊遊諸君子

西山終日好却恨往來稀出郭生情戀逢僧說
道機佳人不共賞舊事已多違僊一乘休暇躋
攀忘却歸

閘空河

黃河百川長跂鑿計虛陳難輓崑崙勢誰如大
禹神徒令成四溢無復賴通津故國愁心在田
園幾處貧

懷彭景俊先生

劍閣蠶叢古蜀州風塵飄轉記同遊層陰冥雨
華陽夜急峽喧江白帝秋興激毋勞賡楚調氣
豪相對弄吳鈎誰堪十載天涯夢流水閑雲無
處求

送方西樵閣老還山次霍渭厓韻

辭却青雲卧白雲江湖廊廟已平分寵光不戀

表閑閒散惟尋鷗鷺羣誰向橫流甘勇退從
來倦翼厭飛奔樵山峯頂瞻　堯虞應祝昇平
禮夜燕

懷何粹夫

一從學士還山阿王屋天壇佳氣多靈芝瑞草
日生長鳴鸞舞鵠頻來過旅食淹留吾自媿躬
耕蕭索君如何貶底蒼生未蘇息白頭吟望空
雲蘿

送胡仲器少司寇

曠跡去人遠幽然臨水扉山空豆苗長溪暖鱖
魚肥白社依僧靜深林見客稀罷官如釋負不
直淨心機

和寄馬中丞敬臣惠酒

淮上名尊至慰知故友情和衷君子德徹底聖
人清獨酌江[illegible]歌山鳥賡何時接簪組一
[illegible]

遊觀音巖二首

遊山去城遙賞心迫春暮聊乘浴沂興果協臨
淵趣陽林發旭光澄空捲晴霧紛妍花映渚鶯
語鳥鳴樹偶爾息塵慮幽然探芳杜雖非[illegible]

豪頗亦遂良晤望關空遠心懷鄉梓長路人事
靡定準天道任來去銘鼎竟何爲浮華泫朝露
古賢隨代滅江山宛如故不如邀同懷揮觴豁
衷素

其二

巖巒枕清江佳勝藹紛錯朋宴析春晴遊衍踐
宿約岑岑江上磯崒崒雲中閣二儀聊展眺太
虛共栖泊風帆座下飛倒影盃中落久厭城市
喧忽此神情闊長曲興不極孤簫時間作升高
出煙霄乘幽坐林薄漫訖圖南鵬莫羨飛仙鶴
吳帝古宮苑今人已耕鑿此道可類悟請君重
行樂

悵歸吟

朝彈中散琴暮鼓曾點瑟曠劫誰同二子懷此
曲安得今人識我從華路三紀餘風塵蓬勃疲
行車法冠突兀冊華陛不獨腰間懸玉魚名成
知止大賢造角巾藜杖當躊躕斷鰲有夠莫輕
棄匣取龍華護寶書古來賢達厭機巧富貴勳
榮安足道羲和西去無停輪轉見韶顏日枯槁
歸尋麋鹿伴閒釣滄浪川我懷塵外逸人羨地

行仙闌干馬齒如氷雪何年頓悟王陽飫嵩丘揮手謝時人遥逐長風弄秋月

賛治堂歌贈夏宗伯

君成賛治堂我歌雲龍篇龍德九五荷明主雲飛直上從九天君不見傅巖之築嗟胥靡夢裏分明動天子一朝欻起賛經綸遂使殷邦成中治又不見隆中讀書觀大略抱膝潛光嘯幽鬱感激帝胄與馳驅坐見炎精輝五嶽明良遭際古稀有一語相知更天授迂儒閉戶空草玄執戟爲郎巳白首君今儒術真古人翰苑尚書自致身雲龍感會衆所美好施霖雨調陽春

旅思

野雲蕭蕭逐我廻西從閬苑東蓬萊偶傳靈藥足自寶持示世人誰見猜不知黃鵠幾時到縱有素書誰與開旅食淹蹇斷消息故園風雨空池臺

夏日懷故園親友一首

齋居白沖靜不覺時令侵鳴鳥已驚聒喬木森夏陰披襟承緒風况拂龍唇琴故人本同調幽

事阻相尋飛鴻勞鎩札素夢迷遥岑世氛苦未謝悵望空遠心

首夏

首夏氣候澄浮陰早猶濕濃芳映堦砌碧樹捲簾入美人嗜清坐鳴禽復攢集夙心孰與諧撫景空佇立

土茵貽陳省齋

河壖多名菌皎如芳玉芝雖非金琅玕鳳來不苦饑承筐遠相贈頗與佳人宜冲素奉清德肝膈生華滋豈獨商山叟皓首深相期

短歌行

日居月諸常年東流到海不還聖道悠悠如天苦心何必草玄少年躍馬行邊直欲勒銘燕然邈哉英雄無端老大垂念徒憐姜翁直釣渭川董相恥阿時權龍劒誰將破山感時多故長嘆世間萬事浮塵惟有壽命可珍無分難逢至人講求藥物未真丹砂鍾乳戕身靜養三田罔神白髪如雲日新不須泣下沾巾請君守道安貧樂天俟命奚云

艾如張

蕭艾蕃蕃置羅者誰黃雀啾啾呼其兒來來食蟲豸詎意翁奮罥爾雀連䍦不能飛嗟嗟雀千里萬里不能助胡釋爾憂脫爾機遥天曠地鐃所栖神龍冥冥彼安施羅爲

送胡太常九峰

升高望不極朔雲鬱嵯峨君子有行邁揚舲發江沱平生抱墳典經世諒匪他大道贊兩儀修辭乃餘波鳳鳥鳴虞廷光彩協天和至治垂八埏神應豈在多行行躡天雲悠悠隔川阿執手野躊躕送子以浩歌

壽曾強菴六十歌

先生閉門讀素書恥向人間競名字行年六十逍遥仙 帝之外臣無乃是豫章王子昔作逆殺人流血江爲赤三司達官盡首鼠臨危惜命甘因執差公忠義懸日星孤憤蹴踏盧霍傾伏劍走謁中丞臺卒發義起勤王兵乘風一炬彭蠡焦淮王飛艤安能逃功立藏名不受賞義氣直與秋爭高況今令弟復才雄出入給事明光宮濟時疏受
天子知坐取公卿如摘棠難兄難弟古稀有尚

氏八龍二龍秀仲也文章翰苑前伯子豪賢古人右醴酒不設穆生羞長卿恂作梁園遊人生際會豈有極君不見班超白髮仍封侯

甲午書懷四十韻

神龍翔太虛變化一何捷天上玉麒麟不受塵土褻自昔高朗士獨立視萬劫世緣不入懷泰華等丘垤予生藉性真沖幼乃秀越九齡賦詩句十三燕文該二十登鄉書三十謁朝列遊翰不見知司諫困奄孽再起中臺史復罹鬼蜮舌萋菲成竄逐低回任顛蹶遠竄荒海瀛空望紫

雲闕淹蹇四十餘天日始昭晰隱霧豹乃變汲泉井已渫督士燕蜀齊宣力謝疲薾闡道後詞華養正崇修潔至今所稱述得士多人傑五十志業就持憲長湖臬靡憚翼虎狂日掊修虵蛰雖寡澄清勳頗致奸蠧滅撫蜀不須史貳兵贊九伐南都大司馬留鑰定綰挈營校久積苦一一事無閱食帥非所甘契卒乃依悅 詔返總臺符仍握營旅節今年六十一鬢花半如雪回撫舊履塗隙景驥一瞥予興方著書尼父未停筆[illegible]夢西周心事猶硬烈篋中無餘金歲[illegible]

豈汙峨守道恥外營何[illegible]
甘泉多横洩丈夫志弘濟豈必懷巖穴寸心不
惜苦孤蹤柰濟劣　堯舜昇赤霄天地無破裂
自從嘉靖來政本極澄澈廊廟多才賢寵光亦
殊絕龍媒由駕馭越都見蹀躞即事切歎慕撫
已仍迂拙事主當委質竊禄豈予屑未遂補助
華終然愧稷契

輓張中舍二十韻

天人乘間氣元愷有遺良雅欲追賢軌真能擬
大方欣逢千里駿快覩九苞凰矯矯巖廊器謙

謙儒素行揆謨齊董賈揮翰逼鍾王黃閣調元
地嚴君相業光孤忠　當宁眷至治海隅康揚
賜家聲大韋賢世德昌人皆藉門閥子獨淡軒
裳念國憂虞遂趨庭論諫長鵬圖不自侈龍德
更深藏少待應名世何煩美肯堂道方深典[illegible]
病已切膏肓無處乞靈藥誰能問彼蒼斯文嗟
晦蝕上士忽淪亡斗下精芒散人間正氣傷空
留文苑傳誰草太玄章白日疑眉宇中朝失棟
梁莊生醒大夢顏子剩遺芳徒切忘年義仙[illegible]
已渺茫

送王庸之宮諭南都掌翰二首

翰苑神仙府留都山水褱不應圖治日却放侍
臣閑東觀存英論丹墀虛上班　聖明憂社稷
早晚召君還

其二

帝闕江光動金陵寶氣浮昔人玉樹歌今代翠
華留官府多清暇公卿足燕遊因君南舸發不
覺憶同仇

奉和序菴閣老元旦和西樵閣老韻

明堂禮樂朝元日黃閣文章大雅吟上宰逢春

多逸興高賢經世更同心慚予謬附鵷鸞籍憶
昔曾陪翰墨林久矣相觀崇素節直將身事比
兼金

奉和序菴閣老元日和羅峰閣老韻

斗轉青陽度天迴玉律春對時忻
聖政調化頼元臣日月輝黃道雲霞護紫宸遭
逢非偶爾圖報敢謀身

時雨

濕雲晨出山冥雨夕不歇流膏潤郊野隨春佐
生發葱蒼變上林清瑩淨北闕稼植奄長畝國

計諒靡鈇巳舒官長懷豈玆農父悅

遊西山

偶從西山遊浮靄滿幽谷臨春水木茂度岸沙
澳曲中有玉華僊朋將素書讀我欲從此休寘
心附幽獨

送黃鈞溪致政歸瓊州

前年應詔來　帝都今年應詔歸海隅巨卿榮
祿等脫屣完名全節真良圖野雲蕭蕭出山幺
作澥歸來亦不後留侯還訪赤松師綺季終尋
蓬之友海上雲霞擁玉宸洞天鸞鶴隨飈輪玄

洲瑀島迴遺世角巾鳩杖真閒人先生往哉意
何極百年義分存匪石臨岐贈劍雙龍精把向
青天三歎息古賢儒術仍貞廉可惜丘壑常相
淹海內烝黎待援手白頭南望空雲巖

恭和

皇上郊祀大報歌

一陽回於星紀兮日南至以分冬
帝迎長以郊禋兮乃祗報乎昊穹方燔柴以燔
燎兮泰神右玆牲牡
德馨香以昭假兮豈獨玉帛之致隆祉紛紛以

綏[illegible]薄海外以率服世皥皥而無虞兮大
處於　聖衷兆民仰玆覆庇兮百工交戴而忭
舞臣竊效雅人之嘉告兮願天眷有始而有終
聖子神孫克紹寶曆兮宰臣亦世濟其美泰階
恒平而人文日煥兮邁黃虞以加崇

嘉靖甲午

皇上郊祀歌五首

翠壇迥出青天外寶位高連紫極宮不假羣仙
相接引
聖人遙在五雲中

又

南天北天星斗輝上壇下壇香霧霏不緣
玉帝排雲下那得靈風颭羽旂

又

至日禋郊暖氣還　仙輿縹緲出人間珠簾盡
捲龍袍見歲歲都人識
聖顏

又

大裘冠冕紫雲袍輿玉升壇拜沉寥縱是晴雷
宜對越多儀猶恐

舞勞

又

祀罷圜丘饗慶成殿庭鐘鼓徹宵鳴鳧鷖魚藻周京宴何似今皇樂太平

漢宮才人拜月歌

君不見漢宮才人艷花朶一中君心寵誰過朝隨玉輦暮傍橋到處匡床得陪坐各貪寵幸矜嬌麗對面相歡背相忌瞻中繡出錦盤龍獻取君王求得意迎年競勸長春酒酒飲長春願長

壽更祈天意久憐人夜祖拜月還拜斗一廻拜月一廻老轉眼君恩不長保宮女如花寵更新前日蛾眉等秋草含嚬掩淚曳羅衣一別昭陽竟不回春日粧成捲簾坐羞見梁間雙燕飛

陽峯贈張崇象學士

陽峯屹屹楚江濆白鵠僊人舊隱栖衡嶽蒼梧分氣象蓬丘方丈接雲霓春來花鳥仍多事夢裡川原自作迷莫漫尋幽倍惆悵玉堂黃閣正堪躋

歸興

二月燕京氣漸暄暖風晴日散千門盈盈苑柳齊含翠格格水禽相對喧白首欲憑蒼玉杖青春能負紫霞尊迷途尚覺滄洲遠羊仲何時與晤言

乙未書懷

我已行年六十二跼蹐闕下仍鳴璫素懷虛擬愧稷契冢職無補空巖廊釣臺入夢水活活耕畝回首山蒼蒼逢春莫遣百憂集携客看花還舉觴

早春臺中作二首

客裏青春生事微日煩公牘與全稀嵇康嬾散終遺世張翰沉冥早息機林下樓臺惟月共河壖鳧鷺待人歸白頭莫更論蹤跡穎谷箕山願已違

又

瀰天雲霧作春陰回首關河客思深翠篠濃花懷舊賞啼鵑鳴鴈逗歸心山中瑶草幾時擷海上仙槎未易尋猶自瞿瞿了官事終年鬧却伯牙琴

雨中自酌

草上春雲暗遠天郎看靈雨滿皇川玉橋汨汨
響新漲上苑冥冥生夕煙鶯語囀枝濕亦好柳
條弄色青可憐出門車馬苦沾洒香得先生一
[illegible]

送錢桐溪出鎮兩廣

中朝將相盡推公出鎮蠻荒　帝命崇玉節行
秋懸皎日樓船跨海靖妖風仲淹西去延州重
馬援南來楚塞雄揖顧多方成　廟略直從麟
閣擬深功

漫興四首

我有一畝宮蕭蕭兩蝸舍燕來擇所安豈是憐
王謝

又

一琴几上閒數竹窗外碧簾戶閒無人春風自
吹入

又

庭階草卉積何異在林壑石榴花亂開多承夜
來雨

又

翠薜沿垣迴纖荷出水遲雨榴紅的的風柳淨
絲絲

春暮出城作

莫怪尋幽置酒頻西湖湖上可憐春凌波泛舸
清堪挹藉草揮觴意最真野鶯正佳情性遠柳
絲桃朶歲時新劉因倘在山深處就爾移家豈
厭貧

寄嚴介溪太宰

紫簫吹月夜厭厭月上樓臺酒半酣自別偓翁
多少思春來無夢不江南

三月晦日

芍藥含香晴拂拂垂楊飛雪晝濛濛春風明日
辭人去到手金杯可放空

宮詞三首

雲髻蛾眉紫鳳笙三千隊裏獨分明君恩莫作
尋常看一別昭陽便隔生

又

宮使傳呼駕出忙芙蓉小苑盡生香長門深鎖
無由見不及飛花遶玉牀

又

瀛丘仙子上宮妃慣舞霓裳奉紫微自別昭陽

開度日月中空曳五銖衣

內臺集卷之一終

内臺集卷之二目錄

雜詩

丙申年　扈從謁　陵歌十首

預卜　壽宮

恭紀

皇上祀陵三首

送蔡半洲總督两廣軍務有序

濛雨

遣興十首

秋感二首

憶歸

送胡邦中學諭之嘉興有序

送張尹還治有序

送虞大理侍養南還

何廣文望雲卷

九月晦日

來鴻操爲顧中舍作

杜子材示宴黃錦衣園亭之作因次其韻酬之

和陳省齋韻二首

輓張南園先生

贈陳封君

春日 扈從 山陵絶句

送栗判仁甫二首

寄弟子材

遊水頭寺

恭陪 明堂大祀有作

院中齋居

秋日閒居二首

戊戌秋祀 山陵扈蹕有作

戊戌十一月朔日恭遇

皇上薦號

皇天上帝改謚

太祖高皇帝陪祀喜而有紀

贈周厚山總督宣大軍務

戊戌長至 郊祀紀事

宿韓道士房述興二首

扈 駕南巡恭和 御製詩一十三首

扈 駕南巡途中紀 賜一十四首

內臺集卷之二目錄終

內臺集卷之二

浚川王廷相著

後學王光濟門人劉希杜校

雜詩

丙申扈從謁

陵歌十首

三千法從趨承恪十萬貔貅羽衛親父老道旁呼萬歲 聖人眞與物同春

又

先皇陵墓寶山隈歲歲惟供遣奠杯誰料紫雲

香殿裏 至尊親執玉珪來

又

白日蒼山午更晴旋開 黃幄引公卿清凉不藉流泉氣龍到風雲宛宛生

又

七胡七騎道陰山萬里橫戈沙塞開想像文皇舊時事至今神武照人間

又

囊書曾上 敬皇時聽納 恩深祇自知當日小臣今白髮 陵園瞻拜却成悲

又
岸草菲菲輦路芬千官簇擁　聖明君星辰拱
轉三花樹龍虎旗翻五色雲
又
九龍池水碧如苔玉帳虹旂對水開池底鯨魚
莫慫思我　皇不為射蛟來
又
萬騎迴合羽林軍山外旌旗望不分欲識
聖人行在所五雲隨處結龍文

飛龍馬色蓋雲飄不惜流埃上袞袍兩月離行
誠孝思炎氛無乃　聖躬勞
又
十二龍旗向曉開行宮肅肅即仙臺詞臣獻罷
長陵賦不數甘泉侍從才
預卜　壽宮
嶺環陽翠蒼龍遶突出神峰霄漢邊金井不須
開寶穴萬年　天子是飛仙
恭紀
皇上祀陵三首

躬秉　園陵祀　先皇肇鴻典邇從三朝來淪
廢惟攝遣　大聖欽古儀幽明盡高覽敬以因
心生禮緣尊　祖展感茲春載陽雨露亦已泫
仰惟俎豆陳不憚山原遠妥靈虔汜掃備物效
精禋貫漢既歆慰垂庶亦觀感卓哉曾孫謀示
惟道化行即事契　聖衷舊章誠不愆周武稱
達孝今昔詎能辯
又
執事已夙戒　駕及茲晨星月當霄懸鐃吹
凌風聞禁旅直三殿營兵羅九闇居守　敕重

卿護從先元臣　至尊揚纛出冠劍武且文華
蓋錦盤龍駿馬金飛雲野營羽騎合行殿霞靄
紛　諸陵瓊天中鬱鬱佳氣蟠明禋冀來格往
跡悲無存大業徵繼述庶協聖者倫
又
聖懷嘉古昔曠禮修　園陵祀罷緬以眺鑾廻
紆所經前興導　慈悱飛鞚從列卿清麗原野
春芬馥花柳榮宮御阻遐步巖岫暢逸情既賞
龍池勝復泛西湖澄鳳吹切雲偎龍舸沿蘅汀
微飇浮波瀲華日逗空明幽絕擬蓬壺彷彿承

仙靈非茲泰運啓安睹樂事仍

送蔡半洲總督兩廣軍務 有序

伏以　九重眷顧深契丹衷三事浚明允宜峻擢恭惟兵侍蔡先生閩南秀質臺左僊僚體究古經洞明世務才通變以濟時學執中而合道忠言讜論期致　主於唐虞大節高風許成身於稷契志切澄清方卓中臺之軌望隆文武忽提兩廣之師殆式遏乎三苗將折衝乎萬里克追召虎疆理之功不讓賈生經制之略光贊　熙朝

允升洪業廷相雅同僚寀仰止高明輓節鉞以無由慨蓍龜之日遠聊述韻語奉揆光華終慚贈敘之章莫藹歌驪之美

龍書玉節承　恩重暫輟中臺撫桂林飛海風雲驚戰伐洗天霖雨浴氛祲營平圖上金城略葛亮威降孟獲心請看蠙珠與白雉日南重譯總來琛

濛雨

初疑散宜霧漸覺效微涼螢火未沾濕流屏仍夜光

遺興十首

苦吟吳下徐昌穀幻出斯文百代先千里馬能留色相排雲真骨杳難傳

又

杯看滄海塊蓬壺逸氣誰當鄭善夫莫歎形神憔悴去高文終古動寰區

又

康[illegible]文章迥絕塵不緣出處亂天真巳齊楊馬收時譽更與巢由作後身

又

飄越朱絃大雅吟始知清廟有遺音峽江迫阨湍瀾出可是空同太劇心

又

大復天才冠兩都鏘金鳴玉廟廊遺于今耆舊誰文苑轉覺斯人絕代無

又

後來誰擅六朝奇君采分明別綴詞不與豪賢爭氣格只將婉雅作人師

又

散逸長年何粹夫天壇王屋卽僊都何時坐[illegible]

催還

關拋却金廂五嶽圖

又

道外別傳出世心更能一粒變黃金葛洪山上真人在流水桃花深復深

又

澄心白坐誰傳此後進沾沾總誤恭若問唐虞何事業安民平世豈空談

又

老去性情耽靜寂春來花鳥導歡娛陶公若得辭彭澤賀監那須乞鏡湖

秋感二首

歲光不相貸日促鬢成絲從宦那能暇勞生恒鮮怡空懷遺世志難遇采真師漫說逍遙樂蒙莊爾寓辭

又

秋風吹大野候鴈已知歸媿我羈棲客終年與願違白雲安有意鷗鳥本忘機何事衡門下幽然空釣磯

憶歸

立朝曰凌兢在野自高賢簪紱良爾拘文書相煎何時對滄洲散誕如神僊披襟引兒童倚丈行吟日

送胡邦中學諭之嘉興 有序

賢哲奮庸式成於訓育條章指授允賴於師儒是以禮先庠序之倫詩詠鳶魚之化匪由英範曷懋斯文振作繫茲選掄特重恭惟廣文胡先生學探淵源性成真率玉姿凝潤鵬運九搏流靜可以鎮浮朗達尤堪濟務節此懿標允成士類豈獨溫故可作人師茲者承　恩北闕掌教南邦樂搴泮水之芹清對西雍之鷺行占狂簡斐然成章佇見髦髦遴矣上達南閩人士盡宗伊洛之傳貞觀公卿半出河汾之教廷相仰惟光彩莫罄敷陳聊撰蕪詞用貽遙別

生平秀發關河嶽自有文章合典墳此去鏘聲應振世向來斂氣欲凌雲行憐泮藻香宜客莫歎嚢氊冷滯君門下多賢堪輔國燕然那用勒高勳

送邑侯張公還治 有序

伏以郎官出宰上通列宿之躔惠政宜民下應大河之潤兆人稱慶大德感天恭惟浠北先生才猷渙發學問淵閎愷悌如春清廉若水運機生色聊施製錦之工迎刃而開小試牛刀之割民沾實惠吏服至公鬱有神明之稱豈惟父母之藏廷相念惟桑梓重荷　帡幪聊揭蕪詞用揚休美

浠北山人舊草玄河壖作宰美無前古來惠化幾循吏今日清風見大賢黃霸政成還入相旌陽道勝更登僊何當大慰蒼生望麟閣流庸與

世傳

送虞大理侍養南還

瞻雲懇上依親疏拱日猶懸戀闕情薊北風[illegible]隨去舫越南山水候歸旌慈烏芳樹呀呀語萱草幽欄苒苒生到日潘園饒樂事即看萊綵照春明

何廣文望雲卷

遊子辭親悵遠途縱調九畀亦何須春來怕種忘憂草日裹愁聞返哺烏已覺萊衣淹歲月徒令鄉夢遶江湖青山望斷仙庭隔惟有孤雲[illegible]

畫圖

九月晦日

西風吹林歲欲暮淩野先生仍遨遊沙鳥屢回翠兆鶯江籬徒抱楚人憂行藏漫附蓬萊客情性終便滄水洲疏傅黃金未成賜苦將衰鬢對清秋

來鴻操爲顧中舍作

鴻飛奕奕兮翩然來思顧茲庭告兮匪漸羽儀君子有穀兮承天之禧惟鴻之靈兮示爾先機一解

鴻飛翩翩止我堂下喈喈載鳴孰測其故爾鴻智思應氣而邇爾鴻義思一匹弗渝抗志萬里兮極雲日江湖浩淼兮愼出入爲世臣貴兮豈燕雀之可及胡不邁霄漢兮來爾集二解

事有兆於外兮道有先啓其祥鬼神持於秘密兮匪人力之獨臧龍馬負圖於河兮羲八卦以造始麒麟呈瑞於魯郊兮孔春秋以明志岐山鳴鳳鳥兮周王之徵雲氣結龍文兮漢祖以興三解

嗟文華之逸秀兮矯日侍乎楓宸豈獨詞翰之炳麗兮行醇和而近仁忽天賚以中龍兮先來鴻以呈瑞撫脊[illegible]而[illegible]兮信大人之

之會四解帝高朗以昭融兮神變化而靡窮兮
禧善娭而延淫恩兮赫下監而不遺兮正爾行
之彌昌兮厥好修以爲常兮保玆鴻之嘉祥兮
庶越世而允臧兮五解

杜子材示宴黃錦衣園亭之作因次其
韻酬之

貴家筵列綺上客饌烹魚絃管烏聲亂沉檀花
氣踈柳塘分野色桂館擬仙居宴罷詩還就遥
承小篆書

又

隔檻攀芳草臨池看躍魚鳥還人境寂花落樹
光踈詎意塵囂市沓藏水竹居老夫空雅興不
奉宿賓書

和陳省齋韻二首

議國寧無補爲臣良獨難賈生饒治策疏傳豈
閒官龍澤還須沛鷗盟且自寒匪躬能不懈轉
益兆人安

又

再拱逢堯帝羣工志易舒巖栖多彙進朝列盡
貞居恃有丹心在休嗟白髮餘司刑令秉鉞福

亂正須鋤

揺落

揺落秋風裏開門黃葉深鳥啼留宿樹雲返向
來岑服食誰仙術虛空即道心羈懷忽解脫瑤
瑟爾知音

正月十七夜飲謝汝湖宅次顧未齋韻
二首

簫鼓鏗鏘催㧗舞謝家庭館夜張筵光風暗轉
時聞蕙明月遥臨不費錢遁野尚淹塵外駕逃
禪眞學飲中仙舊來心膽輪囷在豪宕何須歎
昔年

又

帝里風華元夜後寶燈花樹尚宜人千廻金縷
娛情地百斛酴醾爛醉春自幸龍門今附翼底
須龜筴更求隣瀛洲仙侶中朝彦詞賦年年出
格新

感春次唐飛霞韻

春意自融人意非羈栖苦憶液陽歸丹砂未効
素髮在山色常青故友稀可憐丞蔓向人發不
分沙鴻作伴飛忽枉高篇淨塵想赤霄蓬島欲

振衣

丁酉正月二日作

昨日之日何劇暖今晨飛雪忽驕陰召嚴生態梅自足拂樹寒輝鵲不禁江船新水寄書便京邸芳醪酬節深髮已星星歸未得春來虛擬紫芝吟

望　陵有述

天壽山高流水深多年松檜已蕭森諸陵環抱龍如躍　七聖仙遊玉不沉造化生成原有此鴻荒開闢盛于今漢家何似高皇業猶恨終南是背陰

遠別曲

萬里音書特地來龍沙消息罷頻猜君顏未見心先見一日須看一百廻

恭奉

皇上西湖泛舟有述

湖上　宸遊今勝事舊來山水益精神飄花作態如迎仗飛鳥貪懽欲近人雲裏鳳韶仙樂下春前玉醴　壽杯頻詞臣應制呈新曲說出昇平氣象真

三月三日作

三月三日天氣好草融沙暖燕初回水頭送客時命舫雲裏看山還上臺桃花亂開不自惜楊葉盡展誰相催人事年芳劇流轉可令佳節廢御杯

正月十七夜　郊壇回謝汝湖留飲

開閣留賓當夜半碧霄鏳彩助佳期璚簫金管江南弄浮蟻流霞仙客巵飲劇喜乘春漏永坐深不覺玉繩移寶燈色色明人眼纔過元宵豈厭遲

丁酉扈從春祭　山陵十首

小雨霏霏暗領春晨風含霧自輕勻似知帝駕朝　陵去輦路前頭為洒塵

又

古栢長松翠不凋平臺山上望　陵遙五雲常護蓬萊殿一水橫連滄海潮

又

二月燕郊氣候平日融風暖太多情商量逐處生芳草預備　君王藉輦行

又

大皇神武今猶烈　獻帝慈仁世所稱天縱
聖明能繼述周王達孝與同歸

又

[illegible]威冠色劍飛虹十萬熊羆指顧中漠北交南
[illegible]服設將殷武頌高宗

又

羽衛循山大纛行野途荒落幾曾經春來水堅
人難渡處處縈紆爲一停

又

微臣豈是解兵機誤遣臨戎御六飛鐵馬雲騅
白[illegible]無敵行營圍作九層圍

又

桂舸向湖開湖上春游亦暢哉隱隱玉泉
亭尚在　宣皇當日記曾來

又

水坊前面引笙歌銅鼓青商應碧波沙鳥飛來
不飛去遠隨龍舸聽雲和

又

晴湖影影望龍舟萬朵雲霞抱日流　天子娛
心今游事都人驚羨[illegible]仙游

春雨

燕子來時水遶臺尋芳欲試探春杯淙淙惱殺
連朝雨不放桃花及早開

昌平道中

帝城西下昌平甸綠野青林似故鄉戴勝鳥來
吞文急棠梨花發酒朋狂衡門逸老夢空返柱
國大夫憂正長已恐遲回思何限逢春徒爾費
平章

昌平山行七詠

城中貨貝來口外車馬過都人自射利相公得
香火　右狄梁公廟

古城已東徙猶有古官道道上行人稀年年長
春草　右昌平舊縣

澗水朝猶寒澗草春已碧草上泥沙圍恐是虎
行跡　右白虎澗

前望柳林村遙遙在高處走馬及村看都是杏
花樹　右柳林村

面壁已大覺西來有深戒山僧頭白盡不曾出
門外　右大覺寺

瀛沸山上泉會作山下滀水冷不可濯纓絡

塵土 右冷泉

金山一回首北望 壽山長隱隱諸 陵虎雲

霞正鬱蒼 右金山口

送林司空還山次韻 有序

辭榮弗處君子知止之明守道完歸人臣善終之義恭惟小泉林先生三朝耆德八座具瞻亢勵股肱允惟柱石方期霖雨濟時遽意風雲息駕超然雅志遐矣高風廷相義切舊僚情深遠別都門車馬莫遂攀留雲海旌麾從爲瞻企乃承嚴韻聊綴鄙詞用代驪歌以申遐慕

得歸林壑謝 彤庭位極名完士美弁漸遠岩廊瞻日近乍辭簪紱覺身輕從教世事浮雲變且喜幽懷秋水清白髮盤桓松菊裏幾人高節似泉明

扈從 陵祀二首

青山翠壑 宸遊悅麗日祥風物候宜玉輅暫辭雙鳳闕霓旌遥拂九龍池舞紛柳綴迎 仙蹕歌奏鶯韶勸 壽卮自是太平饒樂事從臣獻 謁陵詩

又

天開鬱鬱盤龍谷龍氣浮空龍不還此日松梧遥悵望舊來兮劒杳難攀弘垂大統山河固仰賴 遺謀日月閒有道 曾孫躬展謁精靈如在紫霄間

恭和

聖製謁陵紀述韻

日軫 皇圖遥 睿腸 園陵彝典更恢張雲霞擁護知天佑父老懽迎見世康遠並堯文光煥煥不齊周德頌洋洋微臣扈從慚無補但祝嵩年未有疆

贈磐山道者就次其韻

蓬丘東望海霞飄翠羽仙人紫鳳毛我欲相從問奇事碧天空濶鶴飛高

再次韻贈唐飛霞

飛霞仙客興飄飄七十年餘未二毛來往九霄觀化遍不知人世有崇高

送甘几山令凡歸蜀

瀘川今秀彦上國幸相聞野鶴原難豢遊龍自不羣秋山黃葉下霜斷塞鴻紛歸到栖閒地清

溪足卧雲

寄何粹夫

逸調甘岑寂平生一布裘閑門黃葉寺柱杖綠楊洲誇詡人懷玉支離氣食牛冥心獨吾友常卧太行秋

送王遂伯讁官

古人幸見龍湫子皎皎貞心終不死世間揮霍競繁華等作浮塵與秋水今年陞官來 帝都買宅陋巷仍貧儒三伏積雨深潢潦不嫌車馬衝泥塗世人創見鳳鳥驚氷壺清澈誰能名偶遭一語成萋菲不覺豪賢畏後生風蓬莫歎飄零遠到處神龍足雷霆季鸞何用賦首丘司馬重來未云晚

送酒謝汝湖學士

襄陵美酒斗十千况有桃花相對妍玳瑁筵開聊一醉分明春到玉堂仙

奉同謝汝湖詠顧未齋梅花三首

尚書庭館生春早座裏梅花向客開我屬高陽舊名飲揮毫却愧廣平才

又

令葉踈枝晨表霞每從氷雪散芳華不緣生意先春動誰識江南第一花

又

憐梅曾泛三吳舸日遠江湖幾夢思閑老宅中今再見隔鄰横笛莫教吹

六十四作二首

遠遊臨老自應嗔朝市山林到處貧朱紱雕輪何物貴錦雲芳草暫時新人間省事惟須静海上求仙未必真浪跡猶慙千祿媿勞勞六十四廻春

又

好懷日苦文書溷縱對韶華春亦惘然隔苑黃鸝渾不見背城卉木老爲妍久淹臺省真如夢一到山林便是仙渚鷺汀鷗舊知已相將重結老來緣

奉賀序菴閣老新居

去天尺咫三台府退食時常望 紫微樓館輝輝承日月池臺冉冉映雲霏衞公醉卧平泉石裴相春閑綠野扉何似瀛西老仙客延賢開閣畫朱衣

奉賀桂洲閣老新居

相公新第連雲構擬絶長安萬井塵留洞幽軒迷白日飛樓層閣貯青春仙旛西闕來王母佳氣東華近　紫宸燕寢攸寧台候健熊羆應入夢中真

題彭太史萱草圖

遊子天涯未擬歸慈闈壽緑已多違却慚堂背忘憂草常對春風學舞衣

送宋維翰府幕

星槎搖曳下南州湖海分明此壯遊野客乍臨瑞玉島仙人遥識紫雲裘青蓮幕暖鳥鳴樹采石江春花滿洲見說應官多暇日不妨長嘯謝公樓

送左衛夫令黟縣

縣外蓮峯三十六鳴琴相對日從容文章瑞國真儀鳳霖雨行天爾見龍楚俗會應成不變堯人不獨盡堪封循良政契觀風使早晩囊書達九重

太行路送曹仲禮大參

艱哉太行路車馬何摧頽發軔方自玆摧頽將

失之道逢浮丘公贈我玉膏紫雲之靈液緑耆爲經轉神樞倏忽生羽毛不渴饑觀者駭謂者嘻浮丘浮丘爲我一徘徊貽之兩黄鵠千里萬里相提携北斗光光南斗離離黄鵠接翼天南飛蓬壺有紫庭曾城有瑶池嗟哉爾鵠飛來歸

清望閣

清望樓臺春色深斑花芳樹午陰陰流鶯自是多情物日向　君王送好音

昭　恩樓爲汪太宰作

綺樓飛構雲霞色樓上圖書

帝賜多玉軸牙籤懸日月龍文龜篆動山河傳將子姓　恩尤遠留在　君臣義不磨歲暮欄干莫頻倚恐驚霄漢隔煙蘿

杜研岡以黄白二菊見貽仍次其賞菊韻謝之

歲事羣芳歇秋深菊獨奇承君貞素意贈我耐寒姿艶艶黄金蕚脩脩緑玉枝霜中挺高節揺落故應遲

又

重陽過已久玉朶始呈奇雲鶴凌霄羽蓬仙出

世姿倘昇百子殿不羨萬年枝正值松醪熟相
憐未厭遲

贈毛東塘先生三首

重來遂良覿即事見天真英寀今三盍清朝更
幾人契緣情性合道與典謨醇日接揚雲席玄
談逾爽神

又

中臺崇秉直素抱自相依補袞吾何有持衡子
庶幾長風龍破浪曠宇日揚輝世望推文苑前
身劉孝威

又

閬苑神仙隊西江玉樹行巨舟帆瀚海磐石柱
明堂貞履三台近清氛九域長雍容並臺省何
幸藉餘光

贈唐山人

養真已效叅同術出世何須覓洞天綠髮赬顔
自難老靈芽浮雪最通玄壺公時遣青鸞啣玉
女偷傳鴻寶篇對客忘言意無盡從來大道本
融圓

思歸引

嗟嗟君何須一釣連六鼇陽侯弄波蓬天高嗟
嗟君莫奪驪龍頷下珠不值龍眠蘆粉如嘉會
詎易逢稱心難巧圖哲人重惜千金軀君今滅
裂胡爲乎莫恃清修與直道直道難行取嘲誚
二叔不信周公誠巨人豈識仲尼貌靦面輸肝
肺背面即相忌平生莫逆友時變猶騰口死者
之徒生者徒翻手雲兮雨覆手不如及早還滄
洲遨遊五嶽脫拘囚懷仙竊附王子喬招隱學
作東陵侯有劍不倚天有纓不繫虜逍遥心閒
散侶尊朋酒羞庶脯自紵歌巴俞舞堂上鳴箏
堂下鼓君不樂兮歲云暮

春日六言

春晴日日可愛兀坐看書自脩鳥聲越暖啼樹
花片隨風度簾人事底須較局世情都付沉酣
持此百年可遣苦惱先生試叅

輓張南園先生

三朝逸舊司空老八十生天福已饒南極壽星
觀化遍東溟仙客馭風遥空餘閣上圖書滿猶
自花前鶴鹿驕莫道英靈鎮長逝滇南文物有
遺標

贈陳封君

角巾藜杖藏珍叟領得新　封華衮如翰苑清銜重朝列紫微　册詔動門閭三茅仙客逈遺世五柳先生真隱居素節玄風自高尚玉階曾示義孫魚

春日　扈從　山陵絶句

天澄氣浸滅景麗雲霞和窈窕宮車引彷彿仙人過

送栗判仁甫二首

秋來送客思依依酒罷斜陽悵獨歸却恨不如

南去鴈馬頭相傍一行飛

又

道邊行色馬如龍歌得新詩似國風勸君莫惜臨岐醉明日相歡只夢中

寄弟子材

羈人念鄉國天際幾廻心水泛孤城郭風凋千樹林鴒原歡賞隔棣闇歲華侵綠醑誰相勸白頭仍自吟

遊水頭寺

祇林聊一眺彷彿躡仙寰碧水原非色浮雲常

閑雨堦花艷艷風檻竹珊珊始解閑關者極循恒苦顏

恭陪　明堂大祀有作

明堂新啓祀朝列喜叨陪配侑　天心格尊崇禰道恢玄靈森肹蠁瑞氣擁蓬萊欲撰維牛頌慚非大雅才

院中齋居

高燈朗芸室秋夕致齋處兀坐厭喧柝幽懷停無欲庭虛軒月上臺靜樹烏眠養寂諸緣滅非關悟入禪

秋日閑居二首

端居杳無事天氣淨高秋頎老香秔飯迎寒敝縕裘吾生隨處得世計幾人休却怪楊朱子潸然奚所求

又

秋來頭驟白宦思未能裁吏散有餘暇心空絶點埃雖云從物役剩得養生媒身世恒如此羈愁安在哉

戊戌秋祀　山陵扈蹕有作

霜露　皇心惻　園陵祀不違龍旂飄吹蚪

騎簇塵飛發　駕朝乘奭連營夜合圍提兵今
忝竊　扈從益光輝
戊戌十一月朔日恭遇
皇上薦號　皇天上帝改謚
太祖高皇帝乃一代盛典也臣廷相謬從陪祀
喜而有紀
無前　典禮覩維新有道　明王御宇辰號薦
皇天尊罔極謚崇　先祖報深仁嵩呼獸舞
群生悅化日卿雲百福臻何幸微臣叨侍從
玉壇　彤殿拜瞻頻

周厚山先生總督宣大軍務陽峰張先
生有詩贈之雄渾悲壯可頌也一日厚
山示予命予繼作遂賦此
靈蹯衡嶽高賢出才畧真堪代袠雄遼海醫閭
曾建節北胡南貊早聞風不須振旅明三伐坐
見先聲遁五戎銘勒燕然像麟閣　恩光還挹
上台東
戊戌長至郊祀紀事
大駕禋　郊日千官喜從行彤雲　三殿合瑞
氣九衢盈玉輅開黃道霓旌拂紫宸軍容肅上
將班列儼諸卿尊　祖心何極欽　天禮至精
陶匏存古朴黍稷效維馨月朗鏘儀便風微雅
奏清九寰昭感格一敬協靈明陽德忻長至神
禧仰慶成豐亨遍海宇還此奠蒼生
宿韓道士房述興二首
風煙澹時候臺館切天衢翠殿虛無裏瑤壇瞻
望餘羽人方丈室芸案七真書讀罷玄風入蕭
然世慮疎
又
日來耽大道猶自未焚魚寶帶横腰重瓊簪貫
髮踈逢僊何日得花甲六年除浪憶雲霄鶴傳

將海上書
扈　駕南巡恭和　皇上御製詩歌十三首
恭和　御製躬詣
顯陵渡河一首
聖主南巡慶有餘呈祥不羨躍舟魚自播虞風
動海宇更輝堯日照堪輿
恭和
御製春分祭　大明道中作
祿氣平分祀日辰　熈朝典禮重維神攝行䄄

紆
降 儲宮救簡令還于勲輔親南望尚馳
嶺念同瞻仍切 梓宮心明裡 大孝純王亦
引領寰區仰 聖真
恭和
御製南詣
顯陵命駕出京自述二十韻
淵惟 帝衷曲緣 親多感傷至愛豈終極大
孝難窺量虞舜稱齊栗五十慕以長周武不解
衣問疾日三叩 聖外一違和歷歲未平康寧
首苦二竪鍼砭難遽忘時時懷惙怛念念神飛

揚旻天嗟弗弔 慈壽竟罹殃五內忽摧裂殆
無完腹賜臣工急奉 慰仰冀 大事襄南北
靡定擬日夜心遑遑卜兆先大峪猶疑涉匆忙
既欲送梓宮復恐失靈昌乃圖躬審歷效古后
省方一覽 純德山松栝儼成行 聖心即嘉
止百靈相扶匡稍移栖 龍穴規制更恢張鼎
抱嶺迴合飛浮氣鬱蒼地道協昌符 皇圖成
允臧卓哉此 神謀精鑒無遺良
恭和
御製初閱 純德山喜而自得十韻

帝念 二聖宅日切九廻腸欲求獲佳城豈[illegible]
眺重岡右距虎沙伏左旋龍脉長形勝盡環拱
蔭祐應繁昌風雲護 玄闕日月廻 宮墻眞
符 玉帝居堪擬神仙鄉霸陵無寶玩安用恒
隄防鍾阜肇 高祖純山今 獻皇洪圖衍億
載郟鄏安足量神聖貽遠謨 雲昆當弗忘
恭和
御製再閱 顯陵小歌
仰 純山兮岩嶤靈氣鬱兮千霄 聖周覽兮
精鑒嗟不爽兮秋毫兆域定兮允吉復伊誰兮

嘈嘈登廣原兮追念淚淋浪兮沾袍
恭和
御製漢江
郢阜維我帶漢江古來川瀆配三光已含靈秀
開 龍邸更發雲霞襲 帝鄉
又
陵園不改寶山初事往如存 孝思舒地底靈
符仍自在日邊王氣亦相於台躔順軌時逢泰
瀚海寧波政已跳況復 孝誠能格世昇平不
獨自 天子

賜來摺疊扇清颸恒在手願 帝揮大箑 皇

風動九有

賜煙墩帽

宮紗製帽簷蠙珠飾帽項午日得清凉意中每

深幸

賜鸞帶

彩芭靈鳳羽錦縷慶雲輝繫向花間行不見花

片飛

賜提繫

黃金作提繫熒熒廂寶珠懸之腰帶間那復羨

垂魚

賜絲條

賜條長丈餘况復五彩鮮同爲 扈從臣獨覺

受 恩偏

賜御賚銀

御賚內府金範作巵與七置之食案間感 恩

何時已

賜竹葉清酒

飲酒藉酒力臣面頳以澤生成不假藉臣 心自

來赤

駿馬

賜出 天閑駿分明注渥精須防龍化去雷雨

從教行

賜袖香

入袖薰肌體因風透綺羅香緣殊貺貴 恩在

近臣多

賜面衣

霧縠新裁製珍 須出上方障塵還護日滿面

受 恩光

內臺集卷之三目錄

樂府長短句六十六首

內臺集卷之三目錄

內臺集卷之三目錄終

浚川王廷相著

後學王光濟門人劉希杜校

樂府長短句

瑞龍吟 七夕

秋宵好又是銀漢澄波金風灑顥隔年幾許相思而今贏得佳期重到情如檮漫自書傳青鳳香分瑤草幾曾蓄怨含嚬少沾塵猥自傷窈窕　天上人間相慶已看靈鴐龍鸞迎導更有鵲羽乘流飛梁天造逢郎片晌莫道成虛調猶勝似嫦娥孤處年年縈抱悽竊靈册早分明一水橫天遙彼岸[illegible]詎把此情向玉皇哀禱使潢流盡涸變成乾道

如夢令

恨殺攪天風雨斷送一林花樹黃鳥不關情閒坐緑楊深處　愁緒愁緒無計與花作主

少年遊

倉庚呼友杜[illegible]小窓閑翠條吟風紫葵迎日幽事頗相關　秋風吹冷蒹葭水時見鴻還草草虛名踈踈蓬鬢何日到青山

憶秦娥

清明迫流鶯啼遍長楊陌長楊陌萬花依舊去年紅白　香車寶馬偎遊客滿天風雨看花隔看花隔不堪回首惱人春色

如夢令

風外花枝嫋嫋閒上玉樓高眺來日是清明處處鞦韆熱閙　說道說道燕子來時春好

驀山溪 九日

燒林紅葉又是一年秋晚處處有黃花香滿樓臺庭院請君及早開宴倘風雲不作好偶然變可惜花凌亂　當時陶令醉倒東籬畔有客請先歸問此事而今誰管西風休落帽去鬢絲絲今年比前年短可負茱萸盞

長相思

梨花香李花香江燕來時春晝長王孫草又芳　夢瀟湘憶瀟湘雲水悠悠天一方鴈回人斷腸

摸魚兒 秋憶

月模糊層陰將雨盡是惱人天氣瑤琴倚閣無情理聽徹井梧葉墜風細細更那堪寒蛩唧唧

重門閉歲光飛逝不見玉書來素髮無多能禁幾情㩳　傷心事特地把人縈繫却嫌萍梗身世秋來旅鴈驚嘹唳魂斷碧雲天際人未會但滄水茫茫與煙空迢遞一塲風雨悽惻夢瀟湘人在天涯何由寄衡蕙

無俗念 和柏洲

擺脫繁華成淡寂誰識天人豪傑縱令金屋坐王侯總是肖翹生滅虎豹當闗蛟龍競窟事變無時歇何苦橫風黑海孤舟浪涉　年來省識真訣無何境界別有閒風月十二樓臺三千蓬

島好補神僊員缺金碧靈文丹丘秘旨莫向人間說捩手王喬遊遍玄洲閬闕

滿江紅 懷賀水部有序

賀僊名充石晉時爲水部員外郎宋真宗東封僊乃布衣巾幘謁於道左帝不見異而去因求之不獲熙寧中蘇長公爲密州僊亦道旁謁之亦以不甚禮而去豈皆淺於緣者邪往時予不信此近見朝邑劉太守偉汝巳數十年往往行遊人間與故舊相見則知水部之事不爲虛傳但學道者必得異人親爲指授而後有成雖上智之士了了頼悟使無口傳終歸於不能耳故作此詞以寄興亦以示學者不可苦誦丹書以勞費心力但能積行累仁則異人自然來顧不然徒爲丹經之一蠧矣

大道希夷非指授可誰能得懷至寶同塵渾俗有何形色東坡居士浪相逢道君皇帝無緣識想先生隨世御風霆天南北　千料想終惶惑一點化成奇特況古來儘有神交夢覿蒻水三千須接引洞天七十難尋覓倘相憐容使下風

求當匍匐

滿庭芳 重五

紅藥香殘榴英葵朶早時庭院風光彼都人士相逐競年芳不喜鈫符艾鈿喜時興雕虎珠囊節物有觴蒲解粽清宴啓華堂　何須纒綵索較龍愛客肯作猖狂枉勞心弔古無限思量惆悵靈均何處空目斷雲水瀟湘傷心事古今難辯有淚忽沾裳

水龍吟 詠蓮

匆匆桃李飛殘橫塘漸覺風光好南薰吹醒幾

□□藕花開早吳死魂銷秦臺人去有
宛似瀛洲僊子凌波微步臨鏡髻鬟低照
想當時造次直如今尚縈懷抱往事堪憐蘭舟
輕泛蓮歌清峭夢遶江南迢迢煙水幾時曾到
恐人在天涯無憑問訊白地又生煩惱

燭影摇紅 元宵

良夜迢迢鳳城十二蟾華吐更憐人世太平時
佳節逢三五處處珠樓洞府有天上霓裳羯鼓
王孫公子寶馬雕輿往來如雨　好景堪憐常
京樂事尤難覩鼇山千丈引飛虹火樹成花霧
雲裏燈毬□□僊人遊遨下土請君歸早防
備麻姑渾將人去

花犯 夏景

幾何時清和氣候匆匆便炎暑洞簫雲管延客
倒金尊佳會傭舉雕欄花盡無心倚畫簾垂密
地更不管遊絲飛絮纏遶天涯去　西園鶯聲
笑東君減興日喃喃相對私語苦束帶寒裳知
高人風致有冰簟藤牀供睡愛踈日垂楊濃陰
永陰轉午斜陽透影再陳清凉處

陳簾淡月 秋意

一林紅葉無力撼驚風與朝霞散揺落年華宋
玉又生悲怨小樓悄悄欄干倚最浮雲不堪情
戀玉書難寄海天空曠夢迷人遠　歎霜鬢年
來較短旅中秋不禁登玩只見青山誰見古時
人面鄉心渺渺隨流水更不待商歌魂斷新愁
頓起半窗冥雨一聲歸鴈

白苧 贈人至樂

萬雲深幾曾到玄洲杳杳相逢異士傳得靈書
分曉道璚英絳液非難造若問取機關全不假
九還要聊纔結雪瑤池又解化冰丸玉沼黃中
通理留與人間卻老從赤松子遊亮此縁非小
須寶生煙玉質駐彩金華上清神物不比閑
花浪草到處有祥光持護圍遶君休淺視待他
龍變化性靈飛矯轉見神功照世韶容再還翁
媼卻恐先生不與他人道

賀新郎 春意

小閣延春早近清明池塘温暖又生芳草飛過
流鶯何時到添得垂楊偏好碧檻裏天紅裊裊
珍重東君常愛護夜來風帶雨無分曉花落去
知多少　蓬洲望斷無青鳥水連天浮查影影

路長人渺何許春風吹玉樹誰寄瑤華翠簾低
坐對虛窻清悄天上樓臺無人到夢醒時尚覺
飛鸞繞回望眼衆山小

眼兒媚

殷勤鶯燕促花開佳景滿樓臺垂楊媚眼海棠
含笑齊送春來　心頭有事須拋郤延客勸深
杯醉來更把紫簫吹月畫角咽梅

蝶戀花

鸚鵡攪人春夢醒曉雨初妝花弄紅綃影宮樣
寶粧渾洗淨多情郤怪臙脂冷　海燕雙飛簾

戸靜春色魔人舊恨空重省不恨落花紅滿逕
玉樓人去厭厭病

蝶戀花

花裊簾櫳春似綺午睡醒時簾捲香風細庭院
人閒朱戸閉瑣窻惟聽黃鸝語　花枝欲淨瀟
瀟雨雨横風狂花被飄零去春到美人饒意緒
不堪春色隨流水

虞美人

小園過郤清明了日日聞啼鳥一番春夢遶天
涯可惜雲昏迷路不知家　戀頭白髮如知巳

年去隨流水王侯富貴總銷沉何苦敝車羸馬
日勞心

賀新郎 讀楊太真傳

[illegible]謌頻催取似嫦娥廣寒初降姣然眉嫵傳賜
合歡玉條脫親插步搖縈露莫更道翠鬟雲鬟
七寶臺前香玉樹[illegible]上輕盈舞霓裳調
掩千古　洗冗不怪[illegible]忽惹起漁陽兵馬
震天鼙鼓西幸六軍[illegible]竟作馬嵬塵土又
誰信早生天府傳[illegible]七夕事使君王妄想
來生路又何限兩[illegible]

念奴嬌 張學士仰宸樓

倚空樓閣對陽峰崒嵂楚天寥泬萬巻圖畫煙
靄上日抱幽人清節雲夢微茫洞庭空濶勝槩
何時歌等閑瞻望瑞雲繚繞金闕　一自人去
滄洲龍翔鳳翥有彌綸功業勸講從容常補衮
致主分明夔契紫閣承華玉階清步翰苑吟風
月莫輕回首九重眷顧方切

菩薩蠻 夏夜

霞妝門巷蕭蕭晚柳外蟬聲清不斷獨坐捲簾
時幽心秪自知　何處生輕暑蔌蔌風摇樹斜

月上橫窗驚鴛飛去雙

洞僊歌 寄林茂昜

當年草草奉清塵無幾回首僊標杳瀛淑夢尋君飛遶九極虛空神蕩颺何啻凌風萬里 相思多意緒好景憐人欲把春華訊天際春去已多時草碧成茵燕生子亂紅流水待付託青鸞送書來又只怕遲回誤人心事

瀟湘逢故人慢 夏意

庭階過雨看荷盤疊翠榴火燒丹芳景稱人間有冰槃風箑透箔生寒樓臺側畔更陰陰碧樹雕欄清坐又燕驚飛盡惟餘風篠珊珊 堪憐處瑣窗清雅正滿前許多幽事相關且散髮怡顏況吏罷呈書朝散鳴環蓬壺夢覺可隨意說與人間見無數靈山玉島僊娥冉冉乘鸞

風入松 春感

盈盈花柳遶滄洲乘興日登樓從教花落垂楊暗不妨門巷清幽最好呢喃燕子爲人說破春愁 年華滾滾水東流及早要知休王侯鍾鼎須臾事都來紅葉歸秋莫更從人問字直須酒醒扶頭

又 秋晚

秋風瑟瑟送年華搖落總堪嗟登高不盡茱萸盞分明孤負黃花休恨山長水闊不妨夢裏還家 江湖日日老蒹葭歸鴈滿平沙浮雲遮斷來時路路迷難問仙槎空採蘅香滿袖憑誰寄向天涯

又 懷舊

小樓飛翠裊垂楊鶯語晝初長一番花雨清人意欄干倚遍斜陽海上素書難料望窮煙靄微茫 美人遙在水雲鄉舊思耿難忘夢魂冉冉遊綵引與誰同渡瀟湘日暮碧雲天際覺來無限思量

驀山溪

淡陰輕暖何許春光媚碧草滿階生漸青到池塘深處煙籠綺陌日日潤垂楊風如狂雨如注妬殺花無主 貴家臺館雲擁如天府十二列金釵處處有分香玉女筵開玳瑁選勝恣遊盤鶯兒歌燕兒舞攛得春歸去

長相思 秋思

雲悠悠水悠悠何處書傳瑤草秋佳人天際頭

白楊洲綠楊洲風雨瀟瀟鴻夜愁夢同人倚
樓

水調歌頭 奉和夏桂洲談玄

古傒留火記妙在識玄關本自工夫簡易牝牡各相安休認枯禪白坐不是三黃八石異類肯來還直從一竅裏透出紫金丹　月生魂潮海淨水枯殘此候新陽覺動急採莫教閒偃月爐中眞氣玉女峰頭神火烹煉不偏寒陰符蟬蛻盡矯羽入蓬山

水調歌頭 和答桂洲夏公論詩

玉皇香案吏淪謫下天關却佐太平　天子國祚萬方安補袞眞成夔契論道分明周召盛代運交還青雲迎鬢綠白日照心丹　請無憂王制歌古經殘禮樂親勞制作詩賦等餘閒思致上侔秦漢格調直侵風雅氣觸斗牛寒斯文宗巨手喬嶽領群山

水調歌頭 奉和夏桂洲論學

六經垂大訓千古治攸關要在禮行分定民物總歸安慨自山頹木萎生有異端邪詖波蕩不知還修身兼濟物此是聖門丹　誹虛空述訓

詁總成殘大道何曾裨補徒使語成閒若究本來眞性出自氣元種子火熱水終寒支離今日甚無處扣尼山

卜算子

天際有輕陰落日深深暮琴罷中林草閣開鷩鷗頻來去　不見素書回往事難成遇露冷梧桐金井秋誰識幽人處

惜餘春慢 詠秋鶯

記得來時花明柳綠正值春風初軟揀盡高枝如矜似妬獨占龍池鳳苑布穀催耕杜鵑思國

白地路迷魂斷一任他鼓弄笙竽恣意綿蠻睍睆　幾何時露冷遥空霜清九野上林芳減喚友言歸故山何在一望水迢天遠十二樓臺不堪重倚回首風煙誰管只留得蔓草萋迷浮雲昏慘

過秦樓 金陵春興

白鷺洲邊青溪渡口分得江南春早淡抹煙輕浮烘雲暖處處又生芳草更有燕舞迎人鶯歌如妓酒帘高挑待清明時候花濃柳艷尋春尤好　想往代王謝風流齊梁富貴都付漁樵閒

道自啓鴻濛幾廻生滅誰似江山不老虎豹當關特宜遜避莫漫強生煩惱勸英雄趂取佳辰且開懷抱

青玉案 憶舊

秋來艷艷衡香吐欲寄遠思千縷佳期縱有天然數美人何處情事難遥覩 而今不怕驚鴻苦怕鳳凰池上風和雨往日思量空意緒憑高一望萬重雲樹遮斷瀟湘浦

如夢令

一夜雨聲徹曉添得陰寒料峭可惜海棠花零

落臙脂太早 休惱休惱眼下牡丹開到

摸魚兒

畫沉沉花陰停午滿前春意舒展看花却被花相惱惹得興來心懶簾不捲忽春睡朦朧催赴蓬洲宴地遥天遠誰識玉宸君露凄風冷直上廣寒殿 想塵世何許雲泥懸緬幾人曾到偃苑分明乞與飛龍引不比竹枝團扇深想戀更暗授靈書吹遍昭華管流鶯覷晥響過綠楊園遊絲縹緲不覺夢魂斷

蝶戀花 寄郭价夫

雲淡雨疎寒食早春到人間何處無芳草遊徧西園復東道漫誇蓬海三千島 早遂山居人自好只恐青山不與人同老門巷春閒塵事少可令白髮生煩惱

蘭陵王 詠懷

鷺袍曳更有法冠似鐵平生苦羸馬青衫走遍天涯萬千折愧無能補闕託賴 聖明光烈而今正海宴河清黎庶熙熙遂生業 流年電似掣忽面渥銷丹鬢髯垂雪雲臺麟閣真殊絕榮華終澌盡天馬呼風遊龍行雨漫情切好將神用歇 須決請回首看滄海鯨波曾幾消滅青

山日日生薇蕨好拂袂歸去莫憑著操從來世重賢軌成就在晚節

蝶戀花 江上作

雨足槐陰濃不透楊柳青青鶯燕忙時候江上人家多戶牖春風處處還依舊 白髮無媒今到手人世茫茫蓬島皆虛謬心事難酧如病酒雲山萬疊空回首

浪淘沙 探春

青帝送春來先上樓臺紫荊花發海棠開縱是

辞蘿堦上草生意徘徊　雲暖護江隈物候相
催晁鶯鶴鳴一時迴詞客探春新賦就筆底風
雷

菩薩蠻 春意

花壓闌干青杏小烏啼月墮踈窓曉何處有鳴
禽遊從風外傳　愁來難遽遣愁近天涯遠遠
夢過衡陽遊絲千丈長

菩薩蠻 旅行

南來北去空碌碌蝸角名場日趁逐海上有三
山幾人能駐顏　匹馬秋風陌落日獨行客客

思浩無邊空林響杜鵑

蘇幕遮 睡思

日遲遲風淡淡楊柳陰濃忽聽流鶯囀正值晝
長人意倦午睡撩人不覺揮琴嬾　瑣窓幽春
夢淺野水斜陽何處堪遊衍意緒幾何容易辯
說與無情只作閒愁然

滿江紅 送林判官之泰州

物阜人和大要在生全提挈況斥海凋荒赤子
尤堪悲咽稂莠敗田當易治牛羊求牧須肥茁
問前賢睹手取功名非空說　尚書斎門閥閥

三山秀人豪傑信家傳自有文章鳳翮翔鳳瑞
時神彩見游龍潤世甘霖洩看從今異政起蜚
聲彌金闕

夜飛鵲 中秋不見月

如何今夜月不與人同雲紗紗霧濛濛玉蟾何
處流清影教人暗理絲桐臨池可誰相伴有莎
雞吟草螢火翻風天不管嫦娥應下水晶宮
屏翳空云神力秋滚滚頑陰貪龍飛龍可惜經
年一度清尊皓魄各自西東且須妙舞清歌借
取燭花紅待來年此夕玉樓瑤苑再約相逢

渡江雲

一番新雨過溪[illegible]漩無數亂紅飛小樓簾不
捲石枕藤牀午睡半醒時斑鳩杜宇似共說遊
客當歸忽地裏悄然飛去又恐被人知　休疑
紫芝無價[illegible][illegible]看滄溟渺渺恐任公鰲竿
千丈枉用心機麟臺鳳閣今何在總寒煙衰草
萋迷君莫誤溪山雲水佳期

倦尋芳慢

堪嗟世態一任雕鑽誰辨優劣濶步貞修空歎
古來豪傑淨洗鉛華真率見鑿開混沌天然歇

萬塵中看鼠肝蟲臂零星騷屑　莫癡想斡旋造化呼吸風雷垂勛朝列受用無何早巳電光銷滅抱甕丈人羞計巧焚魚學士稱明哲好斟量取知幾時措天人風節

長相思

杜鵑啼似相疑苦憶青山未便歸惟應明月知寒鴻飛玉書遲悶對江湖揺落時西風冷釣磯

又

水盈盈一池萍夏木陰陰雙鳥鳴塵囂清不清泉冷冷玉琴聲簾戶無人花作朋道心生不生

虞美人 寄張元傑

燕引雛飛鶯語困花落紅成陣晚來何處最相關惟有出門曳杖看青山　浮生百歲今強半出處非難辯風雲天上杳無端休驚江頭鳧鷺送飛鸞

賣花聲 即浪淘沙

猶記別離朝送上河橋垂楊折贈最長條日暮酒闌人去也淚滿鮫綃　此恨總難消常在眉稍雲山疊疊水迢迢寶馬不知何處去欲問天高

又

深院寶燈燒猶記元宵海棠花發可憐嬌十二樓臺春悄悄相伴吹簫　別去不崇朝海闊天遙落花空恨雨瀟瀟杜宇不知人意苦一樣魂銷

阮郎歸

一川風柳碧盈盈夕陽蟬亂鳴行人過盡水煙生孤舟自在橫　池草滿岸花榮燕雛學語輕清歌勸醉玉山傾黃鸝太劇情

望江南 寄王庸之

王孫草依舊過江生夢遶池塘多意緒香雲羅綺最分明春來欲寄情　紫陽仙一去隔蓬瀛寶扇有心緘軟蝶玉書無計託鶬鶊相思鬢雪盈

玉燭新 寄劉遠夫

勞勞成白首恨海闊天長佳期難遘秋江蘅芷空相訊細瑣不堪生壽吹成春暖又一番風動花柳天遠處杜自思君幾曾聽鶯傾酒　而今

問得當年似出海神龍雲雷奔走文章風節龍
光射紫垣星斗古來婁非終莫掩高賢才
請看取島上栖鸞凌霄還又

謁金門

春索索落盡小欄花蕚不是飛紅太情薄夜來
風雨惡　曉夢覆天寥廓認得九成蓬閣海上
靈鸞終可託有時償夙諾

水調歌頭 送方西樵閣老次渭厓韻

幾年黃閣老名重紫微垣早已抽身海嶠日近
遠長安洞口開山候癸林下春花送酒山鳥喜

人還逍遥堪樂壽不必養神丹　見如今強健
在景非殘更賴　皇恩浩蕩容易乞身閑只恐
蒼生懸望惹得鸞書冊下依舊石床寒倉忙趨
北闕懊惱出東山

木蘭花慢 寄嚴介溪太宰

念留都官府多清賞比僊遊有杏塢迎春蓮舟
泛月蒴宴觴幽況遇文章山斗陪登眺豪爽興
難酬幾向東園池館聽殘瑶琴清謳　舊來佳
興未嘗休在心頭柰吳苑蒼茫楚天空濶一望
悠悠故人想應清健歎杜陵蓬鬢不禁秋貪戀

五雲天闕栖栖猶未回輈

減字木蘭花二首 和桂洲韻

亂紅飛雨碧樹裊裊鶯囀午兀坐長吟誰識幽
人世外心　九華靈跡曾向人間延訪遍鴻寶
天開自有神仙玉檢來

又

曉來慵起一欄花困瀟瀟雨悶啓層軒無數西
山青到門　朝衫漫裹白髮催人年已大莫強
縈心未附雲龍可作霖

沁園春 贈唐飛霞

矯矯羽人超出世緣父子翛哉柰三千弱水渺
無邊際尋常魂夢迥隔風雷豈料塵途至人懷
寶天遣相逢分若該默地裏把靈書暗授不隔
形骸　古來幾許奇才都付與昆明萬劫灰想
勢焰豪華終身迷性靈娥素女無處憑媒擾擾
人間雲煙富貴盡作蜉蝣旦暮迴有誰能與飛
霞道者握手蓬萊

內臺集卷之三終

內臺集卷之四目錄

雜著

內臺集卷之四目錄終

內臺集卷之四

浚　川　王　廷　相　著
後學王光濟門人劉希杜校

雜著

答何栢齋造化論十四首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陰陽也太極者陰陽合一而未分者也陰有陽無陰形陽神固皆在其中矣故分為兩儀則亦不過分其本有者若謂太虛清通之氣為太極則不知地水之陰自何而來也

栢齋謂神為陽形為陰又謂陽無形陰有形矣今却云分為兩儀亦不過分其本有者既稱無形將何以分止分陰形是無陽矣謂分兩儀豈不自相矛盾使愚終年思之而不得其說望將陰陽有無分離之實再為教之栢齋又謂以太虛清通之氣為太極不知地水之陰自何而來嗟乎此栢齋以氣為獨陽之誤也不思元氣之中萬有俱備以其氣本言之有蒸有濕蒸者能運動為陽為火濕者常潤靜為陰為水無濕則蒸靡附無蒸則濕不化始雖清微鬱則妙合而凝

也但陰盛於陽故屬陰類矣

天陽爲氣地陰爲形男牡牝皆陰陽之合也特以氣類分屬陰耳少男有陽而無陰少女有陰而無陽也寒暑晝夜管見有論至於呼吸則陽氣之行不能直遂蓋爲陰所滯而相戰耳此屈伸之道也凡屬氣者皆陽凡屬形者皆陰此數語甚眞然謂之氣則猶有象不如以神字易之蓋神即氣之靈尤妙也

愚嘗驗經星河漢位次景象終古不移謂天有

定體氣則虛浮虛浮則動蕩動蕩則有錯亂安能終古如是自來儒者謂天爲輕清之氣恐未然且天包地外果爾輕清之氣何以乘載地水氣必上浮安能左右旋轉漢郗萌曰天體確然在上此眞至論智者可以思矣栢齋惑於釋氏地水火風之說遂謂風爲天類以附成天地水火之論其實不然先儒謂風爲天體旋轉蕩激而然亦或可通今云風即天類誤矣男女牝牡專以體質言氣爲陽而形爲陰男女牝牡皆然也即愚所謂陰陽有偏盛即盛者恒主之也栢齋謂男女牝牡皆陰陽相合是也又謂少男有陽而無陰少女有陰而無陽豈不自相背馳寒暑晝夜以氣言蓋謂屈伸往來之異非專陰專陽之說愚於董子陽月陰月辯之詳矣呼吸者氣機之不容已者呼則氣出出則中虛虛則受氣故氣入吸則氣入入則中滿滿則溢氣故氣出此乃天然之妙非人力可以強而爲之者栢齋謂陽爲陰滯而相戰恐無是景象當再體驗之何如栢齋又謂愚之所言凡屬氣者皆陽凡屬形者皆陰以下數語甚眞此愚推究陰陽之

極言之雖葱蒼之象亦陰飛動之象亦陽蓋謂二氣相待而有離其一不得者況神者生之靈皆氣所固有者也無氣則神何從而生栢齋欲以神字代氣恐非精當之見

土即地也四時無不在故配四季水溫爲火熱之漸金凉爲水寒之漸故配四時特生之序不然耳五行家之說自是一端不必與之辯也火旺於夏水旺於冬亦是正理今人但知水流而不息遂謂河凍川氷爲水之休囚而不知氷凍爲水之本體流

動爲天火之化也誤矣
栢齋曰土即地四時無不在愚謂金木水火無
氣則已有則四時日日皆在何止四季之月令
土配四季金木水火配四時其餘無配時月五
行之氣不知各相退避乎即爲消滅乎突然而
來抑候次於何所乎此假象配合穿鑿無理甚
較然者世儒惑於邪妄而不能辯豈不可哀栢
齋又曰五行家之說自是一端不必與辯愚謂
學孔子者當推明其道以息邪說庶天下後世
崇正論行正道而不至陷於異端可也何可謂

自是一端不必與辯然則造化真實之理聖人
雅正之道因而蒙蔽晦蝕是誰之咎其謂水旺
於冬猶爲痼疾夫夏秋之時膚寸雲靄大雨時
行萬流湧溢百川灌河海潮爲之嘯逆不於此
時而論水旺乃於水泉閉涸之時而強配以爲
旺豈不大謬又謂今人但知水流而不息遂爲
河涷川氷爲水之休因而不知氷涷爲水之本
體流動爲天火之化嗟乎此尤不通之說夫水
之始化也氷乎水乎使始於氷雖謂氷爲水之
本體固無不可矣然果始於氷乎水乎此有識

者之所能辯也夫水之始氣化也陽火在內
有氣能動氷雪者雨水之變非始化之體也安
可謂之本裂膚墮指而江河不氷謂流動爲天
火之化得乎哉

人之神與造化之神一也故能相動師巫
之類不可謂無浚川嘗論天地無知鬼神
無靈無師巫之術今天地鬼神之說變矣
而與巫猶爲之無如舊也何哉此三事一
理也特未思耳神能御氣氣能御形造化
人物無異但有大小之分耳造化神氣大

故所能爲者亦大人物神氣小故所能爲
者亦小其機則無異也州縣小吏亦能竊
人主之權以行事此師巫之比也行禱則
求於造化之神也設位請客客有至不至
設主求神神有應不應然客有形人見之
神無形人不能見也以目不能見遂謂之
無淺矣此木主土偶之比也蒸水爲雲洒
水爲雨搧扇起風放炮起雷皆人之所爲
也皆人之所共知也此雖形用主之者亦
神氣也師巫則專用神氣而不假於形者

也通此則邪術之有無可知矣浚川論人
道甚好特天道未透耳蓋其自處太高謂
人皆不及已故謂已見不可易耳吾幼時
所見與浚川大同後乃知其非吾料浚川
亦當有時而自知其非也
愼言此條乃爲師巫能致風雲雷雨而言故曰
雨暘風霆天地之德化而師巫之鬼不能致耳
或能致者偶遇之也至於邪術亦未嘗謂世間
無此但有之者亦是得人物之實氣而成非虛
無杳冥無所憑藉而能之也如採生折割如滌

目幻視等類與師巫之虛無杳冥能致風雨不
同皆藉人物之實氣栢齋又謂造化之神氣大
故所能爲者亦大人物神氣小故所能爲者亦
小其機則無異矣愚則謂天所能爲者人不能
爲人所能爲者天亦不能爲之師巫若能呼風
喚雨何不如世俗所謂吹氣成雲噀唾成雨握
手成雷拂袖成風頃刻之間靈異交至又何必
築壇敕將祭禱旬朔以待其自來豈非誑惑耶
俗士乃爲信之悲哉栢齋又謂州縣小吏亦能
竊人主之權以爲師巫能竊天神之權愚以爲

過矣小吏人也所竊皆人事也故可能
師巫人也風雨天也天之神化師巫安能之投
鐵於淵龍起而雨此乃正術亦非冥祈不可同
也又謂設主請客有至不至如師巫求神有應
不應此皆爲師巫出脫之計請客不至或有他
故求神不應神亦有他故邪此可以發笑又謂
蒸水爲雲洒水爲雨搖扇起風放炮起雷爲人
神氣所爲不知此等雲雨風雷眞邪假邪若非
天道之眞不過物象之似耳與師巫以人求天
有何相類且師巫專用神氣而不假之以形不

知是何神靈聽師巫之所使抑師巫之精神邪
此類說夢愚不得而知之其謂愚論人道甚好
特天道未透蓋自處太高謂人皆不及已故執
已見不可易又謂向時所見與浚川大同後乃
知其非吾料浚川亦當有時自知其非此數言
教愚多矣但謂自處太高謂人不及已此則失
愚之心也夫得其實理則信不得其理此心扞
格不契何以相信使芻蕘之言會於愚心卽躍
然領受况大賢乎謂人不及已執所見而不易
此以人爲高下而不據理之是非者之爲也愚

豈如是望體恕幸甚栢齋又云神能御氣氣能
御形似神自外來不從形氣而有遂謂天地太
虛之中無非鬼神能聽人役使亦能爲人禍福
愚則謂神必待形氣而有如毋能生子子能爲
毋土耳至於天地之間二氣交感百靈雜出風
霆流行山川冥漠氣之變化何物不有欲離氣
而爲神恐不可得縱如神仙尸解亦人之神乘
氣而去矣安能脫然神自神而氣自氣乎由是
言之兩間鬼神百靈顯著但恐不能爲人役使
亦不能爲人禍福耳亦有類之者人死而氣未

散乃憑物以祟人及夫罔兩罔象山魈水魘之
怪來遊人間皆非所謂神也此終古不易之論
望智者再思之何如

讀禍福祭祀之論意猶謂鬼神無知覺作
爲此大惑也人血肉之軀耳其有知覺作
爲誰主之哉蓋人心之神也人心之神何
從而來哉蓋得於造化之神也故人有知
覺作爲鬼神亦有知覺作爲謂鬼神無知
覺作爲異於人者梏於耳目聞見之驗而
不通之以理儒之淺者也程張不免有此

失先聖論鬼神者多矣乃一切不信而
淺儒之說何也豈非梏於耳目聞見之跡
而不能通之以理者乎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
殃語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故知人之爲善爲
惡乃得福得禍之本其不順應者幸不幸耳故
程子荅唐棣之論乃爲訓世之正今栢齋以
爲福必由於鬼神主之則夫善者乃得禍不善
者乃得福鬼神亦謬惡不仁矣有是乎且夫天
地之間何虛非氣何氣不化何化非神安可謂

無靈又安可謂無知但亦冥冥恍惚非必在在
可求人人得而攝之何也人物巨細亦夥矣攝
人必攝物強食弱智戕愚衆暴寡物殘人人殺
物皆非天道之當性命之正世之人物相戕相
殺無處無之而鬼神之力不能報其冤是鬼神
亦劣而不義矣何足以爲靈異故愚直以仲
尼敬鬼神而遠之以爲至論而祭祀之道以爲
設教非謂其無知無覺而不神也大抵造化鬼
神之迹皆性之不得已而然者非出於有意也
非以之爲人也其本體自如是耳於此而不知

皆淺儒誣妄惑於世俗之見而不能達乎[illegible]
者矣此又何足與辯
先聖作易見造化之妙有有形無形之兩
體故畫奇耦以象之謂之兩儀見無形之
氣又有火之可見者有形之形又有水之
可化爲氣者故於奇之上又分奇耦耦之
上亦分奇耦謂之四象是畫易之次第即
造化之實也乃謂其局而謬誤矣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此聖人推論畫易之原非論天地造化本然之

妙用也函谷當時往往準易以論造化愚嘗譬
而病之栢齋前謂太極爲陰陽未分兩儀爲陰
陽已分似也今於生四象又謂聖人見無形之
氣又有火之可見有形之形又有水之可化爲
氣者故於奇之上又分奇耦耦之上亦分奇耦
謂之四象嗟乎此論爲蛇添足又豈自然而然
之道哉先儒謂四象爲陰陽剛柔四少乃本易
中之所有者後人猶議其無據今乃突然以形
氣水火名之於易戾矣形氣易卦未嘗具論[illegible]
火卦有坎離此而名之豈不相犯求諸要歸[illegible]

抵栢齋欲以易卦之象附會於造化故不覺其
牽合穿鑿至此耳嗟乎易自邵朱以來如先天
後天河圖五行任意附入者已多及求諸六十
四卦何嘗具此後學自少至老讀其遺文迷而
不省又爲衍其餘說日膠月固而不可解使四
聖之易雜以異端之說悲哉
天地未生蓋混沌未分之時也所謂太極
也天神地形雖曰未分實則並存而未嘗
缺一也太虛之氣天也神也以形論之則
無也地則形也非太虛之氣也以形論之

則有也分爲天地與未分之時無異也謂
儒之道無無無空者非也神與形合則物
生所謂精氣爲物也神去形離則物死所
謂遊寬爲變也神存人心性是也無形也
形在人血肉是也無知也方其生也形神
混合未易辯也及其死也神則去矣去者
固無形也形雖尚在固已無知而不神矣
此理之易見者也乃謂儒道無無無空何
也此說出於橫渠不足爲據蓋橫渠見道
亦未真也老氏謂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悞矣横渠力辯其失及自爲說則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客形有也生於無形此與老氏有生於無者何異是無異同浴而譏裸裎也釋氏猶知形神有無之分過於横渠特未精耳

大虛太極陰陽有無之義已具於前不復再論但源頭所見各異故其說遂不相入耳愚以元氣未分之時形氣神冲然皆具且以天有定體安得不謂之有不謂之實栢齋以天爲神爲風皆不可見安得不謂之無不謂之空今以其實

言之天果有體邪果止於清氣邪遂不可見故無所取證耳若論天地水火本然之體皆自太虛種子而出道體豈不實乎豈不有乎栢齋謂儒道有無有空不過以天爲神遂因而誤之如此且夫天包地外二氣洞徹萬有莫不藉之以生藉之以神藉之以性及其形壞氣散而神性乃滅豈非生於本有乎栢齋以愚之論出於横渠與老氏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不異不惟不知愚及老氏亦不知矣老氏謂萬物生於有謂形氣相禪者有生於無謂形氣之始本無也愚則以爲萬有皆具於元氣之始故曰儒之道本實本有無無也無空也栢齋乃取釋氏猶知形神有無之分愚以爲此栢齋酷嗜仙佛受病之源也

五行生成之數誠妄矣有水火而後有土之說則亦未也天地水火造化本體皆非有所待而後生也木金則生於水火土相交之後正蒙一段論此甚好但中間各有天機存焉天神無形人不能見故論者皆遺之此可笑也浚川所見高過於函谷函

谷所見多無一定細觀之自見今不暇其辯也嘉靖甲午十月晦日書於栢齋私居

栢齋謂天地水火造化本體皆非有所待而後生愚則以爲四者皆自元氣變化出來未嘗無所待者也天者氣化之總物包羅萬有而神者也天體成則氣化屬之天矣故日月之精交相變化而水火生矣觀夫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可測矣土者水之浮滓得火而結凝者觀海中浮沫久而爲石可測矣金石草木水火土之化也雖有精粗先後之殊皆出自元氣之種

謂地與天與水火一時並生均爲造化本體愚切以爲非然矣

老氏謂有生於無周子謂無極而太極太極生二五橫渠謂太虛無形生天地糟粕所見大畧相同但老氏周子循謂神生形無生有橫渠則謂虛與形止由氣之聚散無神形有無之分又不同也予竊謂論道體者易象爲至老子周子次之橫渠爲下蓋以其不知神形之分也

神形之分魂升而魄降也古今儒者孰不知之今謂老氏周子知之橫渠不知豈不冤哉大抵老氏周子不以氣爲主誠以爲無矣與栢齋以神爲無同義與橫渠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大相懸絶夫同道相賢殊軌異趨栢齋又安能以橫渠爲然嗟乎以造化本體爲空爲無此古今之大迷雖後儒扶正濂溪無極之旨曰無聲無臭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亦不明言何物主之豈非談虛說空乎但形神之分能知陰陽果不相離則升而上者氣之精也降而下者氣之跡也精則爲神爲生爲明靈跡則爲

[illegible]死爲糟粕神之氣終散歸於太虛不滅也形之氣亦化歸於太虛爲腐臭也則造化本體安得不謂之有安得不謂之實老釋之所謂有無有空者可以不攻而自破世儒謂理能生氣者可以三思而自得矣望栢齋以意逆志除去高滕舊見當自契合

地上虛空處皆天天氣可謂聚矣是豈有形而可見乎天變爲風風之猛者排山倒海氣之聚益顯矣謂之離明得施有形可見得乎故曰陽爲神無聚散之迹終不可見而張子之論未至也予初著管見多引而不發蓋望同志深思而自得之也忽而不察者皆是　復引而　伸之然不能盡言也其餘則尚有望於世之君子焉甲午冬至前三日書

地上虛空謂之皆氣則可謂之皆天則不可天自有體觀星象河漢確然不移可以測知且天運於外無一息停虛空之氣未嘗隨轉謂地上皆天恐非至論矣風之猛者排山倒海謂氣之動則可謂氣之聚則不可夫氣之動由力排之

也力之排由激致之也激之所自天機運之也
此可以論風矣謂天運成風則可謂天即風則
不可氣雖無形可見却是實有之物口可以吸
而入手可以揺而得非虛寂空寘無所索取者
世儒類以氣體爲無厥覩誤矣愚謂學者必識
氣本然後可以論造化不然頭腦既差難與辯
其餘矣

陰陽不測之謂神地有何不測而謂之神
邪若謂地之靈變此自天之藏於地者耳
非地之本體也

栢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地有何不測而謂之
神愚則以爲后坤發育群品載生山川蘊靈雷
雨交作謂地不神恐不可得又曰地有靈變此
天藏於地者非地本體若然則地特一大死物
矣可乎愚則以爲萬物各有稟受各正性命其
氣雖出於天其神即爲已有地有地之神人有
人之神物有物之神謂地不神則人物之氣亦
天之氣謂人物不能自神可乎此當再論

張子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
化之客形形生於無形此與老子有生於
無之說何 且實造化之妙有者始終有
無者始終 不可混也嗚呼世儒惑於耳
目之習熟久 矣又何可以獨得之意強之
哉後世有揚 子者自相信矣

愚嘗謂天地水火萬物皆從元氣而化蓋由元
氣本體具有此種故能化出天地水火萬物如
氣中有蒸而能動者即陽即火有濕而能靜者
即陰即水道體安得不謂之有且非濕則蒸無
附非蒸則濕不化二者相須而有欲離之不可
得者但變化所得有偏盛而盛者嘗主之其實

陰陽未嘗相離也其在萬物之生亦未嘗有陰
而無陽有陽而無陰也觀水火陰陽未嘗相離
可知矣故愚謂天地水火萬物皆生於有無無
也無空也其無而空者即橫渠之所謂客形耳
非元氣本體之妙也今栢齋謂神爲無形爲有
且云有者始終有無者始終無所見從頭差異
如此安得強而同之栢齋又云後世有揚子雲
自能相信愚亦以爲俟諸後聖必能辯之

內臺集卷之四 終

內臺集卷之五目錄

雜文八首

內臺集卷之五目錄終

內臺集卷之五

浚川王廷相著
後學王光濟門人劉希杜校

雜文

送劉伯山之廣靈令序

門人任丘劉永阜伯山者得廣靈令而有憂色浚川子曰何爲憂者伯山曰吾學先生之道得其一隅而不達其二執其所素立而不能參諸時變恐不調於政而宜民吾是以憂浚川子曰牧民有道亦在得乎民之心而已民以財利爲心故不欲多費民以安居爲心故常欲祛暴民以樂生爲心故不欲煩擾使伯山之爲廣靈也以儉自持而無藝科罰之不作則民之業利以嚴爲治而暴橫強梁滅其蹟則民之良者安以簡靜御事而里胥吏卒不擾於下則民之生樂民樂利以安則生遂矣烏有不得其心者哉伯山曰吾聞之廣靈邊圉民寡而瘠與內地殊一有不得已之政則怨興而不肖之心應之將柰何浚川子曰不然地有不同而民之心則無不同者我以民爲子則民以我爲父母此余之

已效於郡邑者而又何疑昔有山行者失路而
墜於虎穴卧虎子側自分為虎食矣及虎至見
其俛伏不動探視其子安而無恐知非害其子
者乃負其人出穴夫虎至惡者以無害子之故
而猶欲生其人况民我同類使我之政誠無害
其民焉而民又恐有不肯之心以及我者哉故
曰民無刀良惟政翁張伯山甚圖之

送半洲蔡先生廵撫山東序

浚川子曰今之治乎外者莫重於廵撫矣兵馬
之鈐攝錢穀之調度官吏之督率地方之安輯

德意之敷宣生民之休戚舉萃於其身苟檢察
不周則弊滋於隱微處措失宜則變生於意外
夫豈不重乎哉雖然乃所先務而要急者亦在
去乎害民者而已矣財者民之心貪吏則攫而
奪之生者民之命酷吏則暴而戕之心傷生促
民乃大苦豈不畏其樂生之天乎由是為逆上
為獷悍不率為横刼之恐為法理之罔制為國
本之蠹不謂貪酷之吏致之故諺曰椓乃身狠
乃存爾羊今之所以撫民者將不急於是可乎
夫務為容悅者巧於苛織之掩信夫虚飾者慢

於實行之數此明察周諏之政失而贓貪刻刑
之跡得以匿而不彰矣貪酷之吏不亦遂其穿
窬之竊乎不直竊其財而又竊其名終也並其
美官而竊之不幸而敗露者特十之一耳然亦
盈橐而樂去矣夫吏據乎勢者也民制於勢者
也勢之所在無往不壓雖強梁者不敢於控愬
而况良弱之民乎斯人也自其體貌議論觀之
出入賢智孰非君子而中心之隱微踪跡之秘
密則不可遽測矣下焉者不敢於赴愬以直其
惡上焉者又不得易知以行其黜罰此貪酷者

所以縱肆而無忌也嗟乎今之時此風熾矣故
濁苟得流遁忘返之將為國害使撫民者於
明察周諏之政無失焉則二吏自除仁惠之澤
播及黎元安於田里愁歎不作矣可以無梗化
可以無流逋可以無盜刼可以無奸宄可以尊
主可以敵愾可以興禮樂可以復堯舜之俗不
然雖勞心庶績兢兢有為其為治也亦末矣謂
知先務乎哉邇者山東廵撫員缺　皇上乃
簡命大理蔡公往蒞其政六科諸君子舉同官
故事徵余言為公贈余從法司後日恒接公見

公容止端凝閑以禮則處物誠恕不矯飾以拂
論事僧僧不涖不阿咸中時措已知公為用世
之賢矣乃茲拊循山東持是而往足矣又奚俟
於余言公名經字廷彝半洲其別號云

送九川呂先生巡撫遼陽序

九川呂子在雲南左轄時為言者排詆俟勘家
食者已八年矣乃今年始得奏白樊棘之點昭
雪心跡之素無玷吏部乃起呂子適遼東巡撫
缺員遂以呂子應薦　上乃俞允呂子昔為諫
官風節侃侃不畏權貴出為藩臬所至有治聲

以故　命下之日朝士皆快之不亦賢乎哉呂
子與浚川子友善乃問曰嗟乎久矣子之棄於
世也滅響掃軌遂與世棄宜矣乃復抱牒而來
不亦重外而畔於守道乎子實汗顏為之自夫
逆竄丘壑世事疎鈍惟野僻與宜乃今荷茲重
任不亦寡陋而弗濟乎子實殷憂之懷浚川子
曰不然良驥困於鹽車明珠詫於按劍君子雖
有絕倫之才亦無以自效使伯樂賈胡一過而
哥之則歷塊照乘可以運掌而致當是時也道
在得行雖聖人亦不得而辭之故曰非其時則

龍蛇遘其會則雲雷此聖賢酌時出處之大節
也而子何之歎且夫憂懼者致治之根柢也研
慮者成務之郛廓也集衆思廣忠益孔明以之
相蜀善方畧圖群策營平由之服羌故曰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此豪
傑所以經營四方也而子何之疑雖然政有已
然之故舉君子斟酌劑量多歷年所之所遺也
況今之邊圉非昔之郡邑今之夷虜非昔之庶
氓挈之俗而俗安柔之治而治達足矣非有大
利害大蠹蝨以繫乎安危之幾苟作意而更張

之是椽擾爾顛越爾謂之拊循將柰何故曰賢
者不立異以要名智者惟因時以求治此周公
監于二代因革損益通百世而可知者也呂子
其圖之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
太保諡莊敏許公墓誌銘

嘉靖十三年正月乙卯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
書許公卒于位訃聞　皇上嗟悼乃　贈太子
太保　賜諡莊敏遣官諭祭營葬事　恩典優
備弟戶部尚書松皐公以廷相雅知公乃持右

通政杜子材所撰狀來乞銘嗟乎神遊九霄公已長逝乃若德茂人群言垂世則裨賛帝猷式摽風化誠不可無述按狀公諱詰字廷綸別號函谷河南靈寶人也厥遠祖伯夷爲堯四岳至周封其裔文叔于許子孫以國姓其在隋唐宋元譜牒可稽者余於公大王父碑銘已叙其畧茲不述高祖士信配陳氏曾祖實贈戶部左侍郎配焦氏贈淑人祖聚安定縣教諭累贈戶部左侍郎加贈刑部尚書配何氏累贈夫人父進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前母張氏累贈淑人母高氏累贈一品太夫人成化辛卯十二月六日太夫人夢巨蛇入室覺而生公在童齔岐嶷不群長而機神警朗望見之者無不羡其奇偉十歲治大小戴禮便能屬文弘治乙卯與松臯公同舉于鄉己未登進士第庚申選授戶科給事中奉　命清理延綏倉場檢閱精嚴不避權貴時有苗中官者出督三邊貪縱罔法怨聲嗷嗷公即劾其狀邊人懷之乙丑陞刑科右給事中屢疏上時務其均考察便解納備要害數事迄今行之正德初　朝廷以舊德遺老起

襄毅公爲大司馬公例宜避言路改翰林院檢討奉　命教司禮監宦者戊辰襄毅公爲太宰直弗婀阿中人亦弗敢干以私逆瑾忌之乃欲公納交以通公出入書堂絕跡瑾門戶瑾乃大怒曰謂我不能制爾邪乃矯　詔黜襄毅公籍罰邊餉三百石竄公廣西全州判官欲置之死公歷險冒瘴與魑魅伍從挺無戚容竟宜風土然納吉無恙庚午襄毅公卒公奔喪制終即宦情泊如矣太夫人屢命之出公乃謂松臯公曰出處道殊動默緣性在各任其眞耳乎鮮合於人茲豈厥時侍太夫人優游以樂足矣汝合醇居宏無往不可勉哉自是閉門掃軌潛修遯覽嚅嚌聖眞罔深弗入乃遂受徒講道若將終身焉久之都御史張公禬周公倫陳公鳳梧王公藎監察御史朱君寔昌張君鵬交章薦公大要以公探賾研微見道淵邃可備顧問不宜置之閒散時有　詔守正不阿爲昔逆瑾所斥者錄之遂起公爲尚寶丞非其意也復疏病還十餘年來公益晦存神遯居林藪松臯公無替匡時龍翔天漢一出一處時人兩高之壬午　今上

改元復起公爲南京通政司參議公曰堯舜之
上夔契思奮斯其時也乃起從仕時講理學者
北稱公南稱王陽明故公入南都一時江南上
人多趨席問難以開所未聞咸傾心焉丙戌
帝以文學侍從弗克經幄 命輔臣各舉所知
公被薦改侍講學士戊子爲 經筵講官素養
閎博樂遇 明上乃進講多所剴切據經引史
出仁入義古昔興衰治忽之跡如指諸掌 帝
皆虛懷聽納退而加獎復上疏陳 聖學四事
一曰則圖書以明道原二曰主聖經以求道是

八

三曰辯諸儒以祛道惑四曰屏雜說以防道害
其於尊經崇聖闢邪衛道無不至焉 帝以公
留心理學益加眷注己丑 命公主武舉試事
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公以道範久頹
化機弗振乃弘獎風節絀抑華競以經世爲士
答尊德爲學軌故一時人士翕然化之不徒教
悅典墳涉志弦誦而已時太學生有遐方旅櫬
暴露無歸者幾三十人歲時名字漫滅罔稽公
乃以公帑羨餘購地葬之復察生理窘迫衣食
弗給者數十人咸加賙卹由是生徒感德懷義

入奏罷教職不稱者二人及劾勳戚習禮不律
者乃一時成均條約肅然改觀庚寅乃上正
祭天道以平治道疏其略云人君爲天下神人
之主情發中節斯用人行政順應天心陰陽和
而風雨時矣 帝嘉納之先是 文華殿有孔
子塑像 帝欲從古易以木主公乃以所著道
統書上之 帝悅即撤其舊像立堯帝王師八
主南向周孔二主東西向命輔臣與公九人瞻
拜主前面諭之曰朕奉先聖先師于此庶起敬
慕以遜志于學卿等其同朕意仍 賜茶及禮

九

神品物復 命各爲講章以進公衍中庸喜怒
哀樂章入講 帝謂公欲以一人之情通天下
之情所言良是自後月朔望 帝必躬祭事品
物必 賜公以爲常辛卯 帝開講無逸殿宴
豳風亭公與焉明日公以無逸篇中宗受命敷
之講義以進謂民者天之心天心不離乎民中
宗以天命度其身以身治其民所謂欽崇天道
永保天命也 帝善其說壬辰擢吏部右侍郎
時天下入 覲公門戶清肅人非有私謁者嘗
謂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況干涉公事以敗名憲

乃具奏以戒諸司　帝從之復上疏乞休
帝不允尋擢南京戶部尚書公與松臯公居兩
京大司徒又出襄毅公之後父子兄弟並至八
座前此未有縉紳榮之公蒞事無私與物以誠
雖議論激發而儀度宛綽倜儻靡不敬服有司
周軍陳秀者五百餘人以例吏調營操而糧賞
者不及各營軍士公與具奏增之他如倉場之
弊無益之費多見裁省復上疏乞休　帝以留
都國計非公弗可不允甲午春二月公將　朝
賀如京忽一夕痰疾作卒享年六十有四嗟乎
襄毅公有偉烈于　王室有德澤于蒼生有氣
節于名教公克肖之可謂無忝爾所生矣初娶
呂氏累贈夫人繼娶李氏今繼陳氏累封夫人
子四佫偵仁儆偵先公一年卒女四一適楊寅
一聘侯鳳二尚幼公天性孝友仁厚襄毅公疾
昏旦弗離寢所服不解帶恒露禱于天疾愈始
已及卒哀毀骨立幾至滅性事太夫人依依左
右不忍離及遊宦違養累疏陳情乞歸　帝亦
感公孝思嘗稱卿切切以親老爲念云襄毅公
卒後公尚有五弟未成及與松臯公日夕訓正

授以程式令廷甎居鄉有令聞廷陳舉人廷章
知府廷鉟國學生廷議職方司主事皆彬彬以
文章政事爲時聞人昔公受業師張公歿已十
年餘矣貧弗能葬公至南都捐數金經理其事
爲銘葬之仍䘏其家鄉俗婚姻重財公刻意化
之乃其女歸聘自酒幣外一無所取今舊習斊
章變矣其敦重人倫以身率世多類此公平生
不數數於文章惟以暇諸賢行道之世務爲學
嘗曰聖賢所傳心法六籍所遺訓典要在用世
經人耳苟無益於將文將奚爲若公者謂之經
濟之儒非邪惜乎天不假年栖用以酬其志耳
所著有通鑑節略綱目書法見道統源流詩考易
絲春秋易見中庸本義太極論性學編等書藏
體認精確論究詳盡弘益道術融通性命至哉
淩川子曰朱儒力詆虛無以排二氏及自爲論
亦以太極人性爲理墮於佛老而不自知後學
習染深錮不能研慮擴其以辯其妄遂至淪胥
爲世之迷聞者雖而鳴焉適其時拾啖核而唉
安知其味不有豪賢以呼招於世斯道日支離
將與二氏空虛之學同宗祖而塗轍矣豈不可

傷公乃論太極曰氣理兼備不涉於無論性曰理氣渾全本無支離俱不可專以理言斯擬也詮擇精真解惑千古卓乎命世之見矣正德末余行經靈寶會公談及諸儒理氣神性之誤公曰辯此何難若是除去形氣直問宋儒要那神與性理何處安頓便了乃與公相視大笑或議公撤孔子塑像嗟嗟泥俗之見安可與論宗古之道銘曰

大氣醞靈維嵩及河毓茲儒英高明含和履道冲邃守貞深固出自纓簪風儀撲素襲毅巖巖

動在冏常公乃克肖于閥有光漢之玄成宋之純仁世濟厥美公實與倫人有恒言主不易逢公際　聖明特契淵衷有懷斯亮有言斯從光賛　衮黼懋昭其忠煌煌明哲旁燭世塗大易動靜恒與時俱時非我與從吾所好栖跡丘樊耽靜味道時會純熙雲龍附麗志存兼善驅馳拯世大雅中庸卷舒合聖不執不流循道俟命鴻儀貞觀恢映函夏彼狷介者亦奚足詫去聖日邈作者伊誰不有豪賢道日以離探求氣本爲理自出遂使儒宗罔惑老釋太極性理卓有遺篇匪余之私百禩之傳

栗應宏道甫字說

上黨栗生應宏其友字之曰道甫將以大儒之造斯之也浚川子爲說其義曰嗟乎道非玄遠支離者近在几席而切於日用君子能察諸人倫皆當其可閑諸名教不爽其則德性靜定與天爲徒智慮深潛惟正而動又能於窮通得喪死生禍福之際安於義命而不亂則人道盡而足以軌物矣此之謂道本然亦非徒治己而已會其時乃以濟世其大者開物成務制作禮樂

闡皇王之猷標民物之準堯舜其君民而參賛其化育其極也三光完而四時和風雨調而惠氣襲嶽無震石海不揚波百川順流土不昏墊華夏寧而九夷八蠻服四靈至而鳥獸魚鱉若此之謂道業乃其推行之機非定途死局可以率循者有經權開闔屈伸消息遠近取舍之宜惟神於應變者乃能動中厥會而以時出之故功業所就由近及遠可大可久此非膚淺迫切之儒可得而與者故曰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此之謂道樞

人本以立其體業以達於治樞以劑量於時措
則先王之神化修六籍之大訓顯可以摭三才
可以資品彙而道之實宏且廣矣世儒崇尚虛
靜而無明物察倫之學綴葺文詞而後輔世和
民之績則於仲尼門迷荒甚焉矣謂逆諸道何
曾宥坡栗生近與余遊見其德性謙冲文章古
雅世若穿其儒者苟不違於道亦汨歿於世儒
爲耳矣於其別也乃以道之實際告之且爲顧
名思義之一助云

明故　敕封承事郎南城兵馬副指揮

謝公墓誌銘

公名東字孔陽姓謝氏懷慶河內人也其先系
出大梁有諱唐臣者於公爲高祖勝國時爲大
名路總管府判至正末海內兵起以梁地平曠
受兵戰非子孫久撫之區乃西胥宇得懷之河
內清化鎮嘆曰形勝哉此方也東阻石梁西隘
丹河北面太行南臨沁水庶幾兵馬不至矣腴
哉原田流泉厥泚修篁佳果黍稷秔稻美兼江
南其庶幾生養無苦矣淳哉土風古樸是崇家
斯黨睦禮義衍行其庶幾相善無訟侮矣遂遷

自大梁以爲恒居唐臣生矩矩生彬彬生謙謙
生公皆抱德沉寅甚遁于野然廣田力穡奕葉
殷富門戶稱盛族矣公少失怙恃屹屹自立樂
善循理暗與道符真率坦易於世無忤且喜於
施濟閭里中有鰥不能娶貧不能葬者乃公助
給聘資棺斂此不可三四計矣邮人於不報之
途推利於無求之家此非義士好德者之惻隱
乎初病時語其子詔曰古有言之惟善者昌諡
爾儀敦爾心修爾業不可以息間毋驕毋滿毋
惰毋傲毋負　主上恩毋忝爾祖德爾惟敬哉

此非知道者之訓乎與兄杲同居數十年友愛
如一日教育兄子寵如己子疾且革語侍者曰
候兄來化去皆以遠不得易知已而果至執兄
手嗚咽久之曰手足之樂杳無期矣見兄可以
無恨遂卒嘉靖十四年五月十二日也距生於
弘治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得春秋四十有八配
張氏生男子一即詔尚　獻皇帝次女　永淳
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女子一適同邑趙永年先
是都尉受袍帶後　上即敕封公承事郎南城
兵馬副指揮張氏爲孺人既卒　上命禮部

諭祭工部修繕塋園以其年七月二十六日葬安定門外永安庄從 賜兆也公以子然布衣榮聯戚里荷茲 寵靈乃世所不易得者或曰塋域蔭之而然研岡杜子論之曰謝氏自唐臣卜居矩卜塋說者曰其父子乃獲景純青烏之術遂昌後如此愚曰不然史載天人交應如萬石君楊震之家不一而足今考謝氏自上世以來忠厚一脉綿綿延延施及兵馬公守素抱一黜巧遠利故能高大門閥也其都尉者亦豈專乎貌也哉正能無忝所生耳矣顧當時應 詔

者奇偉男子亦夥矣乃遇不遇關其祖德之積弗積耳是則謝氏之顯在德不在卜也較然矣獨歸之風氣彼景純之後何如哉今都尉醇謹日新克當上意 公主孝慈貞淑克承 內訓將來子孫繩繩必有異才大賢與 國同休者矣揚子雲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何嘗言地𡑞乎豈獨謝氏然乎哉浚川子乃爲之銘銘曰

姻連 帝宅謝氏赫赫知天之祐德視茲 皇澤佳城鬱蒼體魄允臧欲知公之良視茲銘章

明故桂坡安徵君墓碑銘

君姓安氏名國字民泰別號桂坡常之無錫膠山堠村里人也其先有諱茂者本玄宋舊裔孟信之子洪武中來繼于安明善氏是爲君之高祖生以恕以恕生公俊公俊直行儻言爲邑聞人公俊生祚號友菊剛方不阿動循禮則事親以孝謹稱教子姓先行而後文安氏世業雖裕而大其門者則自友菊翁始配司馬温國文正公十五世孫逵之女生二子長邦字民本次即君生而體貌魁梧資性通朗有識度料事輒中幾宜

兄卒時友菊翁老矣門戶單弱百侮紛至君方弱冠即力承幹蠱內而綜理家務井井有條外而處物周恕忻忻無忤若老練於世故者宗戚咸加嘆賞曰安氏有子矣友菊翁平生悅在山水間君乃刻意承順嘗曰大人日暮無以樂其心豈子所以養志乃於居隙爲園圃構亭池集竹石蒔花卉時而延客觴詠備極爲樂之具亹亹不憚煩友菊翁陶然遂其桑榆之樂者皆君克養致之蓋大孝之道芬而澆俗之僅見者也兄與其子如崇皆早逝君撫其遺孤爲之禦外

侮助徭差導之禮義俾之自樹無間已子毘陵城北當道議修之貲千數君首捐私帑爲郡民先歲祲吳民饑君輸粟若干石爲諸大家倡自毘陵及旁郡所賴以全活者甚衆宗黨之貧與鄉之故老皆月有給歲有贈死不能葬貧無所償者君多給之棺斂折其券書其仁及鄉黨義先官府多類此白茅水利之役巡撫梧山李公方以艱大爲憂詢方畧於君君乃述督理之宜疏導之次勸懲之法若干事上公由是官有程式民樂趣事迄于底績海寇竊發殺人擄貨大

爲居民患中丞松月伍公仗鉞臨江將往平之命邑大夫致君幕下時議欲以官軍直擣其穴君曰左矣賊恃海爲亂出没鯨波若履平地此彼之長技我軍涉險而戰非所素習自顧不暇安能致勝莫若誘其黨與使自執其渠魁易破也公從之寇遂平君平生好讀温公通鑑朱子綱目等書故於往古治亂興衰之跡世運汙隆之辯靡不歷歷如指諸掌作詩未嘗規步古人而矢口成詠有晚唐諸人所不能道者嘗於友菊翁菊樂園後築樂菊園以廣先志暇則挈友

徜徉其間時而酒酣興劇乃取李白遠別離蜀道難等篇蘇長公赤壁諸賦歌之音調清遠流風洒洒四座悄然傾聽如神遊崑閬不自知其在塵宇也嘗云足跡未出門户不能大觀遠覽以廣志意爲天下士終數數吳儂死矣乃北走京師循太行抵恒嶽躋岱宗謁孔林以觀闕里之聖蹟已而泛大江躡匡廬陟武當遊於洞庭之野冀聞軒皇奏樂之遺音復道荊溪而南登龍池窮天目涉震澤訪蘇臺以弔闔閭之闇沒而悲子胥之枉忠又自錢塘而東上會稽探禹

穴遂天台歷鴈蕩望東海之洋以求安期羨門之儔爲之友遊各有記記各有圖圖各有詩所過丹房梵刹留題幾遍返而喟然曰昔人謂塊視三山杯觀五湖茲遊信哉嗟乎謂非振古之豪能之乎嘉靖甲午正月忽遘疾醫弗奏功遂不起是爲閏二月十六日也生於成化辛丑十月二十六日享年五十有四配周氏男子七人長如山登嘉靖己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未幾改知裕州次如磐太學生如石邑庠諸生如京如岡如陵如嶽女子二長適興道華會先卒

次適武進邑庠生鄭相孫男一希堯孫女三俱幼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膠山之新阡如山及諸孤泣血奉狀走介請銘以表墜石浚川子曰余往在南都時君來謁余乃下榻與語稍及時事君憤然高論舉能究其所以始而逆料其所終如辯白黑不爽雖古通達政體者不能過余已駭其非山藪之士矣及按狀見其遺裕州書云官無內外清劇以稱職爲賢當道成汝故以艱劇按汝汝惟守道俟時可也民有隱弗䘏則怨能體其好惡則悅悅則得民心得民則

得上賢者勞於四方之業而成一代之名其道固有然爾矣汝惟慎哉由是觀之豈非明練成務濟時之器乎使君登進辟命於朝推所素負於政必大有可觀然竟止於草野疎散之豪惜哉惜哉銘曰

俟俟徵君式德天啓匪義弗蹈惟賢是企孝友無間履道敦倫厚及宗黨率禮施仁輕利如毛達之者鮮匪君之豪奚是能辯偉哉曠逸末俗拘鄙匪君之豪焉覩高士車良馬習足以馳坂世不及用賢者攸歎七子番番玉璞珠淵裕州崛起龍翔鳳騫不顯于身顯及後昆匪君之仁何昌厥源佳城峩峩膠山之阿坤靈禁訶日星不磨

應制集序

少保桂洲夏公應制集綜之有七則曰樂章曰詩曰賦曰頌曰致語曰講章曰奏札體裁區異古格類殊質者簡以古豐者辯以則麗者典以潤逸者暢以雅靡不精思內融神用外灼色相詣極情致兼備眞得六籍之膏液百氏之英華矣公閣出一編示余讀之三復作而嘆曰嗟乎

此可以觀君臣之相遇矣豈徒文之美云乎哉自古人主好文者少人主能自文者爲尤少當其時雖有瓌儒碩士茂三才之道韞九經之術擅秘置之文閫藏山之旨上無崇嗜亦無以操觚自效矣洪惟我　皇上聖睿聰明文思天縱吐語成章揆辭會道每有制作古朴渾成參諸典謨雅頌不約同軌蔚然人文宗統經緯區夏矣豈非文運之嘉際乎是以內閣諸公及公得以襲東壁之華膺奎章之詔日數數焉供奉宸遊則詠和篇什被旨撰言則對揚休美或感

天顔以褒嘉或蒙　聖筆以裁潤文之榮遇何以尚此昔杜子美韓昌黎詞人之雄號稱絶代跡其平生所作多羈人逐客流離悽楚無聊之詞與夫賛述當時卿士大夫官履家乘之美求如公之上賛禮樂仰和　聖製得以附麗宸翰一不可得夫二子豈不能哉不遇故耳嗟乎君臣相遇從古爲難得之者不可以虚辱也所要在能共成治理耳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古之君臣相遇其大節如此少保公將亦即心啓沃即事弼達以紹保衡格天佑民之治余亦將有堯舜明良嘉遇之頌以爲他日獻不直賛公文詞之美而已也

内臺集卷之五終

内臺集卷之六目録

雜文十一首

内臺集卷之六目録終

內臺集卷之六

浚川王廷相著

後學王光濟門人劉希杜校

雜文

杜研岡集序

浚川子曰文章衍道之具也要之乃聖賢可久之業文而後所關繫徒言也故有道者恥之咸韶之歌墳索之撰世遠文湮靡攸稽已而風雅典謨幸存孰式觀其擬論中正義旨疏朗人紀天道性情政理之外無滑猾焉瀸乎儀祀仰求聖眞此其衡準乎哉臨潁研岡杜子集其乙未以前詩文若干卷乃以序問余嗟乎文章之敝也久矣自魏晋以還刻意藻飾敦悅色澤以故文士更相沿襲摹纂往轍遂使平淡凋傷古雅淪隕辭雖華繪而天然之神鑿矣况志不存乎道者其識膚情不周于物者其論頗學不經乎世者其旨細由是而爲文乃於人也不足以訓而况支贅淫巧以垢皺乎風雅典謨之正乎是故知言者病之矣今觀研岡之集氣冲筆徤學博思深吐語符道德發慮中經綸其見愈眞其

機愈含其情愈切其言愈婉可以厚人倫可以植風教所謂人紀天道性情政理之外無文章者乃於是乎可覩且不爲夌駕嶮怪援取異端待辯堅白漁獵駁雜之談直得乎六籍之周行斯文之會通矣研岡子乃古之遺雅非乎詔云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言其音致備極而不盡用若遺之也又曰文章得天地中和之氣則高不入於荒唐下不梏於凡近言閎深典雅澤乎道德之中也豈乎此皆可以賛研岡矣

送世襲國子監學正孔先生序

儀封孔永肅先生乃唐褒聖侯德倫之遺孫其先自寧陵徙此歲衍族大靡所統一奉令大宗衍聖公檄爲林廟舉事以約束族人然未有衣冠奉祀也嘉靖十三年冬先生乃具奏乞恩其疏云宣聖六十代孫林廟舉事臣承宣誠稽首頓首昧死奏臣遠祖德倫系出孔子三十三代嫡派子孫唐貞觀十一年由紹聖侯改封褒聖侯食邑一千户於河南寧陵縣沒遂葬縣北楮岡村生二子長崇基襲侯次子歎世守墳塋

祭田奉祀家廟崇基子璲之傳至四十八代孫
端友當宋靖康中金人犯汴中原陷沒乃扈蹕
高宗南渡仍襲衍聖公於衢弟端操在北金人
以衍聖公封於魯元與我　朝皆因其裔封之
由是衢州與寧陵子孫悉同編氓矣正統中順
天府推官徐郁爲褒崇道學事奏行天下禮訪
聖賢子孫褒錄浙江以崇基派五十八代孫公
剛擧河南以子欺派五十九代孫彥紀舉勘皆
德倫所遺嫡派子孫　欽賜戶兵工三部勘合
優免各項差役爲儒籍正德中衢州府知府沈

杰以端友孫彥繩比照宋臣朱熹事例奏　准
與翰林院世襲博士奉祀臣與彥繩皆出自德
倫一派子孫伏乞　賜臣博士庶得衣冠奉祀
有光聖祖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臣承寅稽
首頓首昧死謹奏疏上　帝乃下禮部議令少
保尚書夏公等覆奏宜下河南撫按官覈實於
是巡撫都御史簡公巡按御史李君督屬體勘
稽之譜牒參之碑誌質之父老結之官吏無異
乃會奏擧如承寅疏部上其議如彥繩例　帝
乃俞允與授承寅國子監學正世襲差乎豈非

曠世之典乎人有言曰德懋者慶長功懋者報
遠於惟我先師仲尼道德配天經墳垂訓啓萬
世君臣太平之業以爲生民安其功德所被宏
深廣遠蓋不啻天地之覆幬矣則夫聖君賢相
思聖澤世以厲其子孫夫豈不宜雖然要亦
會其時耳使君臣政體未備即朝廷之上禮文
猶自疏陋而况前世久廢之典雖有賢智如不
能自拔何洪惟我　皇上敬一傳心中和體道
衍堯舜聖學之統闡先師存神之化求之歷代
人主未有其匹而少保公又以禮樂文章裨贊

熙洽之治此其時何時邪以故崇德報功興滅
繼絶之典日見脩擧雖開國勳舊如常氏五侯
廢弃百年者猶能復其爵祿如故而况宣聖神
明之裔有不被其崇德象賢之澤者乎故曰雖
有鎡基不如待時此之謂也先生授官而歸賓
友周伯康者徵余言以贈乃述其遭際之盛告
之且使其後世子孫知衣冠奉祀之所自云

栗齋曹先生配王孺人合葬墓誌銘

先生姓曹氏諱繼芳字維德別號栗齋世爲開
封儀封人其先多隱德祖晟由掾史任保安州

判官父泰母韓氏繼母孫氏先生資性沉靜器
識弘深少即脩謹爲邑庠諸生履道冲素含和
內朗處物謙退若瞿瞿羞縮不能語及與人謀
事則盡心酌擬利害可否纖悉周至彌叩彌深
亦一時之清彥也累鄉舉不第乃喟然曰龍潛
豹伏古恒有之命矣養志丘樊與道爲徒豈不
足自怡乎遂泊然仕進探索墳記若將終歲焉
縣誌久廢缺先生乃援摭古今稽纂風俗闡發
幽微崇奬名德成若干卷名曰巨鏡覽識者韙
之里俗喪葬多惑於浮屠氏先生曰士者禮義

之會歸不爲鄉人倡其孰則之乃居喪一本諸
儒禮歛含祥禫一由其制無爽迄今士庶冢墓
而行之正德十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享年
四十有二先生疾且亟蓮渚孔承庸公問曰賫
志早沒寧無恨乎先生曰余何恨爲仲尼聖者
也歷七十餘聘不一遇命之値不値耳在聖且
然況餘人乎死生晝夜也山尚有頹海猶有涸
況人非金石可長存乎生不戾於道義足矣余
何恨爲遂儼然而逝嗟乎此亦可以觀先生矣
嘗記早年與先生同讀書僧寺日見先生與遊

士講方外之術乎怪詛其所以先生指坐透燈
曰茲光焰者火乎薪乎薪滅則火滅乃光尚何
存此形神有無生死之說也方士曰脩者此耳
嗟乎不意先生乃不能壽遂使平生懷韞不得
少自燦見於世悲哉配王孺人淑慧恭順肅有
壼儀事舅姑親執烹飪縫衣不倦內外戚黨咸
宜之其助於先生者亦弘且多矣以嘉靖十四
年正月九日卒享年六十有五男子一誼爲儒
學諸生女子三一適王長子旒一適周復陽一
適袁孟夏孫男三知幾知化知微孫女二俱幼

浚川子曰自夫鄉舉里選之法廢士惟以言發
身苟無呫呫枝葉之詞以自致於科目則卒不
得大任由之閎才遠畧闇然陸沉者豈尠也哉
余於先生不能不爲之嘆息云先生沒葬青陵
祖塋且二十年矣今年改兆於縣北花谷之原
以某月日與王孺人合葬誼乃奔走千里至京
師乞銘銘曰
於維人才因事而見應龍弗躍孰測其變貞亮
者識裁割者斷含章未試何愧時彥被褐懷玉
麟臺鳳閣流埃飄葉浮虛一轍亦何足屑靈氣

奭奭華原新阡哲士神遊閟玉九泉有燉斯延
視茲銘篇

政言贈賈國珍

儀封賈君國珍得慈谿簿請言於浚川子浚川子曰古云一命之士苟志於愛民厥政必有可覩此牧民者之要道魁柄也可不審所止乎曰官卑不効柰何曰孔子爲委吏曰會計當爲乘田曰牛羊壯長官惟其稱則厥職乃修無忝也烏卑之爲厥夫人也位尊秩崇則責任重大使厥才不勝戾而僨於事則爲竊據爲素飡卽伐

檀君子之所弗與矣得無愧乎效亦不可以預期也急於効則違道干譽何所不至使從容安靜積以歲月則上無不獲而下無不信所謂不足而有餘也夫何急之爲曰慈谿多貴人不能盡悅其心將柰何曰子欲務求於外耶余見周旋於人事者矣力有不及則得其一而失其二甲乙重輕之間而怨誹之媒興豈非所自取乎故曰求以正己終信於君子務以悅乎外適以自壞賈君惕然曰儒雖不敏敢不服膺先生之言以求寡過

明故朝議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參議陳公墓誌銘

公諱溥字一卿姓陳氏別號澹亭開封鄢陵人漢太丘長文範先生之裔也鄢陵漢屬潁川郡縣南漆井村故文範祠在焉陳氏至今世守之六世祖諒仕元舉明經爲鄭州路學正諒生希賢階登仕佐郎鐵冶都提舉希賢生灝官陰陽訓術灝生翊翊生永清皆隱德弗仕永清生銓號坦窩公之王父也少爲諸生博學弘德有聲庠校當貢入禮部以公貴就封承德郎戶部主

事大學士臨潁賈公稱其正身率物有太丘之風毋程氏封太安人成化甲辰坦窩公夢天神髯而騎以金盤捧一兒曰上帝以此佳兒賜汝坦窩公拜而受之卽日生公公生而穖穎中涵神智渙發恒莊重簡默不屑與群兒戲恂恂如老成人見者乃罔不異之總角卽爲邑庠諸生弘治辛酉赴鄉試監試御史先小試士以公未冠乃前列名故毋試輒命公預毋預輒在首選由是能文之聲滿梁豫間甲子鄉試中式乙丑登進士丁卯授大理寺評事時奄瑾擅權有尊

非納賄不免於禍一浙江官部解 内府織□
瑾以無賄令刑官誣以侵盜公乃以減杖駁正
持之甚力奏入瑾大怒矯詔搒笞公仍左遷武
鄉縣丞公處之恬裕不以屈抑介懷日與武鄉
士講論墳索亹亹不厭由是武鄉科不乏人已
而擢尹陽曲陽曲附郭邑 宗室鎮守以無藝
擾索者無虛日公乃置民畜簿以籍其所需時
申報撫按乃咸懼其聞於上也遂不擾索民由
是大受其庇 晋端王雅尚文學重公少年才
傑常迎致府第講究古今庚午逆瑾伏誅公以

錄用廢滯晋戶部主事癸酉差榷臨清舟稅時
寇掠之餘商船甚少稅鈔不逮常額或勸加稅
取盈公曰玆豈仁者之心哉剥商以成官吾不
忍爲也竟以少稅報乙亥陞員外郎尋陞郎中
奉 敕總理大同糧儲時內奄鎮守執舊例求
於公公持正不撓乃一切裁抑之奄恨乃侵公
公曰昔逆瑾枉一人之命我乃訐反之雖被搒
掠瀕死乃竟不肯從今欲我從汝耶汝視汝權
勢與昔瑾何如耶奄卒憚而敬之丁丑 武宗
毅皇帝北巡塞下從官六師何啻數萬人懼公

覈於度支公乃從容會計供需萬億罔有不周
上嘉其能賜以綵幣進俸一級尋擢山東布政
司右參議是年瀕海大侵道殣相望公至冒雪
丸行設法賑貸所全活者不下數萬人然遂爲
瘴氣所襲病寒濕乃浩然有歸志或止之曰君
方壯年可懋爾勳伐以昭來世何遽求去公曰
人貴樂其性耳奔頓塵海何益於生所得未毫
銖所失已山阜矣乃累疏乞致仕以歸時年三
十五矣嗟乎浮雲富貴土苴軒冕公真有之若
水之勇退季膺之早歸亦豈足多也哉公既歸

乃遊心廖廓遺絶世務築臺於文範公祠左曰
聚星結亭於臺上曰聚賢與鄔之逸德者善爲
五友會日談玄賦詩徜徉泉石間不復知人世
之有理亂不亦大雅明哲達乎肥遁超曠之域
乎哉丁酉正月十日以疾卒鄔之父老子弟無
問親疎咸罔不歎息泣下曰仁人逝矣得春秋
五十有四配趙氏淑惠貞靜卓有壼儀初封安
人晋封恭人男子四長棐登嘉靖乙未科進士
授中書舍人次臬次榘次槩俱太學生女子一
適邑庠生牛尚性男孫一熺女孫一俱幼公平

生宅心仁恕動默合道口不言人過惡聞有議
人長短者輒止之使不得言與人真率易直不
作邊幅故人皆親愛之天性簡儉泊然無所嗜
好雖雅敬賔客而聲妓之奉未嘗一舉積書萬
卷而珍玩之物未嘗一畜興切遊覽而園池花
石未嘗泥情晚年乃號無欲子由是觀之信哉
中書君卜以是年十二月一日將葬公於栖良
村祖塋之原乃命梟走京師請銘浚川子與澹
亭雅相善義宜銘銘曰
道習日降兮貞義隕裂競利趨時兮孰恢其節

偉哉哲人兮脫屣朝列潜休匿彩兮近古高潔
山韞鴻蒙兮川流長有子才彥兮邦之光雖弗
究厥施兮遺後之昌百世而可稽兮視茲銘章

明故　敕封文林郎都察院司務常公
墓誌銘

嘉靖十五年二月三十日封文林郎都察院司
務常公卒於正寢戶科都給事中亭奉其友
刑科都給事中田君少生之狀泣血請銘玄堂
之石浚川子於都諫君雅有師生之義宜為銘
按狀公諱天魁字希之別號白屋山人晚號西
亭居之人復稱之曰西亭先生其先蓟人也國
初徙棠邑遂家焉蓋自從政始是為公之高祖
從政生顯顯生佐佐生鯨世有隱德初毋甯夫
人之娠公也有異虵蜿蜿蜒蜒咼上馴馴如家畜麾
之不去久而復來里人異之未幾誕公岐嶷秀
茁望見者知為奇與比長剛方恢廓雅有大
志博涉墳典才慧敏贍為文章不甚搆思下筆
輒數千言不輟治尚書為學官弟子茂有時譽
領弘治乙卯鄉薦高第會試凡七舉皆不得志
於有司公歎曰志士乃爾邪其命也夫乃始赴

銓曹試其文在優等受都察院司務銓法司務
非首選不授臺院職風紀視部寺尤重因以授
公居數年廉慎如一日凛凛可式諸司矣於人
不為媕阿雖貴官大人有弗循於法理亦面折
不避故士大夫莫不憚其峻直而服其持正時
有錢經歷者阿附貪鄙人也公心每輕之乃銜
公數中公於權勢所公慨然曰側媚委順豈吾
之時虓虎眈眈不去殆將噬人況養素山藪有
至樂之道藏名江海得保身之休乎乃跳病乞
歸歸事其二人盡孝日得其歡心邑之人多式

之時公之年亦及始衰非終身慕者而能若是耶公性仁愛里之人有貧無依者無論識不識即出粟賙之而親黨尤賴焉有流離者且死公乃具棺斂葬之其妻請爲奴公曰不可葬僩汝也奴則利汝矣乃擇里民之良者妻之今爲白啓之妻云初序爲廬陵令時以述職入 覲歸使省公適公疾侍膝下不忍去公中夜起捫之且諭之曰古有云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昔吾施未究深負 國家養士之恩所賴有汝耳況忠於君以成其親是之謂孝

乃今效兒女子戀戀小節豈吾之望於汝者乎夫報不竟於其身而復責其成於子謂之貞忠者非耶公生於成化六年六月七日距今享年六十有七配宋氏有女行先公卒贈孺人繼配張氏范氏男子三長曰庚邑庠諸生以 恩例授冠帶次即序登嘉靖癸未科進士授江西廬陵縣知縣入補兵科給事中陞本科左給事中今陞戶科都給事中皆宋出次廓肄舉子業才雋有遠望范出女子一適冠邑庠生王錠孫男二臨冬憶春孫女六嗟乎守義抱貞不以世故

夷險變其節非得于天而懋于學者不能鴻節之志困於燕雀拔俗磊瑰之節格於時命落落而難合有道者亦付之不偶焉耳矣重我性分奚足怨尤公也美其道弗究其施要之修諸已者無所毀蝕將與世弗可泯也已況有子以述其志業與諸自奮何異亦可以自慰矣卜以某年某月日葬城南三里之原從新兆也銘曰

進弗競厥榮退弗殄厥聲抱謙不盈公之平生立於澹泊之途達夫變化之故確乎不拔公之貞固有子才傑拾遺補闕亟夏被其澤公之餘烈

送管君一初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序

戶科都給事中管君一初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同官王君少儀戴君汲似以贈言間余曰一初之在諫垣好脩而特立者也其學淵然其才裕然其氣浩然其志廓然其論天下事利害幾宜適義當物犁然如指諸掌乃今以外補而去豈獨僚寀遜德寡式而 朝廷之上殊失耳目之臣矣君子蓋重惜之且夫敭外以和民不如給事 內庭進思盡忠之爲愈也執憲以標世不

如拾遺補過正本澄源之爲急也子昌惠之[illegible]
浚川子曰嘻古之爲道者惟求諸己而已矣養
性情欲其合天明義利欲其懋德察物理欲其
畜才天合者衷無不和矣德懋者行無不完矣
才畜者物無不濟矣以是而御世則不期而應
不言而信不謀而成此謂之道術此謂之神感
是豈假藉於外乎哉使不幸而不遇於時則付
之命亦守道而不變焉是故不爲卑諂不爲媕
阿不爲餂取不爲賄誘不爲械陷之巧不爲媢
妬之鑑不爲競勝之詆亦無驕吝亦無強執亦

無自大亦無衒飾亦無與俗渾垢亦無與不知
道者較高下故得之不驚失之不驚蓋有樂天
知命遁世無悶者矣豈非君子之藏節乎不然
道術雖能濟物乃於得失利害猶槩於心亦有
道者之所不與矣一初將於是圖之可乎夫造
化生而爲人亦大難矣人而[illegible]爲尤難
惟夫大人君子養德弘道經[illegible]宰物爲天理民
彝之主故能身名並立通宇宙而不朽使區區
焉迷瞀於富貴勢利之塗雖一時榮炳可驚可
愕而其大者無所託附於後世其不爲蠛蠓蜉

蝣之起滅者幾希古之人所以終日乾乾進脩
而不息者豈不以是乎哉一初其圖之

明故封奉政大夫刑部郎中楊公墓誌
銘

公諱文秀字廷英姓楊氏開封杞人也曾祖驥
祖賢父溥俱晦遁不仕毋閻氏公甫垂髫祖父
毋父毋並喪無他兄弟戶以衞籍官輸不貲乃
易產陪償遂伶俜窘乏困於生理公乃強力自
植不爲刺促態少長學小賈中年致大賈然亦
即棄去常曰賈乃丈夫賤行也不若務農力本

乃買田沙河之陽稍稍漸廣晚至數千畝楊氏
之業遂稱饒益恒居河上自謂河曲老人終歲
不一二造城府時時從田父省稼穡班荊道舊
爲樂性不喜飲酒鄉隣毋具食候不論貧富疎
戚輒往盡歡熙熙由由乃直義農以上人矣平
生尚義氣重廉讓不肯以纖微負人見豪奪巨
吞恣暴凌迫孤弱者必面折詆之及與衆處恒
恐恐如有所傷其待親戚尤懇惻有義雖至疎
遠肯有所稱必曰某伯叔某丈至白首不改嗟
乎公可謂篤行君子矣以子本仁貴累封刑部

郎中嘉靖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卒得春秋六十有三配馬氏累贈安人未歸公時聞舅姑訃乃悲痛飲泣執爲婦之禮父母怪其然安人曰所學爲女子者養舅姑也今亡矣吾誰養乎既歸公家徒四壁乃盡脫其簪珥資公自惡服食力作故揚氏初業復振安人有助焉嘉靖二年閏四月八日卒得春秋四十有九繼配李氏累封安人男子三長即本仁登嘉靖八年進士歷官工部都水司主事刑部湖廣司郎中博極墳籍希心道岸清淳亮直卓有雅度而深識遠略尤

甚大受焉次本義國子生次本孝縣學生早卒女子三俱夭孫男二大韶大武女二俱幼嗟乎傳有云富爲上貴次之何貴乃次夫人以適性爲美通名仕籍顯以適矣然而王事稗我官守不可隳而法紀不可越憂勞阽埳之虞隨之矣厚積於家則施予可以仁物以有易無隨所意欲而無不可得美與貴埒無貴之患豈非上耶公運厥才智乃賈乃農以致豐富又能教其子以高亢其宗閥陶朱刁間之徒執一偏以利生者不可同日論矣故君子於公之所能毋槩於

心要亦賢智之儔也以某年某月日與馬安人合葬於城南新塋之兆本仁以鄉進士陳君上之狀來乞銘公一鄉善士也不可無述以掩幽隧乃爲之銘銘曰

頫伏而起才之捷韋布而封善之獲後昆昌其業猶夫餘烈

明故莘縣儒學訓導梦菴周君墓碑銘

君姓周氏諱尚忠字本誠別號梦菴濟南人八九歲時出就外傅醇雅機辯即爲父師所稱十二爲邑庠諸生提學畢公試其文雄健整贍可

以上造甚奇之早喪母即痛慕不飲酒食肉者五年弘治壬子歲凶鄉閭貧乏貸而不能償者君即勸其祖悉其券焚之有群聚爲盜者過其廬乃相戒曰勿驚周先生翌日遇群盜于塗値雨泥淖盜扶君騎相送乃不疑君豈非仁者愛人之徵乎通毛詩齊魯之士從學者先後幾五六百人顯於仕者甚衆爲文根據理致不藻飾以馴時好故歷試於鄉不舉嘉靖丙戌始貢於禮部遂以教職例謁吏部選授河南莘縣訓導君乃敦崇弦誦弘獎博雅以侍敬爲道筌以經

稍爲士業講解墳索亹亹無倦郡士乃雲集景
從欣然以爲得師居三年慨然有蓴鱸之思乃
投牒告歸安貧祇道志不苟營草野閒寂怡然
自足豈抑天性貞定歲寒不移者乎嘉靖丙申
五月四日以疾卒得壽七十有四始祖政良元
至正初以淘金官來歷下居大清河北遂家焉
曾祖海祖祥父玉母盧氏配胥氏男子三居邠
邑庠生居岐嘉靖乙酉鄉舉中式居魯由太學
生嘉靖甲午順天鄉舉中式女子一適趙孟芳
孫男二六藝六學俱業儒孫女三俱幼曾孫男
一嗟乎馳騖之才終快於遠游道素之流恒託
於寥廓自非樂天知命孰能不攖懷榮艷而憒
悒於垂翮哉君乃脫屣祿仕還同韋布跡其所
行察其所安雖古高尚之流殆不是過又能與
三子傳經濟上爲一時儒者所宗貞風逸躅已
足垂遠況諸子奇才懋學秀軼流品行將華國
匡時以彰君之德弘且遠乎故曰德盈必伸不
于其身于其後人周君以之以次年二月二十
四日卜葬於五頂山之原其子居魯匍匐泣血
走京師請銘其墓碑予往督山東學時與周君

有一日之雅義宜銘銘曰
彼進取者龍躍雲游逸士超曠獨與靜休各任
道真匪曰寡謀自非朗識孰契玄修嗟嗟周子
耽幽味道澹泊與宅藏珍滅耀于州讓王園公
養皓豈其抗志從吾依好厥積皇皇厥施未光
有子才彥亦奚足傷齊山崔崔濟水洋洋佳城
蔭祥周氏之昌

祭孫平泉年兄文

嘉靖十六年歲次丁酉十月某朔某日少傅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時戶
部左侍郎唐胄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左都御史王廷相工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溫
仁和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廷相謹以牲
帛庶羞致祭于　平泉孫先生年兄之靈曰嗟
乎先生天挺殊才秀穎英發作爲文章機軸自
我古有墳索不假紹籍能頃攡思千言立成人
所窘迫先生從容人所不足先生有餘隨模賦
形變化無定格調離壓思致奧古至有讀之三
數不能通其義者不亦文乎哉由是掇魁登第
騰聲翰垌爲一時文士所羨宜矣其胄大超洒

風流曠逸適性而往不作拘囚視兢兢守度者
若悶困我若苦亟我者其亦稽阮之流乎處人
無大小衆寡賢俗誠狡詭以修好而至即吐心
相與無所嫌避有包蘊垢疾之量而無賢不肖
取舍之心殆含光渾世不徼名撿近有道者之
貞觀乎由是觀之先生之得於天者亦厚矣哉
假天益以玉汝於成之惠使之持論強志達於
斟酌劑量之域由是而之焉將亦何所不至顧
乃與之以異質而不與之以難老畀之以美才
而不畀之以遠到卒使遭讒罹禍無所於觧迯

邅跋蹇困蹟跡危棲棲焉賫志而沒豈不悲哉
天之意亦慭然爾矣雖然朝菌之於靈椿蜉蝣
之於遼鶴委吏之於臺省雖脩短榮枯於是乎
不齊先化者之視後化均一澌滅爭一間耳況
先生之所得者殊絶出類亦足以懋昭於世而
又何憾乎哉某等年同甲科義切兄弟祖章適
野承隔幽明揮淚洗洗薦詞陳狙靈明有格庶
幾監兹尚饗

明故中憲大夫賛治尹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研岡杜公墓誌銘

嘉靖十七年七月十三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杜公卒於位朝大夫士無問大小咸曰哲人亡
矣莫不歎息傷悼至於泣下　皇上以公父在
近侍乃　敕有司　諭祭公將昇柩歸葬同鄉
諸君子以廷相於公有僚寀之雅乃以隧銘屬
按狀公諱柟字子才別號研岡開封臨穎人也
高祖寧曾祖獻祖文世有隱德父進九江府通
判以公貴封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左叅議母姚
氏封安人正德丙子鄉舉中式辛巳登進士第
授戶部廣東司主事改兵部職方司主事陞通

政使司右叅議歷陞左右通政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履順居易序進超特不十數年便登卿貳
亦通顯哉公少穎敏博涉墳記罔不契其統旨
與其弟桐治毛詩爲舉子業並有聲汝穎間大
學士南塢賈公甚奇之以爲中州冠冕在此公
神鑒深沉志慮遠暢不見其砥礪名檢而動悉
合道不事乎亢烈論議而言皆中節事有所不
可爲雖奴隸不爲之欺道有所不可渝雖三公
不爲之移且處之從容弗迂弗激而終不失正
以故朝野佇望欝爲時英好修之士斯焉取式

矣且天性孝友居京師弗獲迎養毋氏每得四
方水陸珍品四時綺縠衣著乃不遠千里致之
左右弟黃門郎性行曠逸才調朗拔以多口不
理爲時所棄公兒等儕日貴每惜其以才賢被
抑而痛恨於執政者之罔公又每稱其才藝出
衆自以弗如遜而下之非孝愛之至其孰能與
於此嘗以文不載道不足傳世詞不古雅雖傳
弗久每於飾格命意以茲爲準而風雅左氏先
秦之調恒數數焉故其文醇正典則無佻巧嶮
怪之病足以力追古人而與之頡及丙申之後

乃益以奔放弘肆有長江大河波瀾浩渺洋洋
東注不可抵遏之勢嗟乎文之變致極矣故一
時知言者咸推宗之所著有研岡集若干卷行
於世配谷氏封安人繼配康氏封恭人男子二
可仕可久俱太學生女子三俱幼孫男二實臨
芝祥孫女一聘生員黃玉公生於弘治二年至
卒之年得壽五十以嘉靖某年某月日葬於縣
之某原浚川子曰履貞懷德徵於輔世之賢深
養厚積達諸蒞政之實此非有諸內形諸外者
之自然歟以研岡學術閎贍才行充拓經世和

人向施不可顧乃終於淸銜無事可見殆[illegible]
言曰惟敷奏繼陟臺承翼佐而已明珠韞匱[illegible]
照乘之光良驥伏櫪未騁千里之足乃天遽奪
其年識者恨之雖然巨論宏詞炳燿星日哲人
心事曠世如覩使研岡歿而不亡者其在是乎
乃爲之銘銘曰
賢乎研岡天畀之良偉步貞修厥世之望玉不[illegible]
令德允矣大受龍翔鳳喈希世而有天胡殄毋
是賢傑之世方瞻企中道而梲徒昌其文未究
[illegible]造物者忌物之全勝而陰有所靳歟

內臺集卷之六終

內臺集卷之七目錄

雜文

表奏十四首

內臺集卷之七目錄終

內臺集卷之七

浚川王廷相著

後學王光濟門人劉希杜校

雜文 表奏十四首

謝 九廟 獻帝廟成 賜銀幣表

奏為謝

恩事嘉靖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恭遇

皇上修建

太廟及

獻帝廟工完 賜臣花銀三十兩青綠紵絲二

表裏臣謹就私家望

闕叩頭祗領者伏以周室追王崇先之孝達

漢京別廟尊禰之情深政以人存非

元聖孰稽諸古禮緣義起惟

至德乃合乎天昭賛洪圖恢張鉅數今時快覩

徃跡有徵恭惟

皇帝陛下

道洽人倫

德循帝則

紬王師古

聖學憲天以
九廟之未營爲
聖朝之缺典念
獻宮之創建尚
神栖之靡安乃欲酌舊更新謀及卿士遂致龜
從著協上符
帝猷繼申敕乎司空卽大愜乎經制蓋
聰明睿智之
聖獨見其然非
仁孝誠敬之心無以至此適者未幾再歲大工

告成
殿寢森嚴
神靈安妥規畫億萬咸出
聖心氣象高明逈符
天造制殊同室祭各伸其所尊義重本生禮無
嫌於獨享衣冠以遊視原廟之制陋享
嘗乃止知二祧之議疎豈惟古先王之
禮復見于今亦仰
大聖人之作度越於衆臣猥以微眇之勞獲被
汪洋之
賜捫衷知愧報
德無由伏願
歲袷時享垂祭統於無疆
聖子神孫主灌鬯於有永臣無任感
恩戴
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　賜奉安　三后神主銀幣表

奏爲謝
恩事嘉靖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恭遇
皇上奉安

三后神主於
裕陵
茂陵臣叨與　扈衛行營之列伏蒙
聖恩賜臣花銀二十兩青羅一表裏者切以君
行師從有國者之至計文事武備謀政
者之先圖臣非材常品何裨於臨戎緩
帶輕裘徒榮於有事屢蒙
珍賚彌荷
鴻私受福罔功顧赧容而汗背酬
恩無地誓刻骨以銘心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謝扈從秋祭　山陵賜銀幣表

奏爲謝

恩事嘉靖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恭遇

皇上秋祀

祖陵臣以提督營務翊衛

行宮伏蒙

聖恩賜臣花銀二十兩青羅一表裏者恭惟

皇上禮洽幽明

孝通天地感霜露之載零躬

陵園之祭掃師旅有嚴謹

法駕于征之衛夙夜匪懈供臣子職分之常

詎意犬馬之勞濫冒丘山之

賞祇受汗顏揣量驚骨沾濡如雨難酬

大造之仁宛轉隨陽益切傾葵之報除瞻望

行宮叩頭外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謝祈雪　賜脯醢酒果表

奏爲謝

恩事嘉靖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恭遇

皇上祈雪祭告

上帝六神於

殿陛收回脯醢酒果荷蒙

聖恩頒賜於臣者　賁出九天光生三事臣誠

懽誠忭稽首頓首伏以天人相感允協

風雨之調年穀順成用享和平之治恭

惟

皇上仁覆率土

德通上玄

加意黎元

留神國計以雪澤之未敷恐麳麰之觖望乃

齋心瀹慮祈

露告於

上帝以惠民

躬祀精禋藉群神而助化既默禱於宮中復

殿陛切商湯閔雨之心邁周宣憂旱之舉黍

稷之馨已昭假乎冥漠登豆之餕遂

頒及乎臣工薦祖考以有榮咀滋味而增

壽臣猥從朝列得被沾濡仰荷

恩慈何勝慶幸雖陽春之德浩蕩難名而寸草

之心圖報恒切伏願滕六效靈早見豐
穰之瑞烝民率育不獨卿士之懽臣無
任感戴
天恩之至
謝 皇子誕生告 郊丘內殿畢 賜
脯醢酒果表
、奏爲謝
恩事嘉靖十五年十月九日恭遇
皇子誕生
皇上祭告

上帝
祖考臣叨與陪拜禮成伏蒙
聖恩以脯醢果品 須賜於臣者伏以前星發
耀允惟
主鬯之徵離照兩明快覩
重華之慶千靈呈瑞萬國以貞恭惟
皇上纘
祖洪圖受
天明命珍掄女士篤育
元良以

皇天眷佑乃報德於
圜丘仰
祖考垂休復告禋於
內殿懽騰
宮壼喜溢臣民臣謬從展拜之班得被
神明之惠豈直荷榮於俎豆式深喜動乎心神
伏願熊羆入夢衍惟百子之休松栢同
春敬致千秋之祝臣無任感
恩忻忭之至
辭免加陞太子少保

奏爲辭免加陞 宮秩事今月十五日該吏
部題爲散官事奉
聖旨王廷相加陞太子少保照舊辦事者臣仰
承
恩命踰躐等資慚懼周章莫知攸處臣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伏念臣本草芽謬忝流品
叨承任使累歷崇階乃緣奏績之常輒
荷
寵靈之大
恩加非據祇受罔功恭惟

皇上
動符乾德
幽贊神明
光闡鴻猷
精通至道
萬機獨斷
庶政允修
鑒別日融
恢張大獲乃若
文思聖敬已懋躬行而於邦紀民彝尤深注意
蓋堯舜之重華而明良之景運也臣兩
遭逢非才辱泥塗一遇
聖慈遂蒙甄獎不數年來晉登朝列既歷試諸
兵務復總攝乎臺綱素食兩京忽焉六
載方憂鰥職伏俟譴罰詎意
溫綸更加
宮保切以文章德器斯堪
青幄之賢閎博端詳方稱
東朝之選臣何庁美遽爾濫膺揣分循涯極
知不可伏望

皇上洞開玄鑒俯察愚衷重惜清班寢收
成命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謝　賜飛魚紗衣表
奏爲謝
恩事嘉靖十五年四月十八日欽蒙
聖恩賜臣大紅飛魚紗衣一件者臣仰承
恩賚無任光榮感荷遭逢慚無報稱恭惟
皇上
化侔天運
道協聖真
達孝遵
親至仁育物感雨露之沾濡躬
陵園之展
謁禮雖循乎
舊典敬實本於因心萬物懽忻百靈擁衛乃於
扈從之臣時有衣袍之
錫臣偶緣執事輒爾承休身被文錦徒美如雲
心比蟲魚無能報海敢不益勵忠勤用
酬

慈恩雖稱襪線之才綢冀
豢養之補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謝 賜銀幣湯藥表
奏為謝
恩事今月二十四日欽蒙
聖諭團營提督內外官爾督率武士
宦躍辛勤特賜慰諭爾等宜用心管率軍士
勿怠欽此欽遵復蒙
賜臣青雲羅一疋紅生絹一疋銀二十兩生脉

湯一劑臣荷戴
恩私極知濫冒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仰惟
皇上修謁
陵殿至孝崇
先預建
玄宮
聖懷遵道躬蒙
法駕歷視
壽山朝野臣民靡不忻睹臣猥司戎務綜理行
營職分當然敢言辛苦伏蒙

諭旨下臨心神惶悸銀羅載
賜益被光榮況藥餌出
上方之珍服食有潤燥之力臣日來三焦違攝
喉脂失清當夜飲服侵晨即愈如有神
靈之助難名
天地之仁古人以咳唾為恩況此乃駢蕃之
賚撫臆銘心實深感激敢不益勵忠勤用圖報
稱致夙夜匪懈之誠期翊衛無虞之効
除望
行宮叩頭祇領外臣不勝感

恩戴
聖款迫屏營之至
謝 皇史宬工訖賜表裏銀兩表
奏為謝
恩事嘉靖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伏蒙
聖恩以建造
皇史宬工完欽
賜臣花銀二十五兩紵絲二表裏者珍頒
御帑仰荷
皇慈濫及靡功寔深慚汗除望

闕叩頭外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太平
有象式昭邁古之功王道無私類有旁
流之澤遭逢非易榮寵曷勝恭惟
皇上法乾承運與治同道孝敬崇
先文明御極慨
累朝之實錄大可俾天念
列聖之遺文久當傳世使非崇重何罄瞻依乃
圖石室金匱之藏遂有
寶閣瑣窓之建規畫精巧眞絕地以通天氣
象軒豁頗超前而掩後及告靈臺不日

之成乃舉周王大賚之典群工巨細咸
被沾濡少涉勤勞無論非次臣未由執
事獲效駿奔徒以提督營務之名輒冐
經理
大工之賞蓋成事以因人實捫衷而知愧
恩私優假浩蕩難名縱竭駑蹇之才莫稱涓涯
之報伏願神符嵩祝永膺萬壽之祥夢
協熊羆早遂多男之慶臣無任
恩戴
聖忭躍屏營之至

謝山陵行宮告成賜銀幣表

奏爲謝
恩事嘉靖十七年五月八日恭遇
山陵
感思殿等工告成伏蒙
聖恩賜臣花銀三十兩綵羅三表裏者臣稽首
頓首上言祭建
行宮已遂
聖心之孝
賞須中祭寔增臣子之榮禮踰百朋

恩深九地伏念臣職專臺憲銜列本兵役卒雖
其所司工程原非管理討稱事無絲髮
之勞論酬功濫駢蕃之澤晶晶金寶韞
篚匱以濯家爍爍衣裳被文繡而華體
在顏有靦揣分非宜茲蓋伏遇
皇上
至仁天覆
洪造海涵禮出異常功疑惟重但効勤於纖
芥即錄勸其工能感激
寵綏銘鏤心骨臣敢不對揚

慈惠永懷圖報之誠策勵疲駑益懋匪躬之節
除望
闕叩頭祗領外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謝　慈寧宮工成　賜銀兩表裏表
奏爲謝
恩事嘉靖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恭遇
慈寧宮工完荷蒙
聖恩賜臣花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謹於私第
望

闕叩頭祗領者伏以
慈仁懋賞朽敝叨榮祗服
寵私實深愧悚恭惟
皇上明倫率世至愛尊
親大建
慈宮用伸
聖孝爰居爰處仰惟堯舜之安美奐美輪佇見
神情之懌茲以
大工告成用須
恩典百凡効力均被

寵光伏念臣徒備提督之列罔偕奔走之勞乃
隨例以有榮顧職思而益懼雖
昊天曠蕩不分雨露之濡而寸草纖微難竭涓
埃之報臣無任感
恩戴
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加陞太子太保
奏爲辭免陞秩事嘉靖十八年三月十六日
該吏部爲給由事題奉
聖旨王廷相積有年勞陞太子太保兼官掌院

如舊臣聞
命自天感愧交集謹稽首頓首上言切以
東朝保傅寔
青宮之峻資一品勳階乃人臣之罕遇
寵靈忽被跼蹐靡安敢布下忱仰祈
洪造伏念臣素無學術徒積年勞日減聰明漸
成衰鈍蒙
聖明之誤簡兼臺省而竝榮久矣妨賢誠哉竊
位九載之績弗成方虞黜三考之法
無貸敢望超遷詎意

聖慈復隆
眷獎藏疾韞垢天容海涵小物曲成
至仁同體弗置汰歸之例更施陞秩之
恩分數非常遭逢不偶雎惟叨冐終懼顛隮伏
望
皇上俯鑒愚衷特廻
綸旨寢茲新擢俾守舊官庶安止足之心獲免
過分之咎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卿學行素著宮保重秩特茲簡授宜盡心
供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

謝秋祭　山陵賜銀幣表

奏爲謝
恩事今月二十六日恭遇
皇上秋祭
山陵以臣叨在翼衞之列伏蒙
賜臣花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者切以
惠澤旁流仰
聖恩之罔極
寵綏恒被知

天眷之彌隆頋此衰駘謬充任使雖承
天光下濟之輝殊無地道代成之美臨榮負愧
報
德難圖除望
行宮叩頭祗領外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辭兵部尚書

奏爲乞
恩辭免重任事嘉靖十三年二月初六日該兵
部題爲陳愚策以安內攘外事節奉
聖旨王廷相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
提督團營軍務仍掌管院事寫敕與他欽此
臣仰蒙
洪造眷注下及感荷
恩私飛動心魄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披瀝
愚衷仰乞
天聽切惟尚書八座祿秩崇階兵政九伐
朝廷重寄使掄選非人則關繫不小矧邇者
驕卒倡逆狂虜擾邊寇迫門庭議急戎
馬必須撥亂濟時之賢斯建內修外攘

之績如臣者才非超衆命偶際時自揣
任都臺以來恐負
皇上知人之明恒存夙夜匪懈之節方期圖報
之未能遽術
寵榮之再及但懼鶉雀翾飛難致鵾鵬之運駑
駘蹇步不堪良駿之程使臣靦顏而居
終致覆餗之咎伏望
聖慈收回
成命妙簡時賢授此重託容臣照舊供職勉圖
報稱庶經國有得賢之榮而在位免濫

竽之誚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奏奉
聖旨卿才猷素著團營重務特茲簡任宜效忠
誠以副委託所辭不允該部知道

內臺集卷之七終

內臺集七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王廷相撰是編刻於嘉靖丙申凡詩二卷詞一卷襍著一卷奏疏一卷襍文二卷又在家藏集之後者也時廷相爲都御史故以內臺爲名云